康南海先生遊記彙編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文史哲資料叢刊

康南海先生遊記彙編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康南海先生遊記彙編

著　者：康　有　為
出版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刷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一六九九五號
電　話：三　五　一　一　〇　二　八
精裝定價新臺幣四〇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元月初版

輯印康南海先生遊記彙編導言

蔣貴麟

先師南海先生自戊戌失敗後，出亡香港，東渡日本，翌年赴加拿大，組保皇會，聯絡華僑，發展黨務。擬乘拳亂之際，由唐才常組軍以取東南數省，惜機洩事敗。旋由加拿大至英國，復由英重返加拿大，假道日本歸港。光緒二十六、七年在新嘉坡檳榔嶼，二十八、九兩年遊印度、緬甸、爪哇、安南、暹羅，九月復還港。三十年甲辰再遊海外，經阿剌伯、埃及，遊意大利、法蘭西、瑞士、奧地利、匈牙利、丹麥、瑞典、比利時、荷蘭、德意志、英吉利，然後由歐而至加拿大。三十年乙巳由加拿大赴美國，在洛杉磯小住，是年遊覽全美，並訪問墨西哥巴西諸國。三十二年丙午由美赴歐，暢遊瑞典、法、德、然後仍囘美。三十三年丁未赴西班牙葡萄牙再遊法國，取道英倫赴紐約。三十四年戊申離美赴歐，經北歐挪威及法、德、奧、匈等國，訪問東歐塞耳維亞、布加利亞、希臘、土耳其，取道地中海泛大西洋，還檳榔嶼。此後二、三年間，歷居檳榔、香港、新加坡，辛亥年復卜居日本，民國三年始返故國。蓋先師自戊戌出亡，作汗漫遊者，凡十六年，足跡所至，則三周大地，遍踐四洲，歷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所見所聞，皆有筆錄。當時編定者，有

意大利、瑞士、奧地利、法蘭西、匈牙利、德意志、丹麥、瑞典、比利時、荷蘭、英吉利等十一國遊記，唯印行者僅意大利、法蘭西、德國、突厥、希臘、布加利亞、塞耳維亞、滿地加羅、加拿大、巴西等諸國耳。其未定稿者，想已散佚。諸書絕版多年，復於中央研究院康氏未刋稿微捲中，獲得印度遊記一種，今謹過錄，合併刋行，編爲康南海先生遊記彙編。

先生漫遊印度後，以爲印度之滅亡，由於莫兀兒帝國末期各省分裂，爲英國個別併呑，導致全印滅亡，乃悟國家統一之重要。又以印人極端崇重宗教，不講求物質力量，因而無力抵抗侵略，於是悟物質文明爲强國富民所必需。當唐才常事敗後，保皇人士主張各省自立，先生卽擧印度各省獨立而終於滅亡爲證，極力駁斥，對當時主張自立者發生警惕作用，並主張用一統國家全力講求物質建設，始能救亡國存，蓋卽取鑑於印度也。

先生之遊意大利也，在奈波里城，目覩意人襤褸之情，顚連之狀，對西方實況，頗爲失望。然於羅馬宮室殿廟及博物院之收藏，悉心觀察，對於拉飛爾之畫，尤流連讚賞，以爲歐洲藝術之進步，僅在近四五百年間，慨歎拉飛爾與明朝之文徵明董其昌同時，而精妙如此。若以宋元名家之畫與拉飛爾以前諸家相較，則我國之畫有過之無不及，祇以近四五百年來，歐洲之畫求眞，我求不眞，遂退化也。先生復認爲近代歐洲文明之突起，皆賴於十字軍戰爭輸入東方文明，始有文藝復興。徧觀歐土各國博物院皆于十二、三世紀後，乃有精巧之物，終於以製造物質之精技，橫掩大地，孰知爲十字軍之屢敗而啓之，此卽賴文明移植而後來居上之實例。同年由埃及渡地中海往

西歐途中，曾在希臘群島間穿行。以爲群島延迴，峯巒秀聳之形勢，使希臘小邦分立而難統一，其貴族議政制度之產生，乃地理條件使然也。小國寡民，爲歐洲議院制度起源之條件，而中國平地遼濶，早爲廣土衆民之統一大國，君權久尊而堅定，無從產生國會，然非中國不能實行民權，實以地勢限之也。由此深切思考中國欲實現民權憲政，必以地方自治爲基礎。

先生之在法國也，由巴黎至凡爾賽故宮，親見法京近郊人民稀少，茅屋卑陋，以稱霸歐洲之法國而京邑卑陋如此，乃知歐土樓閣崇麗，原爲近百年來機器發明後富力躍進之結果。在法蘭西遊記中，於法國與英、德兩國生產力及生活程度之比較，極爲周詳。從統計資料，得知蒸汽力之大小，爲一國富貧强弱之標記，物質力之大小，決定一國人民之健康與生命，乃主張全力發展科學與工藝教育。是論也，不但當時國內一般泛論西方之富强者，茫然不知，甚至二十年後所謂知識人士亦有不能及者，先生誠先時之人物也。

先生憑弔意國之古蹟，追溯羅馬之歷史，因羅馬史上之銀行，而嘆息中國幾千年來，人民僅知存金銀於府庫，不知普遍設立銀行，取息與流通。在布加利亞觀察工農與公共建設之勃興，均藉銀行資財而發展，於是又深切認識銀行之原理，爲「無而能爲有，虛而能爲盈，約而能爲泰。」其後先生主張中國應遍設銀行與建立紙幣政策，爲理財之重點，蓋卽發端於是行也。

先生所作補德國遊記，自序曾九至柏林，四極其聯邦，頻貫穿其數十都邑，贊美德國從三、四十年之小國雜亂，百政不修，如今武備、政治、文學、醫術、電學、工藝、商務、宮室，道德

乃至音樂，均居世界第一。颷擧驟進，絕塵而奔，天下萬國進化之驟且神，未有若德國者。推測德國之所以進步神速，由于德國在憲政體制中有强大之君權。根據近二十餘年威廉以英辟專制治德，爹士以英辟專制治墨，兩國大治之事例，推論强固治權，爲國際競爭强烈時代新政治之趨勢。以故强固政府之治權，（不必是君權）爲先生一生不變之觀念，亦所追求不已者也。

先生之記突厥也，敍土耳其山川景物，兼及其政俗。謂土耳其革命派青年黨人效法法國，倡人人自由平等之說，社會紀綱蕩然。乃以國人若不學治術，徒憤激于舊弊，妄行變革，則其禍足危亡其國。揆諸民初亂政，則其言不爲無見。

清代中葉以後，國人記載域外山川者，大抵描繪景物兼及謠俗而已。若夫模山範水以外，能敍其掌故，論其政制，借鏡異邦，作爲改造中國之神方大藥者，其唯先生之遊記乎？此則區區輯印本彙編之微意也。

康南海先生遊記彙編　目錄

遊加拿大記

「三月之末，度加拿大。逾落機大山，千峯積雪，長松覆地；鐵路轉轂曲折，循山逾澗若長蛇。凡經雪架山洞八十餘，澗橋無數。俛瞰碧湍，與雪峯相映，光景奇絕。鐵軌盤山頂而過，山頂甚平而無名。西人請吾名之；吾名之爲太平頂，期大地之太平世也。逾山則雪積數千里，無寸土寸草及人居。時有一二烟剪人（按指印第安人）帳居于是牧畜，想見吾漠北氣象，如是者四五千里，乃到蘇波湖，（按指Supenor Lake）湖中萬島，界分英美。烟波洲渚，浩渺微茫，石阜長松，連續千里。此地殆中原所無，亦地球所少見也。三月晦夕，至阿圖和，（按指Offawa）凡六日，鐵路行萬里矣。其國預派巡捕官于車站前相接，越日其總督、總統、稅務司官約見，其總督由英所命，若吾之鎭守將軍也。加拿大雖屬英；而別爲民政如美國。其總統由民舉，雖位總督之下；而大權一切屬之。總統名羅利、法種，而新黨新得政者也。一握手卽曰吾與子皆新黨，願子速得政如我，相接欣然。延入密室密談，情意至厚。述及彼舊事，相與欷歔國種。令我過戈壁視其舊壘焉！再使一官邀吾視議院，導遊各所，及觀議員議事。復至書藏云有中國書甚多。後遣人以藏圖贈焉。其下議院長請茶宴，出其夫人諸女相見，再導觀議院，羅利並親陪焉。先是英總督請跳舞宴，是夕九時赴焉。男女七百人，鋪設宏麗，男女合沓，長裙曳地。各大臣皆來握手

問訊。總督與諸大臣先舞，次官繼舞，後則羣賓亂舞，若旅酬焉。總督延吾在舞廳之高座，此則惟總督、總統夫婦坐者，羣官皆不與焉。舊總統偕吾巡視各廳及園林，燈彩萬千，花香錯雜。其酒廳列兵二隊，左右執槍立。但總督與各執政大臣一席，吾一席，餘俱立飲。飲畢復舞，至二時乃散。越日總督命一女畫師自愨朗度（按指Toronto）來，為吾寫像，畫師年十八，其地最著名者也。吾口占一絕云」：

「飄泊餘生北美洲，左賢特為寫形留，
風鬟十八紅衣女；却是中原顧虎頭。」

印度遊記序

中國人之遊印度者，自秦景、法顯、三藏、惠雲而後千年，至吾爲第五人矣。然秦景、法顯、三藏自北路行大陸來，逾越天山葱嶺至克什米爾而入印度。吾自南路大海來，經星加坡、檳榔嶼至恒河口之卡拉吉打而入印度。海陸之程各萬餘里，然大陸艱難，風災冰窖，頭痛身熱，故六朝唐宋時，非高僧堅苦者不敢遠遊。今則海道大通，自粵來卡拉吉打者，月有汽船六艘，海波不興如枕上。過粤之木工、履工集於印者數千人，吏於衞藏或商人多假途出入。歲月相望，視如門戶。然而無一人記印度之教俗、文字、宮室、器用，發其祖父子孫，鏡其得失別派，以資國人之考鏡採擇，以增益我文明，則謂爲未嘗有人遊焉可也。黃懋材者，嘗作輶軒紀程，頗能考藏滇之山川而不能言印度之教俗，蓋非深於教俗政治者，不能遊也。夫印度者大地之骨董，教俗、文字、宮室、器用至古，爲歐美文明祖所自出，文明所關至大也。與支那交通二千餘年，自身毒竹枝蒟醬始入中國，及白馬馱經而後佛典大譯，浮屠新義及幡幢鐃鈸大行于中夏，以增長文物知識。夫物相雜謂之文，物愈雜，則文愈甚。故文明者，乃智識至繁，文物至盛之謂。支那之文物大所加于印度，故印度之智慧不增，至今手食地坐，衣無縫衣。印度之文物六入支那，故支那之文明更廣。心學靈魂戒律塔寺是也。蓋娶婦必擇異姓而生乃繁，合羣必通異域而文乃備。惜二千年之遊

印度者既極寡，或有其人皆佛法之裔，僅傳佛之經典，而於印度之政俗婆羅門及諸教之瓌異，皆不及考舉。印度至古之文明而委棄不收，此則二千年來最可嘆惜痛恨之事也。吾昔于佛典中輯婆羅門教考，後于戊戌之難不存。然古今殊異，不經親身目擊，而但據殘文以考大教，豈有當哉？今驅馳印度中八千餘里，蒙沙犯塵，舉耳聞目見而親考之，乃皆爲中土數千年所未聞者。恨不識梵文，不攜傳記，無從疏證引伸，自知略脫，亦何足言！惟舉四庫著錄，無言印度近事者，姑紀日月所游，述其所見，庶幾中土人言印度者，有所參稽云爾。其次編言印藏邊事者，姑俟異日焉。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二年爲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康有爲自序。

印度遊記

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二年爲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日明夷子始至印度之卡拉吉打。先是久居檳榔嶼英督署中，經年，檳榔嶼暑多瘴，吾病累月，乃決居印度雪山中。且以印爲大地第一古國，舊教如麻，及英新變政，必有可考觀而益中國者。乃坐渣甸金生船以十月二十七日去檳，次女同璧通英文可任譯事，攜璧及妻婉絡黃榕生吳積仁及僕婦阿娟行。同富以足疾有四弟李棠皆遣回粤。英巡捕官派巡捕十餘人列植碼頭，驅逐閒人，用官船送至大船而返。二十七日船行檳榔嶼海峽，廻望全嶼，蒼蒼山脈，自後直入，橫列如屏，前舖坦地，雄秀獨出，又握孔道，宜爲南洋之巨市也。居此年餘，望如故鄉，漸出海峽，兩山夾翠，西通印度，東達諸華，爲海中第一通道。古者自隋元兩朝征爪哇，明鄭三寶下南洋外，鮮有過之。中國泥古少變，不講殖民之學，久設海禁，故坐以南洋之地讓人也。

二十八日二時，船行二百二十二英里，海浪如鏡，風日晴平，但廻首中原，去國日遠，懷思惘惘耳！船主出印度圖及恒河圖，印度鐵路圖，相與考證。同船二英女出阿爾蘭非利羣島諸影畫同觀。弱肉强食，天演自然，而惜非利羣之阿軍鴉道自主之不成也。

二十九日，二時船行二百八十四英里，船主出大吉嶺影畫相示，見雪峰插天表，鐵軌盤嶺上下，

樓閣冠山，爲之神往。海上時見小島，晚過烟打問士島And aman，是島長一百四十英里，廣十四英里，狹處四英里，起經度十一度二十五分至十三度三十五分，緯度爲英倫之九十三度。（海中據英圖）自緬至仰光西旁非頓Phaeton山脈走數千里，出于海面斜西行，蓋護印度者也。入印度海，此爲大島矣，名了巴力盡呢士ahoi，印之野人居之，無衣服，下體僅有一帶，色如醬，其始食人，今英以爲移罪人之地，立都會于悲順呢士，有二官及二醫生焉。山多虎，船夜行其旁，猶聞虎嘯聲。

三十日，二時船行二百七十四英里。

十一月一日，船行二百二十四英里。

二日曉起見黃水，十二時入恒河口，船緩輪行千四百折，兩岸綠樹平疇，茅簷瓦屋，絕無寸阜，酷似吳淞津沽，蓋大水下流多如此也。至五時抵卡拉吉打，行一百二十英里，爲印度之都會焉。自檳嶼至印凡一千一百六十英里，自香港至印度三千一百二十英里，凡爲中土一萬二百九十六里，汽船行十六日而至也。恒河發自鏬訶須彌山，在行納五河之流而入海口，廣百里，其旁分十餘枝河入海，廣七百里，如山東九河入海形。印人稱恒河者，譯音甚正，英人名之曰堅治，亦如江水，歐人名之曰揚子江，此由揚州人先作譯人，以其揚子江爲長江名，而今歐美人沿爲定稱，不必其得眞也。久讀佛典之恒河，今親渡之，與之習熟如黃河大江，已恍然如見古德說法時矣。船泊公園前，因投信巡捕官，故候次日乃登岸。晚望公園，車馬雜沓，上岸少遊，地平如掌，燈火

繁星麗天，彌望十餘里，夾以大樹，此則倫敦猶遜其繁華□公地瞻遠，印地所獨也。船上多暇，與船主按印度沿海圖，自卡拉吉打循海南一百二十英里至巴拉峽Palaser，自巴拉峽循海南四百英里至匪賒㧱不擔Viagapatam，是市人三萬二百，又循海南四百四十英里至密他喇士人民四十萬，有巡撫駐焉。當南印度之南，鐵路四達，自加拉吉打孟買外，為印度第三大都會矣。印度萬里，惟此有僧，凡□□萬□□人，廟塔瓌偉，蓋摩訶末教入印之後，惟南地未滅盡佛法，餘此及錫蘭也。吾已徧遊中東北印度，奔走萬里，坊間皆無，後有尋佛迹者，惟來此及錫蘭乃得見耳。自此循海南行一百四十英里，至呢格不擔Negakatam，為南印度之極，印度地平如掌，此乃舌尖矣，人民五萬八千，亦一都會也。自此行三十二英里至天助，即渡海，三十海里至錫蘭矣。錫蘭本與印度大地毗連，中隔海不及一英里，水深僅三十五英尺。呢格不擔有頗眠奶士燈塔可相望也，但水淺不能行汽船，故繞行三十海里。若自加拉吉打至錫蘭之奇林布都會，凡海里一千二百，船行四日程，自呢格不擔西南循海行七十英里至挑秩溝Tntiaoriam，人民二萬，少南至碼刀喇Madlna 小鎮為南印度之極。自加拉吉打汽船行三十六時可至，印度地平長如舌，此為舌尖，自此沿海漸西北行，復至孟買矣。

（註）「髀訶須彌山」按即克什米爾北部之喀拉科隴山脈 Karakarun Mts 為世界第二之高峯，高一萬七千尺至一萬八千尺。

錫蘭為Ceylan ，古稱楞伽島Lamka 。按明沙門德清觀楞伽記，楞伽山在天竺之南海中，人不

能到，每陰雲黑夜，或海濤洶湧，則山形顯露，若海湛空澄，天無雲翳，其山卽不現，當卽是此地。又梵語楞伽，具獅子之義，故後秦沙門法顯佛國記稱汎海西南行十四日到師子國Simhale，亦卽唐西域記所述之僧伽羅國，僧伽羅，蓋後音譯也。

三日六時登岸入客店，先到Great hatel 棧Grand hatel 棧皆無室，□□□棧，僅餘二室，非其上也，此三店爲印之大客店矣。住其近衞園者，日每人八盧卑，從人日三盧卑，店日須十五圓，其至小者，亦須五盧卑以上，其營構四層，若壯麗則遜於歐美遠矣。盧卑重三錢二分，而滙來銀五錢或有奇矣，計每一盧卑贏各一錢八分，但此一端，英政府之以此獲利，何可算哉！是時吾用星加坡香港之銀重七銀二分者，每百僅得一百四十盧卑或一百三十有奇，是每盧卑值中國港坡在檳嶼攜有美國金值銀千圓，檳榔之價大金四十三圓，中金半之，小金又半之，至印則大金僅值六十盧卑，中金三十盧卑，小金值十五盧卑。及遊印度內地，則一中金僅值二十八盧卑或二十五，甚至值十五盧卑，所虧至十之一，否或不用，故各國無不用本國錢幣者。昔經美及倫敦，皆沿途易其國幣，本國皆嚴其滙水，惟中國不然，愚不可及，此不可不亟改者也。盧卑之圜法，大略如中國，中銀錢三錢六分重者體小易握，亦如古五銖等，實便民用，勝于七錢二分者也。自印度以西至俄國哈薩克波斯皆行用之，亦廣大矣。印度圜法，每一大銅錢名卑士，印人名卑沙，如香港之仙士也。每一卑士，可易亞打卑士二枚，亞打者半也。每一亞打卑士易時機卑士三枚，時機卑士如香港之小錢，值一錢者，其至小矣。銅錢凡三等皆無孔，四卑士爲一烟拿矣。銀錢凡四等，小者

曰叨烟拿，重四分，易大錢八枚，倍之曰科烟拿，重六分，易叨烟拿二枚爲大錢十六枚，又倍之曰半盧卑，重一錢六分，可易科烟拿二枚，又倍之曰盧卑，銀錢之至大者矣。每一盧卑易半盧卑二枚，科烟拿四枚，叨烟拿八枚，大錢六十四枚，有鑄銀局鑄之，其銀幣多自千盧卑少至五盧卑，無一二盧卑者，其銀級以倍其數以四起算。吾以中土十進算法，較之其算一數而印法五倍中法之時，其算數不便，遠不如十進者也。

印度之馬車，比歐美日本價爲極賤矣。惟馬車有四等，單馬車第一時十二烟拿，次時六烟拿，後同。雙馬車第一時一盧卑，次時半盧卑，後同。單馬車平人坐之，若上等人必坐雙馬車，無單馬車者。蓋印舊俗貴賤懸殊，英王之士大夫至今尚多皆坐雙馬不與其民同，故成爲特例。至上則有大馬車，但坐一人，褥飾皆高嵌精美，後可立三人，蓋印王及其貴人出入，必有從弁，執金杖二柄立其後，以示威儀，故來印之英官及遊印之貴人，必從其俗，而用大馬車，別用二馬車在前後，蓋□殿之舊俗也。此等每一租用必四盧卑，此最上者，其爲印之特俗，而歐美所無也。最下爲街馬車坐數十人者，每人以五卑士，不論遠近，若易一車，則收六卑士，若易二車，則收九卑士。

吉埠船至即有土人託名客店，接引照料，一切導遊在店中侍食，舖牀如侍者然，室器物店主亦一切附之，然實非店夥也。其人皆須通英語，上者日給一盧比或十二烟拿，導遊一切無不熟識，凡遊印者，皆携一人，用至去時爲止。自餘印人皆操印語，無通英語者，若不用之，即雇車亦不

能，一步不可行矣。是日早膳後，卽命馬車先至書店購印度全圖及都會圖，印度官制政考風景圖。吾乃漫遊都會，客店臨大道門，外公地馬道交錯，夾植大樹，凡十里許，左爲總督署，中間巍樓四層，前後園林，四方四門如禁城，然體制崇閎，右數里爲石城近河，英人備印變之所，有事則官與兵入焉。循大道繞行三十餘里，崇樓巍閣，相接彌望，復出至河，蓋英人所居環遊過半，惟印人所居者未至焉。是日遊公園，但遊萬貨場，一公園大三里，臨河有亭翼然，頂累寶相七層，左右及後，環以石闌，作龍身爲人首，後門作兩天神，以一白石雕成，大數丈高冠，相好端嚴，如中土金剛形，蓋印舊物，極瑋怪矣。引水曲折，茂松短橋，雜沓圍抱，是日值休息，衣香人影，遊者蟻集，園外大道，車馬如龍，極目無際，萬貨院極大，僅遊其半。其果則有石榴核桃，皆與中國全同。鳥則鸚鵡孔雀甚多，孔雀一對，僅取七盧卑，價極賤矣。印人食無可取，惟糖物甚多。印度宮室，最爲奇偉，樓閣二三層，高皆十數丈，門戶洞敞。歐人宮室之制，全出於印，惟頂皆平，廣袤動十數丈，厚尺許，以灰沙蓋之，四邊作孔以瀉水，頂上多作小亭，他地臺甚少，印度則無屋非臺，卽極小之屋亦然。新到觀之，甚聳耳目也。惟道路不修，多有堆垃圾于通衢者，驢馬既多，雨水又少，揚塵飛屑，頗甚奧穢，過之揜鼻，大風則黃塵眯目，有類燕京。至夏雨潦大至，雨水塞道，高尺許，行人皆絕，英人治之百餘年，而治未至也。冬時以雨少，故草木皆作塵土色，殊少綠潤之致，略與北地相等，遊一日卽已厭苦矣。

四日遊吉埠，內偏印人所居，地則湫隘汚穢，衣服怪異，別一世界矣。其市道甚窄，其店高廣

無過五六尺者，深不過七、八尺，人皆席地，臥有矮牀，而坐無寸几，店陳百貨，數人蹲坐于中，雖大店皆是，日售貨金數千，而其規模仍如此，偏遊全印及其舍衞勒撓故都亦無異者，被英化久而不少改，亦可異也。疑當日舊俗限制工商，故賤抑之耶？店上皆有樓，則人家所居，築必以石，髹必以白，牆必雕花，門外必欄，諸戶羅列，而門常閉，頗類上海，然而壯麗過吾遠矣。男女耳多飾環，或累十數，鼻唇或亦有小環。少女皆赤足，聞自二十六歲以上，始可穿履，蓋亦舊制，若中人之家，則婦人無出門者矣。長裙近地，繡布裹頭，垂曳至地，男女衣皆紅黃色爲多。男女皆無袴，男子以一白布裹首，又以一布纏身，又以一布纏下，左右搭繞，餘者下垂，凡布三匹，而冠衣袴皆備，不待一針一縷，蓋一身皆天衣無縫者。行則男女皆以手曳衣或袴，礙事甚至。昔在北京遊雍和宮見喇嘛，以一匹赤布纏繞作衣，吾令解而視之，未經針縷，今乃知本于印度也。佛法袈裟之制，亦以數尺布蔽其前後而斜搭肩上，蓋亦無縫之制，巫來由人衣多如此，不意印度文明而其愚竟與巫來由同。嘗見波斯人，問之亦無袴，蓋衣服之修齊有袴，大地惟歐美及中國耳。經英化百年時，有曳英履，穿英服者，而身首足之間，必有一二纏繞拖曳不肯全衣英服，彼俗皆久，殆以是爲美觀而不肯改歟！闤闠喧闐，百貨特擁，高樓有三四層，上有弦歌聲，惟無酒樓食店，僅雞卵羊肉，蓋其王及士夫皆不出，惟市首陀（按：首陀 Sudras 爲最低賤之人民。）之賤族就食焉，故無美食也。惟神廟極偉麗，是日訪問佛寺，得一所牆壁，皆以五采玻璃爲之。頂用圓塔，五座中大四方小相輪十餘層，殿門平頂用三成，上乃雕刻，殿前二亭，塑菩

薩像，如中土，前開方塘，佛像僅三尺，純石爲之，其偉麗皆中土所無也。又遊一摩訶默廟，殿閣崇嚴，全嵌白石，間以□之也。若世無苦惱，何待如來？又印度二百餘國，言語文字，各自不通，卽今言語分四大種，文字尙分十九大種，其小者不計矣。以緩急無氣之性質，懶散極耆之作業，至愚之知識，不合之人種，而與方興堅勁明敏之英人鬭，宜其主滅也。今滅國百餘年，而舊俗分毫不少變，其愚而不知大勢如此，其滅固宜！中國人之尙氣急功勤作智巧合種同心，與印人相反，實有自立之氣勢，自歐人外無如中國者。近者風氣甫開，人心大變，與印人之滅國百年而不少變者，亦相遠矣。然所見皆印下等人耳，若其上等人聰明雄偉，此印度文明所以爲地球之先，不可以所見者該之，印之最不良者在人類分等，不如中國人類平等，此眞孔子之大功耳。

五日，英官皆約于是日相見，蓋三日爲禮拜六，四日爲禮拜，皆無約見之禮也。三日巡捕總監派官先來不遇，並于是日見之。凡見警察總監海關長總督書記長巡撫書記長波顚連兩長，如吾中土藩司首道之比，權甚大。皆知吾舊事，甚相敬待，而波顚連尤殷勤。吾自檳嶼來印，携四十響長槍三枝，短槍六枝，須見此四要官，發文書驗准允許，乃能携帶。蓋英治印法，不得携槍，常人帶一枝者，必須此四要官允許，乃可携行。貴要雖至印督，亦不得過三枝，其法密如此。故中土人作工，于是念恨相鬭，只暗携鐵尺，與美之三藩市息士高迥異，可以見英人駕馭印度之法，故百餘年安枕無警也。擧印度二萬萬人，而爲官至高者，僅止高等法院之次等判官，餘如長官及各地長官皆英人爲之，無用印人者，而印人帖然，亦可想其治法矣。印中英官署甚廣，大書記長所

居立加剌民政署，高六層，廣數百丈，用吏三千，各署門皆立印役，衣紅衣，大金線帶，纏首布，大署則役較多，或至數千，客至皆起立舉手。本官見客于辦事房，相見握手，移几送至房門，在私宅見則送至宅門。

六日早，游隔河頗多叨根植物園，逾河五英里乃至。有長橋百丈至恒河上園，周二十七中里，大亦至矣。印度植物皆備，臨恒河上，正對故印之故宮，園林烟牆樓閣，頗極大觀。有長木名□士，如檳榔葵類，其幹有鱗甲盈丈，甲大數寸或尺，有垂藤千足，大樹名賓膩因，蔭方廣四千丈，高八丈五尺，種一百三十一矣。乃大藤本既上復下垂，分布四方，有若千足，積久皆成合抱，小亦拱把。大幹積多藤相合，遂有卅人之抱，一樹同本望百，百樹望之，枝幹繁多，若千百樹之大林，實一樹之千百化身，可名化身樹也。昔在丹將敦島，見此甚多，但無其偉大，計南洋多有之，印度則詫爲異觀耳。又有樹獨幹上峙，弱枝下垂，婆娑護幹，垂如五爪金龍，其高數丈，望似□葉之柱，亦異種也。以赴英巡撫茶會，故早歸。三時至巡撫署，四門洞開，園林千步，中爲崇署，規模之壯，略同總署。是日總督不在，巡撫大會印王，吾到時，署門外崇階數十級，每階二人對立，陳列英印兵千數，威儀嚴肅。是日客皆由後門入，吾不知誤入前門，其武吏不知帶吾繞行小路小門入，吾以巡撫所請乃客也，不肯行，當大衆爭之不得，吾則還歸，其事大譁，乃有一弁接吾繞至後大門，規模亦與前同。上崇階四五十級，巡撫夫人出接，稱巡撫方見印王未暇，因延吾與女同璧在諸貴夫人座中觀禮。即在巡撫座旁，見前列文武百官，皆衣禮服，重門左右坐，

小者在南左右立，文武官之南，則印王百數，亦左右對坐，其後立者，則諸印王之貴臣也。堂深百丈，直至前門，皆鋪紅布，坐立皆滿，近巡撫左右數丈者，亦有印王十餘人，北則印度頭等大王，故位最高，巡撫衣金繡禮服，坐于木方亭上，亭高丈許，方廣丈餘，上置銀交椅，脚踏虎皮，體制略如中國寶座。後立紅衣兵十二人，皆執金殳，威儀嚴整，滿堂肅然，如入王會圖也。書記長官旁坐，先立起呈册，請巡撫演說，巡撫起立演說畢，復南面坐，則一官帶領印王朝謁。印王北面由中道上，至前三鞠躬擧手。一官口贊某王朝見，其大者，巡撫起立與執手，小者則坐受之。每王行禮畢，一官呈二銀碗于巡撫，一貯銀錢，一貯銀色之糖果，巡撫親以一小銀錢一糖果，又一紙若誓詞手授印王，印王以巾或以衣受之，額手稱謝而退。一王退畢，再引一王，諸王退後，則引諸王之受官爲弁者，見皆衣英兵裝上，其容尤肅，巡撫皆坐受之矣。引見既畢，巡撫復起演說乃散，散時巡撫立南面點首，百官諸王皆立巡撫下座，百官諸王遂散。巡撫退入乃握手爲禮，略談問中國事，問愛印度否。吾謝其保護。從者遞茶食，夫人延吾與女就座，時百官雜沓，飲茶立語，至六時天將黑矣，乃辭歸。吾國木蘭秋獮覲見蒙古諸王，想亦爾爾。但英人以巡撫南面代朝諸王，亡國之後王者大蓋如斯也。是日印王百餘，幾于盡見矣。印王衣服，各自爲制，各自不同，衣綉多用雜花，履昂首如古履，亦有金綉者，紅綠各不同。首帕多用金裝，色繁多，瓌瑋怪異，大率與吾古禮冠服毋進委貌冠弁同也。諸印王舊所有地皆歸英治，其私有地英人爲之代收其租稅，以數分與印王，故諸王無權而甚富，率皆月給一二萬，多或十數萬至百千萬，其故臣尙

服事焉。多有馬數百，象數十或數頭，家丁千數百。印王既無事而富，故住都會者，宮室陳設器用，皆效英式，出入輿馬，僕從執棍持槍，尚復赫然，其用度極侈，好洋貨奇巧及古董，蓋不知稼穡之難故也。諸商賈見印王購物，則高昂其價，動輒千百，印王好則取，人無所計，此則英人亦無其豪侈矣。印人呼王為喇嗏，大王為可馬喇嗏，印中之大厦枱几器用皆奇貴以喇嗏之故，此則地球所無，惟印度獨有者。吾到印度，印人以喇嗏稱吾，故受累亦甚。訏嗟喇嗏，亡國故君，此間樂不思蜀，惟有玉樓瑤殿，空遐恒河也。既見而哀之，亦復自哀瑣尾，而吾中國亦可為鑒矣！今印中惟南印度□□□□□三國尚自治，雖英人入之，尚請護照，乃能行其地，不容異國人，誤入多有殺害者，蓋三國地大二千餘里，强勁自立，故英人亦度外置之，蓋守舊閉關之俗然也。

七日遊博物院。院制壯偉，體制亦仿倫敦，但遜其大耳。然印度最多古物，則亞洲以此院為第一矣。其最資人考證者，以物質僵石為最。有大象僵石，牙長二丈，首亦幾丈。有大獸之僵獸。有無其首而畫之者，形如猪，大皆丈許。有首如鼠尖，前足短而後足長，能攀樹，亦長丈許。有首如龍形，大二丈許。昔在西樵山白雲洞時，陳編修得之于田冢以相示，此首正同，知古傳有龍不謬，故古儒佛皆稱之也。其大鼉骨丈餘，大螺八尺餘，皆異物也。若其大象未化石而骨仍存者，長三四丈，高丈餘，牙亦長丈餘，皆足證前萬年大獸之形體。

其僵石成雲形或草木形，無所不有，誠大觀也。

以泥爲人，將各島如山之野人塑之，自無衣之野番，至有衣袴之印人，次第列之，以明開化之等，亦足證進化之理。若吾中土，他日將黎苗猺獞狆及西藏青海蒙回部東三省及中土之人以泥塑之，亦可比較進化之級數也。

其古跡之刻石極多，印度緬甸諸古寺塔之石刻皆備。印人長于刻石，雖不如羅馬石像之精，而比數千年以上之物，惜不識梵文，未能考證之。

緬甸雕佛像用純白玉，至可寶愛矣。揩亞之伽耶塔，霸拿拉士之塔，石檽石像皆在吾後遊之乃識之也。其不能移來者，亦有影畫存焉。

印人長于築造，長于雕牙，其古蹟大工，皆有雕牙，雛形甚精。其織金織席略如中土，亦有可取者。其他各山之耕織樹木藥林廟舍衣服皆有尺寸小樣陳列，令人一覽而印度數千年之服食器用風俗如見焉。博物院之功亦大矣。

有軟石盈數尺，可卷摺。有響石，扣之如笙簧，若以爲磬則佳甚。吾細□□磬，不知如何，當是此類，否則石聲甚難諧也。其樂多爲琵琶形，惟腹空而大，有大數尺者，扣之聲甚清。昔吾得古琴，亦中空而清，以此言之，其爲琵琶必格，今歐人之以箏和琴者，亦腹空而大，則亦從印出矣。其帆船農器與中土無異，蓋進化之理一也，故野人冢之物，中外略同。印人之車以一馬駕之，略與北地同，但體積小而上僅四柱如亭爲異耳。牛車或駕三四牛，以蘆棚蔽之，亦與北地同，其王者亦有金輅，略與中土同也。是夕船主約看波斯戲劇，其動作音節，無一不與中土同，衣皆

長衣，亦五采奉施于五色者，西人亦稱之，迥異于印度矣。考波斯器物之精及戲曲皆近比吾國而過于印度，宜其自立之久也。若印度則僅與巫來由等耳。在檳嶼曾見巫來由戲，亦頗煒煌，衣服多金飾，不如上海廣東戲而過于湖南廣西福建矣。戲乃文明之表著哉。遇一印王，招呼甚勤，約吾明日十時過其寓，其從官言王近舍衞百餘里，有象二，馬五十，地二百餘里，蓋小王也。印戲院上層爲貴女座，隔以沙幔，無燈不可見，蓋印俗嚴男女如此。

八日十時與女同璧妾婉絡訪印王。深入印人內地，巷隘幾難容大車，又汚穢，乃下車步行。入高樓，皆四五層，紅石爲之，階皆分二樓，皆周石，至第四重，見王席地無几，鋪以地毯，中設一大几，如中土大坑桌者，則王坐也。從官令吾坐毯上，吾不肯，王知吾意，令覓三几來與對坐，請吾訪之。贈吾油點心一簍，銀香盒一具，吾答之以繡扇，越日又使其弟索吾影像。二時又訪一大印王，則高樓大園，一切皆印式。王年廿許，衣英服，能操英語，甚溫文，此王治地去□不遠，夏去冬來，然印王皆已化爲英之富人，無復印舊學矣。吾女與妾登樓見其王妃，王爲繙譯，詢問中國某事。

其園廣袤半里，亦英式，延吾打波，吾辭不解，王自與其從官戲，吾乃縱遊其園，至暮而返。二王皆在英巡撫座中見吾者，故殷勤。吾欲觀其印度舊制舊俗，不料無之。昔英人言東方爲大古董，然將變矣，若不速往觀，則將無矣，今果然，念之太息。此固進化自然之理，然舊俗舊物，足資考證，亦不可不少存也。是日往觀棉花廠，在上海曾見之略同。是夕到支那街天后廟演說，吾

國人之來印者，自香山楊大昭始，在乾隆時矣。楊以販茶之利，乃以其茶盡送英印度公司總辦，總辦厚待之。時新得印度，荒地無垠，當與同車遊海濱，問楊所欲，楊指眼前地，總辦恣其所欲得，聽楊跨馬一周，盡馬所至地以與楊。蓋周數十里，地名唐園，今其土地祠，卽祠楊者也。正月鄉人羣往祠之，備極熱鬧。後楊嗣不肖，典與公司黃姓者，黃姓轉典與印人凡五千金。吾來欲與中華會館，鄉人咸獻議，請與英吏言贖此地焉。邦人來此約四千人，嘉應人七八百，爲一館曰關帝廟。南海順德合爲一館，曰南順館，約六七百人。東莞新安合爲一館，名東新館，約百餘人。四會自爲一館，約七百人。新會新寧息平開平爲一館曰四邑，約二百人。番禺三水約皆二三十人，盡此矣。大商惟廣裕盛一店，餘則嘉應業鞋，廣州業木，日皆有盧卑一二元，以中國人所工精細，印人不能故也。嘉人業鞋尤易，□公館每鞋收稅二錢，積久遂有公產二十萬也。廣州人皆聚居支那街，百貨具備，無一非中國用物。其歲時宴會，紅帽長衣，鼓樂爆竹，儼如內地，幾若忘在外域者，中土人數萬里能用舊俗，大地上亦惟中國人與歐人耳。以剪髮易服進教爲大恥，故數千人無一剪髮易服進教者，此則他埠所未之見也。蓋各地待中國人以此爲最寬，自蕃自育，故尤能自立，其娶印婦及與葡萄牙人通婚者亦有之，此則進教易服多不認支那人矣。英人待之太寬，故若聽其別自爲國不服過問者。印度呼中國人爲支那，故名支那人，所居曰支那街，是街既穢窄，與印人雜居，而各館終日聚賭，以爲正業，公館抽其羨爲公費，公館既有公費，則各招呼其鄉人而視異邑人如仇。以公費之足，乃日與鄰邑纏訟，動費數萬。蓋値理藉以開銷者，不知合羣

而內鑠，未有如吾邦人之愚者也。各邑既有會館，而無中華及廣東會館，故無地可以合羣，而邦人異邑者，若不相識。此地既有木鞋，足以養生，人樂所業，而無求于外，于故國之事，乃一無所知。庚子大變，君奔國破，在吉華人，乃反謂李秉衡大破八國，八國償金十萬萬兩，其夢囈之愚，一至于此！若皇上之幽廢，溥儁之私立，益不知矣。天后廟者，爲邦人公廟，是夕迎吾演說，集者千人，門戶堂壁，層積如山，吾乃告之以近年中國之危弱分削，聖主憂國，捨身變法，救民而被廢，那拉后榮祿溥儁等賊篡亡國，數千人乃如夢似覺，半信半疑，紛紛反覆詰問，累日，而少有所明，蓋數千人無一閱報者，其愚冥之極，實出人意表而可憫。嗟夫！比之歐人之智，此則宜爲亡國之民，宜其自念于鬭而不自知也！

九日十二時，再訪一印王，以約十一時遲到，印王已出，僅遊其宮園。此爲印中大王，宮室尤壯，其宮外牆如城，有守兵百餘，紅衣兵數人，擎槍守門，其左宮爲其祖老王所居，制亦同之。樓高四五層，皆英式，頂層爲家廟，十餘柱，有其祖宗畫像十數，皆圓金冠龍袍，甚類中國。退乃遊動物院，已爲來復六下盡，每人收銀一盧卑。園大數里，萬獸略備，雖不如倫敦，而過于日本遠甚。有剛角鹿高二丈餘，有猩猩大如人，皆在倫敦曾見者。有白象，有白孔雀，白鸚鵡，此則印度所獨矣。傍晚有紅衣樂人數十奏樂，裙裾雜沓，印王亦多來遊者，從人仍持金戈相從。

十日遊畫院。印度大畫，略似中國，皆工筆繪人物爲多，但太方板，不如中國之生動。然貴重甚，每幅値數千，蓋皆千年以上古畫也。率畫諸王及后妃宮殿之圖，王皆盤坐金繡床上，庶官跪於

地下，其冠服極多，乃至宮女羣從，極有類唐宋時者，亦可考中外相同之故矣。吾欲購一印度古畫，而徧訪市上無之，稍有一二，筆墨極呆，已索千數，蓋印度之文明絕矣。以前遊博物院未畢，再遊之。晚間總督自緬甸巡到此，沿途皆派兵守道，數丈一人，行各繞道，其威重如王者。及來時，有紅衣馬兵執二旗，飛馳來前驅，每隊馬兵七人，七隊皆紅衣黃衣，共馬隊四十九人，而後總督馬車來，則夾道人皆免冠起立，總督亦免冠答禮。後扈隊如前，共約百餘人，蓋英人之治印者，仍大用儀仗，以威異族。吾曾遊倫敦矣，觀英督之來，殆過英君主不獨其相無是也。英人之治印度，迥與治本國殊，吾常言勢因自然而來，理爲平等而設，苟非平等，則必用威，吾國人亦可聳然矣。

十一日遊監獄。獄名□□□□□。書記長官波顛速命其管獄官來客店，同行有獄長一人，屬官五人，惟不許婦女入視，小女不得入，幸携譯人朱書郎同行，否則無從通語。英獄囚英人四十，緬人十，餘皆印人，共一千二百，爲印度至大之獄也。獄室立于一千七百五十七年，獄外爲重門，入者書名，第一重門爲獄官室，有書房，其旁有巷亦設門，以待囚之親戚來訪者。關防甚嚴，重門皆設鎖。入門爲曠地，有囚十四新來者，正點名作工，初入者，頸有鐵圈，懸木牌，注名，何日入獄，禁幾月。能作工者，免頸圈。久無過者加白帽，再勤而久者升爲督工，月給十六卑士。有水喉汲水以浴，皆限鐘數，部勒其起下，其厨亦極潔，其羈所不作苦工，但候人保。有醫生督理，穢物日燒去之。其病者入病院，有花草之地數畝，可遊息焉。其監房深七尺，濶五尺，每門

鎖皆不同，粉以白灰，樓高二層，每房三人或一人，免致二人爭也。有磨盤極重費力，罪大者日使磨八時，其惰工者，鎖手足，日立七時。其好者與以床，有疏屋覆之，不在密室矣。獄房處處各異，各有重門，其好室者，有水有燈，物皆美好，每所二十房，舂米磨穀百工，皆使囚爲之。有果食有印書者，其曾越獄後入者，以紅帽異之。每一入獄，加一鐵圈，若錢在其手，有多至十二圈者，其童子宿以疎籠，免爲壯男所要，印書用囚七百二十人，每日印一萬五千部也。

十二日登高塔，題名而去，塔亭一百九十四級，每級六七寸，高約廿丈餘矣。上下有窗，作像於形頂二層，外護鐵闌，上頂用□花形，俛視全吉都會，烟戶千萬，樓閣鱗互，環以恒河，微山綴之，蓋爲印度第一都會，在東洋自順天江戶外爲第三矣。此塔惟來復日乃開，吾問匙于地方官，而獨登覽之。博物院尚有書樓，皆須請匙于地方官，吾兩請而兩失期，尚未覽也。吉埠正月即熱，衆官皆避暑於大吉嶺，總督則避暑于瑪蘇喇，惟冬至後，總督始至。至則開議院而閱兵，故衆官及印度諸王曁議員，皆于是時大集，百物至是踊貴，客店租屋尤甚。吾累閱數屋，不過樓屋一層，外有一圓几桌，花木粗具，月租千五百金，又有一層樓者，橫四五房，無鋪墊，月索七百金，其無樓無鋪墊之屋，亦須百餘二百金。吾後賃一屋，無樓甚舊者，月須百五十金，枱椅牀桌寥寥，亦須百五十金，花木寥寥須廿金，已須三百餘金。至春後則總督及衆官皆去，物價遂減，此吉埠之特情，而來客者不可不知，以爲預算者也。是時總督新來，百政忙甚，又近西曆改朔，停工之日甚多，吾約總督以見期，是日得總督覆書，以新到忙甚，未有暇日，故遂行，以晚六時搭

汽車入阿喇伯焉。先是櫝病瘧，久聞人言阿喇伯有雪山，可養病，至是決往。阿喇伯在中印度，去卡拉吉打凡八百英里。印度汽車男女不得同房，蓋非自包一房，則不能同睡也。蓋印度俗別男女，其貴人大家久習不肯與男人同睡，故英人順其故俗。印車極不潔，又多深夜換車，行李多者極苦矣。水亦不能飲，甚苦渴，惟藉水果以自解耳。一等艙上下四榻，中一活桌，二等艙上下五榻，惟其一等艙僅比歐美二等者耳。

十三日十時一刻行至烟打飛路。此地不冷，有鄉村風味，有廟，所事之神曰葛地土，印人所尊奉者也。十二時到阿喇伯，道廣數丈，屋院宇甚大，皆平頂，印式也。投客店，簾幙用帶，大有塵土氣，每人日五盧卑。地為大鎮，英人一千又五百，土人五千，鴉片卽出其地，有官名襟㖸順，如中國之道員駐劄焉。共設官二十人，隸北印度虢訶副巡撫。遊其砲台，有紅衣兵三百守之，兵管八英里地，其兵官導遊一切，蓋因印之舊城為之也。有本地所鑄之短砲，長尺許，名可倫謀打，可打一百英尺。

既遊其市，土牆茅屋，如中土北方，惟大屋皆有樓，樓皆列門如鴿巢，其門淨板，有木柱，加以鎖或貼銀紙，如中土齋醮燒幽紙門，其式正同，乃知本自印俗，數千年守舊不改也。野人家有豢象者，以鼻挑草而食，若村野之繫牛然，亦不多見也。有大橋過洞，每洞鐵柱廿一，每柱約八尺，共長二百餘丈，亘臥恒河，沿河遊一周，無可觀者。阿喇伯絕無雪山，惟瑪蘇來有之，去此須汽車十餘時，又三轉車乃能至，憚其過遠，不復往，乃卽日行，往遊印之故都丫忌喇，並訪佛跡

。夜九時搭汽車，上艙二十六盧卑，中艙半之，下者三元半，丫忌喇卽摩竭提之轉音也。

（註）丫忌喇 Agra 據輿圖公會圖作亞加拉，古代不過一小邑聚，自十六世紀之初，有□□帝者，舍觀打勞地 Sekandea lady 據之爲帝城改名曰伯都爾臥爾 Bednlghua，又經半世紀後，帝者厄巴爾 Akbar 又改此城之名曰厄巴爾巴德 Akbarabad，始達極瓌麗之宮殿，直至沙之汗 Shah jshan 朝，當一六四七年，乃遷都於爹利 delhi 。

十四日早九時至屯架喇，轉車自加拉吉打至此凡八百英里，自此去孟買亦八百英里，汽車一日二夜，可至眞印度之中矣，以中里計，吾行將三千里矣。曠杳平原，絕無寸山，聞至孟買亦然，蓋須彌東走萬里，山盡而爲大原，盡印度數千里皆大陸無山，揩西間有一二，亦不足數。加拿大落機山東亦數千里無寸山，與此正同。然因此故赤道風來無所遮隔，故極熱，因無山，故亦復少河，自中印度五河環之爲本都名蹟外，此無少□矣。故極目林野，沙塵漠漠，幾與瀚海同也。印人之苦在此，印人之愚亦在此。遇印人二在倫敦大學歸者，問吾愛印度否？吾稱其古代之文明，而惜其少水。印學生曰，支那亦不過江河二水耳，吾印度且有五河，何少也。蓋彼習聞中國江河而以爲此外無水與印同也，其可異如此，非親歷印度者不知也。停車一時，英教士語吾爹利去此僅百英里，爲印故帝都第一大都會也。吾按圖地爲中印之中，臨恒河，與佛書自稱中國日言恒河正同，則爹利當卽舍衞也，爲之神往。此去摩竭提二十英里，故仍先去摩揭提。屯架喇乃小鎭，人僅萬數，地較吉爲冷。十時到摩竭提，途望白塔，三座鼎立，高跨雲表，其名他治，蓋冕之義也

。隔數里已見此塔，乃歎印度宮室之美，其開歐洲之先路也。野中林樹稀微，牛羊成羣，塵土坌天，如吾北方。恒河乾涸，上流幾不通舟，然河邊河上洗衣服者千數，若河面則甚濶，吾昔經桑乾河，甚相似也。漸近見紅石砲台完好。女牆作圭形，森峯高矗，蓋七八丈，下臨恒河，名厄家拔士，蓋前四百年蒙古帝禁城也，今英旌颺風，以爲砲台焉。

摩竭提Magadha國，幅員甚廣，佛國記云：凡諸中國，唯此國城邑爲大。西域記云：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今考故址，周圍凡八百英里，跨歐德Oudh巴哈爾Bahar二州，其首都古代都羅閱祇城Raja griha譯云王舍城。西域記卷九作短奢揭羅補羅城Girivaga，譯云上茅宮城，其故址在今巴哈爾都市之南十六英里。後復遷華子城Pataliputra爲首都，卽佛國記之巴連弗城，西域記作波吒釐子城，其址卽今巴德拿Patna都市。

元太祖成吉斯汗使駙馬帖木兒平印度，卽王其地，蓋印度人事神而失于愚，故數千年間不能立國。當千年前滅于回教，至是又滅于蒙古。沙之汗Shah jahan 三帝，皆帝丫忌喇，其子孫傳至今四十前爲英國監禁，瞽其目。

蒙古弟□帝渠巴路AKBAR始由舍衞遷摩竭提傳遮哈基路JEHANCIR。

英文圖地球大工，于印度輒寫沙之汗之陵，昔于影畫多見之。既到摩竭提，先睹之雲表，詢之，乃卽此陵也。此陵爲沙之汗后打士馬哈利所築，費金數萬萬，十二年乃成，在前三百四十八年當明嘉靖二十七年爲孔子生二千一百七年也。息裝入店卽往遊，陵去市約五里，陵方廣約里餘，門

外爲翼觀，內亦爲五臺，石塔方廣堂甚高，約五丈，入門環三打，短形之廊，作數百室如朝房然。凡門二重，上皆作圓亭，周環堵牆，高二丈許，前作崇門，左右兩小岡，上築樓榭，如鐘鼓亭。廣深數百步，略如我禁城天安門前頭門，崇閎亦略如天安門也。階分二成，下成六級，上成四級，門高八九丈，頂平，上立十圓塔，高丈餘，四角爲四塔，用銅片貼之。仰視作圓穹形，左右六層，皆洞通，曲折奧窔，皆可拾級登，而周遊如山洞然。凡印度宮室門堂皆如此，入門有兵守焉。人納一盧卑，乃入中陛，長百丈，白石爲玉，中作方池養魚焉。池石皆刻作卷雲狀，四旁道鐵几，以備人遊息。東西分道，各長數十丈，園出以植花木。中道亦分爲二，其中爲池，廣盈丈，植藻養魚焉。自中池四五十丈至殿階五級五墀，墀廣數丈，于是至大方臺，臺二丈餘，廣深三十六丈，環以石欄，純白石，石之精潔滑澤有若美玉。前無中階，分左右道，二十餘級，玉則瑤臺皎潔，如置身瓊樓玉宇中矣。其中爲陵殿，高七八丈，頂平，上列大圓塔一，高廣五丈，上着銅相輪數層，又二丈，殿四角，作四圓亭，高二丈，每亭八柱，殿形方如中國明堂。四面各列四高石拱，中爲高門，穹崇五六丈，兩旁皆刻梵文花草，純白石，椽各刻二層，石窗雕鏤，凡三成，每成七級，中爲沙之汗君后兩塚，圍長方斧形，以瓷燒成，亦圍二塚，周圍用瓷作欄，高六尺，爲八角形，周約十餘丈，皆紅白花。

殿左右復爲襯門，門皆分三，上下三層，圍欄白圓頂，花刻劃精細，門用連鎖形，五室九個純明堂也。其外六石臺，四角立方塔四，高亦八丈，與中殿相稱，侵入雲表，凡四中臺，方廣卅六丈

，與殿塔純白精滑者也。臺下周室數十窗戶，玲瓏皆可通行。大工糜費稱雄大地，全在此矣。其餘則皆紅石矣。離百步爲左右襯樓，高廣亦五六丈，有複道長廊以通之，周環成堞如圭形，自陵殿臺後，下臨恒河，河樹縱橫，水流瀰瀰。自白石臺下爲紅石臺，深三四丈，廣數百丈，時置鐵几，以備遊人瞻眺。築石壁臨河，高五六丈，其工程之廣鉅，誠可驚人。吾以十五夜再來遊之，明月照之，瓊樓玉宇，與恒河清波相映，仰視碧落，遙接烟雲，澄澈光明，眞疑天上，非復人間矣。英人于摩竭提不另立公園，卽以此陵爲之。其臺殿前曠地數百丈，分植嘉樹草坡，置鐵几，引流泉，開方塘，左右四路，每路長六十七步，廣丈餘，凡三重，前後五臺，樹陰花影，離離相望，月色如畫。是夕遊人甚多，士女雜沓，西女時倚樹而歌，忘其爲舊國王陵矣。有菊花園盈二畝，全植菊，百種皆備，覩京華之故物，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園，流連至十二時始去。回望白玉殿塔，上侵銀漢，光景奇絕，不忍去也。此景爲中土所無，雖始皇驪山之陵，尙未有此也。然舊國之悲，陵谷之變，墟墓興哀，益增山河之慘矣。十五日歸途遊摩訶末大庙，亦純以白石爲之，蓋蒙古帝所親祀者，亦三四百年物矣。墀中有大池，貯清水，凡祀神者洗而飲之，故牛飲者無數。殿高五六丈，而殿臺□二丈餘，合計亦七八丈矣。有兩石華表，高十丈，殿頂皆平，中及左右，各列白石亭五，左右平廊，頂列十六白石亭，門頂四高亭，共四十亭，亦異觀也。吾有詩曰：

遺庙尙存摩訶末，故宮同說沙之汗，玉樓瓊殿參天影，長照恒河月色寒。

十五日遊蒙古故宮城。五百年矣，周一英里半，高七丈。宮門作左右圓頂，中平高八丈，門頂塔

二重，上樹英旗，共三門，有英紅衣兵數人守門。紅石舖地，斜上作曲尺形，而入正門，女牆高八尺，厚五尺，砲孔長尺半，廣四寸，斜下而放炮，每牆二孔，城牆厚丈餘，女牆皆作圭形，一牆暗孔向下，廣濶尺餘，凡印度城牆皆如此。然印度之城牆，其制已勝于吾國矣，城有四門，今塞其二。

城內皆爲兵房，惟留古廟一，故宮一。廟全用白石，門用木作方黼形，門廊頂皆圭形，門制似中國，惟頂用三大白塔，四角白亭前後各六，共十二亭，左右前門頂用三亭，前門作半月形，用白石柱四。此廟工程七年，爲沙之汗孫所築，當今前二百四十年爲孔子生二千二百十二年，本朝順治時也。殿中七間，方柱三十二，簷臨門用牙形，白石如玉，長四尺，廣尺半，凡五百七十石，每石可容一人膜拜，蓋君臨大集之殿也。上用圓拱形，尺寸皆石，左右作三室，皆純白石爲拜地，凡四十五石，蓋貴命婦膜拜處也。其中殿拜位，帝在中，師在左，可見回教傳教者之尊。昔元世祖與帝師八哈巴爭坐，後決于太后，乃議定臨朝皇帝正坐，帝師旁坐。講道，帝師正坐，皇帝旁坐。蓋佛回之師，其尊相類，幾與羅馬教皇同矣。神側設石座，高三級，帝師所立講者也。由室中曲折經數房可登頂，頂皆平，厚約二尺，中立三圓塔，塔空其內，有門可入，高二丈許，金作長頂，高五尺，環牆高七尺，十二級，四角有亭皆八角者，殿門四十九級，分兩階登，外爲列室，登廟，周望丫忌喇，烟樹樓臺，皆可俛瞰。出廟數十步爲大殿，殿前有大石盤，圓方七尺，高五尺，殿廣左右五柱，深四柱，紅石爲之。無牆中有寶座，乃大朝之所，左右各列五鐵鼓，共

十鼓，作尖圓形，大二尺許，四大六小。寶座在層臺上，高丈餘，十三級，有六角石，高尺許，乃其脚踏也。寶座之臺，有室高丈餘，方一丈四尺，皆雕白石爲花，飾以紅，左右有室，有白石懷床如玉，爲更衣處。下至殿有大白石，長七尺，爲后所坐，餘爲羣臣拜位。有英兵官常立守寶座，過者書名。寶座後門環廊四周，廣長數十丈，正臨方池，前爲平臺，左廊通沙之汗所拜之神殿，純白石爲之。前有坎貯清水，自上流入，有花石斜流之神前皆飾鑽石，今爲英人取之矣。旁有小石室，汗子嘗監禁于是七年。又出爲曲臺長廊，方亭下有宮市，爲女婦入宮賣物之所。磴道上下四百層，展轉皆通，平臺方長數十丈，有大黑石，長盈丈，厚六寸，廣七八尺，潤滑如玉，沙之汗物也。前三百五十年印度王之攻城，砲彈打此石，石忽流血，今有血跡三處云。坐大石，俛臨恒河，沙樹渺茫，百丈長橋，橫亘于右，陵殿崇閎，矗立于左，形勝至佳。四旁石亭四，銅瓦銅頂，雕花極精，左右廊有亭，臨池可釣矣。臺左爲殿東，向右下城樓，上爲白石，小殿皆雕鏤極精，而臨于恒河者也。左右二階，階三級，前列六柱，每柱皆合二柱爲之。深四柱，頂皆白，不雕花，長方二尺，不知何以堅固若此。石多畫連鎖形，飾以雜寶無算。殿牆之石，所雕花極精，花名刀摩道，類玫瑰也。殿中分三圓龕，皆有寶座，後旁爲門，循一曲廊出，又爲小平臺，方廣數丈，有一亭，以賞月者也。自小廊下十數級，卽臨恒河之白石小殿，黃銅爲頂爲瓦，其光映日，前後對門石階，以白石雕花爲屏欄，花形精細通透甚矣。中有小渠，引水爲池，以爲水嬉之所，溢則流于階前，又有水管流下。

後為方殿，前為八角圓殿，環廊有十六柱，其前三柱臨恒河，此圓殿內室皆飾寶石，上有二石龕，藏金銀珠寶者。吾少憩殿前，下俛恒河，極目烟樹，蓋北殿在城牆上者，下瞰數十丈矣。守殿者持宮殿影畫軟石紛至，遙 沙之汗當年因心思吾中國之阿房銅雀結綺臨春，惜霸圖麗跡，皆不存也。中國之不能保守古物，不如印度遠矣。此圓殿為沙之汗后文吔士厤嘻常居之所。此后有十四子，曾臨朝十五年云。

又過為公主之室，亦銅瓦銅頂，穿廊三間，前亦平臺，廣數丈，出為便殿，前後二重五間外無牆，左右四柱，雕鏤極麗，飾金為底，而加鑽石雜寶飾之。英人補其一角，下三尺，上尺半，已費七萬金，則當時金殿之所費，不可思議。右出穿廊，三室與左同，是亦正殿，皆純白石為之也。殿倚城樓，後臨恒河，前階三級，有方池，池石皆作捲雲形，前後各十，左右各六，水管凡五，每一雲可坐一宮女浴之，其泉甚香，可飲可浴。對樓殿四面上下列室，庭廣卅丈，有十字石階，正中又為白石崇臺，臺上開池，四周植花，地皆有卍字石形，英人補植芍藥，可婆娑也。左右廊各六室，正中樓殿三室，有御坐處。

右室為君后浴池，前後室二池，皆嵌雜寶飾金刻花，花如芍藥，着色甚厚，皆白石如玉，中藏水管，鑿石為雲形，未知比隋煬之浴池何若？覺湯山行宮之浴池，寒儉甚矣，然益以徵國朝之儉德也。環列各室皆為浴池，蓋各宮女所用皆為白石為之，有自中□垂下者。

又出廊沿城樓為一殿，階三級，室為橢圓，下雕花，上飾雜寶鑽石，中藏寶鏡，今為英人挖取，

上飾銀花，頂髹銀花作三角攢合形。旁出爲藏書殿，每書皆爲石龕，飾以金花，華麗甚似北京。後樓殿兩重，左右有廊，中爲舞殿，左右中三亭爲帝后坐處，餘爲宮妃坐處。殿後又爲重殿，左右重樓，旁爲襯殿。總而言之，自大殿大平臺至此前後左右凡爲三重，正殿合共九大座，而長廊環抱，樓閣數層，複道相通，洞廣交達，上下鈎連，忽斷忽續，曲折窈奥，出入皆迷，規模比吾禁殿稍小，然想見阿房之蜂房水窠幾千萬落，建章之千門萬戶，非親到者不能想像也。若其殿瓦及柱，一切純用白石，如吾太和保和殿階，則爲中土所無矣。極奇麗之事，非極無道之君不能。昔蒙古帝竭民力而成之，今英人取之，乃保全之，爲遊覽之所矣，然可爲建築美術學者所取法也。是日歸途見王陵旁有放火處，乃燒人首者，火化固印度之俗歟！

十六日遊昔根嘉頓，距丫忌喇十餘里，蓋蒙古帝厄渠巴路巴沙之陵也。帝爲沙之汗孫，此陵當前三百三十六年爲明嘉靖三十九年也。頭門石樓玲瓏，上四層而至平臺，臺面中爲八角平頂長方亭，大數丈，八柱中亭頂起，四亭四角起，塔高三丈，其三塔之頂坍矣。塔石用瓦桁式，自臺下十五級而開塔洞，又下十級而諸洞皆通，又八級而至中層臺下十六級，而有一亭，又十級至地級高八寸，故印度之宮室，皆全石皆樓閣洞通，蓋山洞形也。環以城牆，四角有亭，周里許，左右崇門數丈，陵正殿崇樓五層，高九丈四尺，每層縮小，每層皆爲平臺，臺上列亭塔數下，故遠望之赤城霞起，誠詭製異觀也。殿十一間，中一間最大，穹頂作六角形，飾以金花，下作連錢，中爲大花。門上有梵文，又上爲窗，畫大花枝。隧道深五丈，壙堂高七丈，封長方如棺形，白石無文

，外室圓頂大花。

右室爲其女墓，室高二丈，雕石作連錢形，鋪階用五色連錢。附葬二棺，乃王子也。女名錫格倫列沙迫襟，封處雕白石極精，有刻字。右一間亦其女墓，制同右，附葬一孫女。右二間爲孫女墓揭，玉石白瑩如羊脂，長方尺餘，誠瓌寶也。又隔三室爲其孫婦墓。

左右室旁有石梯三十五級，至二層大平臺，廣一百三十步，深一百二十八步。環以石欄，頂用白石，四角皆有角亭，夾殿爲二襯樓，高三層，四周臺深二十九步乃至室。臺前有白石橫亭，左右小亭各一，殿凡二十一戶，中作隧道，前列五亭，亭頂有亭，則爲第三層臺前之臺矣。階分左右隧道，頂作圓龕，又上十五級至第三層層臺，前後左右各列五亭，共廿亭矣。殿前十一戶，分峙三亭于中左右，皆亭上載亭，上亭爲第四層臺前之亭矣。第三層臺方廣六十八步，中爲陵堂之頂矣。又上十五級爲第四層臺，廣四十三步，深四五步，臺前後左右各五亭，亦二十亭，亭尤精麗，蓋用黃銅飾五采，映日焜耀，與餘白石亭不同，又上十五級至第五層矣。此殿各層均用紅石，惟第五層純用白石，雕窗之花，玲瓏皎潔，精妙絕倫，惟階稍窄，祇一丈餘耳。樓方三十二步，四周繞廊，而空其中，廊廣七尺，𨱔以石瓦，皆作方圓塔形，階石方尺，有黃白黑三色，頂四角有白石亭四，中空處有白石臺，高尺餘，方三丈，臺中供封處如棺形，刻鏤極精，有座，上供金頂鑽石，今無矣。四廊牆戶，式如圭，瓦用石脊，略同中國，此陵殿之制，瓌詭極矣。英人于陵殿前旁築亭，種樹鋪席，携酒食打波將宴其間。

是日又遊咽厤刀拉，蓋沙之汗宰相之墓也。墓門外之路，花木夾徑，五色繽紛，圍牆如城，女牆如圭形，方約一里，四方崇門角立，四角立亭，備極壯嚴。門有鼓亭，似中國橫殿，二層方廣數丈，九室四正四个，略如明堂之制，正門有三正堂，深丈許，鋪地四色，八角花石，黃白黑相間，如一地毯，今歐美多仿之也。四室有小門四個及中堂爲葬室，四門外各有橫池，上下全用白石，雕鏤玲瓏，其花頗方板，少生氣，而有多印人挾紙筆摹學之。

中室爲宰相夫婦墓，封長方形，用黃瓷燒成。其妹爲沙之汗妃，葬之右室，復右个葬其子，復左个葬其女，其封少大，左个爲其弟夫婦合葬，皆燒瓷爲封。

頂爲平臺，白石如玉，中爲方石室，瓦亦用石，上蓋圓形，地嵌大花，以雜色爲之。左右兩門，四牆皆作戶形，戶戶不同，刻石爲花，極精麗矣。牆柱皆嵌紅花，臺廣廿六步，室方九步，四角爲白石塔，高十九級，中立一柱，螺旋而上，皆白石爲之。遙望摩竭提，烟樹萬家，在斜陽中，帶恒河與王宮斜對，亦極俯仰登臨之感矣。此堂雖小，而雕鏤更精，一相之墳，奢麗如此，蓋當蒙古朝極盛之時也。

自丫忌喇至厤刀喇三十五英里，至敦拉十五英里，至舍衞一百四十二英里。

丫忌喇米價，上者一盧卑八磅，下者一盧卑廿磅。牛肉每磅四卑士，羊肉每磅叨烟拿。男女工日科烟拿約中國一錢二分之間，各物亦與中土略同。屋稅每百取二十，小屋月稅一二盧卑。其民生計殊艱，故人情鄙吝狡詐。售物開價過十倍，與之購物多一科烟拿，令找換，卽借以遁去。其屋

主乃竊吾一機箱文房四寶，其貪盜如此，蓋謀生難，故習俗壞也。此地與大衞皆爲印度大都會，久爲帝都，出金繡，光華耀目，頗可觀。街道廣大，可容十軌，屋外皆有地栽花，動盈十畝，惟引水甚深而難，井皆數十丈，極整潔，以牛引轆轤而挽之。吾以寓小客棧，而花木極繁。英官有一襟呢順駐焉。小廟極多，大率皆頂上塔亭崢嶸，不暇悉數悉遊矣。

十七日二時自丫忌喇往乜刀喇，上艙一盧卑零九烟拿，下者六烟拿零三卑士。道上牛羊被野，以萬千計，沿途多鴉片樹，自摩竭提至舍衞皆然，以毒我中國者。佛與鴉片同產一地，異哉！石榴番檜甚多，中土物當從此來。果多同中土，荷蘭豆尤多，而錢樹多如楡柳，高僅丈許，極目皆是。運物以駱駝騾馬連屬于道，如吾北京，蓋去克什米爾本不遠也。惟象不甚見，聞多在南印度也。有雁子數，一字橫飛，風物略與中土同。大樹下有石，如人如獸，飾以紅布，蓋印人祀以爲神者。印度屋皆數層，平頂，上作方室或圓亭，螺旋而上，牆及瓦蓋，厚皆數尺或尺餘，戶皆聯□，列柱甚多，粉以白灰，蓋歐人宮室之制，實出於是，所過數千里皆然。

四時到乜刀喇Muttra，昔爲都會，今則蕭條矣。室屋落落，乃無英店，僅得客店，茅檐玻窗，然光大整潔，土人索高價，人四元，先給銀，乃得爲食，蓋客遊此者亦鮮矣。床無褥席，以白帶爲之。自來中印度覓佛迹，皆無有，英人告此地有之，故特來訪焉。

入村市一遊，樓閣離奇，多作塔形，方圓曲直，凸凹瓌詭，不可思議。自街道樓屋皆純以白石爲之。沿河岸行，臺室祠廟樓塔，連亘一白，觸處皆廟，廟中或奉一羊，或犬豕，或上半人身，或

三頭二頭之人，形極詭異。有石神全紅，左右手有所捧持如日月，廟皆小，不盈丈。其大者層高如山，不許外教人入。猿猴盈街塞路不可數，與人雜居無猜，與人並行，棲宿於廟，十數里皆是，眞異境也。或抱哺其子，長大異常；居人以至養之，蓋婆羅門固言戒殺平等者，佛特循其法耳。因知無猜于物，可與物居矣。有紅石樓，敻然數層，雕鏤甚精，如塔形，下則杜塞之，蓋某王之妃孀居于上，數十年不下矣，是亦關盼盼燕子樓歟！蓋印俗重男輕女，寡婦多如是。幽閉傷天地之生，鬱人道之和，失自由之性，舊俗多如是，皆教不平等所致也。至大寺，百广環周，梵僧坐于中無數，禮神者亦無數，以花擲神前而膜拜，有二婦人持白茅尺許，承寸許小瓦碟，貯油然火，蓋亦婆羅門祀神之法。蓋此地皆婆羅門也，僧必以白灰或紅灰點額，或一點至三點，或作一線，紅白灰或作川字形，或作∧∨形，或鼻亦作紅白點，或全白其額，大約發願至深者，點線至多且重云。昔見南洋巫來由人禮神，皆以白灰加額，頗訝之，想印俗之遺傳歟！道窄人擠，腥臭撲鼻，然其屋必樓，樓及街衢必以石，形制不一，體式各殊，此則吾中土尙遜之也。遊印者僅至大都會則皆英式，不得印度之眞相，至此爲故都會而夷爲村落，乃見數千年印度之面目，黃面瞿曇，終日乞食者皆如此，如見地獄變相圖，瓌偉詭異，眞不可思議也。此街市名沙打力哈奪。吾有詩曰：遙尋古教乜刀喇，落日牛羊滿野原，塔廟千重猴萬億，來看合掌婆羅門。土人言過河有婆羅門女尼極神，然絕無佛迹，吾不復觀之矣。歸來小飮，夜月上牆，庭院十數畝，徐步園際。有詩曰：茅蓋蘆簾白粉屋，繩床無褥來一宿；只見恒河無佛蹤，短牆月上照幽獨。

十八日遊婆羅門天神廟。驅車八英里，道上印度屋舍園林，皆極新奇，蓋皆印人之故家。其園林亦頗類中國，惟高臺皆平頂者，多方圓形，多柱，皆白粉爲異耳。天神廟爲三千年前□邊王所築，純以紅石爲之，體制怪偉，遠望之如山洞，怪石突兀，層雲離奇而已。步登百級，既至瞻視門亭三重，每重十餘亭，每亭十六柱，每柱皆雙立，每柱頭旁飾鐘乳下垂無數，上皆作岩洞广形。石右翼亭二層，每層數亭，每亭十六柱，深三丈許。入第二重爲中殿，頂爲穹圓，蓋分三重，作杵觚形，左右襯廊，上下二重，皆作無數亭，亭形十六柱，柱及簷際，皆飾鐘乳下垂無數。乃入甬道爲內殿，蓋穹圓如中殿，高不過三丈，而雕鏤天神人物，凸凹數尺，凡四十三層，鱗鱗錯接，斑駁陸離，千怪萬狀，無一寸平淨者。左右襯殿，去正殿丈許，高二丈許，其雕鏤凸凹，亦二三十層，鱗結斑駁，猶正殿也。今守廟人以爲厨，其不敬與中國人同，當正殿有守門者，置一盂水於門中，施錢乃許水焉。神名濾爐慎gklong　一男一女，被以繡服，全殿四旁樓門八達，高僅數尺，柱乃無數，遠望其頂，亦別爲一層，高數尺，柱亦無數，其頂半平半坡，凸凹如洞。其第三層樓亭，上作平臺，左右襯樓，中層頂如蓮葉，旁覆而斜垂，其大體略如山洞。吾昔游桂林，諸洞奥深，穹窗多柱下垂，柱上極多鐘乳。印度背倚須彌，其初民未居原野，必居山洞中，故其宮室即仿山洞，其後漸闢平原，不忘其溯，故印人宮室必以石，必多戶多柱，駢列洞垂，若其神祠王宮，尤取山洞之瓌瑋者。後體漸變，取其近于人道者，而頂必圓，必多戶多牖，席地高下，皆如山洞也。中國宮室，皆用木質成之，故稱曰堂構。雖極瓌偉之殿閣，亦不出木料，故詩人動

稱大廈須樑棟。明世建三殿，取材川楚，嘉道時尙然，一大木柱乃運至五萬金，今川楚大材已乏矣。光緒五年，太和門之災，再爲堂構，費至二百萬，而大柱尙非全料者，不過以數木合之，而所費不貲矣。乃吾遊加拿大，新地甫闢，巨木徑丈及七八尺者無數，英人非斵折爲小方木，則焚之無惜，若在中土，則每木値數萬金矣。夫木料畏火，遭火卽燼，以無量之資財，而購此易燼之物，甚非策也。故中國古宮室，多不能久存，若項羽之滅秦，隋之滅陳，皆焚燬其宮室，周武帝之取鄴亦然，風俗至愚，無保存古物之念，以資考鏡，然印保存之，區區木料，亦非可垂久遠之物，不如石之料堅而持久也。漢時文翁以石室祀孔子最爲智者，其七十二弟子像，宋時尙存，此外武梁祠孝堂至今畫像尙存，亦足見石室之可垂久遠矣。文翁爲□創石室之祖，惜後人泥古不知仿之，以中人之智，工匠之巧，以列代無道帝王之侈，而不知易木以石，眞不可解也！今中國明以前宮室絕少，合古匠建築之美術不傳，□體寒陋，皆由用木不用石之故。日本室皆用木構，亦累于中國之故。印度巨宮古廟，動數千年，瓌構瑋制，相望于都會。今歐人宮室，寡師其法，大工則用鐵，石疊層樓，以壯規模，而規久遠；小室則多開戶牖，多列柱楝，以通風氣，而美觀瞻。若多加藻繪雕鏤，亦文明之容，不可已者，此亦天下後世必宜法者也。計中國宮室，將來必無一存，印度必爲大地宮室之祖師，推其本末，則中國先起原野，人居始自橧巢，印度先起山岩，人居始自洞窟。橧巢之餘，波爲木構，洞窟之餘，波爲石室，而木構必滅，石室永存，作端偶殊，則成效之强弱盛衰逈異，在古人豈知之乎？故造始者不可不愼也。

去天神廟百步，則爲地咦拉位們吧士廟，廟爲此地婆羅門大廟，已千年矣。規模極大，體制極閎，僧人數百，門外數百步合抱以長廊爲半月形，東西凡數百戶，數百柱，大門內左右圍廊，亦同具壯觀也。道廣三丈，左右牆上立二石人，四角亦然，門樓三層，上作平臺，頂爲橢圓拱形門，內外有堂三層，大門以鐵略似中土，但分寸皆雕鏤，壯麗遠過之耳。

第二重門樓上如塔形，凡十一層，七窗，左右各五窗，窗皆突出尺餘，每層四五尺，皆雕鏤天神人物，極詭異，望之如層雲干霄，前後門制同第三重，前後門亦同。

中殿前門閉而開後門，以聽人行，惟異教人不許入。有大銅柱當中階，高數丈，圍牆爲廊爲室，或亭分二道，皆雕鏤作連錢，其旁植花或立小塔。是日或是道場，鐃鈸鐘梵之聲，鏗然猶然如中土，蓋佛法一切皆本于婆羅門，佛但證悟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著不染，增其玄妙耳。殿後方廣百步，而爲大方池，水深綠色，循石級五六十，可下池。四角有四石亭，臨池一大方亭，凡十六柱。環殿左右皆僧舍，如中土寺式。猿猴無數，僧人數十，或坐或臥，于僧寮廊前以曝日，皆黃紅白其額，與猿猴雜坐臥，亦異觀也。問知一僧名押同利，稍有學者，招入室語，室廣數肘，宜名曰丈室也。鋪席置書器于其上，高僅八尺，頗整潔，與日本人同。室內別有小庭丈許，雜植花木並安廚焉。是僧寫出婆羅門經名，一曰馬哈巴拉地，二曰巴尼喉，三曰刀釐尸加拉大拉馬烟。僧出經相示，因購于街市，三大部具備，且有二經爲舊本，凡三十餘金，可珍也，于是婆羅門經全得矣。是僧賣藥，贈我以藥，言婆羅門高僧多在兼賣云。始見歐美訂書用厚紙作皮，

加以紅綠之色而印花焉，自底至面，譎之以爲希臘羅馬古法，今閱印度婆羅門經已如此，印人守舊，無一效西歐者，乃知出自印度。蓋印度三千年前與希臘相通已久，文明久經輸入，故宮室書籍之制，皆出自印度，今印既微，人皆知爲歐制，而不知爲印制矣，然則古文明之國，可不悚哉！

馬哈巴拉地馬哈卽摩訶 Maha 譯言大。巴拉卽婆羅 Brdhma 譯言梵，蓋大梵經也。

巴尼喔按印度有南北二種梵典，南種梵典稱波梨 Pali 乃淵源于錫蘭之宗教語。又稱伯勒羯語 Prakrit 此種梵典稱散斯克利 Sanskrita 卽教徒稱之曰山西吉，乃淵源於此印度之宗教語，卽梵語，是經或卽推是而名歟。

又遊咦啤哈尼拉理勒樓闌呢花喇廟。此廟純白石，雕刻尤麗，門樓頂刻五白石人，體勢若飛。門內花木甚麗，殿級數十，左右爲石池，三重五層作流水道，委曲如腸，皆有闌，上有小亭，在池中分七八格。殿左右有八角亭，每柱皆三垂，殿階二成三出，如太和殿制。殿分三開，每開五門，左右各七柱，柱形皆揉曲如籐，雕摩精瑩驚人。頂爲平臺，三層橫列八神，皆以白石爲之。殿脊中左右皆有小亭，中一神抱琵琶，殿簷兩層，牆邊立兩大獅，頭至殿瓦上，尾垂地，斜身攀上，偉大可驚，雕鏤精絕。此殿蓋專以雕刻勝者，亦數百年矣。

歸途過一大廟，純白石新築者。甚似京師大廟之制，環廊合抱，方嚴端正，惟處處皆樓皆石，過於我國矣。中殿似中土戲園，其上環接，其下膜拜，膜拜處皆純以異色石爲之，方長百餘丈，印人今日綿力，而新廟之壯麗，尚如此。若其人居則湫隘陋小，貴人大衆室高廣不過數尺，其僻于

事神，而疎于人事，宜其弱也。出廟散行，有游蟻大隊過從者，誤踐之，帶遊之人詫歎謹避，謂吾印人不敢踐之，其仁及螻蟻又如此。觀其養猴雜居，見蟻戒踐二事，印度俗之仁能及物，過于大地矣。此皆婆羅門教者，故戒殺亦婆羅門之義，而佛從之，非佛創法也。婆羅門先哲創教已極其仁，故印度人不敢殺獸，致狼虎徧地，殺人無數，近年英人治之，然盛亦殺人萬數也。能愛物而不能保人，蓋二義不能並立矣。夫大道若仁愛矣，於行之至與不至，亦有其時，反爲大害，故孔子立三世以待推行，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據亂世則內其國而外諸夏，昇平世則內諸夏而外夷狄，至太平世乃遠近大小若一。推此言之，據亂之世親親，升平之世仁民，太平之世愛物，故太平之世，人獸雜居。是則人自私其類而攘殺禽獸，古聖多以此爲功。當堯之時，禽獸傷人，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而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周公時尚驅虎豹犀象龍蛇，故以驅猛獸平洪水爲大功鳥。是以驅獸爲仁，驅之而後能保其類也。中古獸患雖除，而人未安樂，或列國相爭，膏塗原野，其他疾疫，困苦煩惱，萬千民未能保，何能及物，故後聖專言安民，孔子亦僅遠庖厨，不麛不卵，田獵罟獲以時，但能節之而不戒之，非其仁之不至也，時未可也。吾每見殺牛豕雞鴨，輒惻然傷心，亦主持戒殺者，然今世界始通，諸侯並立，弱肉强食，民未能保，實非戒殺之時。佛之割肉飼鷹，捨身飼虎，蓋婆羅門先哲有此舊論，故成爲俗而實不可行也。婆羅門先哲心術至仁，而求之過速，以理想之論，而早見實施，先行此數千年，而印人遂至極愚極弱，一滅于回，再滅于蒙，三滅于英，已國不保，夷爲奴隸，人身不保，有類羊豕，蓋教義太先不應於時故也。

未至寒而先衣裘，未至水而陸行舟，其誤害阻塞必甚矣。今婆羅門先哲于數千年亂世之先，而遽行及數千年太平極平之說，宜其害也。禮以時爲大，今中國當內其國之時，亦未至太平之日，只能保國民而未能及大地之同胞，況于禽獸乎？只可行立憲君主之時，而不能推行人類皆平之事，況于禽獸乎？苟失其時，亂其序，其害亦如印度而已。四時而歸。遊印王之園，甬道夾花，當前正臺處開一大池，池中爲三壇而宣其下，以容游魚石橋通焉。臺上爲鐵圜，而下爲牆堵焉。牆廣數十丈，分左右門，自左門入，門有樓數室，守園者居之。入門至臺前，山羊長尾鼠徧地，養猴無數，其下鐵網爲百鳥之巢焉。循外牆行，爲小圓屋，歷雜樹爲花廠，環以石路，中爲泥池，正北石山高丈許，有數洞，山後小樓有神龕，若中土祀花神者。正南有三銅人捧大盤，以大藍葉纒之，頗莊嚴，盤上有銅人立焉。花屋以鐵網木架爲之。凡印中花廠皆是歐人加以玻璃，較修潔，然其體制亦出於是也。石山洞以灰結石爲之，有門，可居人。出花廠，乃有一院，環以圍牆，內有一堂數室，堂前植樹。出院繞北，有大道夾以花木，至桔槔亭，引恒河水入園者，則園北面矣。正北有高樓，頂爲臺，樓前甬道有橋，過水至園之正堂，當園中焉。堂樓三層，前堂及廊爲半月形，後爲橫樓，頂爲平臺，臺角爲亭，可以遠眺，印人屋頂，無非臺亭者。距堂前左右十餘丈，有兩大亭，一纒籐草，有水管焉，一用綠瓦可坐。堂前有長池廿餘丈，夾池爲二區，池中有二橋可通池，雜植水草，近左右亭二馬路夾以花卉，則當前臺矣。自正堂後，左石道曲，二大樹夾之，綠蔭森森。迤北爲方池，植荷花，來印度未嘗見此，且戊戌逋播以來未得見，雖方冬無花，而田

田之葉，如覩故人也。池中有方亭，內外十六柱，雕刻甚精，是則中國所無矣。循道北見二大亭，凡卅餘柱，此臨恒河，圍以石闌，極莊嚴，一爲神祠，一爲公□地也。印人爲此亭，全石全雕，所費無數，蓋風俗然也。循河行爲大石臺，方長十丈。石欄點筆，眺望烟樹，風波嫣然，忘其身在萬里異域矣。行數十步，又爲一臺，此內則花畦以卍字紅白黑石界之，以植花草，此外則爲果樹菜畦，少荒蕪矣。自荷池正出當大門，夾道綠樹，又花石之草畦，稍似西式，然印度全體皆印度舊制也。其院落之多，隨處點綴，或亭樓，或院或臺，頗似中國，惟太方直，少曲新幽深之致，不如中土耳。以此亦可窺印度古制一斑。是夕九時，搭汽車往爹利，十二時至押沙□，從人睡熟，不及轉車，遂宿于候車場，有一室少客，惟未能解衣而寢，終夕車聲隆隆，擾驚無數，同壁一人別女室，不能睡也。

（註）衞城 Crarti 西域記作室羅伐悉底，乃鉢邏犀那恃多王治之國都。考佛國記稱舍衞城，諸經亦多舍衞國。鉢邏犀那恃多王，即波斯匿王 Prasemajit 又稱勝軍王。

十九日十二時到爹利，即古之舍衞也。今印音曰爹利。舍衞當印度之中，臨恒河，自古四爲都會，至追蒙古之帝，實都于是。道路之廣濶，宮室之宏偉，吾行地球大半，東盡亞洲，西至歐美，未之見也。但層高不如歐人耳。若其庭院，大皆數十畝，道廣數十丈，則遇歐美遠矣。實以地爲大陸，且地價賤故也。夾道皆樹，其大道茂樹數重，不知德之柏林何如耳。英吏有襟岷順一人駐焉，兵凡三百，蓋久爲內地，不須重鎭矣。英人僅二百餘，餘皆印人，凡十六萬五千三百五十一

人，印及古士大夫多居于是，以屋占地廣大，故相尋極遠，人居無多，而綿亙百數十里，樓閣寺塔，相望不絕，掩映于烟樹中。印度數千里無山，惟舍衞城中有鷲嶺，今名曰之雅士，高僅數十丈而純石，莽蒼盤亙數里，此外土山數十重環之，英人新築塔于鷲嶺顚二十年矣。高五層，步石八十級，驅車登嶺，蹴步登塔，憑欄四望，樓塔臺觀，極目無際。夕陽將下時，與烟樹河山相映，光景環瑋，氣象萬千，覺新京金陵無此氣象也。蓋印度爲萬里大陸，而舍衞特當其中，而又山河環抱，故一成佛窟，四爲帝都，舟車走集，道里均便，士夫會萃，工匠精巧，故規模之宏大若此。今雖以在陸不在海，非舟車之總滙，又夷爲郡縣，非復帝室皇君之時，象敎已衰，無復居士聽經之會，而憑眺山河，雄壯如此，故地靈再積，蓋非偶然，宜佛之生此土也。住舍衞四日，登塔凡二，入英人客店，店外園地數十畝，可徐步也。

即日遊蒙古禁城之王宮，高壯與丫忌喇同式，惟殿堂寥落，僅有白石大殿數所耳。亦有英四兵官守之，遊者給以一元。此殿築于蒙古帝沙之汗，在前三百四十七年，費十六萬金，殿蓋至地純用白石如玉，綴嵌紅花，橫列六柱，深亦六柱，共三十六柱，所嵌皆以銀及寶石爲之。正中爲寶座，小石柱四，兩旁以石爲窗，刻花玲瓏，中置大石寶座，全雕孔雀，今無矣。殿深二十四步，廣三十二步，頂爲平臺四亭。殿基跨城樓上，前臨恒河，今近城處僅餘小水，草樹無際，極目莽蒼。殿左右引水爲溝，廣丈深尺，皆用白石，通于右殿，蘸以影壁。影壁之石，白極如晶如鏡，能見物影，雕鏤精絕，詫爲至寶。右殿雕飾五樂，窗分八角，皆刻連環，左右室水嬉之殿也。有亭

其子所居者。頂亦五采門，垂半月圈，其石能照人，加以疎櫺，以便婦女之覽觀也。左殿雕飾同，亦爲水道，左室爲其子浴池，皆純白石爲之，有水管穿殿，中置鑿花浴盤，其長五尺，置香水，浴畢臥飲之，今尚在。右室爲蓮花石座，以引水管，上有光石蓋之。後浴殿，爲雕石大方池，分二成，深四尺，四面水溝，廣二尺，皆嵌雜寶爲花，引水流紋漪象魚行，此王妃浴殿也。後有梳粧處，皆用光石爲之。再出爲王浴殿，深廣倍之，雕畫寶花同。各殿及浴殿浴池上下純用白石，其光可鑑，比之丫忌喇之浴池，光明廣大，過之遠矣。隋煬之浴池，鑿蓮花置鳧鶴不見，于此見之。左轉爲神殿，皆純用白石，以銅爲門，有石枱置食物，其門制同丫忌喇王宮之廟。出爲大殿左右二十五柱，共五十柱，正北爲臺，中置寶座，各四柱，亭高丈許，極其雕鏤，略與丫忌喇正殿同。寶座臺後開一門，與後殿通，四面有闌，亦有寶座，皆白石雕鏤爲之。柱用蓮花座，飾寶石，前對端門，直當頭門，極類吾中土禁城規模。寶座臺之牆，用雜寶嵌花鳥如生，寶座皆雕花，高八尺，備極莊嚴，似仿用中土之制也。惟矮小，不及中土之半耳。

王城有摩訶末大廟，崇壯無倫，殿基五十級，廣百步，正殿巍峨高十丈，上載數亭，四面崇樓，中有大池，純紅石爲之，膜拜者徧滿其間，惟回教之廟，必禁人曳履，須跣足而入，故吾皆不入矣。

夕遊博物院，有獸如羊而兩頭，名巴夊路見亞。□架所製瓷器，似吾古鐘鼎，有雕花木碟製，頗精，出沙寒挖掘云。

是日徧遊訪佛跡，皆云無之，凡有所指就而觀之，皆婆羅門廟也。小巷之廟，亦皆訪問，車不能入，步訪之，則湫隘腥臊，不可嚮邇。童蒙讀書，乃無館舍，就市門前席石而坐，蒙師踞其上，群小兒挾册而哦，額塗丹黃，搖頭高諷。昔在倫敦大會中見波斯蒙館，今印度亦如之，其學政不修賤倹如此，遜吾中土遠矣。然隨意命之寫地名，則無不識字者，此則印度之文化歟？店主以未嘗有中國人來遊，請用中國文字書名手册，册中有日本人來遊者。舍衞人面色稍黃，不如各地之黑，宜佛之稱黃面瞿曇，而以金塗黃面也。眼多圓大，如所見羅漢形相，一匹紅黃白氈布纏肩，曳垂赤足而行，乞食甚多，道上熙攘，觸目皆是，有學生大群趨過如此，似所見中土圖群僧乞食聽經圖，數千年未之有改也。凡土人之門皆以白銀紙貼楻中，如中土齋醮爲地獄之門形，則所遊印度各城鎭皆是，凡此皆如遇故物，益令人思佛跡不置。而爲摩訶末教滅絕，掃地絕無，且問佛而土人皆不知其名，其守博物院者至云此是支那之神，此地無有。嗚呼！以佛之千年大教主生長之地，而乃謂爲他國之神，大刼如此，豈不哀哉！聞此言傷慘。是夕與同璧談此，明知懷刼固然，感慨人天，爲之哽咽！以詩記其事曰：黃面黑足披白氈，塵沙徧地來乞食。當時瞿曇率徒游，而今掃地無佛跡。緬甸暹羅家家事，西藏蒙古人人祀。旃檀莊嚴共泥首，日本支那同奔走。豈知佛生中印度，千里無僧無一寺。乃至舍衞生長地，乃知不聞佛名號。博物院中有佛像，反謂此是支那之神道。我聞此言意傷慘，獨登鷲嶺遠眺覽。但見恒河東流水滔滔，摩訶末寺插天高。婆羅梵志苦身軀，裸體仰天臥泥塗。供祀妖像羊與豬，馬身象首塗粉朱。人持香花與燈俱，白牛入廟膜拜咨

。彌猴千億雜人居，施以豆麥走群狙。形俗愚詭可駭吁，如入地獄變相圖。徧尋佛教萬里無，成住壞空本非相，億刼變幻只須臾。嗟爾象教浩大亦滅絕，何況人家朝代國土之區區。固知教宗無美惡，視乎人力爲張弛。非道弘人人弘道，可鑒可懼可驚瞿。悟入諸天更無着，明月照我自清娛。此月曾照瞿曇面，諸聖河沙皆曾見。今我感愴人間世，劫無免者如水逝。高天蒼蒼，大地搏搏，懽大地之無礙，乃諸天之常存。是時徧訪佛跡，凡有告大廟，皆三蹤者訪之。

二十日早食出城，遠遊舍衞之郊。先遊颯德利靜陵，其蒙帝瑪哈乜薩及其文思妃暨其相沙得僧者也。三百年矣。殿若明堂，五室九个。中堂三丈餘，室二丈，殿開九門，三層而至隧道，又三層而至墓，但用泥封。殿頂平臺，分左右兩階，上臺凡十五級，臺廣百步，中又爲殿，高三層，四角立四塔，外門樓二層，下開五門，頂亦作平臺，圍牆廣數百步，周繞皆作長廊，戶用圭形，左右各三十九戶，四角牆上有亭，四方有門爲四堂，堂各列十戶，印度宮殿之壯嚴多類此。是時有告二十一里外，有舍衞至古之廟，驅車至此，時已正午。道中群山蜿蜒，皆自鷲嶺出，高僅數丈，而重環抱，爲遊印度所未覩，心窃異之。與同璧言舍衞在中印度，臨恒河，考地按圖，更無他所，語音既近都會，亦應山川深洄，氣象迥異，必爲舍衞。既爲舍衞，必有佛之遺跡焉。地名鉢指頭，至廟下車，則壞殿頹礎，觸目荒涼，有導游者相接，則告我曰，此二千五百四十二年前之佛所築講堂也。其地以鋪金易之，今廢千年矣。指殿上之鐵華表曰，此一千五百零十年阿育大王所手植也。乃與同璧狂喜，知此地果爲舍衞，此地卽須達長者布金地，此堂卽諸經所言祇樹

給孤獨園也。恍然見佛與曼殊普賢迦葉阿難舍利弗說法處，至誠所信，雖譯難通，而得之意外，乃歡喜無量，俛仰摩挱焉。布金之地，橢圓周七里，其西半尚有泥橋數尺舊址焉。依山營構，其外有山坡，六重環抱至前，而布金地居其正中者也，臺觀相望，今雖頹廢，而石構莊嚴，遺構多存焉。

（註）鉢揩頭，譯音爲Mahet或謂舍衛城之故址所在地，英文稱Sahet。祇樹精舍遺址之所地，稱Mahet。近代考古家於其地掘出金石銘記，證明祇園伽藍故址之地。鉢揩頭音譯或是Mahet，未知即是舍衛否？

（註）祇園遺址，據大唐西域記卷六室羅伐悉底國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是給孤獨園勝軍王大眞善施爲建精舍，昔爲伽藍，今已荒廢。又秦景法顯三藏佛國記祇洹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王人民競與供養，懸僧幡蓋，散花燒香，然燈續明，日日不絕。鼠銜燈柱，燒花幡蓋，遂及精舍，七重都盡，諸國王民皆大悲惱。（中略）法顯初到，今日見佛空處，愴然心悲云云。按法顯三藏自宏始二年發跡而西，其時當晉隆安四年，距今已一千五百十有餘年，然則廢已不止千年矣。

須達長者布金地，此堂即諸經所言祇樹給孤獨園也。

（註）此精舍建立之始，北本涅槃經卷三十，記之最詳。經云：時須達多白舍利弗大德，此大城外，何處有地，不近不遠，多饒泉池，有好林樹，花果鬱茂，清淨閑曠，我當於中爲佛

世尊，及比丘僧造立精舍。舍利弗言，祇陀園林，不近不遠，淸淨寂寞，多有泉池，樹林花果，隨時而有，此處最勝，可安立精舍。時須達多聞是語，已即往祇陀大長者所，告祇陀言，我今願爲無上法王，造立僧坊，惟仁園地，任中造立，吾今欲買，能見與否？祇陀答言，設置金遍布其地，猶不相與。須達多言，善哉！祇陀林地屬我，汝便取金。祇陀答言，我園不賣，云何取金。須達多言，其意不了，當共往詣斷事人所。時千長者即共偕往斷事者所。斷事者言，園屬須達，祇陀取金。須達長者即時使人車馬載負，隨集布地，一日之中，唯五百步，金未周遍。祇陀言曰，長者若悔，隨意聽止。須達多言，吾不悔也。自念當出，何藏金足。祇陀念言，如來法王，眞實無上，所說妙法，淸淨無染，故使斯人，輕寶乃爾。即語須達，錢未遍者，不復須金，請以見與，我自爲佛，造立門樓，當使如來，□由出入。祇陀長者，自造門樓，須達長者，七日之中，成立大房，足三百口，禪坊靜處，六十三所，冬夏室堂，各各別異，厨坊浴室，洗脚之處，大小圊厠，無不備足云。

正堂體方，縱橫六十步，略計中國十四五丈，階崇七級，上下純石爲之，堂上四周爲室，四角有樓，四正爲門，高二丈餘，中堂爲庭，此規模之大概也。今西南方室柱及樓門盡圮，惟東北南三角樓以內門柱樓室，猶完好，可推測焉。

東門高二丈，以石爲牆，凹凸四層，每五石一層，石厚五尺，並刻花，第三層石正广門作圓拱形，橫楣石高四尺，凡四石，皆有花，門牆厚丈餘，圍牆皆厚五尺，其圍牆距七尺二寸，輒開一大

窗，窗高廣七尺，每一方兩角樓外凡八窗，于四窗中爲門也。每門至角樓，凡八柱，每兩柱間爲一窗，柱之相距四尺七寸，每柱高八尺四寸，柱深三層，故每門至角樓，凡二十四柱，近牆柱方，近外柱圓，柱皆刻花。約十層，柱上承長橫石，橫石承石板，卽爲蓋矣。蓋用灰沙爲之，如中土，厚二尺四寸，中作灰沙尖堆圓形六七尺，餘爲長平臺，可自角樓登也。角樓高七尺二寸，凡十五級兩成，乃至樓，上有八柱，中空無柱，皆雕花，上作圓拱形，凡石十三層，所雕花篆甚古。樓上凡門三，窗二，方廣一丈九尺二寸，六柱，承石板，作石瓦四方，角有佛像，每樓下四方各四柱，共十六柱，刻有牛有人，角樓頂平臺爲灰沙尖堆，南門頂亦爲小尖堆，南門左右各六柱，柱深四重，共二十四柱，與東北不同。北門廣六尺餘，楣上雕神，室外有渠，深尺餘，中庭有方土，長方七尺，高三尺餘，又築土如圭形，列長孔二千，又有方圓封各一，圓封二重，不知何用，或植花者歟？圭形之長孔終不可曉，中庭近西處，則阿育王之鐵表也，高二丈餘，圓徑尺餘，周刻梵文，當一千五百零十年前則魯文公十六年，孔子生前五十八年，魯文公不視朔毁泉臺，楚人秦人巴人滅庸之歲也。

堂上近西，有三高門，每門兩重，高五丈，徧刻可蘭經，蓋七百年矣，回王所築也。無門亂入，佛堂不類不完，殊爲可恨！四門外西堂右存十三柱，一圓拱。左存十三柱半，蓋右隅丈餘存五柱，兩石架，殘破支撐，皆回教所毁者。西方餘牆，回王所爲，其新柱則英人所補，堂上盡此矣。

堂東外有廊，廣二丈，長四丈餘，凡餘四十四柱，柱石刻畫，頂樓毁矣，尚餘石板之半。

堂南九十步外爲長廊，廣丈餘，深凡三柱，橫十一柱，共三十三柱。曲抱各四柱，共十六柱，其曲抱處，柱多缺壞。每柱距六尺，廊頂用石三層，作拱。是廊凡十石拱，重爲二十石拱，其牆厚亦五尺，廊前有門，高一丈，廣三尺六寸，凡存六門。又外牆作圭形，以灰沙爲之，牆外有石堆二，其一高約丈許，一圓一方，蓋殿臺之址，皆佛故跡也。外有石亭，方數丈，又外有石院，一門一牆，此則後人所補築者。

堂西之廊柱十五重，今餘四十五柱，其曲抱者無矣。廊柱石拱，今存十二重，失其三矣。頂凡十格，各廊柱皆無刻花，減于堂制，堂北無廊，不知舊制有否？

右一堂三廊，凡柱三百零四，皆須菩提長者所營。其傾倒者，英人皆以新石扶之，其英人所補之新柱，今不數焉。

堂百步外，西南角有壞牆三重，斷礎遺磚，淒涼滿目。牆高三丈，厚六七尺，每重九門，近有一室，外皆白石築之，今外石已破，但見磚泥雜沓，矗聳于夕陽崇岡間，直成灰刼矣。

堂直西一百四十五步，石門巋然完好。門凡二重，皆高二丈，廣丈餘，上爲大圓拱門，南有石室三，中作神龕，尙完好，高廣丈餘，頂爲平臺，此室如廊朝內而與西南之壞殿相連矣。惟石皆純白，與堂廊之石不類，或後人所補築也。

其堂東則一切無存，驅車直至堂東門矣，惟堂十餘丈外，有一丘，高數丈，上有石亭，其石乃大殿頂倒下所爲者，此亭至今六七百年矣。

堂西北石廊外，爲回王夏馬潤契附之陵，于今五百年矣。陵石牆高廣數丈，其門正方，周刻可蘭經，其封形如棺，高丈餘三成。

堂北出十丈有高冢，爲回王亞多丁陵，于今七百年矣。其高十五丈，圓十六丈，中開四窗，頂平而外有牆，以磚築之，凹凸有陵，上下四旁，皆出小羊樹，望之如直上山冢，眞詭異之製也。印度如此陵者甚多。吾于冢得古錢，乃印度千五百年前者，當西晉時矣，亦異寶也。

堂北數十步，有井深廣無盡，蓋數千年矣，昔印王開以爲佛井云。

「有井深廣無盡」注，按西域記卷六給孤獨園西北舉帶窣堵波（卽塔Stuha　）側不遠，有井如來在世，汲充佛用。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云，或卽是此井歟。

堂東南有塔，高二十四丈二尺，螺旋而上三百七十九級，外作六層闌，塔形爲觚陵二十三，蒙古帝心率顚亞慮打馬士所築，今七百年矣。登塔頂，俛視舍衞形勢，百里山河，指點在目，群山環抱，層層可見，寺觀相屬，前有頽垣十里許，爲八九百年前貴人屋也。其地有土人爲吾指點舍衞四遷城，舊址微茫，山川滎帶，恒河滾滾，落日蒼蒼，佛跡霸圖，掃地淨盡，華嚴彈指，皆在敗壁斷牆中，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天地悠悠，愴然淚下。蓋人世無可能存無一可恃者，但乘運而發皇耳。舍衞第一次都城在一千七百年，當中國漢末爲他華鴉巴慮大王所建。第二次都城在五百五十年前爲蒙古二代帝多古勒河所建。第三次都城卽今舍衞，外城爲蒙古第三代呵馬噐沙所遷，凡四百年。第四次都城卽今舍衞城，爲蒙古第六代帝沙之汗所建，于今三百七十八年，當明武

宗正德十三年，孔子生二千七百七十年也。第一次遷都城，離布金地約二十里耳。一成佛土，四營帝都，舍衛之山川雄秀，固冠絕亞洲哉。塔上視布金舊址，及殿廊遺柱，朗如列眉，惜無影鏡倒影之，以流傳大地也。夕陽將下，下塔而還。再登殿上，撫摩遺跡，石階瑩然。佛苐座處，諸弟子文殊迦葉聽法處，諸國王長者膜拜處，天龍鬼神圍繞處，一一石柱，皆當時須長者如何經營，佛及諸大弟子如何撫摩，角樓上下，當時佛長生處，一一感觸，舊事紛來，而今無像無僧，惟付夕陽芳草而已！俛仰一空，他日大地，諸教諸國，皆當歷此劫也，何況吾一身乎？徘徊環繞，不忍去。幸二千五百餘年之古物，竟能遺留，同璧率從人檢拾柱礎遺石，得十餘枚。吾在角樓石柱分其一石，又檢石灰，同璧以刀斫得一石有花者懷歸，此須菩提長者自鷲嶺移來磨斲而成者。須菩提營殿之年，爲前二千五百五十二年，當春秋僖公十八年中國霸主齊桓公卒之歲，孔子生前九十年也，是石可謂不世瓌寶矣。口占小詩曰：須菩提手所經營，鷲嶺移來久聽經，到今二千五百歲，魯叟當時猶未生。手持此石還支那，自石鼓外，當爲第二古物矣。

（註）按佛生年諸說不一，有以爲在周穆王時者，有以爲在魯莊公七年四月，而附會于恒星不見之時者。今以舍衛人所述給孤獨園營于二千五百四十二年前爲魯僖公十八年，上推魯莊公七年凡四十五年，佛三十成道，而須菩提長者乃爲營此時歲正合，以此推之，則佛爲吾魯莊公七年四月八日所生，孔子生前一百三十五年，佛滅度時壽七十五，距孔子生六十年耳。統行篋無書，無可引證，然今以布金地爲據，可爲鐵案，較中土之以空文考據者爲可信矣。

計大地之運，皆開闢于春秋戰國之時。

二十一日遊舍儒外古城，去城四英里，城高四丈八尺，形勢雄峻，蓋婆羅門王班道所築，一千三百年矣。吾國自萬里長城外無比矣。女牆圭形，障堡皆尖月形，門上有兩窗小亭，飾五采過于吾南京北京城。

城內荒蕪，人家無多，淒涼觸目，如古築城有摩訶末廟，臨城樓上高印尺二百，殿五開間，無樓，極莊嚴，其頂同塔則印度大工略同，前已壞其半，蓋五百年物也。右有六角崇臺十丈，印王訶馬潤路死葬焉，亦三百八十年矣。

距古城十數里，有六百年前回教大僧呢工無顛阿利亞之墓。入門，前爲方池，深二丈，後有石級數十，可下石門十二戶，上有二層，上三門，下五門，左一亭，右一龕，左亭旁一小堂，右出曲道爲一方亭，皆白石爲之，縱橫六柱，凡三十六柱，葬九棺焉。封大者爲大僧王弟咩路揸亞之位，前爲其妻，右大者爲其弟，餘其子也。每四柱有白石圓广頂格，五格爲行，五行共二十五格，外環石牆，鐵門皆雕鏤。

又里許，爲印王氣埋消巴沙之陵，三百五十年矣。中殿左右各七室，然十五室上爲平臺，臺上更有二層，其崇五丈，上又爲平臺，臺頂大圓塔，繞以六亭，殿四周繞廊，凡百數十戶，四方爲門，印度大工之制多如此。始見之極駭其莊嚴，今已數見不鮮，舍儒古跡，如此甚多，遊不勝遊，亦倦遊矣。

二十二日遊婆羅門各廟。其一廟分在西階，而上堂中堂有門，外有木闌，內垂簾，開簾爲神龕，中供三神，中神名遮根拿地，黃面者。左神人爹霸問黑面，右神呷扈巴打沾白面皆戴冕，衣黃袍，狀如猴，白黑面者，乃黃面之妻也。一僧拱立于堂甚恭。其餘各廟，詭制異態不可數。拜者皆手携花撒誦經者。其婆羅門分類十，有毡士者，有石蒳支者，有七地者，有的理者，有巴呢亞者，有佳加打者，有挨希者，有吼地者，有拉住者，直居者，有瑯家路，有們呢吔路者，有蘇拿者，有撈吟者，有卡地者，有摭厤者，有根遮路，有的當，有啹拉尸，有沙尸，有捺打，有租路揩亞，有派路路鋪扎，有呢罅要。中印度五大城，皆婆羅門而無雜教，屢訪之，皆不得也。此行兼訪雜教，甚惜不得見之，惟有英文雜教書二種，將來譯之，以求窺其涯略也。

既訪雜教不得，乃遊植物園，廣六英里，當中里二十，蓋蒙古帝之御苑，而今爲公園也。園悉種印度樹木，與卡拉吉打公園略同。惟園中有堂，白石爲五室九个，制若明堂，四角有樓，可登頂，頂爲平臺，可眺望，其中室葬沙之汗女，蓋圖難士打拉呷，任紫玉埋香，長依香國，英人保護之，亦云幸矣。

堂外臺基廣百餘打，雜列花卉，玫瑰大如中國牡丹，此爲印度特種。堂外開四池，四方有四大花廠，皆印制也。又遊公園，略與中國園同。但方平蕭颯，不見佳處。

訪一印度王，乃卡拉吉打所識，約來此相見者未歸也。遊于市則店肆有大若中土者，其顧繡多用銀花，輝麗絕倫，價亦不昂。其雕牙精細，有印王騎象者，鬚眉縷縷，隨風飄蕩，索價二百金。

其餘雕刻，一切無不精，過于中土，吾購一牙刀焉。其首飾嵌金寶鑽石皆極精，蓋全印中土文物，以舍衞爲最也，今則孟買矣。惟訪購印度古銅古畫則無之，聞其王及士大夫所藏，不可得諸市，豈印分人種皆世其家故也，想三代時亦必如此，是則商貨必不興，民智必不開矣。

晚有波斯戲來，極難得者，往視之，人二元，其戲與中國分毫無異，唱白情節皆同，乃知舊教之國，其文明固相等也，過于印度遠矣。擠甚，于是印度王公士夫貴人皆備集矣。其王公士夫皆有從人或十數或數人，皆挾坐毡伺候，有陪坐者，有立侍者，有在遠立侍者，久呻揭顧，從者畢立候，與中國貴人意態無少異。衣服瑰詭，帽有方有圓，有黃有紅，有尖圓紅色，而黃緞橫捲之金繡錯耀，亦間有一二衣英服者，然甚少矣，聞內地衣英服者皆恥之。自遊印度以來，所見印人皆極惡狀貌，黑瘠眇小，頭腦極小，目光無神，舍衞乃誕佛之地，而人種亦如此，甚疑印度先哲及佛何以能睿哲精深，忽絕異其種人若是，頗疑古今之變耶！今觀戲場頭二等位中之印人，乃皆頭腦廣大，目光精彩，身體豐碩，乃過于中國常人遠甚，與在客店所見在倫敦讀書之二印人同，乃知印度上等人固未嘗眇小尫羸，絕無神氣者也。乃知制作之所由，佛本太子，故能圓滿，智慧亦精，而以分別四種之故，致彼下等種人皆不講文學，不講養生，等于羊豕，愚賤相傳，故種愈壞。夫上等人少而徧國皆下等人，則智者少而愚者多，印度終以見滅，皆由人種不平之故也。吾國經孔子譏世卿立選舉後，人種已平，故無此患，然不平之處尚多，尚鑒之哉！印度道中所見，蓋無上等人，其上等人深居簡出，出必車馬，無從一見，惟汽車中，間有一二，亦皆頭腦豐碩者。然皆

未若戲場之大集，若未見此，幾不解印度先哲之何以獨能聰明，印度制作文學之何以能有高美者矣，甚矣考風俗之難也。」

二十三日遊佛廟，在舍衞徧訪，只得此廟，特留訪之。門巷極窄，惟廟中甚潔，由後門入，後座有樓房，結構玲瓏，如中土戲臺然，蓋爲學舍也。登樓循廊乃入佛殿，蓋殿基純在樓上也，在殿上望之，不知爲樓，蓋純石成階故也，中土尙無此巨製。廟甚小，僅三丈，深六七丈耳，然純用白石極精潔，兩廊及前門恰如中土祠廟，皆在樓上，殿三間六柱，亦恰肖中土，柱皆用雙神座，高臺八角三成，如吾寶座，而以佛像趺坐，純白石爲之，高僅尺餘，與卡拉吉打同，不如中土之宏偉也。兩廊六柱，柱皆刻蓮花，上拱左右龕，各供菩薩像五六，右龕曰粗得嬉菩薩，曰鋪哈路菩薩，曰稍勿利丫拿提菩薩，曰周卑土馬哈住菩薩，右龕曰呢根加周的些路菩薩，曰薩撈菩薩，曰丫的睑路的亨加路菩薩，曰爹路菩薩，曰寒嘻菩薩，不知當中土所譯經典爲誰，或亦文殊普賢之類也。極下爲數室，然亦無僧也。入一石楠莢婆羅門廟。神爲婦人披衣白石爲像者。上鋪金宊，前有池，膜拜者盈地，有以鼻嗅地而不跪者，有覆身于地者。旁後有小殿，二神。一吹笛者，廊懸銅鐘數十，擊者以手過而觸之，即成繁聲，亦異樂也。

舍衞城營之二百五十年，今少廢毀矣。道廣大，城外列樹成行，走馬相望，惟車塵極多，終日飛塵蔽天，酷暑蒸人，全印如此，而舍衞之塵尤劇。英人見居是地者，子孫變相，皆成黃藍色。蓋全印之地，實非樂土，且敎化風俗束縛極嚴，全無自由之樂，印度可謂西方極苦世界，惟其煩惱至極

，佛乃降生是間而超度之歟！

舍衞屋宇極大，租亦不貴，蓋印之士大夫既失國家，後日卽困苦，英人居是者亦少，故大屋極賤，與卡拉吉打逈異也。英人攻印，先破舍衞。

古印度七大城，而卡拉吉打、孟買、密遮士不與焉。七城皆在印之中，北爲印度之中原，故都亘帶五河，地最繁庶者一曰舍衞Srarasti，二曰丫忌喇Agra，三曰勒撓Dwcrnur，四曰間波Cannhore，五曰鉢訶Qahcre，六曰邠雜Punjab，七曰擔裂射Amritsan，總名之曰五河，猶中土之言九江三河也。五河者，一曰芝林Gheling，二曰罅嚦Rari，三曰毡鴨Chenab，四曰呷爺Bias 五曰渚烈信Satbaj，五河皆流入恒河。英人名恒河曰針拿Gumnna，然恒河已極淺小，五河可知。吾嘗與印之在倫敦學者言，印度甚好，惜水少。印學者曰支那亦不過江河二水耳，我印度有五河，何少之有。彼以爲我國除江河外無水也，其可異如此。覩于印度而中國之水流繁衍，支派交錯，眞天府之地也，何可不自幸而輕棄之歟？無水之國，其辛苦瘠磽，沙漠酷蒸必矣。七城繁興，以有水故，皆蒙古故王及印度大王所治。

克什米爾，英特駐巡撫於是，爲北印度省會焉。克什米爾商務皆聚于是。印人屋室必石，皆出于罅訶，雕鏤極精美。間波去罅訶不遠，由舍衞汽車往罅訶，此行攜寒衣甚少，若往罅訶，必順道遊克什米爾，而時近冬季，克什米爾冷度同于新疆，積雪蔽地，沍寒嚴栗，實不可行。來印原欲遊雪山以避暑，印之雪山，英人所闢，五地皆極繁盛，曰大吉嶺近西藏者；曰抹蘇利Murree，

曰奶呢多路Ninetall，曰暹拉Simla，曰嗎利Murree，近克什米爾者，北印巡撫避暑所駐。抹蘇利，暹拉總督避暑所駐。大吉嶺者，孟加拉副巡撫避暑所駐。近西大城，尚有來編地Rannehiabn 抹檀Madetan 撒沙Paohauar 阿富汗 eghonaston 以多寒皆待復期。其近孟買大鎮曰普拿，曰奄多不地，亦緩往，乃還遊勒撓。二十三日三時搭汽車行，自舍衞至勒撓三百四十英里，約中土千餘里矣。汽車十二時乃至卡拉吉打，則九百二十四英里，車行三十六時乃至也。二十四日早六時到勒撓，亦蒙古帝分藩之地，故王宮最多，規模之大，道路之廣，不遜舍衞，而宮室過之，舉全印之宮室，無如勒撓，眞足驚人者也。客棧極宏麗奇偉，有以印王故宮爲之者。驅車大道，屋皆五六層，髹屋之色，紅白黃三者相間。屋頂皆有塔亭，有累塔十餘，塔上又無數亭，亭上又爲長石表，石表上又立數長石人，以手相接，物既偉大，上摩雲漢，白光照人，映帶初日，怪偉駭目，若如是者，甚多不可數。其印王故宮皆油黃色，廣長盈里，四周爲宮室，高二三層，飛閣洞戶，複道重樓，連綿貫屬，其高峻如禁城午門樓，而列戶萬千，黃光映日則過之。中爲平地，長廣千步，正中爲二殿，一方一圓，圓者上圓下方如明堂，崇階數十級，其圓頂之上爲平臺，臺中作大圓塔，四方四圓塔，如京城五塔寺之形，又有十餘小亭繞之，其高矗天，皆用純石，其規模之宏壯，氣象之巍峨，不亞吾禁城殿閣，而瓌偉詭異過之。乃今爲酒店，盛衰之感，能不慨然！近此宮間，皆茂樹連屬，道廣數百步，芳草徧地，其潤澤豐縟，過于舍衞摩竭提二都矣。又遊一故王宮，爲刁倚不勝王宮也，今英官嗾喔順居焉。門樓五層，五開中高，左右旁陀而

下甬道，大樹老藤，茂翠相夾，環宮數層，方平廣大，以視英倫賢斯睦眞宮之徧于闤闠者，相去遠矣。至亞呢札附遊一故宮，爲巴沙駕租顚楷撻王殿也。入北宮門，夾植花樹甚盛，道廣二丈，長數十丈，宮門或三或五，皆作中高旁下形，門閘略同歐人，無如中土覆瓦如堂者。門內鐵闌，上皆有管，以備朝會插燭，想見雞鳴紫陌銀燭朝天氣象也。再入內宮，門高二丈許，五開，凡門上所飾，備極瓌詭。有一圓廊，有牆，其深四柱，其長周繞于殿，皆爲黃色，崇階八級，四面各十五戶，共六十戶，殿上圓如蓋而下方，殿內蓋六花下垂，花大盈丈，極華嚴矣。殿上圓頂用金塗，其大盈丈，上戴相輪，高丈餘，下圍以闌，皆塗黃色，與曉日曈曨相映，絢爛極矣。殿內北有崇座，長亙屋高四尺，陳王故物及像王葬飾帳宴皆在，以紅布覆之，全雕人物，樓屋高丈許，備極崇麗。王妃之冠，三重頂作圓塔，上樓金鳳與本朝后妃朝冠相仿。出前門，臨河平地百頃，樹草相間，云是故園圖也，今爲民地矣。左右有六角亭，花木甚盛，眞瓌構也。有英舊砲臺，印人以砲攻之，英兵千五百全沒於此，故英人大駭封之，以爲鑒焉。英破勒撓最後。

遊亞思不刁拉亞尼王殿，數百年矣。殿名奄孟扒拉，壯麗第一，可冠印度。其外門制，大門凡三，每門臺上又分三門，前列四亭，第三層爲平臺，橫列十九門，每三大門間一小門，二小門又夾一大門，總十三大門，六小門。第四層臺門，橫列三十一門，每門上分作九門，凡二十七。又中間四門，左右邊爲大亭二，前後四小亭，廿二拱，左右廊上下二層，皆七戶，上層在平臺上，門

前平地數百步，圍以長廊，合抱如半月形，亦上下二層，皆數十戶，並作圓拱式。門前百步，有懸樓，高四層，亦復百步，玲瓏塔亭，卓立不復記矣。

入中階十八級二成，階級廣十餘丈，門之瓌偉崇詭，與外門同。惟左右廊崇高亦五層，頂樓橫列十六戶，每三大戶間一小戶，有石梯展轉可通門內，雕刻瓌詭，突出二亭，但論門制已爲印度集大成矣。門內有道百丈，正殿廣數十丈，中室七門，左右室各三門，門高廣數丈，突出二亭每門上作七戶，共九十一戶，上作平臺，每下層門一，臺卽作大拱，四柱五戶間，以三戶夾以二亭。頂層爲大平臺，橫方數十丈，其前橫列八十八戶，中四十四，左右各二十二，每戶四柱，柱頂刻花，戶頂作圓柱，亦八十八，中左右皆間以亭，末峙四高柱，其後亦同，內周以廊，亦百餘戶。

殿旁有崇樓六七層，有石階直登殿頂，凡一百級，級高一尺，此殿約崇十丈，加以殿基三十八級，共高十四丈，又建于丘陵上，故可俛視全城，崇樓傑構，皆可攬勝。蓋大地古宮室，以印度爲最，而印度宮室，以勒撓爲最，而此殿又勒撓之最矣。殿內深十八肘，廣一百三十肘，蓋印人之量以肘計也，已見佛典，今猶然。牆厚盈丈，殿內分七間，正門列室，高四五尺，深丈餘，殿內橫廊深二丈餘，皆由石爲之，殿壁四五丈，上皆有飛廊，以純白石爲之。殿中置前王祭器帳宴亭塔，皆以紅布覆之。正中室門有神像騎馬者，上懸璃璃大燈盈丈，每燈盞以千數，每間一燈，觀此乃知中國所謂玻璃洋燈亦出印度也。勒撓各大宮廟皆有之，印人守舊，無用歐物者。左右爲圓殿二間，乃跳舞演劇之所。壁上高三丈許，環以木龜石龜神龜，然方廣數尺，甚怪其制，蓋備

宮女觀劇者也。印俗嚴男女，故如此。又疑此龕從何出殿頂，複道四通，凡六十餘道可通，殿門飛廊及木龕複道，僅二三尺，容身而已。上石級四十六，卽可通殿，前後橫廊，直望深道，不可窮極，由橫廊可通六十餘複道，各複道內洞房窈窕，上下溝道，奧詭陰深，不可測識，未知阿房如何，若建章之千門萬戶，則此殿亦庶幾可推識矣。其繪圖布局者，亦不易才哉！斜旁有殿崇階六成，每成五級總三十級，廣數十丈，如吾太和殿也。殿前列池，殿頂大圓塔三，高塔二列于簷頂，左右崇高摩一丈，殿門凡九，旁作兩廊，皆重樓，末綴小塔，正殿爲正朝，此蓋祀摩訶末者也。左門樓三層，每層橫列數十戶，樓頂高大，平臺數千步，臺上有樓二層，皆作半月形，上又作半月平臺，臺上樓又二層，作半月六角形，又作平臺，臺上爲頂層，作一大亭，自下樓第三層之大平臺兩面有崇階數十級爲梯，斜上頂層大亭，護鐵闌，高長丈餘，其左右起兩大柱，高圓周數丈，柱頂作亭，以襯中間半月之臺。柱下爲三角大平臺，臺下三層圓樓，壯麗奇詭，得未曾有。其下過之，乃一臺門，如城門也，此爲左門，其右門則傾毁矣。似此詭壯，雖歐洲猶不得也，然今殿前樓已作小兒多學開比鄰矣。鹿上蘇臺，古今同喟！吾立殿頂得一石，有刻花者，遂亦爲鴻寶矣。

遊公園，以前王宮苑也，其中臺殿華嚴，前臨大池，池方百丈，八角形，有數十級石可下，池水深綠，殿左右有三面平臺，穹戶無數，東有八面崇臺，五層高聳，上生草矣。池前兩門，亦復崇詭，皆對正殿者也。殿崇三十八級，廣數十步，四面周廊，繁花徧滿，有英兵守之，入者給一元

。殿中徧懸印度前王油像十幅，諸王皆戴冕袍帶綬履，其冕四邊，崇中更高，似地藏王帽，似漢唐之冠袍；窄袖繡龍，極似國朝之龍袍；綬垂于中，則似漢唐；履首甚仰，似今三禮圖；履皆金繡，冕袍色尚黃，頸有領有珠，甚似中土，殆十八九矣。以領珠論之，則是本朝學蒙古，蒙古學唐古忒，唐古忒學印度者也。其王名一曰孟員得利阿王，一曰河得崇王，一曰文殊得利王，一曰試喳刁拉王，一曰呀士乜都拉王，一曰沙扎亞尼王，一曰加租顛哈王，一曰梯歇尸牢海帶王，一曰華得利河王，一曰暗遮得利沙王，皆近代之王者也。公園草木，略同他園。

出園門見摩訶末廟壯麗，廟門七出，左右門及照樓皆七出，□中高旁漸下如上式，中高頂上爲一亭，巍峨怪偉，門內左右牆皆平樓，庭階左右四圜殿，每殿頂五圓，覆四高塔，皆白石爲之，光怪觸人。庭階甬道百丈，鐵闌環繞，以紅黑石子爲花砌，花木楚楚。累階上殿，殿左右深廣各五柱，前楹深三柱，後室五座，高五級，深盈丈，皆純白石。殿旁別有臺講書者，崇七級，中龕爲銀葉座，供奉摩訶末者。座前供可蘭經一部，衣以繡袱。左龕供其子，右龕供一人頭馬身者。有玻璃燈長數丈，盞殆千數，云價值六千金，此廟新潔都荔，然亦數百年物。

又遊一公園，中一殿三百年前物。二層上作平臺，臺上數塔，今爲學舍，學生百數，入視之蓋英文梵文並習者。園大十餘里，馬路彎環，樹木潤澤，過于舍衞，徧行城市一周，則外多破壞者矣。是處爲大都會地，亦無佛寺，聞霸拿哩長士有之，卽以二十四日晚六時汽車經勒撓至霸拿哩長士一百九十九英里，至夜二時到，夜深無英馬車，僅有印度馬車，四柱上有蓋，後蔽以布，方廣二丈

餘如小亭，亦如北京之車，但較小耳。同璧女頗苦其腥臊，以異域異物談笑試之，遂坐印度馬車行。長衢夾樹，廣陌微霜，殘星滿天，月影在地，鷄聲嘐嘐，馬聲蕭蕭，誦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之句，風景相同，獨異者在万里外之佛國耳。行數里得客店，以夜深閉門不納，又之一店，亦不納，或對無房故，又之他店。繞行十餘里，與弱女車中淒然。得小詩曰：霸拿拉士四更霜，度阡越陌夾長楊，機車逐客看殘月，絕域無歸堪斷腸。後得一店，皆人滿，僅餘一室，已三時矣。此店橫列數十室，前後皆曠地，植花木，垂藤蔭，室頗幽勝，每人日五元，主人爲英人，甚週到也。出影圖相示，言是地只有一佛塔，二千餘年矣，在五英里外。

二十五日遊古佛塔，驅車出野，古塔臺寺在田中者。相望形式甚怪，然皆廢圮，遙望塔上層亦毀，既到寺院皆廢，亦無一僧。守者帶視，塔體正圓周一百五十肘。高約四五丈，上生草樹，環石龕八，龕下周刻梵文經，高約盈丈，夾以黼黻卍字之文，石多墜落，字亦多剝壞。英人以一長亭鐵闌鎖置其石，纍纍千百佛像，有神有王，有牛有象，有相輪八層，其刻畫與祇樹給孤獨園者同，皆極古厚，與武梁祠堂畫像同。卡拉吉打已有移置，吾剔石拾灰懷之，同璧女亦得佛像及梵文之石六枚以歸。此二千年前之異物，他日吾國開博物院或得所取資也。

歸途遊公園，與各城略同。遊一王宮，白石莊嚴，崇樓層臺，橫列百室，光明照耀，今其襲王猶存，然陳設多英式矣。繞行城市一周而歸，夕搭汽車行。既登車矣，停車場英人殷勤周旋，告以此有金廟，游否？金廟者，全廟門頂以金爲之，極有名，不知其在此也，遂復留英人宿于停車場

。汽車長未嘗見中國人，到此皆極殷勤焉，索我中國銀錢觀之，同壁適有携之，各贈以一圓也。二十六早遊恒河，有遊艇如西湖船，舟子四五人，英人皆坐船面，以便瞭望，吾亦從之，有籐椅數四可望焉。沿河人家皆居樓閣，高至六七層，眞不讓歐美也。而樓塔雜沓，盈望萬千，塔高多十數層，又有累合十數層塔而爲一總塔者，又多在五六層之臺上，每臺又皆五塔，塔又多在數層屋頂，頂又多亭，又尺寸刻鏤，其他亭榭臺廟，六角八角，方圓曲尖，高下鱗錯相望，與乜刁喇相類，而崇壯過之。然無一寸非石也，蓋多千數百年物，印度數千里無山，得石甚難，而大工如此，誠非易易。其石價每長一肘，值八烟拿兩卑士，每土木匠一日之工價，值科烟拿，大工六烟拿，工頭八烟拿，刻匠六烟拿，一切人工日科烟拿至八烟拿，每人十日食米二十磅，值一盧卑，地價每五六萬肘值四五六盧卑，今英人治之百年猶如此，則古者必極賤也。其轎如一大槓，式同日本用四人穿槓中抬之，每人日半盧卑。其度屈兩手爲一肘，兩肘爲一捫，其量以斤半爲賒，四十賒爲一捫。

船過河邊，浴河者相望男婦皆有，以布蔽下體而浴焉。河邊停一尸，以布白蔽之，又見四人抬一死尸來，以竹撻抬之，用紅布掩之，顧視河邊已燒一尸，上下夾以柴而下火焉。每燒一尸，用十捫柴足矣，故焚尸處旁堆多柴，至此吾爲掩鼻掉船而回，不忍卒視。而沿河浴者，嬉笑飲吸，若絕不知有焚人事者。其穢惡故不可受，其忍心膜然無所動，尤爲可奇，蓋習慣成自然也，而害於惻隱之良甚矣。今人食肉不動其心，印人視焚人亦同，故人情無常，全在聖者立法有以望之，所謂

決之東西而皆深也。

沿河小龕甚多，高數尺，多以祀神養猴，其小龕中，雜置器物杯碟象馬百數十，大僅寸許，皆神也，蓋盡婆羅也。登岸遊一廟，中爲一殿，四角有亭，養猴千萬，遊人如織，沿途施以豆麥，猴了不避人，紛紛聚食。又公園有放生塘，施以豆食，魚千頭，唼喋而來，皆異境也。印度玫瑰以此爲最大，爲中國牡丹矣。

金廟者，爲印王蘭之升所築，百餘年矣。高僅數丈，有兩大圓頂，圓周丈餘，皆以眞金塗之，曉日照照，其光昱昱，其神最靈，故禮拜者多如蟻。巷窄數尺，入者摩肩，人以清水一尊，香花一鉢，幸白牛入廟共禮拜之，其外以象馬爲神或象首人身塗以丹朱，施擲香花，相屬滿地。吾從人，印人也，亦取錢購花及水，以禮神焉。旁有兩塔，高數丈，雕鏤皆滿，有三大尖鼓，廣六七尺，擊以祀神，沿途陳設神像，玩□如識，別成一世界也。車站人告街亞乃有佛寺，是夕八時往街亞站，主人以頭等車二位相贈，送百里轉車處乃還，厚情可感。轉車處相距數百步，攜行李，匆匆趨車，小雨泥濘，車黑無火，至半小時乃開，然後有燈焉。車中絕不精潔，印度車政之不修亦甚矣。

二十七日六時到街亞，無英人店，但有土店，而少仿英式者，甚淒淒。驅車出行，石山秀聳，緜迤數十里，高百數十丈，山頂有塔，巍峙鬱然。來往印度七千餘里，皆未見山，舍篇石山及此外間有土阜，皆高不下數丈，惟此秀蒼有中土意，耳目一新，神氣甚樂，望山欣然，意塔必爲佛寺

也。乃徧遊邑市，皆婆羅門廟，無知有佛寺者，爲之懊惱。最後有告者曰郭外七英里有焉。十一時行，道中若壑相迎，爲印中未見之境，知佛之必曾棲于是也。天大雨泥滑，馬不能行，促車夫易馬，復蹶不行，兩車夫以手推車，又加一夫，車不能行，遙望佛塔嵯峨，與山嵐映帶，可望不可卽，卽道中有車過者，呼之皆不肯易也。極天長道樹影，夾之雨大天寒，日暮風急，車夫衣少體戰，解衣與之。是時天暮欲歸不得，幸雨少晴，車夫先走，寺中得白牛車載往，印人之極愚而無算如此。同璧頻誦唐太宗三藏聖敎序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之言，果有然也，吾今猶若是，玄奘之勞苦可想矣。車中得詩曰：「遠訪浮屠去，天寒霜雨零。泥濘看馬蹶，野曠絕人行。樹影連孤塔，山嵐繞故城。白牛車遠近，乘重覺勞輕。」霧雨迷濛，日斜烟冷，放馬食草，曠野杳茫，不見一人。僅與弱女及一印僕在車，不能進不能退，卽在故鄉，亦一危難也。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行至此，遂乘牛車至寺，日已晡矣。山名瑪希巴哈，塔名馬哈浮屠，二千二百年矣。太路瑪棱卡王所築，行篋無書不能考。有日本人題記曰伽耶靈塔，必有本也。有佛坐之道場，有佛坐石一，石上佛樹一，佛亭一，方塘一，佛坐龕十七，完好無缺，比舍衞之殘毀，過之遠矣。印度佛跡，以此爲最矣，歲時有蒙古西藏錫蘭大僧來朝，而日本南條文雄及有多僧亦嘗朝云。驅牛車印人，項掛念珠，眼大而圓，面黑髮鬈而鼻仰，與中土所圖羅漢像，分毫不異。口中誦咒曰「嗌其叨顚札慮巴住差宣呀，打那的蝦土衣家奪巴打，」不知何云。至寺有僧出迎，衣袈裟如中土者，面色甚黑，如中土所圖胡僧形，蓋錫蘭遣來

住持者。寺中僅此一僧，餘則爲工人，凡二十人。來印往來七千里，僅見此一僧，旣喜旣歎，佛法之式微，可謂至矣。僧寮皆毀，新修一堂，方廣三丈餘，以東偏一室，供金身佛像，高三四尺，四壁掛幡磬，多日本人所施者，亦有中國人到此施旛焉。中一室僧所宿，西偏一室，雜置鹽醬者矣。堂中多歐人施像，寺僧燒柴以煖客，煮飯爲齋以餉客，饑極僅下咽焉。寺居丘阜上，環塔前後左右，僧墳纍纍，皆作小塔形，高尺許至丈餘，皆古德耆宿盛名者。塔有石長方三四尺，乃佛當年晏坐處，石色黑，甚滑澤。臺前有闌，倚闌有大樹，高二丈，婆娑蔭下數丈，青綠如新，乃二千五百餘年蔭佛之樹也。吾與璧女手摘之，得數十葉，以爲異寶，可比于闕里之檜。若吾粵訶林之菩提樹，爲三十四代之後輩，乃此樹之曾玄矣。樹下徘徊，瞻仰遺澤，不忍去。塔旁環以紅石闌，高丈餘，厚尺許，雕鏤奇古，昔在卡拉吉打博物院見之，英人號爲最古物者，乃知自此塔移去也。塔前數十步，有一廟正對塔右一廊，石級五廊，黑如漆，以火照之，有坐立之佛像十尊，面目略同，皆如人長，云天下惟此乃爲眞像，可與闕里之孔子並重矣。依廊有小亭，蔭佛足跡石也。由亭右出數十步，至一白石亭，方廣約二丈，凡八柱，與給孤獨園之柱同。亭嵌佛像。五亭正臨一方塘數畝，有石數十級可下，西南方環以牆，東方臨塘之廊作十七石龕，龕深廣約五尺許，此亭爲佛晏坐說法處，此龕爲佛與諸弟子文殊迦葉坐禪處，此塘爲佛塔處，塘水凝綠，亭龕淨白，花樹環外，意境悄然，如見當日佛坐禪時天花亂墜，法雲繚繞也。街亞當佛典中何地，無書不能考，然伽耶靈塔佛跡完好，當爲印度中第一矣，與璧女同登瞻仰，懽喜贊歎。惜已天黑，

不能久徘徊，本欲留宿，惟天氣嚴寒，寺僧無氈，且弱女在此夜深不妥，遂決歸。璧女以小金合嵌吾與張夫人妙華二人像施僧，存于寺中，僧人出冊請題名其上，吾寫中文，璧女寫英文記焉。索于僧人得大小佛像二尊以歸。大者尺許，小者三寸，刻四佛像，其大者莊嚴極矣，此二千二百年之佛像，最可寶異，在支那者應以此爲第一矣。又得梵書三冊，貝葉幡一，銅磬一，經三頁，解衣裹像及經幡磬以白牛車載還，比之秦景之白馬馱經過之矣。使僧讀經聽之，凡文殊普賢之音，與中土同，其讀觀音菩薩曰哥德瑪逋打，亦與譯音不遠。僧有佛書一大櫥，皆梵文及回文十餘冊皆日本人所贈也，他日當再覓中土佛經贈置其間。有日本人所施弘法大師所寫卽身成佛品，筆意遒峭，千年之物，亦可貴矣。弘法大師爲日本人，來學中國爲淸流國師，弟子歸而弘大法於日本，今秘宗卽其所傳，日人伊呂波五十音，卽其以中土文傳印音創成，今行之通國者也，以其寫經藏之靈塔，可謂相副矣。

太路瑪梭卡王

（註）按卽達摩阿育王，乃西歷紀元前三世紀之摩揭陀國王。考阿育王前半生暴虐殘殺，時人稱之曰旃陀阿育王 Candascka，其義曰可畏之阿育王。後半生皈依佛教，博愛仁慈，時人葬之曰達摩阿育王 Dharmasoka 其義曰正法之阿育王。

嗎希巴哈山及馬哈浮屠

（註）按卽伽耶山，又稱象頭山，梵語稱象曰伽耶，見宋法雲翻譯名義集。又譯作羯闍尸利

沙，是山形似象頭，故名。大唐西域記卷八伽耶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印度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頂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靈鑒潛被神時燭昔如奇，於此演說寶雲等經云。按馬哈浮屠當卽是此石窣堵波，無憂王卽阿育王Asoka，馬哈Maha卽大之義。浮屠卽窣堵波Stuha，譯言寶塔。日本人題曰伽耶靈塔，蓋本西域記，所謂伽耶靈山之塔耳。

歸時鐘行八點，夜色深黑，寺僧遣二人挾挺送歸，道路與談，乃知此地多盜，故挾挺也。深夜微茫，不見道路無人行，只有林木風聲，蕭蕭樹影，英例馬車之道禁牛車往來，故驅車者繞道而行，入兩山間不見故道。自八時至中夜十二時半，行既緩，數時不至，且未覩故道之山。身挾弱女與一印僕，絕無寸刄而行萬里之外，絕域異國，曠野深山之中，深夜無人之境，又非故道，心疑車人異謀，遂爲震慴。每問去市幾里，則時時云三英里，再行一二時，亦云三英里，益疑其異而無可如何。吾既慣遭危難，此身尚在死境，閱之尋常。惟念弱女甫出，卽遭此險難，無以見吾母耳。吾不死于大難而死于此，命也夫！同璧膽氣極壯，始尚誦詩暢談，繼而支持不得，已而聞虎嘯聲，又聞大嘷聲，廟人送者曰，此群狼也，此地多虎狼，時有食人者。既素知印度多猛獸，乃益震恐，夜深天寒，腹飢身寒，與璧相抱持，勉强慰藉，以觀其變。吾既素講不動心之學，堅持以鎭定之，至一時轉入故道，漸望見燈火人家，乃少釋然，二時半乃還，至店已乏盧卑，從人易金，以待以食餉廟中送者，店主留餐以待，歸來沐浴飲酒飽餐，與璧追談夜間迷道事，相與慶更生

，飲酒畢，天已明矣。自店至寺七英里，不過中國二十三里耳，馬車往時，天雨泥濘，僅行二時而至，而牛車夜歸，自八時至二時半，凡六時半，安得不驚。蓋自北京出險以後，未有若此夜者。璧謂得此佛像，誠非容易，幸求深願達耳。然經此險後，遊興頓減，歸心遂生，有如敗軍之將，膽汁已破，不可言勇，須待少養之，乃能整軍再出，故二十九日決先歸卡拉吉打，乃擬他遊焉。

佳亞 Gya

（註）按即佛國記之伽耶。西域記作伽邪，其名義之起源有二說，一梵語呼象曰伽耶，其域內有山形似象首，故曰象頭山 Gaya Sirsa，城以是而得名。一伽耶爲阿修羅之名，若觸之者皆昇天受樂，閻羅王之，訴于諸神，毘紐神以神通力，運聖石壓其首不得動，因此聖石之所在地，故稱伽耶迦尸羅 Gaya-ksetra，今其地分新舊兩部，舊伽耶爲婆羅門教徒所住，稱婆羅伽耶 Brahma gaya 以示別于佛陀伽耶 Buddha-gaya，此部多佛教遺跡，及婆羅門大寺院。新伽耶之一部，稱舍醯布顏治 Sahie-gary，爲英人及歐洲人所住區域。

二千五百餘年蔭佛之樹也

（註）按西域記云金剛座山菩提樹 Badhiduma 者，即畢鉢羅 Oirhala 之樹也。佛國記作貝多樹。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皆凋落，頃之復故。

（中略）初無憂王嗣位，信受邪道，毀佛遺跡，興發兵徒，躬臨剪伐，根莖枝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令事火婆羅門燒以祠天，烟焰未靜，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含翠，因而謂之灰菩提樹。無憂王覩異悔過，以香乳溉餘根。洎于將旦，樹生如本。（中略）王妃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分重伐大樹，無憂王且將禮敬，惟見蘖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乳灌溉，不日還生，王深敬異，叠石周垣，高十餘尺，今猶見在，迎設賞迦王者，信受外道，毀佛法，壞伽藍，伐菩提樹，掘至泉水，不盡根柢，乃縱火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焦爛，絕滅遺萌，數月後，摩竭陀國補剌拏伐摩王，無憂王之末路也。聞而歎曰，慧日已隱，惟餘佛樹，今後摧殘，生靈何覩，舉目投地，哀感動物，以數千牛構乳而溉，經夜樹生，其高丈餘，恐後剪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樹，隱於石壁，上出二丈餘云云，嗟嗟世運刧灰，有者不盡空王聖蹟，猶示壞相，樹本非樹，無物何惹，南宗了義，其言旨哉。

其讀觀世音菩薩曰哥德瑪逋打，亦與譯音不遠

（註）按哥德瑪逋打極與 gautama-Buddha 音譯相近。查瞿曇又稱喬答摩 音與 gautama 不遠，佛陀音與 Buddha 不 遠。又查觀世音菩薩，又稱觀自在。西域記稱阿縛盧枳帝濕伐羅音與 Aualokitesuara 不遠。

遊鷄足山伽耶靈塔雜詩十一首

石山翠聳帶雞足，料有靈奇佛窟開。靈塔嵯峨十層出，曾經悉達坐禪來。

水亭悄悄對方塘，十七禪龕古道場。想見法王入定日，法雲亂墜雨花香。

寶樹婆娑摘葉回，曾經佛坐亦悠哉。光孝菩提稱老矣，只爲此樹作雲來。

貝葉文書分五簡，梵天經咒得三函。施以夫妻雙合像，易來古石兩瞿曇。

樹下青青一片石，當年晏坐落天花。臺前石鏡摩挲徧，佛影長留識妙華。

伽耶靈塔百八尺，環繞小塔像千億。坐立十像眞法身，撒以香花似相識。

古德靈墳塔百千，或經二千三百年。馬鳴龍樹今在否，亦是龍華大會傳。

我來印度訪佛跡，只此猶留丈八身。夢入漢明知此是，撒花供奉雨紛紛。

佛像二尊大車載，雙雙白牛馱以背。此像二千二百載，歸作支那最先輩。

絕域深山宵失道，狼嗥虎嘯風阻人。弱女抱持行半夜，驚魂又作再生身。

去時霸雨馬不行，夜歸山谷道縱橫。天惜奇寶不易與，故作艱難爲此程。

第一編　意大利遊記目錄

大地最重最怪異之境土……界域五海之樞……連絡三洲之脈……一、巴比倫亞西里亞文明……二、埃及文明……文明一原二原之異……三苗不足比埃及……三、波斯文明……西方第一期一統大國……西方第二期統一大國……四、希臘文明……南北東西四流所瀦……我國地形之缺點……五、羅馬文明……六、日耳曼文明……此片土爲祖所自出……阿剌伯集印度波斯羅馬中國文明之大成……片土之前途若何……我國人宜注意

歐洲十一國遊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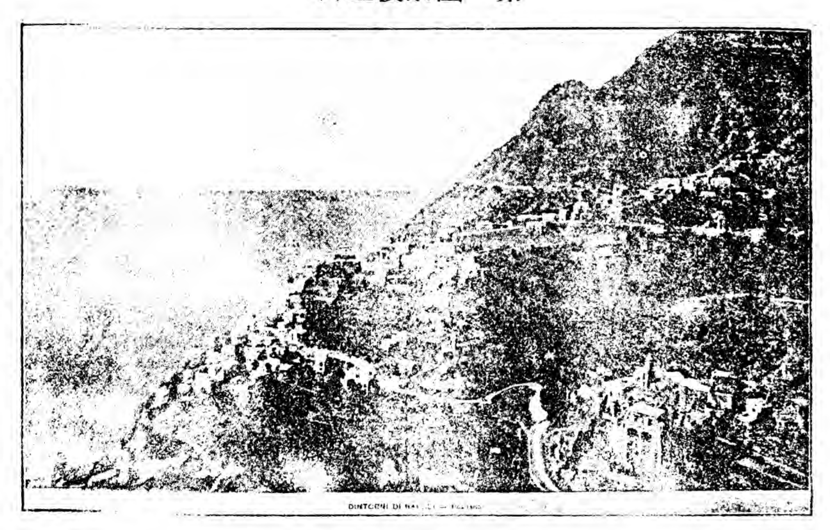
將盡大地萬國之山川國土政教藝俗文物，而盡攬掬之，採別之，掇吸之，豈非凡人之所同願哉！于大地之中，其尤文明之國土十數，凡其政教藝俗文物之都麗郁美，盡攬掬而採別掇吸之，又淘其麤惡而薦其英華焉，豈非人之尤所同願耶！然史弼之征爪哇也，誤以爲二十五萬里，元卓朮太子之入欽察也，馬行三年，乃至博望鑿空，元奘西遊，當道路未通汽機未出之世，山海阻深，歲月澶漫，以大地之無涯，而人力之短薄也，雖哥侖布墨志領岌頓曲之遠志毅力，而足跡所探遊者，亦有限矣！然則欲攬掬大地也，孰從而攬之。故夫人之生也，視其遇也，芸芸衆生，閱億萬年，遇野蠻種族部落交爭之世，居僻鄉窮山之地，足跡不出百數十里者，蓋皆是矣。進而生萬里文明之大國，而舟車不通，亦無由覩大九洲而游瀛海，吾華諸先哲，蓋皆遺恨於是，則雖聰明卓絕，亦爲區域所限。英帝印度之歲，南海康有爲以生在意王統一之前三年，德法戰之前十二年也。所遇何時哉？汽船也、汽車也、電線也，之三者，縮大地促交通之神具也；汽船成于我生之前五十年；汽車成于我生之前三十年；電線成于我生之前十年；而萬物變化之祖，爲瓦特之機器，亦不過先我生八十年

。凡歐美之新文明，具皆發于我生百年內外耳！萃大地百年之英靈，竭哲巧萬億之心精，奔走薈萃，發揚飛鳴，滂礴浩瀚，積極光晶，滙百千萬億之泉流，而成江河湖海，以注於康有爲之生世！大陳設以供養之！俾康有爲肆其雄心，縱其足蹟，窮其目力，供其廣長之舌，大饕饕而吸飲焉！自四十年前，既攬掬華夏數千年之所有，七年以來，汗漫四海，東自日本、美洲，南自安南、暹羅、柔佛、吉德、霹靂、吉冷、爪哇、緬甸、哲孟雄、印度、錫蘭，西自阿剌伯、埃及、意大利、瑞士、澳地利、匈牙利、丹墨、瑞典、荷蘭、比利時、德意志、法蘭西、英京利、環周而復至美。嗟乎！康有爲雖愛博好奇，探賾研精，而何能窮極大地之奇珍絕勝，置之眼底足下，攬之懷抱若此哉！縮地之神具，文明之新製，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特製竭作以效勞貢媚于我，我幸不貴不賤，無所不入，無所不覩，俾我之耳目見聞，有以遠軼于古之聖哲人，天之厚我乎！何其至也！夫中國之圓首方足，以四五萬萬計，才哲如林，而閉處內地，不能窮天地之大觀，若我之遊踪者，殆未有焉！而獨生康有爲於不先不後之時，不貴不賤之地巧，縱其足跡目力心思，使徧大地，豈有所私而得天幸哉！天其或哀中國之病，而思有以藥而壽之耶！其將令其攬萬國之華實，考其性質色味，別其良楛，察其宜否，製以爲方，採以爲藥，使中國服食之而不誤于醫耶，則必擇一耐苦不死之神農，使之徧嘗百草，而後神方大藥可成，而沈痾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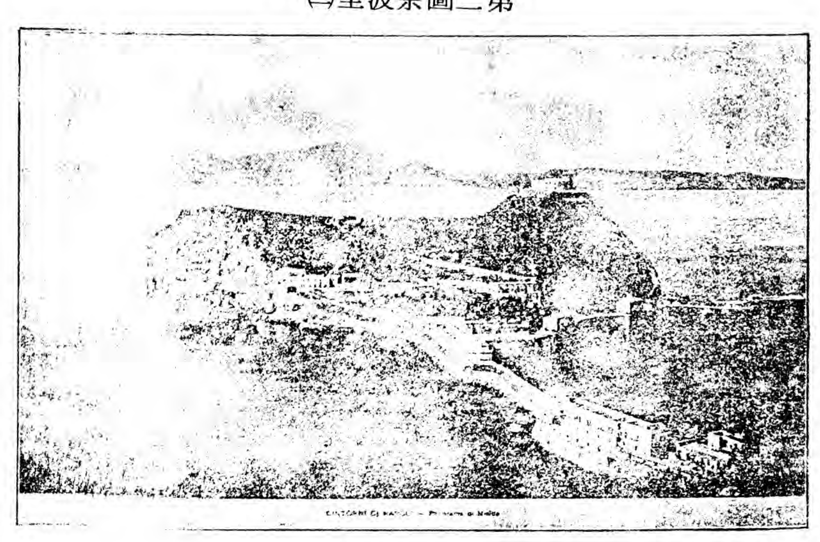
可起耶！則是天縱之遠遊者，乃天責之大任！則又既惶既恐，以憂以懼；慮其弱而不勝也！雖然，天既强使之爲先覺以任斯民矣！雖不能勝，亦既二十年來晝夜負而戴之矣！萬木森森，百果具繁，左捋右擷，大嚼横吞，其安能不別良楛，察宜否，審方製藥以餽於我四萬萬同胞哉！方病之殷，當群醫雜沓之時，我國民分甘而同味焉！其可以起死囘生，補精益氣，以延年增壽乎？吾之謂然，人其不然耶？其果然耶？吾於歐也，尙有俄羅斯、突厥、波斯、西班牙、葡萄牙、未至也。于美也，則中南美洲未窺，而非洲未入焉。其大島若澳洲、古巴、檀香山、小呂宋、蘇祿、文萊、未過，則吾于大地之藥草尙未盡嘗，而製方豈能謂其不謬耶？抑或惡劣之醫書，可以不讀，或不龜手之藥，可以治宋國，而猶有待于徧遊耶？康有爲曰，吾猶待于後，徧遊以畢吾醫業。今歐洲十一國游既畢，不敢自私，先疏記其略，以請同胞分嘗一臠焉。吾爲厨人，而同胞坐食之，吾爲畫工，而同胞遊覽焉，其亦不棄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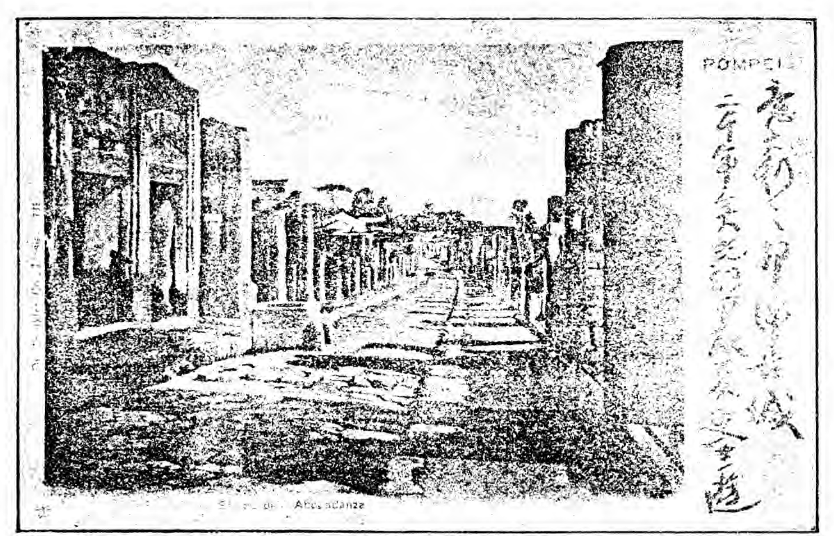
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六年卽光緒三十年冬至康有爲記于美洲北太平洋域多利之文島故居寥天室。

第一圖奈波里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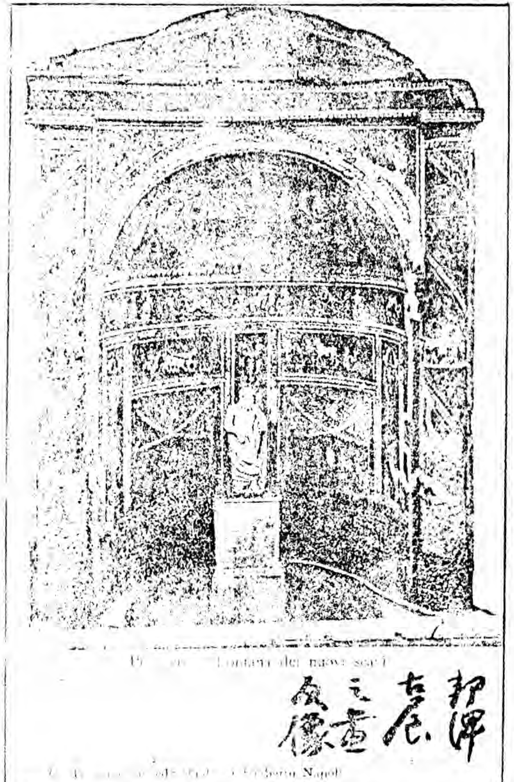


第二圖奈波里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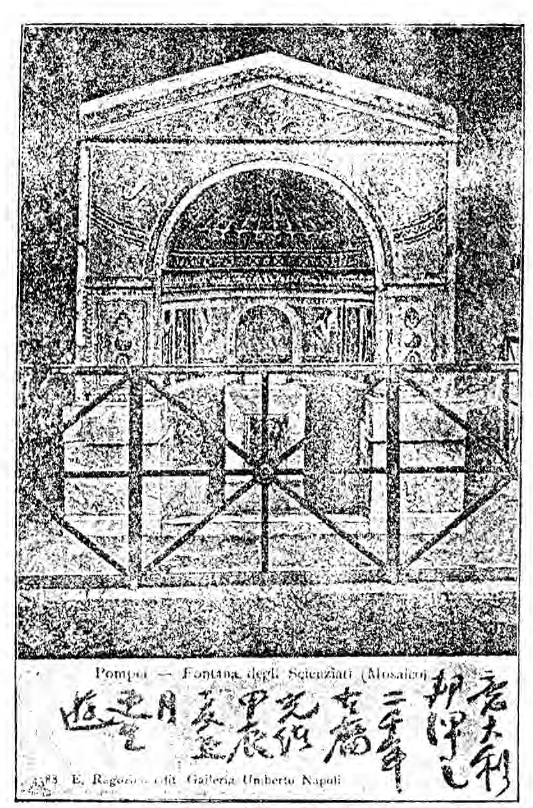


第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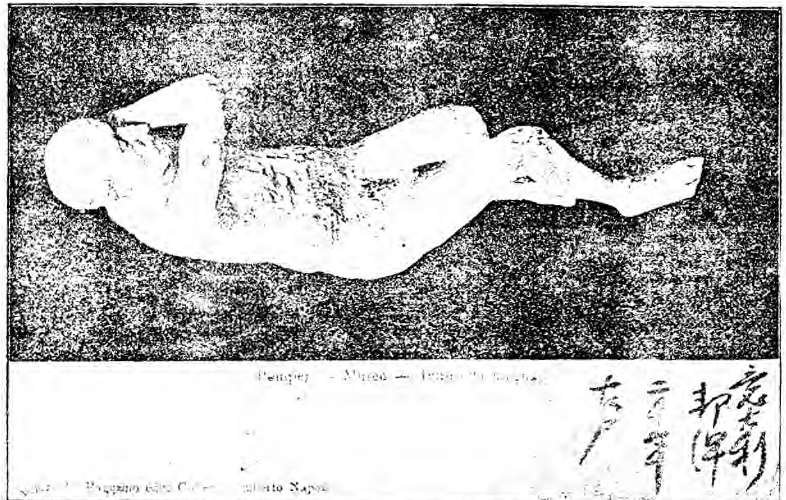


第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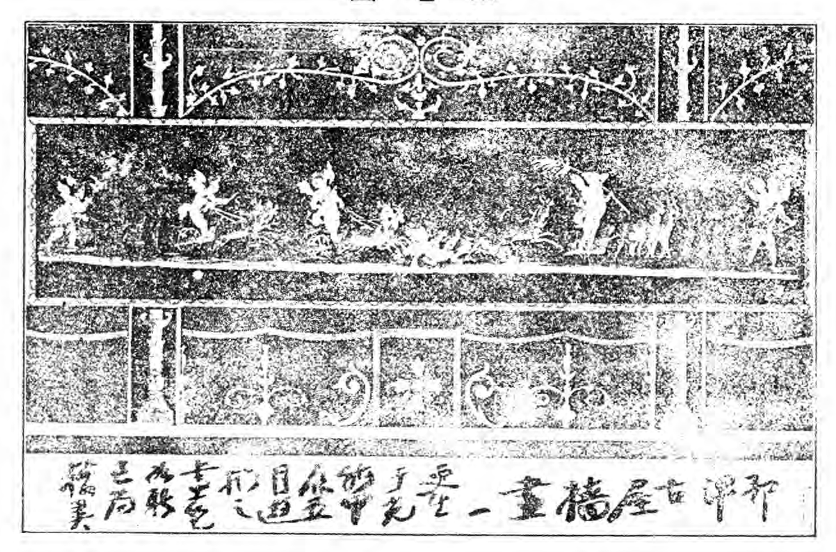
第五圖


Pompei — Fontana degli Scienziati (Mosaico)
4388 E. Ragozino edit. Galleria Umberto Napo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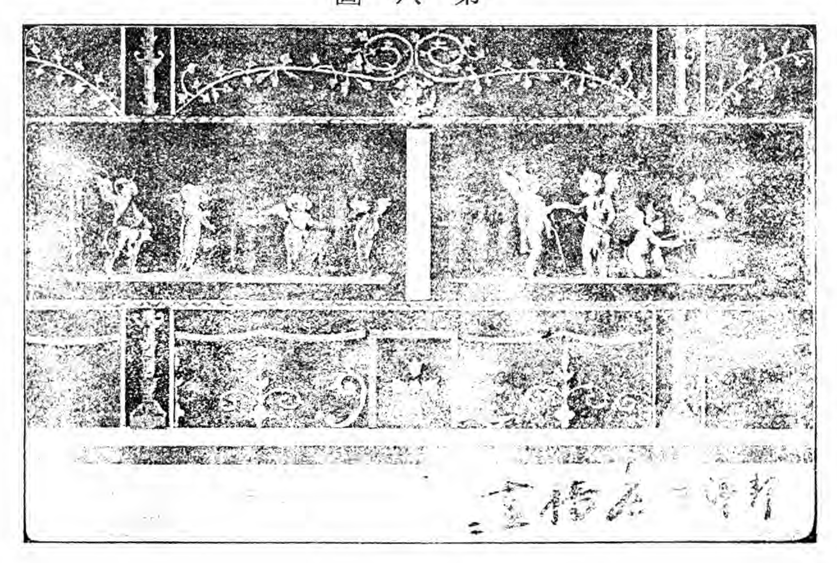
第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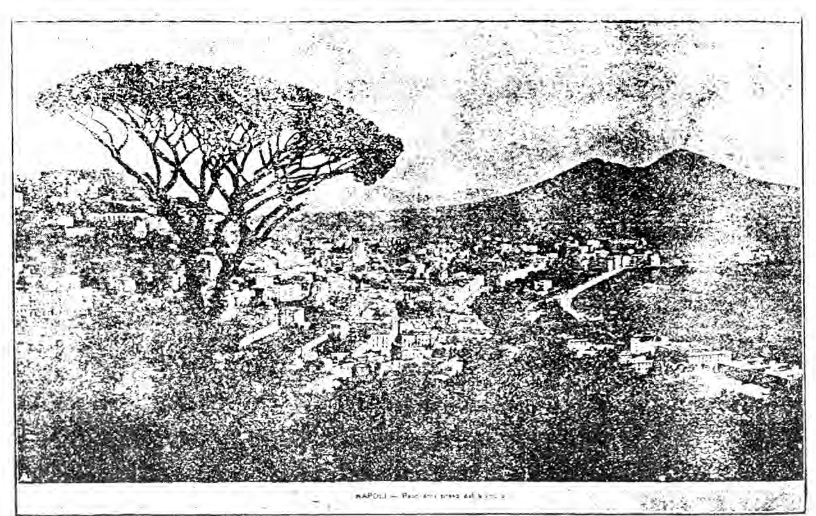

Napoli

第七圖



第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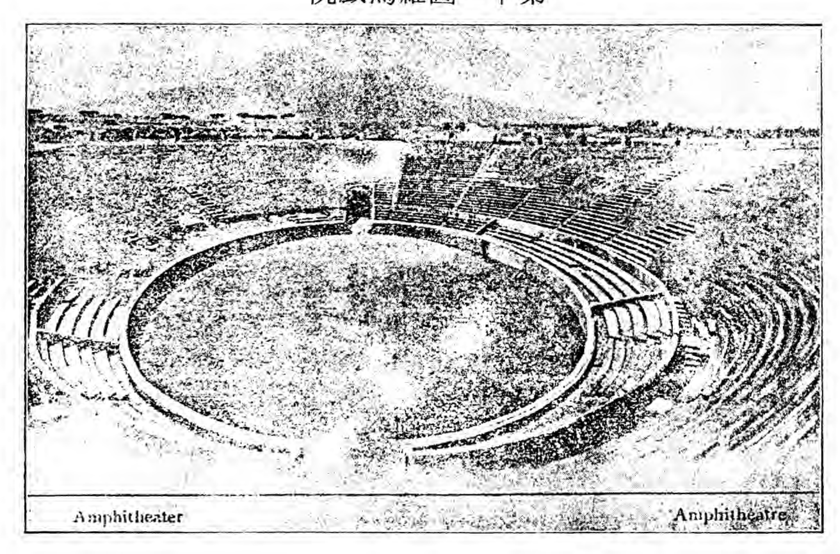




第九圖啡蘇啡火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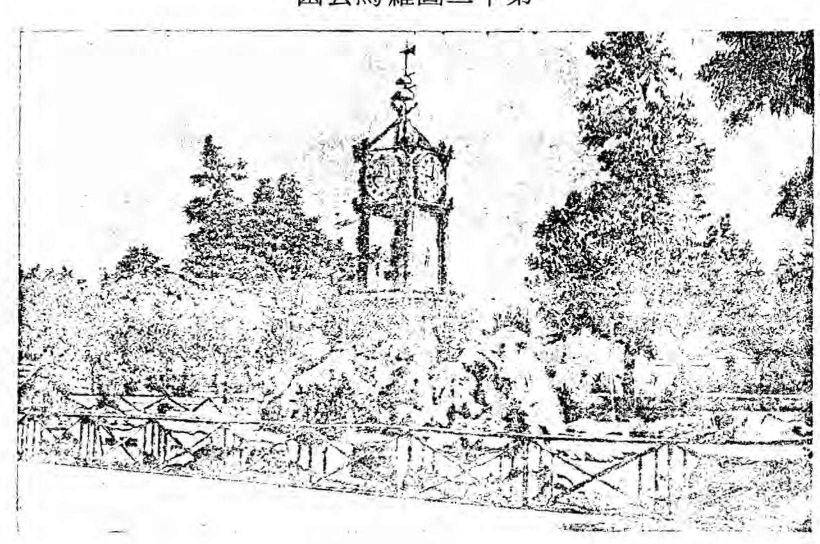
第十圖

第十一圖羅馬戲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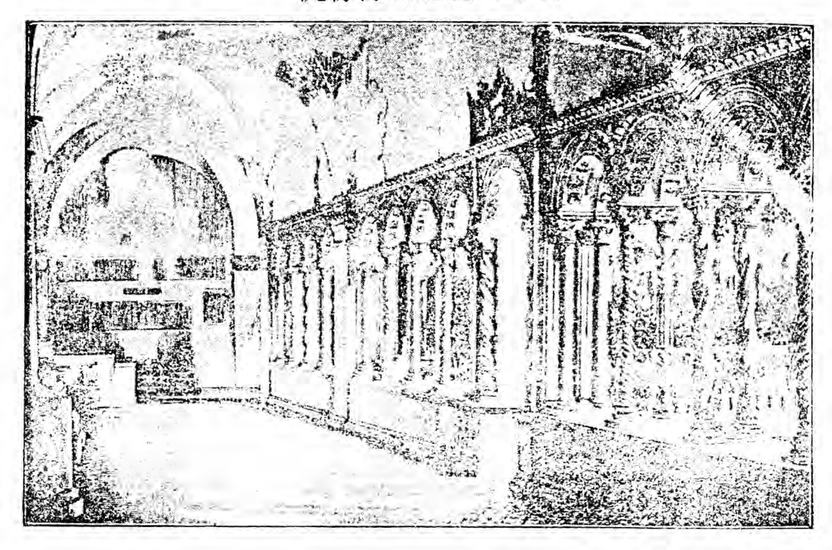


Amphitheater　　Amphitheat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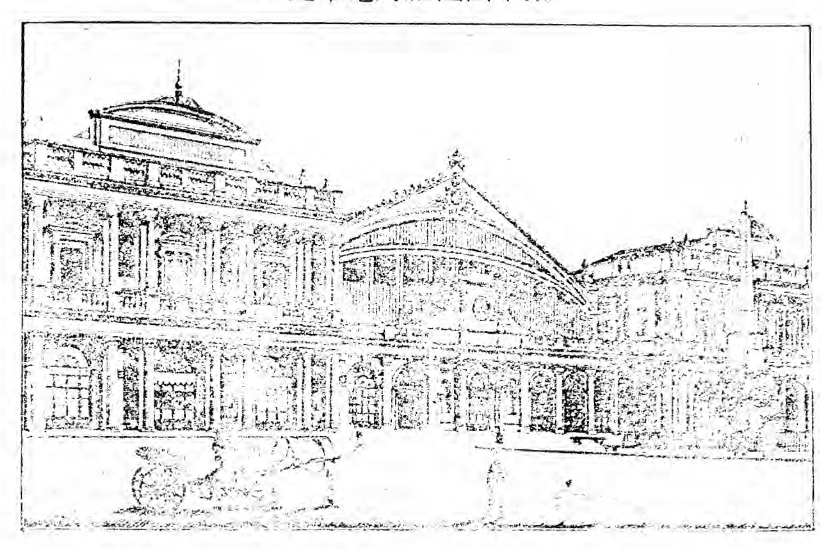
第十二圖羅馬公園



第十三圖羅馬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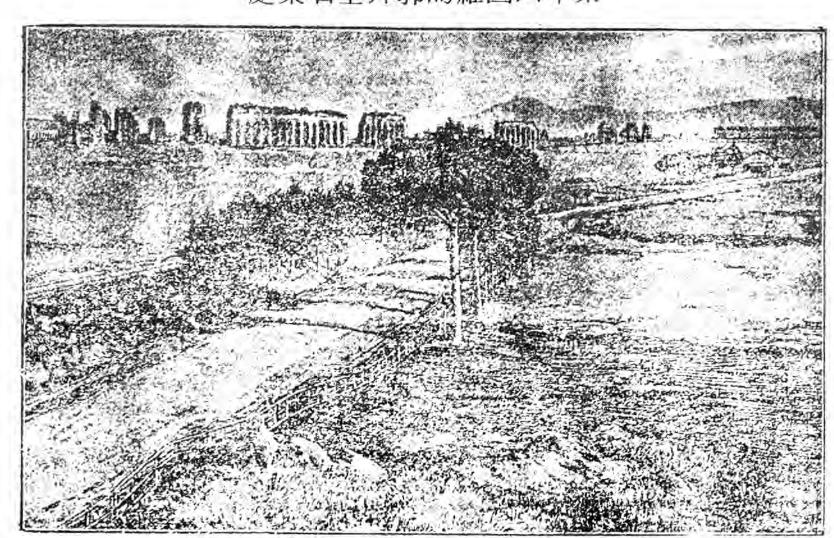
第十四圖羅馬電車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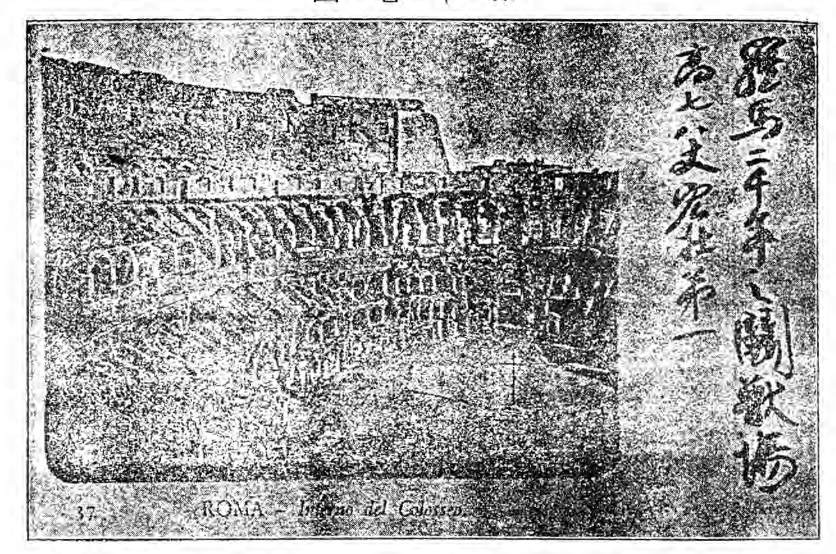
第十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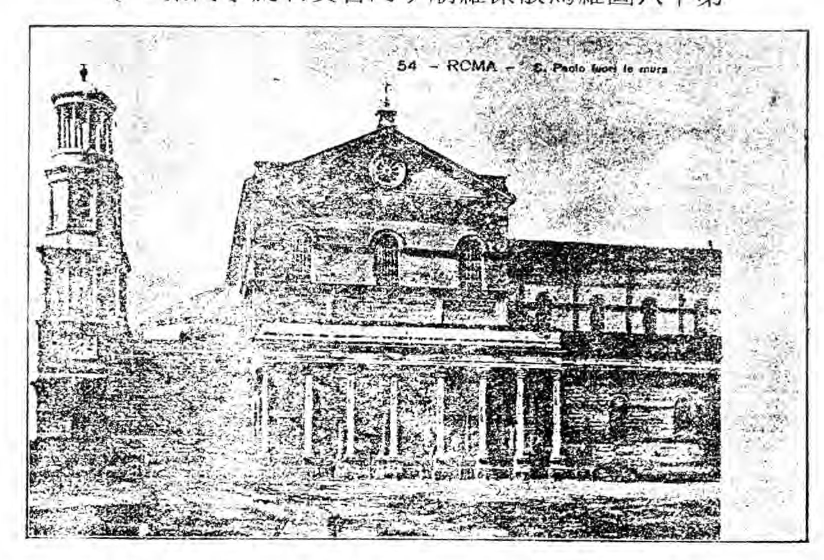
第十六圖羅馬郭外望石渠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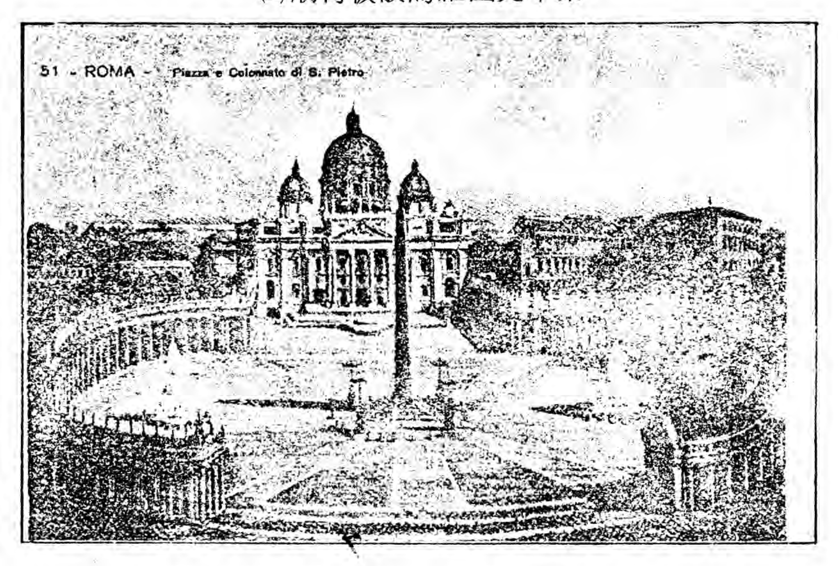
第十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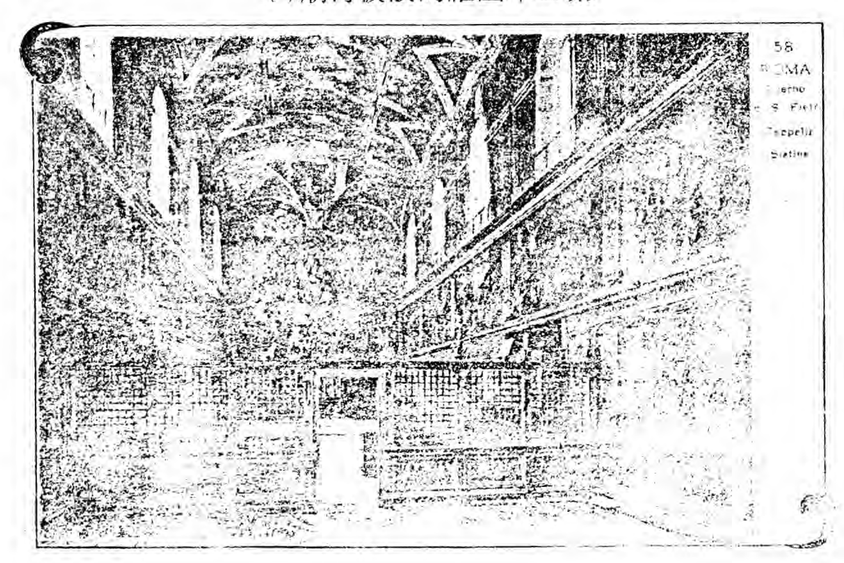
第十八圖羅馬散保羅廟（內皆寶石爲宇內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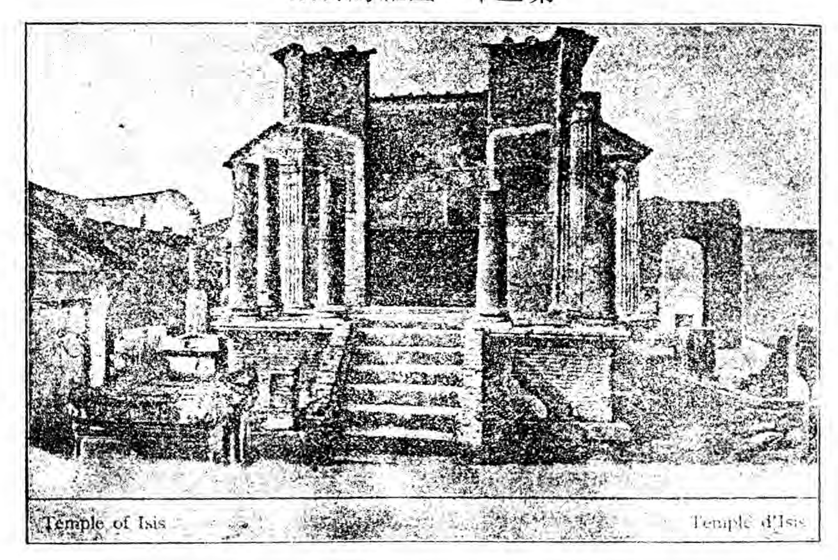
第十九圖　羅馬散彼得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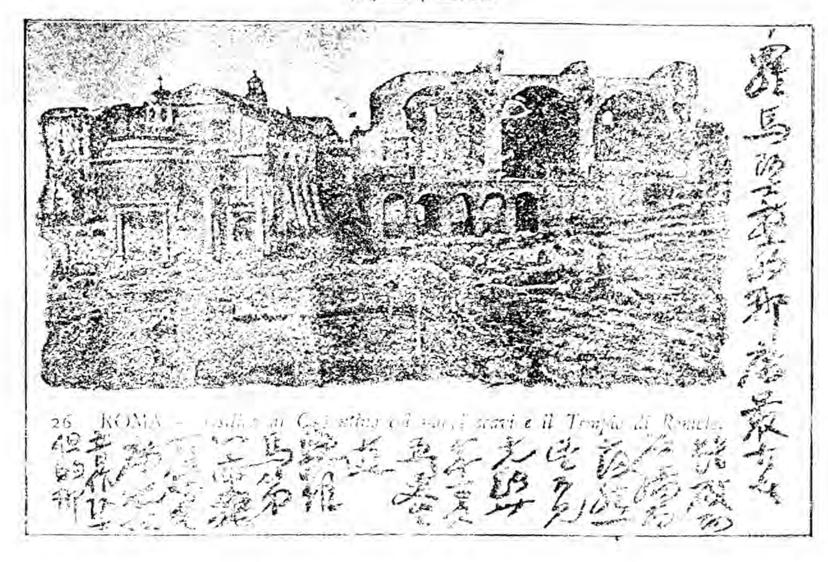
第二十圖　羅馬散彼得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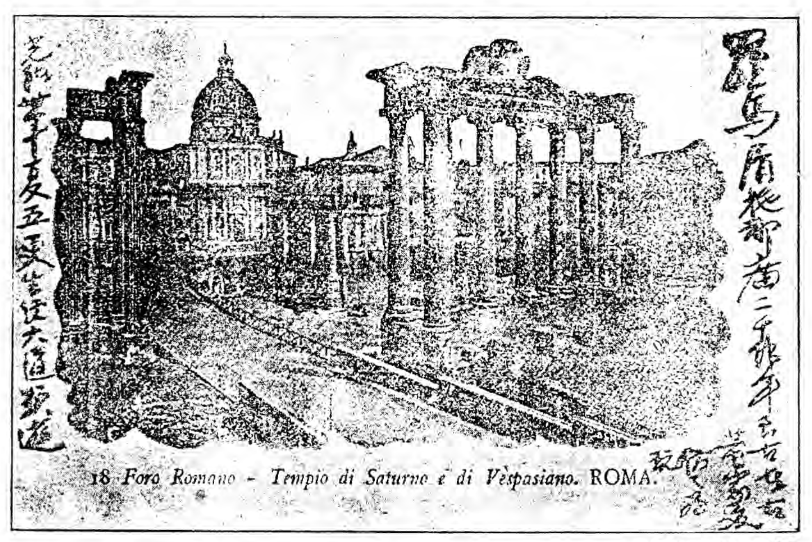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圖羅馬古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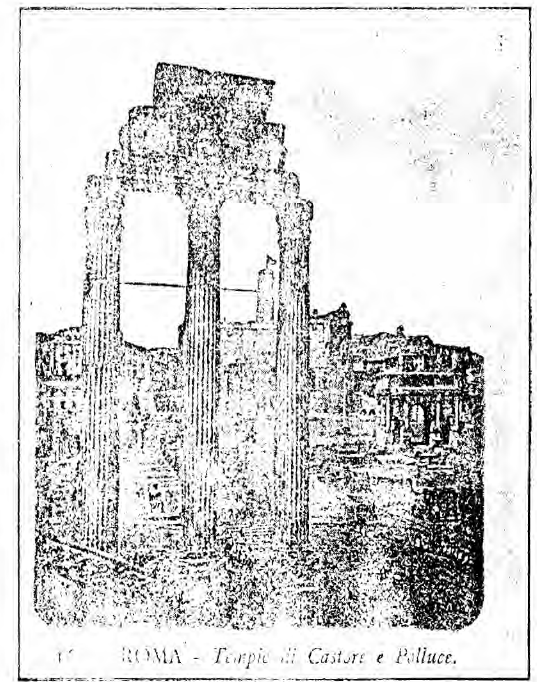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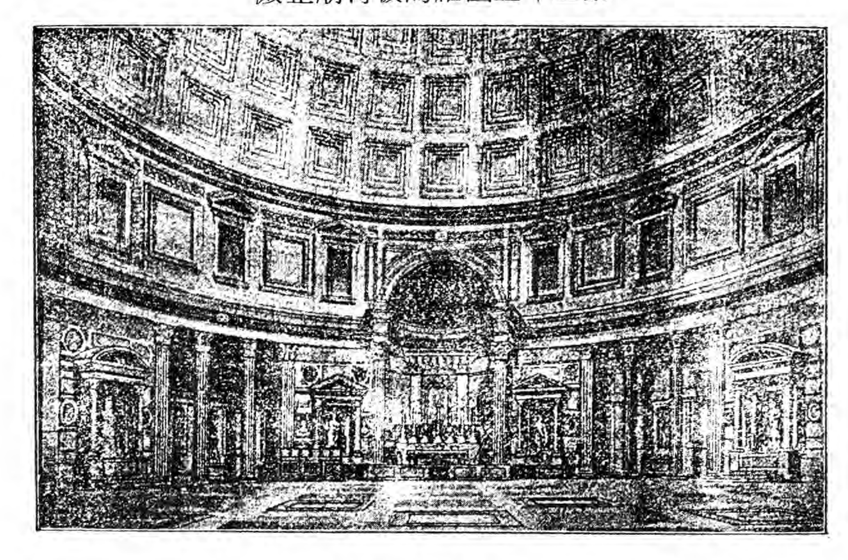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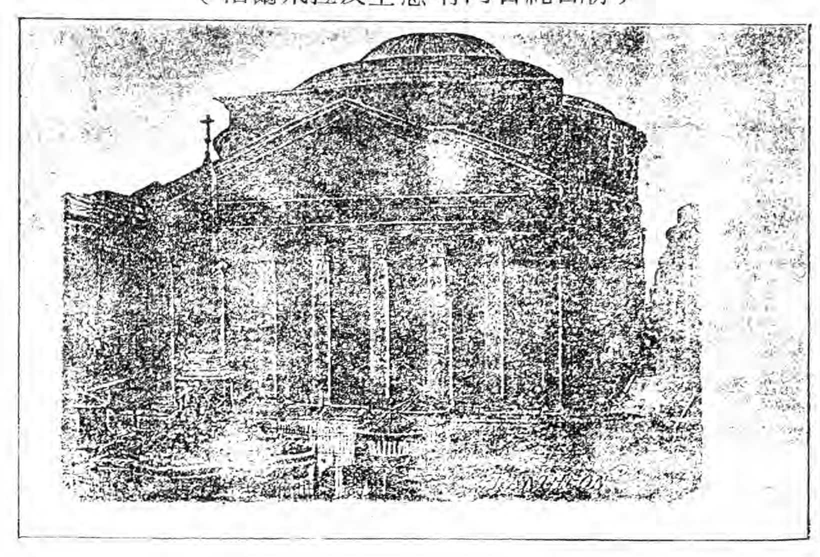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圖
羅馬鳌遮索利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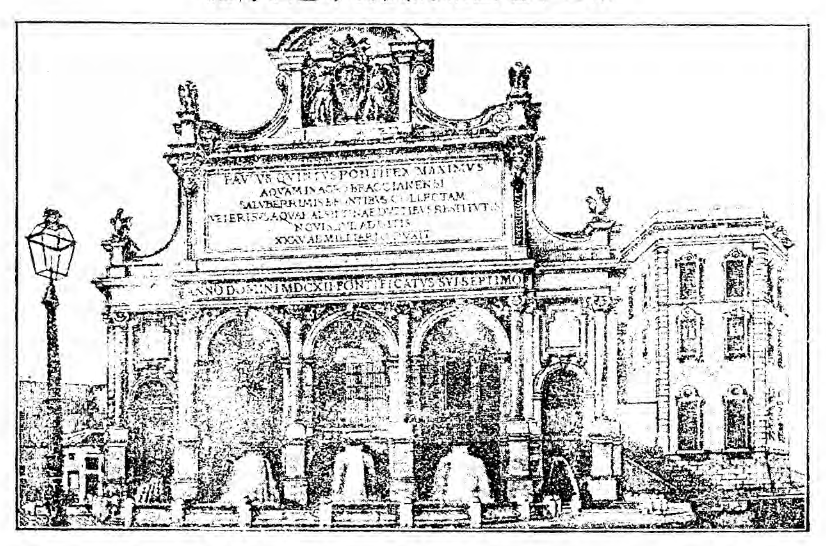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圖羅馬彼得廟正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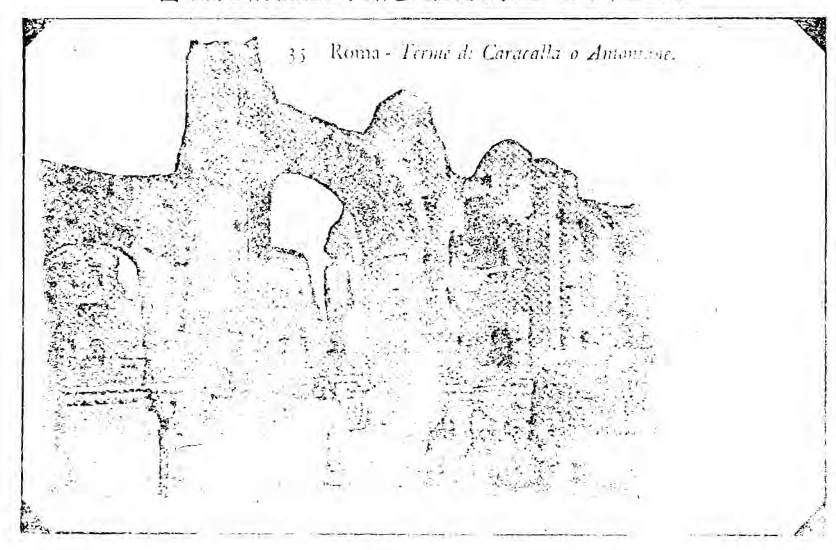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圖羅馬二千年之邦堆
（廟皆純石內有意王及拉飛爾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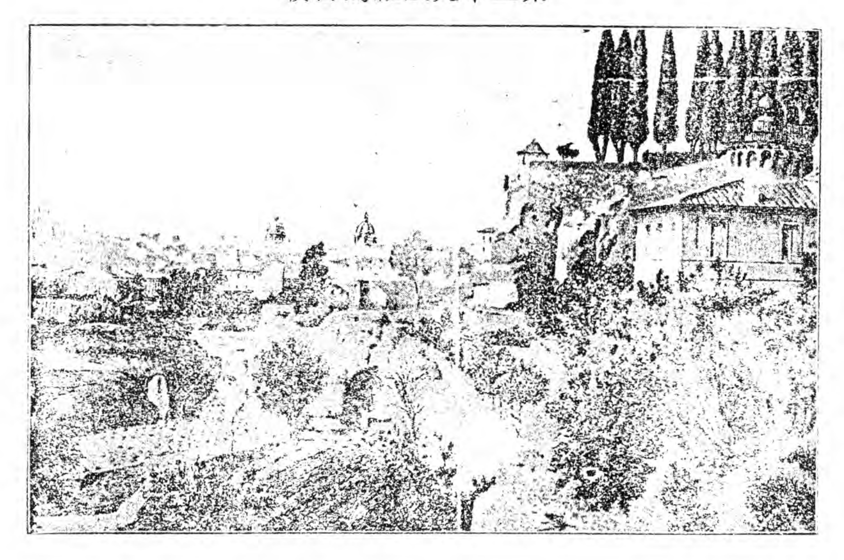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圖羅馬風打拿毡依博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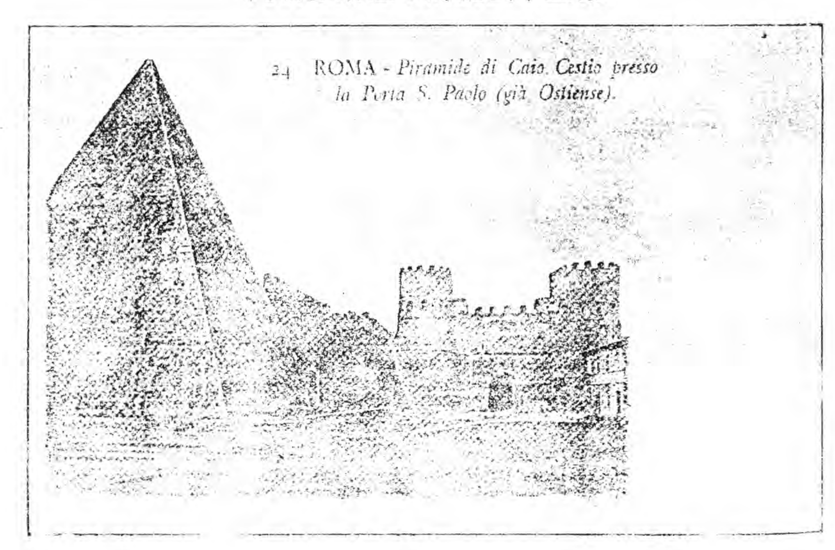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八圖羅馬古帝參路埠加拉格拉故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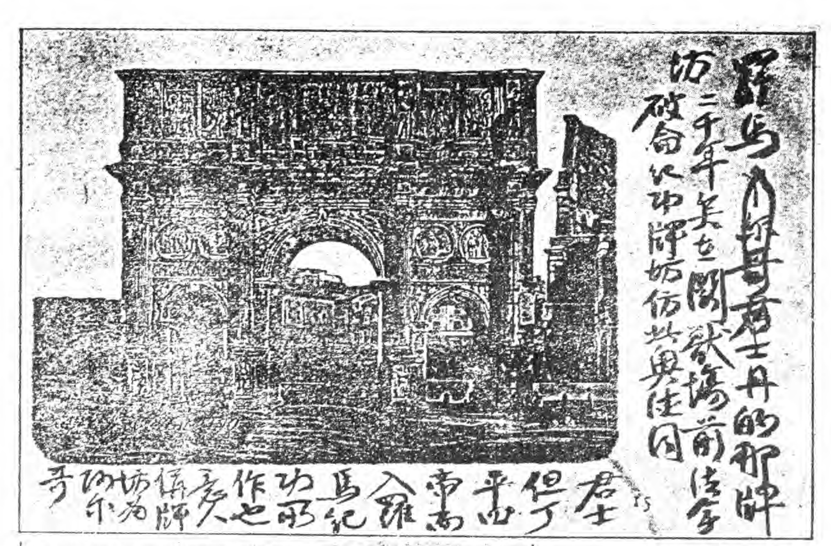


第二十九圖羅馬古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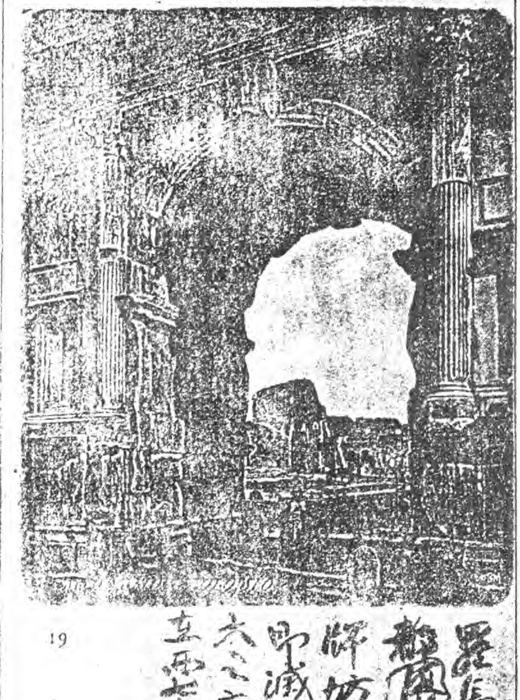


第三十圖羅馬卑拉末參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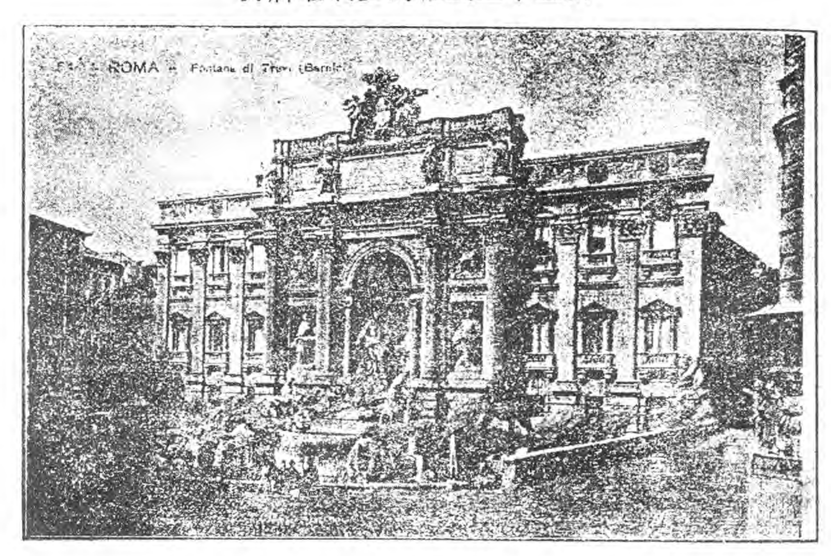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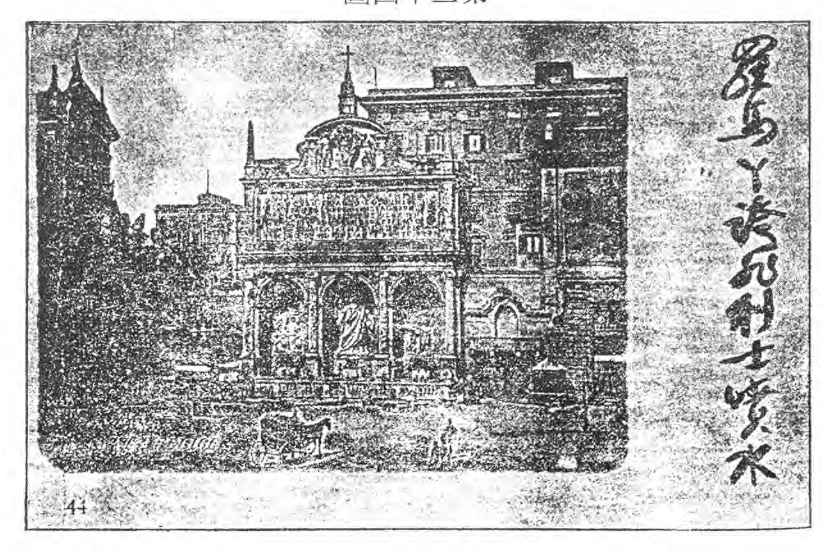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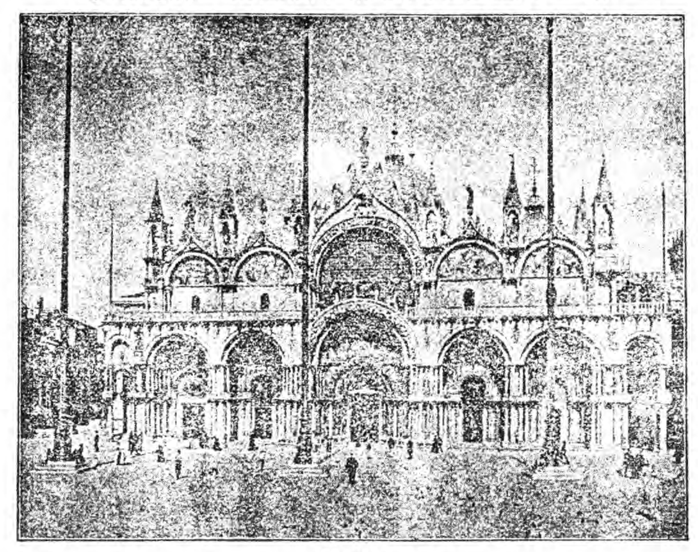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圖羅馬爹利嚦牌防



第三十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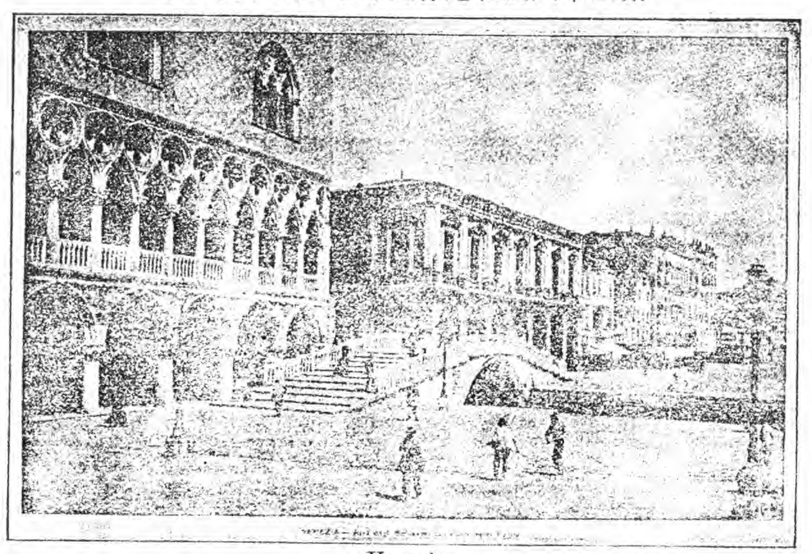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五圖　哌呢士市（意國第一繁麗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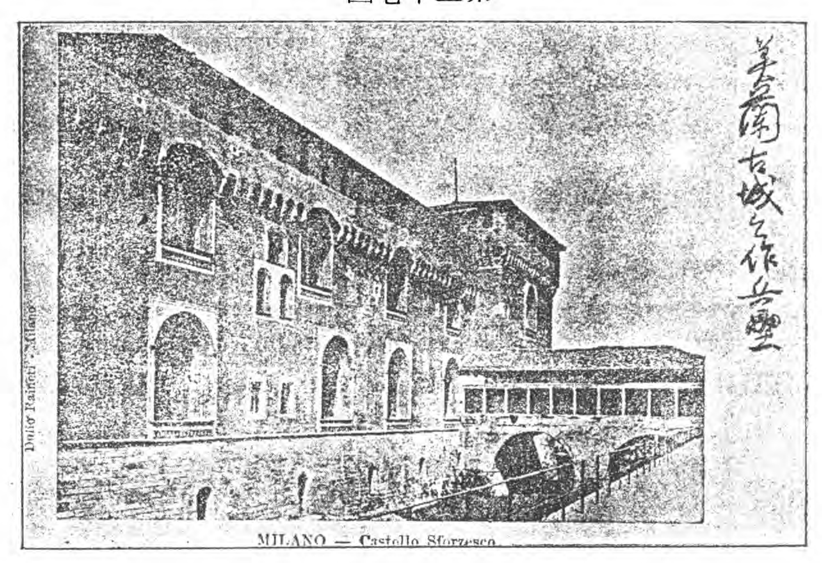
Venise

第三十六圖　哌呢射亞大埠（近奈波里）



Venezia

第三十七圖


MILANO — Castello Sforzesco

第三十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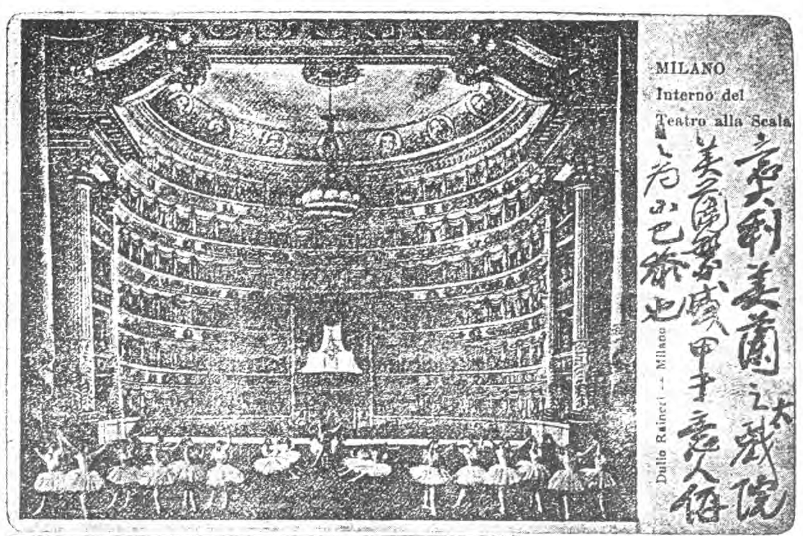

MILANO — Panorama dalla Torre Stigler


MILANO - Antico Refettorio di S. Maria delle Grazie - Il Cenacolo
(Celebre affresco di Leonardo da Vinci)
Duilio Rainerì Milano
意大利美術畫院最有名之畫

第三十九圖


MILANO (Palazzo Brera) Lo sposalizio di Maria Vergine
Duilio Rainerì Milano

第四十圖


MILANO
Interno del
Teatro alla Scala
意大利美蘭之大戲院
Dulio Raineri — Milano

第四十一圖


MILANO — Interno Galleria Vitt. Eman. II
意大利美蘭之賽珍會堂
Dulio Raineri Mila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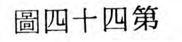
第四十二圖



第四十三圖



第四十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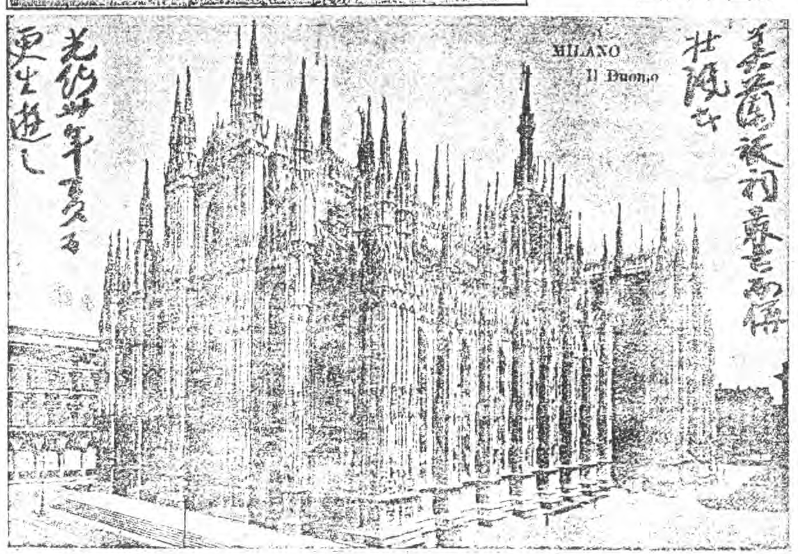


MILANO — Monumento delle Cinque Giorn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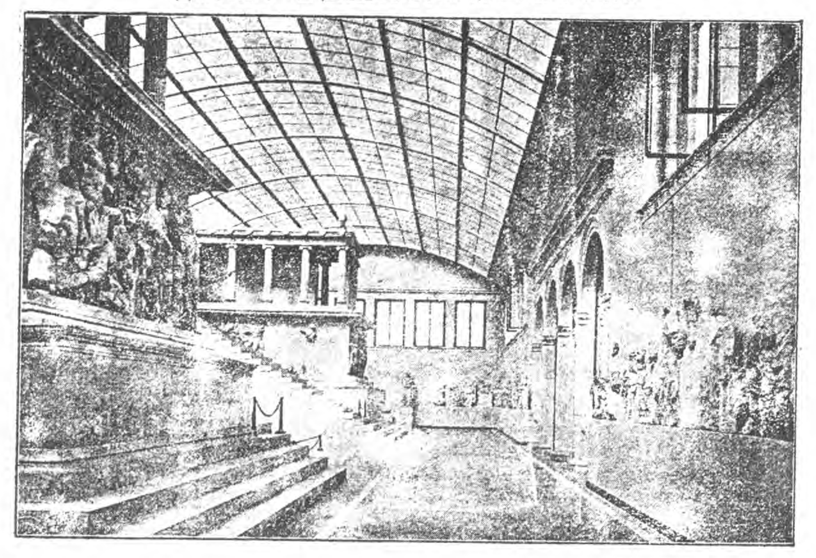
第四十五圖


MILANO — STATUA di S. BARTOLOMEO
(Interno della Cattedr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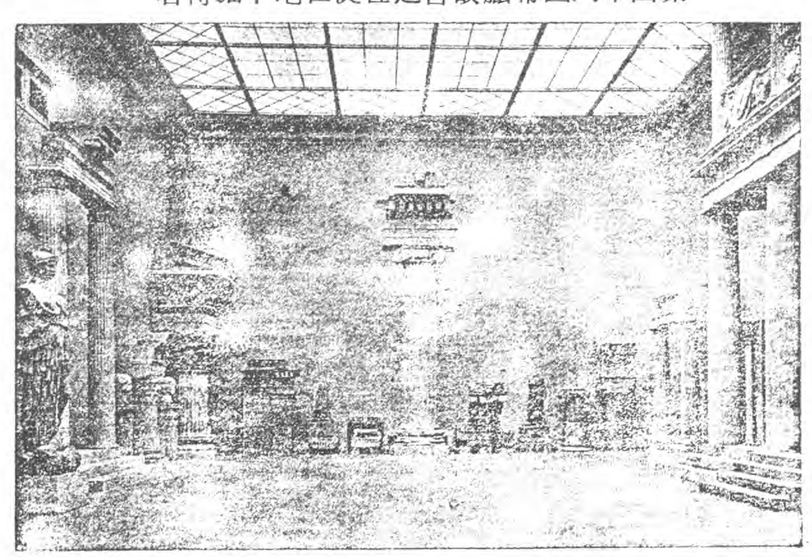
第四十六圖


MILANO
Il Duom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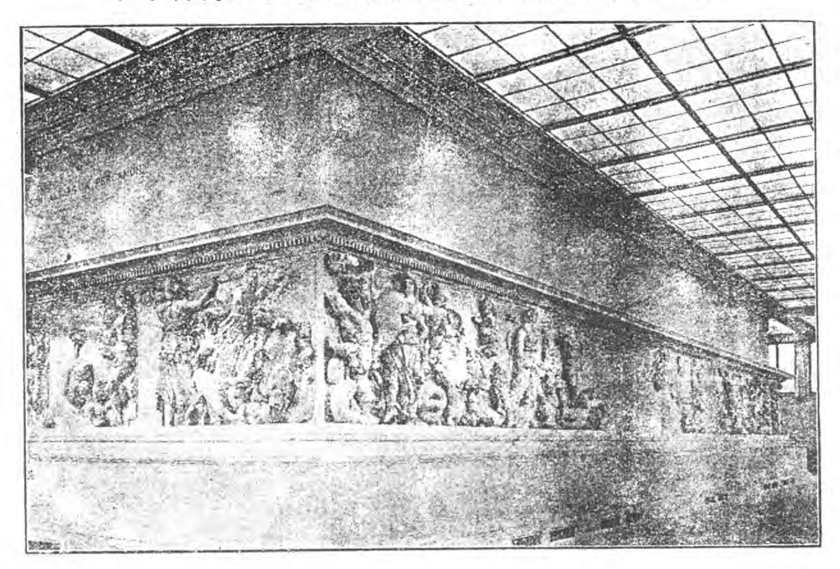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七圖希臘故宮室在地下掘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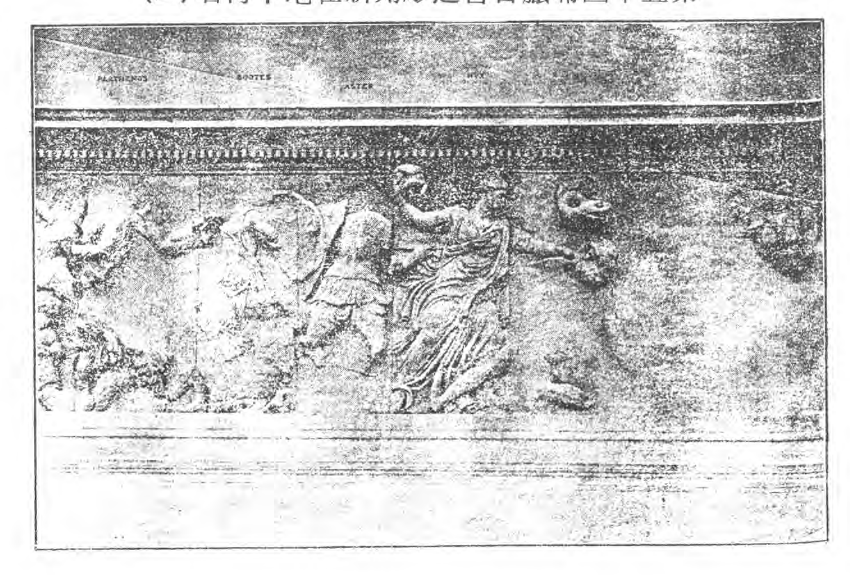
第四十八圖希臘故宮之柱礎在地下掘得者



第四十九圖 希臘古宮之彫刻新在地下掘得者(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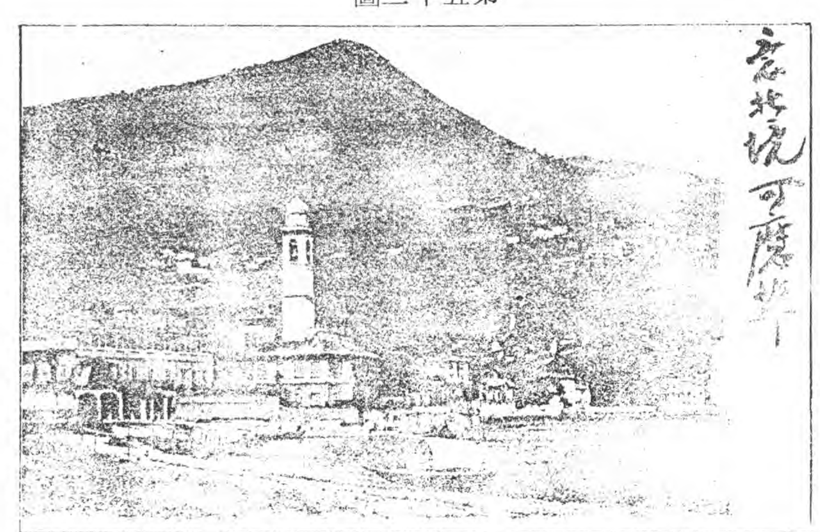
第五十圖 希臘古宮之彫刻新在地下得者(二)



第五十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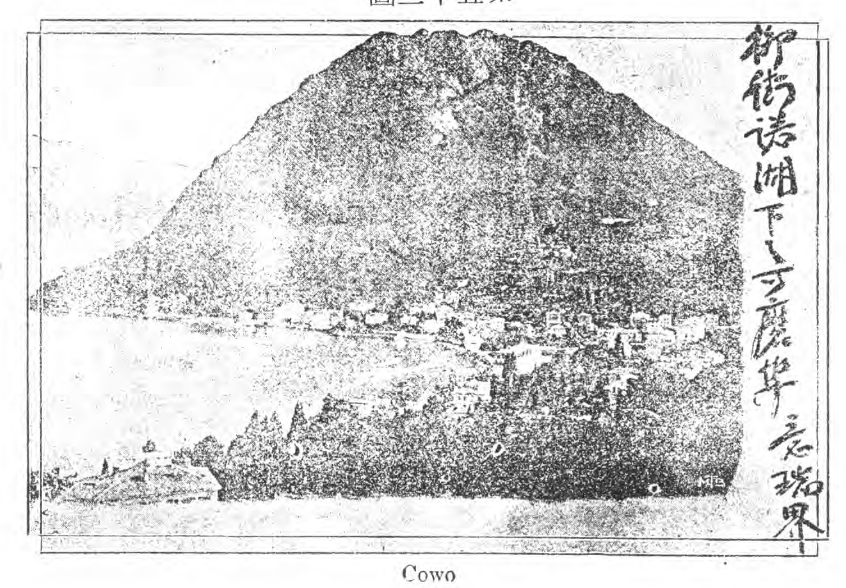


第五十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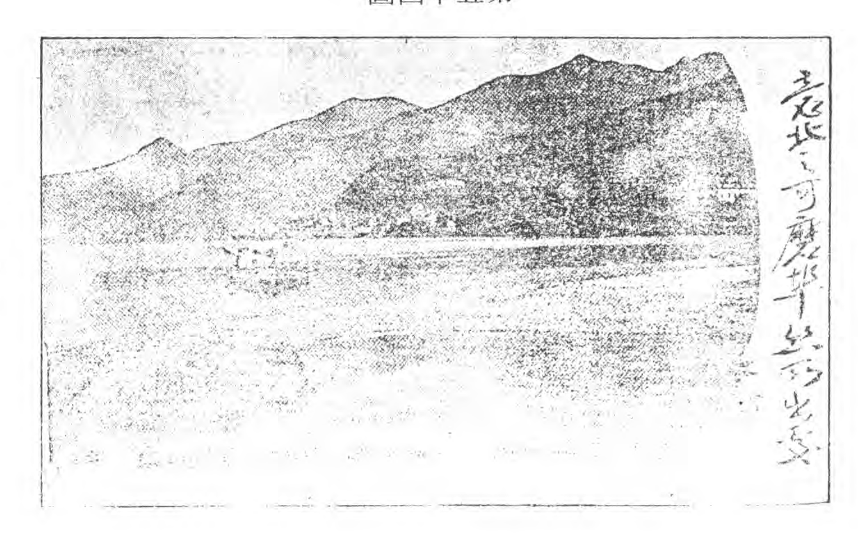
Como

圖三十五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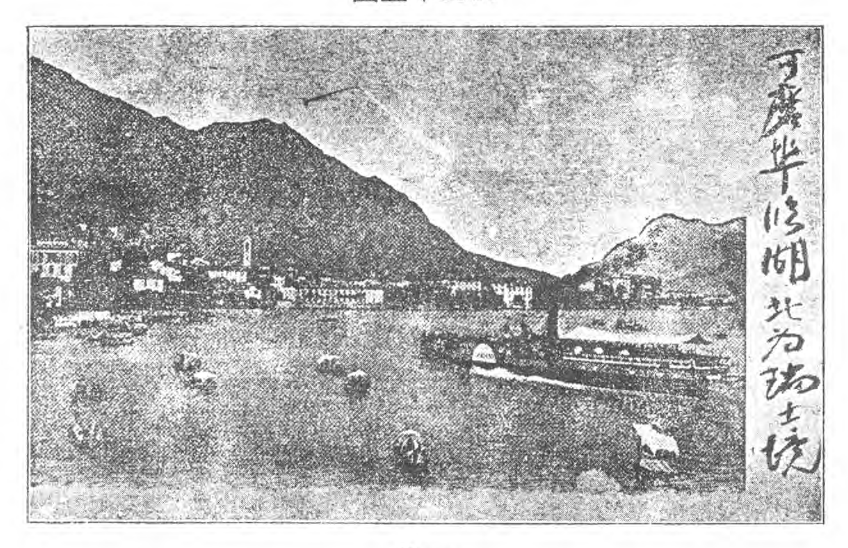


Cowo

圖四十五第



第五十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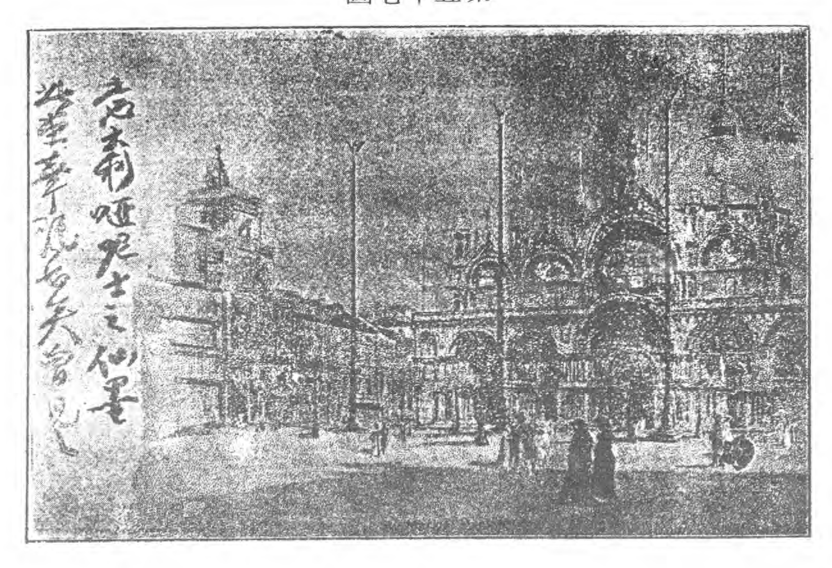


Com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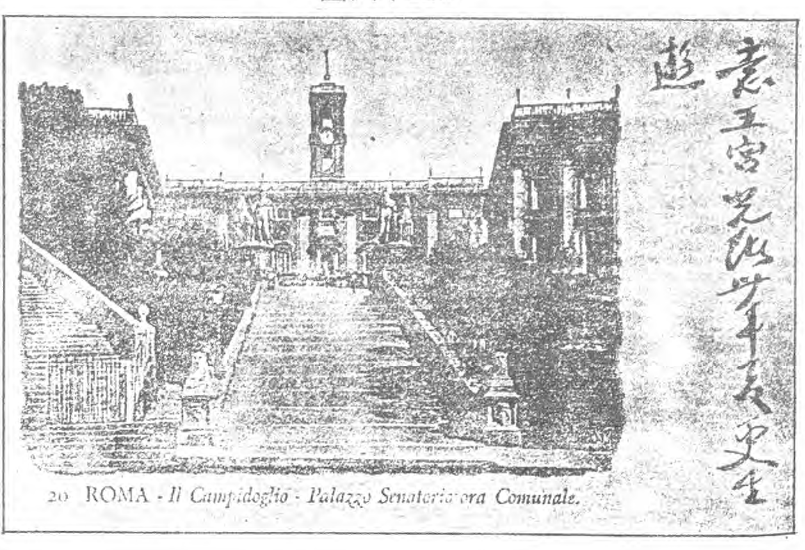
第五十六圖意大利王宮前咥利拿噴水池



第五十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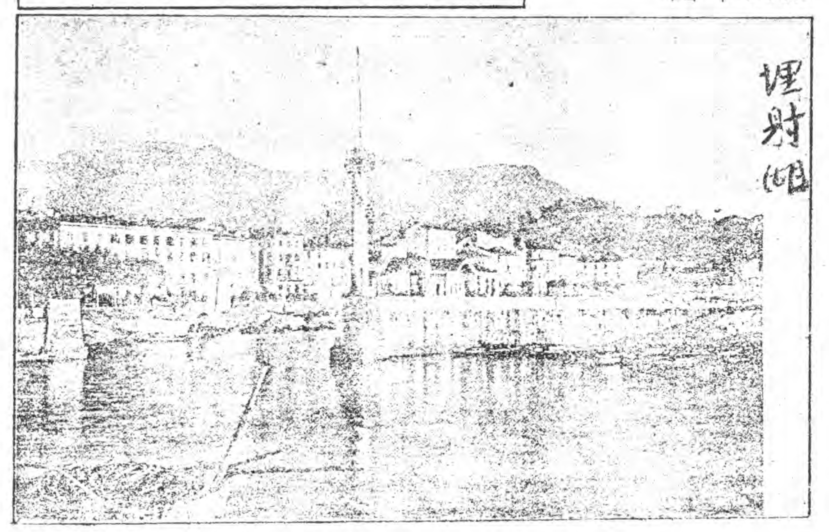


第五十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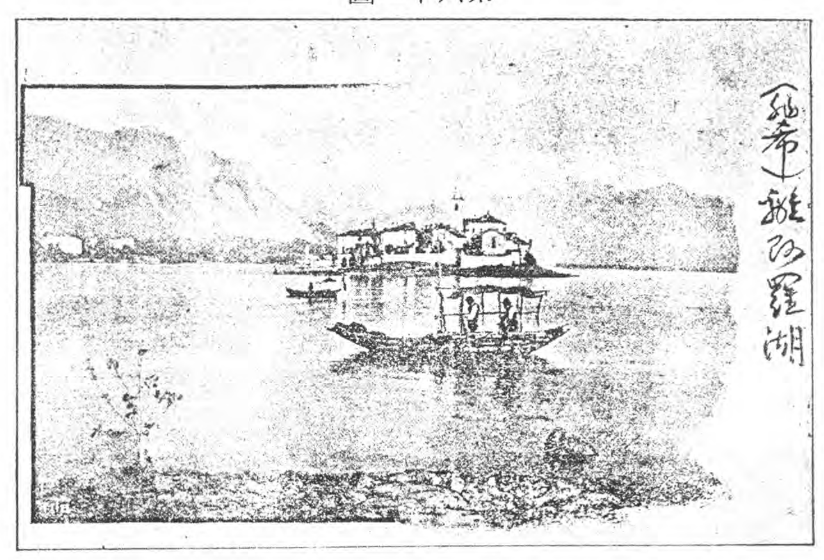


第五十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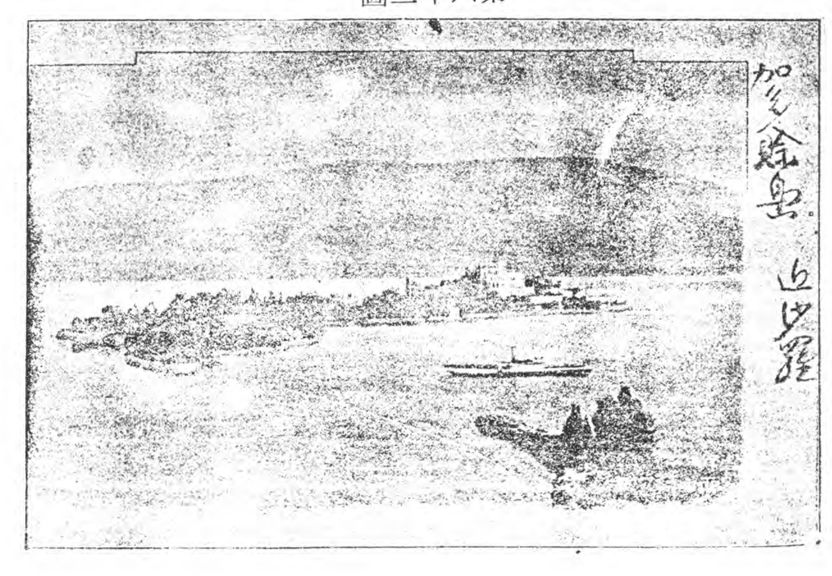


第六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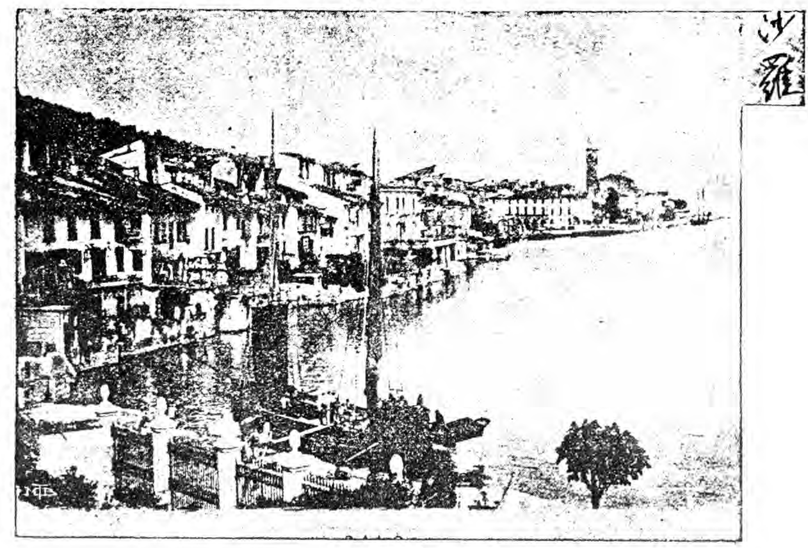
第六十一圖



第六十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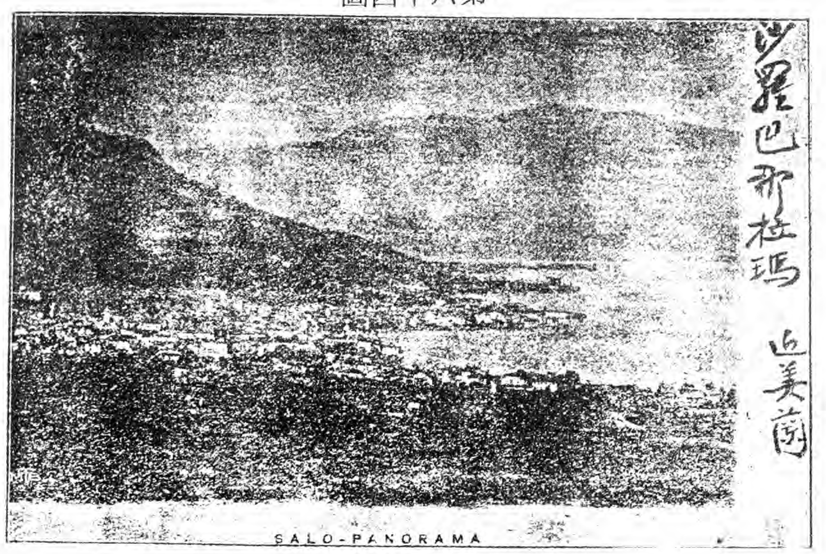


第六十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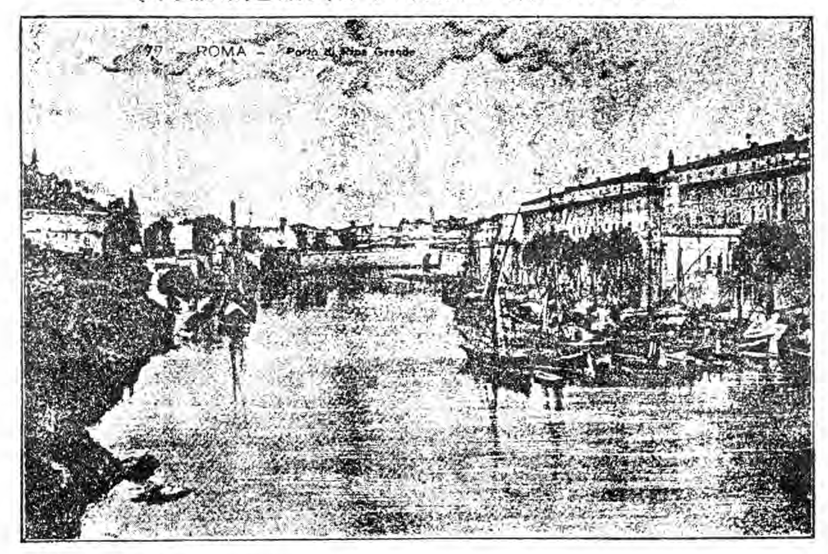
Salo

第六十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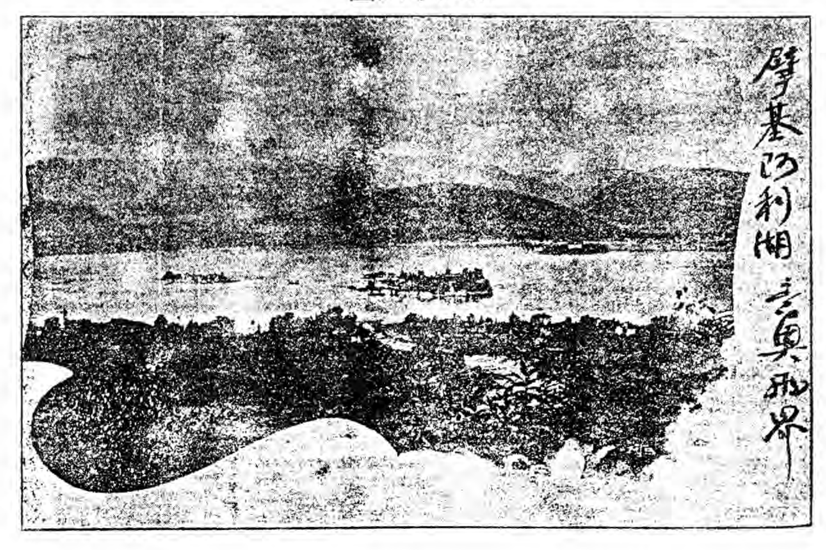


Salo Panorama

第六十五圖梯咦唖路河（即英語之泰擺河）



第六十六圖



歐洲十一國遊記

編首　海程道經記

光緒三十年，二月六日，康子再爲歐美游。乘法國公司船自港行。二月十二日，過安南，三月十二日，適暹羅，以事少滯檳榔嶼。至四月十二日，自檳榔嶼乘英之舟山船。

放南洋至印度海

十八日，至錫蘭，易披猗那公司之巨艦，曰孖摩拉。廣六十尺，長五百三十尺，高四十尺，重一萬五百噸，馬力一萬三千匹，每時行十七海里。船主一，副手六人，管機十四人，管伙食一人，火工百人，水手五十一人，男僕六十人，女僕七人，雜工三百人，每年工金費一萬磅，容上客三百五十，中客二百，船出水面，高樓四層，仰望之崇墉屼巀，若巨城侵雲，吾昔曾往遊歐美，未覩此巨製也，蓋氣象又日增巨大矣。

氣象日增巨大

錫蘭乘孖摩拉巨艦往歐洲新覩巨製目爲聳然得詩一章

渡海至錫蘭，巍巍覩巨艦。樓觀四五層，俛臨滄波澹。鶱飛上雲表，鵬翼九天鑒。其長六十丈，洞廊窅深埳。千室以容客，弘廓尤泛濫。重過一萬噸，結構森慘淡。巨浪拍如山，邈若蚍蜉撼。驚波了無覺，蹈海若枕簟。信玆樓艦力，能敵海若陷。昔稱萬斛船，北人信不敢。今乃廿倍過，後者應難勘。浮海突奇峯，島嶼築天塹。眼前突兀見此見船，海不揚波無險探。

乘划船登陸，訪英總督卜君夫婦。土人黑面赤足鬈鬚單袈裟。吾居印度久，耳目習之已熟，不爲異也。卜督避暑居別邸，汽車須一時乃至，船開不及遠訪，僅留書託其介紹於英倫貴要。卜公昔爲港督，五年舊交，已亥之多，曾保護我者。其夫人通文學，能著書，其女公子與吾二女同薇同璧甚厚。及至巴黎，已得卜公夫婦介紹書，前後數四，可謂情深文明矣。

錫蘭游記別爲書，今記歐游，不重錄。

過亞丁至紅海

二十日，自錫蘭行，廿五日六時，望亞丁，山勢若火，雄奇絕甚。英人鑿山築壘，扼險以瞰海道，令人可驚，得詩一章。

亞丁地形

夕陽見亞丁，雄山臨海角。峯巒簇嵯峨，鐵色立若削。尖矗皆火勢，纍纍走樓閣。意態何峭崒，金精橫秋岳。斜坡下走者，亦復成劍鍔。邊海勢奇甚，麥加更何若？想見山川雄，摩訶末乃作。仗劍掃歐亞，稱天傳教鐸。至今千餘年，遺種雖少落。大敎自盛强，橫絕非亞漠。武人兼君師，大地汝跼蹐。我昔得駿馬，云產阿刺伯。雄姿挺慓銳，追風走歷落。今猶思其雄，況覩山獰惡。惟天設奇險，石勢環犖确。紅海此門戶，强英先據攫。砲壘洞山腹，旌旗表蒼莫。錫蘭與坡港，遙遙相犄角。遠將大印度，一網無遺落。盡握海王權，張翼遠其啄。嗟爾競爭世，海險無復獲。

亞丁山勢，聳特無倫，英人奪之於法，沿山砲壘，終日倚闌，望之歎息！追思所過要地，凡錫蘭檳榔嶼星架坡香港，將二萬里，皆英壘也。海權無與爭鋒者，不止中國事事落人後，卽歐洲各國亦無不讓英人占盡要着，豈天縱使然耶！抑亦謀國者有不臧耶！

自香港至西貢九百十五海里。

自西貢至新架坡六百三十七海里。

自新架坡至錫蘭一千五百九十七里。錫蘭距港三千一百四十九海里

自錫蘭至亞丁二千一百十七海里。

亞丁距香港共五千二百六十六海里，凡爲中里一萬七千一百四十八里，每海里當英里六十之六十九有半，然則當多三千里之間，近於二萬里矣。

亞丁土人黃色，微近華人，多持駝馬卵羽來售，羽可爲扇及西女肩挂，吾以二先令得卵及扇各一，携之他方，則爲異寶矣。亞丁海面有飛魚，萬千飛躍，其身長二尺許，嘴長數寸，似劍，魚有翼。呂氏春秋謂藿水之魚名鱗，有翼，藿水在西極，豈傳聞卽此耶！飛魚有入船者，光景亦奇。

啓超案據此可爲古代東西交通早開之一證

二十六早九時，自亞丁行，左右皆島，約九里許，並尖峻之山，海底故皆礁。昔號爲流淚門者，今履之爲坦途矣。四時至丕倫，一平迤之島也。有英砲台，過此卽紅海。波浪澄碧，左爲阿剌伯，右爲阿非利加，兩岸夾山，右平迤而左峭拔，波平如鏡。至近蘇彝士河處，兩岸山景尤佳，加好風相送，迥非亞丁之熱。昔人多言過紅海熱甚，此次清風拂拂，船人皆喜爲天幸也。望阿剌伯山勢之雄拔，想見阿剌伯人才之盛，宜其文明之發，爲歐洲師也，甚欲一游之。

紅海夾山，澄波不漪，水深碧，與日本九洲海內同，實非紅海也。昔人偶用爲名耳。

蘇彝士河至鉢賒

蘇彝士工程

四月三十夜九時，到蘇彝士河口海灣處。廣數里，岸上燈火萬千，熒煌如畫，埃及國醫生來船驗，人咸聚客廳，唱名走出，其有病者，亦須扶出，其醫者則英人也。夜中一時入河，紅綠之燈，數十丈相望，以示船相避者也。蘇彝士河長六十七英里，廣十餘丈，深三丈，兩岸皆沙漠，以沙包堆之，傅以橫板，固以長樁，沿途皆有人守護，故沙雖易崩，而旋即修之，人多守護，預先隄防，故堤工無恙，蓋望之似難，而全藉人工，刻刻守護，實絕無崩頹之患。昔聞此巨工而駭之，今見之，乃絕無分毫奇法妙技，遂以人人易知之板築，擅希世大工之盛業，里息勃斯，乃精於算而自信者耳。黃河之屢崩者，以河流萬里，本悍甚。異於地中海之絕少泛濫也。此爲歐亞非澳交通地，輪船往還極盛，而河堤僅二百里許，收過河船稅極重，每人每噸八先令，故以之守護河堤，易固也，迥非黃河千餘里之延袤，而歲修僅數十萬金之戔戔也。由此推之，沙漠之河，無不可開，北京渾河及通濟河之易崩者，以無貲力守護之耳。然安得處處爲地中海口，當歐亞澳之衝者耶？里息勃斯，實乘時而幸得大名者耳。然成功所自，不能不感創始之人，舟過處，吾誦里息勃斯而頌祝之不置也。

運河略史

運河乃興水利便交通第一大業，吾國自白圭爲秦開渠，至漢時爲渭渠，及至隋時開邗溝千里運河，爲至大至古之河工，大地未之有也。今歐人以開運河爲尋常必然之

運河之要

事業，德人於頃年開運河三，長數百數十里不等，其一溝通丹牛波及來因河，不惜萬萬巨費，以便運輸，其詳見德國游記。德人今尚日議開通他河不止，蓋通者爲人身治血脈第一法，亦治國便民興利第一法，其地塞者，國不治民不富而弱；其地通者，國治民富而强；其文野弱强貧富之等差，卽視其交通之等差爲比例。若夫汽車迅速，縮大陸而通之，固必不可少，卽汽車徧開，然僅載精小之物，其巨物粗料，尙不能不有藉於水運，故鐵路載人及小物，而河船運巨料，二者相輔而行，其於利用前民，兩必相需甚殷，而皆不可少，且汽道愈盛，而河運亦愈盛，亦相因焉，一言蔽之曰，通而已矣。通者愈通，兼舉並行，交互並通而已。

埃及首都啓羅

啓羅爲埃及都城，人口百萬，歐洲商賈屯集，大厦雲連，宮室市道，儼同歐土矣。意人麕集凡三萬，法人二千餘，英人則三萬餘，大商皆英人爲多。昔者法人勢力爲大，今則歸英保護，一切皆英勢力範圍矣。埃及人之富者，宮室用器，皆模仿歐人，餘則皆席地食臥，其服無袖。此地臨尼羅河，德法意人皆呼尼羅，英人則呼爲啓羅，其建都在五千年前，金字塔古王陵石獸諸古蹟，皆五千年物在焉。爲大地最古文明之地矣。

五月初一日，行蘇彝士河中，蘇彝士河兩岸，白沙無垠，照眼皆痛。阿剌伯人埃及人駈駝成群，千百以市，貨所在成市，如中國漠北然。河中有湖，廣百數十丈，近

地中海，隄邊種樹，漸見靑靑，風景亦佳矣。曉起過啓羅，望見埃及諸古蹟，高聳雲霄，本欲入遊，以疫禁客不果，望而嘆息！三時，至鉢賒埠，爲蘇彝士北口盡處。北地中海，樓閣照波，闤闠雲連，馬車瀛道交絡，人民數萬，皆環北岸地中海而居，築石隄長里許，中立里息勃斯石像，望之甚偉巨，美哉禹功！也之不能忘也。得一絕句：

里息勃斯存石像，千秋神禹走忘功；如斯沙漠空能鑿，配酒蘇彝落日紅。

鉢賒屬埃及，道路未潔，居民有來船旁操絃而歌者，似歐曲也。

鉢賒在赤道北三十一度，與上海相等，然甚熱。雖然，自紅海入此，見地中海，亦已涼，易紗衣而加夾衣矣。

蘇彝士河在赤道北二十八度四十三分，熱甚。去亞丁一千三百二十八英海里，亞丁距港五千二百六十六海里，總計來路距港凡六千五百九十四英海里，並蘇彝士河六十七英里，爲中國凡二萬四千餘里矣。

從此去亞入歐，山河兩界，于此限隔，回顧漢月數萬里，甘英惆悵而不得渡者。近來海道通達，國際聯翩，而華人過者，計亦無多，蓋天限東西，俾文明不易交通宣進者耶！

天時至此驟長，八時乃黑，五時已光，至意大利亦略同。惟柏林瑞典則九時乃黑，

四時已光，稍不同耳。

鉢睮爲地中海總口，自此至君士但丁及奈波里凡三日，至法國之馬賽須四五日，且浪甚大，惟至意國之巴連的詩僅二日，且可免地中海大風浪，而羅馬爲二千年盛大之古跡，更可探游，乃決計往巴的連詩焉。

吾行李多在船艙下者，是日三時到鉢睮，先時欲起行李，船主不可，及三時到鉢睮，六時須易船往巴的連詩，匆匆下艙檢行李，則箱籠如山，徧覓不得。故遊全歐時，圖書影相具器物皆不備，後之游者，有近身必用之物，必須特爲收拾，別置小篋中，俾可携入船艙及可携于滊車中者，乃可隨時取用。寧可多置小篋，萬不可置船艙下大箱中，至臨時欲用而不可得也。然遠遊大陸而乘滊車，稅行李極重，一箱之費，千里之近，略須中國十數圓，若徧游大陸數萬里，則所費無數。故遠游者料簡行李，擇其必需而不可少者，爲二三小篋携之，否則分別另寄慢車，然寄慢車又極慢，往往一月或十餘日乃到，故人到而物不到，又不如勿携之爲簡妙也。

地中海

自鉢睮易意大利船，名埃詩士，重一千七百廿八噸，船甚小，僅容上客二十八人，每小時行十八英海里。則甚速也。舟子多用意人，粗黃類東方人，船客亦多意人

，不如前船之文，甚矣小國之難盛也。六時開行入地中海，涼風襲衣，波濤杳杳，回望鉢賒樓塔凌波，與烟影相蕩，縹渺無盡，西望亞歷山大市府不遠，欲遊未得，念亞力山大帝漢尼巴之偉蹟，埃及腓尼士之文明，數千年戰爭兵艦之影，極目蒼蒼，望古遙集，口占一絕句曰：

詩

地中開海是天池，養出天驕開闢奇；回望鉢賒樓閣迥，海波浸處海雲飛。

過干地亞島，長四百九十五里，又名結烈地。展轉訪問，乃悟即希臘國也。希臘英讀作基哩士，此其東南境之山也。

希臘形勢

五月初二日，連日過希臘島，遙望雅典，峯巒拏雲，頗極秀峭，如台州外望者。遙想二千年前之文物，今猶焜燿於大地，今親過其境，如與孛拉底畢固他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接，爲之低徊終日。

希臘今王

希臘近海，山不甚高，有燈塔焉，前二十年屬英，今歸之希臘。希臘王爲丹墨王子，其後在丹墨京遇之，彼還故國省父，徒步出遊，蓋小國之君，自封建積來，如吾守令，本不甚貴，而西俗貴人好遊，亦好徒步也。自曉八時至五時，皆行希臘羣島，午間，穿入島中，高皆數十丈，青山碧海，相迎如畫，風景至佳。惟山多童，耕者甚少，時有小屋在山麓，小松丈許，亦復寥寥，若歐洲各大國，則寸地皆青，草樹彌望，今希臘新自突厥自立，僅數十年，足見治化之未至，或人口亦太少也。

經一島名噫飾駕，當西一千二百年前，大將邀鳌（尸噓）士往君士但丁攻拖來曾駐此島，詩人賀梅爾，有詩二十篇詠之云。

吾船自鉢賒斜走西北，經希臘而入亞耳居海，又經自根半島而入亞得亞海。

地中海歌　波濤泙渫望古思今臨波而歌之

浩浩乎沸潏灝渺哉，地中海激浪之雄風。君士但丁之頸延其西，直布羅陀之峽口於東。西與黑海相接，東與大西洋相通。南則非亞沙漠迴漠若拱壁，北為歐洲山陸槎枒若蠶叢。中開天池萬餘里，洪濤浩演無不容。揚帆激艦可四達，羅馬伸股據其中。南邊橢圓如半規，非亞列國憑險雄。東邊萬島相錯落，希臘文明於此作。亞居海港汊既繁互，亞德亞狄海灣長成谷壑。高盧西班牙以為西北屏，埃及阿剌伯以為東南郭。巴比倫亞述之發生，實藉海波灌先覺。腓尼基與迦太基，貿遷處處依海角。海人習海波，海商成商國。西頓與推羅，二市未寂寞。用能販易文明母，沿海華嚴成樓閣。羅慕路所居既得地，雖起野蠻小部落。憑藉海波駕樓艦，鞭笞四表一統廓。亞力山大有遺市，駝隊大船走集猶連絡。繃標愷撒東西鶩，鼐爾孫拿破崙相尋索。滔滔洪波，邈邈天幕。幾世之雄，賦詩橫槊。瀛船如飛，我今過玆。濁浪排天，浩浩洶之。英蹟杳杳，猶在書詩。地中海之人民秀白，地中海之山岳華離。激蕩變化，頗難測知。全球但見海環地，豈有萬里大海在地中之

恢奇！不知木土火諸球地，似此海者有幾希？地形詭異吾地稀，宜其衆國之競峙而雄立，日新而妙微。昨日一日行希臘，雲峰聳秀天表接。島嶼萬千曲曲穿，瀾漪綠碧翻翻涉。遙望雅典哥林多，嵐靄溟濛岳巀嶪。七賢不可見，民政今未渫。嗚呼！文明出地形，誰縱天驕此泙渫！

歐洲十一國遊記

第一編　意大利遊記

先泊巴連的詩往奈波里道中

五月三日夜十二時，至意大利之巴連的詩，距鉢賒九百三十英里，爲中里凡三千一百八十九里，經五十小時而到，不及兩日半，可謂迅速矣。此爲小埠，人民不多，然街道屋舍甚整，亦有來船絃歌者。警察者戴雞毛冠，彈壓於埔頭，船客下船以序，整淨不譁，自此登歐洲大陸矣。

西人侈靡之風

時已一時矣，然船客皆登岸覓客舍宿，以船中運煤入艙太鬧故也，然實不甚鬧。吾在船酣寢竟夕，至凌晨六時乃登岸。凡一入客舍，所費不貲，自房租食費外，浴費一二餅金，賞費自侍食鋪床守門運行李牽梯亭五六人，皆須賞賜，虛縻無算。然船客僅登岸宿四五時，乃無一留船者，可見歐人之俗求安而必不少節。彼此同不節，故客舍及馬車侍役得以分養，華人則必節之，故客舍馬車難鬧美，而侍役亦無以

爲分養，故爲一人計，則得其安，爲大衆計，則分其利，他物類是，推入輪中而共轉之，不得獨息，故人人亦不得不奮而求生計，以互相灌輸，其道與中國正相反，而反不匱，此爲理財妙義。其中彼此得失甚多，不能以一言斷。今德人亦儉嗇能積貯，然合而論之，分利互輸，更易致富，歐人之法尤善，今美人之效既大著矣，若僅爲一人之計，亦未見其得也。

侈儉之得失

五月三日七時，汽車行，乘之入奈波里，意人皆不解英語，遊之甚難。惟歐洲埠埠有一游埠公司，皆有司事者一人在車場，以代游客料理，其冠皆有游埠公司字號，英語名之曰哭，其人必解英德法三大國之語，乃能應客，余乃覓哭人而託之。然欺詐甚，自巴連的詩往羅馬，上等車價七十八唎利，（意國通行之幣也。每英磅易二十五唎利，略抵中土半圓，而輕小僅如雙毫耳。）而哭代買票，欺稱九十八，既查其價明告之，彼乃云在奈波里少停者，八十七佛郎，衣箱一件，則云須二十佛郎，後索六佛郎，其他類是，則極難信也。意人至貧多詐，而盜賊尤多，一英商告曰，到羅馬奈波里客店，各行李當愼檢，金錢不可置篋笥中，多遭胠篋。吾譯人偶不留意，在奈波里置二金錢於房中衣內，一出房食餐而卽失。吾嘗在奈波里滅燈寢臥，一管房婦入室燃燈四顧，我展被舉首視之，彼婦立卽滅燈走出。後雇一西僕奥人羅弼告我曰，昔在奈波里客舍夜寢挂衣，失去金數磅，與英人言之皆同。行客運此，不可不愼，與內地風俗略相近而尤甚矣。吾

意人貧詐多盜

舊邦勃興之艱

之游火山也，乞兒數十，追隨里許，此與印度無異，此皆吾所親見聞者，若其襤褸之情，顛連之狀，此各國所同有，又不止奈波里也。未游歐洲者，想其地若皆瓊樓玉宇，視其人若皆神仙才賢，豈知其垢穢不治詐盜徧野若此哉！故謂百聞不如一見也。吾昔嘗游歐美至英倫，已覺所見遠不若平日讀書時之夢想神遊，爲之失望。今來意甫登岸，而更爽然！意久裂於封建，亂於兵燹，雖在歐洲，而北歐各國道路宮室田野之精美，乃迥不若，自爲風氣，舊邦殊甚，蓋自咸豐十一年立國，在我生之四年矣。此四十年中，雖經賢君相勵意經營，而以貧小之國，支持海陸二軍，與各大國頡頏，已極勉强，工商業雖日加獎勵，而未能驟與諸大爭，則貧困者舊國固有之情，如中土然，固不能一蹴幾也；能令國盛强，農工商業亦日進，已爲善治矣。足食足兵，民又能信，三者兼致，談何容易！孔子固言必世而後仁，意大利之新立國也，其治未至，何足怪哉！

意大利屋形，頂多平方，類於埃及，雨必少矣，其井甚深，闌甚巨，以木架轆轤而馬運之，田中多井，桔槔盈望，藉以灌溉者，特怪近海如此，雨何以少，其由當細加考問也。井處皆有累石小穹廬以息耕者，乃解詩所謂中田有廬也。

八時到馬士多利，土山戴石，皆作平方形，山極秀迤。車沿海行，平原無海隄。村落多在山巔，白屋數百數十不等，沿野種桑，果樹徧地，行列甚整，耕皆以馬，路

婦女亦有耕者

羅馬藉以統地中海

皆夾小石，婦女亦有耕者，白布裙，前垂帶，田間農室極樸，少雕飾，綠野秀木，與碧海相望，光景甚佳。九時半至夫特樓，屋千家，甚新。十時後去海入山境，岡陵陂陀，千里相屬，皆作青綠色。山巔耕植皆徧，與爪哇同，蓋濱海之地，秀嫩已極，宜羅馬之藉以統地中海也。穿山洞數十，過橋數十，正當收麥，黃雲徧野，農家刈穫，男女咸集，是地溪港甚多，而無大河，以山迫海濱故也。間有峻嶺侵雲無樹木者，地形山勢，肥秀如江浙而過之，吾生所未覩也，抑可謂神皋奧區矣。

神皋奧區

舊俗類華土之一

意大利道多夾樹，或夾以牆，牆高四尺許，以碎石用灰結之。蓋北歐夾道，用木籬或剪齊草樹成之。無用牆者，用牆甚古樸不美觀。此羅馬舊俗，亦其類華土之一也。

山居

華土村鄉，多依原野。意大村落，獨憑山巔，或下至陵麓而止。巍樓紅牆，冠山抗宇，夕陽斜照，望之甚佳，勝於我國。惟少林木，其宮室連比，巷道甚窄，與廣州村落同。其巨室亦無園囿，間有花木，亦在室內天井，故入其中，行其巷，風致絕無，而室屋巷道，在石山上，與石之犖确相出入，亦極不便矣。其屋尤古舊，築之以灰泥，飾以紅白，亦有不飾者。窓狹小，長尺，如廣州當店，屋平，頂上或更築小室，或一二層，登屋平頂，多在屋旁，有土梯層級而上，其制甚類印度埃及，蓋雨少之俗然也。屋極小狹，僅丈許，類中土北方然。有樓，多二層，遠不如北歐之宏

古國多相類

進化之故

中國變法宜比擬意大利

人情之蔽

麗，而勝於大江以北之人家矣。但較吾廣州鄉落室居之廣麗，則意人尙遠不如也。乃知古國多相類者，卽觀宮室田野，意大利與我國同者甚多，亦可知進化之故矣。道中有高橋三層，拱門數十，望如巍樓，此乃僅見。

概而論之，北歐各國，皆勝於我，意國與我國平等相類，特意人少茅屋而多一樓。近者田野亦治，葡萄盈望，桑果鋪菜，勝吾北方，而與吾江浙廣相彷彿者也。民之貧富亦相若。吾國求進化政治之序，亦可比擬意大利，採其變法之次序而酌行之，他國則新舊貧富皆不相類，驟難仿擬也。

奈波里

四時半到奈波里，車場閎壯，持票領行李可立取。客舍迎客之雙馬車，長大幾如汽車，左右長几七尺，皆厚褥，車頂平可置行李，車內可坐十人，髹全黃，如乘輿，極美麗，客舍自爲之，五年前到倫敦未見，今詫爲異觀，及游全歐，則埠埠皆然，望之若無有。甚矣，人之驚新而忘舊也！吾久遊歐美政治宇內，習焉若忘，然則吾之熟視無覩者，或亦吾國人所駭視震眩爲得未曾有，而尊之神之者耶！

奈波里四十六年前自爲國，嘉富洱佐薩諦尼王伊曼奴核第一統意國，遂合爲一，人民六十萬，環山襟野，憑海而居，樓房高下若蜂窩，風景至佳，與法之馬賽同爲歐人所

稱者也。崇樓五層，與各國同，惟極舊敝，道路汚穢滑斜，果菜之渣及馬矢盈積，皆砌石板，車行久則成窪，輪過入之，時時傾倒，與北京前時相似。吾久不行此，累日乘馬車，輪頻欹倒，震眩我心，數日後爲之心跳，道中婦女貧人，襤褸相望，亦多乞者，嗚呼！何其似北京也。乃知舊國整頓極難，以屋難拆毀故也。倫敦之不如柏林紐約者，亦在此。故欲整道路治宮室，非闢新埠不可。吾國自北京以至各省都會皆然，可借鑒矣！

似北京

舊國整頓之難

奈波里出火山及邦渒之道旁，樓房二三層，園林相屬，皆砌灰牆，厚尺許，高五六尺，枝出牆外，夾道皆然。樓皆土壁，仍用板築，層層可見，窗戶亦極少，樓上時有延廊敞榭，皆土闌土窗，狹小麤舊，窗多尺許圓眼，門多十字格，種種形式，皆類吾北方，亦吾國三千年版築舊制，所謂百堵皆興，築之登登者也。若吾南方，已皆用磚築，不見此形矣。其與北京眞類甚。但羅馬創俗，已好樓居，不若中土之義，美卑宮而惡峻宇，成爲風俗，故少層樓耳。

三千年版築舊制

樓居與庳宮之習慣

奈波里千年來自爲國，久爲法班奥諸大所爭，隸屬無常，而要爲千年立國者也。以其憑控山海，地勢雄要，而人才亦最盛，卽倡拒奥謀意大利統一自立之加波拿利黨又稱燒炭黨者，亦倡于是。蓋自彼一千八百二十年起兵以來，四十年中，卒能成意國統一之大業，則奈波里人之功也。加里波的自西西里島長驅入奈波里，都人苦于

千年立國

燒炭黨之根據地

加里波的根據地

苛政，壺漿迎之，卽在是地。數十年來，亂離不絕，兵禍至慘，故市里凋敝，元氣難復，殆爲是歟！甚矣兵戰之慘也！今經四十餘年休養，而凋敝尙若此，在奈波里人士，謀意國統一，誠不能已，若我國由統一而求分立，以自削敝，則必至分剖以底絕滅矣。事勢至反，而殘害尤甚，不可不鑒也！

嘉富洱之功

入客舍，安頓行李，卽出遊，時已近暮，惟繞行市衢，自山循海，至于公園，奈波里近上流之海旁樹閣街道並新整，類北歐，公園在海邊，石隄新築，電燈相屬，林木森秀，樓臺十數，頗妙麗，遊人甚夥。吾入公園，擧目則銅像峩巍于林杪，長大丈許，乃卽意大利開國名相嘉富洱之像也。方面大耳，氣象雄偉，君臣一德，以成大業。當時意人激于法俗，多倡革命，加里波的瑪志尼亦主是義，而嘉富洱審時度勢，又適有英主相得，獨主王權以合成意大利統一之業。若其善結英相法帝以拒强奧，苦心于外交以成弱小之國，惟諸葛可與比倫。吾于近世歐洲人才，最爲敬慕，今于登歐洲大陸第一日出遊，下車卽見嘉公之像，爲之懽喜踴躍，額手加敬，瞻仰感慨，不能去懷。

初登歐洲陸奈波里遊公園卽覩意相嘉富洱像喜賦

我生徧數歐洲才，意相嘉富實第一。我今日首登歐洲陸，初遊卽見嘉侯銅像聳雲而突兀。方面大耳修幹軀，眉宇雄偉態强倔。森然天人姿，降誕救意國。我生最

想慕之英雄，忽爾遇之喜舞不可遏。譬如好色者見所愛慕之美人，情意懽欣中暢發。忽念搆造遇之艱，聳然起敬手加額。少日躬耕類南陽，壯能擇主同諸葛。君臣魚水亦復同，明良千古難遇合。當時革命民主論紛紜，獨以尊王違俗說。遂以分裂十一邦，竟能統一國獨立。外結英法兩君相，內容加瑪二豪傑。前拒强奧之奴制，後絕霸法相侵壓。成功雖同俾斯麥，艱難締搆過千百。超然若無人世欲，意國爲妻情何窄。大地嘉耦汝最奇，得此丈夫種不滅。瓣香我只爲公焚，今日相見情彌親。有若公生叱風雲，揮斥天地獨立軍。仗劍昂首向蒼旻，微公誰歸無典墳。奈波里本非公國，鑄金乃記范蠡勛。林木森蔚樓臺新，海浪淙淙石隄濱。電燈萬千歌樂喧，繡幄香鞋草成茵。士女嬉遊瞻仰頻，我生東方之大秦。當公立國之始已四旬，與公相隔三萬里之關津。豈意入境第一日，先見公像結緣因。東海西海波瀾接，徘徊悵望想千春！

哈喬拉念古城

二日早，先遊哈喬拉念之地下古城。奈波里之邦渒古城，人所共知。此古城稍小，新發現，不通天光，人所罕知而罕遊者。亦二千年前爲火山所壓，沈下九十尺，近年乃發掘出現，即在奈波里本城南，其上有室，守者二人，入者每人一佛郎，守者

燃燭導入，下石級數百，凡爲三室以憩遊人，穿一隧道，展轉深入，左右夾墻用雲石，其鑲嵌凹凸，與今制同。至深處有石梁，流水滴下，上爲石橋及瓦，拱豎蓋之。神廟殿九級平階，一石座置獻物，室髹紅畫花，左右二圓柱，礎上有花作芝形。橫楣石及鋪地石皆磨鐫清切，與邦渒同，以陰氣襲人，不欲徧遊，與守者購取雲石一片，遂出。當時死人，未知其數也，火山之害亦劇哉！

火山之害

遊邦渒之二千年前古城覽宮室衢道器用服食雕畫

邦渒古城之歷史

午遊邦渒，距奈波里二十餘里許，在海灣內，蓋當耶氏紀元七十九年。唓蘇威火山震，噴火，全埠三萬人，爲火山所壓，死者三千人，犬豕雞同時而僵化，餘僅走免，時羅馬第度帝大施恩惠以救難民，而沈埋甚深，終難發掘，其宮室廟堂，同時被壓。千年沈冥冥，於西曆一千七百四十八年，有穿井者，發掘灰石，得精製品物甚多。後七年，奈波里王查爾斯三世時，發出大戲園，漸漸疏剔，至乃全城顯露，火山之上覆移盡，則牆園道路室階像設器物食品玩具圖畫字蹟，一一具存，斑駁壯麗，遊之如在二千年前羅馬古國中，見其人物風俗也。此爲地球第一之大古玩，而所關於政治文化風俗之法戒，以爲進化退化比較之具，亦莫大之鑒矣。近年匈牙利亦發掘六百年一古城，尚未盡也，吾曾遊之。希臘亦發現一古城，吾曾見其圖畫，然

地球第一大古玩

關係之重大

火山之功

皆不能比邦渰之龐大弘多矣。欲知大地進化者，不可不考西歐之進化；欲知西歐進化者，不可不考羅馬之舊蹟；欲考羅馬之舊蹟，則莫精詳於邦渰矣。在昔沈滅，則爲奇災大禍，在今發現，則爲考古鉅觀。微火山吾安得見羅馬古民，微秦政吾安得有萬里長城，天下之得失，固有反正兩例而各相成者，故言道者不可離陰陽也。夫以火山之臣禍，尙爲有益後人之偉事，不能不嘆美之，況其他乎？僅知偏至之論者，其所見幾何耶？抑何足與論道哉！

道中所見

教堂多改學校

由奈波里至邦渰，有汽車，數分時可至。吾欲觀閭巷風俗，故乘馬車行，市道崎嶇，輪軏傾仄，有類北京，居民貧苦襤褸，操賤工者多，里巷湫囂，亦似中土，道經故教王一宮，今改爲學堂矣。規模閎敞，門外一環樓，亦高三重，黃色，頗類印度也。意國自復建以來，教皇失權，多改教堂爲學校，並以其租充學費，此亦略似改寺院爲學也。然意國之教僧充斥，與吾國之佛教衰微，事正相反，吾國稍留古跡，正復無礙。若意國則天主教權，以黑暗蔽世界，寺院太多，正不得不改爲學校，以助國力而發光明耳。

沿海而行，坡原鋪菉，多植葡萄，園圃相屬，到邦渰入一客店，紅牆妙畫，當列樹大道中，前對火山十里許，右山環如屏，綠野蔚秀，店中純寫古城之畫，乃少憩午餐焉。店主以邦渰畫出售，先購數册店，主引入古城，相距數十武耳。遙望邱上小

戲園
時當尙席地坐
市街一
酒市
群飲舊俗
古廟一

屋無數者是也。門有小室，花果扶疏，購票乃入，每人二佛郎，繞全城各街道甚遠，有肩輿二人擡之，如禁城之肩輿然。吾坐其一輿，委折而入，門數重，頗類中土之高衙大府第也。先至一兵房，方圍各存十四柱，皆紅磚爲之。薄半中土，乃上戲臺，圓環石十五六層，每層高七寸，石皆平滑，其後在羅馬所見大戲場，匈牙利表德卑士所見戲場，亦同此制，必當時尙席地坐也。上爲大戲院，白石雕鏤極平，高五丈許，凡廿二層，其廣大比今日戲園，可以想其游觀之盛矣。

戲園牆厚數尺，作圓形，門皆圓拱，處處皆磚牆，以灰結亂石爲之，塡雜石爲道，犖确不整，類山村然，然左右有溝以洩水矣。道廣不盈丈，屋高丈許，亦有稍庳稍崇者，大概類吾楚桂郡縣治也。逢交道處，有三石峙數寸，以消水流而便人行。沿道賣酒店無數，一衢屈折，望見之，結白石以爲爐，煮酒者甚多，今酒爐酒缶，尙存無數，酒甕有高三尺許者，廣圓二尺，多尖其底。又有大爐如圓穹，室廣七八尺，皆蒸酒者，想見其沈湎之風。今歐人無不好飲者，德法尤甚。客店食桌中無有無酒盞者，若不飲，則飯價昂一金，蓋猶羅馬之舊俗也。過一泉，甚清潔，有持勺飲客，賞之以錢。

過一廟，方堂崇階，石級七層，堂上六楹，左右六楹，門六楹，寢室有牆，高五尺處爲神座，極似中土鄉客之神祠也。獻神之石座，高四五尺，長大可置一牛，前後刻

埃及神

捲書形，階前有小室，以爲祝居，有道通地下而至神座，以託神語，其神爲埃及神也。其小室以灰成，突花草魚鳥神仙，神堂復有像，男形，左右爲女形，持一剪，此新摹製者，其原物在博物院矣。旁屋有神龕如中土，畫紅綠連錢，有圓釜大二尺許，下有孔以爲磨，如此者甚多矣。

開化之序

過一山丘，卽戲園後也，有大廟殿，在丘平頂上，柱數十，中座崇九級，似中土寺觀。旁有大方石一，階下有小圍牆，門正對階，亦與中土同。開化之序，何其類似之甚也。但今者歐人大講建築之學，崇閎偉麗，而吾國尙滯而不進耳。重洗盥，敬神，故多井，其闌甚潔，有六柱，蓋舊爲亭也。井甚深，有大白石盤，圓廣四尺，

噴水管之起原

壯麗類今製

下作棉花，高三尺，柱中有孔放水流，柱每截三尺，今歐人多噴水管，蓋仿于此矣。柱上石二層，刻石瓦三桁蔭之。後門七柱，柱高二丈許，大二尺許，方形，極壯偉，以鐵棉承橫石，其壯麗類今之巨製矣。前有井，上刻神，拜禱者以手洗神面，故神面之石有手痕，已低滑寸許矣。

經磨店，有白石磨，有嘴流下。

再一神廟，中爲天井，兩旁小室，制如中土。

官署

入官署，以白石爲天井，有極圓石尺許，視其獄，一死囚尙橫臥，白骨纍然。

市街二

沿途店甚整，廣深皆丈許，床以磚結，甚小，僅能容人，有室亦極小，廣數尺，類

安南，但皆以磚為之。印度以石，然尚不如此之廣也。初開化之室店，類皆狹小，自南洋暹羅緬甸安南爪哇皆然，印度室屋甚大，而店肆廣數尺，則賤商之俗為之也。羅馬之商店則類中土鄉村者，亦類小城市者。

富室一

入一富室，壁皆繪丹青，有一室，圖其全家，凡十三人，為七幅，相極端好，似今人，色深厚，如今油畫，皆極完好，下作床，皆畫花草方格，其餘牆皆紅幅嵌黃，與中土寺觀同。中為庭除，有小池五尺許，白石環之，中有圓石柱，置水管噴水，上有圓白石三尺許。花階間有赤身石像尺許，上層由五石級登之，有鐵管注地，環庭各八柱，如今西式，則鐵管之用久矣。今機器大行，乃引而伸之，然羅馬文明之程度工藝之精美，可以此推之。正西客座畫人物，其下作紅黃幅，或方或長，皆畫草，階磚一白石一紫石，兩色相間，一室用五色小石，數分大，砌花草，名曰摩色，或作字，或作棋樣，或作長方角，今歐人盛用之以作畫，尤貴重，皆仿古於羅馬者也。故歐人之繕美地磚，其來已古，過於吾國，亦過於印度矣。旁為舞室，其廚有大白石作板，又有大紅磚，方尺五六寸許，旁設水池，隔牆有圓窓以取水。有燒麵之竈，旁有厠，共長二丈，廣八尺許，此屋分前後二座，前男居，後女居，前座左右房各二，皆有樓，入門，一巷，狹數尺，長丈許，今京師亦多有此式。牆皆有畫，繪一鶴，其灰甚滑，其色紅，二千年經風雨不壞，此羅馬之特色，與埃及之裹尸同，亦

鐵管之用

美術一特色

奇術也。今歐人宮室多仿之，吾國古寺廟多同是，然色易凋，不能比之。若其宮室制度，全同華土，但彼變而有進，吾守而不進，以此爲異耳！

富室二

再過一富人室，門刻屋主人像，以白石爲之，今制正仿其式也。前門三正面，以白石爲庭除。有四人面大鳥，白石所刻成也。夾以爲座，左右各一室，度一牆，庭階甚長，左右各七柱，廣四柱，每柱距六尺，有白石噴水池，今畜中國金魚焉。有磨，上下皆石，上石圓凹，庭階室屋，式皆同中土，惟衆柱環拱，則中國廟堂有之，人家尚少此巨製也。然皆狹窄二三丈許，無廣園庭植花木者，則亦風氣所限，雖有大富人，不能出風俗之外故耶。臥室塗黃極光滑，地磚五色相銜，甚文明矣。過此

浴池

爲大浴房，其長廊凡柱十七，室皆白石長方者，大小相銜，池圓丈許，深三尺，有中霤，圓五尺，頂蓋作圓龕五，皆畫花鳥，其鳥如生。其圓拱皆紅黃色，或六角，有畫神及人，有天星，有文字，壁上十五小龕以置衣服，下有橫石以便人坐，如今上海浴室，其女浴室別一小池，方丈許，左右壁各小籠十五，前五與男同，亦以置衣服者也。上圓拱厚尺許，有中霤二，夾道皆同，長數丈，壁瓦皆厚二尺許，極似爪哇之竹渣王宮。吾觀印人宮室，上蓋面皆平，用灰爲之，厚二尺許，羅馬亦同。

厚蓋厚壁之舊制

又埃及希臘亦然。今中土惟吾粵五層樓及殿寺署壁，仍有用二尺許厚之牆者，蓋古用板築，故必極厚乃堅固，然今中土人家皆用磚牆，無二尺厚壁，頂蓋用瓦，無用

二尺許厚之灰沙，蓋北西歐，亦與中土同，則此制尙未盡開明也。以其厚蓋厚壁，陰沈襲人，不宜於養生焉。雖然，歷久不壞，故羅馬印度之室，及爪哇竹渣之王宮，皆千數百年而猶存，則勝於中土之磚瓦，忽而沒盡者矣，是又未可厚非也。有熱管大三寸以引熱水，此與今歐制同。今歐人機器極盛，製此甚易，在羅馬當時，則爲極偉大之製作矣。有熱水房，夾墻以引熱水，注於大白石池，長丈餘，崇二級，白石作地，明潔甚，今荷蘭人盛行之。前有大圓石盤，大五六尺，中置鐵管噴水，

裸體畫

壁畫突花鳥繩草形，皆精絕。池外一赤體女石像，此制今歐人盛行，處處仿之，極淫樂之美觀故也。歐人浴房，今亦但分男女室，男與男赤體同浴，女與女赤體同

男女同浴之舊俗

浴，日本昔男女同浴，今亦同之，此與京津同。粵人廉恥最重，無赤體相對者，故粵無浴室。歐人尙樂，故雕刻皆尙赤體，宜其浴無擇也。然今則頗尙恥，以短布褲遮其下體焉。瑞典與日本同，並不用短褲矣。印度熱地，極重浴，富人浴室，以白石雕刻爲之，極精美也。蓋浴爲潔體之大事，可以去病，浴爲樂魂之妙事，可以暢懷，獨樂不如同樂，故多同浴，各國多同之。史記譏於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蓋人道之始必如是。故日本維新之前亦然，吾遊日本箱根溫泉，蓋猶男女同浴也。及其後，廉恥日進，則男女異浴，又進而惡其褻也，不肯裸以相見，則人人異室矣，此則富貴者先行之。吾粵人則無論貧賤，亦無裸以相見者，則尤文明矣。此地又有

熱水渠，凡五小室，以備富人之獨浴，有鐵管以引水，此似北京之官房也。吾徧觀大地各國人情無不好浴者，惟西藏布丹廓爾喀人不好浴，故最不潔，則以難得水之故，且極寒之故也。粵人乃不好浴，則屋小人多，太尙廉恥之故，積久則成俗焉。然多置浴盤，僅求隙地，足以容之，既可潔體，且可樂魂，衞生却病兼之，亦何可已哉！嗟夫浴者人體之公理也。豈可少哉？野蠻不浴，據亂同浴，升平之世，廉恥與亂世異，則尙異浴，太平大同之世，人各自立，人各自由，則復歸於同浴耶。富人浴室，入院甚大，有客座白石爲之，壁皆畫樓閣人物，有鐵窓方格爲之也。

藥店

前有藥店，畫兩蛇及草爲記號，疑如中土之生草藥店，亦有蛇焉，此皆製品未精之俗也。

妓館

淫俗及淫畫

旁爲妓館，其門墻上突一男子陽具，大三寸許，長尺許，爲記號，昭其質也。羅馬之俗，好畫陽具，各室甚多，與日本維新之前俗相同，蓋尙淫甚矣。人道之始蓋無不如此者，今非洲各蠻皆然。升平之後，賢哲有作，乃敎以尙耻，然後稍變耳。中土印度回敎歐洲之地皆然，足以徵進化之序矣。風詩多男女淫暴之作，尨吠桑中，由來久矣，但印度回敎戒之過甚，則抑女而至於蔽面鎖樓，此又矯枉而太過者耶！其妓館床以磚爲之，甚高而小，制極拙矣，壁皆畫男女交媾狀，多反後爲之，或者其男色耶！其畫牀則似歐人之疏畫，長几紅色，有褥甚精矣，畫色至今如新，此其絕

摩色畫

市街三

富室三

市街四

官署二

雕刻

官署三

技也。

有一密室，水射之，爲一龕，以小石砌成五色畫。一室畫女子浴，全屋皆以小石砌成畫，所謂摩色也。歐人盛行，後文即用摩色畫三字畫一牛極精，寫HAVE 四文，其壁畫人物皆極佳。

過一養蕭店，置一赤身鐵像，綠色魚大尺許，精甚。

過一牛肉店，以方石置牛五足，如中華石枱然。

過一貴家，全地摩色，五色石點綴成花。又方角處小石如釘，吾各拾得其一，餘室制及畫略同前室，所畫花果人像如生。蓋羅馬承希臘美術之餘，故於畫最精也。

過一酒壚，下作地牢。

過麵包店，以石砌圓龕二屢。

入一官宅，甚麗，制與他宅同，而石像甚多。庭除甚深，上下二層，中供一白石神像，刻極精。有男具石人二，石鴨二，石馬二，石兎二，石魚二，石鱉二，人面馬足之怪一人，以手提其足，又一石刻人挾魚蛇，極精妙矣。又有兩石刻人首立左右，皆在花草掩映間，蓋羅馬之俗，以雕刻爲尙，故陳設尙之。

又入一官宅，摩色畫鋪地，更壯麗。中間水管激射，下一白石神龕，七級而上，前臨石池，四壁畫魚鴨蝦無數，一鷺以數筆爲之，花上鳥亦然，其餘花草，皆瀟灑出

淡逸之畫品

麗。如今江浙畫，其着色尙極新，吾國人覩此，則知淡逸之品，羅馬人二千年已能爲之，所難者仍在精工迫眞耳。故今日歐人之畫，又上一層也。此室若遷於中國，皆

宛然中國物

信爲中國之物，蓋無一不與中國同也。

富室四五六七

又入一富室，其畫極佳，室制如今式，其桌有鋪褥，其冠有雄雞一，畫作文字甚多，人物皆具男女形，室有白石桌甚精，與江粤富室同矣。

又至一富室，主人名………

又一富室，主人名………（此兩名原稿皆缺今仍之校者識）

各室皆刻名壁上，一室有洗衣房，作三層池，餘式同。其厨有作麵之鐵具，則其於食具亦精矣。

玻璃起原

又一富室，有玻璃矣，足見羅馬製玻之古。餘摩色地磚畫壁池亭，略同他室。

富室八

末入一大富室，弘麗爲此城之冠矣。門高數級，類中土，門庭甚大。門旁一房，庭有鐵箱，徧銅釘，綠花斑駁，石獸甚多，雕刻極精。又有圓石作神像，東向一大室

銅器

，右旁一庭二室，爨釜之具五，皆鐵爲之，如古燒牛然，斑駁靑綠，似中國古鐘鼎矣，此最爲眞物也。又入兩庭，一室畫男女交媾者。四牀，器皆精妙。其東向庭立

奇俗

一赤體像，於是見羅馬之淫風極矣。此大門立一男像，陽具極長大，有一人以權衡稱之，聞此爲實事，故繪於此，乃在大門以示衆，亦奇矣。今以板蔽之，時其開闔

全城之冠

行半日不盡

古廟二

大廟三

以示人焉。西向一大室，隔一梯，又一室，又一庭，其當正門之大庭，環廊南北七柱，東西四柱，置石人鐵人十餘，石盤石枱方圓長形不等，亦十餘，刻鏤極精。東向一堂一室甚大，四面丹壁，繪畫金采，完好如新，圖寫其當時人物風俗器具，亦爲全城之冠也。今意人以大銅鍊繞其邊外，不許人近，且修其墜瓦以爲完室。旁三室一庭。畫亦極精妙。其旁室酒爐，亦畫男子具三幅於壚前，當時羅馬之淫俗流行如此，大衆不諱而公彰之。然今各博物院陳設之像，無不赤體者，皆露男女之具，則源流有自，毫不足怪矣。此城望之雖小，而行之無窮，衢巷轉折，南北東西，行半日不盡，蓋巷窄屋小，所容衆多故也。然雖三萬人，而神廟甚多，富室甚多，所經者已數十，自入此最精麗宏大之巨室後，餘皆不如之，亦不暇徧觀矣。日漸西下，乃速行而出。

有一廟，石堂上存鐵條四，其中空焉，扣之皆作樂音，清濁協律，亦異制也。惜其法不傳。出登高邱上，正面爲大廟，正殿二成，下九級，上六級，至殿陛，殿上大石柱，廣六深亦六，今折斷之餘，猶高丈餘，廣二尺餘。堂壁內爲三室也，其左右廊，深邃廣濶，氣象萬千，東西石柱各四十四，闌干亦四十四，礎大五六尺，柱礎皆有刻畫，每柱距八九尺，自堂至門，遠至三十餘丈，廣廿餘丈，兩廊堆積瓦石無數，皆室材也。此等大廟，在今歐洲，亦爲大者，想見此城之盛，而羅馬之文明矣

。

官署四

審官署甚閎大，左右柱各十七，每距丈許，柱礎刻甚精。正中宮座石爲之，高五尺，廣二丈，夾牆厚數尺，其上必如是矣。門凡十柱，門前牌坊一柱，凡三層。

博物院

自此夕陽已下，不及細覗，匆急行至博物院，守者已去，覓之來，厚給其費，開門入，則皆邦渒故物也。死尸人十四，胎一，犬一，雞卵麥豆米荸薺平果，皆以筐承之。牛羊肉麵包並具，可推見食品焉。其麵包如平餅，圓廣五六寸，經火後皆化黑色，各食品皆然，歐人之食麵包，蓋亦源於羅馬矣。死尸以玻匣陳於中，皆作灰色，有反覆臥者，有作業者，其移至各國博物院者蓋甚多，存於此者不過此數。其衣服冠履皆已黑霉，亦有可辨者。其鎖制甚大而奇，有以銅爲門櫃者。用器亦甚多，瓦缶尤盛，刻畫精古，多仿埃及，皆作紅泥色。畫人物極類吾國古鐘鼎，吾此來攜得其斷磚碎瓦舊灰及瓦缶，蓋二千年建國之古物，亦難得甚矣。

二千年故國古物

大概論之，邦渒之宮室器用，無一不類今日中土之僻郡。其牆壁之畫既精美，而色尤鮮新。鋪地用摩色畫，庭多石人石枱石盤，刻鏤皆精，此則吾國今日尚不及也。

與中國比較

蓋其地控海疆，千古皆爲大都會，故當時邦渒亦必爲名城，如今之奈波里矣。然吾國經二千年尚不過如彼，則可愧甚！然徧覽歐土大進化，皆在此百年，百年前屋多低小，亦與中國同，則亦無可深愧者。

⿰口匪蘇⿰口匪士火山

歐洲最著名之火山

五月五日，遊⿰口匪蘇⿰口匪士火山，高四千二百七十五尺，歷臨奈波里埠，歐洲最著名之火山也。火烟常噴，望之可畏，而人民亘古居此，且為都會，亦險矣哉！人情不畏險難，而奈波里民乃貪便利而不去，且建都於是，所謂民者冥也，多貪小利而忘大難者，豈不然哉？乘馬車行十餘里，坡陀而登，沿道欹側如北京，小兒數十從車後譁笑乞丐，車夫鞭之而去。至山脚，易汽車，皆遊埠公司代辦，車路亦公司特築者。

光緒廿一年（一八九五年）此火山又嘗一爆震，其泥石流下，掩峯嶺數重，皆作火色，鐵軌穿之而過，登山鐵軌道十五里，去年新築者，客店人家數四，亦新築焉。噫，何其冒險也！

達觀

周國賢曰：「若今日火山忽爆，吾兩人又為邦渒之古董矣，可畏哉！」吾曰：「供千餘年後人之摩玩，豈不勝於蓐螻蟻而速化乎？」相與大笑。至山頂，再換機牽車，凡二千七百尺，十二分時而躋焉。

葡萄林

自山足至麓，夾道皆葡萄梅李桃杏果極繁盛，其種葡萄，相距二三尺許，於腰處以枝互纏若橫帶，綠實纍纍，青葉陰陰，景色至佳，將至山頂，則寸草不生，望之山頭盡綠者。遠望以為草，豈知皆硫黃也。可拾之，然硫氣甚重，不可聞。

警察冠奇製

下機牽車處，有警察數人照料，恐為人所陷也。凡歐洲遊觀之地皆如此，警察員絨冠絨衣，盛暑上下汗浹流，詢之云：熱甚，然

不改制，亦奇矣。其冠左右有翼，廣近尺又看街警察之冠，皆垂雞羽綏纓數十，此意國制也。下機牽車至登頂火穴，有百許丈，火泥如碎沙沒足，登者必以杖，或肩輿，或曳纜人牽之，帶路者每人索七佛郎，人多則可省，國例也，不能去之。然可爲人扶掖。火穴烟甚盛，時有飛石噴出，捫之猶熱，吾欲近視其穴，掖人及警察以險不許。然吾在爪哇巴思溫火山曾見之，亦相同，故亦不强視，乃拾熱石數四而下。每日遊客十數，在山上轉車處，有樓賣酒，公設也，遊客皆書名。下至汽車停處，有酒樓，臨山麓，倚窗望海。全城樓閣人家六十萬，環海而居，斜倚邱陵，與島嶼相接，門戶山峙，波濤浩瀚，至勝概也。午飯於是，飲酒望海甚樂，慨然賦詩。

詩

　　㖔蘇㖔士火山麓酒樓望海並眺奈波里全城華人莫我先也

晨登㖔蘇㖔，中午飯山麓。酒樓憑高處，開窓縱遊目。海山兩門峙，海波浩深綠。島嶼蕩烟點，帆檣渺相屬。樓閣走邱陵，臨海環列屋。波濤拍石岸，風起奏笙筑。人家六十萬，烟樹彌望縟。葡萄梅杏李，纍纍枝頭熟。都會二千年，英雄戰事酷。德法與奧班，爭霸來逐鹿。近起燒炭黨，竟成統一局。雖歷火山災，豈捨勝地曲。山海控要妙，闤闠偉瞻矚。吾華與相比，芝罘猶少縮。大風波忽蕩，炎日正當旭。長嘯眺大宇，天海在一掬。引杯且浩然，旅人登快足。支那來遊者，吾先誰爲續。

吾先誰爲續

大袄祠

佛教之餘

意同通商第一埠

奈波里餘遊及往羅馬道中

遊奈波里大袄祠，高六七丈，上爲圓穹，中奉耶蘇像，設几置燭唪經，信者見大僧則嗅其手，皆佛教之餘也。地攢石成異花，大柱五皆盈丈，蓋意爲天主教國，故袄祠多皆壯麗者。奈波里人口六十萬，工廠林立，樓房櫛比，皆五六層，甚古舊，與巴黎倫敦同。惟道路最劣耳。其戲園遊冶處亦少類巴黎，在意國次于美蘭。嗹尼士舟船交通，則爲意國通商第一大埠，美蘭之富勝之者，以產絲耳。馬夫亦通英語，他處則不能，可見其盛。昔別立國，自咸豐十年，乃併於薩謚尼爲意大利國耳。在酒店，葡萄酒一尊，須十餘佛郎，亦有賤者，當指名，否則開單時，聽其寫價矣。每浴須二佛郎，自入歐洲各國，浴皆另爲價，飲茶亦然。

六日早八時，乘汽車往羅馬，沿途羣山秀迤，葡萄極綠，山肥厚似江南，山顛亦青葱之甚。自奈波里往羅馬，五百三十英里，自巴連的詩至奈波里，八百三十七英里，合共一千三百六十七英里，當中土四千里矣。非汽車迅速，安得視若徑庭哉！

羅馬

三時到羅馬，將到時，羣山走下，漸開大野，蔚爲巨觀，遠望之知其爲大都會，即

三千年石渠

衹祠宏麗甲大地

宇內第一廟

將到羅馬矣。遙望巨橋橫野，高若層樓，迤曳數里，斷之續之，上插雲表，拱門數百，高出數丈，皆以石築之，吾決其爲引水石渠，問之果然。蓋羅馬盛時所築，至今二千年矣。雖時有斷者，然非常之巨工，已先見一班。入克蘭大客店，極宏壯也。一廳一室，鋪墊甚都，價僅二十佛郎，賤於英德多矣。次者十二佛郎，一日兼食宿焉，亦甚賤。羅馬今爲意新建國之都城，僅四十餘年，樓閣僅高三四層，皆新淨，道路以小石爲磚鋪之，甚潔，無奈波里之傾側。人民衣服亦稍潔，乞丐亦少，雖男女淫風甚盛，而嚴禁妓館，百戲亦寂寥，雖無英法德之繁塡，而新整可觀。臨秦擺江，列道夾樹寬廣，七山相望，草樹秀綠，城中古塔古石表矗天，壞殿危樓徧地，衹祠宏麗甲大地。大者凡一百四十餘，吾覽觀三四十祠，亦皆宏麗崇嚴，爲他國大都所無者，蓋此爲千年教皇故地使然。英國倫敦保羅廟，號最宏麗，置之羅馬中，不能在百數之列也。杜牧詩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吾遊羅馬，日頻誦之。

號稱宇內第一之彼得廟

四時出遊衢道，先遊彼得廟，此廟壯麗，歐人誇爲宇內第一。創始於明之中葉，爲西歷一千五百零六年，成於一千七百八十年，工程凡三百五十年，費金一千五百萬

與天主教興替之關係

磅，窮教皇之所入不足，乃賣赦罪紙以成之。路德因得藉口以攻之而興新教，而天主教因之以傾，爲此廟也，所關亦大矣！其與秦之役民築阿房而亡國，將無同。其工出自名匠勃拉曼德，是時新學日出，勃乃變羅馬日耳曼之舊式，而自出新裁，勃死而名匠拉發羅、亘利瓦、羅孟諾、弗拉約康獨、安得諾、密克爾、安春羅，七人續成之，其餘內外雕飾，皆妙選當時之名手無數以成之，可謂亘工矣。以吾所遊印度，見沙之之汗陵廟，壯麗相等，而雕刻不及，若君士但丁之珊遜袄祠，最有亘麗名，我未見之，未知果爲宇內第一否，然工程之久大，雕刻之精工，關係之偉亘，必爲宇內有名之大建築矣。

門庭

門外曠㙍如天安門，外深廣數百步，宏敞非常。兩廊各百餘柱，作圓拱半壁形，其上立雕石先哲像，每柱上一像，中間一華表，高十餘丈，體方，左右兩大管爲噴水池，體勢雄偉，甚類印度也。正殿階崇數十級，殿高三十餘丈，左右各六柱，柱大四尺許，上層頂平，亦環立其先哲像，大門五，中門以鐵爲之，作圓拱形，高三百四十二尺，拱上雕鏤精絕。門外橫廊廣數丈，雄深崇峻，亦似印度，入門，右有法國王之像，其階磚皆五色文石，砌花鳥品物各形，無同者。正中攢石爲圓形，如我天壇。最中圓紅石丈許，爲教皇拜處，頂蓋高一百三十八尺，皆作藻井，畫刻各色金花，光燦奪眼，藻井形或方或長或橢圓，最中圓穹徑百九十五尺，高四百二十六

彼德保羅墓

刻像之極品

一畫經四人死三人閱十年乃成

尺，至頂四百五十八尺，頂上作金人十六，以十六格分刻之。中層作金寶星十餘，四週開窓，每窓頂皆畫一像，其下爲畫五層，一方一圓一長，皆刻金爲底，以丹青爲畫，飾以寶石，璀燦照耀。圓穹上頂作數丈金塔形，蔭下作方亭，亭下爲彼德保羅墓。方亭高廣數丈，四大金柱皆作曲形，以文石砌路，左右兩路凡十七級，下至墓所，墓前四寶石柱，是自古羅馬皇尼羅殿移來者。其石級下兩寶石柱，長三尺餘，以火照之，光通徹，餘皆以金爲之。上層環週石欄，以金作花葉形之燈，凡百數，墳堂正座之椅，乃彼得原坐者。椅下以朶雲盛之，刻四敎皇像，以手捧雲，左右刻神像甚多，並精絕，其神放星光。亭上供奉十字，自亭蓋以至墳下，一切皆刻金飾寶石，光麗無倫。墓門刻金，如中國神龕。墓前作第六敎皇布拉沙希詭像，甚精美，爲名匠加南所刻。亭後正北處，供奉耶蘇，左一石棺，乃一百八十九代敎皇阿路巴拿士咽地者。棺刻花，首尾起捲書形尺餘，中作一百六十九代敎皇波花路地篩士，中右作敎皇亞歷山大坐像，皆以文石爲之。中間神龕，以二神像託之，所有各像，手足筋骸，精妙入微，光動如生，眞刻像之極品也。羅馬本以刻像著，此爲羅馬第一大工，故正殿刻像，尤爲妙絕。有一畫寫耶蘇故事者，以摩色爲之，用五色小石，其精細微妙，與筆畫同，此畫爲四名手所作，三人皆爲作此畫而死，第四人乃能成之，凡經十年，尤爲絕技神異之品矣。殿左右皆以文石爲之。兩旁皆刻石像，

棺上造像

耶教之矛盾

歐俗畏鬼

認罪亭

多置歷代教皇之棺，高下不一，有在丈許高者，去年死之新教皇，亦瘞於此。全殿藏棺百數，教皇棺六十四，各國惟王者乃能藏棺於是。木棺外皆有石槨，凡兩三重，故無惡氣，棺上皆刻死者像，或坐或臥，此歐洲之通例。突厥波斯亦然。觀埃及古棺皆畫像其上，則其傳統甚古矣。其感動人而留紀念，亦至切易，故歐洲各墓地多有之，貴人則殆必有矣。夫耶教尊魂，既尊魂矣，則尸體乃臭穢之餘，何乃保藏於殿堂居室內，鄭重若是。婆羅門教重魂，故棄形體而行火葬。儒教甚重形體，故其死也，有衣槨棺衿之美，爲使人勿惡之也，爲勿使狐狸蠅蟻食之也，然猶且藏之於野，深埋地中，雖聖賢帝王亦從是焉。然墨子猶譏爲厚葬，未有葬之於室者，室大之容幾何，積藏穢氣，凡數百棺，積千百年，其各國帝王木棺亦多如是，其愛尸體乃甚於儒教。儒教送形而往葬之中野，迎精而反立廟而事之，生則重形，死則重魂。耶教生則日聚人而言魂，死則不事魂而藏其形，何其反也？吾嘗閱歐洲鬼神記，歐俗亦畏鬼，以耶教有神無鬼之故，君蒿悽愴之精，乃無所寄，而天堂地獄之果有，亦待末日乃判，然則無量數之遊魂，盈塞虛空，無所歸宿，而無數臭腐皮囊，乃長留此清閒莊嚴之神殿，甚難爲解，然以爲觀念，則甚親切矣。殿近牆處，皆有小木亭，內分三間，以立三人，蓋所謂認罪亭也。凡十一亭，爲十一國人認罪處。蓋教皇所統，凡十一國人，人各入其國亭，蓋教皇之在黑暗世界，視各國君王如諸侯

認罪亭之曖昧

諸教改革之關鍵

，而自爲天子，故有此包含衆國之宏規也。其創認罪法，出於佛氏之懺悔法，即孔子所謂見其過而內自訟也。既來認罪納金，教皇則頒赦罪紙與之。今堂前膜拜者，士女無數，在認罪亭者，男女亦有其人，每一人來認罪，則有一僧同在亭中，但隔一板，然語可聞而不相見，僧可反復詰難其由。有謂婦女犯奸罪而來認者，本不欲人知也，惟問僧知之，僧脅其畏人知也，因强私之，女畏僧之露已惡而勉從焉。各國天主教堂，皆有認罪亭，因是淫案無數，穢聲彰聞，人之多惡天主教者，爲此之故，而馬丁路德乃起而乘勢攻之，別立新教。果如是也，則是亭爲天主教覆溺之由，所關甚大哉！中國近來僧寺之毀，佛教之微，雖由朱子之大明儒學，亦由僧寺多有淫案，因而覆之。夫佛耶二教，本皆清淨，然無妻絕淫，其事本非人情之所育，既非人情，而欲人人强行之，勢必不能，則破壞決裂，勢將因其徒而覆其宗。既有然矣，故日耳曼之路德娶一尼姑而立新教，蓮花生到西藏而立紅教，許娶妻示淫，親鸞在日本，娶妻食肉而立本願宗，雖非教主之旨，而順乎人情，人多從之，而路德牧師，挾妻而行，到處傳教，人情所便，道遂光大，有旨哉！有旨哉！殿右門內第二柱，高丈許，上有一百九十六代之教皇烟詢咽地棺及像懸焉。突厥帝曾送一劍，亦在是。再出一楹，英女皇美利棺在是，門角一室，中設金輪，大二三尺，臥一蠟造小兒，下臨一小池，外有木欄，衆婦女圍繞一僧中立，僧衣白褂，兩肩搭紅綢，濶二

洗兒儀式

寶石柱

寸，垂至膝下，手捧一經册，口誦喃喃，一婦人捧新生子就僧前，僧且誦且問，以手撫兒首，又以香膏拭兒首及頸，於池中酌水浴兒，燃白燭照之，以白布巾覆兒頭，誦吉語，禮畢，行禮中間，僧又易黃綢肩褂。此殿全用五色文石，雕鏤精絕，莊嚴妙麗，高杳宏深，柱礎皆盈丈許，蓋歐洲皆奉天主教，教皇駐於羅馬，此殿爲教皇及天主教總供奉處故也。殿左右爲教皇宮，宮門在左，繞後至右，是日先至左殿，自殿簷門外，則爲遊廊，甚長，夾廊皆立石像無數，雕刻精絕，皆文石也，此爲教皇宮矣。入一方殿，再入爲一圓殿，昔之三百二十年教皇之雞骨猶存，故圓殿上刻一大金雞，大七八尺，乃金金爲之者。此殿望之似小，而內有八百室，皆以文石爲之。有古畫十九幅，皆一千四百八十四年者，高妙絕倫。有寶石柱，上刻全金彼得像。其柱自埃及移來，長三尺餘，黃金色，通徹如鏡，中作雲氣繚繞，此石名亞拉伯士他，眞奇寶也。行徧歐洲，見寶石多矣，甚少其比。有僧七十餘人，每僧占三室，一書室，一臥室，一食室，皆文石，僧亦太樂矣哉！日已暮矣，遂歸。導遊殿之人，每時二佛郎。

教皇宮

右旁則教皇正宮，於初九日乃遊之。宮門在殿旁，長廊數百步，高聳斜上，登樓凡

地球第一大世家

第一畫師拉飛爾

油畫之祖

百數十級。門內外有衞兵十數人守之，守兵衣甚怪偉，黑絨衫褲，以紅黃條相間成色，又有斜紋者，亦異觀也。樓高四重，敞宮四合，入門內，四壁懸歷朝教皇像，皆以金雜摩色石爲底，紅袍正衿，肩垂二帶，或白或黃，帽似中國小帽，多以綠絨黑絨爲之，白絨緣邊無頂。穿殿數重，皆教皇像也。鋪設壯麗，磁器金石之玩相望，皆千數百年古物，多各國皇所貢獻者。其瓌偉斑駁，莫非至寶，聚天下之精英，幾可爲地球之第一大世家者矣。衍聖公雖長老，而貧賤甚矣。惟波斯皇及突厥帝，以國王兼教長，或可比其一二。再登百數十級，入一殿。爲一千四百年所建者。四壁皆古畫，高五六丈，此畫爲耶蘇故事，最有名者。正樓高二百五十尺，爲耶氏一千年所建，至今九百年矣。石質厚數尺，樓盡懸畫，皆有名之奇寶。其一畫寫拉飛爾出殯，送者極盛，以黃花緞蓋柩，上臥一像，有四女兒持火吹之，吹令光如眞者。拉飛爾是意大利第一畫家，在明中葉，當西五百五年，至今四百年矣，油畫卽其所創也。此宮有四室，皆拉飛爾畫，壁大數丈，一廊拱數十，亦皆拉飛爾畫，其高數丈。有畫君士但丁東帝與意大利戰圖，有花（基嘆）（粵音）詩尼畫，大幅數丈，作波蘭與奧國戰，人物數百，奧將衣似中國，波王黃袍無袖，旂臥兵死如生。有一室壁畫，拉飛爾寫未成而死，祖遼瑪路續成之，皆至精妙著名者。拉飛爾於今一畫值數百萬，遊意大利偏見之，凡數千百幅，生氣遠出，神妙迫眞，名不虛也。他名手爲之，雖得

中國文書

摩色畫院

其筆跡，無其生氣秀徹，不知吾國之顧虎頭吳道子何如耳？地球畫院，以羅馬爲最多最精妙，羅馬之藏拉飛爾之畫，以敎皇此宮及博物院二處爲最多最精妙。出意大利外，則祇巴黎有拉飛爾畫，奧德英則僅有而絕無矣。自遊羅馬後徧觀各國畫院，雖陳品萬億，丹青盈目，皆無足觀矣。一爲羅咩利所畫，與拉飛爾相近，一巴離㖦路所畫，類近人者，其餘古畫精美者，列壁皆是，不堪枚擧，皆數百年前之名畫，惟敎皇乃能蓄之。一室藏各國寶書，其櫃皆以金及雜寶石爲之。內有中國文一書，名敎中上諭，此四字用篆書寫之，乃康熙朝所著也。其各國寶書各國文皆備，有數千年者，其書篋面底，盡飾金花及寶石，光怪陸離。是日於宮中遇大僧正四人，意語曰嘉頓今路。衣紅衣如袈裟，蓋敎皇之下第一高位者。見我衣中國長衣，擧手禮訊，蓋彼知爲中國上流人也，殷懃有加。吾訊問敎皇，本欲約見，惟敎皇尊貴已極，見者必須膜拜，我不欲行禮，故大僧正雖極殷懃，而不復與敎皇約見，此敎皇自彼得至今，爲三百六十四代之敎主云。其餘大僧趨走甚多，不可數矣。聞敎皇惟大祭日乃入廟行禮，登壇說法，是日見者，須得特許衣服，人民隨喜者，悲淚交流，嗅足而去，迷信如此。宮中有一摩色畫院，摩色者，以小石成畫之名。其石長數寸數分，如鉛如鐵，備分五色，釘入畫中，先成一稿，乃以石釘，居然似筆畫者，精巧無倫。每幅雖至小，亦索價千百，歐人最好之，然富家名士室中，亦不多覯。

教皇宮號稱天下第一壯麗莊嚴之宮，其縱三百餘丈，深二百餘丈，堂室一萬一千，蓋竭千餘年累世教皇之力爲之。今教皇僅占一隅，其餘皆分爲博物院及公所，以吾所遊歐洲十一國王宮，雖法之路易十四，尚不足比其規模之半，何況其餘。若中國皇宮之大，固甲地球，而土木粗惡，絕無雕刻，又乏重樓。其視教皇宮之瓌麗，相去不可道里計也。況所奉之彼得殿，尤爲華妙絕倫乎？故教皇爲大地上一大怪物，而皇宮自亦爲地球上第一巨觀也。

一大怪物第一巨觀

公園

羅馬在赤道北四十一度五十四分，夏時地不甚熱，冬時亦不雪，距海數十里，最爲勝地，但斜與非洲相對，時有撒喀刺沙漠之熱風吹來，則甚熱而人多癘疾矣。其公園在拜西訶高阜，高四十二邁當，遠望林木蔚然。其上一爲花園，一爲林囿，當近園阜址處，有廣場數百步，中有噴水池二面，有古牌坊，正面山麓有石亭，四週刻石像甚多，有騎馬而立者，人馬如生。馬路繞山而上，處處皆有石像，其地生竹甚娑翠，夾路花木青葱，與古像相映。至於阜巔，爲平園，半里亭池，鵞鴨麋鹿，與人相周旋焉。而僧爲最多，有觀書者，有默坐，皆長黑衣直衿，略與中國僧同。羅馬最多僧，道路皆是，而公園及遊觀之地，尤相屬也。下至植物院，古木夾道，濃翠參天，凡十餘里，士女雜沓，車馬如雲，多有席草携盒飲食談笑，兒童曳繩騎輪，百端遊戲，石柱石碑立馬像無數。深處別爲一所，有噴水池，溪沼曲折，有亭臨之，

鳧鴈魚蝦，人多垂釣為樂，綠天幕幕，都人士女，以遊以嬉，蓋歐洲樂民之通俗。有坐雙馬車者，見吾冕冠為禮，蓋以吾衣冠華異，疑為中國貴人也。餘則見華人多驚視者，蓋羅馬少華人來遊，來者或多改裝，則不知之。

二千年鬥獸場

羅馬最巨之鬬獸場

七日，遊科魯斯之鬬獸場。場為羅馬第九帝嗹士巴順所築，（當西歷七十餘年）今將二千年矣。此場容八萬人，宏偉崇壯，地球史著名者。將到，望見崇垣屹嶫，比今北京城尤峻。高本十重，今尚有六重，巍然十數丈，在地上有三層，已陷地下，猶略可俯見。圓周八十室，每室高丈五六尺，廣丈許，以石間磚為之，中間亦復迷離，故亂如八陣圖。牆厚三四丈許，隔二丈許輒開一門，每門一路，上下內外皆繚繞周通。其上樓之路，前牆塞者後路通，前路通者後牆塞，下路通者上路塞，一通一塞，八十室十層同之，大例如此，今僅餘其半，餘皆塡為高地矣。右半上三重亦已傾，每石大數尺，每柱大數抱，柱礎皆有花，其地下以作獄，巍構偉然，望之驚人。嗹士巴順，起家農夫，以武功至總督，遇尼羅帝，以淫亂見廢，於是愷撒之統絕。元老院迎嗹士巴順（別本羅馬史作非士巴山音不正）而立之，極似五代之武人為帝情狀。嗹士巴順，為中興英主，改革制度，更新兵制，破滅猶太，死者五十萬人，乃課猶太人以重稅，以築此劇

猶太人之血場

場。及尼羅已燒加比林邱上之殿，可謂巨工，亦謂爲猶太人之血場可也。羅馬俗好鬥獸，時選壯士或囚犯與猛虎巨牛相鬥，或帝者親自爲之。尼羅帝及高摩道斯，手刺百獅，又親與勇士格，人血迸流，骨肉狼藉，則相視撫掌大笑以爲歡樂，不仁若是！而國俗不忘之，豈不異哉！

蠻俗一斑

羅馬最先之紀功坊

最古紀功坊

場旁有第度帝紀功牌坊，即𠿪士巴順爲其子第度破滅猶太而紀功者。平頂三門，雕鏤精絕，刻文其中。今巴黎拿破崙紀功牌坊及各國牌坊，皆仿此制。

歹布路宮

歹布路略傳

遊歹布路宮，爲哈的練帝離宮也。歹布路者。意音也，當即哈的練。哈的練爲大剌壞帝弟子，兩帝皆英主也。大剌壞帝經營亞細亞，入波斯京，幾滅波斯，割亞爾美尼亞，平定丹牛波河北之底布亞國，架大橋於來因河以臨日耳曼。哈的練復好文治歸還侵地，務興文明，居雅典數年，講哲學，考古物，欲以希臘之文化，行之羅馬。

羅馬法律起原

網羅名士織一議院，名之曰第一院。用法律家蘇維亞裘利亞那輯羅馬通行法律，其後茹斯底年十二銅表律，即因此而成者也。其子安敦帝，即首通中國，蓋羅馬最盛

初通中國之安敦

公園及圖書館之起原

中霤

浙派畫

之時，而大剌壞哈的練二帝，皆好興巨工以飾文明，今大剌壞之凱旋門及其華表，雕刻戰功，至今猶存拓影見前。其公園及圖書館，爲今日歐洲之先聲，哈的練帝營陵寢，毛沙列溫、阿布、哈的練三者，至今猶存，扣影見前。蓋皆在西歷一百三十四年後，與漢安帝順帝同時者也。宮在邱上，亦穿山爲之，拓影見前。馬車至山足，迴環步上十數丈，入門重牆厚數尺，高六七丈，外磚內泥，門外鋪石道不廣，門內道則灰沙及泥耳。緣其高深，邃若杳冥沈黑甚遠，乃有一中霤通光。內層連接，洞房環繞，石欄刻花者。再入一門，高丈許，複道深數十丈，地下苔生，上蓋亦厚二尺許，亦時有中霤以通光，此乃當時御路，不許人行者。此宮有刻石頗精，過於我武梁祠畫像也。

奧古士多宮

再入則爲奧古士多宮，覩其后室，壁塗丹黃，上皆繪畫，與邦渒富家同。又一室畫橋梁屋宇山水人物花卉，意隨飄灑疎逸，甚以中國今日浙派，亦可謂之米派董派。東西隔絕，不約而同，亦異事也。地下皆用摩色砌花及他物品，有作三角形者，甚完好，旁一藏酒室，今尚有瓦缶數十，尖底有耳，皆二千年物，亦難得矣。牆上有三鉛管，大三寸，厚二分，一奧古士多者，一多美順者，一丕先那士者，鐵皆作靑

綠色，堂室高僅二丈或丈許，深廣同之，此爲其后所居，乃最妙麗者，而不過如是。多美順帝者，第度帝之弟，惟牆厚三四尺，然不過泥築之耳，至今頹垣崩瓦，碎泥剝落。

愷撒略傳

按奧古士多(8)愷撒之姪。（別書奧克斯大士音不正今從羅馬人告我語他做此）愷撒與綳標爲羅馬民政一統時大將，其破高盧日耳曼諸蠻，攻都府八百餘，定種族，破敵兵三百萬，殺百萬，虜百萬，又平定埃及亞非利加薩拉斯，而歸除綳標，其武功文治，羅馬之一統所賴以開。又深通希臘之哲學，其所作戰史，最有名。又編定羅馬法典，則爲史學法律學名家。又登議院爲雄辯家，創圖書館，爲今日歐洲之先導，開亞爾頻山（英語作亞爾伯不正今從瑞士德法語）之路，其功業才學，博大兼賅，無不絕倫者。歐洲古今帝王中，雖前之亞力山大，後之拿破崙，尚非其比。中國惟唐太宗可與伯仲，然事成功定，唐太宗較勝愷撒一籌。其餘地球內諸大帝，率多粗才，不可與比倫也。

奧古士多略傳

奧古士多立爲愷撒嗣子，名屋大維。愷撒爲民主黨勃德斯所殺，民主黨內亂，屋大維以才與愷撒舊將恩德尼、列比鐸、並爲三執政。當是時羅馬士大夫皆講希臘哲學，如開多勃德斯、西賽羅、加底林、革老丢、及愷撒，皆不能脫希臘哲學之範圍。

羅馬千年專制帝政之祖

惟屋大維剛毅嚴冷，不信哲學，無所畏仰，而才氣機敏，則有愷撒之風，故破除民主政體，限制地方民權，創元老會，既平恩德尼列比鐸，遂定羅馬千年專制之帝政

以帝王名爲爵諱

。蓋其爲人類秦政明朱元章者，乃上尊號曰奧古士多。羅馬人素惡王號，故易此名。其後羅馬至今以愷撒及奧古士多爲帝王尊號，亦明稱羅慕路爲尊號者。羅慕路者，羅馬當周時開創之首王也。今德意志共主，尚稱愷撒，以古王名爲爵位之極，在中土義本難解，而唐時謚高祖爲神堯，亦類其意也。

當時羅馬之形勢

今日歐洲政治之先河

當是時，羅馬國土，東自幼發拉的河，西至大西洋，北自丹牛波河，至英吉利海峽，南暨尼羅河及撒哈剌大沙漠，當漢成帝時，西歷前二十七年，奧古士多既爲羅馬大帝而統一之，於亞非洲間，爲開闢未有之大國。內定制度，創設衞兵以自護，立常備之海陸軍四十萬，分羅馬爲十四區，而置警察，盜賊衰息，大開道路，而行郵政，以急報告，至少者日行三百里，雖在遠鄉僻壤，而馬車人力車皆通，故消息靈便，治化易擧。以地理學爲兒童教科書，天下商業物產，皆運送羅馬，乃分之於各地，工商大興焉。凡此皆爲今日歐洲政治之先河也。分羅馬之地，以意大利全島屬羅馬政府，以亞細亞亞非利加諸邦及西布拉斯島納帕南西斯伊大利海岸諸島領於元老院，而帝兼統之，又自領高盧馬基頓腓尼西亞依利根達麥狄亞，奔諾尼亞埃及，國土既大，自是定保守境內之義，不復事征伐開拓疆土，有名將亞古列巴名相梅納斯輔之，大築壇廟宮殿及都市第宅，故羅馬規模宏偉一新焉。其比於中國在秦始皇漢武帝之間乎，皆兼開創□成二事而一新之。其創羅馬二千年之帝政，雖上承亞力山

歐洲之秦始皇

大，則眞歐洲之秦始皇也。宜昔者之稱爲大秦乎！其后利維亞亦甚才，今遊其遺宮及后室，想見秦皇漢武之律略，而椒房蘭殿，又如見陳阿嬌衞子夫焉。梅納斯其李斯蕭何之比耶！今歐洲以羅馬爲正統，學者必學羅馬語言文字，熟讀羅馬史，而遺宮頽殿，丹靑器物，至今猶存，尤足動人之觀感，至今其聲靈之赫奕於世界，則竟過於我秦皇漢武矣。

羅馬爲世界

西人告我曰：羅馬爲世界，以羅馬都爲世界首都，似可笑，猶中國昔之自謂爲天下也。而今中國既弱，文明政學，皆僻於一隅，無關於天下，羅馬之後繼者，能發揚其光輝於天下，此則我中國後人之大恥也乎！

君士但丁廟

山前頽垣，高七八丈，已危廢矣，則君士但丁之廟也。以其中興混一有功，故特立廟祀之，賈誼所謂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也。禮於祖有功而宗有德者則祀之，何其類乎？今耶敎行後，一切鬼神祭祀盡廢，而遺廟巍構尙有遺牆，而漢高原廟徧郡國，乃毀於匡衡後，久無寸瓦矣。

古橋

此山昔有長橋二里以通前山，當時臣工，亦可想見。山下高殿崔巍八九丈，三大門屹嵲宏巨者，君士但丁大帝故殿也。今羅馬人多以銅範石琢，模其遺型焉。

羅馬之四分

君士但丁帝嗣其父君士，但周奥古士多之位，治不列顚。（即今之英國）當是時，羅馬共主地克里生，以國土太大，分爲四國，立兩奥古士多兩愷撒以分治，而自統之。君士但丁周治不列顚及高盧，（即法國）以馬西密憐治意大利及亞非利加，以伽勒留統丹牛波河境地，克

君士但丁之雄略

羅馬之三分

羅馬之分東西

地克里生爲羅馬罪人

里生自領埃穌來斯，此爲西歷三百年前後也。既而地克里生辭帝位而躬耕，又使馬西密憐并辭帝位，自是君士但周與伽勒留分治羅馬，其後馬西狄嗣其父馬西密憐奥古士多之位，馬西密憐之隱，非其志也，復羡帝位，與子爭帝權，分爲二帝，馬西密憐父子，攻破伽勒留，遂據羅馬京。既而父子交惡，馬西密憐先以女妻君士但丁帝，遂奔於帝所，既又謀殺君士但丁帝，事覺被殺。馬西狄與帝戰敗，溺於泰擺河，君士但丁遂歸治羅馬，又大破馬西密憐而滅之。時屬地狄西亞國王自立而强大，又虜其王而平定之，以羅馬人民政心重，乃遷都於今君士但丁東都，備極壯麗，毀希臘亞細亞古跡，移之以爲新羅馬，又公認耶蘇教焉。以平定分裂之天下，而首創宏麗之新都，此其才在中國，亦晉武帝之平吳蜀，周世宗之定南北矣。其定都創制雄略亦同，然地克里生分裂一國爲四，兆端既誤，君士但丁之三子，復三分天下，各領其一，又互相戰伐，至賽奥德西亞乃統一之。一年復分國與二子，於是羅馬永分東西焉。蓋自西歷二百八十八年地克里生分裂四國後，至三百九十五年，分東西羅馬，中間一百零七年，祇有君士但丁統一羅馬十三年耳。前後數百年，分裂戰爭，兵甲相仍，而羅馬遂永滅，而歐洲遂墮於封建戰爭千年黑暗之世，至今歐洲各國，尚自分裂爭戰無已，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則地克里生之至愚分裂四國爲之也。夫人民之性，有物則必爭，平等則必爭，至於國土，尤爭之甚者。故自種族而并成部落，自部落而合成國家，自國家而合成一統之大國，皆經無量數之血戰，僅乃成之。故自分

國土之分合利病

競爭進化說之評決

而求合者，人情之自然，亦物理之自然也。孔子倡大一統之說，孟子發定於一之論，蓋目覩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故大倡統一以救之。李斯紹述荀卿之儒學，預聞微言，故秦始皇時，欲立六國後，李斯與始皇乃斷然去之。漢高祖時，復欲立六國後，張良借箸而籌，乃斷然不行，中國遂以二千年一統，民安其生，比之歐洲千年黑暗之亂禍，其治安多矣。或謂人道必以競爭乃能長進，中國之退化危弱，由於一統致然；西歐之政藝日新，由於競爭所致。是則誠然。然歐人經千年黑暗戰爭之世，苦亦甚矣。今讀五代史五十餘年之亂殺，尙爲不忍，而忍受千年之黑暗亂爭乎？今中國遲於歐洲之治强，亦不過讓之先數十年耳，吾國方今大變，卽可立取歐人之政藝而自有之，豈可以數十年之弱，而甘受千年之黑暗乎？且使公羊不滅於劉歆，則升平世太平世之說，至六朝已可大昌，而大地亦爲我主，又安有必故爲分裂以待競爭而求長進乎？且中國亦累經分裂矣，三國一時，十六國一時，五代一時，只見亂殺，文明掃地，何有所加進乎？幸爲時不久耳。然禮樂經書，銷滅甚多，豈得謂競爭而進文明乎？中國號有文明，皆進於漢唐宋一統久安之世，卽今西歐學藝之長進日新，亦在百年來弭兵息戰之時，而德國疇昔廿餘國並立，數百年工藝不興，貧弱殊甚，今統一廿餘年，破法之後，休兵息民，獎勵工商，鼓舞學校，於是德之學藝，驟勝於英法，德之學士，既詳言之。一孔之儒，但觀歐洲列國分立，政藝驟新，遂

羅馬印度之前車

分封裂地為帝者秘術

地克里生論

專歸於競爭，豎儒乃不審時勢，致欲分中國為十八國，以望競爭之效，則與俾士麥相反以自促其亡，嗚呼！何其愚也！方今霸國義昌，互相吞滅之世，乃由春秋入戰國之時，韓趙魏既分晉，終為秦滅，況於曹邾杞檜而欲久長乎？春秋數口國不過二百餘年而并為七國，可不鑒哉！印度由一統自裂為二百餘國，遂永淪滅而為奴，再復興之無日，若欲分裂也。嗚呼！其為羅馬印度哉！中國惟北魏之世，曾分國為東西，既篡於周齊而一統於隋焉。李淵使二子世民建成并建天子旌旗，中分天下，而世民殺建成，蓋自漢高封其子弟分王天下以後，遂有七國之禍。賈誼建策建諸侯而小其力，武帝時主父偃力行之，乃分王諸侯之子弟以弱小之，國朝之待蒙古諸藩亦以此法，英法德之削弱封建，亦分封其子弟，弱小其國，封建遂衰。故分封裂地之法，皆帝者强幹弱枝之隱權秘術，而未有自行之者也。中國久經變故，似此愚法，不復再行，而羅馬末造乃迭行之以成其亡，此其閱歷之深，立法之妙，皆不如中國遠甚，豈非無孔子一統之經說以持之致然耶？然地克里生去帝位而躬耕，有此盛德，無施不可，故及身能治。馬西密憐為其友勉强辭帝而復出，則致亂亡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凡難為法之事，不可傳於後世，故地克里生者，子噲之流也。然中國數千年未有其人，地克里生，輕萬乘如敝屣也，眞天下之好也，高蹈者夫。或謂國朝世祖，實遠引而非登遐者，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曰：「房屋竟未動，天降白玉

棺」。又曰：「道參無生妙，功謝有爲始。」言此事甚詳。果爾，則地克里生近之矣。然手定大業，旣堅旣永，以貽將來，豈若地克里生作法不良，邦基永壞哉！故地克里生者，羅馬之賢主，而種分滅羅馬之基，昌盛歐洲之業者也。功罪可以此斷之，每撫羅馬一古蹟，則感慨中西，不能去懷也！

其旁頹垣林立，石像無數，爲千餘年前之尼廟，尼廟旁之土塚，爲千餘年焚人處，蓋羅馬有焚人之酷刑也。

焚人之刑

羅馬首王羅慕路之宮

自奧古士多宮復出曠地十數丈，松柏林與石碑石像相映帶，行數武，至羅慕路故宮。陷於地下，可俛瞰之，有牆甚厚，有井若階，存焉。羅爲羅馬開創首王，在周敬王時與孔子生時相近，二千五百年矣，而遺宮猶存。其古工之樸厚堅緻以遺後人，而後人之能敬禮英雄保存古物，二者交美者，皆令中國人深愧者也。

羅慕路陵前有白石神像甚精，蓋二千二百年之物云。下爲的沙多路士廟，廟形圓，亦八百年矣。有御路數十武，出山頂，平圓，今植花木，置几磴，若公園然，爲游人息憩處。可俛瞰羅馬全城，近者頹垣壞處，遠者高塔巍宮，夕照暮烟，細雨獨步，蒼茫千古，七山相望，皆可登臨俛覽全城者。遙指前山，草樹蓊鬱，宮殿嵯峨，

則邦非利搽愛阜之邦非利宮也。徘徊瞻眺，拾得故宮瓦石數片而歸，皆二千年物也。下山五十四級，凡二成，復入故宮，洞窅沈沈，上五級，過小橋，出至門下百數級，至山址，此爲七日所遊。

尼羅帝宮附論羅馬宮室不如中國秦漢時

其山北則尼羅故殿也。尼羅者，奧古士多之第四傳也。奧古士多以其后利維亞先夫子提庇留爲嗣，以西歷十四年卽位，凡二十四年，至西歷三十七年死，乃其幸臣麥克羅絞殺之。提庇留無子，以其兄子加俞嗣位，四年，以昏淫爲近衞兵所弑。其叔革老丢斯爲近衞兵擁爲帝，凡十四年而殂。革老丢斯闇弱，日耳曼人數來侵，然帝尚能深入大不列顛而破之，帝納其姪亞古列比納爲后，后欲立其先夫子尼羅，乃毒弑帝，於是尼羅以五十四年卽位，淫暴奢侈，有類於高洋楊廣，既殺前帝之嫡子勃利的尼加，及賢相勃拉斯，及其賢師賽尼加，既又廢殺其后奧克德維亞，奧克德維亞者，革老丢帝之女也，又更且弑其母后。凡智勝已者殺，逆已者殺，富則殺而取其財，或炮烙，或投獅噬之。放火以焚羅馬城六日，已則登梅賽納宮高塔飲酒而望之以爲樂，此與周幽王之驪山烽火，無獨有偶矣，蓋羅馬第一暴主也。既焚羅馬都後，尼羅乃更築新都，土木壯麗，震驚後世，今所存者，卽尼羅新築之宮也。殿在

羅王第一暴主

山址，門外有欄，守者一小室居焉。荒草離離，與頹垣相映，殿高二層，廢壞半矣。門作拱形，與中國城門同，陷入地者丈餘，今在地上者尙高四五丈，牆厚數尺，瓦蓋亦四尺，穿數殿，洞門複道，灣折高下，行數十重，深黑幽沓，其食殿甚廣，然亦甚黑暗，以不解開窓，僅藉中霤，及前窓通光故也。經一廟，祀其愛妃歌裡高像猶存焉。有石爲尼羅拜處。又有一廟，祀其男妃（歆嫌）尾路，亦有像人拜之。

男色蠻俗

帶路者引觀二人之密室，有一長複道密通之。羅馬最尙男色，至今人之祀（歆嫌）尾路者尙相接云。過其后駁丕亞寢殿，此后奪自奧梭之妻者，最以嬌侈名，浴以牛乳，爲畜牝牛數千，已而尼羅亦殺之。過其正寢，上爲圓拱形，然帝后之寢，皆泥爲之，今猶剝落可捫也。其前有天井，亦藉中霤以通光，中霤甚圓大，然終不能救其黑暗，導者須燃火照路，如遊隧道中。有數殿甚高，導者以長竹數丈，置燭其杪，舉竹引上，俾客仰視，雖頗嘆其穹窿，然甚嗤其黑暗，如在十八重幽冥地獄中。既幽既溼，日光不到，風氣不通，有若山洞，有若囚獄，吾昔聞羅馬文明，尤聞其建築妙麗，傾仰甚至，及此遊也，親至羅馬而徧觀之，乃見其土木之惡劣，僅知用灰泥與版築而已。其最甚者不知開戶牖以導光，以王宮之偉壯，以尼羅之窮奢，而其拙蠢若此！不獨無建章之萬戶千門，直深類於古公之陶復陶穴。今山西富人，尙有穴山作屋，僅取中霤以通光，穿室數十重，壁蓋厚數尺，乃極似羅馬古帝宮焉。

中霤陋制

凡此富人，皆我中國人所最嗤笑之，視爲太古遺風之僅存，目爲古董，如荷蘭人之視其古民五十三族，猶衣其千年前之衣服焉。吾嘗遊爪哇，觀其竹渣王之遺宮，以沙泥爲壁，蓋厚數尺，複道崇殿，幽黑杳溼，正與羅馬帝宮同，此眞太古野蠻之遺風。以我秦漢之宮殿視之，不幾若今荷蘭人之視竹渣王宮乎？今以三輔故事所述漢武帝之宮比之，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上有銅鳳凰，立神明臺，井幹樓皆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其上有九室，形或四角八角，張衡賦謂井幹叠而百層，與巴黎之銅樓何異？其北太液池，中有漸臺，高二十餘丈，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臺梁，象海中三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金銅僊人掌，至唐尚存，李賀尚見之，有金銅僊人辭漢歌。其甘泉宮之通天臺，高三十丈，可望長安城，其上林苑連緜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漢書稱成帝之昭陽殿，中庭彤朱，赤壁青瑣，殿上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璧帶往往爲黃金釭，銜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班固西都賦所謂雕玉璞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離含英是也。此不過偶舉一二耳。若漢書稱秦之驪山陵，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石槨爲遊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

馬文物遠較遜秦漢

文明普及之比較

原。而阿房宮三百餘里，作者七十萬人，破各國，寫其宮室，門立金人十二，每重二十四萬斤，門以磁石爲之。前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甬道複道相連，帷帳鐘鼓，不移而具，周馳爲閣道。自殿抵南山，表南山之顚以爲闕，復爲複道，渡渭至咸陽，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長楊五柞，東門至河，西門至汧渭，東西八百里，離宮相望，木衣綈繡，土被朱紫，宮人不徙，窮年不能徧。由此觀之，吾國秦皇漢武時，宮室文明之程度，過於羅馬，不可以道里計矣。卽論馳道，漢賈山傳，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亦何減於羅馬哉？況屋大維之定羅馬，在東漢光武以後，而愷撒綳標之先，當西漢末，羅馬僅有今意大利蕞爾之地，而法典之大成，遠在六朝之世，羅馬之哲學詩歌，雖有中興者，然僅羅馬一都市民耳，不能徧及意大利。其餘併吞之屬地，則概以羈縻待之，如今西藏回疆之人，既不與政權，亦不加教學，其與漢世百郡千縣，並設學校，皆有文學掌故博士弟子，誦經習禮，大學至三萬人，而邊人皆得論秀入官，執政典兵，至今英德法美，每一大學學生，無過萬人者，合各國比之，尙不及我漢世，何況昔之羅馬乎？其文明相去，何可道里計也。惟其丹壁妙畫，石像鐵管，摩色文階，亦有可觀者。石渠劇場之偉大，亦自驚人，然比之萬里長城

，則又不足道矣。今歐人之文明，皆本於羅馬，大學皆學羅馬之語言文字，不忘其祖，宜盛稱之，若以我之文明較之，則渺乎在下矣。而我國人耳食而未嘗親遊者，徒驚今日歐美之盛美，而誤信其所出之羅馬，乃亦同而尊仰之，則大謬矣！甚矣，吾國人今日之不自立，乃忘已而媚外也，故國人不可不讀中國書，不可不遊外國地，以互證而兩較之，當不至爲人所恐嚇，而自退處於野蠻也。日本著書，多震驚歐美者，此在日本之小島國則然，豈吾五六千年地球第一文明古國，而若此乎？

讀中國書游外國地

附論中國不保存古物不如羅馬

中國破壞古物之略史

惟羅馬亦有可敬者，二千年之頹宮古廟，至今猶存者無數。危牆壞壁，都中相望，而都人累經萬刼，爭亂盜賊，經二千年，乃無有毀之者。今都人士皆知愛護，皆知嘆美，皆知效法，無有取其一磚拾其一泥者，而公保守之以爲國榮，令大地過客，皆得遊觀，生其嘆慕，覩其實蹟，拓影而去，足以爲憑。而我國阿房之宮，燒於項羽，大火三月，未央建章之宮，燒於赤眉之亂，仙掌金人，爲魏明帝移於鄴，已而入於河北，齊高氏之營，高二十六丈者，周武帝則毀之；陳後主結綺臨春之宮，高數十丈，咸飾珠寶，隋滅陳則毀之；餘皆類是。故吾國絕少五百年前之宮室。即如吾粵巨富，若潘盧伍葉者，其居宅園林，皆極精麗，幾冠中國，吾少時皆嘗遊之。

中國美術不進之由

卽若近者十八甫伍紫垣宅，一門一窓一欄一楯木，皆別花式，無有同者。而前年伍家不振，忽改爲巷，遂使全粵巨宅，無一存者。夫以諸巨富者之講求土木，不惜巨貲，其玲瓏窈窕，花樣新奇，皆幾經匠心，乃創新構，若如日本之日光廟及奈良廟，遊者收貲，歲入數十萬，而所存美術精品，後人得由此益加改良進步，則其美術豈不更精焉？乃不知爲公衆之寶，而一旦掃除，後人再欲講求，亦不過僅至其域，談何容易勝之乎？故中國數千年美術精技，一出旋廢，後人或且不能再傳其法，若宋偃師之演劇木人，公輸墨翟之天上鬭鳶，張衡之地動儀，諸葛之木牛流馬，北齊祖沖之之輪船，隋煬之圖書館，能開門掩門開帳垂帳之金人，宇文愷之行城，元順帝之鐘表，皆不能傳於後，至使歐美今以工藝盛强於地球，此則我國人不知崇敬英雄，不知保存古物之大罪也。然不知崇敬英雄，不知保存古物，則眞野蠻人之行，而我國人乃不幸有之，則雖有千萬文明之具，而爲二者之掃除，亦可耗然盡矣。雖有文史流傳，而無實形指覩，西人不能讀我古書也，宜西人之㬅稱羅馬，而輕我無文，亦固然哉！且我國宮室之不能垂久遠也，更有一焉。吾遊印度，其數千年之古堂舊塔，宏敞壯麗，多有存者，蓋皆以石爲之故也。蓋埃及之王陵古塔，雅典之廟，至今猶存，亦皆以石，人所共知也。吾國武梁祠石室像，至今猶存，漢文翁築石室以祀孔子七十二弟子，南宋猶存，朱子曾遣人訪之，足見石室之能久遠矣。次則

堂教之舊俗宜革

灰磚，亦稍能久，如我粵之花塔光塔，杭州之淨慈塔，金山之雷音塔，並皆支持千年，若北京西山魏宗賢墓之白石塔，壯麗精妙，完好無恙，亦三百餘年矣。而南北京之明陵刻像，皆五百年，石之足以存久遠明矣。而我國宮室，自古皆用木爲多，今之殿閣皆以木爲柱架結構，然後加磚瓦焉。蓋以木爲主，而磚瓦爲從，仍未去三千年前堂構之義，構者用木架結成之謂也。夫木者易火燒，光緒十五年，吾在京師，目覩太和門祈年殿之災，此二大宮，皆在明初，於今五百年矣。柱材宏巨，大過合抱，今新購者一柱數萬，當時可想，一星之火，數百年之古殿巍構，付之虛無。以諸史考之，城市殿閣寺廟之被火，不絕於書。然則吾國人，雖有保存舊物之心，而木構之義不去，不久必付之於一燼，必不能以垂長遠，令我國一無文明實據，令我國大失光明，皆木構之義誤之。六經言宮室，雖有制度，幷不限以木材，而今古相傳，同遵愚術，至令中國文明，不得追埃及印度雅典羅馬之後，眞可憤也。文翁者，深於儒學者也，而其祀孔子弟子也，特立石室。善乎！文翁之能變以慮及久遠也。吾甚惜天下後世之愚儒，不知法文翁也。假令後人能法文翁，宮室至妙，盡以石爲之，則我之建章之宮，三雍之地，漢魏六朝之結構，唐宋元明之大工，至今皆存也。其於我國今日文明之程度，較乎大地當若何哉？今太和門一門之工程，費二百萬，若用石築，崢嶸有餘，惜哉其於舊風也！日本變法，祇從事文學武備，而

不事土木，此日本小國，所無可如何耳！吾遊歐洲諸國，雖蕞爾之瑞典，其公館民
居，壯麗皆與歐洲諸大國爭，爲使人勿輕視之也。比利時之刑部署，費千萬，冠絕
歐洲，皆由競美之意焉。安可以堂堂大國之中華，爲人藐視乎？今吾爲國人文明計
，蓋有二者：一曰保存古物，考之各國風俗，皆有保全古物會，士大夫好古者，皆
列名於中，而有官監焉。凡一國之古物，大之土木，小之什器，皆有司存部錄之，
監視之，以時示人而啓閉之。郡邑皆有博物院，小物可移者，則移而陳之於院中，巨
石豐屋，不可移者，則守護之，過壞者則扶持之，畏風雨之剝蝕者，則屋蓋之，潔
掃而愼保之。其地皆有影像與傳記以發明之。有遊觀者，則引視指告其原委，莫不
詳盡周悉焉，而薄收其費。昔吾遊日本之日光山德川氏廟，入者人收一元，歲入三
十餘萬元，因用養工人，飾花木，備廢毀，益能久遠矣。歐洲之富家屋，施捨與衆
者亦然，園林亦然，各會所亦然，博物院亦然，率收其國幣一金，故美者益美，久
者益久也。蘇州之元時獅子林，及明之拙政園，遊者人收百數十錢，因而掃除其園
，亦此意也。今官雖不理，各省府州縣士大夫，宜處處開一保存古物會，凡志書所
已著之古物，宜如上法公共部錄，而令人守護之，其志乘未著錄者，使學者查考之
。凡其有關文明足感動人心或增益民智，如所言潘盧伍葉屋園之例，有事者皆宜歸之
公會，不得擅賣拆毀。若潘仕成宅之一隅，改爲愛育堂，至今猶存，可推也。吾遊

崇敬英哲之風普及

無用之用

法國博物院，拿破崙之雨衣敝帳敝枕敝褥冠履外套，一一珍懸之於玻璃中，過者皆俯仰不置也。此猶曰蓋世之英雄也。吾遊英國惡士佛大學之博物院，其學生之爲詩人稍有名者，其所遺之金鏢，其所用之銀鏢，筆管文房四寶，猶珍藏於玻櫥中，歐人若此者不可勝數也。少有才能名望事業，則恭寫其像，珍藏其遺物，刻石紀其曾遊之地，所居之廬，令見者流連景慕焉。凡名流所居之地，雖極敝陋，後來欲居者，租輒甚昂，而人猶爭焉，得之則誇以爲榮。吾遊蘇格蘭時，自創汽機之瓦特，創生物學之達爾文，及諸詩人文人樂人機器人諸遺宅，馬夫揚鞭，皆能指而告我，各國皆然。其崇敬英哲，雖最鄙下人，皆能如是，而窮鄉皆能行之。中國人非不好古，然自一二名士外，則鮮能知之。其趨時風或好言適用者，則掃除一切，此所以中國之古物蕩然也。夫不知西人者，以爲西人專講應用之學者也，而不知其好古人而重遺物，徧及小民，乃百倍於我國。夫天下固有以無用爲有用者矣，虛空至無用也。而一室之中，若無虛空，則不能轉旋，然則無用之虛空之爲用多矣。凡小人徒見其淺，而君子能慮其遠。古物雖無用也，而令人發思古之幽情，興不朽之大志，觀感鼓動，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若農夫乎，則耕田而食，作井而飲，抱妻子而嬉，奚所事於古物爲？若野蠻乎，漁獵而食，捕虜殺人，懸人頭於胸，及其室廬以誇勇，掠婦女而淫焉，奚所事於古物爲？過歐洲之都會，古董之肆森列，其餘國則食肆用

物肆耳。觀古董之多寡，而文野之別可判矣。入歐人之宅，其廳必徧掛古董異物以相爭耀，亞洲人亦有名士故家藏古董者，然不懸於外，且若是之家亦甚渺，郡邑不易一二見也。故觀室廬古物之多少，而其人民文野之高下可判矣。

殺風景之一證

昔張督欲以焦山爲炮台，吾爭之，謂焦山佳勝，豈可爲砲台以殺風景？張謂吾等名士誕虛，卒行之，此可謂能講實用者矣。然守長江者，無鐵艦以攻人，守於江口外，而至設砲壘於焦山，是幾若某撫之陳砲於大堂矣。張固能好古者，然使英人爲之，則必保存焦山矣。故保存古物會，不可不設，而好賢慕古之風流，中國人猶未至也，宜更加之意也。

建築用木不用石之原因

一曰建築用石，中國昔者古物之不存，因非石築故，蓋中國宮室之起，創於原野，太古原野，皆爲森林，在森林之地，必斬木爲屋，乃其至便者也。易曰上棟下宇，以待風雨，開口言棟，則木屋可知，今山間茅屋，皆伐木爲架，而後加茅焉。吾所過安南暹羅馬來爪哇諸蠻之屋皆然，可見人情之自然也。詩秦風曰在我板屋，益可見古俗矣。英人之新開加拿大緬甸，皆用板屋；日本開化二千年，至今全國猶用板屋；中國在商時，已能於木架中築土爲牆。詩詠古公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至今羅馬奈波里間築屋猶然，而我三千年前已行之矣，其進化蓋亦速矣。

建築進化之早

惟秦漢時築室皆用磚瓦，今漢磚秦瓦，存於世者甚多，建築又一進化矣。比之今之意大利仍用泥堵，進化已突出二千年前，惜仍泥堂構之義，築磚墻必先架木，架木既

一大憾事

難久，架一毀壞，而磚壁隨之，故製磚之進化雖早，而古屋之遺留，反不如羅馬，此眞中國之大憾事也。今宮殿皆用堂構法，中原各省官衙民宅，莫不皆然。惟我粤全屋皆磚，或下層半用石壁，開化獨先。吾十三世祖涵滄公，吾族以一個人傳宗者也，在明世結一屋，至今下半石壁猶存，甚矣！石之能支久也。惜廣東石壁不全築室，地亦極小，故石壁不厚，終非長久之計，今歐人多以鐵爲蓋板，或爲桁桷，此固鐵世界之尤爲進化者矣。印度數千年前之石室，上蓋皆以石板爲之，吾遊舍衞佛殿，既親見之，而印度中人之家，築屋無非全石，乃至樓板瓦蓋，莫非全石爲之。且寸寸皆雕鏤成花，石石皆磨滑如鏡，徧行全印都邑，深入其窮鄉，民居帝宅崢嶸，塔廟嵯峨，極目皆石室也，皆千數百年之物也。故古宮室留存之多，莫印度若矣。然且印度萬里無山，皆遠鑿之於須彌山，由罅訶運之於五河，而後分輸於各地，其得石之難如此，然猶比屋用之，刻經寫像，斑斕滿國，故印度之文字經書，亦賴以久遠而光大也。中國徧地皆山，處處有石，若星岩之石，尤爲精美，以之刻像寫經，可存久遠。一切伐石築室，皆爲便易，費亦無多。此後新構廣場公所，皆爲萬國所觀瞻，故國體攸關，當求壯麗，且使經營久遠，以示將來，所有大工，宜開山伐石以成巍構，其餘民屋，皆宜崇尚石築以爭光榮，不過稍一轉移，則可增進中國無量文明於大地上。以我國力之厚，何修不可？此豈非我四萬萬同胞所宜務哉！

我國力之厚何修不可

羅馬古道

細雨日斜，往尋二千年古道，羅馬時所築，名啞丫鴨皮，卽奧古士多創闢者也。凡行二十餘里，王道平平，其直如矢，道廣丈許，古石多在道旁，亦多石像，出至郭外，蔓草荒郊，石墳無數，多有刻字，若斧若堂，形狀不一。多羅馬時之名士賢人，如長安之昭陵陪葬者焉。道旁經過如城牆者甚多，有圓城十數丈者，古王冢也。羣書稱哈的練帝之陵猶存，或卽此耶。上作女墻三稜，又有八丈許高者，印度古王冢亦圓，上十數丈，與此同，當是由印度傳來也。亦多有墳堂，松柏森森白楊浩浩環之，極目皆是，甚似北京郭外也。遙望石墻矗天，斷續接雲外，卽來時所見之石渠，由二百里外引水來城者，爲何帝所築，尙待考。以今所見羅馬巨工存者，此爲最矣。

巨工存者此爲最

羅馬四百餘寺至精麗者無如保羅廟

歸途遊散得丫泥袄祠，皆文石爲之，極壯麗。然在羅馬如此者，四百餘寺，司空見慣，若無所覩，亦復遊不勝遊，若置之歐北，則必誇爲地球第二三者矣。若倫敦之保羅廟是也，壯麗尙不及羅馬此等寺廟也，在羅馬則自鄶以下矣。若欲論天下寺廟

羅馬與北歐之比較

盡地球石質之所有

，必先遊羅馬而後可也。羅馬寺廟，自彼得殿外，莫如保羅廟，此誠地球絕倫之精工者也。吾徧遊歐洲十餘國，無有能比其一鱗半甲者。彼得廟以雕刻作畫勝，保羅廟以各色文石勝。彼得廟其來已古，保羅新築，則務以金石輝煌過之，然石崇王愷之鬬富，終不能比劉向在天祿石渠也。然二廟者，未知君士但丁之珊遜寺何如耳。印度之黃金廟天文臺，緬甸之黃金塔，與之體裁不同，各有勝處，若歐洲寺廟，則二廟可稱觀止矣。

九日遊之。毀長六百尺，高百尺，古廟有名，焚於道光時，而復新作之。殿前百八十尺，大門左右，爲半圓龕，朝北刻神像，精絕。左右廊深長各列八柱，柱橫列二重，共十六柱，一方一圓，高三丈許，大三尺許，皆以五色文石爲之，而金飾花焉。中間廣庭爲拜地，皆以五色文石砌花，各如其色，方圓盡妙，頂蓋藻井，皆刻金花，與大殿同其華麗也。近墻方柱，皆碧綠文石，如玉如晶，皆含山水之形，每兩柱中壁間，嵌寶石數方，每方數尺，五色七章，無彩不備，盡地球石質之所有，光華炫爛，有紅如柿，有黃如栗，有黑如漆，有綠如翡翠，如水如雲，如霞如霧，天然妙章，令人嘆絕，此眞竭力以寶石炫奇鬥麗，恃敎皇之力，而無與爭鋒者也。廊上襯樓，皆五色玻璃作窗，花樣備極光怪，此玻璃聞亦甚奇貴云。殿前凡二十柱，深廣共八十，皆以文石刻金花。其殿中方亭六十柱，每一大柱用夾柱，凡十一面，其

保羅墓

吾國人不知敬教

國民自立性

柱曲若纆藤，單紐雙紐，無式不有。庭上有彼得大像，其旁有石棺石碑甚多。亭下爲保羅墓，與彼得殿下墓同式，神龕同中國。保羅舊葬處，去此六里，復遷於此，有小室數丈，寶石柱甚多，富人自事神者，不許他人入也。正殿則刻金雕石，麗極矣。全殿柱及壁，皆用五色寶石鑲成。神座之綠寶石，出自俄國，其亭柱八，作灰碧雲色，出自南非洲，尤爲瓌麗奇寶。壁上及圓穹皆全刻金，其金非金也，乃以金色之石爲之。周圍上下共用金石數百丈，乃於金上作摩色畫，繪耶氏故事，及其弟子像百數，此華嚴妙相，至是眞嘆無加矣！自內殿至外廊，周繪列代教皇像凡三百六十，第二代教皇之睛，以鑽石爲之，亦皆以金色石作底者，此廟之精彩華妙，可謂無有。彼教於耶氏之一弟子，而尊崇敬愛，爲飾其廟若是。保羅雖私淑而有大功，若彼得，則新教幾以爲賣師矣，何猶尊之若是，必更有異說也。吾國於顏孟亦專廟，孟廟之在嶧山，欲廢矣，甚矣，吾國人之不知敬教也！彼敬教愈甚，而教力之壓愈甚，於是有千年之黑暗世界；吾國敷教在寬，故不敬教，而教無壓力，故變化最速。吾過英惡士佛學堂，各國遊學其間者，突厥只有一人，而波斯無人焉。吾國甫通歐西，而今已十餘人矣，後日益多，雖然速變則速變矣，吾患其無自立之性也。各國於其本國言語文字歷史風俗教宗，皆最寶愛之，敬重之，保存之，而後人性能自立，一國乃自立，故各國學堂獄醫，必有其敬禮國教之室，不如是則殆比於野蠻人

孔教之精備

莊生論孔

排孔者之罪

歐洲尚未至升平世

。況孔子之道，既兼含並包，又爲吾國所產，尤爲親切，與他國之尊他邦之聖者不同，故應與阿剌伯之敬摩訶末同耳。孔子道無不備，以莊生之通放，於人無所不攻，而稱孔子曰，古之人，其備乎，配天地，本神明，育萬物，原於本數，係於末度，小大精粗，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推以爲神明聖王，而置已爲天人。在第二等，以老子爲眞人。在第三等，以墨子爲君子。在第五等皆以爲耳目口鼻各明一義，不能具全。今觀孔子三世之道，至今未能盡其升平之世，況太平世大同世乎？今歐洲新理，多皆國爭之具，其去孔子大道遠矣，一二妄人，好持新說，以炫其博，迷於一時之權利，而妄攻道德，乃輙敢攻及孔子，以爲媚外之倡，必欲使已國數千年文明盡倒，國教俱無，而後快其猖狂縱欲之私，以助其成名之具，無論其力未能也。竊觀今者歐美風俗人心，與中國正相若，其去性善自由，皆甚遠也。國爭若是，險詐橫生，此正大行春秋之時，且一切據亂之義，尙合於今時，而萬不能求之高遠。吾昔者視歐美過高，以爲可漸至大同，由今按之，則升平尙未至也。孔子於今日，猶爲大醫王，無有能易之者，而病者乃欲先絕醫，殆死矣！夫故妄人者，自以爲能知新，實則尙未能審時也，而謬發非聖之論，以毒後生害風俗，此其罪不在洪水猛獸下。今若有人焉，言僞而辨，學非而博，日以非聖爲事，必當正兩觀之誅，萬無可赦者也。今之少年，求新太過，躐等而馳，亂次以濟，固宜無所不有，十年

後，必講保國粹之義，必有英俊之士，負荷斯道，大發敎宗，以行於天下者，則視今日之妄人妄論，如瘴霧偶噎，天日自淸，則彼妄人之咒天射日，亦何足算哉！或有謂宗敬必言神道，佛耶回皆言神，故得爲宗敎，孔子不言神道，不爲宗敎，此等

宗教之界說

論說尤奇愚。試問今人之識有敎之一字者，從何來？秦漢以前，經傳言敎者，不可勝數，是豈亦佛回耶乎？信如斯說，佛如耶未入中國前，然則中國數千年爲無敎之國耶？豈徒自貶，亦自誣甚矣！夫敎之爲道多矣，有以神道爲敎者，有以人道爲敎

敎主皆權實雙用

者，有合人神爲敎者，要敎之爲義，皆在使人去惡而爲善而已。但其用法不同，聖者皆是醫王，並明權實而雙用之。古者民愚，陰冥之中，事事物物皆以爲鬼神，聖者因其所明而怵之，則有所畏而不爲惡，有所慕而易嚮善。故太古之敎，必多明鬼，而佛耶回乃因舊說，爲天堂地獄以誘民，今讀佛典言地獄者，尚爲之震栗，而常人循行城隍廟廊之地獄，亦多有所動而改過者。歐亞之人，俗皆略同，此耶回所以

神權爲據亂世之教

成敎宗而能大行，在中世愚俗，其有益於人心風俗，豈淺鮮也！管子曰：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孔子亦言聖人以神道設敎，百衆以畏，萬民以服。今六經言鬼神者甚多，肅祭祀者尤嚴，或託天以明賞罰，甚者於古來日月食社稷五祀亦不廢之，此

中國古代神權之盛

神道設敎之法也。但春秋以前，民之信奉鬼神者太多。今以史記漢書考之，尚有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塡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

屬百有餘廟。又有五社主壽星兵主陽主陰主四時主蚩尤數十祠。長安祀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如此不可勝數。觀匡衡所奏罷三萬七千祠，可見舊俗，其傳甚古矣。

孔子廓清神權之功

孔子惡神權之太昌而大掃除之，故於當時一切神鬼，皆罷棄，惟留天地川川社稷五祀數者，以臨鑒斯民，雖不專發一神教，而掃蕩舊俗如此，功力亦極大矣！其仍留山川社稷五祀者，俾諸侯大夫小民，切近而有所畏，亦不得已之事也。若至人智大明，則汎掃之亦易事耳。孔子以掃蕩舊時神俗，故罕語神。又曰：敬鬼神而遠之。若其尊天之丁寧直捷，以詩書考之，幾於語必稱天。如詩之明明在上，赫赫在下，天難忱斯，不易爲王，天位殷適，五語四稱天。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此雖耶回之一神教，亦豈能過。況孔子實爲改制之教主，立三統三世之法，包含神人，一切莫不覆幬，至今莫能外之。其三世之法，與時變通，再過千年，未能出其範圍。朱子不深明本末，乃僅發明論語，以爲孔子之道在是，則割地偏安多矣，此乃朱子之孔子，非眞孔子也。或乃不知孔子實爲儒教之祖，誤以爲哲學之一家，乃以梭格拉底比之，則亦一朱子之孔子而已。

孔子爲文明時代之教主

但孔子敷教在寬，不尙迷信，故聽人自由，壓制最少，此乃孔子至公處，而教之弱亦因之。然治古民用神道，漸進則用人道，乃文明之進者。故孔子之爲教主，已加進一層矣

啓超案近者西人多有以哲學代宗教之論蓋亦以人道教代神道教也我國則二千年前已臻此境耳

。治較智之民，敎主自不能太尊矣。吾觀今歐美之人心風俗，由分爭而漸趨於一，由級別而漸趨於平，由好利而漸尙於名，由好禮儀而益底於文明，其中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甚多。如國戰不能弭，而戰時國際之條約則不殺降，醫痍傷，半仁半義之事極多，乃極可笑！其自誇以爲文明而異於野蠻者，卽在是。此與宋襄之不重傷，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何異？試讀各國憲法及國際法，何一不同於春秋，如此粗濁亂世，乃正宜以春秋治之。又人智已漸開，神權亦漸失，孔子乃眞適合於今之世者。惟神權漸昌，與大同所言男有分女有歸之說亦漸近。歸者，歸然自立也。今歐美女權仍各自立也。若君權有限，且漸立民主，則經傳之言限制君權，貶天子，制諸侯，得乎邱民爲天子，謀及卿士庶人，卿士從，庶人從，謂之大同，其義多矣。而學者乃必輕東家邱而重海外之奇方大藥以服之，新近之學科書，亦必裁棄六經，自攻棄其敎主，而陷於無敎，何其愚哉！

博物院之刻石處

九日午，遊博物院。此院陳列皆白石雕像，皆希臘羅馬舊物，自天神名王賢士哲女皆備，凡千數，毛髮骨肉如生，筋脈搖注。希臘羅馬，古以雕刻名大地，今觀之，信不虛傳也。其像純爲赤體，蓋非此則筋脈不見，而精巧不出，亦其時男女之界不

褻之故也。今男女入觀者，捫裟忘形焉。中國刻像不精，以廉恥甚重，難作裸體故也。凡義有所偏重者，即有所短失，無可如何矣。其希臘刻石，別爲一室，石色更奇古，然有似武梁祠畫者，甚樸拙矣。

中國刻像不精之原因

有刻一臥老人，手執拂，數十小兒緣其身，各有意態。有一執刀以殺其妻者，妻跪地乞之，勇惡哀乞，各盡其情狀。又有上人身下馬身者，其他百事萬態，刻畫如生，於刻像乎，觀止矣！

歷代帝像，有以晶爲衣者，其歷代完全，則以俗尚刻雕故也。中國求古人像至難，吾昔見葉蘭臺郎中所摹畫古人像，凡名臣名儒名士閨秀名妓凡千數，而皆元明之人，此已爲海內絕作，就此一事，吾國之文明，又深愧於羅馬多矣，宜歐人之自負而輕他國也。其餘古刻花卉鳥獸昆蟲魚介瓶盤，皆精選五色寶石，鱗羽精妙生動，刻之迫眞，凡千萬品，皆瓌寶也。自法國博物院稍得其一二外，餘國無有稍比之者。

古大國之氣象

蓋二千年古大國之遺都，誠非新造之邦所可望也。若美國自礦質外無有，欲觀大地雕刻古器古像者，舍羅馬無覩矣。今丹墨挪威之博物院，皆以灰摹刻羅馬古物之一二，滋爲可笑。徧遊大地而未至羅馬者，其猶未見古物之精美者乎？有以雜寶石堆成花者，各如花色，如生新者。有阿剌伯文石之瓶，高尺餘，如琥珀，內有雲氣，其光可鑑，有紫文石大盤，圓徑丈餘，以一石成之，皆千餘年矣。一紅寶石大盤，

瓌寶

可以轉動，其紅寶石几，光彩動人，有灰白青玉，盤長八尺，高四尺，其環及刻獸甚類中土，與吾承德殿元時大玉盤大小型式同，疑吾華物也。有數古石牆，雕刻宮殿樓閣舟車人物皆備，極通極妙，亦有數千年如埃及物極古拙者，則與武梁祠像同矣。一寶石柱，高二丈，徑三尺，上刻彼得像，一千五百年矣，亦瓌寶也。有古羅馬圓梯，以磚砌成者，有前敎皇租行息近之舊船，猶存三桅，形同中土，又石柱九及他遺物，於今五百年矣。瓌品萬億，應接不暇，擇其動目者，偶記一二，其餘寶異，不勝錄焉。其院之極端斜角，爲敎皇之觀星臺焉，全院樓閣，皆以白石爲之，鋪地皆文石砌成，各花無一同者，蓋此院本敎皇家也。又多有摩色畫，其頂蓋皆爲金碧藻井，皆作畫，着色精妙，皆西一千六百年者。卽論此院建築，已爲他國所罕覩，況其品物乎？

全世界第一博物院

欲觀博物院者，必於歐洲之大都，其偏方下邑，不足觀也。又必於歐洲之古都，其新國近立者，不足觀也。吾始到羅馬遊此，誤以爲全歐皆然，及後偏遊全歐十一國，而知無比之者，乃悔遊此之匆促也。

博物院之藏書畫處

上層爲畫院，有希臘畫，金碧甚深，然甚古拙。羅馬畫則甚多，與中土今日甚同，

石畫

有摩色小石畫，精巧如繪，有作山水船艫甚生逸者，皆二千年物矣。希臘畫方板，

中國蠶之傳種

織絨畫

古書百餘萬册

古國之大慙

甚類印度也。有匈牙利畫，西一千五百年者，亦甚精工。有畫蠶葉者，如生新，亦西一千五百年者，則中國蠶已傳種於意久矣。其一古畫，在耶紀元前三百年，更有一畫，在耶前四百年者。爲吾戰國時，頗拙，然亦難得矣。歐人最貴重織絨畫幅，大數丈，多織山水樓臺人物，又有織列國王者及戰圖。今各國王宮皆掛此畫，率皆西十六世紀之物，今每幅值百萬，而最多莫如此院。雖爲織成者，而神氣生動，五色斑斕，古藻可挹，吾最愛之。此院所藏，皆繪耶敎故事，蓋敎皇所在地故也。羅馬畫爲全歐第一，凡歐人學畫有名者，必來羅馬學焉。羅馬畫院甚多，而此院爲藏古物之最矣。其對門爲藏書樓，夾道之櫥，上下二層，並以白板飾金花，如各王宮然，至其上蓋藻井之畫，皆數百年名手作，眞是觀之不足矣。書櫥不用玻門，不如各國新制，惟此院，皆藏千數百年古書，凡百餘萬册，而近書不得闌入一部，此惟敎皇之力爲能。印度博物院，古書甚多，可以略比，此外則可俛視大地矣，此又我中國號稱文明所深愧也！所見拉丁書在西曆前四五百年者多種，其紙甚舊，與今文不同，然亦不相遠，其千年下者無數，有草稿數大册，皆拉丁文，千二百年者。我國藏書，以宋元板爲至古，唐前筆蹟，幾於無有，而此院則幾於宋元後不收，一面觀之，一面私慙，甚憾吾國人之不能保存古物也！若其釘裝之偉麗，多用金花，飾以雜寶，回敎多問以畫，各國文之敎經，瓌異古奇，誠宇內無二之古册府矣。各國帝王

，皆有贈物，俄帝所贈之綠玉大方盤，廣數尺，彩色照人。奧皇所贈紅白彩石，高五尺，自南非洲來者。法皇拿破崙所贈金飾燒青大鼎，德帝威廉第一所贈燒青金瓶，羅羅陳列其間，皆異寶也，中國愧矣！愧矣！

公園中畫院

拉飛爾之畫

畫學之重要

其專藏畫之博物院，卽在初遊之十里綠天公囿中間，登樓八十級，螺旋而上，頂樓畫凡千數百幅，而拉飛爾所畫占數室，凡百數十幅，筆意逸妙，生動之外，更饒秀韻，誠神詣也，宜冠絕歐洲矣，爲徘徊不能去，而四時鐘响閉門矣。購得拉飛爾影畫數幅而行，欲再到亦無暇，吾國畫疏淺，遠不如之，此事亦當畫法，非止文明所關，工商業繫於畫者甚重，亦當派學生到意學之也。

加爾西尼宮藏畫處

馬利尼刻像

羅尼士市畫

十日，遊加爾西尼宮，意人呼宮爲拜留，今已爲博物院矣，此宮爲西歷一千六百年者。登樓數十級，先遊石像陳列所，有古石棺刻海神，極有名，覩馬利尼所刻之像。馬利尼，雕刻大家也，精妙甚矣。乃入畫所，第一二室，皆羅家梯利畫也，當西一千四百年時。第二室，一千三百年嗹尼士市之畫也。當是時，十字軍東征，各國聯

第一畫師

畫界革命

中西古近體畫之比較

軍糧運，皆假道於此市，故嗹尼士市富甲全歐，因成獨立。至今猶稱意之第一富麗地，其詳別見後書。此圖吾先遊之，市中有樓河，夾岸樓閣，湖河中有舟，皆迫眞，如親遊其地焉。其一室爲多池之畫，寫美人，又寫女抱一子，二畫皆神彩如生，乃西一千三百年者。又一千六百年時，巫鼇羅亦寫一女抱子，奕奕有神，與前畫爭勝矣。又名畫師羅福倫者，英人也，在西一千年時，亦存二畫。其一作孝女入獄乳父，神氣如生，各國畫院多摹之，所以敎孝也，如中國圖廿四孝之類。其一作兵官衣黃衣，神采飛動。又入二室，皆拉飛爾之畫也。有其自畫童子一像，明潤如玉，雙眸如電，宜其以畫名世也。其畫幼弟，肉袒披髮，肉色髮絲，皆迫生人，秀采可照，眞妙筆也。吾每入畫院，輒於拉飛爾畫，爲流連焉，以其生香秀韻，有獨絕者，此如右軍之字，太白之詩，東坡之詞，清水照芙蓉，乃天授非人力也。又入一室，爲拉飛爾本師卑路知那之畫，亦甚佳，但稍方板，蓋創始者難爲功也。更入一室，爲馬利鎛之畫，在西一千年時，皆畫神像爲多，金色莊嚴，如中土畫神佛菩薩像，然板滯淺弱，獨一殿多僧者佳耳。蓋拉飛爾未出世之前，歐洲之畫皆此類也。所見各國畫院，同時者皆然，於是歎拉開創寫生之功，爲不淺矣。拉生於西歷一千五百八年也，基多利膩拉飛爾，與明之文徵明董其昌同時，皆爲變畫大家。但基拉則變爲油畫，加以精深華妙，文董則變爲意筆，以清微波遠勝，而宋元寫眞之畫反失，彼

四五百年前我國爲世界第一

則求眞，我求不眞，以此相反，而我遂退化。若以宋元名家之畫，比之歐人拉飛爾未出之前畫家，則我中國之畫，有過之無不及也。印度波斯千數百年之畫，吾在加拉吉打畫院見之，板極遠不如我。阿剌伯土耳其之畫，稍過波斯印度，亦不能比我宋元名家。故以畫論，在四五百年前，吾中國幾占第一位矣，惜後不長進耳！又入一室，皆墨水畫數百幅，此則與中國全同，蓋淡遠之品，固中國所能也。

嗌士卑順宮藏畫處

遊嗌士卑順宮，亦藏畫公院也。意人於大室公院，多以宮稱之，非必以王者之居爲限也。此院僅十五年耳。凡廿四室，一室爲拉飛爾之畫，一室爲基多利膩之畫，一室皆丹青，則爲巴利時畫；一室皆白描，則爲羅連膩之畫；一室爲近時大名手橋乍之畫，亦列於此。然橋乍之畫，亦佳甚矣，幾不讓古人，所畫五十年前禮拜式，尚全身伏地，如蒙古僧禮佛然，今無之矣。然畫中所見歐西間數千年古國衣冠器物甚多，極足增廣見聞，其王者無不長袍嚴麗，高坐莊皇，則無不同也。有鐵鑄之畫，作耕者駈犢，人物迫眞，中國鐵畫，只有花卉，尚遜一籌也。有以鐵鑄一島，大數丈，上刻十數人醉舞其上，可以機轉之，乃六年前新出者。又有近人畫意奧近時戰事，兵刄相接，臥草漬血如生，蓋此院爲時人爭名表彰之地，其意不爲藏古也，歐

洲各國皆有之。

邦非利宮藏畫處

遊羅士必利遼多（麓耶）邦非利宮，亦藏畫院也。登樓甚曲，花木甚盛，布置甚佳，境疏幽閟，名畫數百不勝數，拉飛爾亦占一室焉。拉飛爾之師曰基多利膩，有一大幅在頂蓋，以鏡倒影於下，視之人馬超妙，蓋已精絕，但不如拉飛爾之生香秀韻耳。爲購拓影畫數幅。羅馬之古畫名畫，精妙超逸，冠絕歐洲，是數院畫也，蓋皆千數百年前之異寶，爲全歐之所無，吾日覽之而心醉，後遊各國，不可復得，益悔匆匆也。後之來遊者。宜加意焉，出羅馬後，不可復得矣。市中售畫之大肆，吾閱數家，亦無不心醉也，雖時人作，然精妙如生，出羅馬後，亦不可復得也。當時以索價皆千百，不及購之，尙甚恨也。後之來遊者，無入寶山而空手焉。蓋羅馬者，大地中寫畫刻石絕詣之妙境也。吾徧遊全歐十一國，畫院數十，全歐古畫盡見之，益思羅馬也，惟冀他日再遊，不再粗疎耳。

大地中刻畫絕詣之妙境

尼順那院藏最古之刻石

十一日，遊尼順那博物院，此院至古，乃西一千四百年者。其珍藏皆鐵石刻像，器

略近吳武梁祠堂

文野之一徵

物盡二千年之物，且有數室，藏五千年石像，此院尤爲大地所難得。蓋前之博物院，尚古今雜陳，此則專陳數千年之古物，別爲一院，故雖不如前院之大，而尤爲珍重。其數千年之石像，凡埃及、巴比倫、亞西里亞、叙利亞、之石像器物皆在焉。固多剝落，亦多有完存者。所刻則甚樸拙，略近武梁祠畫像焉。有二千六百年前希臘維納士女神像，極妙麗，有埃及女神呢呢跕像，則不及希臘女神遠矣，宜希臘之文明獨出也。希臘之租拿女像，爲租必大妻，狀極秀麗端正，如中土之刻觀音，而精妙遠出。蓋刻像之美惡足驗國度之文野。吾嘗遊爪哇博物院，雕木石像凡千萬，皆醜怪不可逼視焉，殆及西印度南美及非洲刻像亦然，宜其日以殺人奪貨爲事也。吾國數千年神像，即已妙麗，生於其心者，作於其事，吾國文明已久，故垂裳端冕，正與希臘同風，特精妙不如之耳！想鑄金範范蠡之時，必至精工矣。此院石像無數，有以數尺石刻戰圖數十人，神氣操作，各各不同，而一一如生，亦絕技哉！有刻尼羅帝時鬬士敗而自殺又殺其妻像，筋骨皆現，見者驚猶鬼神也。有一石櫃，大尺許，極雕鏤之工，值數十萬云。此院地皆雜寶石，砌花無一不精古，以我中國古物比之，惟石鼓可列厠耳！此惟羅馬乃能致之，亦非歐洲諸國所得有也。

懷拉飛爾畫師得絕句八

詩

畫師吾愛拉飛爾，創寫陰陽妙逼眞。色外生香繞隱秀，意中飛動更如神。

拉飛爾本師畫

拉君神采秀無倫，生依羅馬傍湖濱。江山秀絕霸圖遠，妙畫方能產此人。
生死婚姻居室處，畫圖實景盡遊之。弟妹子妻皆寫像，同垂不朽畫神奇。
拉飛爾畫歐人重，一畫於今百萬金。我已盡觀千百幅，靈光惝恍醉於心。
拉飛爾畫多在意，意境以外不可覓。只有巴黎數幅存，瓌寶珍于連城璧。
拉飛爾畫非人力，秀韻神光屬化工。太白詩詞右軍字，天然清水出芙蓉。
基多連膩本師畫，妙筆於今亦具存。終是出藍能變化，拉飛爾作紀新元。
羅馬畫工兼石刻，精微逼肖地球無。最傳秀氣拉飛爾，曾見紅閨合樂圖。

巴鰲尼宮藏畫處

巴鰲尼宮，乃西一千四百年者。今爲畫院，入門見畫天神者，蓋波馬蘭助之畫。又見畫女樂者，蘭佛蘭高之畫，二者皆六百年矣。

其一卑利滑畫兩女相爭，在一千四百年。其一事瞞富畫教皇，在一千三百年。又有基多利膩畫教皇，又畫小孩睡狀，筆墨古厚，聞以十四日成者。又畫一小女，皆秀妙。基多利膩，爲拉飛爾之師，開山已精妙矣，其本師爲卑路知那。尚有一畫，在散咩利阿話綿那話祆祠，世界只存此一幅耳。此又爲拉飛爾祖師，鑿山開道者也，然生氣秀逸，終讓拉生出一頭地，宜其出藍而大成也。又有一千四百年多咩膩歌那

拉飛爾派之畫

畫耶氏事，如生。又有林文判以絨織教皇像，五日成之。迫遼膩作人物樓臺，極濃極鬧，皆最有名者。卡拉花畫一彈琴女，逋士畫山林雲氣，皆極秀妙。又一千四百年羅卡爹利畫山林人物，及羅蘭尼士畫樹木山水樓臺人物舟船器用，繁密而逼眞。近人巴睒彌怒畫女子與小孩，神氣尤好，比之一千六百年衣摩拉畫女孩，可爭長也。拉飛爾則有爲其所愛者作畫，最有名，亦拉生得意筆也。其高弟沙陀，畫一婦抱子，甚神肖。其一千年之亞理巴尼畫，則樸略不及今畫遠甚。有一希臘畫，似武梁祠矣，衣冠怪甚，如大鳥人形。此院古今名畫凡數百，皆極佳之名品云。

夕遊旃那祐連岡，有公園，一千四百年之故城尚存。噴水池最大，若怒濤之奔下，水聲甚大，蓋引山水爲之。此岡可望半城，憇馬臨眺，追思羅馬霸業，慨然有詩：

詩

七岡草樹綠茫茫，大地山河此最傷。百里石渠連碧漢，千年古道黯斜陽。頹陵壞殿名王跡，高塔叢祠舊道場。泰擺江中橋上月，英雄照盡幾滄桑。

道遇羽林軍，頭戴白銅殼帽，插黃雞毛，甚雄麗，考石像已有之，則其來甚古矣。各國兵冠服皆殊，皆有其舊俗，隨時改之，非學人也。今吾國人所見，皆英德物，遂若以爲歐人皆然，則愚甚矣。

元老院舊址　附論議院之制必發生於西不發生於中

初世政權皆在元老院

羅馬時舊元老院遺址猶存，意人名爲斜羅羅馬那，今存七柱，甚宏巨也。羅馬當漢中葉，廢王而立總統官二人及護民官法官，而一切政權，皆在元老院，推擧總統護民官法官皆由之。其員以羅馬都人充之，雖以愷撒大功，猶謹奉元老院之命，至屋大維立元老院上尊號爲奧古士多，乃命其部將充元老院議員，增至千人，於是元老院之權望，輕而漸賤，然尼羅之無道，元老院猶能宣令而廢之。其後迭迎立諸武將爲帝，皆由元老院。及西二百年時，親衞軍跋扈，專廢弑君者二十五帝，與唐末五代同風，而一切尚假元老院之命，非元老院公許，不得爲帝，選官之權，亦尚在元老院，

元老院興替小史

至西二百十二年，塞維拉帝乃專帝權，令元老院自認無主權，然三十暴君之時，羅馬大亂，置君如弈棋，當西二百七十五年，八月無君，一切政權，猶在元老院也。西二百八十三年，地克里生帝，乃全行帝政，廢元老院，其舊有之護民官總統官皆从而裁之，于是元老院數百年之事權乃盡，而羅馬亦由分而漸亡。

元老院關係之重大

蓋羅馬帝政上半期，尚是君民共主者也。羅馬初葉，卽有加俞尼羅之淫暴，此後卽迎武帥爲君，賢者得世，絕則復迎君于諸將帥中，其後當衞軍賣二十五帝之時，又當三十暴君之世，羅馬無時不亂，而邊外晏然者，則以民俗尚因民政之舊，帝位可由選擧而來，而元老院爲久遠之權，百變而不改，得以居中坐鎭之也。雖時有竊權之夫，時攘大位，亂離相繼，不若中國帝政之安，而論羅馬之美政，能久保其大一統之國土

者，則實元老院爲之。今歐洲各國議院之開，亦由元老院舊尊，入人腦中，故得激刺而爲之。然則希臘之議院，可謂爲今大地議院之太祖，羅馬之元老院，可謂爲今大地議院之太宗，所關亦大矣。

寡人政治

但羅馬元老院議員只羅馬都人充之，實同於貴族院寡人之政治，非全國民心之公體也。意則甚佳，體則未備，今憲政靑出於藍，冰寒於水，過之遠矣。但推念祖所自出，篳路籃縷以啓山林者耳。

地形與政體之關係

我昔堯舜咨岳，盤庚進民，猶有其旨，而中國亘古乃無議院政體民擧之司者，國民非不智也，地形實爲之也。蓋民權之起，必由小國寡民，或部族酋長之世，君不甚尊，去民不遠，而貴族爭政，君位難久，迭代爲君，則自有貴族之寡人政治出焉。而國太小地太僻者，民智不開，亦必受治于一雄之下。惟歐洲在地中海波羅的海之中，港島槎枒，山嶺錯雜，其險易守，故易於分國，而難於統一，乃歐洲之特形也。

希臘之比例

故遠在希臘，區區蕞爾之地，不足當中國之一省，而已分爲十二國，千年莫能一之，雖彼雅典之文明，亦不過比我今數縣，而四面臨海，舟船四達，其時南若埃及腓尼西亞，東若巴比倫叙利亞，皆文明久啓，商市互通，地旣不遠，希臘人士，得以游學探險，虛往實歸，採各國之所長，以文其國，民以通商而富，士以游學而智，智民富族旣多，莫肯相下，故其勢必出於公擧賢而衆議之。吾嘗經希臘矣，群島延廻，峯巒秀聳，日有海波相激，生其間者，民必秀出，而又集各國之長，有富族智士之多，故梭倫

以富人四級立會議之法，行之二百年，此民立議院之必開于希臘者，地形爲之也。

羅馬起于部落

羅馬開于春秋之始，人口不過數千，蓋以三十族開基，羅慕路之王五世，僅治羅馬城之一隅，手闢草萊，廻旋百數十里，旁無大國，日與近鄰意大利中諸蠻競爭，其爲王雖世也，僅同酋長，故其爲治亦同部落，諸族分權而治，無名義以相統，其有不可，廢而棄之，且鑑君權歸一家一人之弊，不若衆族衆人分執之適，貴族本自平等，孰肯以君權歸一人乎？此王權所以永廢之原因也。其議會也，諸侯充兵者預焉。

王權永廢之原因

我國村落之比例

吾粵鄉族村邑之間，凡小族小鄉小邑，有一家獨世爲搢紳者，則一族一鄉一邑之權，世爲一紳家所主，而餘人拱手聽命焉。其鄉族城邑大者，富家貴紳甚多，則衆紳相與集議，若都邑中豪族貴家，久居其地，世柄其政，勢力已定，其後來徙居之人，雖有貴勢富力，亦必俛首讓之，如順德縣大良城之龍羅二族是也。羅馬之元老會，限于羅馬都中之貴族，亦若是則已耳。雖其後平民與貴族爭權，平民終勝，亦以富分五級，各出兵隊，共爲百九十四隊以出征他部，然所謂平民者，亦羅馬都中之平民，於羅馬全國無預焉。

平民之界說

日耳曼之比例

若夫日耳曼者，當吾漢晉，尚爲森林之野番，開創之始，攘闢山林，粗開部落，未成國土，未有君王，部落既多，群族相鬥，必開會謀之。凡稱戈之卒，皆得預議，不能荷戈者，不得預會。所議者公舉頭目將軍及編兵之事，而預會者亦只有贊成可否之權，無發言之權。焚火射矢以集衆，集於邱陵林叢

部落械鬥會非國會

或神前，可者舞蹈，不可者擊器以亂之，其大不願者，投戈於地，此屢集會，只可謂之部落械鬥會。其定年開二次，有新月滿月，利于舉兵，則野番日以殺鄰爲事者。今人以後世文明，蒙之以國會二字，誤謬甚矣！蓋日耳曼當彼時代，僅爲土番，部落雜沓，政體不一，然各部無論有王無王，即有王者，亦如今土番之頭目，再進則酋長耳，不過供戰役之所舉。其後或因戰事屢勝，舉爲將軍，或由將軍而進爲大酋，要皆非有大國王者之體制也。

日耳曼成國後會議舊制隨滅

至西歷四百年時，部落戰爭，互相吞併，積久漸大，凡成十餘大部落，又與羅馬日通，則始有君主，漸成酋長之世，至法蘭克國興，採用羅馬制度，立有君王，粗具文明，乃始爲國，則此類集議已息滅矣。

日耳曼史與我土司傳一轍

今吾粤僻處，各鄉械鬥，亦必鳴鑼大聚鄉人而公議之，其出鬥者，皆得預會而公舉統領之人，筦粮之人，前鋒接應之人，若苗猺黎獞各種，分據山洞，各立酋長，至有戰爭，亦射矢舉火爲號，傳集各洞，而公議其事，舉其督戰分戰之人。至於雲南貴州各土司，千年戰爭，皆自小部落併吞爲大部落，可以宋史土司傳考之。日耳曼史開創時，乃如一轍，即今爪哇蘇門答臘各土酋之爭併，亦皆各部有會焉。此等部落互爭，軍事會議，人人直預，今各野番皆通行之。凡此等政體，皆由山海崎嶇，川嶺錯落，部落分據，統一甚難，故各占險要，地方數十里十餘里不等，人民自千數百至數萬人多相識，亦甚平等，日以爭戰爲業。故武士直接而預議兵事，至於國土稍大

中世國際會議與春秋時盟會之比較

至千數百里，人民多至百數十萬，卽有君主執權，無復有此等會議之事。至於歐洲中世封建之時，日耳曼帝僅以虛名擁位，其時國會皆豪族，如諸侯大僧之有領地者列席焉。所議爲和戰敎宗嗣王及國際大事，擧旣不常，此等會議，猶之春秋時列國諸侯大會，或遣大夫來會，則凡非大一統之世，衆國並立，必有此等會議，固吾國行

法國會議制之泡影

之二千年矣。惟法國當西一千三百二年顯理布第四時，爲抗敎王故，乃藉民力而開國會，選大學及各郡縣擧人爲之，則有今會議之意，然行之三百年而中絕矣。惟英以條頓種與挪曼人同漂泊於不列顛，傳其舊俗而世行之。至西一千二百六十五年約翰

議會制度獨延於英之原因

王時，遂定大憲章，日益光大，以至今日，而推行於天下。英固世有王而國會不廢，久之且全奪王權，而成爲立憲最堅之政體，而大地立憲政體皆法之，此爲大地最奇特之事，亦絕無而僅有之事。蓋考英當威廉由荷蘭入主英國之時，當我朝康熙二

一、小國寡民

十七年，而是時英全國人口不過五百萬，區區小國寡民，故克林威爾之革命，亦不過如春秋時列國之廢逐其君，晉厲宋殤之弑，魯昭衞輒之出，若是者不可勝數。衞

克林威爾事業之眞相

人立晉，乃出於衆，貴族柄政，蓋視爲常，蘇格蘭阿爾蘭之混一不久，上溯約翰世，又四百年，計其時英國僅英倫一隅，當西一千二百六十五年，人民必不過二百餘萬，如威廉第一之世，不過百餘萬耳。立國於宋世，亦不過人口數萬或數十萬，名

二、地僻海隅

雖有王，不過如今滇黔土司之酋長耳。蓋民數甚少，則君不尊大，地僻海隅之一島

歐洲全體之形勢地中海之關係

印度波斯埃及巴比倫亞西里亞阿剌伯諸國之比例

古代文明與民權不相容

中國形勢

我古代貴族議院

，則羅馬及東方之制度，亦不廣播，故能傳其舊俗而不至滅絕。及文明大啓，則國會已堅，而又有希臘羅馬議會舊事以會合之，則國會益堅，故日耳曼之分國雖多，而獨能傳其舊俗者，不屬他國而屬英倫，則以邊海之小島寡民故也。若在歐洲大陸，則早爲羅馬大國之政制所束縛，君權久定，國會奚从發達焉？然歐洲數千年時之有國會者，則以地中海形勢使然，以其海港汊沍紛歧，易于據險而分立國土故也。分立故多小國寡民，而王權不尊，而後民會乃能發生焉。若印度則七千里平陸，文明已數千年，在佛時雖分立多國，而皆有王，人民繁重，君權極尊，國體久成，非同部落。若波斯則自周時已爲一統之大國，帝體尤嚴，埃及巴比倫亞西里亞，更自上古已爲廣土衆民之王國，至阿剌伯起立更後，不獨染于舊制，亦其敎理已非合群平等之義，益無可言。凡此古舊文明之國，則必廣土衆民，而後能產出文明，既有廣土衆民，則必君權甚尊，而民權國會，皆無從孕育矣。況我中國之一統，已當黃帝堯舜之時，蓋古號九州爲中國者，在大江以北，太行以南，曠野數千里，地皆平陸，無險可守，故爲一統帝國之早之遠，在萬國之先，不止成國體立君權而已。既爲數千里之大國衆民，則君權必尊，無可易者。但其時土司舊國千萬，至今滇黔未盡改土歸流，況在三代以前乎？故有諸侯大夫合議之制。凡黃帝之合宮，唐虞之總章，周之明堂，皆貴族議院也。故堯咨四岳以舉舜，而顓頊帝嚳，皆出一家而非傳子

中國不能有希臘

中國不能有羅馬

中國不能有英倫

，有類於日耳曼之選擧侯，而桀紂既放殺，則千八百之侯，公擧天子，及厲王被放，周公共和，若春秋之大夫，交政於列國，執權於邦內，皆貴族之俗也。蓋不待秦漢以後，萬里山河，純賴帝制，而君權之鞏固，已自神農黃帝來矣。亞洲皆大陸廣海，凡有小國，無不併吞，無从容蕞爾之希臘，得有文明而自爲政。羅馬都人，類於豐沛，而漢高五年成業，卽已淹有百郡，大異于羅馬之以千年之力次第平蠻者。若湯亳周岐，雖起于百里，而承先侯業，獨以靈武之君定天下，此類於亞歷山大之一統歐亞，摩訶末之開萬里回疆，益以鞏固君權而已，尤非羅馬之同類矣。故中國之勢，無從生產希臘羅馬之議院者，實地形爲之也。若日耳曼之部落，則西域之胡，及西南部之氐羌蠻夷，乃正相類，凡極小之部落，何嘗不會議乎？而在歐洲之羅馬，一經分裂滅亡之後，無有能統一之者，故諸國競爭，相持千年，而英人乃得以其故俗延一綫于絕海之小島，而又遠播希臘羅馬之文明以强其國，得以內平七國，外與歐陸諸國相持，及遠滅印度，國遂驟强，而國會之制，遂爲大地之師焉。若中國既亘古一統，卽不容四方小夷之苟延壽命，其少能自立之國，則已廣土衆民，採文明之制於中國矣，若日本高麗安南是也。然是三國者，開化皆二千年，人民皆久逾千萬，安南暹羅緬甸之藩國已甚多矣，何從于二百年前，尙容四五百萬人文明之英國哉？假令羅馬而一統至今，則英倫三島，亦中國之瓊臺耳，滇黔耳，爲羅馬之

郡縣，奉羅馬之政法，何從而有國會？何從而與王爭？何從而漸進漸精而成今日之立憲政體乎？統全大地論之，他地野番之部落，會議蓋多，但無從得文明以立國。亞洲之文明立國已久，則以大國衆民，君權久尊而堅定，無從誕生國會。

歐亞歷史之大異點

惟歐洲南北兩海，山嶺叢雜，港汊繁多，羅馬昔者僅闢地中海之海邊，未啓歐北之地，至歐北既啓，則無有能統一之者。以亞洲之大，過歐十倍，而蒙古能一之，而歐洲之小，反無英雄定于一，故至今小國林立，而意大利日耳曼中自由之市，若嗹呢士漢堡之類，時時存焉。卽無英國，此根不滅，必有大生廣生者矣。況有怪英者，延條頓部落軍議之舊俗，伏流千年，而發于三島，又以三島之國會舊俗，伏流萬里，而起于美國，其反動力則剌觸於法，而大播於歐，遂爲地球獨一無二之新政體，豈非歐洲憑據南北兩海多島港而分立國爲之耶？故曰地形使然也。非中國人智之不及，而地勢實限之也，不能爲中國先民責也。今大地既必行此政體矣，英得伏流之先，故在大地最先强。歐美得其播種之先，故次强。玆七柱也，其先河也乎？或以爲中國先民責，不論時地形勢，而執一理以責人，妄也。及今移植而用之，人下種而我食之，豈不便易乎？何必恤他人之我先哉？

利害之相倚

物無兩大，有其利者，必有其害。中國萬里數千年，已享一統之樂利，歐洲列國分立，經黑暗中世，千年戰爭，慘禍酷矣，乃得產此議院以先强，則有其害者亦有其利，然中國苟移植之，則亦讓歐人先獲百年

耳。何惕乎？天道後起者勝也。

羅馬古蹟

遊克嬌利士廟，爲西曆前四十年之物，當漢元帝時矣。高大三丈許，廟形圓，外廊有十餘柱繞之。

我國戰時遺址

遊（之援）廟，祀神女者，在西曆前四百年，則當孟子時矣。

覩古戲院，名的丫多羅。

最大之宮室

遊散咩利廟，在西曆前二百年，當漢高時矣。以石築之，其頂蓋皆作藻井，並刻金花，凸凹甚大，所費多矣。正寢室作半穹形，以金摩色作畫，砌地亦以雜寶石爲之。處處不同，高臺十層，若論大宮室乎，當爲羅馬之冠最。惟以羅馬王宮，絕無此宏麗之作，頗不類，疑後人增修潤色之也。

愷撒圖書館

遊加必多路博物院，僅餘柱礎數百而已，他皆毀矣，此即愷撒所創之圖書館，而屋大維重修而增其式廓者也。俛仰流連，思愷撒父子文治武功不置，此蓋我國漢世之天祿石渠也。柱礎猶存，不其幸乎？

道經盧布路士墓，蓋羅馬名臣也。

此地頹垣相望，古蹟極多，石礎纍纍，廣數十畝，其下皆羅馬前王及將相名士墳墓

，有石級展轉而下，深通數里外，然蠟而下。吾下數十步，陰氣襲人，時新經病後，不敢行，乃退出。購碎瓦數十而歸，有柵門，置守者，人收二佛郎，乃許入也。

遊邦堆塌古廟，在西曆前七十年，當漢昭帝時矣。高一百五十尺，廣一百尺，上下皆圓，以純石爲之，樸無雕飾，中霤缺丈許以通天光，而無窗，眞古物也。以有中霤可信，亦與王宮同制，其藻井三層，淨面無飾，察其壁蓋，亦非眞石，乃以灰結者，可存數千年，亦良法矣。

拉飛爾遺骸

其左壁奉意前王之棺，右壁奉畫師拉飛爾之棺，并有蓋飾，

畫師與名王並列

以一畫師與一名王并列，意人之尊藝術亦至矣，宜其畫學之冠大地也。中土慙之矣！爲口占絕句。

詩

邦堆壒廟二千年，畫者名王棺並肩。嘆甚意人尊藝術，此風中土甚慙焉！

出郭，見一古墓，門上似城樓，爲銳三角形，高數丈，門上有樓，高七八丈，雉堞作丫字形，高出牆之半，巍峩天表，爲何帝所作未考，或古陵門，或古城門耶！

古陵

當泰擺河旁，有崇樓閎偉壯巨如石城。上有大殿，尤壯麗。蓋西曆一千五百年，卡的羅帝所築之陵也。

作羅馬畫及拓影者，必作此陵，蓋古物之偉大而最當廣道者。吾後在瑞典觀劇，演羅馬故事，一烈丈夫爲亂兵亂鎗轟斃，其妻在此樓前投江死，尚見此樓形影于劇場夜月江波中也。

羅馬最古之宮室陵廟，略具遊于此。

又遊波盧伽射士園，其地據邊畫岡，夾道花木幽翳，亦七山之一也。入門有喱利呢十五歲作之畫，其諸室皆藏名畫者。有一室皆作羅馬前王像，有以琥珀爲衣者，亦精麗矣，吾國乃無歷代帝王像也。

晚再遊大公園，則士女如雲，旌旗繚繞于林木間，警察兵騎馬而巡警于園內，乃爲某詩人立石像，此爲揭幕之吉日，故來遊觀。免冠行禮者甚衆，以數萬計，甚矣，意人之尊藝術也，宜其藝術之盛矣。此亦吾國所慙矣！

詩

遊羅馬拜西訶公園觀詩人立像揭幕士女如雲旌旗繚繞警察呵途口占一絕

公園十里拜西訶，士女如雲警吏呵。萬衆免冠旗影繞，詩人立像敬恭多。

十二日，遊愷撒屋旁之古墳。驅車郭外二十里許，墳上爲柵門，其內雜花夾道，有小室僧居焉。售雕刻羅馬古人及教中先賢各石像，欲遊古壙者，人收一佛郎，燃蠟導下，壙中石級百餘，展轉而下，其廣一二丈，石棺左右列，墓門有石拱，有畫甚古，蓋自喱蘇爾火山移來者。

亞比西之棺

亞比西略傳

列棺皆有刻碑，如吾國誌銘神道也。見西比亞之棺及嘻非利加那士之棺焉。西比亞爲羅馬民政時第一名將，手平迦太基國者也。迦名將漢尼巴亂羅馬十七年，所向無敵，全意皆爲所破，羅馬人畏之如虎，至西比亞乃擒之，而逾山滅其國，乃爲總統

官，又有文學，蓋愷撒以前，第一文武才也。蓋天之勛，埋于七尺，爲之感歎！然于今二千年猶存，羅馬人之保存古物，敬恭英雄，亦至矣哉！又見總統西標士棺，于今二千二百年矣，皆有碑刻，及其二兄一弟墓。

火葬之龕

此壙羅馬將相名士甚多，通十餘里，不可叙錄。深入後，陰氣襲襲，以新病後畏之，終不敢盡。乃復出遊哥窿巴利伊阿古墳，有租甃尸士諸帝焚尸處，其焚尸室方形，穴地下數丈，凡爲八百龕，每龕廣尺餘，深尺許，置於四壁，高下層叠，如店肆之櫃然，每龕圓穴二，大數寸，穴面有蓋，穴卽藏焚餘之骨者也。每壁八行，每行九龕，皆羅馬皇親之龕也。其上室以各墓碑砌成，蓋一千五百餘年于今矣。

又一室，制同前。每壁橫引十二行，每行九龕，而中有大方柱，上小下大，脚有四門，前後各八龕，四方各九龕，合共一千穴，此藏大臣將軍之焚骨者。其室上有窓，以鐵柱爲之，可開以通天光。

焚尸及存棺

據此則羅馬當時有焚尸之俗，與印度同。然其他古壙古棺甚多，豈皆有名之帝王將相名士，乃得全尸不焚耶？以庸人無不朽之業則焚之，或爲此理耶？

愷撒所生之屋

游愷撒所生之屋，石室層樓甚小，似吾粵鄉間之屋，紅石爲牆。是地古木茂草，斜日荒烟，凄滄滿目，益思愷撒生時，產此英物，此地尤難得者。斷石碎瓦，皆數千年之遺物，滿地皆然。石碑石像，刻畫刻字，堆積岡頭，或以甃花，或以躡磴，亦

初通中國安敦帝之遺像

羅馬古物入中國之始

羅馬商店之異俗

體制

有老嫗陳列之于愷撒室前而出售者，古刻可愛，甚不知長安昭陵前，視此何如而已。遜其古矣，爲購羅馬瓦石數十物及安敦像，寄還中國，約費七八磅，而寄費亦相等也。特購安敦像者，以與中國交通之始帝也。然羅馬古物之入中國，當自我始，亦可自誇矣。且此諸石，皆購自愷撒之室，愷撒爲歐洲第一才，令人益增霸圖文思之感，尤爲難得。以寄費過多，一二無刻花之石，棄之于客店，今則仍恨所購之少也，以一出羅馬，無古物故也。羅馬人售物，索價定即售之，若減之，則彼復添，此亦一異俗也。去此十餘里，前山亦爲古壙，隧道深遠，以天晚日斜，又新病愈，不敢深入隧道，不往矣。

遊王宮

十三日。訪外務大臣布理爾，則已避暑他往，意王亦往瑞士避暑矣。歐人官吏之多暇如此，故能養其神明以從容作事也，遂遊意王宮。王宮門外有曠地二十丈許，立圭式華表，上立意開國王伊曼奴核第一騎馬像，並有噴水池，宮二層，然石築頗崇壯，門有衞兵一，雞羽冠，持槍守門，入門環方廊百步，有衞士數人，佩劍巡視，中爲廣庭，磚砌地，似中國，而樓四環之。樓分二成，先登廿四級，後卅六級，乃入殿，每門皆有衞兵守之。殿四面有畫，圖羅馬戰事，有先王之像及刀劍旗幟甲冑

華磁之見重

全殿皆拉飛爾畫

存焉。殿爲第五敎皇所築，蓋已久矣。再入一殿，寶座以金樹枝爲之，乃南非洲王所贈，穿殿數重，其牆皆以雜色文石爲之。屋蓋及壁間畫，皆拉飛爾筆，所陳設几，每殿異色，黃藍白綠相間，其大瓷瓶尺餘，皆中國物也，無一他國者。間有日本瓷，彼仍以爲華磁也。其重之至矣，惜吾國不知講求致精耳！一畫是巴拉夫者，一畫是東期朔者，皆名畫也。穿殿七重，至一大殿，長七八丈，廣二丈許，有寶蓋座。後殿每牆一長几夾二小几，穿舞殿食殿爲一鏡殿，四周皆鏡爲之。自此入爲舘各國王之殿，穿殿十四，陳設各異，室或大或小，寢殿凡二，浴室凡二，餘爲穿殿書室，其寢殿垂帷綠褥，電燈作蠟，旁陳几桌數四。有一日本式室，陳設皆日本物也。几榻亦殿各異，其一殿上下皆拉飛爾畫，蓋拉飛爾爲畫師第一，故王宮皆其寫生也。歐洲各國皇宮體式皆類此，其床亦與常人同耳，或有帳，或無帳，而用屏皆白色飾金。桌多用漆，燈皆用蠟，無電燈，陳設有各國王所贈之瓶，不外燒青寶石銅銀諸種。所掛之畫，皆其十六紀之絨織畫，織成山川人物樓閣者。每幅丈餘，值百萬云。若其磁之盂瓶，室室皆有之，皆中國物也。多藍花，亦有紅花者，亦非上品。其宮官指二尺大瓶，問我中國值千元否，蓋歐人重之甚矣！後所遊各國王宮皆然，我中國亦可知所從事矣。歐洲王宮，式多類此，皆在市廛中闢一巨室，體制方廣十丈，高二三層不等，形皆正方，如廊之四周然。中爲空庭，無寸花一木，且碎石不

中西王宮相同之怪象

整。其樓爲穿室數十，可以周通，更無他廊別室，方板無味極矣。向怪中國大內殿廷無花木，今歐人王宮亦同，眞可怪也！若其制度陿小，如一富室，蓋王僅夫婦二人，子女數人，僕役百數人，故無取于宏大，除其樓居稍高壯，鋪設稍麗外，尙不及中土富家之巨室，況督撫司道之崇衙乎？中土富家之巨宅，深十餘進，廣十餘架，爲座百數，爲室數百，西人之曾到北京者，皆于我前詫其宏大焉。若外大官之衙，其宏壯無論矣。歐洲國土本小，其王不過如吾督撫之比，故其古今宮殿皆如此，非今爲國會所抑致然。若法路易十四之宮，誇爲世界第一者，雕鏤固精，然僅此一大座，比之吾國帝居禁城之閎壯，相去尙十百倍。突厥波斯之宮殿，吾未之見，印度壯麗，亦未極閎，若除此外，則中國帝室皇居之壯大，實爲大地第一。蓋萬里大國，二千年一統致然。自建章未央千門萬戶，由來久矣。此其雄規，實關文明，不得以專制少之。然歐人之王居陿小，雖其小國寡民爲之，而于近民之義，爲有當矣。

中西王居閎狹之比較及其原因

議院大學

遊議院，皆白石爲之，甚壯麗。上下院分室同宅，式皆圓，有嘉富洱像在焉。蓋意大利合國後所築也。下議院須納稅十九佛郎乃得被選，上下議員皆無俸，惟乘國中

舟車不須費焉。上議員除王族及勛望大臣外，須納稅三千佛郎者乃得被選。

遊大學、三層石築，規模頗壯，時放暑假，無在學者。意國大學凡廿一所，然意南之民，不識字者尚百之八十也，舊國之變甚難哉！北意識字者過半，蓋北意與奧法界，故文化亦優也。舉國藏書樓一千八百三十一所，報舘九百零二，學校分四級，自小學中學專門學大學，略與各國同。所過學校甚多，門壁皆新，不暇徧遊矣。

邦非爾宮

遊邦非爾宮，在阜上，沿途屈曲上，林木修翳，花草鋪芬，翠竹森森，與宮舘相聯，其中古木森鬱，澗水清幽，亭舘清瑟，在羅馬京中，至爲清勝矣。是日、王子避暑于是，不得入宮，惟見樓塔十餘座在木杪而已。其牆壁花樣新奇，有圓形方形捲尾形者，途中見載棺大車，四柱黑色，如大長箱，飾以金，在噴水池前少坐，俛望羅馬全城，樓塔參差，斜對夕陽，光景如新，二千年來霸圖宗教之爭，英哲接踵於是，縱橫大地，感慨流連，比之昔遊舍衞，則尤深矣。

所感

詩

瓌殿崇樓倚夕陽，教宗霸業兩張皇。東窮舍衞西羅馬，大地山河最黯傷！

古跡雜述

羅馬古物與埃及雅典印度並峙為四

詩

羅馬古跡至多，不可枚擧。其紀功之牌坊華表，瓌偉高峻，樹立大道中，崇十餘丈，刻鏤精美者，不可勝數也。有牌坊刻人物樓閣舟車，凡廿五層，精甚。其噴水池無數，地中及四旁刻人馬獅像，鐵管引水，自人馬獅口中噴出，坌溢大池，環以石闌。其刻人物皆精妙絕倫，處處皆有，式式不同，皆千數百年古物，今拓影十數，略見其式，亦足想羅馬舊日之宏規焉。大概論之，羅馬之古物，與埃及雅典印度，並峙為四，誠非吾國可望。最奇者，數經亂離，其人民之能保存古物如此，誠咄咄怪事也！

古物五章

印埃雅典多遺蹟，瓌構雄奇盡石工。行徧地球看古物，尙看羅馬四三雄。

頹垣斷礎二千年，衢道相望自歸然。最異頻經兵燹亂，保存古物至今傳。

後漢世稱風俗美，賊畏名賢鬼讀書。羅馬人能存古物，此風粹美更何如。

古物存可令國增文明，古物存可知民敬賢英，古物存能令民心感興。吁嗟！印埃雅羅之能存古物兮，中國乃掃蕩而盡平，甚哉吾民負文化之名！

埃及陵塔何嵯峨，印度殿塔歲月多。雅典古廟可婆娑，羅馬壞殿遺渠侵雲過。是皆周漢以前物，英雄遺跡嘯以歌。回顧華土無可摩，文明證據空山河。我心怦怦手自搓，惟有長城奈若何！

行同刼賊

開國之原無足道

羅馬文明之原因一滅希臘之影響

羅馬文明之原因二一統之久

羅馬特別政

既日以征伐滅人國爲事，故掠敵人以爲奴隸，而貨賣役使之，掠敵財而壯麗其都府奢靡其服食，而羅馬人乃豪富役使而無稅焉，此其行同刼賊，亦與匈奴蒙古無異。羅馬以掠敵人財貨之故，積金如山，故爭相豪奢，一室皆費巨萬，一桌之價，與掠一都城之財同，一月異室，冬夏異處，以孔雀鶴鷺爲食品，此亦與金元開國之貴人同耳。其開國之原，蓋無足道，實爲中國五千年之所無，蓋夷狄之行也，去文明遠矣。

惟既滅希臘後，雅典之文學政法美術，漸輸入之，故法律文藝，漸有可觀。而希臘本集埃及巴比倫亞西里亞建築彫刻之長者，羅馬人亦師之，故王宮公室神廟浴堂技場園囿，皆極天下之壯麗，亦以敵財爲之，此如拓跋金元之改用華風，如秦政之仿六國宮室，沐猴而冠，由夷狄而進于中國，亦何足與我數千年世產文明比哉？

惟羅馬一統之運，歷六百年，自漢武帝時至南宋廢帝元徽四年而後國亡，（自西歷前百三十三年至四百七十六年）歷世久長，奄有歐亞，文明自盛，乃理之自然也。此猶起家傭奴，積世貴富，已甚都治，況千年之舊國哉？得失之鑑觀既多，統馭之閱歷自出，故所得之地，聽其自由，所滅之國，粗收權利，而以閎大之律網羅之，亦自有精妙之律法出焉。今歐洲所用，亦多沿羅馬律是也。羅馬人以所統地太多之故，故其政法務爲强幹弱枝之計，控制通易之方，今得而數之，其將相藩鎮大官，皆用羅馬人爲之，雖多貪

羅馬市中畫店古董店最多，金石之像器及羅馬古碑古盤古柱，刻字無字，完全斷缺，無一不有，連棟相望，過之垂涎，恨力薄不能多購之。雖明知眞贋雜陳，然數千年希臘羅馬之器物，瓌式異制，置之堂室，亦足輿觀矣。僅得金石像十數具，亦慰情聊勝無耳。

羅馬沿革得失

人口數千之野番部落

羅馬開創，在周平王之二十一年，（西前七百五十年）羅慕路王之人口，不過數千，蓋野番部落云耳。經二百四十一年，廢王而改爲共和政體，則當孔子時矣。蓋部落之俗，本是團體政治，而非君主政治也。特其時意大利未有文明大國，而羅馬人得据衝要之地，以漸擴充而征服諸蠻，蓋變貴族政後，立總督官二人，年一易之，其人在位，必以開疆闢土立功爲榮，故重凱旋之禮，而亦以擄掠爲事，乃眞野番故俗也。而沿

立國五百年仍爲小國

尚武之故，至周赧王三十七年，（西前二百八十年）撫有南意，蓋立國五百年，日事開闢，亦僅得此區區小國耳。蓋是時自希臘數島外，歐陸未闢，皆同野番，此如今闢南美洲然，其與我國經三代之盛，迥乎異矣。經秦漢二百年，西比亞馬黎蘇拉網標愷撒諸將，乃能推廣于地中海沿岸，兼吞衆邦，遂成一統之大國。數百年來，無歲不征，

匈奴蒙古之俗

蓋專以戰爭爲業，有同匈奴蒙古之俗焉，其得成大國，亦以此也。

第一　二　三　四　五

橫，亦所不恤，蓋如蒙古之私其色目人，英人之本種統治印度焉，一也。都府宮館，務極壯麗，以隆萬國之觀瞻，而彈壓天下，各國入貢之品既多，庫藏山積，四海之商品咸集，復有商船百二十艘，以運輸於內外，羅馬之都，百八十萬市民，其富可敵國者無數，蓋皆蕭何隆上都觀萬國之義，二也。然因是之故，都府文物之遺蹟，遂傳流至今，以增歐洲文明之壯觀，與各國之進化矣。今歐洲各國，城都壯麗，爲吏士工商萬業所聚，有廢帝亡朝而無遷都，如人之有腦，實本於羅馬焉。羅馬以其國大地遠之故，思控御之，乃最講開通道路之法，凡得一國，必造大道焉，令各屬地皆與京師通。其造中間道法，廣大潔淨，每石廣數丈，大小不同，曲相銜接，而平滑如鏡，其厚三尺，上下二層，上層合灰石爲之，下層細沙作之，兩旁石道，高於平地，以便民行。其最長者，西自直布羅陀海峽，東達波斯灣、幼發拉河之路，南達埃及，延袤萬餘里，石材堅固，至今尙存，此其大業，可比吾萬里長城，亦可驚矣。無事則通商便易，有事則調兵神速，三也。泰西驛傳之法，起自波斯王賽拉司，而羅馬帝奧古士多推廣行之，定其規則，限其時刻，支以公費，故廣土萬里，消息迅速，四也。既臨蒞衆國，必握財權，乃創立國家銀行，以租賦所入存於銀行中，而更有借貸銀行，以便貧民之興業焉。則全國財政大興，流通操縱，無不如意，五也。今者重都府，通道路，速郵傳，立銀行四大政，與其法律大行於歐洲，爲盛

中國愧羅馬

强之一大原因焉。我國地土廣大，逾於羅馬，而不知大治道路以速通之，以金銀貯庫，而不知立國家銀行以操縱財權焉，于以文明不興，盜亂難平，財貨絀滯，甚非統馭大國之道，則愧於羅馬矣。而數千年無一作者，道路間有開闢，而銀行未識創設，以唐太宗宋藝祖明太祖及燕王棣之雄武碩畫，才臣如鯽，而思不及此，豈不異哉！

羅馬善政以通道銀行爲美矣

詩

闔通石道萬里遠，稅貯銀行子息多；二政便于統大國，我於羅馬愧如何！

中國之蔽

我國數千年，皆以租稅貯府庫，而不知設立銀行。昔戶部之銀，常數千萬，堆積如山，各省藩庫，亦略百萬，江寧則多至五百萬矣，其餘府縣，皆十餘萬數萬不等。既不知取息，尤不便流通，而終日仰屋呼貧，乃至鬻官開賭。夫以利息之正義，則認等作惡，以鬻官之大禍無耻，則視若當然，此眞愚狂不可解者矣！若謂此非古義

經義

古俗

，今且勿引僞周禮國服有息之義，且試問古者納總納秸，而今日折色納銀納錢，亦何嘗是經義乎？昔羅馬人亦以取息爲惡，柏拉圖亞利士多德皆不取之，蓋古人不解理財之義，固中西同一俗哉。今各國之富强，全藉銀行爲轉輸，吾國人處此大變，亦知之矣。戶部及各督撫，亦多議及銀行矣，而紛紛向外招股，而不知即用所收之稅爲之，此又知二五而不知十，其愚不可及者也。凡一國各有風俗所滯之蔽處，當

其一間未達，甚難通之，及其豁然，乃覺昔者之蔽爲大可笑也！吾國爲府庫財三字所蔽亦甚矣！

羅馬與秦之比較

與漢魏六朝之比較

啓超案五胡十六國雖多屬異種然其發難者復已同化於中國受中國之教育憑藉中國之官職而因以作亂其情形與遼金元不同故曰與外族無關也

幸與不幸

羅馬立國類於秦，其始統一意大利，如秦霸西戎其近取希臘，類於秦之先取西周。其南滅迦太基，如秦之滅楚。其開西班牙高盧，如滅蜀。其取亞美尼亞西里亞巴勒斯坦，如併韓魏。其滅巴爾的如滅趙。是四國者，皆幼發拉泰格里兩河域之强國也。其取黑海之奔多，如滅燕。其敵波斯，如結齊。其取埃及，如滅東周。皆以數百年之戰爭，而後成功於一旦，各國皆有精兵文化，亦與戰國同。惟其立國一統，皆與秦類，故謬稱爲大秦，誠有故也。而漢之承秦，土地政治無異，其漢魏晉宋人種內亂，不過如羅馬歷朝之變，與外族無關。羅馬日受日耳曼之擾，亦與匈奴之南侵相類，其文治哲學法律政治之美，與漢魏晉宋無異。及我國魏蜀吳時代，益以公孫淵之遼，實爲四國，與羅馬地克里生帝馬西憐君士坦周卡比鐸之分國爲四無異。君士但丁復統一之，與晉武帝之復爲統一無殊，日耳曼諸部之南侵，東羅馬之偏安，與晉末五胡之亂華，南朝之偏安，亦無一不類。拓跋魏之强大，類于沙立曼之霸。北分德法而東羅馬尙存，與我之北分齊周而梁陳尙存，亦無一不類。惟隋唐混一華夏，而歐土無一英雄如周武帝隋高祖唐太宗者，遂使歐洲之不幸，爲千年爭戰之黑暗世界，而亦幸而因競爭以產今日之文明，得開闢大地。我國幸而一統千年，得以久

得失相倚

地勢

安，不幸則以無競爭而退化，至有地球主人翁之資格而反致危弱也。求所由然，則我國地形，以山環合，歐西地形，以海廻旋，山環則必結合而定一，海廻則必畸零而分峙，殆無可如何者耶！故馬基頓羅馬之一統，實年不過六七百，而戰國三國六朝五代之分裂，亦不過六七百年，我國數千年，以合爲正，以分爲變，彼土數千年以分爲正，以合爲變，此則其大同而相反之故，而一切政俗因之，嗚呼！豈非地形哉？故我覩地中海而歎漭漭之大波也。

五服三等之義

禹貢以五服分地治之親疏，春秋以已國諸夏夷狄分三等，後世忘之，豈知人治之不得不然者耶！苟未至大同，則無五服三世之分者，勢將漸弱，蓋三代至秦，皆有已國以與他國相對待，又有諸夏以與夷狄相等差，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亦理之自然也。羅馬以意大利爲己國，而後次第平列，故最愛羅馬之民，以執政權，其後漸推權于意大利民而止，其於新定之邦，號曰布爾賓，則僅羈縻賦貢焉，所謂藩屬視爲諸夏也。其于日耳曼諸部，則夷狄之，薙芟焉已耳。以其有內國外國之分，故日事征伐，以闢土爲事，故能致强大。我國自漢後，以禹域爲內國，此外皆夷狄，無諸夏之一義矣。夷狄則部落散漫，粗羈縻之，無足與較，亦無可畏忌，于是專事內治，而不事征討，此我國之所以不增大，而羅馬則增進無已歟！然羅馬自奥古士多之後，亦有閉關專內治之意，與光武略同，但其後諸帝不守之耳。

西方之歷陽湖
拉飛爾產地
以首戴物之俗
拉飛爾自圖其家族

遊加巴羅拉

羅馬外有千年前之王宮，地名加巴羅拉。有嗈個湖，昔本大埠，西曆前四百年，爲火山所沈，今遂成湖，此亦歷陽湖矣。湖大二十里，臨山明媚，宮臨湖，風景至佳，但甚樸矣。其鄉名朗癡膩，人民一萬五千，蓋拉飛爾所生處也。湖山秀極，宜產名士。距羅馬五十英里，滊車一時可到。窮鄉老屋，道路泥濘，汚穢與華土荒村同。男女百數，皆奔走來聚觀，蓋未嘗見華人故也。衣多襤褸，婦女尙多以首戴物，與印度同，孟子所謂負戴于道路者也。惟婦女顏色，紅潤如玉，明秀冠歐洲，身材不高，亦與華同。窮鄉尙如此，惟瑞典荷蘭，能比意大利耳，豈非湖山秀美致然耶？入一野店，樓三層，梯亦用土磚爲之，食蠱惡甚，不能下口。惟葡萄酒可飮，價亦甚賤，店地雜惡，吾乃假公園爲食地。公園雖不大，築亭堆石，架橋開澗，種花列畦，亦自楚楚，以候王宮二時乃開，故徘徊于此，時鄉官敬遠客，園本常關，特爲我開焉。遊拉飛爾故居及其夫婦婚姻之室，中懸一畫大丈餘，拉飛爾自圖其全家行樂者也。一母一妻一弟數妹，雞犬皆仙，一經畫筆，遂成不朽矣。對面之宅，爲拉飛爾所生處，今爲祆祠矣。宅以石築二層，故久存。或曰拉飛爾生於佛羅練士埠，在羅馬北，滊車四時，曾過之，其地最出名畫家，有古畫院十餘，皆至佳之寶物

也。吾僅在瀛車停處見之，未及下車覗畫院矣。今尚憾之。拉飛爾生地，究未知何所，人皆爭之，然足見意人之重藝術至矣。

佛羅鍊士市

佛羅鍊士之文明歷史

金幣之始原

佛羅鍊士市，當意大利市府盛行時，本爲小共和國，以貴族執政。當明宣德八年，有銀行商麥嘉錫者，爲市會主，以才明遂執政權，其子繼之，獎文學，勵工藝，創商業學校及商業教科書，其善彫刻作畫者，賞以功牌而特榮之，故學藝大盛。醫院三十，有一所容三千人者，學校二百。金製寶石製染品漆器樂器錦欄干香花石礆香油皆其名物。而最有權者，大銀行八十餘所，支店無數，偏于全歐，卽歐洲之以金爲錢。在彼一千二百三十二年，創于此市，喱呢士繼之，德法乃漸効之，今行於大地矣。各國帝王，多與借債，因而握國權焉。今行金貨賞專技講商業，三事大行，皆創于此市，不能忘所自出也。市中車場廣大，高塔巍峩。古畫十餘院，皆千數百年名畫，古刻石尤多，學畫及彫刻者，歐美士人技師，皆來學于是，今尤爲意國大埠焉。

喱呢士市

自立市最古最大者

遊啞呢士市，此爲意國自立市之最古而最大者也。在歐洲爲最有名之佳麗地。地本海濱荒島，而開河渠以通舟楫，曲曲交通，有花艇以往來焉。兩埠皆巍樓華屋，並

閎麗爲歐冠

以文石築之，柱礎牆壁，皆五色寶石，築工既精，其閎麗眞爲歐人之冠。蓋意人建築術，本自過全歐人，而此市以豪富甲全意，故第宅店肆之閎麗尤絕也。公館客店戲園，精妙華侈，望之如金樓玉堂。歌人舞妓，在桂棹蘭槳中，搖曳而過，音樂悠揚，觀者夾道。其市中瓌貨山積，大工廠相望，皆精工製金刻寶石，及樂器文具服物美術之品爲多，蓋意之豪商富人所集焉。今歐洲稱美麗繁華之都市者，以此市及法之滿的加羅爲最。宮室飲食歌舞遊樂衣服玩好，窮奇極樂，皆爲歐洲第一。倫敦公園。亦造此市街道河渠舟楫店肆舞女，以供人遊焉。

啞尼士市之歷史

此市創于羅馬亡時，羅馬人避匈奴之難，走居此島，及唐中宗時，爲西曆六百九十七年，以製山鹽致富，乃買數海港，而講造船航海之業。至明初，西十四世紀時，有商船三十，水手二萬五千，又有軍艦四十護之，以通商貨於全歐各國，十字軍起，藉其艦隊力，遂得無數特權，商力占於黑海及波羅的海，有地二萬方里，人十五萬。

馬可波羅父子

有可樂波羅者，遠巡波斯印度至中國，其子馬可，仕元爲平章政事，著書言中國事以通西歐者，自馬可始。其後利瑪竇艾儒略等來遊，中西交通，實皆啞呢士人開之。其後與葡萄牙人爭東西之利，不勝，商權稍失，及意大利一統，遂幷爲意國，然猶爲極富之商市焉。其以

世界歷史之鍵

商國與共和政體之關係

商國必弱於戰弱

商立國，凡四百餘年，最久長矣。希臘迦太基腓尼西亞，皆以商立國，而開共和之制，增文明交通之業，若啡呢士市者，豈不重哉？意大利據地中海之中心，當羅馬既亡後，日耳曼人南下，爭歐洲霸權，意人無所勝，因其地利而開商業之國，自阿飛馬市創之，皮摺市遮樂亞市繼之，啡呢士市乃爲最盛，以商立國者，必無專制而講自由，必無君主而講共和，故雅典開其先，而意大利繼之，此亦地中海港島分歧舟車便利，故能發生此異樣之商國，而必非中國大陸萬里一統者所能孕育也。既遊既歎，頗驚國體政體之異，此亦農戰之中國人所未嘗夢見者矣。蓋歐人思想之新奇，政體風俗之變異，無一不自地中海誕生乎？然雅典滅於馬基頓，迦太基滅於羅馬，商國必弱於戰國，固無如何者哉！將去羅馬，先寄行李於倫敦，每重二百磅，費五十佛郎，以羅馬邦滭所得之瓦石古器寄港。

十三日，二時，去羅馬。岡巒綿亘，皆種葡萄，于麥畦中，果樹甚齊，橋道極整。男女刈麥甚多。山顛多民屋，然皆古式。四時經□□□湖，山水明媚，素月漸上，奇大如落日，得詩一章：

詩

去羅馬北行汽車道中

岡巒四綿亘，果樹剪平齊。山顛抗樓閣，郊外盡菩提。野女紅兼白，山田高及低。夕來明月大，逐我瀛車西。

遊美蘭

絲市
小巴黎
美蘭市歷史
南北意之相異

自羅馬瀛車北行十八時，六百三十啓羅邁當，至美蘭市。街道整潔，市場闊大，工廠林立，而意大利絲市皆在是。其地當意境極北，自此北通瑞士，東通奧國，以與北歐各國互市，旣鄰北歐諸國，故文明風尙，染治爲多。其學堂公舘劇場妓舘，皆華麗精美，冠于全意。人民五十萬，其繁華有小巴黎之稱焉。八十年前，人口僅十二萬，昔亦自爲國，咸豐十年，意國一統，乃歸併焉。意有大市二，南有奈波里，以海港勝。北有美蘭，以孔道勝。人口並五六十萬，熱鬧工作，皆過於羅馬，而美蘭之整潔富麗尤勝者，則以近北歐有所講求比較激厲濡染故也。意國地形，南北狹長，如長屐然，兩兩較之，北意富而南意貧，北意文學而南意愚塞，北意新整而南意敝舊，北意華麗而南意樸鄙，北意人絹秀而南意人粗黃，北意有日耳曼風俗，而南意全羅馬舊俗，此其大別也。美蘭尤北意之代表矣。

早六時到，卽乘車徧遊街衢，見一祅祠，名馬利亞拿先甜，此市第一大廟也。高七八丈，廣百丈，頂有尖柱數百，正中高塔又十丈，高峻突兀，上插雲霄，牆角垂石，刻旒形，立人像數百，極刻鏤之美矣。殿內柱皆六稜，大可十抱，藻井刻金花，窗皆五色，玻璃極偉艷。蓋意大利爲敎皇領地，其民迷信最深，故寺廟最麗，雖美

市易所過於王宮

蘭此廟，求之北歐各國，已不可得，此乃意大利之特色也。

其市易之所皆石築，夾道閣上，立石像百數，崇衙數層，結構瓌偉，過於王宮遠甚，故夫歐人之重公所也。公園二，大者七里，林木幽茂，噴水池磴道丘島甚多，勝于全意矣。街路以小石砌成磚形，中爲車道，夾道植槐，以爲人行，其整潔幽茂，亦冠於全意。入一古廟，牆邊列古石刻文字人像無數，多一二千年物也。遊博物院

阿剌伯畫

三，其一金石器像爲多，其二畫院也，皆千數百年古畫著名者。而阿剌伯之畫尤多，回教宮室衣服之沿革皆見焉。其國王朝會教宗大集戰事之圖，皆關典故，而拉飛爾及羅馬諸名畫師之畫，亦充塞焉。出此埠後，再求之不可得矣。

富家布施之博物院

其一院爲故富家布施者，亦藏金石像物，一古畫一石櫥，已値數百萬云。惟此院結構精麗，全歐少見，下層以五色文石爲之，皆作各種花形，文如其色。樓上地板，皆以文木砌各色花形，文如其色。上下壁衣及頂蓋，皆以文木爲之，並作各色花形，文如其色。窗皆五色玻璃，極偉艷，曲室洞房，圓梯文屧，幽深精雅，屋不甚大，眞妙構也。

兵房

遊其兵房，因故城爲之，四角有圓壘，高數丈，砲眼如蜂房，兵房正前，立加里波

加里波的像

的將軍像，策馬雲中，想見天人之概。加將軍爲創意三傑之一人，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有范蠡留侯鄴侯之高蹈，眞人傑矣哉！

拿破侖像

兵房後有大牌坊，立拿破崙像，坐六馬車，四角各立人騎馬像，體制閎偉，蓋拿破崙滅意時，立爲倫罷王兼意王也。美蘭自古爲倫罷國，拿破崙於此戴王鐵冠，然拿破崙與意人以自由，亦有功于意人者歟！牌坊外卽公園。

此埠爲意大利著名絲市，訪大絲店覩之，五色雜陳，綢緞畢備，花樣無數，博異于我國矣。惟多閒行之樣，與日本同，索價甚昂，每尺索十餘佛郎。其織廠則不在此，而在可磨埠。汽車北行，隔半時許，絲廠如林，烟筒插雲，以有事不暇入觀。可磨在阿爾頻山脚，臨哥撈加那湖，水綠漣漪，風景秀美，宜于產絲也。自此入瑞士境。

意大利沿革

意大利語系之起原

與中國歷史之比較

意大利自羅馬解紐，日耳曼大將阿拉烈，以重兵屠羅馬，匈牙利之祖曷提拉，擁七十萬衆以蹈踐之，此如劉淵石勒之亡晉。慘禍同焉。其後意大利隸於日耳曼大將阿道塞，而帖阿他力與袞特亡之，其國境北自丹牛波河，西底西班牙境，衣皮帶劔，而能用羅馬文化，言語雜揉，于是意大利語出焉。此爲符堅慕容垂爭長中原之世，亦能用中國文化者也。時東羅馬偏安，猶南朝矣，何其似耶！及西五百二十年，東羅馬英主茹斯底年興，卽制定法律者也。乃平定迦太基及非洲，覆汪德羅國，降袞

教皇撫意土之始

黑暗時代

特狄，恢復意大利，此猶劉裕之平秦齊復河南矣。越四十年，帝殂，日耳曼之倫巴多人，寇意大利，與東羅馬戰爭二百年，其卒也，倫巴多人與拉威那之吏，中分意國，至西歷八百年，倫巴多覆拉威那，此與北魏南朝之競爭又相同。而陳霸先蕭察之中分國，亦相類矣。于是敎皇乞兵於法王比賓，而破倫巴多，法人以拉威那京與敎皇，于是敎皇爲有土之君矣。然意地亦有屬東羅馬者，至比賓之子沙立曼大王，乃擒倫巴多王而代王之與敎皇並治羅馬焉，時西八百年矣。此又與隋文帝之一統相類，數百年爭亂，亦頗同時，華夏交爭，事勢遷流，若合符節，何其怪哉！

沙立曼殂，三子分國，魯設得意大利，不能統一，分裂互起，而嗹呢士佛羅鍊士諸市，亦並出而自立，此與唐亡而五代之瓜分同。當西十一紀時，日耳曼帝阿多取意大利，兼倫巴多王號及羅馬帝號，此與宋同時，亦與宋之復一統中國同矣。倫巴多者，卽意之北境美蘭也，蓋自西六紀至此，分意境而立國，五百年矣。然地不容二帝，故日耳曼帝與敎皇，累世爭權，而以亂政兵爭，民不知學，師儒使節，皆僧爲之，故敎皇之權力，能使各國君王惟命是聽，否則廢之，是則以敎王爲共主，中土所無可例似者。而敎皇又與東帝并掌敎權，中分爲二，至西十五紀時，路德新敎旣興，敎皇始弱，然猶得行其令於意大利中，此千年間，耶敎最盛，兼君師而一之，然西人號爲黑暗時代者也。比我唐宋之文明，乃正相反矣。

中世文明之一機

意大利北部隸于日耳曼後，數百年爭亂如麻，而南部則統於教皇，不與其難，然當西十一紀時，諸曼人取奈波里，沙蘭生人奪西西里，而日耳曼帝顯理第六並滅之。及西十三世紀時，弗勒得力帝，常都奈波里，而不還日耳曼，于是奈波里文物甚盛，學術技藝并集焉。是時嗹呢士佛羅鍊士，並爲文美，至于十六紀時，意之學術技藝建築圖畫，爲歐洲冠。意大利自羅馬亡後，於斯稍盛，其有類南宋之臨安耶！若利瑪竇南懷仁湯若望艾儒略之來遊，與中國最先交通者矣。當千四百九十四年，法國王沙爾第八，南取美蘭佛羅鍊士以入羅馬，于是教皇聯日耳曼西班牙及嗹呢士以抗法，逾二年，法王路易十二，再下美蘭，與西班牙分奈波里，又聯各國襲嗹呢士，教皇又聯各國以拒之，路易又結嗹呢士以襲美蘭，教皇又聯英日西諸王以拒法，至西千五百十五年，法兵再下美蘭焉。此與春秋列國之爭鄭同，後世無得而擬焉。而今日均勢之局，自此出矣。然新舊教之爭盛，發於此時，而西班牙王甲列兼帝日耳曼以救意大利，與法大戰而敗，大擾羅馬，甚于阿特拉。

均勢政策之濫觴

封建與由自都市之關係

意大利千年以來，爭亂無窮，中分爲數小國，而以教皇爲正統。蓋當時歐洲各國，封建盛行，故意大利自由都市，亦得保全其間。以延綿千載，或不能自立，而隸屬於强國如日耳曼法國西班牙，而自治之國體尚存焉。或則仍爲封侯也。其北部之國五，曰薩諦尼亞、嗹呢士、倫巴多、摩丹拿、巴爾馬。其南部之國，曰羅馬、塔士

十九世紀初之意大利

新意大利之略史

嘉富洱之功

加里、奈波里。三百年來，倫巴多噻呢士隸爲澳國地，餘各小邦，皆制于澳。當拿破崙盛時，勝澳，得意大利之北部，以乾隆六十年，于美蘭戴倫巴多王冠，而爲意王，今其紀坊牌坊在美蘭，吾嘗見之，又使其將王奈波里焉。及拿破崙敗，維也納會議歸舊地，意諸小國復歸于澳，而意人多憤其壓制，欲合爲一國以拒澳。道光二十八年，法革命再起，倫巴多噻呢士起而抗澳，羅馬民惡教皇而放之，薩諦尼王阿爾培主民政而自立，北部各邦從之，皆背澳矣。逾年，法人以兵戍羅馬，復教皇位，各邦畏之，不敢動。惟薩諦尼王伊曼奴核第二，先立憲政，人心皆歸之。咸豐三年，加富洱爲相，結英法以戰澳，破之，得倫巴多地。于是噻呢士國巴爾馬國摩丹拿國多士加納國拉西阿那國各小邦，皆歸薩諦尼。惟奈波里西西里未定，咸豐十年，加里波的起義兵徇滅之，而歸之於薩諦尼王，于是咸豐十一年，我生之四歲，意大利開國會，推曼奴核爲意大利王，而意國統一之業成。惟羅馬尙屬教皇，噻呢士尙屬澳，同治五年，我生之九歲，普澳之戰，意人助普而勝，得噻呢士。及同治九年，我生之十三歲矣，普法之爭，法兵去羅馬，意王收教皇之權，遂入都羅馬，遂爲今之意大利國，皆賢相嘉富洱之力也。以爭亂如此，故貧弱，二千年來之變，其民酷矣耗哉！

意大利國民政治

面積人口　行政區域　吏治疏密與我比較

意大利地方面積十一萬有六百四十六英方里，人口三千二百四十五萬，上溯百年前，不過一千七百萬，今已倍之矣。其國土僅比雲南直隸之一省，而分十九六州，則一州不過吾兩縣之比。其至小之州，若利扒爾拿，僅一百三十三方里，人民十二萬四千餘，此不及吾粤一大鄉矣。蓋數百方里四十萬人民以下者，若是之類，居二十州，皆不過吾國一縣耳。而設牧守之長官焉，則分治之密可見。而判官法衙之區，小者一千五百四十九，大者一百六十二，上控法衙二十，然則每州約有小法衙四五十，大法衙三，而三州有一上控法衙焉。推此以言，中國之治一縣，略宜有小法衙二十餘，大法衙一，而一府宜有一上控院，乃爲不疎也。

郵運

意國鐵路，長八千八百英里，費一億八百四十萬磅，其中六千四百里，皆國有也，聞得利不過百分之二。貨物亦少，則以國貧故也。當道光十九年時，意之瀛道，不過十三英里，自一統後，同光時乃大進，然不過歲增二百二十英里，亦有限耳。郵局信箱七千七百零七，亦多矣哉。

農業

意人民于歐洲爲貧，故能耐勞苦，而南方尤著矣。其耕地仍多用人工，不甚用機器，開闢未盡，其荒地林藪，尚占全國三分之一。然較六十年前，葡萄五穀林木之地，

食品死亡統計比較

開闢已增一半矣，則農民之勤，功亦大矣。蘇彝士河既通，南亞之米價甚賤，輸入於意，二十年前，僅二萬噸，十年前，則增至五六萬噸，耕值之新法尚少，賦稅過重，農無資本，故田地難于改良。平計每畝之入，僅十三斗，而人口日增，七十年間，亦增至倍數，故二十年前，穀入僅當國民八日之食，今則墾闢雖倍，然尙欠四十二日之食，蓋全國耕地，僅五千三百萬愛坎，只足養二千七百萬之人口，其餘百分之十五，非國力所能養矣。故其食穀品，法蘭西人每年一噸，意人僅得半噸，其農產物值，法國每人平算得五十九磅，意人僅得三十磅，其全國產肉三千九萬噸，除輸出二萬噸外，每人每年僅得肉二十七磅，不足以養生，故醫生德林樹，謂意人之死，百分之四者，爲滋養不足，血枯而死，蓋比之英民，死者多百分之三十八，服食之不足死，死數幾多半百，民以貧而夭弱，亦可畏哉！以故意人在本國，不足爲養，故必須遷徙，故連年遷往南美者百一十萬人，美國則二十八萬六千人，其他各地六十二萬，共二百餘萬人焉。吾聞在紐約之意人，窮苦汚穢之狀，甚於我國，皆由國貧而機器不開，少大工廠養之致然。不知大勢者，視歐人皆豪富逸樂若神仙，則大誤矣！我國荒地尤多未闢，機器尤多未開，人民尤多而貧，肉食尤少，雖無統計之確數，而歲歲滋養不足血枯而死及遷徙於外國者，宜尤多矣。徒以禁工不能入境，故往美無多，然國人之往南洋者，每日千數，統計六七百萬矣，略當意之三倍

以貧而夭弱

移住民歲計

與中國比較

，皆閩廣人也。雖吾民數千餘倍於意，然以閩廣二省旅行，則三倍焉，則亦相伯仲矣。蓋民多則必溢于外，乃事勢之不得已者。今吾國旅民徧大地，隨日月出入，他日必收其大益，使吾人種無地不殖，是在因勢利導，善保護而推廣之耳。意之地荒人多，與中國同；貧乏少用機器，與中國同；古國多舊俗，與中國同；遷徙殖民，亦與中國同；工商未盛，亦與中國同；故意之變法，我國亦可採擇焉。

意大利爲我法戒

惟意以增擴海軍重增賦稅，銀行困乏，人民愁苦，則我不可不鑒也！是故見歐人而震之，愚妄之甚者也！雖然，海陸之軍不修，則人將予取予求，而惟命焉。非張國威，無以保國境，夫以意貧弱，尙甚于我，而遂有三門灣之窺伺請求。嗚呼！以十餘倍於意之中國，而我不請其奈波里之海灣，意何勝於我，而敢請三門灣，亦可笑矣！雖然，人之輕我者，亦何由哉？

人之輕我者亦何由哉

意國二十年來，機器之進步，亦大矣。同治十年時，其蒸滊力一百三十二萬噸，至光緒二十年，已增五倍餘，爲五百五十二萬噸，此則過於我國者矣，吾國所宜最急務也。

意田有田主自耕者，有田主及工人均分者，有佃人之地而納租稅者，亦與中國同。

大農少

地主一百六十一萬人，凡地五千八百二十萬英畝，每人平均得地三十六畝，蓋大農少故機器亦少歟？每畝平均價值，耕地十一磅，不耕地五磅，總值三億七千七百萬

林業

漁業

礦業

意之特產

一、文石

磅，林地一千萬英畝，出林木九百萬噸，以五百萬噸供薪炭，四百萬噸供木材，歲價三百五十萬磅，所產值每畝值英七詩令，漁業七萬人，漁船二萬三千，歲入漁值七十萬磅，礦工六萬七千人，硫黃山六百十所，惟全國無一煤礦，歲用煤四百萬噸，全藉外國輸入，其損害國力甚大，其與我國煤層無限，山西一省，可比英倫，宜意人福公司之力爭此利也。我國人不知意之貧與我等，但望見歐人，一律畏而待之，豈不愚哉？意礦有鐵銅鉛銻金銀水銀，農產則小麥米粟玉蜀黍綿烟草葡萄酒橄欖油牛馬豚麻卵果，爲大宗矣。

意土產特出于歐洲者有二，一曰文石。歐人宮室最麗，承羅馬之風，牆壁柱礎，好用文石，而意之能用文石者，則以地多出文石故也。吾既見歐之宮廟公室，卽無文石者，亦必畫成文石之形，以文石價昂甚，王宮亦力多不逮，多用假文石，而文石之可寶貴益甚矣。所游博物院，剖解文石，五色並備，寶光奪目。羅馬所產黃雲石者，尤爲奇特，宜歐人之尤重之也。吾國宮室之不堅固垂久，以不用石築故；不能精麗，以不用文石故；此亦吾國文明之大憾也。今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及太和門階石及闌，純用西山白石，明陵亦然，皆開自明世，石質雖不及羅馬之寶石，然亦文美矣。肇慶之七岩，皆文石也。若以爲室材，豈不極文美哉？雲南寶石尤多，大理最著矣。今意區區之國，文石歲輸於外者，一千七百四十五萬四千三百一十佛郎，

吾國一富源　其用工人六萬七千。吾遊爪哇宮衙及富人室，率用白雲石鋪地，乃荷蘭之俗也。而石材聞多出于意。吾國山岳含珍，文石之材無限，若開採而運之他國，其富源豈可量哉？

二、絲　一曰絲。意之蠶桑，既最先與中國通，久傳於意土，今則桑麻鋪菜，徧於原野矣。可磨埠爲織絲廠地，機凡一百五十萬，歲出絲織料四千噸，值九百萬磅，倍于吾祖國矣。聞皆運于法國爲多，以法之婦女甚侈，好衣絲也。吾國蠶法不精，絲市日下，所宜鑒觀人之良法，而改良以求進焉。

工業　織布廠工人八萬二千，歲出值一千三百萬磅，然不足本國之用，尚須輸入九十萬磅之布焉。

織絨廠在近二十年大進，歲得六百萬磅，然不足本國之用，歲輸入一百二十萬磅之絨料乃足，羊毛多自中國運往者。

工藝不振　意人海岸甚長，本善于市舶，今汽船四百零九，帆船五千餘，輸出之貨值一三三八二四六三五三佛郎，輸入一七〇〇二三五六六五佛郎，歲虧約四萬萬佛郎矣，則工藝不開之故耶！蓋全國製造所，不過六千三百萬磅耳。

全國屋價四萬萬四千磅，屋租二千六百四十萬磅，田地值十一萬萬八千萬磅，商物值二萬萬二千三百萬磅，家畜及家財略稱是。

產業總計與英德法之比較

今以英德法考之，英織毛廠歲出六千二百萬磅，德法並四千餘萬磅，英棉織廠歲出九千二百萬磅，皆將十數倍於意。蒸汽力尤足以驗國內工藝之多少，今意僅得五十四萬萬八千萬噸，英十倍之，德六倍之，法四倍，俄奧倍之。其運貨物，得美二十之一，英德十之一，法六之一，奧三之一，故各國製造業之以百萬噸計者，意得九五，英則四三八，德則三四五，法則二九八，俄奧猶倍之，通商以百萬磅計者，意得九五，英得三三〇，德則二七七，法則二四六，其他富商房屋貨物，皆得各大國三四五之一，故每人之入息，美三十片士，英二十四片士，法二十片士，德十六片士，奧十一片士，意僅十片士，皆減英法之半焉。故其食用皆比各國減半或減三倍，

國貧民困

嘉富洱遺憾

則國貧民困，在歐洲與西班牙等矣。雖經伊曼奴核加富洱賢君相之撫綏，而不能驟長，抑無如何，或加富洱壽之不長，故不能與俾士麥于成功治定後競于工商之業耶。

稅則

意之國稅，與各國同，而有專賣鹽稅烟草稅入市稅富籤稅，此其所獨也。而烟草稅倍於地稅，亦大矣哉，民貧而賦重，則以治海陸軍之故也。

兵備

意常備兵二十六萬八千，後備兵八十八萬七千三百四十五人，國民軍二百一十一萬六千七百二十，海軍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戰艦一等四，二等三，三等四，朽舊者，鐵甲巡洋艦九，防護艦十四，水雷艇十七，破敵艦九，水雷艇，一等者十一，

二等者百零一，三等者七十一，海底水雷一，只此海軍，費帑無數，當競爭之世，豈得已哉？

政府歲出入

意之歲入，當其一八三〇年八百三十萬磅，至一八六〇年三千八百磅，一八七五年四千三百八十萬磅，一八九五年六千七百二十萬磅，地方稅二千七百萬磅，三十年間至今，所入過半矣。八十年間所入十倍，惟軍費七百八十萬磅，及其他經營學校官道出入相比，歲虧八百萬磅，故公債累加，今尚五萬萬零五百磅，過于歲入十倍，其國富力三十一萬萬六千，各國公債，以國富力十之一爲極，今意過之幾倍。而

財政前途之危

海陸軍費，有增無減，支持於後，亦甚危哉！

銀行

意之銀行，有國立民立二者，惟用鈔過多，至不能行，金價大漲而貨日賤，其政府所發之鈔，當一八七一年，二千五百二十萬磅，一八九四年，少減之爲一千九百七十萬磅，合民銀行所發，四千五百一十萬磅，共六千四百八十萬磅，較英國多十分之五。蓋貧國開創之始，不能不藉鈔法以興百事，實勢之無如何也。我國唐宋，已大用交子會子，今當國爭之世，收權於政府以便興作，尤不得已者哉！

殖民地

意爲新創國，百事落人後，未開殖民地。惟近年歐人瓜分非洲，意亦分一杯羹，在紅海之喀河爾峽至的眉來峽間，得地面積八萬八千五百英里，人口有四十五萬，然國貧如此，經營甚難。

同盟國

意與奧德爲聯盟國，與德奧法比爲金幣聯盟。羅馬人口五十萬，然工廠甚少，大工廠多在奈波里，船廠砲廠皆在焉。英之麥邊廠，亦分設於奈波里。

意大利之俗

人民開化程度

意人既貧，而立學開化，皆遲于北歐各國。宮室古朴，既一望迥異北歐，鄉曲衣服襤褸，民多未被教者。其流居德奧法者甚多，氣質粗鄙，動輒毆詈，或酒後相爭，一言不合，動至拔刀相向，故德奧法人多以野蠻目之，且亦畏避之也。其刼盜尤夥，即其流居美國者，其貧困汚穢賤惡，且有甚于中國人。彼美之工黨不攻之者，實以彼國能自立，而又同爲白種故耳。未遊其地，而一律重視歐人，則甚愚妄也。

意大利所以不如日本德國之故

統計意國，在今歐洲大國中，爲最貧國。自西十六世紀後，學人之發揚名世者亦少，工藝商業皆不盛。其統一在同治元年，先于德及日本十年，皆憲政國也。昔皆貧困，今德之盛强，幾冠薄海，而日本亦超躍爲第一等國矣。夫以國體論，意無聯邦，則爲政易行于德國，日本起自東洋，與歐洲語言文字風俗皆隔絕，譯書遊學，備極艱難，豈與意國與諸强聯疆接壤風教相同比哉？其爲難易，相去千萬，而意之不能驟臻富强者，教之壓制愚弱已久致然耶？抑以地小民寡不如德日耶？則歐洲中若

比利時荷蘭丹瑞尤小矣，其與西班牙之貧弱，皆別有故。方今天主教國皆微，法人勢亦日下，其內情甚深遠，非旅人匆匆所能深知也。惟其國勢如此，彼自顧不暇，脫欲犯邊，彼何能籌海軍之費，更何以持久，其有請索，可力拒之。其畫術及雕刻建築，則可遣人學之，以增美術之文明焉。其工價亦賤，則其船廠或亦可資購艦之用也。美之彫刻國手庫洛克博鴉枯羅阿爾，皆學於羅馬及佛羅鍊士，而轉移全美，豈不然哉？

意自爲語言，亦稍非羅馬之舊矣。其內地通英語者甚少，上等艙尚不可得遇也。惟德法語似稍多通者，豈以舊曾混一故耶？

意之工藝不開，在羅馬購影相鏡及千里鏡皆甚昂，蓋皆自英德法來者，其他可推矣。除製文石寫畫刻像外，無特別精工之物。音樂昔甚有名，今亦讓之德矣。南意人尤朴鄙，衣服敝惡，人肥矮，稍黃，蓋眞山谷之民也。其與縱橫大地之英人相去甚遠。

意人貧，每日工得一佛郎足用矣。意人身之長短與華人同，然貌頗豐腴紅白，似湖洲人，則以地爲之耶。意之山水，甚似江南，秀美靜穆，三面濱海，長數千里，風景尤佳，故人才甚盛，而美術尤著，蓋生有自來也。當歐洲十六世紀時，學術莫盛於意，雖教皇所爲，亦其地秀美致然也。法人小說，欲于百年後以意國爲地球公園

，豈無故哉？

羅馬之教（附論耶教出於佛）

大地上絕新之局

歐洲二千年首都

僧國

最大之革命

寺及僧之數

意國自羅馬帝君士但丁許行耶蘇教後百年，而西羅馬滅，阿道塞統意大利，爲西四百七十六年，于是入中世黑暗之時，而耶教大盛，至稱教皇，至西八百年，教皇爲羅馬皇帝，意大利境，或爲自由都市，分立爲諸小國，亂離相繼，而教皇實以師代君，而統一歐洲，爲大地上絕新之局。當時教皇之權，能召日耳曼帝顯理跪雪三日，若非馬丁路德教興，則至今教皇，尙爲歐洲共主也。故羅馬之都，實爲歐洲二千年首都，雖君士但丁，亦其子孫耳。若回之麥加，印之舍衞，其爲都教地，尙在其次也。若意大利者千年以來，實可謂爲僧國也。今意人乘德法之戰，削教皇之大權，此實革命之尤大者。于今教皇，遂如東周君之僅擁虛位，蓋自路德新教出，而天主教遂成偏安，今則教皇遂幾近滅亡之時矣。然長衣緇徒，盈塞市里，寺廟相望，僧官尊崇，餘風未殄，神道設教之盛，尙絕異于他域焉。

其國有大教區分爲三十七，小教區二萬零四百六十五，寺五萬五千二百六十三，僧七十萬六千五百六十人，尼寺八百七十六，尼一萬四千一百八十四人，然僧亦充兵二年焉，此意之抑教新例也。羅馬名寺甚多，有古來巡禮參拜者，有耶蘇及古德

遺室者。吾有詩曰·

詩

緇徒市里道相望，遺室參經古道場；羅馬名藍四百寺，幾多塔殿對斜陽。

羅馬城外加特古墨墳，爲葬歷代高僧處，各國多迎取供奉之。然亦有僞骨以充供養者。

僧國政府之組織

敎皇之下，有法老七十人，以備顧問而充會議，且選擧敎皇，而敎皇亦自法老中擧出，其制與古羅馬之元老院同。七十人中，敎正六人，訓導五十人，試補十四人。其大敎區有大敎正統之，小敎區有小敎區正統之，皆有會議，並有賞罰之權，不服者可上訴敎皇。

選擧法

其擧敎皇也，法老書名票面而投匭中，乃誓之，票過三分有二者得選，否則再投，敎皇定則燒其餘票。

敎皇本山無募金，各分寺募之而來獻，信徒見僧，握手接吻，又吻神像，彼得寺尤多吻之者。僧入席離席，必畫十字于胸以致敬。

佛耶相同之點

標義之同

吾于二十五年前讀佛書與耶氏書，竊審耶敎全出于佛，其言靈魂，言愛人，言異術，言懺悔，言贖罪，言地獄天堂，直指本心，無一不與佛同。其言一神創造，三位一體，上帝萬能，皆印度外道之所有。但耶改爲末日審判，則魂積空虛，終無入地獄登天堂之一日，不如說輪廻者之易聳動矣。其言養魂甚粗淺，在佛敎中，僅登斯陀含果，尚未到羅漢地位。考印度九十六道之盛，遠在希臘開創之先，則七賢中畢

印度希臘交通之跡

儀式之同

新教非教主正義

英人之言

耶教推行所以獨廣之故一二

固他拉之言靈魂戒殺生，已有所自。蓋希臘之與印度，僅隔波斯，舟車商賈大通，則文學教化，亦必互相輸轉，波斯已侵印度，至亞力山大，半呑印度，印之高僧人士，必多有入波斯希臘而行于巴勒斯坦猶太之間，此尤淺而易徵者矣。且以外儀觀之，耶教亦無一不同于佛教焉。不娶妻，一也。出家不仕宦，二也。堂上供像以敬禮，或木像金像畫像，三也。左右設白蠟燭多對燒香，四也。案上陳花瓶，五也。神前設壇几案布席，六也。供酒食，七也。僧衣袈裟，亦有斜條，八也。合掌跪拜，九也。肩掛數珠或手弄之，乃至人民多然，女子頸皆掛之，與蒙滿俗同，而今施之中國長官矣，十也。神前晝夜點常明燈，十一也。鳴鐘磬，十二也。神前跪誦經，十三也。朝夕禮拜諷誦，十四也。有食齋日斷肉，十五也。僧居寺中修習，十六也。女尼十七也。出游着法服，十八也。剃髮之一部，十九也。有僧正法統之，二十也。路德之娶妻改像法，猶日本親鸞之改眞宗，西藏蓮華生之娶妻改紅敎，雖人情盛行，實非教主正義，考其內心外禮，無一不同，其爲出於印之敎，無可疑易，英之學士，多證其然。惡士佛大學教習麥古士米拉，作宗教起元論，以新約證之佛典皆同，尤可爲據焉。佛兼愛衆生，而耶氏以鳥獸爲天之生以供人食，其道狹小，不如佛矣。他日必以此見攻，然其境詣雖淺，而推行更廣大者，則以切于愛人而勇于傳道，其傳道者曾以十三代投獅矣，耐勞苦不畏死而行之，而又不爲深山枯寂閉坐

絕人之行，日爲濟人之事，強聒不舍，有此二者，此其雖淺易而彌大行歟？夫道在養魂，行在醫濟，身神並有以養，而又以大仁大勇推之，其蔑不濟矣。雖近者哲學大盛，哥白尼奈端重學日出，達爾文物體進化之說日興，其于一神創造上帝萬能之理，或多有不信者。然方今愚夫多而哲士少，尙當神道設教之時，設無畏警，則盡藉人力，其於遷善改過者必不勇，蓋觀于朱子爲無鬼論而可證矣。

耶教之善

耶教以天爲父，令人人有四海兄弟之愛心，此其于歐美及非亞之間，其補益于人心不尠，但施之中國，則一切之說，皆我舊教之所有。孔教言天至詳，言遷善改過魂明，無不備矣。

施之中國之不宜

又有佛教補之，民情不順，豈能強施，因救人而兵爭，至於殺人盈城野，未能救之而先害之，此則不可解者矣！

耶墨比較

墨子傳道於鉅子以爲後，至死百餘人而爭之，可謂重大矣，鉅子，即教皇也。墨子尊天明鬼，尙同兼愛，無一不與耶同，使墨子而成教主，中國亦有教皇出矣。但墨子有妻而多鬼，此則不同，其道太觳。夫不言魂而尙苦行，此必不可行者也。莊子以爲去於王遠，豈不宜哉？夫古之爲教主者，多有異術以聳人心，觀佛之服大迦葉及諸梵志，皆以異術，耶蘇亦然。墨子乃哲學者，王陽明亦直指本心，頗與耶同。

道術不可偏廢

然皆有道而無術，于吉之流，有術無道，惟張道陵尊天尙仁，又有符呪之術，道術全備，殆與耶同。其張角三十六方同日起，幾成教皇矣，而一敗不振。而晉名臣謝

中國諸子所以不盛之故

安鄰鑒等，尙奉其道，盧循亦然，必有可觀者。若寇謙之所挾大矣，然又有術無道，推諸子所以致敗，則以中國孔子之道，無所不備，雖以佛敎之精深，尙難大行，況餘子哉？其中虛者，外得侵之，其中實者，外物不入，中國本自有至精美之敎，此諸子之所以難大盛也。孔子與佛，皆哲學至精極博，道至圓滿，而耶蘇與張道陵，則不待是。耶蘇與張道陵所生同時，惟張道陵不幸不生於歐洲，故其道不光也。人之成聖與否，亦有天幸歟？然道家之後，任道傳敎者不勇，雖亦剽竊佛說，儀式亦類，或終不能比基督也。

舊說羅馬之辨證

羅馬自安敦帝始與中國通，今據後漢書西域傳條考而證辨之如左：

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

按羅馬無大秦之名，譯音亦無近似者。觀傳中所言羅馬國事多誇誕，此必通商及來使之人，以中國之秦滅六國，地大威尊，而羅馬之滅倂各國類之，因亦自比於秦以曉中國，而加一大字以誇炫其盛强，展轉傳譯，史官遂誤錄之。犂鞬之名，亦出誤傳，或譯羅馬人之一地及其奉使人之名未可知，重譯之誤蓋多矣。海西國三字，更出傅會，蓋自安息指地中海而言。時羅馬居極西，故稱海西國，乃譯者

指地形而喻人，非指國名也。譯人誤譯之耳。然本文言以在海西，則甚明白矣。

小國役屬者數十。

羅馬雖滅埃及腓尼基亞爾美尼亞叙里亞奔多巴的爾及高盧西班牙日耳曼，然皆以爲藩屬，或仍其王號，受其職貢，日耳曼及裏海之部落尤多。役屬小國數十，乃羅馬之特制實情，所謂布爾賓者近之。如我國朝之待蒙古回藏諸王，設大臣將軍以統之。遠之如安南高麗緬甸暹羅諸國，聽其貢職，若羅馬本部，僅意大利，渺乎其小耳，實非如我國以禹域爲本部之大也。

以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墍之。

今羅馬石城，尙有存者。當時環七山，卽以爲國境，後以爲城郭。郵亭始於波斯，屋大維推行之。堊墍之當眞，今羅馬室多塗朱黄也。

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

羅馬古以農立國者，至今禾麥徧野，勤于耕耘，松柏草木亦繁多，樹木徧山原矣。惟蠶桑之業，出於近時數百年，或云馬哥自中國携還者，若漢時有之，則絲業應大盛於歐洲久矣，此當有誤。

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

今所見羅馬帝王將相像皆髡頭，則傳聞至確，今歐人皆髡，乃復羅馬之舊也。然

髡爲羅馬俗
辮爲日耳曼
俗

所見蠟人院歐人，八十年前，皆有辮髮，則辮者日耳曼之俗，與匈奴同，或匈奴入西，如曷拉拉之擁兵五十萬入羅馬然，因而易其舊俗耶。髮無關于體膚，留而事之，廢日增事，無謂甚矣。秦漢以髡爲罪，而羅馬先爲今日之法，則羅馬勝也。

所見畫及劇，其作羅馬故事者，帝王將相皆衣繡長垂，乘車二輪，甚小如橋，無蓋，前有板而後空，立而執轡，今云白蓋，或別一制歟？劇場帝王將相之出入，亦有旗幡。

所居城邑周圜百餘里，城中有王宮，相去各十里。此指羅馬城包七山爲之者。王宮則自奧古士多及尼羅及卡的來嗹士巴順各帝皆有之。故云相去各十里，今遊之，亦不盡然。

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嗹士巴順之鬥獸劇場，今歐史稱其以玻璃爲柱。又鍍金柱三百六十枝，以三千餘名人肖像飾之。各國博物院猶有羅馬之玻璃食器，當時傳以爲水精也。然亦不過此大劇場耳，非諸宮室皆然。

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即元老院之議員也。奧古士多時，已有議員千人，後雖頻更變，亦不止三十六人之數，然會議國事則甚確矣。

膚澤隨地味而變

我遜歐人者惟一耳

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灾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羅馬雖羅慕路爲王，實起自諸村之酋長，後更民政，只有總統而無王，卽屋大維之後，改行帝政，亦擁愷撒奧古士多之號，不稱王，此稱王者，姑譯意以明其權云耳。無常人而立賢，則自尼羅之後，迎立啞士巴順及涅爾華大拉壞也。或幷愷撒之先民政諸統領而數之，或軍隊所擁立之二十四帝而並數之，其云灾異廢黜者，則漢世免三公之故事，以之附會，羅馬安得有此？其廢者二十餘帝，皆被弑，惟地克里生自退讓耳。所云不怨，或指此歟！

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

今觀羅馬人之刻石像及畫像，眞所謂長大平正，且極秀美，與今意大利人同。蓋高加索人種，已端正長直，而地中海人及歐人，莫不晳白，顏如渥丹。匈牙利人本出匈奴，今亦與歐紅白壯麗同矣。英人居印度者，面變黑藍，故知歐洲在寒帶濱海，獨擅其秀美也。歐人之遷居美洲者，顏色亦淡白矣，歐人眞得地靈者也。吾詠歐游詩曰：『淫滯歐洲五月餘，徧游十國走飛車；腥魚乾䴵難爲飽，華屋巍樓頗可居。風化何曾異中土，物華差可勝方輿；海在地中人色白，天驕二事果何如？』蓋我于歐人無一事遜之，惟人色之白，眞無如何，此大秦亦附會也。

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

我國用金貨之早

羅馬併吞各國，珍異咸集於羅馬，爲大市，若西西里埃及之五穀，波羅的海之琥珀，毛魯塌島之織物，印度之香料絲絹寶石，西班牙之羊毛金類革皮，英國之鐵革皮珍珠也。而羅馬人出資本畜奴隸，以爲商業，行之東西各國。

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

羅馬之以金銀爲幣固甚早，然我國漢時，更大用金，見之史漢者不可勝數。如漢文帝賜陳平周勃金五千斤，梁孝王死，遺金四萬斤，趙陀贈陸賈裝千金，吳楚反，捕漢大將金五千斤，列將金三千斤，裨將金二千金，二千石金千斤，漢律贖死罪者金百二十斤，其時錢亦並用，而銀亦用焉。漢書謂黃金一斤值錢萬，銀一流重八兩值錢千，則一金值銀五矣。其後佛像之飾太多，金日少，則廢金爲幣，或者謂我國尚在銅國之時期，則我周漢時如何，不考古而妄自攻貶，何其愚妄也？

與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主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

安息，卽波斯也。當漢時，西方只有羅馬波斯印度數大國，旣有駱駝之隊商以通波斯，羅馬築石道自埃及達幼發拉的河，又有商艘百二十往來于印度，凡玻璃紙磁

安息爲東西交通之障

安敦像

織染金銀工彫刻品，皆通商之品也。我國絲品，爲地球獨有，安息人遮之不得達漢，商人爭利壟斷，當是實情。觀甘英不能往，可見安息之商，礙我國之文明不少哉！其穀食賴埃及西西里，故賤。其國用賴掠于各國之金銀寶貨與屬地之貢，故羅馬市民無稅。所謂富饒也。廩鄰使或是好大喜功之實情。

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以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

安敦爲羅馬中葉第一賢主，在位自西一百三十八年至一百六十一年，凡二十三年。拓路修港，創設女學及恤貧院，好哲學，爲羅馬極盛之時，後帝以安敦爲尊號。吾以其首通中國，特購其像而歸，此爲中西交通第一事。然所貢品乃南洋之物，非羅馬所出，亦有可疑，或以埃及阿剌伯之品爲貢耶？

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

北行出海西者，即越亞細亞土而至地中海，乃西行也。地理無少誤。

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獅子，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云。

亭置連屬無賊，似指意大利內地，或自埃及至幼發拉的河之石道乎？經沙漠故多獅耶。

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餘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羅，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阿蠻國似巴爾的，斯賓國當是亞美尼亞，以地形考之，當時羅馬與波斯中距在亞西里亞士者，惟此二國無可疑者。且云渡河九百六十里卽至海，當是渡幼發拉的河而至亞耳居海也。地理無少誤。

晉書四夷列傳

大秦國，一名犂鞬，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周廻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爲棁栭，琉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于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故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薄領，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

以上所述，略採于後漢書，非他有所聞也。

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粮，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

獻。

經三歲粮乃能渡海，此當就印度通商而言。若自亞細亞至羅馬，安得有是？或船人之欺甘英也。如下云云，皆船人欺甘英語。當是與安息渡關之意同。甘英愚怯，辜負班超鑿空之盛意，至今中西亘數千年不通文明，不得交易，則甘英之大罪也。其與哥侖布墨領岌頓曲之流，相反何其遠哉？中國人而有此，至今國土不闢於大地，智識不增於全球，遂以一切讓于歐人，皆英輩之罪也。晉武帝太康元年，當西二百八十年，其羅馬王爲布羅巴，太康三年被弒，改拉斯立，勤儉之主也，嘗破波斯。太康五年死，或云被弒，子加利那立，亦被弒，通貢于我者，當是破波斯之改拉斯。

甘英之罪

羅馬與中國之比較羅馬不如中國者五

羅馬雖承埃及巴比倫亞西里亞腓尼基巴勒斯坦希臘諸文明國之滙流，以一統大國名于西土，今歐人艷稱之，然以之與我漢世相較，有遠不逮者，今略擧之，得五焉：

一曰治化之廣狹　羅馬之政權，只三十族之羅馬人有之，後貴族平民之爭，累三百年，乃暫推其權與拉丁人，而亦僅限于羅馬一城之內耳，其後乃暫推其權于意大利人，蓋終羅馬之朝，皆以意大利境爲內國，其餘高盧西班牙不列顛西西里島迦太基等

政權普及之廣狹

布爾賓

羈縻藩屬

文學教育之廣狹

啓超案漢初奴隸之制尚未盡革觀漢詔累次免奴爲民可知漢之中盛階級殆絕矣

謂之布爾賓，以爲藩屬地，遣都護治之，如我伊黎蒙古西藏東三省之將軍都統領隊大臣然。故皆縱恣貪暴虐民，而民得自行其舊俗，則實與未開化等。若埃及亞西里亞亞美尼亞諸國，則以虛名職貢，如高麗安南之比耳，益不足數。至西三百年後，日耳曼各蠻部及各藩屬，漸習羅馬法律風俗，漸有政權，而地克里生帝分國時，尚自領意大利，則其輕重可知矣。且其將相吏士之所自出，文人學士之所發生，政事禮俗之所盛行，圖書戲樂之所開發，繁華盛大之會集，實只有羅馬一城之內，並不能遠及于意大利之封域焉。夫意大利之方域，當今世僅能比我直隸雲南之一省，而當羅馬時，尚雜蠻族未開化者無數，則正雲南之比耳。而意大利之民，率皆羅馬虜掠他國之人以爲奴隸，實未平等，不得比于人數，各郡邑未立學校，全國未有科學，故羅馬極盛時，學者號稱六七萬，亦不過羅馬城中人士耳。我漢時以禹城百郡，皆爲內國，人民平等，不限奴隸，郡國皆有學校，皆立文學掌故，縣鄉皆有三老以掌教化，故犍爲之僻遠，其文學尚能著書，而陳元楊孚，以經術起于南海，蒼梧士燮，以文學化行于交趾，司馬相如揚雄起于蜀，隴西尤爲六郡良家名將所出，而江楚之間無論矣。特設科舉，郡國皆歲舉孝廉茂才，或訪問賢良有道四行，故學術徧于全國之鄉野，若蔡興宗鄭元之著錄弟子萬人，曹曾樓望弟子並著錄九千人，其一門數千人者不可勝計，皆方步矩領，誦法經學，若河南汝穎齊魯之間，彬彬極文明

禮樂之世矣。其京師太學弟子三萬，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公卿倒屣，黨派盛大，則以今歐美之盛，尚有遜之，何有于羅馬乎？學風之盛如此，其與羅馬區區數十人言哲學詩歌文史，輙號爲文明，豈不極遠而可笑哉！蓋我漢時之內國，過于羅馬之意大利內國十倍，則其文明之化，亦過於羅馬十倍，我少奴隸，而羅馬純用奴隸，我有學校科舉，羅馬無學校科舉，則卽一意大利之內國文化，尙不能及漢時三輔之一也。若漢世兩京之盛，則班固張衡之賦，已見一斑。羅馬大祠四百二十，劇場五，競走場七，石浴池十六，以建築之壯麗聞，而漢時未央建章甘泉昭陽上林之壯麗，實過之。王侯第宅服食之奢，游陝商工聚集之盛，游學長安之衆，以五千萬人之大漢，豈區區羅馬所能望其肩背哉！

二曰平等自由之多少　羅馬開國千三百餘年，上世勿論，外域勿論，其自成羅馬國土以後，貴族平民之爭數百年，其爲奴之伯利便族，爲貴族欺壓，婚姻不通，有兵事則棄耒而征伐從死，幸不死而歸，則田荒而家人飢寒，借貸于貴族，限期迫速，不及償則爲奴，法律不得及，兩族相爭，亂靡有定，立國九百年，於前三百年，乃得少予權利而通婚姻，設護民官，然此乃同城之拉丁人得之，其意大利人仍數百年爲奴，而不得享權利也。至蘇拉馬黎約之爭訌，意人當前八十年，羅馬將一統時，乃漸與拉丁人少分權利，然終羅馬之朝，意大利半島之奴隸百餘萬，仍受主人凌制

，法律不同，其他藩屬人民，則如英之待印度人，我之待蒙古西藏人，更無權利之可言！至季世乃稍予以權利，而羅馬之紐亦解矣。若我漢世內國人民，人人平等，人人自由，既無世爵，人人得徒步而至卿相執政權。羅馬人所有權利，限於一城數十萬人之內，我漢擴之百郡萬里五千萬人之遠，此其平等自由之相去何如矣。

豪族平民之爭

三頭政治之爭

百年內亂

武人政治之亂

三十暴君

末世之亂

三曰亂殺之多寡　羅馬立國無紀，其始民政時代，則豪族與平民之爭，世有內亂，不可勝紀。及蘇拉馬黎約之爭，閉城大殺，羅馬一城，死者十五萬，其後申拉蘇綳縹愷撒三頭政治之爭，屋大維恩多尼列比鐸三執政之爭，攻亂彌年，羅馬之民，死者不可勝數，號爲百年之內亂焉。即號稱羅馬盛世時代，自愷撒被弒，至提庇留帝爲其臣麥克羅所絞，加俞帝爲近衞所弒，革老丟斯帝爲其后所毒弒，尼羅爲元老院所弒，則開國諸帝，自奧古士多外，無一能自保者。於是駕拔奧蘇威的路舉兵爭位一年，並互殺，則是爲大亂矣。中間惟嘅士巴順第度大剌壞哈的練安敦奧古里流，以賢獲存，而多米山卽遭弒矣。及高摩達斯被毒，于是軍隊擁立之帝二十五，僅四人考終，而大亂亦頻數，卽亞力山大稍能中興，而亦被弒，於是入三十暴君之代，內亂頻仍，外寇交至，境土大削，瓦連帝爲波斯虜爲奴，甚至內亂至于八月無君焉。蓋自裔德西多外，無一免者。此後惟地克里生以高讓君士但丁以一統獲安，自此末君無一保全首領者。且帝位不定，或兄弟相爭，或數將幷立，日在大亂之中。統

與中國比較

觀羅馬一統之業八百年中，當國有位號之人以百數，能保全者不及十主。而爭亂分離以數十計，其女后之亂政弑君，亦復無數，比之我之十六國五季，尚不如之。若我漢世只呂后小亂，王莽大亂，質帝被毒外，數十代幷皆平安，京師晏然，中外無事。唐自武后一亂中宗被毒外，數十世亦晏然。宋除南渡明除建文外，皆數十世無爭亂，其與羅馬一京之世載亂離，相去遠矣。每讀晉書及五代史，哀其時君臣人民之慘殺酷戮，爲之掩卷，此乃中國數千年絕無僅有之世代，而中國人所怵心者。而羅馬人乃視爲朝夕餐飯之事，豈不哀哉！

四曰倫理之治亂　羅馬以家族爲治，與中國同。其族長有權，其父子相繼，女不嗣位，莫不相類。惟其淫亂之俗，則不及我國遠甚。蓋其奧古士多已立其后先夫之子，已而提庇留死，則兄孫繼之。又以叔繼姪，而革老丢斯，又以姪女爲后，又立其后先夫之子，而第度之賢，亦以其女妻其弟多米山，其他廢后殺子弑母不可殫數，卽開國諸帝已若此，其他不必數矣。中國漢唐，亦有廢后弑子之事，然亦少矣。父子相繼，亂崩能戢，若叔姪爲夫婦，則亘古未聞。觀邦渒家人屋壁之圖畫，多寫淫具，則鳥獸之亂甚矣。雖爲一家一人之私德，然其波及關係于一國者，不亦鉅乎？

五曰文明之自產與借貸　羅馬起於小蠻夷，日以爭殺爲事，立國千年，僅得意大利之半島，雖有議會，絕無文明。及西歷前一百四十六年，當漢武世，平定希臘，乃

以希臘之文學技藝，行之國中，然僅及羅馬一城而止，未及于意大利也。其後有之，漸推廣于全國，則甚微矣。故羅馬實爲武功之國，不得爲文學之國，文明本非其自產，乃借貸于希臘而稍用之，此與北魏遼金元之入中國相同。豈與漢世上承夏商周之盛，儒墨諸子，皆本國所發生，百郡人士，生來已習，濡浴已深，無煩假借，其與羅馬之一城人民假貸希臘者，豈不遠哉？

有此五者之懸絕，則羅馬雖有國會之公議，公館之同民，道路之長亘，皆不足與我齊驅矣。且其國會私于貴族，徒召亂爭，公所宏麗，出于刼掠他人者，是皆非治法之美也。何足與我較文明哉？其法律號稱美備，爲今歐人之祖，他日當以與我漢律一一校之。然總而斷羅馬人之政俗，實爲北魏遼金元之比例而已。雖號文明，未脫野蠻之本者也。非今歐人之比，亦非我中國之比也。但其產育之美，有足異者。羅馬以其本出于土番小部，故爲團體民政，是故雖限于貴族，自私一城，而其圖書館博物院戲場浴場公園女學生恤貧院，皆與其城中之一族人共之，而今者歐人師之，乃推而徧與人民。而我國雖號文明，所有宏麗之觀，皆帝王自私之，否則士夫一家自私之，而與民同者乃反少焉，此則反不如羅馬之治俗私狹而能誕育耶！然此亦讓歐人先我百數十年耳，不足計也。

論五海三洲之文明源土

大地最重大最怪異之境土

界域五海之樞

連絡三洲之脈

大地文明之古，自中國印度以外，以今突厥之境，爲文明發生之始，亦爲爭戰之聚，其變化繁多，薈萃雜沓，關係歐亞而交通之，實爲大地數千年來最重大最怪異之境土。今地球大通，地形之要衝已大遷變，視之雖不能如昔之重大，然尋考舊跡，本元形變，除新大陸外，我國之視西土，亦無有更重之者。我自日本緬暹南洋印度及歐美十餘國，足跡皆徧，所未至者惟突厥波斯之境，未得親察視之，以入彼境必有本國公使行文彼國，得其護照而後可入，故難之。每望嘆咤，然經埃及阿剌伯及希臘而望之，據所閱歷及舊史所傳，溯今歐洲盛强所自生，以與我國相比較，則有大可感動驚駭者。埃及希臘，近歲分出爲二國。然統擧大端，猶可蒙以突厥之舊號焉。

埃及以尼羅河流而先發文明，巴比倫亞西里亞以憑幼發拉的河底格里河而繼開文化。巴比倫之都，則臨波斯灣海口，亞力山大之市，則臨地中海，君士但丁，則臨地中海黑海之峽，此一片土，南北數千里間，界域于地中海黑海裏海紅海波斯海五海之中，連絡於歐羅巴亞細亞亞非利加三洲之脈，山海交錯而聳蕩，島嶼繡錯以分峙，水道通貫而便易，又有沙漠縱午而交橫，無所不備，實爲大地獨一無二之怪地也。

一巴比倫亞細利亞文明

二埃及文明

文明一原二原之異

故其產孕怪奇，亦無所不有，與我國文明之早發則同，而情形亦多迥異者也。巴比倫與亞細里亞文字並方尖形，其與埃及文字迥異，巴比倫與亞西里亞，地近俗同，雖迭相爲王，實爲一國，與埃及之文明兩源發生，并在唐虞以前，我國似難比例，必若引證，則炎帝之與黃帝，及共工爭霸，蚩尤作亂，頗有所同。但埃及巴比倫未經波斯併吞以前，未有合一之者。下埃及之分爲數小國而衰，則在夏時，上埃及雖隸于阿拉伯游牧人四百年，而當商世實爲最盛，拉墨塞王之武功，震於小亞細亞，闢地至於幼發拉的河，而究未統一之，其後亞西里亞人大强，併吞諸國，割及埃及，殷末周初，千年之頃，兩國因互爲吞併而有交通，故巴比倫城尼尼微城啓羅城三都建築之偉大，技藝之精美，頗有同者。其教則同源，以爲文化混合，亦未嘗不可，但終不類我國之一統，在黃帝堯舜前耳。我國唐都平陽，虞都蒲坂，夏都安邑，皆在山西，商起亳邑，在河南，周起邠岐豐鎬在陝西，并臨河而居，雖僅千里，此猶巴比倫亞西里亞之嬗代，而非埃及巴比倫之分域也。惟三苗之地，左洞庭，右彭蠡，憑據江南，已爲大國，自蚩尤與黃帝爲敵，至舜禹未能定之，其國統久遠，雖不可考，然必在炎黃之前，千年以上，又有刑法政治，與華夏劃分江河而居，頗似尼羅河之與幼發拉的河焉。但三苗之盛，必不如埃及耳。然三苗既有治法，我華夏必有採擇灌輸，則以爲中國二文明源，亦無不可。但後觀吳楚尙復斷髮文身，籃縷

三苗不足比埃及

三　波斯文明

西方第一期一統大國

西方第二期統一大國

四　希臘文明

筆路，山越五溪之苗蠻，朴鄙如此，雖亡滅之後，必多退化，然亦何至如是，則三苗之文化，必非高度，無可上比埃及，亦只可以涿鹿安邑殷亳岐豐互發文明相比可耳。波斯附屬馬太，爲六百二十五附庸小國之一，此與微盧彭濮等耳。當春秋之末孔子時，突起驟强，三十年間，始而滅馬太滅亞西里亞，進滅埃及，臣服腓尼基巴勒斯坦，以大兵臨希臘，幾併吞之，此爲五海三洲間一統之最先者。波斯之立國，以武事而兼以文藝，與羅馬同，故能日闢百里，然旣合併諸文明國之一統，又東商印度，西侵希臘，凡二百年，則其文明之業，必有灌輸而互進者矣。居魯士大流士連兵至百餘萬，海艦至數百艘，此雖後之隋煬帖木兒拿破崙，無以過之，此爲西方第一期開闢之一統大國。其滙合埃及巴比倫腓尼基巴勒斯坦波斯五文明國之泉源而爲大流，雖以素稱文明之希臘，然亞力山大帝，傾心于亡國之化，而舍已從之者，必有故矣。英入印度，全用英俗，契丹女眞蒙古之入中國，全用華風。亞力山大之從波斯俗也，何以異契丹蒙古哉？特羅馬人與波斯世仇，爭戰累千年，而波斯又曾爲希臘所滅，故盛傳希臘之文明，而不甚稱波斯，爲此故耳。當戰國時，馬基頓王亞力山大滅波斯，而進及印度，都于尼比倫，而雜揉波希之文化，以其爲歐人也，尤藉藉于人口，此爲西方第二期之一統大國。夫希臘之突出于歐洲也，山岳聳峙，分爲十二，雅典以商立國而成民政，斯巴達以兵立國而成大同，政體離奇，學藝妙

南北東西四流所瀦

我國地形之缺點

發，波斯之君政郵傳道路兵律，希臘之民政哲理彫刻畫樂，皆爲特出，又滙合埃及巴比倫腓尼基巴勒斯坦諸文明之源泉，而更成大流。夫滙流多則水大，滙流小則水細，以此而言，誰能比於此五海三洲之片土耶？今埃及巴比倫亞西里亞希臘之宮室石刻技術文學書册之遺傳無數，我觀于歐洲十餘國之博物院，已飽之矣。以我古物之流傳寡少比之，實有愧色。夫此土既有埃及巴比倫之南北源泉，已大怪矣，而東大陸則突出波斯，西大海島則突生希臘，有無窮之推廣，實爲地勢之奇特致然。若我國則只中原獨有文明，此外北之匈奴，西之羌胡，南之閩粵交濵，東之朝鮮遼東，皆夷蠻之俗，猶在野蠻，于我文明毫無所助。三吳開於泰伯，朝鮮開于箕子，闢國至古，然只推廣中原之文明，未能有分毫之創立。日本在大海中，爲三神山，立國數十，爭競亦多年，山岳分峙，頗同希臘，然無腓尼基爲之媒導，則亦長此終古，至于唐世，採用華風，亦非助我者也。又彼通印度，在于周世，我通印度，乃在六朝，夫以印度之文明，輸於我者，在千年之後，輸於彼者，在千年之前，故我與印度自作自生，無分毫之外助，而此五海三洲之片土，乃無一之不滙輸，既有江海以通舟船，又有駱駝以通隊商，于是無不通滙，亦異矣哉！夫希臘之突助文明，已爲奇特，而歐洲數萬里之大陸，時尙等于美澳之未開闢也。又有偏西之羅馬，忽出

五羅馬文明

於地中海之中心東南，統希臘迦太基亞美尼亞奔多巴的爾埃及之舊國，西北闢西班

班牙高盧日耳曼不列顛之荒地，泱泱大風，又滙無量數之文明源泉而成大湖大海，此其奇特，且出五海三洲片土人之意外，而況吾國也。吾國西啓西域，經頭痛身熱之坂，風哭鬼難之地，尙不能達裏海而踰須彌，北開鮮卑黠戛斯薛延陀，則須度萬里之瀚海焉。東南界海，浩杳無際，夫一則沙漠崇山苦寒之大陸，一則大洋浩杳之小島，皆必不能誕育文明者也。夫以羅馬之盛，亦不過開闢荒蕪，與成吉斯同耳。其于文明事業，無所加于希臘以前，況中國四封之小蠻夷哉？然五海三洲之片土，東西推廣，皆在近鄰，浩浩無窮。羅馬之外，又有日耳曼之新文明出焉，更有近世之西班牙葡萄牙尋海之新事業出焉，此其子孫曼衍，不可紀極，則更不可言盡矣。惟歐羅巴之文明，則羅馬之子，希臘之孫，而五海三洲之片土，爲祖所自出，而復有阿剌伯以爲之母也。美洲之新文明，又爲旁出之孫枝，近又倒流于印度日本而波撼於我國，雖爲歐洲之新法，非復埃及巴比倫之舊化，然濫觴有出，種核有因，豈不異哉？且君士但丁之建都也，盛大壯麗，亘千餘年，合大地都會之盛美久長，無有比之者，卽今尙有突厥都會回教之首善焉。而摩訶末之創業于麥加也，合并君師而一之，西併西班牙，東呑印度，南控北非，北盡裏海，中據君士但丁，交通中國，而開阿剌伯文明之業，恢恢乎二萬里之大國，跨大海大陸而成新治敎之大國。蓋兼印度波斯羅馬中國之文明而盡有之，蓋大地古今之文明至阿剌伯而盡集其大成，

阿刺伯集印度波斯羅馬中國文明之大成

片土之前途若何

我國人宜注目

以組織新政教也。其後突厥波斯分爲二國二教，則波瀾蓋盛於斯土。今歐洲之文明，氾濫全地球，則又自十字軍以輸于阿刺伯者。然則此五海三洲之片土，爲文明之生聚最久長最怪異之地矣。今者大化環海，循環欲周，而此五海三洲之片土，爲回教所困滯，突波二國，比之萬國，最爲閉塞守舊之地，豈有地靈之盡耶？抑亦先發者必遲收，環行而復始，其道較遠，然他日各國盡變，彼突厥波斯不變乎？亦滅耳。則此五海三洲之片土，當歐亞之中線，必復爲文明所走集，其將爲大地之公都會耶？抑不然耶？必復其始，殆有難測。高加索之人種，固有名于大地，君士但丁之人民甚秀白，鼻最高長，彼襟帶五海三洲之片土，吾未能至而神往之，裏海黑海乎？波斯灣乎？紅海乎？此吾國人所宜注目也。

第二編　法蘭西遊記目錄

（一）法蘭西游記

…亞細亞文字…欹規味博物院…傷心處…中國內府珍物及玉璽皆置于此…太上皇帝歸政玉印…太上皇帝歸政仍訓政玉印…得遂初心玉印…乾隆御筆白玉方璽…八徵耄念之寶青白玉方璽…猶日孜孜綠玉璽…自强不息白玉璽…聽平視察碧玉璽…烟火長春漢玉印…圓明春山綠白玉璽…明堂制爲歐美宮室之先河…詩…懋勤殿碧玉璽…詩…仁宗皇子綿恩手寫佛經…覓尸多那國之衣服…乾那花利博物院…亦傷心地…內府珍器充斥…御書墨寶…齋戒龍牌…妃嬪寶牒…埃及古畫筆意頗類元人…藏書…爹亞像…路易十六及爹亞與法國之關係…路易十六墳…千古大鑒…數千年來昇平第一關鍵…詩…恪順伯博物院…畫院自意國外以法爲最…基遼膩博物院…拿破倫之黃輿…歐婦之尚小足…法磁以賒華爲最…法部署前之石華表…拿翁一生奇功皆在冒險…古墳…石室藏棺…墳制猶是我國三代族墳之法…拿破侖紀功坊…拿破侖陵墓…一世之雄而今安在…法人之好功名心…蠟人院…立法之所宜…其道太觳非國爭之世所宜…拿破侖將死蠟像…英雄之末路…詩…奴利故王宮…那打攎泵古廟…杯倫園廣凡三千萬邁當…園中之景…園中之賽馬場…美歐公園窮宏極麗…何者爲我何者非我…瀛球…瀛球當爲百年後一大關係事…詩…摩蘇園…國家戲院能容萬人天下第一…法國戲

劇最有名…奧皇子甯舍帝位而戀巴黎…巴黎妓女十五萬…貴家富女多出爲妓…法人多隳胎故戶口日少…各國人口皆進而法乃日衰…隳胎之風美國亦然…隳胎之原因…一薄于父子…美總統麥堅尼死後家產二十六萬僅以千圓與母…一婦女自立…美國隳胎之禁罰銀六千圓…立法之難…變法當原始要終推因審果…微險喇舊京…歐土樓閣崇麗乃近百年間之俗…機器之效力…論治效…路易十四宮費五萬萬佛郎…外觀…內容…革命時迫路易十六簽名之畫…羅蘭夫人夫婦像…大革命時山岳黨殺人之畫…各戰圖…地球第一大畫在意國嗹呢士…威險利宮…王宮之奢侈…惟漢武隋煬唐玄宗明武宗可相伯仲…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當時鬻爵貴爵僅値五十金…路易十四創封建抑貴族…路易十四之隱謀…微險喇宮與世界之關係…詩…險華磁廠…搜集各國古今數千年之磁…法磁冠絕大地…磁泥由中國運來…以吾國磁泥與萬國競爭之術…滿梯乜地利袄祠…烟弗列武庫…十六世紀封建世各國鐵甲…我國軍服之可愧…吾國軍服廢弛之原因…歐人之崇拜英雄…巴黎開闢之次第…巴黎開闢次第六線圖

（二）法國之形勢

（三）法國創興沿革

分王四子…骨肉相殘…格魯第二世之一統…達哥巴之繼立…西的波之繼立…諸藩僭號…客羅特維第二之復王權…克魯特之繼立…查理第三與希德烈…默爾專權…權奸之亡國…甲盧萬朝…教皇權力之起原…沙曼立之武功…西歐之一統國…全歐之形勢…沙曼立之文字…沙曼立之即帝位…路易之繼立…法之分裂…查理沙伯之王法…封建之世…封建之遺害…路易孫羅額魯之王法…諾曼之入寇…孫權額魯之被逐…歐德之王法…查理羅撒布之王法…魯篤富之王法…王權之式微…諸侯爭權…海外王…君臣爭亂…前加頒的朝…加頒的之擁立…諸侯之驕橫…羅伯之嗣位…顯理之嗣位…非力之嗣位…英之建國…葡萄牙之建國…教皇之倡十字軍…歐洲兵之殘忍…十字軍第一役…阿刺伯微積分之傳入歐土…腓立之繼立…路易第六…路易第七…第二次十字軍…創開議會…腓立第二…築石道于巴黎…第三次十字軍…英法累年搆兵…第四次十字軍…指南針之入法…巴黎為歐洲大都之始…路易第八…路易第九…新舊教之始爭…三舉十字軍…歐洲第一令主…繫埃及獄贖七百萬…再舉十字軍…十字軍為歐亞之交第一大事…歐人之迷信神權…阿刺伯之文明…歐洲哲學之起原…歐士文明之初步…十字軍之效果…文明利器之傳自中國…腓立第三…腓立第四…三族會議之起原…路易第十…腓立

第五…查理羅比…歐洲開化之先驅…腓立第六…英法百年戰爭…約翰…法國共和政體之始…查理第五…始創巴黎藏書樓…查理第六…腓立之借英傾法…英王王法…查理第七…女傑噂地厄…巴黎之恢復…法之中興…路易十一…瓜蔓抄…英主之世出…查理第八…擧兵入羅馬稱羅馬東帝…路易十二…法之始强…佛朗詩亞第一…編民兵…佛朗詩亞第二…查理第九…新教之大盛…三十年教爭…教禍之慘…顯理第三…波旁朝…顯理第四…歐人於移朝之事無足輕輕…路易十三…開羈歐之業…黎塞留名相…三十年戰爭…黎塞留似張居正…黎塞留與姚廣孝皆以僧爲名相…路易十四…路易十四之武功…路易十四大王…路易十四不能稱帝之原因…朕卽國家…路易十四之文治…在位七十二年…路易十四似漢武…路易十四王權尊大之原因…當時法國王權獨盛之原因…高廟實結大地一統皇帝之局…路易乃結歐洲列國霸主之局…法國革命之原因…中國事勢之與法異…英之革命不根于學理而因于事勢…革命共和獨出於法之故…削侯權却生民變…春秋三世之義…時之爲義…法國革命實由事勢相迫…路易十五…路易十六…拿破侖之稱帝…拿破侖之敗亡…拿破侖之民法…歐洲起布衣爲帝愷撒後一人…路易十八…鏬禮第十…三日革命…路易腓立號曰民王…四海兄弟會…第二革命…拿破侖第

三…拿破侖第三之狡詐…被擒于普死者七十餘萬…國內無主巴黎大亂…法之封建實同部落…明初中國之文明視法何如…憲法十變政黨七派…法文在歐幾爲正文…英法交通之始

（四）法國大革命記

法大亂在開議院時制未善…助美自立之拉飛咽誤以美國平等之治治法國致大亂之…法國大亂之原因…參議參政之人外不能讀法令…三十人有一官吏官吏多不識字…恐怖時代…民權不得當之害…拉飛咽不免于死…自由毒…巴黎市會擁盜國權驅除異己…米拉伯齎恨以死…破壞猶縱火…再開議院…拉飛咽欲以君主立憲定國…及倫的黨…羅蘭夫婦及伯書…山岳黨…羅伯卑爾及段敦馬喇…馬喇變法之政見…列國聯軍之干涉…立新政府與聯軍開戰…聯軍大疫…革黨之不亡法乃天幸…路易之專恃外援…路易之失計…路易之上斷頭臺…王政絕民權始…山岳黨制全勝…及倫的黨之因循…山岳黨盡捕及倫的黨人下獄…及倫的黨名士之慘死…恐怖時代…及倫的黨之熱心救國…流血百廿九萬…革命慘禍及倫的黨所不及料…騎虎難下…革命之慘禍事勢所必至…爭奪相殺之患…流血數百萬終歸專制…預于革命者無一人免

死…及倫的黨倡革命之罪…法國大革命不至亡國之原因…山岳黨之慘酷…革命之究竟…我國倡革命之非…我國革命非盡殺四萬萬人不止…以仁賢之人倡革命則亡國愈速…吾國事勢非法比…山岳黨之內訌…山岳黨裂爲三黨…國安委員會…羅伯卑爾之險狠…羅伯卑爾之被殺…恐怖殘黨…少年軍與護國兵…山岳黨之誅鋤…流血數百萬成就一專制民主…革命之結果歸于專制君主…相爭必至相殺…共事之難…倡革者身必死…革命之慘狀…貴族富豪無辜之慘死…十萬貴族之逃亡…商工之逃亡…燬全國寺院…無辜死者三千餘人…老幼男女皆被囚殺…擊殺議員六員…掘墳發陵…大索官商民家…囚巴黎者日五千人…屠者三百人爲一團…政府爲盜…毀全城市值七百萬…殺及婦嬰…革命宣禮式…革命結婚刑…嫌疑刑律…得死罪者七十萬人…發墳之慘劇…遇人卽殺見物卽焚…法人民二千六百萬去其四十分之一…名爲革王侯命實則革人民命…革命黨之壓制…政府之强買…强用紙幣…視商人爲國賊…三十五億萬圓之空票…革命委員會…一月正費一億二千萬圓…將軍購一戰馬而無財…以嚴令定紙幣與現銀之價…民窮財盡…發行米票制限食量…徵發之慘酷…勒捐…生計界之恐慌…商界之困促…所謂自由如是如是…革命之原因…封建…法地僅如四川一省…貴族十萬…貴族之尊驕汰侈

……生殺征稅之權……役民不發工金……免兵之征人頭之稅……終身充兵籍……所得稅……鹽稅……以重金購稅權……領主藩侯之專橫……部民嫁女必與領主陪宿……酷刑……饑民……有子不舉畏無以養……荒涼之慘狀……百人不得一人識字……封建之害……孔子之非封建……我國歷朝之稅法……兩稅法……一條鞭法……我國之薄稅……各國稅率與我比較……我國薄稅之故……我國時勢與法之異……法國稅率與我國之比較……我國之刑法……酷刑非法律所許……我國之自由……法國刑法與我國之比較……僧侶之貪暴……貴族之專擅……王宮之侈泰……革命之義吾所固有……我國之平等……我國之大革命蓋在秦世……迷信神權者宮廟必壯麗……全歐之封建……我國之美俗……我國進化之程度……我國之不愧爲文明上國……歐洲之進化在近數十年間……我國之强易于反掌……以法國擬中國之不倫……言革命者爲喪心病狂……美法之相反……法國革命之效……法人所流血以求之自由其最重要者我早有之……我國平等自由已二千年……出版之自由……信仰之自由……我國之得平等自由當歸功孔子……法國失敗之原因……法國革命之起點……法國開議會之始本原已差……變易政體之難……法國與中國通商之始……成吉思汗之偉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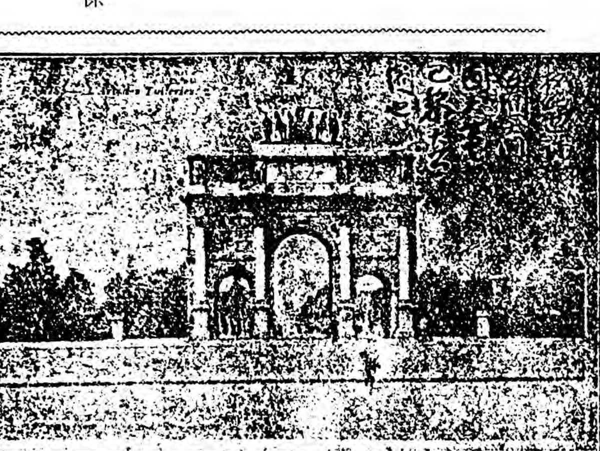
歐洲十一國遊記

第二編　法國西遊記

巴黎遠不及柏林之廣潔與紐約之瓌麗佳處僅有二衢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夜，自德之克虜伯砲廠往法國。八時，滊車行，頻渡河，滊車入船中而渡岸上。睨燈火樓閣，閃煜輝煌，經大城市無數。十一時，到奥斯鹿林州，自此易法國車，車場閎大甚，關吏驗行李訖而行。此州爲普勝法時所割，城郭人民無恙，而主者易人，三十年前讀普法戰紀至此，見之愴懷割據。自此入法境，皆普國用兵之地，惜深宵高臥，不克一一親見之。二十三早六時，到巴黎矣。

往聞巴黎繁麗冠天下，頃親履之，乃無所覩，宮室未見瓌詭，道路未見奇麗，河水未見清潔，比倫敦之湫隘則略過之，徧遊全城，亦不過與奥大利之灣相類耳。歐洲城市，莫不如此，且不及柏林之廣潔，更不及紐約之瓌麗遠甚。其最佳處僅有二衢，其一自拿破侖紀功坊至杯的巴論公囿十餘里，道廣近廿丈，中爲馬車，左道爲人行，右道爲人馬行。此外左右二丈許，雜植花木處，碧蔭綠草，與紅花白几相映。花木外左右，又爲馬車道，馬車道內近人家處，鋪石丈許，爲人行道，又植花木蔭之



道用木塡

。全道凡花樹二行，道路七行，道用木塡，塗之以油，潔淨光滑，其廣潔妙麗，誠足誇炫諸國矣。今美國諸大城市勝處，皆用此法，惟夾馬道以樹，樹外左右以煉化石爲人行道，仍蔭以樹，則爲三條道，或樹外再用馬路二條，則爲五條。柏林至大之衢名嗹者，僅中列花樹一林，旁馬行路又車行路，近人家處爲人行路，僅六條，花林又少其一，皆不如巴黎也。今美墨各新闢道，皆仿巴黎，

路政之關係

道路之政，既壯國體，且關衞生。吾國路政不修，久爲人輕笑。方當萬國競爭，非止平治而已，乃復競華麗，較廣大，鬬精潔，以相誇尚。則我國古者至精美之路，如秦之馳道，隱以金椎，樹以青松；唐京道廣百步，夾以綠槐，中爲沙堤，亦不足以與于玆。他日吾國變法，必當比德美法之道，盡收其勝，而增美釋回，乃可以勝。竊意以此道爲式，而林中加以漢堡之花，時堆太湖之石，或爲噴水之池，一里必有短亭，二里必有長亭，如一公園然。人行夾道，用美國大煉化石，加以羅馬之摩色異下園林路之砌小石

巴黎之馬車電車

爲花樣，妙選嘉木，如桐如柳者蔭之，則吾國道路，可以冠絕天下矣！巴黎此道旁之第宅，皆世爵富商，頗有園林，亦有壯麗者，然不及紐約之十一矣。近園處則百戲並陳，傍晚時則車馬如織，蓋巴黎馬車六萬，電車二萬，夕陽漸下，多會於是。士女如雲，風馳雷驟，而電車疾速，馬車少不及避，輒撞翻，綠鬢紅裳，衣香人影，憶惜在上海大馬路大同譯書局倚闌而望，自泥城橋至愚園西園等處，頗相髣髴，但遜其濶大耳！他時更築豐鎬，別營新京，以吾國力之大，人民之多，苟刻意講求，必可過之也。

路易十四愚民之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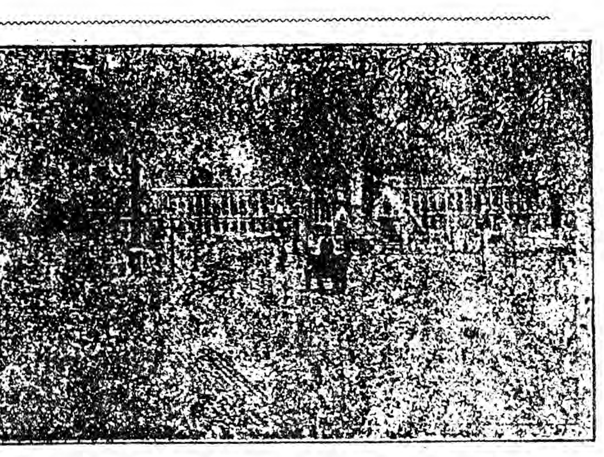
十約法之有繁麗盛名，乃自路易十四以來，世爲歐雄。而路易十四，欲以隱銷封建，乃特盛聲色之觀，園囿之美，歌舞之樂，俾十萬諸侯，樂而忘反，皆沈醉于巴黎，奔走于前後，而不欲還其荒山之宮壘以鍊兵治民，所謂此間樂不思蜀。柔肌脆骨，非復能以雄武抗叛，而路易十四不折一矢，得以統一王國，因益以矜誇諸歐，成爲風俗。

婦人用品獨冠歐美

至今游其市肆，女子衣裳之新麗，冠佩之精妙，几榻之詭異，香澤之芬芳，花色之新妙，凡一切精工，誠爲獨冠歐美，然此徒爲行樂之具，而非强國之謀，路易十四以收諸侯，則誠妙術也。今沿其故俗，欲以與天下爭，則適相反矣。人艷稱之，法人亦以自多，則大謬矣！

自埃及華表至百丈鐵塔處，樓館夾臨先河，爲故賽會地。賽會故宇宮舘十數所猶在

鐵塔



全都公園之數

巴黎之繁麗在於淫坊妓館

妓婦之數

，皆瓌偉詭異，長橋橫河，金人金鳳十對，夾峙於橋，殆如漢承露臺之金銅仙人掌，瓌麗極矣。過武庫拿破崙陵塔而至鐵塔，鐵塔高九百餘尺，上侵雲表，冠絕宇內，樓塔四脚相距百數十丈，下爲公園，士女掎裳游坐其間，埃及華表左右，亦爲公園，花木交蔭，而戲園游場多列其旁，至夕電燈萬億，雜懸道路，林木中馬車千百，馳驟過之，若列星照耀，蕩炫心目，然電燈之繁麗，不如紐約之懽娛，挨論馬車林木燈火連亘十餘里，尚不如印度之加拉吉打焉。新藟賽會場，採法國之勝，而奇偉過之，然皆毁去，則宮館樓觀橋道之瓌猶存者，此地仍可稱焉，此亦非妄有名者耶！自紀功坊至擄華故宮，則大戲院酒樓大肆咸在，道皆夾樹，士女游者晝夜不息，全都公園，大者十五，小者十，戲班十五，巴黎所稱號繁麗者，盡在此矣。以吾見其百戲之園，萬獸之圖，不如德甚。或謂巴黎之以繁麗聞於大地者，在其淫坊妓館，鏡臺繡闥，其淫樂竟日徹夜，已領牌之妓凡十五萬，未領牌者不可勝數。若其

巴黎除其博物院之宏偉及鐵塔之高聳無可驚美

巴黎人多狡詐

法國學問技藝遠不如英德

治化汚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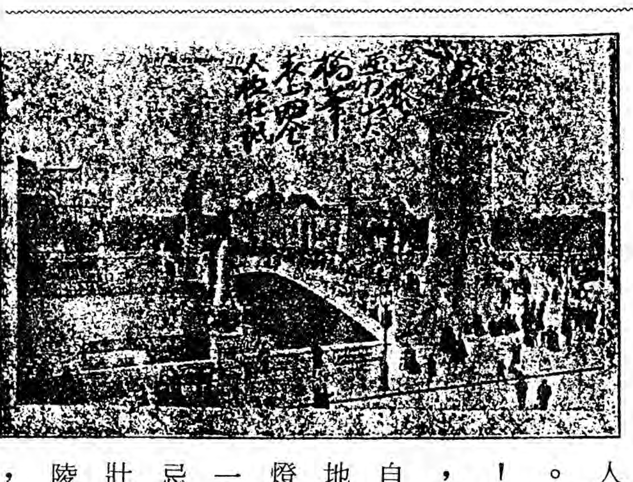
法人侈佚非興國之民

女衣詭麗，百色鮮新，爲歐士冠，雖紐約猶仿效之，果若此，則誠可稱，此則若吾國之上海耶，非旅人所能深識也。以吾居游巴黎之市十餘日，日在車中，無所不游，窮極其勝，若渺無所覩，聞而可生于我心觸于吾懷者，厭極而去，乃歎夙昔所聞之大謬，而相思之太殷，意者告我之人，有若鄉曲之夫，驟至城市，而駭其日日爲墟者耶！要而論之，巴黎博物院之宏偉繁夥，鐵塔之高壯宏大，實甲天下，除此二事，無可驚美焉。巴黎市人，行步徐緩，俗多狡詐，不若倫敦人行之捷疾，目力之回顧，而語言較篤實，亦少勝於法焉。吾自上海至蘇百餘里中，若營新都市，以吾人民之多，變法後之富，不數十年，必過巴黎，無可羨無可愛焉。法自道光五年始開機器，晚矣，學問技藝，皆遠不如德英，彼所最勝者，製女服女冠之日日變一式，香水之獨有新製，首飾油粉色衣講求精美，此則英美且不能解，其侔色揣稱之工，然吾何取焉。未遠游者多震於巴黎之盛名，豈知其無甚可觀若此耶！若夫覽其革命之故事，覩其流血之遺跡，八十三年中，傷心慘目，隨在多有。而今議院黨派之繁多，世爵宮吏之貪橫，治化汚下，遜于各國，不少受益，徒遭慘戮，坐觀聽英美之日盛，而振作無由。士人挾其哲學空論，淸談高蹈，而不肯屈身以考工藝。人民樂其葡萄酒之富，絲織之美，擁女之樂，而不願遠遊，窮夜歌舞，惰窳侈佚，非興國者也。法人雖立民主，而極不平等，與美國異，其世家名士，詡詡自喜，持一國之論，而執一國之

人多狂論

法人輕喜易怒

政，超然不與平民齊，挾其夙昔之雄風，故多發狂之論，行事不貼貼，而又黨多，相持不下，無能實行久遠者，故多背繩越軌，不適時勢，人性之宜，經百年之數變，至今變亂略定，終不得堅美妥貼之治，徒以無數人血，今英德各國有所借鑒而善取之，則法國乎，爲人則太多，自爲則非也，其奈俗化已成，無有能匡正何！聞法人質性，輕喜易怒，語不合意，從君萬曲梁塵飛。夫輕喜易怒者，野人之性也。法人猶未離之耶！德英皆沈鷙，不輕喜怒，故强能久，二族之性，可以觀其治矣。



自埃及華表至鐵塔中間數里臨先河處，皆故賽會地，樓舘橋道，皆至華麗，華表前敞場千步，電燈林立，車馬如雲，賽珍遺舘，今猶存有二處，一必地宮前臨草池，四角崇穹，中爲圓穹，一爲忌連宮，以玻爲瓦，周以花木，後臨先河，皆最壯麗者也。長橋數四，一皆偉觀，一直通拿破侖陵前之鐵橋。其第三橋爲亞力山大橋，尤當孔道，而奇麗甲天下焉。其廣數丈，電燈繁多，夾橋

巴黎鐵塔爲天下大觀

兩邊，其兩橋頭之四角，皆有華表，上立金人一，金馬一，面爲金鳳，大丈餘，光采照耀，十餘年常新，想糜金無算焉。

登鐵塔

天下之大觀偉製，莫若巴黎之鐵塔矣，當首登之以望巴黎焉。吾游觀必先擇高處以四望，可攬勝概。吾少從先祖述之公登五層樓，於連州登畫不如樓，昔游江南登雨花臺，遊揚州吾登瓊花樓蕃釐觀，遊西湖先登吳山，遊武昌吾登望江門巡城而至黃鶴樓，遊桂林吾登獨秀山，所至各國皆是。以吾所登之塔，若吾粵梁時之花塔，鎭江金山之雷峯塔，北京則西苑內之白塔，城外之天寗寺塔，西山之碧雲寺後魏氏白塔，而手捫西湖之淨慈塔，多數千百年古



物，而上海若龍華寺塔，則不足數。若游日本江戶，登其淺草之凌雲塔，至緬甸登其王宮之木塔，遊錫蘭登其古寺之千年舊塔，遊印度所登塔尤多，而舍衞城中鷲嶺

頂之塔，及佛祇樹給孤獨園前七百年前之回王所築塔，而加拉吉打公園中之英人紀功塔，尤高峻矣。歐美高塔尤夥，其在德則議院前之紀功塔，若瑞典之思間愼公園頂塔，英水晶宮之塔，若美則華盛頓之方塔，波士頓之紀功塔。若是者皆宏工巨構

各國之塔皆不如巴黎鐵塔之奇偉

，四十餘層，高數百尺，並有名於宇內。若印度之阿育大王築八萬四千塔，吾手捫其數塔焉，而宏規大起，傑構千尺，未有若巴黎鐵塔之博大恢奇者。蓋有意作奇，冠絕宇內，眞可謂觀止而蔑以加者也。

鐵塔之起原

鐵塔築於光緒十五年，當西一千八百八十九年，蓋見敗於德後，民力甫復，因賽會作此塔，以著民物之豐享光復也。全塔體方，此鐵枝凡分三層構成，其下層四脚斜撐於地，而嵌空玲瓏，高三百尺，四脚相距亦數百尺，每脚奇大，立于四隅，每隅以四柱上矗，成四大室，方廣十餘丈，內有

鐵塔之內容

機房辦事房及上下機亭，成一座落，由其塔之四脚下揷地處，望塔之最下層，已如雲表，巍峨無際，蓋已在三百尺之上，中國樓塔已無有其高度者。卽大地各塔，至高者亦不過爾爾。然置于此塔，乃在其至下耳。四隅皆有上下機亭，可引機而漸升，每至一層而歇，又待人而上下焉。每小時上下一次，自七時開機亭，至夕十一時止。夕七時後，上中層皆不復升矣。此下層每面，柱二十，圓拱八，每柱距丈餘，

塔中之戲院酒樓

下層中樓分上下二成，皆有廻廊，低數尺，此層中戲院酒樓茶館毯房樂室無數，女子占地賣物者甚多，游人如蟻。其戲院在餐舘正中，憑闌把酒，可望遠，其酒樓五

與漢時神明臺相類

塔上作鬧市

層，置其中尙渺然卑小，則但其一層之內容與其繁鬧，已如一鬧市，自遠望之，如天際雲中，玲瓏樓閣，幾疑蜃樓海市焉，其得未曾有之瓌製巨工矣。周步廻廊，俯瞰巴黎，全城三百萬人家樓塔宮殿，高高數層者，皆在脚底；車馳馬騄，皆如寸許；杯論公園池島邱垤，若指於掌；其俯視城郭人民，已覺渺然，蓋已高如天上矣。自下層至中層，亦復四隅各有四柱，共十六柱，斜插而上。又二百尺，至中層四面，周以廻廊，皆賃於婦女，陳設售物。中有酒樓，廣十餘丈，四方四大柱，餘柱各距丈餘，中有十字交柱，此層去地五百尺，俯視城郭人民，如垤如蟻矣。漢時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正與相比，而井幹之製，亦與此塔製相類也。自此層以上，柱皆直上，四周用四大柱，合凡十二柱，其中皆有十字鐵板，斜交貫之，每十字斜架約二丈，直上二十一架，凡爲四十餘丈，將至上層，塔漸狹，改作六柱爲六角，以至於顚，塔中央有一大柱，置上下機於柱中，有小層置機器，有房，但不設酒樓雜肆矣。大柱外夾以兩小柱，又一柱作旋梯，人可步行，至頂，此中央柱自二層起也。乃登塔上層，高九百尺，廣百尺，八角式，廻廊四望，頂作平臺，有一八角亭，再上一大柱，上有寶相，高二三十尺，以驗風。此層俛視雲氣，憑虛御風，魯河縈帶，遠山堆垤，杯論園青綠如掌，巴黎全城，如縮型之泥木室矣。計大地古今之塔，皆狹僅盈丈，安有三十丈之上作鬧市，九十丈之上陳雜肆賣酒者乎？杜工部登

慈恩塔，至詡爲高標跨蒼穹，七星在北戶，若登此塔，不知更能以何語形容之。天下事往往所見不逮所聞，昔早聞此塔而見拓影，絕未驚奇，今親登之，乃驚其奇偉冠大地，覺所聞遠不逮所見也，惟此塔而已。近夕輒登，凡登塔前後三次。

登鐵塔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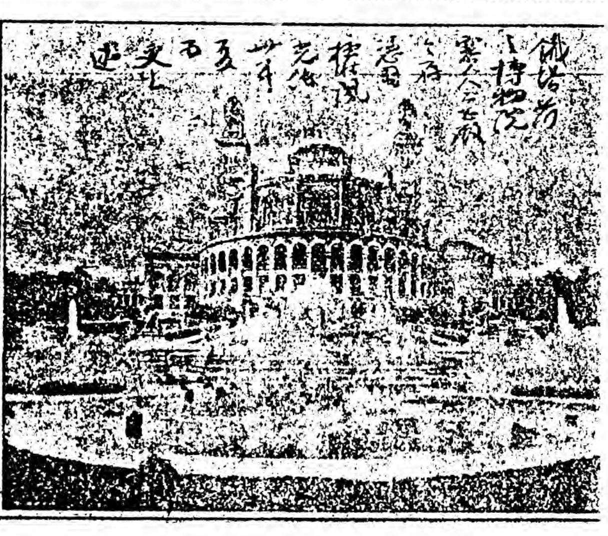
登鐵塔頂與羅文昌周國賢飲酒於下層酒樓高三百尺處憑闌四顧巴黎放歌

浩浩凌天風，高標卓碧落。邈邈虛空中，華嚴現樓閣。神仙蕊珠殿，人間誤貶託。高高跨蒼穹，仍揷塵中脚。霓裳羽衣舞，夜夜月裏樂。玉女紫霞杯，一飲成大藥。回頭憑紫闌，忽爾生玄覺。俯視下界人，城市何莫莫。河水縈若帶，遠山綠一角。閶闔何撲地，殿塔數歷落。岡陵抗園館，有若蟻垤作。問此何都市，巴黎稱霸國。千年大都會，繁華此窟宅。人戶三百萬，烟樹交迷錯。時有英雄人，揚旗震天幕。下指紀功坊，石馬欲騰躍。卻憐八十年，革命頻血薄。去去上青霄，更登上層閣。寰瀛我踏徧，名塔登無數。只許繞膝下，阿育見應怍。摩天九百尺，雲構巍岳岳。呼吸通帝座，碧霞仰斑駁。深碧池中海，渴攬同一勺。湯湯太平洋，橫海誰拏攫。我手攜地球，問天天驚愕！

數千年前古物

鐵塔前度橋，有圓殿，萬戶圓周，上下左右，聳二小塔，乃故賽會地正堂，今爲博物院。據岡營搆，前斜坡皆植花木，莊嚴偉麗甚矣。下爲學堂，上置古物，皆各國殿塔柱礎殘石或整室，自印度埃及波斯突厥希臘羅馬古物莫不備，皆數千年之珍物

自由平等親愛三神



，雕刻奇詭，宏巨嵯峨，全屋移來，費力無數，蓋非拿破崙不能得比，歐土各博物院皆有，而莫此院之多矣。有巴西人尸，以手抱足而繩纆之，其畫極朴拙，有掘地馬拉刻石，馬達加斯加物甚多。摩洛哥物亦多。其王衣白衣，墨西哥文及像尤多。蓋法曾得墨，故移來也。

過一石像，圓崇屹屹，上立女像天神，手持花枝，下坐三神，蓋自由平等同胞三神也，以示教焉，此則法之特色也。法人今躁進躐等而召亂禍，他日大同世必行之。

攎華博物院

院乃故王宮

遊攎華博物院

攎華博物院，此院以故王宮為之。宮皆石築，雖二層，然體制瓌偉，雕刻甚精，歐洲各國王宮，皆遠無其比。蓋各王宮皆一小方院在市中，惟此宮居巴黎之中，橫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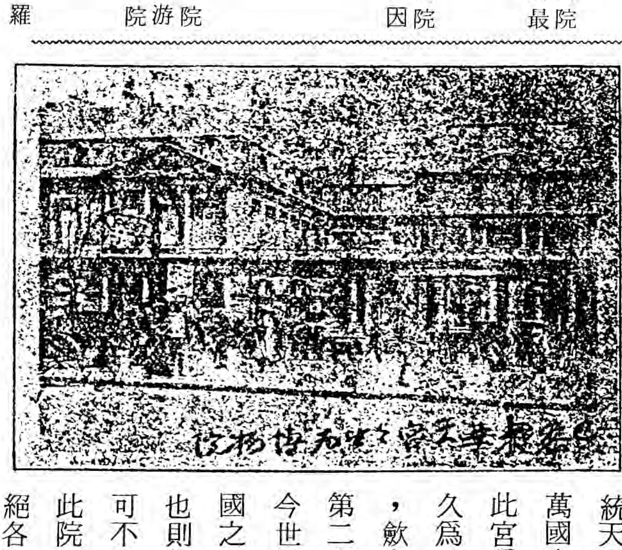
萬國博物院以此院為最

法國博物院瓌麗之原因

欲觀博物院者不可不游攄華博物院

埃及希臘羅

數百丈，正中深入三四十丈，而兩旁朝拱之，若吾午門之制。前後左右，門闕觀，莊嚴高數丈，可容有樓之大馬車往來，正面敞地數百丈，若吾天安門外，而外為公園，橫臨先河，前無少障，雖方正宏偉，不若吾禁城，而莊嚴亦類之。若其雕斲之精，則固非吾國所有，不待言矣。即此宮推之，法國君權之尊，亦可推想，既非一統天下，而尊嚴若此，宜其召民變哉！



萬國之博物院，以法國為最，法國七博物院，以此宮為最。夫天下之好奇異者，法國為最，法既久為霸國，文學既極盛，而又有拿破崙四征不庭，歛各國之瓌寶異物，而實之于此院，歐洲既無第二拿破崙，則自無第二之博物院矣。故此院在今世界上，無與爭鋒，必待復有拿破崙，又歛各國之瓌寶異物以集於其國之一院，或能勝之。今也則無，故欲觀博物院者，不可不游巴黎，亦不可不游攄華故宮之天下第一博物院。

此院之物，瓌寶異器，不可勝原，繁頤夥頤，過絕各國。其名畫名石刻，埃及希臘羅馬之古物，

馬之古物可與意國爭長

細觀一月乃爲便概

希臘文

堆積駢比，直與意國爭長，而遠非他國所能得其一二也。珍異塡湊，應接不暇，既太多矣，雖極精美，在他處爲希世之珍，在此院亦了不覺，若欲按圖細觀，非一月不能得其梗概也。埃及文似吾鐘鼎，希臘文似吾古文，乃至筆意頓挫，何其酷肖，時相近者，制作亦近矣。

希臘紙

希臘紙似布，文亦似印度之山士諾烈文，有作者，似緬甸文。

埃及古器之精工

埃及古器凡數室，其玉石器精工滑澤，已如今日，但太久多變綠色。其石器上多刻人形，亦多刻文字，故體裁易別，其石瓦器有如中國神牌者，亦可推進化之理。其羅馬時之畫亦甚多，蓋出於邦渒也。雖比今稍拙，然着色甚厚，蓋羅馬人極明秀，故發達甚早也。

大寶石瓶

有大寶石瓶二，高五六尺許，一淡紅，一灰色，光可照人，纏以金繩，以二小兒作耳。盤盂如此甚多，寶色精光，並刻鳥獸花果，皆迫眞，不暇一一記之。若欲考工，非博見此物，豈能致精而入古乎！

尼羅宮之縮型

拿破崙既滅羅馬，移其寶器來巴黎，雖二千年之大石與甎，亦皆移入，以其故石作尼羅宮之縮型於院中，亦可謂異構矣。

波斯突厥之壁

波斯突厥之壁，以五色甎叢疊爲之。彩色斑斕，古雅奪目，亦立壁於是，刻花刻人及虎，怪偉甚，凡數壁焉。

亞細亞文字

小亞西亞文字，末處多尖，疑刀刻也。頗類吳時天發神讖碑筆意，其刻像亦佳。中國物甚少，畫凡十幀，皆下品，惟傳雯指畫及陳洪綬一畫，尚爲雅品。餘皆觀音關帝羅漢像，然羅漢像着色尙深，有吳道士墨刻觀音，其三大士像秦曹所畫者。

歆規味博物院

傷心處

中國內府珍物及玉璽皆置於此

遊歆規味博物院

歆規味博物院，此院一千七百年路易十四所開，來游此乎，則傷心處矣！郜鼎入于魯廟，大呂移於齊臺，中國內府圖器珍物，在此無數，而玉璽甚多，則庚子之禍也。嗚呼！觀內府玉印晶印無數，其屬於臣下者不可勝錄，今但摘御璽錄於下：

一太上皇帝歸政仍訓政玉印一盒，凡三印。其一文曰得遂初心，蓋高宗授位睿皇後之印也。吾覩此傷痛歸政仍訓政之夕，在當日爲創制古今未有之盛事，不意今日取法，爲篡廢之奸謀，以此之故，數千年珍寶，乃至祖宗之傳授玉璽，皆不保而流於敵國，此物之在此，爲此故也，中國幾亡黃種幾滅絕，爲此故也。吁！

太上皇帝歸政玉印

太上皇帝歸政

碧玉　鼉紐　長寸半　篆文

得遂初心玉印

得遂初心

長寸楕圓　篆文

太上皇帝歸政仍訓政玉印

太上皇帝歸政仍訓政

碧玉　鼉紐　長寸半　篆文

三印共一盒皆碧玉

乾隆御筆白玉方璽

乾隆
御筆

白玉方璽高廣二寸　篆文
二龍爭珠紐　雕鏤極精

嗚呼！高廟雄才大略，每日必作四千言，想下此印時，鞭笞一世，君權之尊，專制之威，于是爲極，並世無同尊者，遂以結中國一統帝者之局。豈意不及百年，此璽流落于此。昔在北京覩御書無數，皆蓋此璽文，而未得見，又豈意今日摩挲之，豈止金銅仙人辭漢之歌而已耶！

八徵耄念之寶青白玉方璽

八徵
耄念
之寶

青白玉方璽　高廣二寸　篆文

高廟有詩曰：　八旬天子古六帝，四代曾孫予一人。福壽至隆，結大地大帝之局，此後地球合一，亦必無此尊崇。此時中國閉關熙熙，自樂自大，豈知爾時法革命大起，華盛頓忽興，華忒之機器大行，大地大通，而大變在，日用此寶時耶。禍福無端，消息盈虛，與時偕行，豈可以目前定之哉？故君子不自滿假，居安思危，處常思變也。

此二璽玉皆最美，他璽不及，非盛時安得有此耶？觚哉觚哉！

保合太和碧玉璽

猶日孜孜綠玉璽

自強不息白玉璽

聽平視察碧玉璽

烟火長春漢玉印

圓明春山綠白玉璽

保合
太和

碧玉璽　方二寸半　鼉鈕　篆文

猶日
孜孜

綠玉璽　方二寸　厚半寸　虎鈕　篆文

自强
不息

白玉璽璽　方二寸　鼉鈕　篆文

聽平
視察

碧玉璽　方一寸半　龍雲鈕　篆文　此批覆刑部奏疏之璽也

烟火長春

漢玉印　壺蘆樣　長二寸　篆文

圓明
春山

綠白玉璽　方廣寸半　篆文

明堂制為歐美宮室之先河

圓明園燬於庚申之役，是役法國與焉，此璽或庚申流落。嗟乎！京邑兩失，而不之戒，豈非安其危而利其災耶？苟不若此，國安得亡？覩璽淒然！記十年前曾遊圓明園，雖蔓草斷礫，荒涼滿目，而壽山福海，尚有無數殿亭，有白頭宮監守之。竟日僅能遊其一角，有白石樓一座三層，玲瓏門戶，刻劃花卉，並是歐式，蓋聖祖所創，當時南懷仁湯若望之流所日侍處也。聖祖疏通知遠，早創此式，以廣魯於天下，孔子之為明堂制也。上圓下方三十六牖，七十二戶，皆為今歐美之先河，惜後世不善讀書，誤守屋卑污方之舊，而今為歐人所輕也。

詩

巴黎覩圓明春山玉璽思舊游感賦

宮苑深深老柳臥，荷花開盡無人過。葦橋渡入福海中，白石臺殿倚白松。白頭宮監猶守護，淒然僵柏起長風。蔓草荒烟堆瓦礫，玲瓏白閣猶奕奕。門戶萬戶盡歐式，聖祖手作著象曆。憶昔霓旌幸苑時，疇人南湯來侍值。壽山春日饒物華，輦路繁花好顏色。羅刹遠遺圖理琛，荷蘭貢入量天尺。當時威廉始入英，人民不及五十億。歐土文明未開化，惟我威靈照入極。百年之間新世變，汽船鐵軌通重譯。惜哉閉關守長夜，竟爾絕海召強敵。阿房一炬光亘天，熱河三年淚沾臆。小臣步屧

傷懷抱，手撫銅駝歎荆棘。豈意京邑兩邱墟，玉璽落此無人識。雨夜淋鈴幾度聞，追思故苑滿春雲。春宮鶯囀春花落，玉泉飛落閒池閣。晋陽已敗獵一圍，燕子重箋恨十錯。五鳳樓頭胡馬來，秦晉西行日色薄。素衣敝盡豆粥無，歸來歌舞又重作。逋臣萬里游巴黎，摩挲遺璽心淒淒。尙想承平春苑道，千官擁從豹尾麾。黃屋龍旗繞朝暉，八校無譁萬馬蹄。

懋勤殿碧玉璽詩

懋勤殿

碧玉璽長方寸半篆文

殿在乾清宮側，上日讀書閱奏疏于是。戊戌七月，上銳意變法，欲召新政諸臣入懋勤殿行走，以備顧問議大政。蓋用聖祖用高江村徐東海入南書房之例也。咸豐之時，用何秋濤郭嵩燾入直，當時號稱二鳳齊飛，故李苾園尙書以爲請，議以此殿爲樞密之內議院，議選海內名士咸集於是，吾弟幼博亦被薦預焉。上發十朝聖訓與譚復生檢閱故事而後發詔，將大渙汗，改元維新，事未定而難作。吾既遠亡異國，而此殿玉印，亦流落絕域，覩此淒痛得詩。

憶昨維新變法時，延英選士贊黃扉。明堂大啓咨羣議，草澤旁求助萬機。豈料羣龍成血戰，當年二鳳話齊飛。淒涼回首懋勤殿，玉璽遷流國事非。

其如意甚多，有翡翠全枝者極美。磁者極清雅，其銅鐵如意不可數。

仁宗皇子綿

有綿恩所寫佛經甚精，綿恩仁宗皇子也。封定郡王，好事，頗有名。見覓尸多那國

恩手寫佛經
覓尸多那國
之衣服

女服長衣全白而束濶帶繳繞，極似印度。食盤甚大，二尺許，亦似印度。食時以布蔽鬚，亦良苦矣。鬚髮皆無用物而害人事，何不薙之，而勞以布障之耶！佛法原是髮鬚並薙，一絲不挂，乃爲清淨也。此國近黑海，乃有印度熱帶服，大奇，更當考之。

乾那花利博
物院
亦傷心地
內府珍器充
斥
御書墨寶
齋戒龍牌
妃嬪寶牒

又游乾那花利博物院

乾那花利博物院，此院一千八百七十九年開，亦傷心地也。院爲圓式，內府珍器，陳列滿數架，凡百餘品，皆人間未見之瓌寶。精光射溢，刻鏤精工，有碧晶整塊，大五六寸。一白玉大瓶，高尺許，一白玉山，亦高尺許，所刻峯巒樓閣人物精甚。其五色玉盤玉池玉屏玉磬玉羅漢玉香椽皆精絕，亦多有刻字者。玉瓶凡十一，大小不一，皆華妙，有玉刻綺春園記十簡，面底皆刻龍，精絕。一白玉羊大三寸許，尤華妙。如意亦百數，以紅玉鑲碧玉及白玉者佳，有一純白玉者，至清華矣。其他水晶如意磁如意，亦極清妙，其銅鐵如意尤多，不可數。其刻漆堆藍雕金之屏盤杯盂百器甚多，皆非常之寶也。

其御製磁有字者甚多，有御書印心石屋墨寶六幅，金紙印心石屋圖三幅，亦刻龍，齋戒龍牌一，封妃嬪寶牒一，其他晶石漆瓶盤，人物無數，皆中國積年積世之精華，一旦流出，可痛甚哉！

埃及古畫筆意頗類元人

有君士但丁古石數四，文似希臘埃及，物亦多，最難得者，埃及古畫也。其紙似明絹，有紙繪之，大畫方四尺，其衣摺鉤勒，頗類吾元人筆意。其中座藏書

藏書

，而藏中國日本埃及書甚多。

爹亞像

法之名王名臣像，多列其中，見和普國之爹亞像，清秀帶髮，太史公稱張良貌如婦人好女，吾於爹亞亦然，卽華盛頓亦不過端秀耳。蓋盛德之人，文明和順，不尙魁奇耶。又有路易十六像，在斷頭臺，以垂戒也。百年來，皆自路易十六而大變生，

路易十六及爹亞與法國之關係

自爹亞而民主制定，是二人者，法之原始要終者也，所關亦大矣！

路易十六墳

吾游街衢，過路易十六之墳，方廣數丈，式如神龕，其從官兵九百餘人從死者，與革命之及倫的黨諸名士見殺者，並葬于此。民具爾瞻，亦千古之大鑒矣！孟子曰：

千古大鑒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此放桀殺紂之亳社太白旗也。流厲于彘周公共和，我固有此故事，特法之變，流血尤多，震驚歐土，波及東洋，罷棄君權，改行憲政，

數千年來升平第一關鍵

大地數千年來，爲升平之第一關鍵，則其波瀾浩漫，殆世界近事未有大於是者也。惟路易十六自開議院，究非暴君，乃遭滔天之大禍，而爲專制君主之永鑒，斯爲不幸也！

遊乾那花利博物院見斷頭臺路易與爹亞像歸過路易墳感賦

詩

斷頭臺上見路易，和德場中識爹亞。專制鑒人聳毛髮，共和永定想叱咤。法人之臯何高蹈，亂舞傞傞日可射。尊崇道理去階級，並行公產誠佳話。大同之道乃吾志，非時妄行馬□駕。狂泉同飲衆小兒，疾行狂奔口慢罵。慓悍敢死固可愛，輕佻顛蹶難假借。可憐百三十萬人，流血成河果何因？美人如花血紅茵，帝后卿士螻蟻身。中間便宜拿破崙，起自布衣拏金輪。思混全歐續大秦，第三繼起詭惠民。暗易民主代以君，八十年中亂紛紜。危哉汝國幾瓜分，今雖立憲不可循。世爵貪橫治未臻，荒淫墮胎絕人倫。人種漸少隱憂頻，黨派繁多政斤斤。施之國爭無功勛，費盡人血野未文。震蕩歐土民權伸，不得其食空耕耘。昧昧我思別有云，波及東洋大燒焚。盡改憲法君不神，天下爲公選賢親。大地政體胥變舊，萬年升平法策勛。天生人權各有分，國爲公器難私吞。豈其暴民肆一人，道術既裂但抑臣。莒殺庶其春秋文，湯武順天非弒君。聖有大道含混淪，不偏一義圓且均。邊見偏頗誤人羣，頃來道經路易墳。兩龕供奉君后魂，從官九百可痛酸。民具爾瞻鑒在殷，此是亳社太白旗之殿軍。

恪順伯博物院

遊恪順伯博物院

恪順伯博物院，一千六百八十五年所開也。院門高塔門石皆作巨磚形，此院畫爲多，皆二百五十年前物。寫生如眞，秀色逸韻，過於各院。大地畫院，自意國外，以

畫院自意國外以法爲最

基遼膩博物院

拿破崙之黃輿

歐婦之尚小足

法爲最，而此院又其至矣。有摹羅馬邦堆滃古廟甚逼眞。

遊基遼膩博物院

基遼膩博物院，此院藏法人舊服器爲多，最宜於考古，法博物院雖多，而各有主也。見舊鑾輿甚多，體制大率與奧德同，不復重錄。其拿破崙之黃輿，以金飾幹，而花布及畫緯之，各大國帝主輿輪，皆用金黃，體製全同中土。歐西君主他物，與中國異，而最同者莫若乘輿矣。見四百年前大臣之服，皆以金繡火形，蓋十五紀之制也。亦頗偉麗，藻火輝煌，固虞時十二章之物哉！其戴用假髮，猶其遺制，所陳法女鞋無數，皆尚尖高，然則韓致光詩所謂雲裏蟾鉤落鳳窠。李白詩所謂兩足白如霜，不着鴉頭襪，鴉頭蟾鉤，皆形容其尖，中西同風，有自來矣。觀羅馬刻石，足跡已斜下而尖，至今歐美男女，亦尚尖靴，此風未改，但不如中土漸成裹足之奇耳。然法之女鞋，多高至寸許，甚或高至二三寸者，行步艱難，何其相苦乃爾！今雖稍平，然亦多斜高者，終不能盡改，蓋以女爲弄，而小足爲

法磁以賖華爲最

美觀者，乃文明國之公耶。既有此公好，必有致其極者，則裹足之俗，或亦好文過甚致然耶！

見波斯大碟，多用灰色，亦有用藍花，與中土同，其木刻亦然，想唐時與波斯交通至多，皆傳自中國也。其刻牙則佳矣。

刑部署前拿破侖平頓及紀功華表

荷蘭磁多花菜鳥形，其式亦同中土，蓋荷在明世，與我相通久矣。其壁磚五色花，則怪麗莫如荷，而法亦有佳處。

法今製磁，以賖華爲著，而唓安之磁，法人尤尚焉。此唓安磁甚多。

德人磁色似古鐘鼎，只藍白相間，古拙而雅。其價八九寸大壺值四馬克，六七寸者值二馬克，四寸者半馬克。

法大碟值五佛郎，中碟值二佛郎，小者半佛郎，極大者十佛郎，蓋盤值八佛郎，然吾遊賖華問其價，則昂甚矣。

法部署前有石華表，高五十邁當，刻文字

法部署前之石華表

分廿三層，雕鏤甚精，摹羅馬古式，蓋拿破崙征埃及悼陣亡兵士而作也。拿翁此行，妄進妄退，幸天大霧，不擒于鼐爾孫天幸矣，蓋拿翁一生之奇功，皆在冒險，君以此始者，亦以此終。

拿翁一生奇功皆在冒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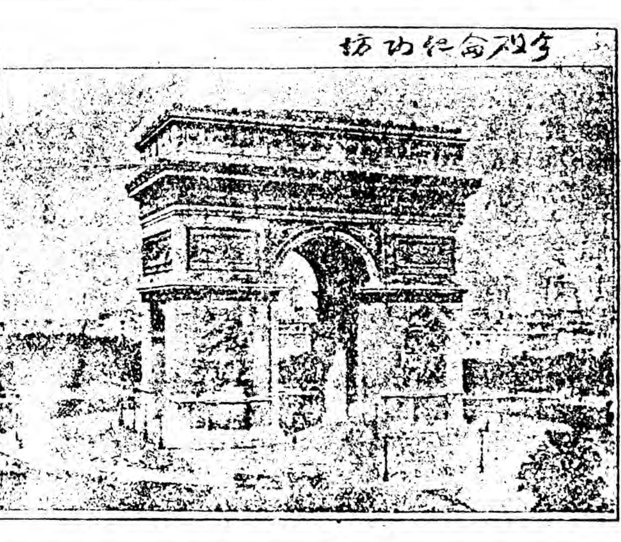
遊古墳

古墳

此古墳爲一千八百四十年所開，凡法之帝王總統卿士名人咸葬焉。蓋裒功之典，祭於太烝之意也。瓌偉宏麗，皆以石築，如斧如堂，無所不備。小室丈許，陳列夾道，如吾國貢院之文塲。室中設石座，供像及花，其功德不甚著者，則無室矣。法前總統福兒拿破崙第二咸在焉。以吾所見，歐美人之墳，法此地爲最矣，全歐無及之者。惟美之紐柯連墳，石室偉麗，夾道數里，大有巴黎此風。蓋故爲法地，而紐柯連地平濕，不足以藏棺，故皆以石室藏之。吾國人最講墳塋，富家皆以石築，此中士大夫，且有墳堂，以規模宏大言之，彼不如我，以瓌麗言之，我尚不如彼也。若合宏大壯麗言之，則莫若印度之王陵矣。墳室之上，或有樹石華表高數丈者，亦似中土，但彼聽人爲之，不以辨貴賤之等級耳。故富家子女，受父母之遺產，多有盡以經營一墳室者，故瓌麗奇壯，此亦人子自然之心，無中西之別也。彼今墳制，猶是三代族墳之法，郭璞之葬術，未創出焉，設若有人創出，彼之迷惑，殆亦與吾國同而尤甚焉。蓋以彼俗好奇，而塋墳壯麗可推也。

石室藏

墳制猶是我國三代族墳之法



拿破崙紀功坊

坊以白石爲之，高大十餘丈，頂平，門圓如城門，羅馬式也。當杯論園之大道，巴黎馬車六萬，電車貳萬，日出入其下而瞻仰之。法人昔以拿破崙之敗也，恨其殺戮子弟而惡之，既以外人驚其威名，而國體又適凌夷，于是迎其歸櫬及其從子拿破崙第三，而爲之立紀功之坊焉。法人固好惡無常，而從來雄略好戰之主，未有不與時會爲抑揚，蓋猶秦皇漢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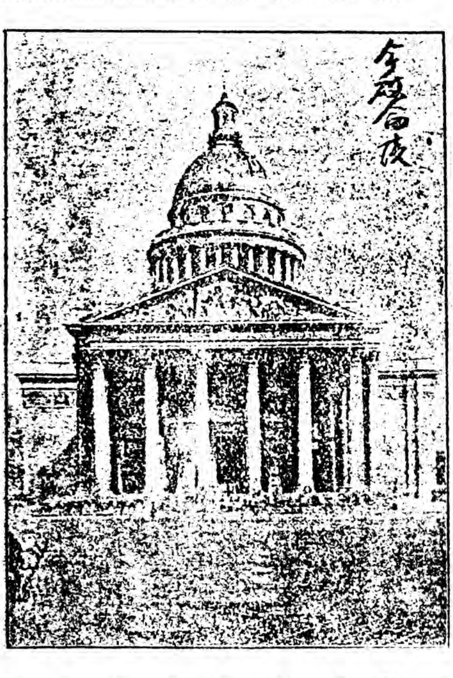
拿破崙陵墓

臨先河而對鐵塔，圓穹金紫，高十數丈，巍煥嵯峨者，拿破崙之陵殿耶。門外列樹甚閎壯，陵在武庫旁，由祆祠內可相通。陵殿以文石爲之，壯麗莊嚴，其式似意大利之彼得保羅殿。左右柱亭藏石槨，滑澤純黑可鑒，則拿帝之將也。周殿爲闌，下室如池中，供紅碧文石槨，以捲書形紅文石座高七八尺承之，下室階地，皆寶石刻紅

一世之雄而今安在

法人之好功名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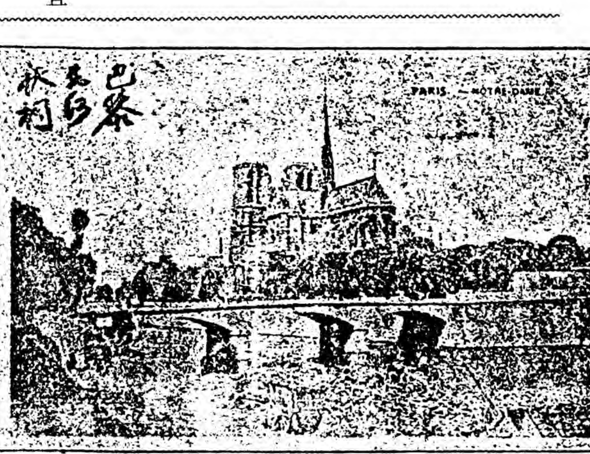
蠟人院



綠花，隧道從後入，周廊文石柱十餘，徧插拿破崙戰勝平定各國之旗數十，敝壞凝塵，黯然無光，追思當日暗鳴叱吒萬馬奔騰滅國虜王之時，固一世之雄，而今安在？蓋天之勛，埋于七尺之棺，爲之感慨欷歔！武庫中藏拿破崙衣物軍帳甚多，亦敝壞矣，而法人之崇敬英雄如此。當法人迎櫬之時，萬人歌泣，夾道懽迎，不以拿帝殺其父兄寡人妻而孤人子爲怨。舊恨既忘，國榮可念，此亦法人之好功名心所致歟！推此而言，吾國尙當修漢武帝之祠，重立金銅仙人之掌而記其功，以衞青霍去病張騫班超之徒配享之，以作我國人闢地尙武之精神焉。姑爲是言，若在法人，則必有實行者矣。

遊蠟人院

此蠟人院，樓上下十數室，意態如生，置活人於中，不動不能別也。有法國美人某像，號稱傾國之美者，死於革命之難。此像所作，其臍猶能鼓動，法人號稱極美者



。不解拿破崙之后亦以美名，其像亦在，皆不解其何以號爲至美也。白香山詩：「天下無正色，悅目卽爲姝。天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莊子曰：「王嬙驪妃，人之所愛也。魚兒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數者孰知正色。人木處則惴惴恐慄猿猴然乎哉！水處則濕疾偏死，魚鰌然乎哉，數者孰知正處？夫韶武鄭衞，人之所樂也，而墨翟有非樂之論，蘭芷香澤，人之所好也，而海濱有逐臭之夫，甚矣，人之好尚不一而絕殊也。雖然，爲物理論者，于其不同而略大同之，于其不同盡而求近盡。孟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凡聖者因人情而立法，豈能盡得人人之情哉？只能曰道不遠人而已。是故見白人有不盡可愛者矣。而見黑人之鐵面銀牙，則未有不憎者，斯亦未蕢之屨也。所謂人情之中，只得如此。凡聖者立法垂制一切如此，卽衆人公議立法垂制，亦只得如此，無有人人而同悅之理也。若欲適得其宜，只有各從所好，如賈讓之游隄，必當寬以居之，聽水之有泛濫，而不至崩決也。自

其道太觳非國爭之世所宜

拿破崙將死蠟像

英雄之末路

得之欲，如歐人之衣履，時制緊切量身之切線，而無使廓汎焉，而後親切有味矣。今吾國之立制也，重爲任而責不勝，遠爲期而責不至也，是敎民之詐欺而後已也。宋後學者之過嚴也，束縛馳驟其心，而奪其自然之性，掃棄四支之歌樂舞蹈，而失其條暢之天，其道太觳，去于民心，民苦不堪，非益生之宜，民種不茂，非國爭之世所宜哉！

樓下一室，見拿破崙將死蠟像，臥帳中，屬纊垂絕，其子愁眉側坐而侍疾，一桌二几一榻，奄奄英雄末路，我心惻之！雄心屈于短圖，遠志抑于近慮，幽于荒島，斜對夕陽，海波淼瀰，追懷夙昔，金戈鐵馬，已爲昨日之山河；殘喘離魂，將爲蓐食於螻蟻。奮飛難再，斷腸奈何，斯亦拔山蓋世之雄所淒楚哽咽者已。苟非知道，能不不痛心！知來去之無常，本縱浪於大化，喜懽則乘願而來，緣盡則絕塵而去，假以黃金鋪地，終有崩決之時，成住壞空，何戀何愛？藉非爲救世度

人而來者，雖有英傑，西山日薄，漏盡鐘鳴，能不悲乎！

觀拿破崙紀功坊巍嵯峨參天萬馬欲躍旋視其陵文石爲櫬旌旗繞之已觀蠟人院見拿破崙臥帳殗殜則爲之惻惻痛心也

滑鐵廬中龍血黃，囚龍絕島太蒼涼。萬里戰雲收大海，百年霸業對斜陽。旌旗黯淡扶歸櫬，觀闕嵯峨表石坊。最痛繐帷殗殜日，奈何低唱月微茫！

杯論公園大道七行廣深甲天下

過奴利故王宮

奴利故王宮，斷牆猶在，蓋二千年矣。疑高廬舊物。

遊那打擴泵古廟

那打擴泵古廟，西十一紀之物，羅馬式，聳峭古極甚。

自拿破崙紀功坊，驅車大道至杯倫園。此園極大，廣凡三千萬邁當，開數條之廣路以走馬，林木蓊鬱，車馬駢轃，而入園後不見其多，蓋廣大疏通故也。未

廣凡三千萬邁當

園中之景

國中之賽馬場

美歐公園窮宏極麗

人園門，有數院落以賣茶酒，皆在林木深處，正門有石坊，上立人坐四馬車像，三門甚壯，園中爲長島，而後斷之，通之以橋，環島爲溪湖，以小舟渡之，鳧雁無數，呷喋湖中，游客棹小舟穿錯其間，島首尾盡處皆有亭，首處斜坡，種樹植花，兩坐臥處，峭崖着屋，蘆葦繞之，中間有大茶屋甚華麗，外爲敞亭，綠架白幔，松遮待客，秋千樹底，少女游嬉，島上則雜樹綠陰，苔如錢厚，彷彿山中，沿島邊爲徑，或植紅花，或夾綠枝，或石激湍波，或籐垂礙路，時方五月，海棠覆地，猩紅照眼，與綠草相映，正當來復，都人士女，携壺挈榼，掎襼聯裳，藉草島邊，鋪毡樹底，繞湖近麓，極目無窮，吾亦飲酒島中，倚橋視白鳧之唼喋，不知日之將夕也。湖後又有石洞之山，堆石爲洞，衣以草泥，激以飛波，倒沫激流，有如瀑布。泉聲濺玉，冷氣如秋，山阜上長松鐵磴，夾以曲闌，待游客盤桓，于是出此，則深林大原。出林則爲賽馬場，倚山草綠，廣袤十餘里，國有大事，操兵集衆，則于是擧行焉。往聞人稱巴黎公園之博大深美，雖有不逮，亦庶幾焉。歐人于公園，皆窮宏極麗，亦斸清勝。故湖溪島嶼泉石丘陵池館橋亭，莫不具備。歐美略同。雖小邦如丹荷比匈，不遺餘力，各擅勝場。苟非藉天然之湖山如瑞士者，乃能獨出冠時。此外邦無大小，皆並駕齊驅，幾難甲乙。至此邦既覺其秀美，遊彼邦又覺其清勝，雖因地制宜，不能並論，然吾概而論之，皆得園林邱壑之美者矣。吾生愛風竹，卜居必林泉，自

何者爲我何者非我

瀛球

十一齡從先祖述之公讀書連州教官署，即跨擁二園。及還吾鄉西樵之北銀塘鄉，讀書家園澹如樓，七松軒之中，有林塘之勝。吾粤城則花埭大通寺之煙雨樓伍氏福蔭園皆假居焉。在京師南海館，則居汗漫舫。老木巨石，供我逍遙。游桂林居風洞七月，游西湖徧住諸祠寺，自出亡居域多利文島之寥天室，則雪山照海波，日游一島，備極幽勝。及出南洋，居邱氏之南華園，暨居丹將敦島之燈樓，海波淼茫，山原相望。及移檳榔嶼，居英督署，老樹疏花，廻廊敞地，登山頂假寓英督臬輔政三別墅，及半山謝氏別墅，岩林幽勝，天風海濤，益極山林之樂。暨居印度大吉嶺，門繞繁花，坐對須彌。游緬甸，居楊氏之園。入爪哇，居李氏之食瓜樓。游倫敦，居公爵仙挖住之園。天雖極困阨我，而故縱我以山海園林之樂。及築素園於花埭，則我反未一見而被沒矣。然大地各國之園林至勝，我乃得窮奇盡勝，而搜討享受之，然則何者爲我，而何者非我哉？于各國各園之中，吾享受至多者，印度大吉嶺及檳榔嶼暨美國羅省哈佛之公園，蓋歲月枕藉於是；而法之杯倫囿，亦幾日一游焉。蹤跡較熟，情致彌深。吾昔名大吉園曰我園，此杯論囿亦奚異我囿哉？

廿七日近杯論囿有游戲園，唱戲飲酒，且放瀛球焉。園周以綠闌，亭館花木，飛樓皆綠色，綠能養目，觀此誠宜。球大五六丈，內實空氣，繫繩無數，以懸籐筐，筐以架軋城，中空而周闌廣六七尺，可座數人，吾與周國賢登焉。漸漸凌空，國賢頗

瀛球當爲百年後一大關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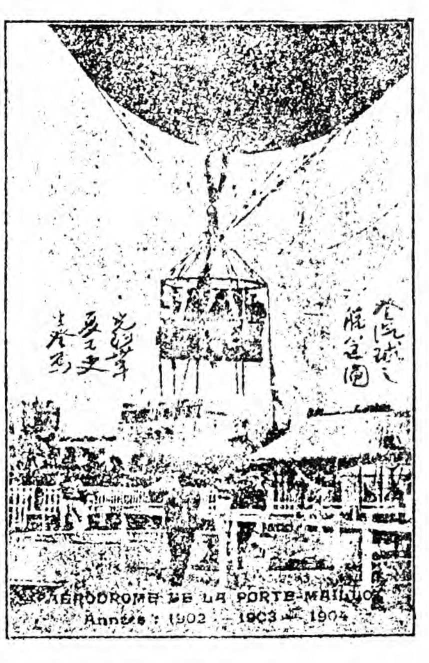
詩



惴惴也。後數日，同壁女來登，則球已墜地傷人，禁不復設，無可登矣。是日登球至二千尺，飄然御風而行，天朗氣清，可以四望，俯瞰巴黎，紅樓綠野如畫，山嶺如陵，車馬如蟻，下界腥膻，眞不復思人世，蓋羽化登仙矣。神氣王長，蓋受空氣之故，又俯望山川，亦增人神智也。此事非小，他日制作日精，日往來天空，必用此物，今飛船已盛行於美，又覺汽船爲鈍物矣。至于天空交戰，益爲神物，蓋自公輸之鳶，已先作於二千年前矣。聞法人有製飛鳶，可跨人而攜行李，亦自此而推之，要爲百年後一大關係事。

巴黎登汽球歌

超超乎我今白日上青天，杳杳乎俯視地上山與川。身輕浩蕩入雲霧，脚底奇特聳峯巒。巍樓峻宇如蟻穴，車馳馬躍似蟻旋。千尺鐵塔宇內高第一，下覽若揷尖



筆端。大道蕩蕩轉羊腸，么麼牌坊拿破崙。青邱綠壑大如掌，乃是卅里袁倫大公園。巴黎天下大都會，百萬戶口繞風烟。人民城郭數歷歷，廻風飄我天上船。渺渺靑霄游惝恍，不知是何世界何川原。德英羅馬俱冪冪，埃及突厥何圈豚。或者已渡東亞海，臨睨禹域爲潸然。或者以我惡濁世，突出諸天之外焉。諸天世界多樂土，一星一界何殷繁。禮樂文章皆特別，七寶絢爛生妙蓮。音聲有樹樂自發，其論微妙入神顛。其俗大同無爭鬭，其世太平人聖賢。神瀵飲罷顏色好，杳積食既善見宣。但有喜樂不哀怒，長壽無量億萬千。忽視地球衆生苦，哀爾多難醉腥膻。諸天億刼曾歷盡，無欣無厭隨所便。不忍之心發難滅，再入地獄救斯民。特來世間尋煩惱，不願天上作神仙。復自虛空降塵土，廻望蒼蒼又自憐。問我何能上虛空，汽球之製天無功。汽球圜圓十餘丈，中實輕氣能御風。篠筐八尺懸球下，圓周有闌空其中。長繩絙地貫筐內，繩放球起漸漸上蒼穹

摩蘇園

國家戲院能容萬人天下第一

法國戲劇最有名

奧皇子甯舍帝位而戀巴黎

巴黎妓女十五萬

貴家富女多出爲妓

法人多墮故戶口日少

。長繩一割隨風蕩，飄飄碧落游無窮。吾復登者球墮地，諸客骨折心忡忡。吾女同璧後來游，球不復用天難通。我幸得時一升天，天上舊夢猶迷濛。

遊摩蘇園

摩蘇園，大四十英畝，綠草紅花，小有邱阜，風景致佳。巴黎中尚有一園稍大者，吾以遠未之往。其餘小園。聊備居民之游眺，不足數也。

遊國家戲園

國家戲園，近攎華博物院。石築二層，瓦頂有女像，簇擁多像甚精，崇壯閎大，可容萬人，號稍天下第一。然吾觀紐約新作公戲院，宏大尙過之，蓋紐約有意爭奇，故後來居上也。法國戲劇最有名，披華競麗，則固其所，然以聲歌之悲壯沈雄，陳百戲之園，黨目二三，亭臺林木，電燈萬千，並陳百戲，士女雜沓，達旦乃散。吾則以德國爲上，法則靡靡而已，但尙不如匈之表德卑士也。然巴黎之盛名，蓋亦有由。以吾聞今奧皇子納法一女優爲妻，奧王禁之，謂果爾帝位不能傳爾，皇子乃徙居法爲民。昔荷蘭王子戀一法妓，王公歸將傳位，亦不歸也。各國王子，寧舍帝王之位，而流戀於巴黎，則巴黎之所以令人流連不返者，蓋有在矣。聞巴黎妓十五萬，其不領牌者，尙不知其數，豈非天下之異聞乎？而貴家富女，亦多有出而爲妓者。法人自由既甚，故婦女多不樂產子，有胎則墮之，以故戶口日少。蓋自同治九年，

各國人口皆進而法乃日衰

墮胎之風美國亦然

墮　之原因

一薄于父子

德法戰時，法人已逾三千萬，而法亦復三千餘萬，就此二三年間，德之人口，增至六千二百餘萬，英增至四千餘萬，而法乃日衰，若仍此不變，法可自絕滅，不待人滅絕之也。美國之俗亦然。吾華醫生在美，多告我曰，美國婦人多請墮胎者，十居其八，吾不忍爲之，他人多藉此謀利，雖國有重罰不恤也。夫天下萬事，皆賴人類爲之，若人類減少，則復愚，人類滅絕，則大地復爲狉榛草昧之世矣。故婦人不願有子，乃天下之大變，洪水猛獸，未有甚於此者也。而法美以文明自由聞，乃先有之，且盛行焉。此其故何哉？一薄于父子也。夫婦人誕姙生產，至苦事也。小者不便縱欲，大者且有性命之憂，至于保抱提携，其事尤難，苟非終身所藉，倚望其子者，則必不肯忍欲耐苦，拚性命而爲之。今歐美人之于父子，二十後別爲自立，娶妻自由，雖歲時省親，僅同作客，其父困絕而不必養，

美總統麥堅尼死後家產二十六萬僅以千圓與母

其母病而不之事。在印度與一英警官鄰室，長夏周旋，茶會如雲，未嘗一見英警官之母也。嘗告我曰，吾母居七里外，今多病，吾每來復日必一省之，彼蓋以其孝告我也。然在中土，安有職官而令病母獨居於七里外，七日乃一視之者乎？又一美國人爲吾車夫，年六十，老矣，吾問其有子女否？答曰，二子一女，女嫁法律士，一子亦然，一爲商，吾詰曰常見汝乎？曰皆在遠二百里外，不見年餘矣。二年亦嘗一來省。吾詰曰，汝子若婿，有金錢孝養汝乎？曰．無。又詰曰，彼來省有所留獻饋乎？曰，無。吾曰，然則汝尙須備數日之盛饌矣。曰，然。吾曰，汝養一子，學費金幾何？屈指計曰，人須六千。吾曰：汝養二子一女，費幾二萬，而今汝老作車夫，汝子女乃無分毫之報，安之乎？應曰，彼須養妻子，安能及我？且人家多然，非彼獨不肖也。吾不責望之。吾乃反語詰之曰，子女無用，不報至此，然則汝竭力養之何爲？聞汝國女多墮胎，若然，吾爲汝亦欲墮胎矣。車夫乃大笑曰，誠如君言。但人皆養子，吾亦循俗，早知其見累，知其無所報也。他事如此者尙多，今不暇徵。但以美總統麥堅尼論之，麥以孝聞者，然其身死，家產二十六萬，僅以千圓與母，以麥之賢猶如此，然則爲婦女者何所望於子，安所肯捨性命忍嗜欲耐勞苦而生之撫之，無甯預絕其萌以省事耶？我國人民甲大地者，蓋由重父母而崇孝養之故，故婦人皆望有子，乃至有懷假胎乞他種而求之者，輕重相反，故求棄亦相反也。一婦女自立也，凡

婦女自立

天下之忍苦耐勞而待人者，必其不能自立，不得已而出之者也。苟能自立，則自由綽綽，何事忍苦耐勞而待無所謂之人哉？今婦女之於子也，產之至苦也，撫之至勞也，育之至艱也，不知若何艱苦，然後得子之成立，則待我之老而子養焉，待子之富貴而我尊榮焉。甘耐無窮之勞苦，而思有以易之。今我自能養，我自能富貴尊榮，無事于求人待人，然則何爲竭十餘年之力，忍苦耐勞，而生子養子哉？無甯預絕其萌而先墮之。故法美之婦，以自立故，皆不願生子，其仁慈者亦謂已生一子亦足矣，餘則墮之矣。其爲學校教習者，且多不願嫁人。夫天之生人，各予人權，使之獨立，然婦女獨立，則人不願生子，而人類將絕，豈不大可畏哉！

美國墮胎之禁罰銀六千圓

美之禁墮胎也，罰銀六千圓，四三年，然不足以禁之。法之禁例，吾未知。

立法之難

然立法之難，得乎此則失乎彼，抑女則非平等之心，獨立則絕種之患，談何容易，得其宜乎？今之學者，不通中外古今事勢，但聞歐人之俗，輒欲舍棄一切而從之，謬以彼爲文明而師之，豈

變法當原始要終推因審果

豈知得失萬端，盈虛相倚，觀水流沙轉，而預知崩決之必至，苟非虛心以察萬理，原其始而要其終，推其因而審其果者，而欲以淺躁一孔之見，妄爲變法，其流害何可言乎？

百戲園甚多，以亞拉羅士園爲至繁麗。園中有戲館茶室跳舞秋千，並陳百戲，廻廊幽樹，花木繚曲，高塔詭奇，士女雜沓，門前騎木馬戲，電燈照耀，竟夜不絕，然

微賒喇舊京

歐土樓閣崇麗乃近百年間之俗

機器之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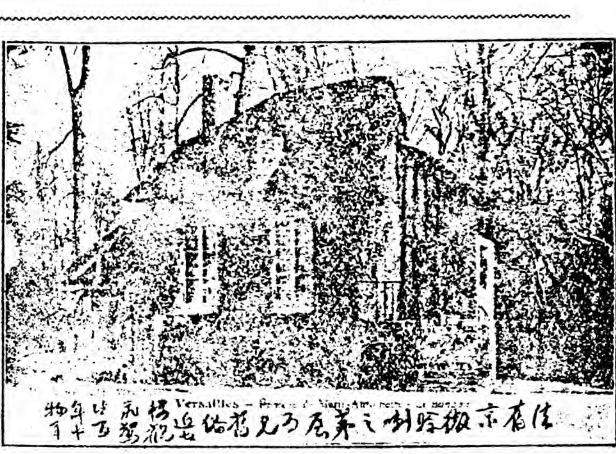
論治效

不能比倫敦之兒士葛也。若較紐約之懽娛埃倫，益相去遠矣。尙有近埃及華表處二所，益不如此。

遊微賒喇舊京路易十四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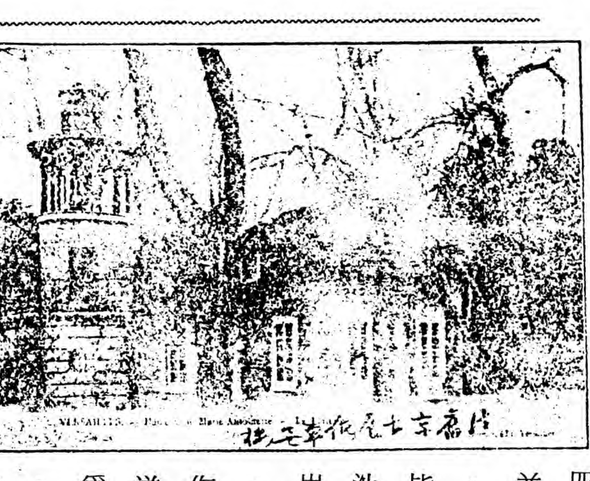
距巴黎汽車行一時許，近京，人民稀少，屋甚卑陋。老屋高者不過二層，餘無樓，斜瓦下垂，與丹墨老屋同。高丈許，多覆以茅尺許，與今北方屋同。乃知歐土樓閣崇麗，乃近百年驟長之俗，非歐土昔日能然。雖以法久爲歐霸，而路易十四稱雄歐土，其京邑不過卑陋若此，則吾中國之卑陋，亦不足異也。蓋機器未行之世，人民生計之程度有所限，欲爲壯麗而不可得也。故新世人民之生計享用，皆機器爲之超擢。今機器過人力者略三十倍，人民生計之程度亦三十倍，可以此推之，甚矣！物質關於人世之重要也。蓋人體皆是物質，故養之亦用物質，心德爲斂體，物質爲漲體，斂者愈斂，故講宋學必以敝車羸馬爲榮，以陋巷敝袍爲美，令人安分而不妄營，此其效也。然物質之華無自生，國體陋而民生亦苦焉。漲者愈漲，故美法之民百元工貲之

路易十四宮費五萬萬佛郎外觀



入，以五十元租屋而盛飾之，人民日放工之餘，皆擁女看劇，華衣盛飾，而物質之學益明，百產益昌，機器益盛，此其效也，而奸詐盜僞之作，亦日甚矣。是故聖者之導民，蓋難之也。

此宮路易十三築于一千六百二十四年。路易十四更大之，圍牆凡三十五啓羅邁當，費至五萬萬佛郎，法人誇爲地球第一。近宮處有駐兵一營，有塔及屋，甚古朴，道廣廿丈，以兵房夾宮門，大道植樹無際，宮門外圍以鐵闌，敞地數百丈，皆以石塊如磚大，砌之甚不平，似吾國。大門內外，有路易十四銅像，躍馬如生。宮崇三層，橫長數十丈，正面又分中左右宮門，中門突出，中高聳處三十戶，左右略低，而中又爲高塔焉。正面橫廿七戶，左右各卅七戶，凡廣千六百尺，宮前作凸形，似我午門。宮後作突形，甚莊嚴，樓石築，純白色，頂立像甚多，旁室僅一層耳。樓後作大噴池，池四周立銅像人物像甚多，費甚巨而極精。左右植花木，降三成而至平地。又有大噴池，上下五層，中有立女像，五層之



四周，立銅石獸頭，口噴水，如霧如浪，數十枝並噴涌，周環立石像無數。繁花石磴，上下環繞，花外環樹，樹皆剪齊作方形，極望十餘里，樹皆如一。大噴池正對殿後百丈外，夾道中作一長池，亘數里許，以樹夾之。園分四時，其夏園有岩洞，其雕刻皆以一石爲之。又有別館廻廊圓亭，皆臨池水，兩旁列像，長池盡處，又開敞地，作一橫大噴池，池中鑄人馬在水中數四，圓周夾道，石像無數。此外林木參天，中皆開一敞地，中爲噴池，周立石像，如此凡數十焉。園凡千英畝，噴水池八十，自殿上俯視甚瓌異，極目綠天，覆岡陵無際，經革命毀後，今尚有大觀焉。

殿中廻室四周，與各國略同。其舞殿宴殿寢殿，長二十餘丈。藻井皆畫以雲氣，盤金，門用厚玻，左右列白石像無數。其正殿朝處，刻金床，高三四尺，四周多飾金。寶座上有華蓋，前有棹，外有銅闌，其几下多交脚，若中國胡床式。其坐處倚處，几榻皆用織畫，山川人物樓臺，最爲精美，此路易十四原物，他國博物院得其一几

革命時迫路易十六簽名之畫

羅蘭夫人夫婦像

大革命時山岳黨殺人之畫

，已爲瓌寶矣。穿殿十餘，最難得者，在其壁畫，其十六紀之織畫，精妙絕倫，徧于牆壁，蓋自法之前王妃后與鄰國之戰圖，及法之大禮大事圖，皆在焉。革命時迫路易十六簽名之圖，兩黨相爭之圖，皆在於此。有羅蘭兩夫婦圖像，羅蘭夫人，秀美如蘭，令人傾倒！而焚香碎玉，芝艾同焚，無賢愚才士，皆投一燼，閱之至慘痛！有路易十四十五與查理第七顯道第四第八像，及其大臣各像。路易十五尚有辮髮，大臣皆披假髮，肩衣。有與意大利戰圖，大將迦士的科死之狀如生。登樓則石像無數，有革命時呢勒布演說圖，有大革命時畫山岳黨殺人故事，是時日殺五百人，中坐爲老者，即山岳黨魁羅技士馬辣，旁立書記唱名，即牽出獄殺之。有二將騎馬，一即丁度也。羅蘭夫人貌甚端秀，立于旁，至今觀之，尚想見革黨屠伯專制慘酷之狀，眞令人惶悚而爲前車之鑒也！

各戰圖

地球第一大畫在意國唯呢士

其一畫路易十四即位圖臨議院圖，會西班牙王非獵第四圖渡來因河圖，拿破崙會俄主亞力山大圖，一殿懸路易十六閱兵圖，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公使大會圖，拿破崙第三即位圖，暹官謝罪于拿破崙第三圖，如見古王會，備極莊嚴。其戰圖尤多，皆大逾丈，如吾紫光閣矣。法人噫鳳畫法英戰俄圖，色狀佳絕。其路易非立與阿剌伯戰圖，其王子篤多瑪以五百人大破阿剌伯，阿剌伯主衣黃袍，似中國，轍亂旗靡，伏尸走馬如生。此圖長九丈，爲地球圖畫第二大者，若地球第一大畫，在意國唯呢士云。一維也納與阿剌伯戰圖，一拿破崙自俄出走圖，大雪滿地，臥枕于一卒之手，氣象慘慘！一拿破崙助意戰奧奏凱還宮門圖，其一畫一千八百三十二年法與荷蘭戰圖。其拿破崙第三戰意圖戰俄圖，戰普圖，又與俄戰于黑海之卡來蔑圖，戰摩洛哥圖，擒阿剌伯大將而釋之其母致謝圖，戈戟森森，戰地慘慘，如逼眞也。所穿各殿，戰畫無數，不可勝錄也。其前十年法總統噶爾諾被弒送殯圖亦在焉。蓋此宮閎麗絕倫，畫亦多且絕倫，故法人以爲一公衆勝地，後有大事，皆懸圖于是，以示後人也。穿一殿爲路易十四大婚祭天處，爲其一千六百九十九年，文石爲地，畫飾穹蓋，周環五色玻璃柱，皆文石，極瓌麗矣。有見各國使臣殿，其各毀室皆白門，飾金，極麗。樓上穿殿凡數十重，其最舊一殿，爲彼一千六百二十四年者。其后妃殿，上下皆文石，地下砌花。

威賒利宮
王宮之奢侈

惟漢武隋煬唐玄宗明武宗可相伯仲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

遊威賒利宮

威賒利宮苑囿二十九，高臺四，給事宮殿四千人，瑞士護兵憲兵守門衞兵九千五百人，王族家從二千餘人，共萬六千人，歲費二千萬。宮女飲食歲支八百萬，若不時之賞，中飽所得，則宮官俸入百數十，實得數千，女官繁多，皆無職事，以爲榮飾。御厨歲費百四十六萬，膳夫二百九十五人，膳長歲入三萬四千，但酒費四百萬，魚鳥費四十萬，宮馬四千，輿輅二百二十，鑾衞壯麗鹵簿千五百人，醫技供奉者千六百人，廐御歲費三百萬，其俳優牧犬園御，皆宅宮旁，環近畿百二十里爲獵場，禁民出入，王與貴族，歲時畋獵，兎豕麞鹿無算，歲費四十八萬，虞官私售羊兎可得八九千，自一七五五年至一七六九年，凡十四年中，獵豕之役百四十有四，射鹿之役百三十一，獮羊兎之役二百六十有六，獮禽之役二十有五，每役三日。別有離宮十二，歲費百餘萬，修繕歲費八十餘萬。王每畋獵行幸，自貴族侍從宮人牧圉盡室從游。一日接從人之費，須十萬，王十四年中除獵外，凡巡遊二百三十四，而行幸百四十九云。王所私入歲二萬萬，王妃一指環值三百萬，近侍歲俸一千三百萬，其奢汰如此。以中國大朝，若漢武帝隋煬帝唐玄宗明武宗可相伯仲，蕞爾法國若此，民何以堪！若孫皓高洋陳叔寶偏安小朝，則立亡矣。法正其比，孟子所謂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豈不然哉？

當時鬻爵貴爵僅值五十金

遊微賒喇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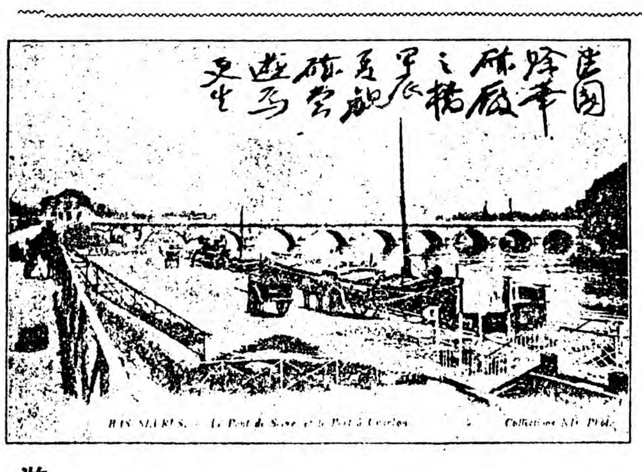
微賒喇宮，更有閎偉特異者，法承佛蘭克客維特裘之舊國，裂地封諸將為列侯，其後曾任大官，列為貴族，如六朝之華腴焉。及王室用兵，頻頻鬻爵，當西班牙繼統之爭，貴爵僅值五十金，眞是大將軍告身，值一醉，爛羊頭關內侯矣。及查理第九顯理第三至路易十四歲鬻爵五百餘，于是貴族由八萬戶至十萬戶，路易十四，收攬大權，日為剷封建抑滅貴族之策，至大革命之時，諸侯僅存四萬戶，凡十二萬人，惟諸侯以國邑荒僻，無可游娛，不若微賒喇京邑之繁麗，一以縱燕游戲獵，有聲色狗馬之樂，一以供奉宮禁，可攘邀權寵之榮，故當時十萬諸侯，皆不居其國土，而環衞宮禁，皆有邸第于微賒喇宮旁，與其夫人，皆出入後宮，以從游幸，供談笑為榮。其權要重官，皆貴族任之，然皆不預職事，以宴劇游獵，清談諧謔，角技歌舞為事。才者擅丹青箏琶之技，媚女娛客，長夜為懽。昔梁世貴族子弟，隱囊麈尾，清談謝事，以望空為高，以任職為

路易十四之隱謀

微賒喇宮與世界之關係

鄙，法是時乃正似之。而以十二萬貴族環列禁衞宮廷間，縣一國之貴富，以縱奢淫，盛容飾，甚且以驕侈不足，竊及府庫，則中國古今未有之。意者路易十四，爲强幹弱支之隱謀，收拾封建，爲關內侯之虛爵，特盛飾宮苑侈畋獵聲色游娛，以大集諸侯于闕下，以隱銷其據土抗令之雄心，是無異一舉而滅十萬之侯國矣。觀日耳曼之侯封，日月稱兵，又與帝者頻戰，而無如何，法之古者亦如是，微論春秋之諸侯也。但漢之七國，晉之八王，唐之三鎭，蓋皆無術以善之，雖封土過廣，尾大不掉，而日耳曼諸帝，實未有一路易十四之隱謀者歟！故此宮之供奉侍從，瓌閎博異，雖吾一統之中國，極無道之秦始隋煬，殆未易擬之也。若封建之隱權已收，而小民之疾苦未解，彼所憂者在收貴族，若夫民變之禍，則古未之見，彼心目所不及矣。事變之來，多出所備之外者，雖自古英雄，不能防之。唐太宗手定天下，大殺姓武者，甯知剸絕李氏者，乃在一宮女歟！此固未能爲路易十四責也。苟非路易盡收列

侯于一京，則民黨百變，何能一舉而熸之，是亦路易之功也。但游是宮，而法之興亡在是，全地萬國之民權立憲，多激起于是。追思當日阿房未央上林西苑之華盛，關係之大，皆未能比焉。瑤臺不遠，隋宮近鎖，令人感嘆欷歔，可咋可駭也！



游微賒喇路易十四故宮

阿房三百里，髣髴見秦皇。跡是瑤臺後，花繁上苑旁。舞鸞猶鏡殿，畫象徧椒房。拂拭金人淚，英雄事可傷。

追思繁盛日，宴劇壓迷樓。三千備宮女，十萬走諸侯。歌舞收雄據，貂蟬艷貴游。隱銷封建患，英主自深謀。

歐土千年亂，封侯肇不甯。兵戈雖滿野，磐石結維城。封建從銷弭，民權乃發生。夜呼聞涉廣，憲法大橫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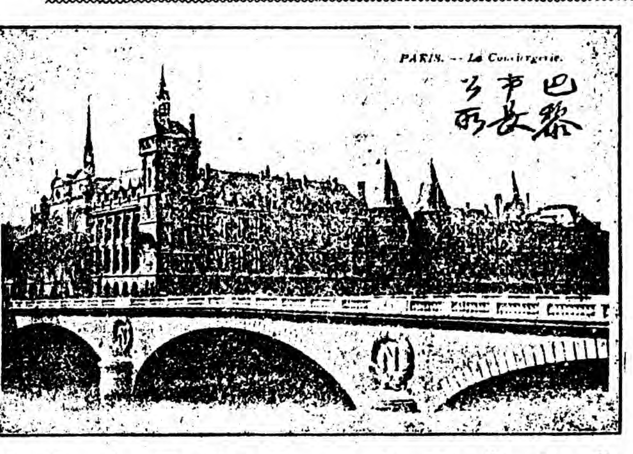
游賒華磁廠

賒華磁廠，爲法國製磁第一廠。距巴黎瀛車亦一

睒華磁廠

搜集各國古今數千年之磁

時許，沿途夾先河行，綠草豐縟，人家樓閣甚多，門橫大橋，停車處卽磁廠也。門甚壯麗，卽其博物院高三層極壯偉，樓下置法國新製之磁，樓上置各國今古數千年之磁，自埃及羅馬至今歐各國無不備。吾華磁尤多，列至四室，多明製，紅藍花爲多，約千數百件，然陳舊不變，亦可恥。但開一廠，其所考據之宏博，已可驚矣。



若不備各國古今之磁以窮極其色澤圖畫之異，則必不能更求新奇以軼過前人而冠絕各國也。樓上各國之磁，比各國博物院尙有過之。所見已多，不復詳述。樓下爲此廠自製之磁，陳之四廳，新色異花，光怪炫目，其色多淺黃淡碧，淡白淡藍，取花葉至嫩之色爲之；又多取象於天色，晚天露抹，昔人所稱雨過天青之色，不可復得者，今復見之。其佳者有黑底襯白花，如雲霧，又多取風雲大變之狀色，其器多突，大瓶數尺者，亦多有金繩繞之，此則極偉麗，其作人物甚精，亦有金花襯白者。又多作冰紋式，亦多畫苦提花。吾前後徧遊德英瑞典丹墨荷美，觀各國製磁廠，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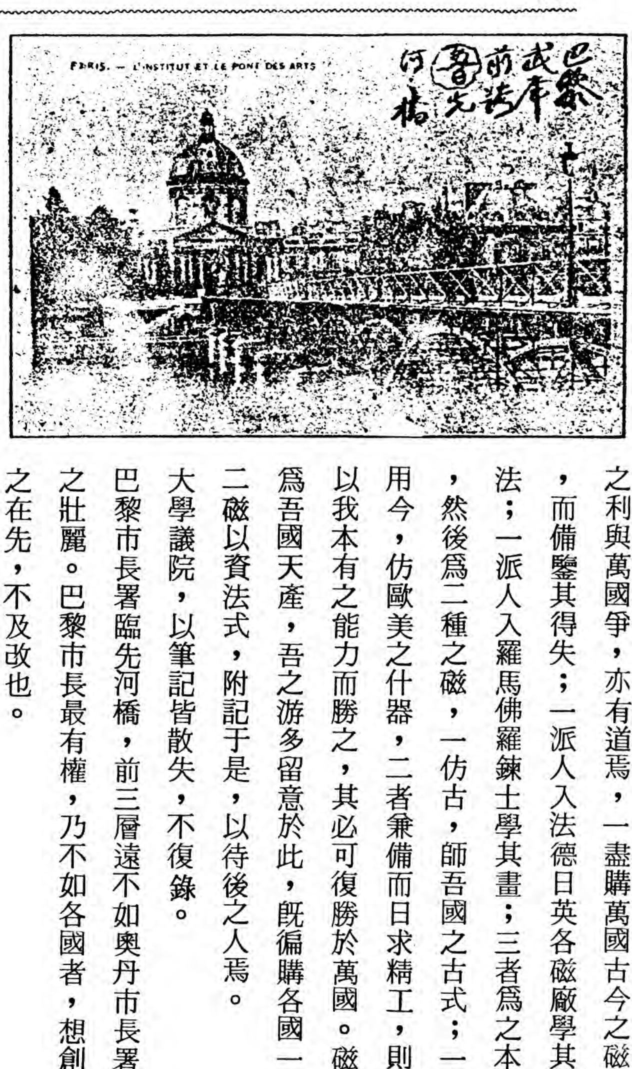
多黃，德多碧，荷多綠，英美多白，然少變化，其侔色揣稱，無有及法者。信乎法磁之最精工，而非各國所及也，如比之古者，益過之遠矣。引觀其製磁所，法亦與各國無異，造範無數。以製一器必先範也，有銅桶置泥澄之，成水引管，出之于範，即成杯矣，他器類是，此法比德瑞爲妙。惟聞其着色精妙處不示人，此名國專工之通例。其他詳見德瑞諸游記，其要處在攎泥極清，累次愈多，至極白極柔



磁泥由中國運來

極滑。無少渣滓，然後成器，而加色加花耳。聞其泥購自我國者，彼數萬里運我磁泥來，而吾國自有其泥而不知精製之，亦可恥矣！吾游徧巴黎，人皆不甚購華磁，華磁一肆，皆舊式，問之肆主，云不銷流，蓋色不新，花不妙，宜無人過問也。以各國古今比較，但覺古器色不艷，花太多，即近年盛行之式，亦覺其塵舊不堪。大約古今進化之序，由瓦至磁，色由黯至明，花由繁濃至輕淡，次序秩然，不可紊也。今吾國人亦漸製磁爭利，而非有大改良整頓，豈能與法爭乎？吾意今欲以吾磁泥

以吾國磁泥與萬國競爭之術



之利與萬國爭，亦有道焉，一盡購萬國古今之磁，而備鑒其得失；一派人入法德日英各磁廠學其法；一派人入羅馬佛羅鍊士學其畫；三者爲之本，然後爲二種之磁，一仿古，師吾國之古式；一用今，仿歐美之什器，二者兼備而日求精工，則以我本有之能力而勝之，其必可復勝於萬國。磁爲吾國天產，吾之游多留意於此，既徧購各國一二磁以資法式，附記于是，以待後之人焉。

大學議院，以筆記皆散失，不復錄。

巴黎市長署臨先河橋，前三層遠不如奧丹市長署之壯麗。巴黎市長最有權，乃不如各國者，想創之在先，不及改也。

滿梯乜地利祇祠

遊滿梯乜地利祇祠

滿梯乜地利祇祠，在巴黎之廊岡頂登瀛球與鐵塔，皆可望之，自瀛車下可陟焉。圓穹隆崇，上有亭，下列百戶，左右二塔，前樓作三尖形，左右二小塔，其簇擁崇雄之勢，蓋印度制也。登此可俯瞰巴黎全城，雲裏雙闕，春樹萬家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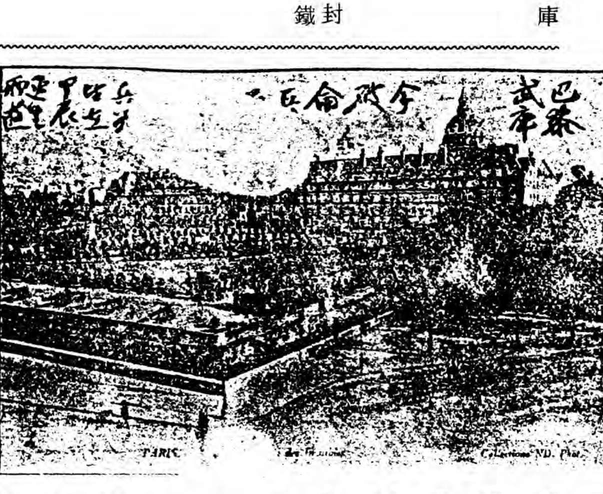
烟弗列武庫

十六世紀封建世各國鐵甲像

我國軍服之可愧

遊烟弗列武庫

武庫在拿破崙陵塔後，一千六百七十年所築也。前院敞地數十丈，陳列古砲，林木整整，院樓四層，橫長數十丈，體制宏壯，各國古今仗甲胄皆在焉。鎗有連排如笙，圓拱如弓，有長丈許者，皆百年物。雖不如德之壯麗，然法故霸國，亦爲第二矣。入門右室，有其十六紀封建世各國鐵甲像，全屋皆是，有跨馬者，馬亦衣鐵甲，將士之首，亦蒙鐵面具，僅露目與口以通光與氣，其精粗之比，卽武具進化之跡，日本之鐵甲像亦在焉。吾國唐宋詩人之稱全甲無算，若狄青之銅面具，李存孝之鐵甲，皆其著者，此進化之跡，必不能



免。惜古物不存，無以考據，此則文獻不足，眞中國之大恥也！正室有各國戎衣，吾國御用甲胄及將士之服存焉。御用甲繡龍，銅片蔽足，二玉如意夾之。咸豐十年，法英聯軍入京得之者也。惟兵士衣寬袖褂，背心博袴，直非武服，置之各國兵服比校中，非止慚色，亦覺異觀，蓋不倫不類，眞非尚武之國也。觀吾國戲劇，武士

吾國軍備廢弛之原因



服緊身多鈕，而窄袖窄褲，甚類歐人兵服，未審何時易今制，意本朝綠營無用，已二百年，故兵伍久不聞戰事，其入伍也，以家居常服爲之。湖南地近南方，至熱，故多寬袍博袴，曾左草草招袍，因而不改，以此內戰則無礙，若投之萬國競爭之世，則爲一笑具矣。蓋吾國一統久矣，養兵僅爲警察，只以捕內盜，原非以敵外侮，故謂通國數百年無兵可也。夫苟如歐洲之羣小競爭，安得不治兵？安得不日膏塗原野？觀吾戰國時，魏有蒼頭，秦有武騎，齊有武士可見矣。惟爲一統，天下一家，環我小夷，皆悉主臣，聽吾鞭笞，無敢抗行者，故可罷兵息民，僅存巡警，此眞一統天下之宏規，而非歐人諸小競爭所能望我治平也。然則兵衣寬博，乃益見吾一統久安不競之盛軌，但今者瀛船大通，萬國溝合，吾已夷爲列國，非復一統，冬夏既更，裘葛殊異，而猶用昔者一統之體，以待强敵，則大謬矣。故道莫大於審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旨哉！樓上有同治十二年金陵局所鑄之砲十一具，法人庚子年所擄者。

歐人之崇拜英雄

又有吾國破長丈許者，吾之兵服若此，此砲固宜在此也。有劍玉首金匣龍所鑲寶石，刻太阿劍三字，云一千七百年所得者，不知吾物抑安南物也。拿破崙遺衣物甚多，大套三，馬衣一，行營鐵床碧絲帳薄褥褥甚敝，冠服與今略同。又有四于聖咉利拿之黑木几，拿破崙之佩刀用槍咸在，皆以玻橱藏之，歐人之敬恭英雄以興觀感若此也。有金甲白銀盔金飾，上有牛髦珠頂，制類中土，抑安南物耶？三層樓有軍陣圖甚多，但不如德之武庫製縮型，尤便覽者，其他軍用器物，皆不如德之備也。有威武將軍玉牌，有安南王封法人多油尼爲翊國公勅書，及安南官服甚多。

巴黎開闢次第六線圖

巴黎開闢之次第

高盧始在先河之中一島，開闢最先，當時避難經商在此，凡三百年，爲該撒所破，是爲島中黑線。㈠西十二紀當宋時漸闢爲虛線。㈡西十四紀半，渣理第五開闢，至第三虛線。㈢十六十七紀，當國朝之初，增至第四虛

線。㈣十八紀末。增築虛地利城，爲第五線。㈤十九紀中，闢至曲線，爲今圖。以巴黎之盛，當我宋明，尙如彈丸。卽路易十四雄霸，在吾國初，第四線之蕞爾，不及今巴黎二十之一，何雄麗之云？故時民居多丈許茅屋，學者耳食巴黎之盛，切勿以今日之法，比例百餘年之法也。柏林六十年前，僅七萬人，今愈三百萬，新世進化，古無可比。吾亦驚嘆西歐百年來之治，但當知彼百年前，不如吾中國遠甚耳，可笑如此！

二 法國形勢

法地二十四萬四千一百英里，與德相等，而略小于奧，亦大于吾四川四萬餘英里，略當吾兩省地。而地勢居歐西，其南北西三面襟海，東鄰日耳曼，西越海與英，南與西班牙，千年競峙而互爭。其地雖僅得日耳曼之半，然日耳曼以封建日削，無能爲也。故法與之南爭羅馬，北爭諸侯，亘古若北朝周齊之角立焉。以地濱海，故壤腴而人秀發，其西南爲牛斯比山，東南爲阿爾頻山，其山高峻而嵯峨，海水沖渫而揚波，故人磊落而英多，法實有焉，抑發揚之狂度太過，法人之臯，使我高蹈也。

法人口三千八百四十萬，當百年前，法人口二千七百萬，英僅千五百萬，（據西千八百一年嘉慶六年也）今則英人四千餘萬，遠過于法矣。德在道光中，亦遠不若法，今且六千餘萬，

各國人口皆驟進獨法不爾人口不進之原因

中國人口繁殖之故

過法以倍。各國人口皆驟進，惟法不進。聞法婦女，皆尙自由，不樂有子，故以墮胎爲事。政府設法獎厲育子者，然卒不能救，此非細故也。蓋大地之不致狉榛者，惟人民繁庶而開闢之。而人之生也，皆賴婦女，婦女不願生子，則數十年間，人類可立絕，而復還于全球狉榛之世，是雖洪水猛獸之禍，不烈于此矣。夫婦女之生子，自孕妊至誕育，撫養至苦矣。當其妊也，行動飲食臥起皆不便，男女之道又絕，至妊成而產，則痛苦呻吟如割，或有害及生命者，幸而母子無恙，則撫嬰劬勞，乳之哺之，提之携之，夜則輾側號啼，則撫摩按抱，時而竟夕不寐，當餐不食，以其生育撫養之勞苦之甚也。故孔子立法尙孝，教子報之。故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也。以中國之厚于父母，故女母樂于生子，而望倚養于終身，報之于耄老，是故女有生子之望，人無墮胎之俗，故中國人民繁多，過于萬國，蓋有由也。今歐美之俗，人人自立，父母不能有其子，劬勞而撫子，子長而嫁娶，別父母而遠居，積財而不養父母，孝者歲時朝謁其母，有同賓客。既無得子之報，則何爲冒死亡之險，竭劬勞之苦而爲之，無所望，無所欲，無所報，而爲之者，非人情之所能也。强而行之，亦不可久。今美國墮胎之俗，有同于法，婦人居常之論，皆不願有子矣。德英婦女之好淫樂而自立，今雖未至于法之地位，然獨立之風既扇，亦必不能久矣。然則歐美之人口，不其危乎？嗟夫！道有陰陽，卽事有利害，婚女亦天生也，不貽婦女

抑女問題

以獨立，則抑女過甚而不仁，然苟盡聽婦女以獨立，則息息行樂，以顧其有生之身，誰肯劬勞受苦而育分身之子，苟未至于大同，則調停兩得，此亦升平世至難大題耶！吾深思而未能善之。抑女既甚，仁人憫之，天與人權之理既明，則婦女之獨立之勢日盛，大化浩浩，洶洶轉移，而人不知也，亦安能逆之哉？若順風而趨，則人道之滅絕可憂也。吾于法美婦女之趨勢有懼焉！

法人死亡多於英人十之五

法五十年間，徙居外國者一百五十萬，各國人之入居于法者僅八十萬，則比意人爲多。法之產人最少，而死亡多于英國十之五，平均人壽，亦短于英人十八目焉。或亦自由太甚而淫佚過度致然耶！然法人雖少于英，而勞工多于英七十餘萬，則以理財致富之術不如英耶！民既困乏，則衞生易損，而壽命有害耶！二者必有一于是。

法國之蒸汽力

國之强弱，視蒸汽力，法國之蒸汽四百六十萬匹馬力，內中鐵路九十三萬匹，汽船八十四萬匹，比之德國七百六十五萬匹，去之遠矣。若英則千三百萬匹，益遠出法上。然法百凡比校，事事不如德，此則法人太自由之效歟！

法國之農業

法以葡萄爲大利，其園地四百二十萬益格。穀類三千六百六十萬益格。他地二千六百二十萬益格。林地二千七十萬益格。牧地二千三百萬益格。六十年來，所闢荒及以牧地爲耕，凡增千三百萬益格矣。法葡萄酒，著名久矣。在拿破崙時，値二千九百萬磅，今値五千萬磅。然葡萄園却減于昔一百萬益格，每益格，一英畝也。每畝

可得酒二百加侖，然尙不足本國用，歲自外入者，與普戰前十年，四千八百萬加侖，後十年，六萬萬六千三百萬加侖，近十年則二十二萬萬八千萬加侖，而輸出者僅五百六十萬加侖，平均歲輸入一萬萬八千萬加侖，法人之好酒極矣。吾游巴黎，入店不飮，酒家請曰，吾巴黎無不飮酒者，乃爲飮之，則法人之沈湎可見矣。書酒誥曰：「羣飮，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與道光年間重懲鴉片之刑同。夫飮酒小過，何至懲以殺刑，蓋當時國俗沈湎之極，故欲以此嚴警之。吾觀歐美人醉酒之風，夜臥于道而譁于市，歸毆其妻而爭殺開鎗致死者，比比也。閱報者日見之不鮮，所經小市大衢，賣酒店相望，竟日作工，所入盡付酒家，而導淫演殺，與酒爲鄰，若此敗風，惟吾國無之。歐美皆然，但法人爲尤甚耳。蓋吾國酒俗爲過去世矣。不知者開口媚歐美人爲文明，試入賣酒壚，觀其亂狀，與我孰爲文明哉？近世鴉片之毒，弱人體質，其害爲吾國千年所無，然其毒自外來，去之不難，不如酒之甚也。卽以烟店之害，一榻橫陳，亦豈有譁爭鬬殺之害乎？天下人道之大患，莫甚于相殺，故以烟酒相比，酒之禍于公同之俗尤烈也。法食品皆仰輸于外國，穀輸出七千四百萬蒲雪，而輸入四萬萬八千萬，卽肉類不足，每歲輸入五萬噸也。法每益格平均出產，可值九十二詩令，少于英四詩令耳。然英之農夫二百五十二萬七千，法之農夫七百二十二萬，而法農產値四萬萬一千六百萬，英二萬萬三千萬，計法每人

法人之沈湎

吾國沈湎之舊俗

酒毒烈於鴉片

法農業不如英

法國地主之數

自由之動機民約之起原

中國人得享自由之福已二千餘年不可妄服毒葯

値五十八磅，英每人得九十一磅，則法農業雖有名，然實際尚不如英也。

法自革命之後，貴族之地，散之平民，今地主已有三百五十萬矣。其有十二英畝以上之地主，一百六十三萬八千人。凡有地九千一百二十五萬英畝，人平均五十六英畝。英國尚仍貴族之後，餘風未殄，大地主一萬九千二百七十五人，有地五千七百八十九萬畝，平均人三千三英畝。合觀奧國之田地，屬于貴族二萬人，普田地屬于貴族三十萬人，英萬九千人，法未革命之前，田屬于貴族十萬人。夫以歐洲萬里原陸之地，英德奧法四大國，將二萬萬之人民，而有地農主，只此四十餘萬人，其餘將二萬萬人皆無立錐者矣。不平如是，怨毒已深，奴佃不甘，偪而怒起，此彌勒約翰自由之倡導，盧騷民約之起原，而貴族屠戮之慘因，路易斷頭之緣本也。加以舊教愚民之法，壓制種種，皆爲積怒之原因，而種民變之禍胎也。試問中國之乎？中國之爲小地主，聽人民自有田地。蓋自戰國以至于今，乃在羅馬未出現之前，不止日耳曼矣。孔子之道，以自然爲教，絕無壓制，又豈若天主教乎？故中國之人，早得自由之福，已二千餘年，而今之妄人，不察本末，以歐人一日之强，乃欲併其毒病醫方，而並欲效法而服之。昔有貴人有症而割之，血流殷席，命幾不保，有貧子美好無病，慕貴人之擧動，乃亦引刀自割，貌爲呻吟，已而剖傷難合，卒以自斃。今吾國妄人媚外者，自以爲取法于法德，發狂呼號，日以革命自由攻教爲事，不幾

類美好貧子，引刀自割，貌爲呻吟，卒以創傷自斃哉？豈止見笑于歐美之識者，無病服毒，不其傷乎！

法之林木

法之林木，培植日增，今有四百五十萬英畝，值千四百萬磅，每畝林值十三詩令也。漁者八萬五千人，歲得魚十五萬噸，值四百八十萬磅，每噸三十二磅，昂于英者三倍，每人可得五十六磅。

法之織絨

法之織絨甚有名，織廠二千餘，機四萬六千，紡絍三百三十萬，用羊毛二十萬七千噸，值四千五百萬磅。哀摩市百年前未有此物，今則織廠三百餘，織工三萬，可見其進矣，人勻計十九詩令。

法之織絲

織絲里昂爲盛，自彼十五紀時，已製絲。蓋自明末葡萄牙得澳門後，中國蠶桑之法，傳于歐土，而法地頗宜，故法人先爲之也。及拿破崙末年，有織工加克脫，創以機器織之，里昂遂大盛。法織絲廠千百七十，機十萬七千，而里昂居四萬四千，歲值千六百萬磅。輸出十之三，其輸入者，歲百七十磅，亦相當也。然每人平均，僅一詩令耳。絲于法國爲盛，婦女亦好服之，然實萌芽耳。歐美男子，絕不衣絲也。絲爲中國天產獨擅之物。他日必當冠帶衣覆天下，中國若强而奬導之，歐美人必漸變矣。吾見歐美人于吾國絲服，皆豔羨之，但畏其貴而不敢服耳。如食品者，中國飲饌之店，已大行于美國芝加高，三年之間，驟開二百餘肆，美人爭嗜之，他日各

行萬國

辮髮可翦服必不可改

易服式與經濟界之關係

國人之嗜吾國之絲猶是也。里昂之養蠶甚大，有法以去其病，吾國若善治蠶桑，絲必日進，中國飲食衣服之美，實冠萬國，他日必風行萬國。凡美者人情之所愛，絲服之美，自在優勝劣敗之例，不能以歐人一日之强而見屈也。吾國地兼三帶，衣服之制，又最適宜，寒暑皆備，披服簡便，過于歐美之服遠矣。歐服尚披禽獸之毛，膻腥未除，他日當令歐美人改而從我也。故吾國人辮髮可剪，而服必不可改。或者不察，慕歐美人之强，見俄日之改服，而亦欲從之，豈知日本國小，俄昔野蠻，本非我比，且絲爲我天產至美之物也，若吾國舍其天產而從人，則一國四五萬萬人，皆服氈絨之服，一人四襲，一襲至賤者二十金，並革履氈帽，人必百金而後可，是我舍數萬萬金之絲無所用，而須購絨革之服料于外，以人百金計之，是費四五萬萬兆，而納貢于外，過于八國聯軍之賠款尚百倍也。內絲無所消，而產絲之民皆困絕，外貢四五萬萬兆，而國何可任之。頃聞京師有改服之謠，而蘇杭絲業，紛紛而倒，相戒不敢存貨矣，況眞變法乎。爲國强否在政治如何，豈在服制也？以吾國强，尤若反掌，但于物質中之汽機艦砲加意，甚易易耳，何爲無恥媚外，傾民之所有以自敝乎？夫以中國地大人多，駕乎萬國，何不志在使人師我，何事舍已從人耶？吾昔者閱歷甚淺，亦妄有意于是，今游歷既久，乃知變服之萬不可行，有歐美士女數人，亦告我曰，君他日變法，百凡皆可，惟中國之服至美，萬不可變。蓋萬國皆不

俄日之變服乃由政變國小

歐美人之勢利

產絲，而絲爲中國獨有之天產，上考禹貢蠶桑絲篚，已在四千年前，故服物之五色六章，最爲妙麗，此天以最厚吾中國者，甯可棄天貺乎？棄天貺者不祥，棄土產者自斃，服氈絨者退化，隨人改者無恥，願吾國識者深思之！歐美百年之橫于大地，如飄風暴雨之不能終朝耳，何足畏乎？以吾國闢地之廣大，殖種之繁庶，敎化之深厚，生質之聰敏，無在非具爲地球主人翁之資，歐美人雖强盛，不過百年，資吾先驅耳，橫覽大地，吾何有焉？皇皇神州，惟吾國乃能保存吾固有，以化大地，而何事自喬入谷，以媚外苟存乎？俄日之變服，乃其政變國小之不得已，印度豈不變服，益爲奴耳，于自立何有？將欲以此爲親，吾面既黃，雖欲親而安能親，日本小島耳，砲聲隆隆，則歐美畏媚之，近各國王宮，多爲日本裝殿，而美人暑時，亦多爲日本服，但使內政修明，物資精美，破艦大橫庚庚，則中國絲服，自爲大地所羨而師之，若徒改服乎，則印度人與黑人之改服，何見親之有，吾奴吾奴耳。當競爭之世，只有使人敬畏，無使人憐憫，且印人黑人緬人爪哇人馬韃人之改服，歐美人目笑之，益賤下之，何憐之有！若暫游歐美，易服自適，偶取其便，無不可也。若在國內，則堂堂數千年文明之中國，撫有天產吾絲，文章之美，而自棄之，以俛從深林後起日耳曼之氈服，則鄙人八年于外，閱歷深思，期期見其不可矣。

法之麻綿

法織麻綿甚古矣。始于西七百八十八九年織綿，閱廿三年機已七萬，製綿絲一萬一千

噸，織出值七百六十萬磅。今則機十一萬二千具，織品值二千二百萬磅，國中用二千萬磅，人計十詩令，然比于英僅十之五耳。

織麻在法大革命之年，（西千八百八十八年）已值五百萬磅，閱廿四年至拿破崙末年，織工十三萬九千人，值九百七十萬磅。此外女工三十五萬人，值四百萬磅。

新世界者鐵世界也

新世界者，鐵世界也。視製鐵之多寡，可覩其國之盛衰焉。法往者禁英國鐵之輸入，故鐵器甚少，全國僅銷八萬七千噸，至拿破崙第三始開鐵禁，于是冶鐵驟盛。今六百廠，鐵工十二萬矣。其製金品值四千九百萬磅，然僅當英三分之一。

革

法人善製履，故革用甚廣，其值四千五百萬磅。其用革九萬噸，外革入者三之一。

陶器

陶器以賒華最著，精于天下矣。創于西千七百五十六年。歲值百三十萬磅，法雖以工藝名，然乾隆時未有製玻。今則製玻廠八十五所，製品值八十萬磅。

製紙及印刷

製紙及印刷，當拿破崙時，僅一萬五千噸，出報值百六萬磅，今則工廠五百三十，紙二十萬噸，但巴黎已值三百萬磅，歲出新書七千種，印刷值千六百萬磅。

衣製

法衣製爲歐美所艷稱，女服之麗，蓋自路易十四時以奢麗著歐土，今雖紐約猶師之也。全法歲值五千二百萬磅，而巴黎占四之三，遊巴黎之雜貨肆，五色十光，女工千餘，誠詭異之觀矣。

法國屋及家值二十九萬萬四千萬磅，以七釐息計，應有八千八百萬磅。

炭礦

法國炭礦最有名，歲出二千五百萬噸，比道光十年已十五倍，除費外每噸值廿五詩令，每夫得二百八十噸，然法礦夫之巧，不如英，法五礦夫所入，乃比英四人也。

鐵礦

法鐵礦五十八，然昔以禁外物故，鐵價大漲，貴于英三倍，故工業不進。當拿破崙晚年，製鐵僅十萬噸，至戰普時，製鐵百十八萬噸。今則二百十萬噸，仰外輸者十之一。銅則無所產，全仰外輸。全法礦產，值一千六百萬磅。工人十八萬。

鐵礦

法開鐵路，始于道光八年。（西一八二八年）至咸豐三年，拿破崙第三卽位時，有鐵路二千四百五十英里，費三萬萬六千三百萬磅，其進甚遲，戰普之後，乃始大增。今則二萬四千九百英里，築費每英里一萬六千五百磅。

銀行

法之銀行，開創最早，在嘉慶三年，（西一八〇三年）本三百六十萬磅，至今則有金七千一百五十磅，銀五千百二十萬磅，鈔一萬萬三千六百萬磅，融通力三萬五千六百萬磅。各國國立銀行皆歸國，惟法則民立。然法現金銀多于英三倍，而融通力亦少于英三倍，此于商事未善，更當細考其故焉。

	（金）	（銀）	（鈔）	合計（皆以百萬磅計）	一人平均磅
法	一八七	一四〇	一四〇	四六七	一二、〇
英	五八	二四	四一	一五〇	三、七

製造所

法製造所十三萬一千，值一萬萬二千七百萬，而機器不計，計產額得三分之一，則

巴黎之富家

合製造廠與機器，值一萬萬九千二百磅以上者十八萬人。法全國富家三十五萬五千己黎人歲入五百磅以上者三萬人。百磅以上者十八萬人。產九千七百磅。中資一百二十，有利息四千四百萬磅，人約均計息一千二百四十磅，產九千七百磅。中資一百二十十六萬，人均計產一千六百磅。而利息二千四百萬，僅半于富家，人均計一百九十磅。勞工七百三十萬一千，歲有利息五千一百四十九萬磅，人均計產五百九十四磅，息七十一磅，皆不能比英人遠甚。

公債

法之公債多極矣，然自還德債以外，幸皆以爲公共事業，故益增國富而無礙。自戰德之後，募公債三萬萬九千一百萬磅，築燈臺道路電線者，費二萬萬，鐵路六千萬，匀計法國每人五十三詩令，加地方公債一萬萬八千萬磅，連從前之債，共十三萬萬七千萬磅，五十年前少于英，今則英于國富僅百之七，法則百之十四，逾于十一之額，與意同爲險事矣。然國爲國民公有之國，則債亦公有之債，民分擔其苦，亦公有其利。但立憲之後，使人民知國家，爲人民之公產，則人民自皆樂擔任之。故一國之大難大工，無不可舉，故公債莫利焉。然一國苟爲人主所自私，未爲民之公產，則民孰肯以私財任國事乎？故利害與民共之，而後民可用也。考歐土小國，經營母財之始，多賴公債。美之公債紙，凡銀行皆當分擔之，其條理甚繁，今不暇及。

法與英德比較

法與英德之比較

內訌八十年

法非英德之比

德之驟張

法國不進之原因

法與英德之比較

法國革命後之國虛民敝

法當百年以前，爲歐洲之霸，英乃海島小國，遠非其比。及英之機器先出，于是大收海外各殖民地，凡印度加拿大亞丁皆奪於法人之手，法百年來，乃空倡自由革命，內訌垂八十年，卽拿破崙窮兵黷武，徒耀霸名，而于法人國民之實利無關也。于是英人百年來之盛業，無事不遠勝于法，或且數倍之十倍之，豈惟英勝法哉！蕞爾之普，糾日耳曼之小侯，以與法爭，當時日耳曼破碎空虛，工商不振，一無所有，視彼强霸之法，尤隔天淵，至西千八百七十六年，美國費城之賽會，德國除克虜伯砲外，無一物足稱者。及休養敎訓二十年，而已無一事不遠勝法，夫德之與法，其地相鄰，而廣大同爲二十萬英里，其政俗千年相接，其相忌相師而思憤起亦正同，而德合散漫之小羣二十餘年，遽能呼躍大進，而事事遠出法上，此豈法人接鄰之不知戒，不知憤哉？而何以比德頓縮若此！是故比英言之，則法革命之禍，與英安樂之福，宜其絕殊；比德言之，則法人自由散漫之失，與德國以主權國權督率之得，又可作證。夫英爲立憲國，而非民主，德更兼君權而主服從，然較之于法，其效之得失若此！今吾國人多好述法國革命自由之說，不以爲謬，行陷淖而艷稱，而欲師之，吾今特列法與英德政治之比較，以見得失之實，吾國人亦可以知所擇矣。嗟呼！法人之臯，使我高蹈，我無所鑒，惟法蘭西革命自由，塵上血迷，民敝國虛，令我心淒！

富國

法之人口三千八百四十萬，英人口四千一百六十餘萬，德則六千二百萬。法之國富，九千六百九十兆磅，德之國富八千六十兆磅，英則一萬一千八百六兆。

利息

法之利息，一千一百九十九兆，英則一千四百二十三兆，即德亦一千二百八十四兆。

蒸滊力

法之蒸汽力，四百九十一萬五千馬力，德則七百六十五萬匹馬力，已將倍法，英則一千二百九十七萬匹馬力，則三倍法矣。

人口

法每方英里人口一百八十八人，英每方里三百三十人，幾倍之，即德亦二百五十人矣。以都會計，法人九百二十萬，英則二千六十萬，固倍之，即德亦千五百六十萬人，亦過半焉。

農業

以農計，法人七百二十二萬，德人則九百三十五萬。若英之農少者，英之益盛也。然以人勻計，則英農產所入殆倍于法。

以製造計，法人四百七十二萬，德人九百二十三萬，英人九百三萬皆倍之。

機器

以機器計，法鐵路則三百六十萬匹馬力，德則四百五十五萬，英則四百八十萬，法汽船則四十九萬馬力，德則八十九萬五千五百馬力，英且五百九十七萬馬力，直十倍于法矣。法鋸解則八百二十五萬馬力，英德皆二千二百萬馬力，幾三倍于法焉。

礦產

以礦計之，法值千六百萬磅，德值三千四百萬磅，蓋倍于法。英值七千八百萬磅，

則五六倍于法矣。

運費

以運費計之，法貨值三千二百萬磅，德則五千二百萬，英則四千六百萬焉。法船歲值五萬萬磅，德船歲九百萬磅，已倍法。英船則五千四百萬磅，是十倍于法焉。

畜牧

以牧較之，英地少不論。但以法德同地大比之，法馬三百十萬匹，德則三百八十萬，法牛千二百九十萬頭，德則千七百六十萬頭。法豕六百十萬，德千二百十萬頭。法羊百五十萬頭，德三百一十萬頭。法牧價值二百三十二兆，德值三百三兆。

金工

以金工較之，法值四千七百萬磅，德值一萬萬五百萬磅，已倍于法。英則一萬萬四千二百萬，三倍于法焉。

革工

以革工較之，法四千五百萬磅，德六千六百萬磅，英五千九百磅皆過焉。

食品

以食品較之，法一百十三兆磅，德一百三十五兆磅，英一百二十七兆磅。

衣則法德相等，同爲六十九兆。英則八十四兆，惟法以酒勝耳。

以綿布論之，法則二千二百四十萬磅，德則三千五百四十萬磅，英則九千二百十萬磅，蓋四倍于法矣。織麻織絨，德法相若，惟不如英，惟法以絲勝耳。

商貨

以商貨出品論之，（一八九四年）法貨一百二十三兆磅，德一百四十八兆磅，英貨則二百七十四兆磅，倍于法焉。

製造品

就其本國商務較之，法製造貨五百九十六磅，德六百九十兆磅，英則八百七十六磅

，又遠過矣。

鐵路

以鐵路里程較之，法則二萬四千九百七十里，德則二萬七千八百五十里，英地半于法，而亦二萬九百里。法運貨九十七兆噸，德則二百四十二兆噸，將兩倍于法矣。英且三百二十五兆噸，則三倍于法焉。乘客法則三百三十七兆，德則乘客五百二十一兆，過于法遠矣。至英則九百十二兆乘客，則三倍于法矣。夫以地半于法，而客三倍于法，此其蕃盛尤甚焉。鐵路所收入之費，法僅五十五兆磅，德則七十　兆磅，英則八十四兆磅，幾倍于法焉。

船舶

以船之噸數較之，法八十九萬噸，德則一百五十五萬噸，幾倍之。英且八百九十六萬噸，則十倍于法矣。其運力法則二百三十六萬噸，德則四百二十六萬噸，倍于法矣。英則二千六百八十七噸。

國債

以國債較之，法則千二百二十兆磅，德德皆六百兆磅，僅半之。法之公債，千三百七十兆磅，英則八百五十九兆磅，德則一百一十七兆磅。

以生人較之，法每千人五年中，生二百二十五人，英則三百零七人，德則三百七十八人。

以食品較之，法之肉類費六十二兆磅，德費七十二兆磅，英費九十一兆磅，法飲品六十六兆磅，德七十一兆磅，英九十二磅。以乳品計之，法四十四兆磅，德六十二

古稱高盧

部落時代

撒之攻法

米羅維朝開法之初祖

兆磅，英五十五兆磅。

以國內用品較之，法用物九十一兆磅，德則九十二兆磅，英則百二十二兆磅，多法三份之一焉。

三　法國創興沿革

法古稱高盧。當太古時，老林蟠木鳥獸充斥，氣候嚴寒，塞爾達野人居之，以獵獸爲衣食，其先亞利安自裏海徙焉。又別有比利時與伊伯耳，皆高盧種也。是時爲部落世，爭雄周末，嘗蹂意大利幾併之。戰國時，嘗南侵羅馬，焚掠七月，勢日盛，西前五十一年，愷撒伐之，圍攻九年，深入其阻，擒誅降服凡三百萬，乃盡定高盧。此如班昭之開西域，司馬錯之取西蜀，趙光國之定氐羌，諸葛亮之定滇蠻矣。乃分州十七，設屯置吏，墾田植穀，漸爲開化，及羅馬末造大亂，有峨特族南牧，一名維思俄蘇據以立國。

米羅維朝

佛蘭克祖客羅問，以西四百二十年，自來因河南渡，驅羅馬戍卒，破峨特，侵入高盧，越八年卒。子客羅多嗣，闢土創制，封諸侯，爲開創之君，越二十年卒。子客羅特美魯威嗣，助羅馬大敗匈奴五十六萬衆，威名赫然，羅馬封其子希特烈爲法蘭

客羅維之定高盧封荷比都巴黎奉耶教

客羅維四子之分立

次子格魯打之兼併

格魯打之分王四子骨肉相殘

格魯第二世之一統

達哥巴之繼立

西的波之繼立

克王，時西四百五十六年也。越二十四年卒。客羅特維嗣（一譯作哥羅味）英武雄略，後世稱米羅維朝，實開法之第一朝者也。客羅特維時，羅馬亡，乃自立國，自爲王，時南齊高帝建元三年，西四百八十一年也。當希特烈初王法時，爲國人所廢，一年復立，征服比利時之部，封其弟剛的巴（法語剛的巴作刊的步）於白艮，既乃叛而自立。客羅維年十五，即討平之，仍釋令王其故地，此爲比利時荷蘭立國之始。客羅維才武權譎，東羅馬帝忌之，遣將西亞克勒士屯兵防之，王自將兵五千，克而執之，遂移兵大破峨特，全定高盧，傍先河（一譯作塞納河）創建巴黎爲都。以破阿剌伯，從其后言神助，遂首奉耶教，受洗禮，蓋定高盧封荷比都巴黎奉耶教四大事，皆客羅維創之，在位三十年，以西五百十一年殂，葬於聖僧寺。今歐俗賢貴葬于廟中，自是始也。四子分立，長子睒利拔，王巴黎，以西班牙敗卒，國人推士的司繼位，與四王合攻日耳曼外別部，法遂强大。已而次子格魯打兼併四王，遂如今之疆域。格魯自稱地上大王，亦有四子，亦分地爲王，愷利巴王巴黎，早卒，昆弟互爭，已復居巴黎，同禦匈奴而逐之，然各以寵妃富貌爭權，骨肉相殘，垂四十年。東西法王相攻殺者二代，至六百十三年。格魯第二世，乃定于一。米羅維分王諸子，乃取法羅馬之地克里生君士但丁兩帝，以貽大禍也。野蠻少閱歷，立法不良致此。已而卒，子達哥巴嗣。超用製几工人魯亞爲相，德化大行，于西六百二十八年，朝諸侯而稱帝，越十年殂。長子西的波

諸藩號

客羅特維第二之復王權

克魯特之繼立

查理第三與希德烈

默爾專權

權奸之亡國

甲盧萬朝

教皇權力之起原

嗣，有賢名，然嗣位時幼，備將軍蘭鞓以兵護禁衛，託孤柄政，名曰默爾。其子克利摩世執政，乘西的波殂，謀以其子篡位，諸藩皆僭號，國大亂。西的波弟客羅特維第二，以白艮王入靖難，除默爾，復王權，六年而卒。克魯特嗣，時為西六百五十六年也。母后臨朝，用僧為大臣，貴族攻之，避為尼，克魯特在位四年死。其弟查理第三與弟希德烈迭為帝，是時政歸默爾，則德太爾，以才武握國政，大破阿剌伯兵三十萬，威震三洲，乃平東佛蘭克而混一之，舉國知默爾不知有王，且擁立童闇，三數年輒廢或殺，無有壽過三十者，時人號曰懶王。自查理第三後，客羅特維第三，希德烈第二，達俄巴第三，西耳比西第三、查理第四、西耳德里、凡六王。西七百五十一年，為默爾披賓幽于細都寺而廢之，朝亡，王二十世，立國凡二百七十一年。其後百年，則政歸權臣，寡人守府，與田陳篡齊曹操篡漢同。凡君主之國，以女謁權奸亡，中外同一轍矣。

甲盧萬朝

披賓為德太耳子，父子以才武柄國，如操丕焉。四征不庭，日耀其武，欲篡未敢，請于教皇，而教皇助之，親為加冕，後遂為例。披賓與子沙立曼，乃尊教皇，厚給僧地，自是教皇權日盛，凌王者，僧地日富，比封君，歐洲千年黑暗，為僧所壓制，教皇世與帝王爭權，致有新舊之爭，三十年之爭。日耳曼人民三千萬，死者千八

沙立曼之武功

西歐之一統國

全歐之形勢

沙曼立之文治

沙曼立之卽帝位

路易之繼立

法之分裂

查理沙伯之王法

百萬，他國不在是數，皆披賓之爲之也。子沙立曼承披賓三分有二之大業，外破倫巴，救教皇，而王意大利，內平薩遜，南破西班牙之回部，東破匈奴，諸國稱藩，遂爲西歐之一統國。自東羅馬及西班牙半島外，皆隸版圖。蓋自羅馬亡後，亂爭相繼，民不聊生，三百五十年，乃重覩一統之治焉。以全歐形勢論，東羅馬如西蜀東晉之由正統而偏安，沙立曼起北部而統西歐全部，如曹魏拓跋魏，而地勢尙過之。歐洲地勢畸零、實難統一，羅馬時北歐未闢，內治只及意大利耳，高盧西班，僅屬羈縻，如吾新疆西藏云爾。人民土地之開化，尙不能比沙立曼也。帝又好文學，宏開庠校，始闢博物院於巴黎，城廓宮室道路皆閎麗，遣使察吏恤民，乃創行選士千餘，會議國事，有秦皇漢武之宏規焉。沙立曼以西八百一年卽帝位，十四年殂，在位四十七年，壽七十一歲。次子路易嗣，既裂地分王三子，後生幼子，復取諸子地而王之。于日耳曼諸子不服，稱兵抗命，路易大敗，出奔失位。既乃大會議，裂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爲三國，三子分王之，西八百四十年死。查理沙伯遂王法蘭西，與日耳曼意大利永裂之禍，遂至今，其論見奧遊記。

法國裂地之始王，實自查理沙伯始也。分立爲國，亦應自西八百四十年始，爲孔子降生一千三百九十一年，唐文宗開成五年也，至今立國一千六十有六年矣。

當沙立曼盛時，諾曼人爲海盜，已盛强，頻擾邊，卽今瑞典丹墨人也。其酋拉德奴

封建之世　封建之遺害　路易孫羅額魯之王法　諾曼之入寇　孫羅額魯之被逐　歐德之王法　查理羅撒布之王法　魯篤富之王法　王權之式微　諸侯爭權

，善駕駛，自稱爲海王，西九紀上半期，法大受其患，且入據里昂，王闇弱，大侯僭叛，王伐而敗，奔比利時，既乃復位，子加羅曼又叛，諸將强請世襲皆列爲諸侯，已乃僭王號，民請自舉守長，並乘亂割據，蓋法甫立國，而封建之勢成矣。其遠因上啓于客羅特維，近因成于查理沙伯，遂爲國中千年爭亂之始，小民千年壓制之始，亦爲大革命爭平等自由之導焉，所關亦大矣。

西八百七十七年，查理沙伯殂，路易第二第三及加魯曼繼立，皆兩三年夭沒。是時日耳曼帝爲路易孫羅額魯，併意大利，乃迎日耳曼帝兼王法，于是意法日耳曼復合統于一帝，時西八百八十五年也。適諾曼大舉寇巴黎，帝畏之，割挪德列郡行成，自是諾曼分法地爲國，法人以爲辱而逐帝，以巴黎侯歐德大破諾曼，舉爲王，查理家照爾芝亦自立爲王，舉兵攻歐德，敗走英，而歐德再破諾曼，以西八百九十八年歿。法合于日耳曼不一年即別立，故不足道也。歐德歿，國人立路易第二子查理羅撒布爲王，又以割地嫁女與諸曼，故諸侯怒之，別奉歐德弟勞白爲王。戰累年，王執勞白殺之，其子希何發憤報仇，盡國兵以戰，擒王而囚廢之，立不爾給農侯魯篤富爲王。諸侯橫恣，王權益微，西九百二十九年，威滿士侯幽廢魯篤富于白侖城而死。諸侯爭權，國無主者七年，於時巴黎斯侯大武額擅權迎立路易查理撒布子路易第四於英，號爲海外王，王抑武額權，而欲併武額之姻諾曼地，武額乃囚王，僅給

海外王
君臣爭亂

里昂一邑，君臣爭亂，西九百五十年，王始與大臣結盟罷兵，四年遂殂。子路的立，與德戰而敗，西九百八十六年卒。子路易第五嗣，王僅食一邑，權益微，逾年死，無嗣，朝亡。大武額子加頌多為諸侯擁立，遂易姓矣，傳世凡十二，歷年二百三十六。

前加頌的朝
加頌的之擁立

前加頌的朝

加頌的之父大武額，為巴黎斯侯，自西九百三十六年，父子柄政，廢立數君，歷年五十，至九百八十七年，武額加頌多為諸侯擁立，路易第五之弟羅萊內侯查理起兵討之，敗幽于阿連斯塔，此如王莽篡而劉崇討矣。但加頌多自諸侯選升為王，亦與日耳曼同風，其視王不尊，公侯强者，若諾曼，若亞爾艮，若亞幾坦、若哥也納、若加斯哥納五公，若發蘭德、若賞巴尼、若安如三侯，皆驕橫如王者。加頌的雖英明創業，而已無如强侯何？在位九年殂。嗣王羅伯，篤信耶教，每逢耶穌蒙難日，臥地上，至復生日，設無遮大會三百案，食貧者，嘗供饌千人，施捨貧者，為洗足教法，七代後乃婚，教皇以王妻族妹，勒王離婚，王弗從，羣臣皆去，王不得已，出妻，王聽子顯理握政，乃立赤白幟以叛，王遂卒於西千三十一年，顯理嗣，諸侯不悅，黨於王母，以與顯理兵爭，國王割地於諸曼求助，得保位，西一千六十年卒，子非力嗣。是時諸曼日强，南取意大利，據西西里島，而幽教皇。北則諾曼侯威廉以

諸侯之驕橫
羅伯之嗣位
顯理之嗣位
非力之嗣位

英之建國

葡萄牙之建國

教王之倡十字軍

歐洲兵之殘忍

十字軍第一役

阿刺伯微積分之傳入歐土

腓立之繼位

路易第七

六十萬兵滅英而王之，遂傳至今。西班牙爲回攻，求救，法遣不爾給侯顯理帥師救之，大勝。班王割今葡萄地封之，且妻以女，遂建葡萄牙國，傳至今，故英葡皆自法諸侯分出者也。於時侯國凡八十餘，戰爭益紛，教士制止戰日以稍息之，教權益尊，於是教王倡十字軍東征，法人伯祿先省耶墓被辱，率卒八萬及魯達林軍先行而敗，千九十七年，各國大軍七十萬分道進，法大發列侯兵，而王弟武額及魯達弗拿與額弗黎侯統之。兵入君士但丁，諸將驕横，與東羅帝交惡，告絕，破回軍十五萬，進圍安提阿城，老幼數萬皆屠之。逾年七月，遂入耶路撒冷城，兵飢困，瞰人尸，炙諜者食之，猶太人避入其廟，焚之，婦嬰皆盡入市，嬰穉皆屠，東方人極誚其野蠻焉。吾國唐宋時文明已甚，而歐洲用兵屠食人若此，此眞與蒙古無異，可見其舊俗實爲狄行焉，此爲十字軍第一役。於是公議立新國守墓，封額弗黎王之，額弗黎讓王公之號，是役法人功爲多，然歐人死亡八十五萬，酷矣！但因是役阿刺伯微積分傳入歐土，法人先得之，歐人算數字，自是用阿刺伯文，足見歐人自此前，算學之未興也。王腓立闇弱，轄地僅三縣，諸侯割據，築堡蓄兵，力爭出則焚掠鄉邑，婦幼遁匿，商賈絕跡，耗哉法民，不聊厥生，無治若此。卒於西一千一百八年，子路易第六，以英武嗣，始平盜賊，毀城堡，抑封建，釋奴婢，排豪强，大破日耳曼兵，殂於千一百三十七年。子路易第七嗣，惡教士驕横，教士鼓賞巴尼侯叛，王討

第二次十字軍
創開議會
腓立第二築石道於巴黎
第叁次十字軍
英法累年搆兵
第四次十字軍
指南針之入法
巴黎爲歐洲大都之始
路易第八

之，屠民三千，既乃悔之，復起第二次十字軍以懺罪，于西千一百四十六年，創開巴力門，會議東征，與日耳曼帝聯軍攻巴勒斯坦，暴師三年，大敗而歸。又與英累戰無功，乃修好，法王始涖英都焉。千百八十年，禪位于其子腓立第二而卒。腓立尤英武，盡討叛侯而服之，兩破英，入倫敦郭，始于巴黎築石道，是時耶路撒冷國建國八十八年，回人薩拉丁創國于埃及，伐之而亡。千百八十七年，法英德起第三次十字軍，屯重兵于耶路撒冷，十六月，聯軍相忌無功，强訂拜墓之盟而還。英王以數騎遁歸，爲澳侯所執，英王弟約翰許割諸曼地，法王助之，立約翰，已而背約，腓立乃伐諸曼而盡取其地，自是英法累年搆兵。千二百四年，敎皇意諾森欲張敎權，舉第四次十字軍。法令發蘭德侯巴多尹將兵，焚君士但丁而稱帝，諸將各據地自主，意不欲東，及强行，皆爲突厥敗而略賣之。德意志匈牙利兵皆無功，然指南針自中國至阿剌伯者，由是入于法，而航海學自是興焉。後德英以大兵來伐，破之，幾擄德帝，又大舉海艦千餘艘伐英，又伐日耳曼，武功日盛，版圖漸拓，王能撫民，國日强，乃拓築巴黎，壁厚七步，架樓五百，通門十三，遂爲歐洲大都之始，歐史誇之。然按其地圖，蕞爾十數里，不及今巴黎十之一，不足道也。腓立殂于千二百二十三年，子路易第八嗣。先爲英諸侯，迎立爲倫敦王，民不悅，遁歸，乃盡取英地在法者。是時天主敎横甚，法人有創亞毗延士派起攻之，以去偶像粗惡苦身力行

路易第九

新舊教之始爭

三舉十字軍歐洲第一令主

繫埃及獄贖七百萬

再舉十字軍

十字軍爲歐亞之交第一大事

爲教，從者日多，亞毗侯紫羅塞侯，信而保護之。自千二百八年，腓立至路易第八父子，奉教皇命攻之，屠戮異教者數萬，道皆赤，令各郡邑奉異教者皆殺之，而沒其產，在位三年。王卒于是役，子路易第九嗣。歐洲新舊教爭殺之禍，以是爲始，凡十八年。比之德國約翰赫斯爲路德之先聲，前于路德，且二百年焉。

路易第九，幼被賢母貌蘭沙教，有賢名，敬神愛民，問疾苦，邺貧困，令民舉法官，許寃獄訴于京都，開國會以抑諸侯。寵臣殺一童，立下獄。王弟强買民產，還之。與英和，互還侵地。英叛臣以地來，卻之。英王與其臣訟，請判于王，諸臣欲藉以亂英，王曰，以權詐亂人，天不福也。令其君臣相讓，有虞芮質成之風。雖三舉十字軍無功，盛德爲歐洲令主第一。王尤篤于教，盡譯猶太書，獨舉十字軍，先以千二百四十四年舉兵，未行，後以千二百四十八年，以千八百艘軍艦入埃及，遭尼羅河大水，疫並行，軍沒王擒，繫于埃及獄三年，以黃金七百萬贖還，仍居巴勒斯坦，修城練兵，聞國內亂而歸。旣王弟查理以繞勇取意國奈波里西西里爲之王，乃以爲海軍帥，再舉十字軍，伐囘教之突尼斯，大敗，王子喪焉，哭之而殂，時千二百七十年也。此爲最後之十字軍矣。十字軍用兵凡九次，綿百五十年，死人二百餘萬，可謂歐亞之交第一大事矣。其後埃及來伐，都邑皆潰，殺虜又六萬，蓋十字軍始終皆法人以之，王耶路撒冷者亦法人，以爭一教祖墓地，慘傷至此，酷矣哀哉！然

歐人之迷信神權

阿刺伯之文明

歐洲哲學之起原

十字軍之效果

文明利器之傳自中國

腓立第三

歐人千年抑壓于教，民不知學，諸侯徒事爭殺，文化不啓，實同野蠻，惟其愚甚，故勇爭最烈，信神權最篤，歐人于此，誠與吾蒙古俗化相比耳。其尊耶教服教皇，與蒙人迷信佛教尊事達賴班禪，亦正相等。阿刺伯自摩訶末後，文明大啓，久與中國印度交通，收集其華實，天文地輿物質算學，皆分設科于學校，甚盛。十字軍屢起，乃大轉輸其學術物巧以入于歐，玻璃亦自是入。築室法亦得而效法之。畫理詞詩皆有感益，索格底柏提多亞里士多圖之哲學書，亦自是得譯本以復還歐，而哲學乃漸啓。中國之絲帛麻苧棉蔗梅桑，皆假道阿刺伯而入歐。其時意大利之嗹尼士、以十字軍所過，得商賈大利，乃鑄金錢開銀行，今遂盛行歐土，而國以富。故九次無功，而東方文明，皆賴十字軍多次以輸入，歐土文明曙光，實自是啓明。今徧觀歐土各國博物院，皆于十二三紀後乃有精巧之物，可以觀歐人進化之序。而今者歐人以製造物質之精，橫掩大地，孰知其原因，則十字軍之累敗啓之。天下之得失進退，固難言哉！自鳴鐘以表時，指南針以航海，大砲火藥以强兵，印書以廣學，丹汞以明化，及其他制度，皆中國傳之阿刺伯，由十字軍以入歐土，而新世以出，歐人以强。若其導師，實出中國，歐人得之，青出于藍，而本原所自，終不可沒也。吾國人之忘祖而徒媚外，亦可知所反矣。西一千二百七十年，路易第九既卒，腓立第三嗣立于突尼斯，有威名，索軍費而歸，伐西班牙，欲取其屬地。其叔父西西里王

腓立第四

三族會議之起原

路易第十

腓立第五

查理羅比

歐洲開化之先驅

腓立第六

英法百年戰爭

查理，以虐其民致叛，法人萬餘皆被殄，移師往，連兵二十年，而腓立先卒，于千二百八十五年，子腓立第四以美稱，西西里之戰，久乃解，是時法諸侯多自立，哥納侯迎爲英王，有內亂，腓立攻之，教皇和焉。取英之里昂郡，乃討法蘭德侯，不勝，卒自立國王，稅僧寺，教皇威之，王以兵擒教皇而大擊辱之，致憤死，王立克列第五爲敎皇，而創教皇置于各國之廟軍，英德從之，教權遂創，教皇入居于法凡七世，凡七十年。王乃大創諸侯，去世官，挾民權以助己，開國會以悅民，因以制諸侯，三族會議，卽以是始也。卒于三百十四年，路易第十嗣。始許民自由，許奴婢納金自贖，逾年卒。國人不許立女，乃立其弟腓立第五，許民納財爲貴族，置守長以治州縣，正度量，頻開國會，三百二十二年殂。弟查理比立，卒于千三百二十八年，無子，是爲前加頒的朝，是朝賢君六七作，而自路易第七第八第九第十腓立第三第四第五，尤英明相繼創侯勢，抑教力，開國會，予民權自由，法之漸强以此，亦歐洲開化之先驅者也。列國並立，必至競爭，乃事勢之不得已，加頒的朝，始于諾曼，中于十字軍，殆於戰英，而後此愈劇矣。

腓立第三孫瓦羅西侯腓立第六爲國人迎嗣大統，英王義德華第三爲腓立第四外孫，爭立，法人卻之，英王乃自稱法王，而刺腓立不遂，于是開英法百年戰事。一千三百三十八年，英師入比利時，逾二年，法以四百艦兵四萬邀英軍，幾盡喪，竭力治海

軍，再喪師哥也納，復歸英，腓立以諾曼等侯梗鹽政，殺之。英王藉是稱兵，黑王子驍勇甚，英大僧魯惹兒巴，始自中國傳至阿剌伯之大砲，長驅巴黎，大敗法軍于格利西。法大軍盡覆，王從五騎逃，英進陷法海口加勒斯，法疫大行，死者二千五百萬人，王乃委而去之南部，大戰三年，逾年卒，是爲千三百五十年，

約翰

子約翰立，以淫昏，英人輕之，五年中，大擧入寇，焚城市五百，王大敗，俘于英，

法國共和政體之始

而教長羅伯基大商瑪色爾謀廢王統，以國會爲共和，法之民主政體，實始于千三百五十六年矣，此與拿破崙第三立而爹亞改爲共和相似。然無主之國，亂必大生，奈波里王乃入平內亂，割法南境，自羅亞爾河至牛嶺歸英，又納黃金一萬八千萬，乃贖王歸，以王子爲質而遁，法王畏英，自往質，四年，卒于英。

查理第五

監國王子查理第五立，英武才練，富民練兵節用以思報仇，擧克士蘭爲將，乘英王之老大，破英海軍，復前王失地。以兵助西班牙王兄弟之爭，後此班常助法以拒英焉。後又累戰，至千三百八十年殂。

始創巴黎藏書樓

查理好文學，始創巴黎藏書樓，置自鳴鐘于公所，永設國會，精練海軍，拓通非洲以廣互市，可謂中興之英主矣，比我燕昭王甚類。其擧克士蘭，亦類樂毅耶。

查理第六

其子查理第六嗣，年幼，阿連侯路易白艮侯腓立伯爾里侯約翰以宗親攝政，爭權，民不服，各樹黨爭，日事內亂，王赫然能平發蘭德及克德耳侯國，欲伐英未能，乃約息兵。十八年，已而病狂，內亂益作，約翰遣人刺路易，黨禍益甚，互相刺殺，

腓立之借英傾法

英王王法

查理第七

女傑貞德

巴黎之恢復

阿連侯與白艮侯各摟諸侯以相伐，連兵累年，阿連乃與英合而內伐。英王乃以偏師襲法，死亡十二萬，喪貴族八千人，王族七人，遂取諸曼，王子查理第七，怒約翰之刺路易也，令人刺之，奪其壤。約翰子腓立怒，乞師于英，導之滅法，巴黎人亦惡阿連黨而降于英，請英王世世兼王法，英王乃入巴黎，朝法羣臣而誓之，聽其政，廢法王查理第六，逾二年死。英王以其弟留守法而還英，時西千四百二十年也。是時法南部未服，奉王子查理第七即位于波亞疊，而攻巴黎，英王弟戰死，英王大舉兵入，中道殂，子顯理第六稱英法二國王，西千四百二十八年，以英兵長驅入法，皆望風降。查理第七遁保阿連城，圍七月，幾陷，有奇女貞德，起于農牧，年十九，仗劍謁王，稱奉天帝命救法。王封以將印，大破法軍，圍遂解，進復侵地，迎立查理第七加冕焉。數月爲鎮將所妒致敗，爲比利時人虜，以萬六千佛郎鬻于英囚而焚之于里昂，法人懼，內黨漸和，合兵拒英，越八年，復巴黎，爲弩兵萬人當前敵，大破英。有一卒始製鎗焉，乃大勝，至西千四百五十三年，恢復全境，于是法亡亂三十四年，乃復國。腓立之借英傾法以復父仇，甚類伍胥；貞德之起兵復國，甚類田單；而貞德以一少年農家女，杖策救全法，立新王，大地未之見也。吾國之木蘭秦良玉，去之遠矣。吾在蠟人院見其像，一妙女也。歐人無老幼智愚，無不知有貞德者，眞奇傑矣哉！查理第七復國祚于已絕，鎮強藩于橫叛，置常備軍以禦侮，

法之中興

路易十一

瓜蔓抄

英王之出出

查理第八

舉兵入羅馬

稱羅馬東帝

用賢才于不次，相黎西門與謀議，使約翰比魯治兵，使熱克格理財，知人善任，經國整武，成中興之業，亦燕昭王之比耶。殷憂足以啓聖，多難可以興邦，人才皆起于亂世，德慧皆練于險難，華法至遠，何其類哉！夫事理既同者，則人理不能外，今吾國多難殷憂，至矣，豈非奇傑挺起之時耶？其無之耶，則何地不產才？其有之耶，則庶幾見之。查理第七，卒于千四百六十一年，子路易十一嗣，或謂毒弒其父者，悍侯侮其幼而攻之，幽王于寺塔，盟而復之，白艮侯沙勒實爲之長，請王于日耳曼帝，不許乃止。既乃引英入犯以自固，已而爲其部將所弒，其女馬利襲侯，以其地嫁日耳曼太子馬西密靈，法王不許其地出外，馬利攻王，王師敗，幸馬利死乃止。路易十一，實英武，惡諸侯之横，大誅刓之，凡奪併十六侯之地，于是國內大定，王權漸一，置覆審局以待侯國民之上控；創三大學，醫律皆置專門學；招良工于嗹尼士佛羅練士，始教民以蠶織；通道而創郵政局，皆至今行之。雖嚴于行法，誅戮大臣，株連至于四千，然英主多類是，漢高明太已然，不足專爲路易十一譏也。收王權于侯服，其周宣王唐憲宗之比耶，法之英主世出哉。西千四百八十三年殂，子查理第八嗣，王姊安得攝政，伐平叛侯，娶不列太尼侯女爲妃，而得其封地，安如侯以意大利美蘭兩部內附，以絕澳婚，澳聯英班來伐賄和焉，內亂漸弭，乃事外拓。查理第八長，乃乘教釁，舉兵入羅馬，逐教皇而降波里王，封其將王之，自

稱羅馬東帝，時千四百九十四年也，是爲法爭意之始。既而澳與嗹尼士以大兵襲之，王以輕兵還西班牙，乃襲取奈波里王，欲再擧而卒，千四百九十八年也。無子，

路易十二

查理第五之裔路易十二以阿連侯人繼，用賢相以治安，省刑薄稅，有賢名，與英丹日聯盟以免外患。述先志，專意復奈波里，下之，又擒美蘭王，破嗹尼士，而西班牙又來取奈波里，敎皇日耳曼帝瑞王連兵拒法，又失美蘭，既見敗於英，遂弭兵，以千五百十五年卒。訖兩世二十年，從事意大利，功卒不成，而法之强自此始矣。

法之始強

蓋王權既復，國威自張；日耳曼帝權日衰，故國日弱；法王權日盛，故國日强；兩國之創同時，而强弱異形於後，則視君權之能集與否，此中古時勢之自然歟！

佛朗詩亞第一

路易十二無子，路易第六孫佛朗詩亞第一，自阿連侯以近支入繼，敗瑞士，降美蘭，適西班牙王沙立曼第五兼帝日耳曼，最强，取美蘭而與法大戰，王大敗，被擒，摯致班京，要割白艮而釋之，國會不肯與，以爲地者國民之地，非王所能割也。班怒，來攻，王誘突厥攻日，乃行成，己又再來伐，乃媾和。沙立曼第五薨法相見，既而瑞典丹麥挪威連法攻德意志而敗，德意志帝取美蘭，封其子，王乃乞師突厥沙立曼合攻德意志之瀠京，德聯英兵入巴黎，乃相會議和，准以美蘭奈波里發蘭德三國歸德意志，德亦歸白艮于法，用兵三十年，無歲不戰，三世爭意大利，凡五十年，訖無寸功也。佛郎詩亞奢麗好武，有漢武之風，傭德瑞兵練之，分七軍，軍六千

編民兵

佛朗詩亞第二

查理第九

新教之大盛

三十年教爭

教禍之慘

，人編民兵，至今爲法，大練海軍，英兵畏之，是時當明中葉，法之兵法律令政治文學日進，立印書局，改拉丁文以法文，西千五百四十七年卒。子顯理第二嗣，兼蘇王與英德兩戰，大破德班兵，乃和，于是班法爭六十年矣。先是蘇格蘭女主美利立，英伐之，法助之，美利嫁法王子佛朗詩亞第二，已而嗣位，時外闢美洲，內改制度，內外無事，法日漸盛，而新舊教之爭起，加頒的朝以亡。

法朗詩亞第二在位十七月而殂。后美利還往蘇格蘭，弟查理第九，弱齡即位。太后加他鄰臨朝，時西千五百六十年也。自路德新教興，法人迦爾文約翰，以高行博學，大倡其說，法人多從之，新教大盛。當日耳曼新舊教爭既起，于千五百十八年，止于六百四十八年，爲三十年教爭，法國三十年，亦八次教爭，又起于千五百五十九年，舊教介斯族哥德侯之誅新徒千餘人，王爲新教長，不早卒，幾及難矣。然新教有那瓦勒親王及波旁族孔德侯將軍谷利尼爲魁，舊教寺改從新教者二千餘所矣。孔哥二侯，以爭教歲相戰，或藉英班爲援，太后惡諸侯之橫，欲其鬭而兩斃，時祖新祖舊而挑之，于是戰愈劇，互有勝負，亦視君后所從違以歸心王室與否，于政權亦互有得失，新教亦時嚴誅禁，時聽自由，后既以舊黨爲不足畏，於千五百七十二年八月，乃紿王以新教叛，借大祭日而大捕之，八日夜坑殺五萬人，但巴黎殺萬人，斬谷利尼，號曰聖巴沙羅米，由虐殺日前後殺新徒十餘萬，而王病狂死。其弟顯

顯理第三

理第三爲波蘭王，急歸卽位，乃從新教，于是新徒得爲議員及官，一切自由，是爲千五百九十八年，哥德侯以破日耳曼有聲威，還破那瓦勒，孔德自稱法國督，而攻王幽之，王走出，遣人刺殺哥德，舊教乃立十六利克，結巴黎議員以抗王，立摩治那侯，爲法總統。既而教士尾王出弑王于車中，爲千五百八十九年，後加頌的氏歷世十三經年二百六十一。

波旁朝

顯理第四

波旁氏

顯理第三弑，國人擁波旁侯顯理第四入繼，蓋最有賢名之路易第九裔也。猶光武之出於景帝七世孫云爾。以第七子別封波旁，故別爲波旁氏，實與加頌的氏同爲一家，雖支屬少遠，而迎入繼統，既非異氏，又非篡爭，並非大亂易朝，與守文世及者無異。而法人必別爲異朝，甚不可解。甚至後加頌的腓立第六，以腓立第三之孫繼統，于腓立第四實爲胞姪，於路易第十腓立第五皆爲從兄弟，入繼大統，名義尤正，歐人法人尤多，古今豈盡得子而傳之，苟非傳子，卽以爲易朝，如斯之例，在歐人中亦不爾，不解法史遽以加頌的分前後二朝，而以前朝爲亡也。腓立第六之至親猶如是，何況波旁氏之疏哉？今以中國人視之則不便，故不從焉。歐人重天而輕父，無祠廟之祀以追遠而收族，故一王之起廢，與民之關係不深，權臣之篡位，與遠支之入繼略相同，甚至迎君于外，嫁女而國隨嫁於外焉。惟市井不驚，制度如故，除二

歐人於移朝之事無足重輕

三親貴有所關係，餘皆視若無有，即有爭位爭地之事，亦當時日行之常，司空見慣，民亦忘之。故苟非異國異種以兵入侵兼并於人者，有奴隸之恐，則歐人於移朝之事，殆無足重輕也。觀權臣大武額與遠支顯理第三之爲國人迎立，視同平等，可推見法俗矣。

路易十三開霸歐之業

黎塞留名相

西千五百八十九年，顯理第四以才賢由疎從入繼王位，西班牙王羅萊內侯皆以故王之親，欲覬覦法王位，舊徒惡波旁故從新教也，乃引班羅兵入。王結英破之，既知國人多從舊教也，乃改從焉，以靖國人，王權乃振，因出財與諸侯買地，侯國漸多納邑者，王畿乃大，顯理常惡列國之爭，民生之困，舉蘇理爲相，積食勸農，除疾苦，弛教禁，欲混一歐土以弭兵，始攻奧而被刺死，千六百十年卒，子路易十三，少而嗣位，與母后美利，交惡用兵，母出奔，既復好如初，王少恩信，非有異才，惟信任教長黎塞留，爲相二十餘年，開霸歐之業，則幾若齊桓公之任管仲矣。黎爲歐洲名相，自俾斯麥前，殆無過之。其策以制諸侯而恢王權，挫寇敵以張國威爲主。新教徒挾英來犯，築堤數十里海上，以截英兵而敗之，於是新教黨悉平，皆受嚴禁，頻討强侯，皆平之，執强侯不用命者誅之。母后與王弟黨焉，並加流放，此眞范睢之說秦王矣。於是擧大兵，南踰阿爾頻山，兩攻班京，三伐日耳曼，取其地，

三十年戰爭

所謂三十年之爭也。與英意荷瑞葡盟，而斷班右臂，於是班亦受盟，兩强折節，而

黎塞留似張居正

黎塞留與姚廣孝皆以僧爲名相

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之武功

法遂稱霸，至今累經變敗，尙赫然爲强國。雖歷世有英主，法民亦踔厲，而黎塞留之功，不可沒也。與吾國張居正，亦遙遙相對焉。乃始派使各國，設京報，其風雨表玻璃鏡火漆，皆製於是時，獎勵工商航海，開東南洋殖民地，通商中國，皆黎塞留時爲之。黎塞留與姚廣孝皆以僧爲名相可偶矣。吾遊各國，見黎塞留像，秀骨稜稜，遊西山見姚廣孝像，乃如伏虎也。君相同卒於千六百四十三年，當明末崇禎十六年也。子路易十四嗣。

路易十四，法以兵事絡始成霸業，最著者也。始卽位，令大將孔德破西班牙，又累破日耳曼，割亞薩斯之地，於是丹人以四城叛，日耳曼內附，既親政，班王親帥大軍來伐，大破之，而割阿爾頻山西與壁魯尼之地，班霸業衰於是役，以教皇辱其使，代之，而割其那維那地，于是東助日兵以拒突厥，內平地中海，南破突尼斯，乃欲北取荷蘭于班，割其法蘭孔的，自是九年爲荷蘭戰。一六六六年，荷聯英班瑞典來戰，不得已暫撤戍兵，而益惡荷，賂英瑞以離其交，乃擢羅窩亞爲帥，大營海陸軍，始加尖刄于槍端，親帥精卒十三萬伐荷，拔二十五城，又陷四州，海車蹂躪其沿海地。時荷蘭王威廉有英名，其將雷的蘭亦能軍，班日援之，皆大敗，荷割法朗剛的地請和。已而威廉敗瑞典兵，率日班大擧來伐，分諸道應之，皆大破之，進取日數城，已而海軍大敗荷師，斬雷的蘭，再伐而大捷，分拔班十四城，于是荷班日皆求和，既而戮新教數十萬人，英日瑞荷聯師問罪，其孫腓立第四爲班迎立，與日

路易十四大王

路易十四不能稱帝之原因

聯即國家

路易十四之文治

在位七十二年

路易十四似漢武

耳曼各國大戰累年，雖一見敗于英，稍挫霸威，而腓立終奄有西班，無牛嶺之阻，歐土諸大國君主，皆日事兵爭，有類戰國，而路易十四盡收侯權，無內顧憂，在位既久，熟于事勢，故成功尤著哉。

吾遊路易十四遺宮，既縱覽其像設，飽觀其遺跡，法人誇以爲冠大地者。路易十四之王也，歐土近世千年中，在位之久，王權之尊，兵威之雄，奢肆驕淫之迹，自稱大王英武之概，誠無其比也。但是時瑞典霸于北，西班牙霸于南，威廉挾荷英而兼王于海，日耳曼則向爲大帝國，路易十四雖武稜四溢，吞幷紛紜，晚且能以子王班，然終爲霸而不能爲帝，則處列國之勢，動皆以聯軍相抗，路易十四無如之何，有時亦俛首受盟，與我聖祖生同時，與高廟行同術，與漢武之雄武奢麗同欲，而地位遠不能齊，比肩多主，究非大一統之帝，而侈然自以爲天日照臨惟已，朕卽國家，豈不謬哉！然勤于政事，雄于用兵，明于用人，名相則有瑪撒蘭盧蔔亞，計臣則有古爾比爾，名將如林，獎文學，開學校，設圖書館，鼓厲音樂，圖畫百科之學，創道上馬車、然街燈，戢盜賊、兵威慴服、拓地四陲、宮館壯麗、聲色懽娛、威儀嚴整、在位七十二年。晚悔兵禍，無一不有漢武之意氣焉，眞英主哉！路易十四，自五齡卽位，在順治元年之前二歲，一六六一年也。其親政當康熙元年之前二歲，在位七十二年，殂于西千七百十五年，當康熙五十六年也。其御宇與聖祖同極久長，

路易十四王權尊大之原因

當時法國王權獨盛之原因

又全同其時，但與聖祖之仁聖異耳，其於高廟則近之。然路易之王權尊大，蓋亦非路易能爲之。蓋自查理第七勝英復國以來，路易十一二，查理第八九，顯理第二三，世有英主，抑諸侯而收王權者，積二百年，至黎塞留而大成，又藉十字軍輸東方文明，大礮既出，城壘難守，故能剷平强侯，而王權復尊，蓋天時人事兼之，非細故也。其王權獨尊于法而不出于他國者，日耳曼國雖最大，而教皇久扼其權，選侯久柄其政，王位空虛如奕棋，而新舊教之爭乘之，日耳曼且因此而分裂，豈惟不帝，侯國且因此並立以至于今，于以養成法國之雄，則以日耳曼帝與教皇同國故也。西班牙亦嘗霸矣，其至桀頡者則兼帝日耳曼，令其時無新舊教之爭，則沙立曼第五復爲大沙立曼以一統可也。而無如適逢教爭內訌，不得逞其雄心，其他則或地僻不能爭中原，或國小無霸基，惟法則立國之遠，與日耳曼並起，分據歐東，土地既大，又不與教皇同國，而無所掣肘，故專心致志，世以剷侯爲事，果能竟其大功，而王權大收矣。既有王權以指麾大國，近與破碎支離之日耳曼爭，遠與僻小之荷戰，自必有勛，苟能大治海軍以勝英班，必成霸業，以法所積之厚，所丁之時，自必有長壽英姿之路易十四出于其間，萬人爲雌以成其雄，非偶然也。列國並立之際，英霸驕奢淫佚如此，亦歐洲霸爭之結局哉？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後此時局移變，不可得矣。故高廟在位六十年，復爲太上，九旬天子古六帝，四代曾孫予一人，十全老人之武功

高朝實結大地一統皇帝之局；路易乃結歐洲列國霸主之局

，福壽盛隆，盡結大地一統皇帝之局，而非突厥印度諸帝所能望者也，後此無有矣。路易福壽之隆長，亦結歐洲列國霸主之局，而非他國所可望。蓋皆積數千年之文明爭戰而僅遇得之者，故路易十四之遺跡故宮，亦大地之瓌偉巨物，可以感慨者夫！

法國革命之原因中國事勢之與法異

何以謂路易結歐土霸主之局耶？凡物極則反，滿則傾，消息盈虛，循環相尋，天之道也。歐洲之地形，既海島交午，其治體復君師錯雜，卽無有能統一而成秦皇者，則威武奢淫，君權至于路易，無以加矣。夫凡列國並立，則君不極尊，民不甚卑。何者？以得罪則有鄰國可逃，仕者則有異國可從，與一統之國，民無可逃鄰無可仕者異也。君處列國之世，既不能獨尊，而路易乘累世之威、乃行獨尊之權、此必不能久、亦必不能行也。有其才以持世，僅能護持其生前，而必決裂于其身後，秦政是矣。革命之事，陳涉最先，而共和不成者，則以中國僅一帝制，無十萬貴族之暴壓，故平等之說，不能出也。中國地大，無主則羣雄爭亂，異于法小，可以巴黎而控全國也。中國民之受害不甚、故民主之義亦不大光，故雖大革命而君主如故也。若法國貴族十萬，壓民既甚，大僧產業，占國民三分之二，此皆中國所無者也。壓力既甚，則抗力因之而生，又有異國可容以大發之，故福祿特爾攻教盧騷攻君之說，大昌洋以轉移國民焉，能攻教者則承路德之後，舊教壓力已除，能攻君者則承倍

英之革命不根於學理而因於事勢

革命共和獨出於法之故

削侯權却生民變

根笛卡兒之從，哲學漸昌，經此孕育而後誕生焉。故革命民權之事，不能在西十六紀以前，而生于西十七紀也。英克林威爾，非不革命，未幾而王權旋復，則以英之大變，不根于學理而因于事勢，與中國同也。英民權之永定，王權之永削，實在彼西千八百三十二年，亦承法餘波所鼓動也。革命共和之事，不始于他國而必出于法者，以歐洲各國侯權甚大，羣侯並强，民能小動其一二，不能全動之也。惟法國削侯權奪侯土久矣，自路易十四後百餘年，諸侯未聞有稱兵作亂者，皆奔走後宮以希王寵，其小侯食邑，不滿千戶，幾致飢寒，故爾時惟一王獨尊耳。巴黎亂民，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圍王宮，撤衞兵，而遷王于市，王權一失，諸侯無力以救之，只有遁逃，故羅伯卑爾等得恣行焉。假令法不盡收侯權，强侯四布，則一有內亂。民定之至易，故革命共和所以獨出于法者，卽緣法盡收侯權之故也。及革事已成，拿破崙以民權之公理，布于歐洲，欲收人心以得其地也。不意根萌日深，故始則日意諸小國，爲民所迫而變，奧普國大君尊，猶未及也。及法第三次革命，全歐幾動，民心全易，而奧普從之，故革命共和之不起于奧普者，卽以强侯猶多故也。今俄民變數十年矣，所以未成，以俄公爵尙多而强故也。凡物之患，常出于所備之外，法累世英君哲相，專志于削侯權，而不知民變卽從此而生，猶宋藝祖專削藩權，而狄禍由此而盛，得失相尋，陰陽互根，故君子不可不知陰陽消息之盈虛也。然民權共和

春秋三世之義

，公理也。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孔子之爲春秋張三世也，于據亂世去大夫，于升平世去諸侯，于太平世貶天子。詩主文王，撥亂存君主也。書稱堯舜、升平明民主

時之爲義

也。易曰見羣龍無首，天下治也，太平也。孔子立義廣大，但未至其時而妄行之，則不可也。君主民主之法度，譬猶方葯也，方葯當對其病，治法當視其時，中國未

法國革命實由事勢相迫

至其時，而或者妄欲師法，是大謬也。近人以民權革命共和之事始于法，多美法人，豈知侯權既剏，而貴族尚壓，大僧占產，又承哲學開明之後，事勢迫人致然，非法人之獨能卓立慓悍而取民權也。是故孟子貴于論其世也。

路易十五

路易十四老壽。殂時子孫皆逝。曾孫路易十五嗣，頗闇庸，然在位五十九年。以西

路易十六

千七百七十四年卒。父子相繼，在位久長，甚似吾康熙乾隆兩朝，亦復同時，故君權益振，子路易十六本仁柔，乃以開議院而受禍。

拿破崙之稱帝

當乾隆四十八年，爲法革命改共和之歲，（西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九年，拿破崙由總統爲帝，幾一歐土，十年而爲八國聯軍所擒，流之聖厄理那島。俄之敗，戰死十萬二千五，凍死十三萬二千，俘十九萬三千，還者四萬二千，自起裨將爲帝至囚廢，凡二十

拿破崙之敗亡

年。行荒島六年，射獵自適，後爲英鎭將黑遊牢凌侮，病不服藥而死，爲嘉慶十六年，（西千八百二十一年）五十二歲矣。後二十年，國人思其功，迎櫬而還，國王腓立第一，率官民臨葬，至者凡百餘萬人，有嗚咽者，則忘其殺戮之禍，而思其赫赫之霸功矣。

拿帝之善治兵，人所共知，吾觀巴黎博物院圖書館，冠絕萬國，所制定民法，至今行之，有能發明藝術器械者獎之，文治之美，可爲後法。與老學士辯論入微，其聰明文思，尤爲難之。且歐洲無起布衣爲帝者蓋愷撒後一人而已。

拿破崙敗後，各國立路易十六之路易十八爲王，貴族大僧咸歸，惟思恢復故產王權，七年而卒，無可稱者。其弟鑄禮第十五，益欲張君權，民不服，乃征非洲之阿爾及耳以洩之。西千八百三十年三月，王乃令散議員，改選法，禁不得自由刻書，巴黎人譁，仆王旗，王命討之，遂與王戰，三日，闖王宮，王奔蘇格蘭，六年乃卒，號曰三日革命。議院迎公爵路易腓立，號曰民之王，明非國王也。再擊阿爾及耳，用兵十餘年，乃擒其酋，嘗入君士但丁，終不克。後大破摩洛哥，時多水旱，民飢困，政黨乃欲行大改革，舊制人死財沒入官，否則歸寺院，至是改之，乃廢世襲，平女權，立四海兄弟會，平財產，去政府。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宰相禁民集會，出兵伍以彈壓之，巴黎府民夜呼，結柵鳴鑼，得數萬人，遂迫王宮，王出奔，亂黨橫行，毀名勝爲瓦礫，死人無數，又復見大革命之亂矣。此二革命起于禁妄出書禁聚會，一夫夜呼，國王出走，蓋巴黎民權之風，積久已成，一觸卽發，而法之君相，尚欲妄行威權，亦太不智夫！

於是拿破崙第三被擧爲總統，始誓行共和政，既得大權，三年，盡擒名士議員千人

歐洲起布衣爲帝愷撒後一人

路易十八

鑄禮第十五

三日革命

路易腓立號曰民王

四海兄弟會

第二革命

拿破崙第三

拿破崙第三之狡詐被擒於普死者七十餘萬

國內無主巴黎大亂

法之封建實同部落

下獄。陳兵五十萬，迫國人奉爲帝，嘗助薩諦尼攻奧，既而背薩而與奧和，得二郡地，卒以驕大敗于普，西八百七十年被擒，死者七十餘萬。拿破崙第三狡黠多才術，其於內治，修堤防道路，定恤貧民新法，置工業學積貯銀行，亦有足取者，但以權術自民主爲帝，凡奸雄之人，抑可推矣。

國既無主，巴黎亂兵大亂十五日，宮館寺署皆焚，死者四萬，殺者一萬八千，又幾再見大革命之禍。蓋巴黎誤信自由已深，動行叛亂，八十二年間，大變數四，君主民主，舉棋不定，卽立憲法，改變亦已十次，其民死亡離散無數，爲大地古今所未有。立爹亞爲總統，至今七易，雖王黨未盡，至今垂三十餘年，政體少定，兵革不事，民保其生，以法革命之事，所關最大，故詳論述之以爲鑒焉。

統觀法事，千餘年來，名雖易數朝，實自大革命前，只有侯封之內爭，而無易朝之大亂。巴黎雖頻被兵，自普大勝法以前，只有英陷北境之大禍，而未嘗有亡國之奇慘。所以能爾者，則衆侯之力爲之也。然諸侯內亂之禍亦慘矣，一旦芟夷貴族，而王室亦倒，可以觀事變哉？然法封建之始，實同部落，甲盧萬之朝，惟沙立曼父子雄飛一統，其餘人主，皆闒亂無足稱。蓋自十字軍未興以前，法僅傳北狄之舊俗，日事兵戎，僅如吾匈奴突厥蒙古，無足道焉。日耳曼尙兼王羅馬時，輸羅馬之文明法律以入其國，法並羅馬之文明亦無得焉。加頒的初立百年，權在諸侯，只有保守

明初中國之文明視法何如

憲法十變政黨七派

法文在歐幾爲正文

，後二百年，爲十字軍之世。晚季數十年，爲羅馬之爭，至後加頒的初代，則與英爲百年之爭。蓋自明成化以前之法國，內則侯爭城堡，人民土沙，外則與班英日戰，暴骨如莽，夷狄之政，野蠻之行，無足比數焉。即觀其十四五紀以前之器物，蓋亦絕不精巧，不過山顚之城堡堅奇，城市之寺廟突兀而已。覽其圖繪及巴黎舊跡，猶可見也。若我則三代漢唐宋至明，爛絢之極，已歸平淡，以吾明初中國之文明，視法何如哉！查理第七復國後，賢哲之君六七作，既抑侯服而振王權，上自十字軍輸我之文明，中自爭羅馬奈波里受羅馬之法度，近自哥倫布後，日事拓地殖民，受五洲之聞見，而後學校漸啓，製作漸精，入國朝來，路易十四乃豐亨裕大，始爲郡縣，收各國之精奇，而哲學漸發明於乾隆之世，即機器之創造，亦在道光七年，以一日之長，遂以教案，輒滅安南，而凌吾國。然是囂然之民，蕞爾之國，政黨繁亂，民俗驕淫，以言其法治無足觀。憲法十變，而搖搖不定，政黨七派，而互軋無權。以言其文明，則猶十齡之學童，而誇于儒林文人前也。以在近世收王權最早，霸歐洲最早，故巴黎有褒倫街及路易宮苑，頗爲壯偉，而法文字亦大行於歐，幾爲正文耳。然非所論於數千年文明之中國也。今學者無中外之學，不考其本來，徒觀其外蹟，及震其百年之霸，而畏之媚之，何其愚哉！

法與英對海立國，僅八十英里，燈火壁壘相望，寇讎婚媾累爭，將千年，然威廉第

英法交通之始

一未王英以前，法英未有交通之事，有謂西十紀時甲盧萬末王路易第四迎立於英，英王以兵助攻亂，爲英法交通之始。然出於或說，蓋當時實無史文。英固七士司交爭，蠻野之至，即法與壤對，不知開闢，不事交通，其交通之具未備，其文治未啓，然則在南宋初時，法之爲法，文野程度，固可推矣。

四　法國大革命記

法大亂在開議院時制未善

法之召大亂也，以初開議院之制未善也。當時民黨領袖人望最高者，莫如伯爵米拉名士伯利名將侯爵拉飛咽，其宗旨不過欲改專制而行立憲耳。乃心王室而擁護之，忠忱固甚盛。

助美自立之拉飛咽誤以美國平等之治治法國致大亂

拉飛咽以助美自立，仗劍成功，吾遊美華盛頓故宅，覩其遺像，英姿颯爽，未嘗不起敬其高義也。然能成大功於助美，而反貽大禍於祖國之法，則以診病未審，方藥誤發也。其方藥之誤，何也？則拉飛咽以美國政治之平等致治有效，欲以美國之政，施之法國，而不審國勢地形之逈異，於是在美行之而治，在法行之而亂也。是猶醫者治病，不審表裏虛實，而以驗方施之，其病在實在表者而效，則病在裏在虛者，必反而不效矣。夫苟但執驗方而可以治病，不待審夫病者之老幼强弱表裏虛實，則天下執一驗方新編，人人可以爲名醫矣，有是理乎？醫一身既無是理，況診一國之病，得其表裏虛實，其理尤難，而謂可妄執他國之驗方，以望瘳己國

法國大亂之原因

參議參政之人多不能讀法令

三十人有一官吏官吏多不識字

之痼疾，其可行哉？悲夫！以拉飛咽之忠勇，下愛同胞、上忠君國、一誤發身親經驗之美國藥方，遂以大毒法國，且自毒其身也。以拉飛咽之忠勇至誠，立功經驗，天下士也，少有不愼，禍毒若是，況無拉飛咽之經驗，而忠誠不及拉飛咽著乎？且夫拉飛咽所持美國之驗方，實天下公理之至也。其要旨曰，人權平等也。主權在民也。普通選擧也。此至公至平之理，聖者無以易之，實大同世之極則也。然孔子早明太平世之法，而必先以據亂世升平世，乃能致之，苟未至其時，實難獵等，拉飛咽不審先後緩急之宜，見義勇爲，遽發權理案，乃以暴斃焉。呼其可傷也！以普通選擧故，當時法二十五歲男子，僅五百萬，而選擧人已四百二十九萬餘人，凡鄉市之吏，任參議參政之職者，多不能讀法令，以此愚氓任官，安得不亂？昔者地方各有自治權，與巴黎不相屬，乃改州縣分全國爲八十三州，三百七十四縣，而市鄉官衙置四萬七千餘，雖百千人小鄉，亦設理事官五人治之，故全國之民三十人，必有一官吏，而官多不識字，豈獨不知治，擴悍橫行無所不至，議員與官吏如此，故釀成大亂也。夫立法之學，至深且遠，以今日美國之久安長治，而法吏刑官，皆擧於民，多議其不能稱職，不若英國，況於法國初變之時，人才尤乏乎？以其擧於民黨，故悍鷙之人，若羅伯卑爾馬喇段敦埃卑爾易伯爾諸人，皆以屠伯之性充法吏，故妄行殺戮，慘無天日，始以除王黨，繼以除異己，不擇善類，不論民黨，互相爭權，流

恐怖時代

民權不得當之害

拉飛咽不免於死

自由毒

血徧地，斷頭臺上，無能免者。首創變法，倡始革命諸功人，莫不戮屠無遺種，以是釀成恐怖之世也。夫議院之有上下，以互相制也，田間少年勇悍之人，與貴位老成謹重之識，相劑而調之，乃底中和，而得中適宜。今以主權在民，只有衆議院而無上議院，民權既盛，慓悍持權，動輒屠誅，人皆不保，故賢士大夫不逃則戮，卽在民獻之夫，良善皆誅，而惟悍敢狡鷙之人，可以在位，故挾其獷悍之黨，日以流血爲事，無復義理之可言！其兇橫有過于無道之秦政隋煬萬萬倍者。以是諸因，民權之害，遂如洪水決堤，浩浩蕩蕩，懷山襄陵，大浸稽天，無所不溺，亦若猛獸出柙，無所不噬，此則喇飛咽誤師美國之毒也。夫萬法之對於人羣，無得失是非，惟其適宜。譬猶藥之補瀉，亦無得失是非，惟其對病，苟不對病，則服人葠一斤者，亦可發熱而死，且藥必加製煉，乃可用也，不製之藥，反可生病。民權固爲公理，然不知製之，乃以不教之民妄用之，此則誤服人葠十數斤，誤飲補酒百石，只自速其死而已。況于服砒霜飲烏頭而又無分兩之度限乎？死矣死矣，無可救矣。法人既入於恐怖，而拉飛咽部下皆入嫌疑刑之戮，痛哉，自作孽不可活之忠勇拉飛咽也！

法未革命之始，先已毀教殺僧，民無教義禮法，以服從其心，綱紀蕩然如猛獸，假于自由，以恣兇橫，無君無師，無教無學，無禮無義，賊民興，喪無日，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乎？觀法大革命七年中而恍然也。自巴士的獄破，衞軍撤，王以一身

巴黎市會擁盜國權駈除異已

米拉伯齎恨以死

破壞猶縱火

再開議院

爲民擁遷于巴黎，自是白龍魚服，喘息需沙，螻蟻噬之矣。至是巴黎市會，擁盜國權，以法爲刀鋸，驅除異已，米拉伯雖欲解散民會，仍擁王室，路易十六君后，亦肯降心相從，后則約會于公園，以釋嫌言好，君則訂予俸還債，以簡在爰立，然新舊兩相之黨交擠之，米拉卒不能執政，以行其君主立憲之策，而齎恨以死。拉飛咽以督護國之大軍，稍資擁護，苟延旦夕，然始則失意于后妃，應得巴黎市長，而失之于革黨伯書，終則民黨漲大，誅戮獷悍，人心全變，反以拉飛咽擁護王室爲非，大功宿望，因此頓失，乃反軍而討之，力已不逮，進退失據，卒爲降虜，流離英倫而死。嗟夫！以二子之才望忠誠，志在立憲以安君國，豈有比哉？然行之無序，遂以毒亂法國，中欲轉移，則能發而不能收。夫破壞猶縱火也，不戢將自焚也。縱火之始，所焚者僅欲在此，而大風忽乘之，則將倒焚，無能自主，且以自斃焉。此豈米拉喇飛咽所預料哉？嗟夫，忠義人望，若二子者，亦可鑒也夫！

西千七百九十一年四月，米拉死。王孤立亂民中，無所恃，六月乃走依布意爾侯，爲亂民截還。出走凡五日，民黨決廢之。幸拉飛咽以護國軍彈壓之，封雅各伯社王室少安，君主立憲之機，賴此一綫，然捕亂民而法院畏不敢問，乃釋之，亂民無所憚，于是復熾。當王出奔時，搜得王之私書，多非難民會之語，用是藉口，至十月再開議院，不許用舊員，于是被舉者，民黨悍猛之人，充斥其間，而貴族王黨，鮮敢

拉飛咽欲以君主立憲定國

及倫的黨羅蘭夫婦及伯書

山岳黨

羅伯卑爾及段敦馬喇

馬喇變法之政見

舉者，其有一二中立之人，皆畏懦不敢與民黨爭，于是平野黨山岳黨出，而大革命大恐怖之期至矣。拉飛咽以一木支大廈，欲以君主立憲定國，以中流人士執政，如捧土以塞孟津，無所濟矣。

平野黨者，及倫的黨也，羅蘭夫婦及伯書主之。此黨多福祿特爾門人，講哲學主無神者，人才最多。

山岳黨者，雅各伯黨哥爾得爾黨爲之，皆下流人士，而羅伯卑爾段敦馬喇諸屠伯王之。以主權在民爲義。昔者北勒達尾州議員會于雅各伯寺，因以爲黨名。漸徧全國，陷巴士的獄，脅國王，皆是黨之議也。馬喇自蘇格蘭習醫，後歸爲新聞記者，巴黎人心爲之大變。其言動曰，非盡殺貴族二十八萬人，不能變法。段敦猛厲，年三十爲政社總經，羅伯卑爾，出路易大學，雄辨而通哲學，實爲革命之主。

是時州郡已變畫地之制，皆聽命于巴黎，于是巴黎市會，實執國權。拉飛咽既失市長，而革黨伯書得之。於是段敦羅伯卑爾馬喇皆爲市會議員，而斷頭臺上之機，人人無能免者，王侯螻蟻，蘭艾同焚，爲古今未有之慘焉！

當路易十六之被幽也，求救於列國，法諸貴族擬立王弟康對公於哥不倫德，亦求救於列國，歐士諸王，多法王宗戚，又慮革命之風潮，波于己國，于是咸止國爭，而

列國聯軍之干涉

立新政府與聯軍開戰

聯軍大疫

革黨之不亡法乃天幸

助法王。奧普俄班及瑞典撒丁，與日耳曼選侯之大國，咸同盟謀法事。自是列國聯軍，七職七解，凡二十四年，死人四百餘萬，皆爲法也。法革黨欲播民主義于全歐，路易十六度民黨必敗，亦謬爲決戰，王政黨欲拉飛咽得兵權，亦主戰，于是改新政府增新兵九萬，與舊兵合十五萬，奧普同盟軍十三萬，直開戰矣。是時法既大亂，各郡邑不聽巴黎之令，各自募兵，爭亂，類于無政府，舊伍皆逃，僅餘五萬，新募卒，未經訓練，隊伍將皆無閱歷，法紀甚亂，而奧軍新破突厥，實爲百戰精練之師，於是諸將皆無戰意，紛紛棄歸。幸奧將持重太甚，與普王不協，然亦長驅而入，與巴黎僅隔大林，惜不敢穿林，普王自挑戰而敗，適全軍大疫，死者四之一，於是撤軍還，蓋革黨之不亡法者，有天幸焉，非人力所能保守也。若聯軍無疫，則革黨覆而全法分矣。

路易之專恃外援

路易之失計

路易既幽，諸將皆請幸其軍，而路易日夜冀援軍之入，皆謝之。亂民要其撤衞兵，又聽之，護國兵請以死衞王，皆謝之。專恃外援，民黨忿敵軍之入以救王，乃由散而合，益思速弑王以絕敵心，宜其死也。路易一誤於拒議會，再誤于撤衞兵，三誤于不用米拉伯，四誤于不倚拉飛咽，五誤于中廢及倫的黨，六誤於不聽諸將及護國兵而恃援軍，於是身死國亡，爲天下戮笑矣。路易固仁厚，能開議院聽民權者，而卽以開議院聽民權死。施而不報，且以囚戮報德，民心之難與亦甚哉！雖有護國兵

路易之上斷頭臺

四千五百，憲兵勤王家千餘人，瑞士親軍九百，然大勢全去，豈能救乎？卽護國兵帥曼達，不被市會之紿，亦無濟矣！至是也，拉飛咽尙負其宿望，乃欲以單騎責議院，則被攻爲變節，布告爲公敵，又不挾兵攻亂民，而身反爲降虜，何其傎耶！當王之將戮，而訊於議院也，從容慷慨，及倫的黨至是流涕嗚咽，力爭其死，卽羅伯卑爾馬喇之酷橫，亦不能仰視，拒敵統帥，杜馬利耶廻軍欲救王死而遲不及。然拉飛咽與及倫的造端于先，勢必難收于後，至是一則詰難民黨，一則流涕力爭拉飛咽杜馬利耶，挾數十萬之兵，不早平亂黨，至是乃憤，則人心已變，徒爲降虜，及倫的黨被誣，通敵助王，全黨受戮，究何補乎？故謂縱火者，能縱之而不能收之，除互殺至盡，如鷸鶉之鬭然，無他途也。法之故事，可以鑒矣！路易之死也，道絕行人，市廛閉業，婦女寺僧，多憤死者，一書賈發狂，一理髮者自盡，人民多以巾拭王血爲紀念，則遺愛已深，非衆怒而衆殺者矣。

王政絕民政始

西千九百九十三年八月既殺四王之後，九月二十一日，開共和議院，則亂經三年，王政絕而民政始矣。于是各黨議員，皆從事革命之入，而主民政者。雅各伯黨稱山岳黨僅卅餘人，擁巴黎市會之亂民爲主而最橫酷者也，羅伯卑爾段敦馬喇爲之魁，及倫的黨人才最多，兼有政府之權，伯書羅蘭路伯等主之，惡亂民之橫酷，而思保守焉。其中立之黨則各郡縣選出之議員也，人數尤多，亦附之，皆深惡巴黎市會山

山岳黨制全勝

岳黨之酷虐無道，思有以制之，然當大亂世，尤橫暴者必銳敏，必得一時之勝，其稍有人心，稍顧公理者，必瞻顧而近于懦弱，則必敗，故二黨皆終歸于虀粉，而山岳黨得全勝也。然以火濟火，亦同歸于盡而已！當開議院之日，兩黨即互攻，皆互以勤王相誣，及倫的黨路伯欲調兵守議院，及易市會議員，本黨衆情瞻望，不盡贊成，僅設十二委員以控巴黎市會，乃執馬拉付之法司，而法司皆山岳黨人，釋之，于是山岳黨人益恣肆自喜，知及倫的黨之無能爲矣。夫及倫的黨，當有議院多數，內閣大權之時，又爲全國郡縣所歸心，其視山岳黨，人僅數十，僅有議院小數之權，若如路伯之議，去之易矣。而不乘勢同心，以力去山岳，則兩雄之爭，必有一敗，少敗則必不自保，事勢之常也。然而及倫的黨必不能以力去岳也，蓋其黨人，多名士學人，研哲理，知公義，行事賦刑，皆審輕重，即其敢于革命，亦由于憐小民之壓制而捨身拯之，蓋本于不忍人之心，而非以殘忍流血，行恐怖法，以攬權位爲志願者也。夫當兩爭之地，有此不忍之心，則必不能妄殺人，既不能殺人，而不禁人不殺己，則必爲忍人所殺矣。于時大亂之餘，飢民無所得食，相率從亂，山岳黨欲勒富民重捐，凡三百四十兆以濟之。及倫的黨事洩，十二委員會捕易伯爾囚之。山

及倫的黨之因循

岳黨令亂民圍議院而請釋易伯爾，捽議長及倫的黨伊斯那爾于壇下，散十二委員會，中經兩日之暇，及倫的黨尚不同心協謀，以兵力去山岳黨，集議紛歧，乃揖讓而

山岳黨盡捕及倫的黨人下獄

及倫的黨名士之慘死

恐怖時代

請退會，惟于釋易伯爾之事，尙爲力爭，于是慓悍之山岳黨人，夜擁巴黎二十八區之市民，部署民兵八萬，大砲百六十以襲議院，盡捕及倫的黨人下獄，其伯書路伯等逃匿，皆被追搜而囚焉。于是全黨名士，皆上斷頭臺，自殺巴爾德至伯爾及奧二十一名士，僅費時三十分，巴黎市長伯利首創革命，與法王弟痾爾良公，及羅蘭夫婦，同時並戮，平野黨議員七十一人爭之亦死焉。葬之路易墳旁，吾輿過而見之。豈意革命諸名士，卽從葬于弑王之旁哉？

是時法國革命之志士，才英民望，一朝盡矣，全法之八十六州，皆歸心及倫的黨者也。皆哀民望，而憤山岳之無道，同興問罪之師。是時勤王黨率聯邦大軍，橫壓法境，其于滅巴黎之山岳黨，亦至易矣。然與勤王黨宗旨不同，諸州主者，亦復意議紛歧，軍事散漫，卒至敗績散去，于是法革命正黨及倫的終，而法之恐怖時代出，大亂綿於八十餘年，流血至于數千萬人，不亡國幾希，誰生厲階，慘禍若是？吾不爲羅伯卑爾段敦馬拉易伯爾埃卑爾等諸酷毒民賊責，而深責及倫的黨諸志士也。今夫奕至小數也，能奕者，不預知六七着，不能圖勝也，卽僅知三四着，可謂深遠矣，然下棋立敗。何況國政之深奧，民變之奇幻，其狀之深遠繁奧，有預算千萬着，而不能盡其害者。今以中國數千年治亂興衰之多故，其事變得失，至易鑑矣。既聚古今萬億聖哲以策之，而防于此者失于彼，所患猶日出于意外，況大革命之事，古今

及倫的黨之熱心救國

所鮮經，常道所未由，卽諸志士當開議院抗王命之時，亦未嘗逆計夫大革命之全局，當革時之變狀若何，既革後之變狀若何，變若何來，若何因應之，且雖有智者，欲逆計之，而事變之來，如風吹火焚，實不能料，則預爲因應之法，亦無所施也。夫以事變之奇幻，欲逆計因應而不得，而及倫的黨在當時，實見寸行寸而爲之，非有能預計將來者。譬猶庸醫，未識病症，而敢妄用砒霜之毒藥，大黃之瀉劑，其不毒殺人者幸耳。夫以及倫的黨諸志士，其學術多出於福祿特爾，以救民水火爲心、能捨身破家、以當大難，以成其廻天蕩地之大業，欲革命則革命矣，而革命之後，坐視兇殘，無術阻之，遂以全黨投於灰燼，而不能少救恐怖之禍，身既不保，生民塗炭，法幾危瀕亡者數十年，則非及倫的黨諸人所及料也。當及倫的黨譁唱革命之時，若預知後禍之恐怖流血，甚於洪水，同事之兇殘害民，甚於猛獸，吾度諸賢之必不敢高言革命也。于何知之？以山岳黨欲弑王，欲加稅，欲虐殺，而及倫的黨皆爭之，既不敵，則全黨請退，其正直光明之槪，仁愛慈惠之心，蓋實爲救國民而來，而非爲爭權勢而起，若宗旨出於救民，不能救而且吮而食之，豈惟吮食之，乃令徧地流血，才哲賢美，蘭艾同焚，無一免者，則雖尼羅之暴臣民，第度之屠猶太，亦無若法革命之大禍。夫及倫的黨以不忍於法民壓制之苦，而惡其君而欲去之，豈忍于山岳黨恐怖之兇而肯從之。夫以路易之仁柔，比之山岳黨之兇殘，孰得失焉？以

流血百廿九萬

革命慘禍及倫的黨所不及料

騎虎難下

法國君主專制之淫威，比之民主羅伯卑爾專制之淫威，孰爲得失焉？夫以區區加富民稅之小害，及倫的諸賢，寧失民心，舍全黨而爭之不肯從，而謂恐怖狂戮賢哲同焚流血百二十九萬禍垂八十餘年之彌天大惡，及倫的諸賢，忍爲之乎？故諸人革命，實出于不忍民之心，而未知適成屠民賣國之擧也。諸人惡山岳黨之兇殘，寧甘退會讓權，而猶不忍調兵捕戮，而謂肯忍屠殺全國之人，宰割賢智，同于羊豕，以爭權勢乎？

豈知當大任臨大機者，少有退讓，禍敗隨之，豈非所謂騎虎不能下者耶？當猛獸對大敵，不能克勝，反爲吞噬，豈非所謂當機不斷反受亂者耶？然鄉曲自好之士，猶不忍妄戮一人，況于志士仁人乎？夫凡能以救國救民爲志者，必具有不忍人之心，況于講哲學，談公理，至以博愛同胞，令人人得自由平等者乎？夫博愛同胞，救擧國之人，置于自由平等之地，雖千歲以後，大同之世，至聖大仁，猶難言之，苟勿遽求其效，但以此爲志，便有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猶不肯爲之概，堯舜猶病，孔佛爲難，卽亦不責求志行義之實，但既高揭博愛同胞之號，則仁心仁聞，自觸于不忍之懷來，已不能如梟鷙之英雄殺人不瞬，漠然不關其心，蓋凡稍言公理者，必有仁質，必有義心，必有輕重之裁量，而不肯襲殺無辜之全黨，宋襄之不擒重傷，建文之寬待燕棣，所以敗也。魯隱之不殺桓公，陳宮之不殺曹操，曹爽之不殺司馬懿，

革命之慘禍事勢所必至

爭奪相殺之患

我不忍彼，彼將忍予，卒反噬也。故當大變非常，仁柔之君子，必以猶豫不忍敗，悍毒之奸雄，必以兇忍捷疾勝，此古今之故事也。及倫的黨既藉亂民之兇，以革王室矣，既日與猛虎遊矣，而欲佩玉鳴琚，以止張牙舞爪，以小惠大讓、而當亂賊暴人，其何異秣薪膏油，以止大火之焚，鑿孔決隄，以悍洪濤之濫乎？夫有救民不忍之心者，必不能妄屠無辜，既不能妄屠無辜，必被反噬而失勢，仁賢失勢，則必屠伯悍賊執政，必至各爭權位，而互相屠戮，內相爭屠，則必多疑，而立嫌疑之獄，以羅織無辜，則必猜忌而惡才賢之人，以剪除異已，積之既久，偪之既極，于是人人但思自保，不復顧有人理，而非常之殘殺隨之，故同志同黨之必互殺，恐怖流血之自然，此非羅伯卑爾之性特慘酷，乃事勢曲折導之使然也。故夫人人以仁讓相處，則安然可久矣；人人以爭殺自保，則慘息相對矣。是故其始也，立憲黨與尊王黨爭，相惡而相殺，王黨敗矣。無王黨之敵，則立憲黨與革命黨爭，相惡而相殺，及憲政黨亦敗，革命黨全勝矣。則中和黨與悍激黨相惡而相殺，中和黨敗矣。悍激黨全勝矣，則悍激黨中和又有極悍與不甚悍之黨爭而相殺。夫既悍無人理者，則必攬權植勢，則雖同黨同心，同功同難，亦必以爭權相忌而相殺，前者既作，後者隨之，迭代更殺，無有已時。朝權暮戮，附葉連枝，飛蜨投火，同歸燼期，蘭玉碎焚，流血橫尸，億萬駢除，獨令奸雄之起，挾兵力而坐受之，乃掃兇殘救水火，民久疫于大

流血數百萬終歸專制

預於革命者無一人免死

及倫的黨倡革命之罪

難，得蒙煦咻，咸忘前事而樂戴依，則復于一君之專制，而數十年數百萬之流血何爲？觀于法革命乎，始則名將喇飛咽杜馬利耶之仁心義望，以欲行憲政，附會革命黨，而卒爲革黨所陷死。中則及倫的黨羅蘭伯書伯利數十人，首創革命，至于成功，而卒爲山岳黨所襲誅死，終則山岳黨中，段敦易伯爾埃卑爾爲羅伯卑爾所殺死，以羅伯卑爾之雄，卒爲黨人所殺。而凡預于革命之役，無仁暴智愚賢不肖，無一人能免者。百廿九萬人，流血以去一君，卒無所成，只助成武人拿破崙爲大君，復行專制而已。嚮使拿破崙第一少戢梟雄，愼保祿位，則世君法國，至今不改可也。然則百廿九萬人何所爲而流血哉？追源禍首，及倫的黨諸志士仁人，不慮事變，妄倡革命，大罪滔天，無可逭也！

法國大革命不至亡國之原因

山岳黨之慘酷

且法國大革命之不亡其國也，抑幸賴羅伯卑爾馬喇諸屠伯悍賊之酷毒，絕無人理耳。當聯軍之入討也，苟非忍心盡誅勤王立憲黨，不論賢智忠仁而皆殺之，則聯軍功成，而法可亡。當大亂農工之皆絕，財政之困匱，亂民之叫囂也，苟非忍心酷毒，盡奪諸寺領僧產，盡奪諸貴族富室大商之物業，則必不足以支國用，而給民食，則食貨絕而法可亡。當勤王軍與全歐各國聯軍入法，全法八十郡縣及拉枉德郡農民義軍之環攻革命軍也，苟非忍酷毒，驅十八歲至卅五歲之公民三十萬人人出戰，不從者殺，則法可亡。盡誅豪富下及農工，令擧國人皆無所措，惟投足軍隊，可救生命

，于是英猛之士咸樂從軍，既有英猛壯士，故可以靖內亂而抗外敵，故法之不亡，賴羅伯卑爾之妄殺以迫成强兵隊也。乘聯軍之不和，勤王軍與義民軍之不睦，乃以極酷虐無道，行其極酷虐無道之策，四面完成，故能自立，此其間若稍存人理，有一綫不忍之心，則無以淸內之異已，無以充內之兵食，無以聚內之猛士，卽無以拒外之强敵，而法國必亡。羅伯卑爾諸賊，行其酷毒之極點，故反得揚其革命除君主之討檄于全歐，此如秦政隋煬之必有所成，張獻忠李自成之必有所立，彼固不雜不蕪，故能堅成一體，但飄風暴雨，必不能久，沸湯烈火，旋卽熄滅，既背人道，豈能有成？破壞既盡，一切空虛，眞如佛所謂大刼焉，少卽滅亡，徒爲他人作驅除難耳，是其究竟者也。而生際其時，居於其國者，人民何罪，蒙此慘劇，耗矣哀哉！

革命之究竟

則及倫的黨，與米拉拉飛咽杜馬利耶諸賢貽之禍也。然則謂諸賢操刀以殺此才智無幸之百廿九萬人，當亦諸賢所爲法受過也。吾國久廢封建，自由平等，已二千年，與法之十萬貴族，壓制平民，事既不類，倡革命言壓制者，已類于無病而學呻矣。好名之人，一唱百和，無賴之徒，因勢謀利，非有深知得失，出于不忍而救民水火者也。當平世羣居，爭錙銖之利，相怨相攻，甚且造謠相殺，蓋無所不至矣。上海相傳至有無三人之黨，無十日之交，蓋僅空唱革命之談，全未有分毫之事實，而惡薄已如是之甚也。羅伯卑爾馬喇段敦，已觸目接踵矣，奚待革命之成，而恐怖之期

我國倡革命之非

我國革命非盡殺四萬萬人不止

以仁賢之人倡革命則亡國愈速

必至矣。但法國革命之時，全歐機汽未行，故革命之徒，得驅市民以當列國，今則兵艦砲隊，皆經百練，迥異法時，我又爲黃種之獨國，白人紛紛，虎視逐逐，莫妙于假定亂之名，以行其瓜分之實，恐吾國革命之徒，雖酷毒至于極點，人理可以絕無，比羅伯馬拉而倍蓰之，然必不能駈市民，而當諸白之强敵也，然則豈止流血百廿九萬哉？不盡殺四萬萬人不止，卽幸能存者，亦留爲白人之奴隸馬牛而已。無論其不應革命及革命不成，卽使果成，此則吾國革命後之效果矣，然則呶呶言革何哉？論者或謂革命可也，惜無人才，假得眞人，義熱實心，以救國救民爲事者，則可矣。惜吾國民智未開，人格未至也，以吾謂無眞人而假託革命，謬談自由，其爲不可，不待言也。假令吾國民智大開，人格皆至，才哲如林，義熱實心救國之人無數，以言革命，則其禍酷必更烈，而亡中國愈速焉。吾國所謂民智人格義熱實心救國救民者，能得及倫的黨諸賢，于願不已足乎。及倫的黨諸賢，皆大哲福祿特爾之徒，一國之才秀，人望歸之，故其敗也，八十六州，皆爲興義師，以爲復仇討罪，然益以增流血百廿九萬人之數，助成魚爛鼎沸而岌岌幾亡而已。若果如此類之仁賢愈多，則其愛心未除，而必不能盡行無道之事，優柔不斷，駈策不前，夫經革命之後，全國散漫，控御無方，內亂並起，而外侮乘之，中國之亡益速耳！蓋行歧道者不至，踏兩船者必溺，反不如羅伯卑爾等，無道已極，尚能專制保國也。今僞慕革命者

吾國事勢非法比

，心儀自由，畏稱專制，浮慕共和，謬事開議，雖操一舟不可行，治一家不可舉，而欲革一國之命，不其遠乎？手搖覆屋之大機，從容退讓以鳴和，而授羣賊以大柄，羣賊乃縱火燎原，同歸于盡，是誰之過歟？不深觀數着之棋而妄奕，猶不可也，無知小兒，弄兵戲火，自殺自焚，已而已而！吾觀今談革命之人，非無至誠義熱救國爲心者，亦頗有文學之士，不察知中外，從其扇動者，皆因目擊國弱，積憤牝朝，無所發紓，鬱極生變，蓋中國甫當開闢，未經閱歷，盲者試步，非有眞知，人云亦云，蓋憂國至極，以爲舍此無由，故不得已而出此也，其憂國之心亦可原矣。然諸至誠義熱之人，其才賢義憤，能比及倫的黨諸彥乎？吾國事勢，其比於法乎？才賢果能比於及倫的黨？吾國果類於法國，其事效亦如法而止，然已流血百廿九萬人，貽禍八十餘年矣。況以吾國比於法之不倫不類，而諸白强國之環伺耽耽乎？果能爲及倫的黨之賢而愛國也，其惡中國之壽而促之云爾！

山岳黨之內訌

及倫的黨既殲盡，議院權亦失，於是兇悍之山岳黨，握法國全權，無敢少睨覦者，而以爭權勢來者，外爭既盡，內訌卽起矣。

山岳黨裂爲三黨

山岳黨魁羅伯卑爾馬拉段敦，於是裂而爲三黨，又相競焉。馬拉者，市民黨，先爲及倫的黨俠女哥爾底所刺，而其黨人埃卑爾旭墨及易伯爾代爲之魁，仍擁亂民，而據巴黎市廳爲樞要，於山岳黨中最殘暴者也。凡破壞一切，皆其黨所爲也。

段敦者，哥爾德爾社之主盟，稍平和，嘗惡同黨之暴，而與及倫的黨結，爲司法卿，有內閣之權。

國安委員會

羅伯卑爾，久據雅各伯黨爲魁，尤梟鷙。自馬拉死後，負其資望，欲專制全法，而徐圖爲王，而與己並名者惟有段敦，則尤忌之。既有安利訶八萬護國兵爲爪牙，乃立國安委員會，掌全國權，在議會之上，使其幕僚十二人桑非古敦總委員會，掌政權，兼收海陸軍。又令哥羅德爾波亞入市廳以分馬拉黨之權，以都馬掌革命法院，又收地方自治權，乃造誹搆段敦與埃卑爾交惡，而助段敦，以殺市廳黨。三月二十日，自埃卑爾旭墨諸渠，及無政府黨魁五十人，皆戮之。四月五日遂誣段敦通王黨，而阻革命，以兵脅議員皆畏之，而盡諾。市民皆譁，然終執而殺之，並戮其黨人，散其哥爾德爾社。

羅伯卑爾之險狠

羅伯卑爾既剪除異己之政敵，又慮同黨人之圖己也，以自保之故，猜疑愈深，既立嫌疑之刑，謀除向之同事，自山岳黨議員及警保委員國安委員民政議會委員皆盡去焉。且揚言於議院而不著其名，於是同事人人疑懼於爲段敦也，密謀之。

羅伯卑爾之被殺

七月二十七日於議院反執羅伯卑爾而誅之，並執其心腹護國兵帥安利訶，革命法官都馬二十人，與其親黨七十三人並誅焉。此則所謂惡毒既盡，將自斃，必無幸逃者，無得而議焉。

渠魁既除，又分爲二黨。殺羅伯卑爾者，爲其親黨哥羅得波亞比羅巴勒內等，專以

恐怖殘黨

悍殺爲事，又甚於羅伯卑者也。是爲恐怖之殘黨，擁國安警保會之權者也。段敦之舊黨收合議院衆黨，名爲焦月黨，平野黨久惡山岳，亦歸附焉。人數遂多，氣勢漸振，乃逐哥羅得波亞而廢市廳，設警察財政二司，以代總巴黎市政，於是數年跳梁之酷毒之市民黨，乃得掃除焉。人心厭亂，於時有良家子編少年軍隊，與護國兵隊

少年軍與護國兵

結合，以助議院黨，隨所在以勦亂民，既擊敗雅各伯黨，乃禁閉革命法院，與革命委員會，殺酷吏之革命法院長甫幾坦比爾及難得斯郡守加利爾，下恐怖黨魁哥羅得波亞十餘人于獄，亂民兩起救之，聚衆至三萬餘人，圍議院，盡逐議員，欲復恐怖之政，至夜少年軍隊救至，大敗亂民，殺山岳恐怖殘黨四十餘人，四六十餘人，竄六十五人，于是七年兇殘革命之山岳黨，誅勦乃盡矣。其後王政黨再結雅各伯餘黨

山岳黨之誅勦

爭權，擁護國兵三萬而起，爲拿破崙所破，是爲西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八月，自革命之事起七年，革命之黨派無數，不論窮兇極惡之山岳黨，平和義熱之及倫的黨，附和中立之平野黨，皆輾轉相殺，同歸于盡，亂黨亂民，無一免者。其始同託名于覆王政，其中覆君主立憲，其後則革命之中，互相屠戮，或同志而以異黨相殺，或同黨而以爭權相誅，于一黨之中，又分數黨，于小黨之內，又分親疏，異黨屠盡，則同黨相屠；疏者屠盡，則親者相屠；人人互相猜忌，人人自圖

流血數百萬成就一專制民主

保衞，究則無同無異，無親無疏，不保不衞，一無所得，只有盡上斷頭臺，以爲結

革命之結果歸於專制君主

相爭必至相殺

共事之難

果而已。其究也，合數十百萬革命軍之流血，以成就一羅伯卑爾之專制民主，合數千萬良人之流血，以復歸于一拿破崙之專制君主，然則所以大流血殘忍無道者，果何爲哉？且夫彼革命者之政論甚高，揭博愛以爲名，彼革命黨之政策無他，以上斷頭臺爲實，彼革命黨之言志甚俠，皆以捨身流血救國救民爲詞，而必日殺同志同黨左右至親，以爲自保。夫彼革命黨能捨身流血以救國民，則不思自保可也。而無如革命黨之徒，思自保以殺人，且至立嫌疑之獄，捕至立殺也。夫革命者果思自保，則勿妄殺人或可保也。既妄殺人，而猶思自保，必不能也。汝妄殺人，人亦將殺汝，安能保也。夫以革命者之必作亂也，作亂者之必無秩序無理義而爭權也。其必至同志同黨至親左右展轉相殺者勢必不可已也。董卓之亂也，卓既誅矣，而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爭而相殺矣。洪秀全之亂也，楊秀清思篡之，于是其東南西北王殺楊秀清而又互相殺也。豈惟亂人，其諸學道者猶難之。凡人談學則易，共事最難，雖有道義至交，刎頸相與，一至于共事則不能相容矣。蓋名譽利害之切身，人人相反也。人既相反，不能不出于自爲，則必相失矣。十年道義之磨礪，不及一事利害之反攻。遠觀于陳餘張耳之交，近觀于曾文正左文襄沈文肅之事，則聳然矣！當曾左之互劾也，曾文正曰：「不意同里起乎戈矛，石交化爲豺虎。」幸而諸公非爲革命者耳，否則諸公必相殺矣。撥亂之擧，事勢至難，名分正而力足，猶未易定亂，況于革命之

倡革者身必死

學，必假借於暴民亂人之力，天下豈有與暴人亂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終亦必亡，不過舉身家國而同斃耳！不解剖割之學，見小病而動操刀，其有濟乎？謬意縱火，豈能定大風之從何方來耶？夫當革命黨之舉事，而語之曰，救國而國將斃，救民而民殆屠盡，凡倡革者身必死，彼必不信，則何不觀法之往事乎！夫既必死而不能救國，則不如早自刎，而勿害多人之少爲愈也。

革命之慘狀

法以革命故，流血斷頭，殃及善良，禍貽古物，窮天地古今之兇殘，未有比之。今略舉其大端，表之以爲前車之鑒焉！

貴族富豪無辜之慘死

西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亂民，始創市廳，募市民四萬八千，焚官舍，燒關門，停百業，破巴黎的獄，殺守將數人，已而亂民廿餘萬，成大兵團，氣焰益熾，虐殺首相弗勤隆及其婿，迫大農輸粟而殺之。凡巴黎貴族富豪有資財者皆殺，各州民效之，皆燒諸侯城，襲吏尹邸，殺掠之。中家人無罪，亦視爲貴族，皆殘殺而掠之。有一縣焚邸第六十七家，掘墳無算，于是富家豪族，皆走外國，議會不敢問。

十萬貴族之逃亡

十七日，王族皆出奔，王黨並從亡。其貴族留者咸被戮，于是十萬貴族，日日逃亡。八月四日，廢封建之議成，則數百年壓制既掃除而亂可平矣。然亂愈甚，蓋亂民益昌，則不止如其向之求望而遂止也。

商工之逃亡

燬全國寺院

無辜死者三千餘人

老幼男女皆被囚殺

擊殺議員六百

掘墳發陵

大索官商民家

十月六日，亂民鏖戰王宮，衞士皆死，挾王遷巴黎。商工半逃亡，財政盡壞，乃奪教會地，占全國三分之一者，值二十萬萬法郎。定法官由民擧，于是狡毒橫恣之小人司民命，而恐怖生于是矣。于是燬全國寺院，崇塔巨刹皆燼，典禮廢，家族亂，法紀皆蕪，而大亂成，法今寺院名勝，不若羅馬者，爲是也。

西一七九一年六月，王出奔，爲亂民截還。王權盡失，王黨二百餘人皆逃。亂民數萬起兵，幸喇飛咽以護國兵平之，死者無數。此亂殺無辜民三千七百五十三，焚屋無數。于是貴族教徒擁康對公爲勤王軍，據來因河而內侵，以聯盟軍數十萬來，州縣亂民四起，馬賽則犯市廳殺吏，老幼男女皆囚，殺囚六十餘人，投尸教皇宮。

六月二十日，亂民圍王宮。八月八日，斐蘭黨主救王，亂民擊斐蘭議員六百餘于道，流血呼號，護國兵總督曼達被刺，瑞士衞兵三百餘騎皆死。乃燒宮殿，破鏡器，焚古書，毀寶器，發陵廟，掘諸名相之墳，焚寺社，毀第宅，法國千年之寶盡矣。其王侯舊蹟，至是一掃而空。

八月十九日，開革命法院，選酷吏主之，大索官商民家，有嫌疑于抗革命者皆捕殺。瑞士親兵都督巴隆巴塞曼侯，著名記者德羅索亞並殺。段敦乃日以殺勤王黨爲事，行大索令，自八月三十至九月一日，按戶搜形迹可疑者，囚至巴黎者日五

囚巴黎者日五千人屠者三百人爲一團

政府爲盜

毀全城市值七百萬

殺及婦嬰

革命宣禮式

千人，以屠者三百人爲一團，每屠者殺百數十人，襲殺亞卑獄，亦盡殺之，襲弟宅寺舍，殺男女老幼，流血成河，殺瑞士殘兵五千四人。自三日至六日，殺孔西爾四二百八十九人，格拉勤舍丁四三百人，他獄千二百二十二人，圍比塞德爾獄，皆非國事犯也，亦盡殺之。乃令各縣鄉皆設革命法院，以刺客三百人充警兵，沒邸寺之財，搜掠富家，脅奪財寶，逢富人于道，則奪其金，白晝盜橫行，政府不罰，且與分贓焉。

西一九三〇年六月，主革命之及倫的全黨被執殺，八十餘州起問罪之師。山岳黨徵兵州縣，少壯皆從軍。圍里昂，糧盡城陷。凡富人有罪，則殺而焚其家，其無罪富人，則錮而沒有財，無知勞民則逐之。毀全城市，凡值七百萬，盡毀寺院，捕市民皆下獄。投尸于河，水皆赤。又毀土倫城市，囚八十聾盲之老者，以其富八百萬也。

拉桂德州人八十萬，歲爲勤王之舉，且守教甚篤，與革命黨不共戴天，募義勇八萬，挈棒提小鎗以爲戰，革命軍以二十萬大兵破之。曼市之潰死者二萬餘，既困疾疫，渡河皆溺死。敗兵八萬，僅餘三千，乃派刺客自婦嬰悉殺之。令最兇惡者爲隊，任所欲捉人民，收產業燒屋舍，乃至犬馬木石，皆仇視之。尚以行刑遲煩，置囚于大漏舟而沉之，名曰革命宣禮式。或對縛合年男女投水中，名曰革命結

革命結婚刑

婚刑。凡臺刑水刑死者一萬八千餘。此外死者三萬餘，河流皆臭，二百里間水赤。鳥雀集啄人尸，魚含毒不能食，舟夫拔錨多獲尸，尸投海者，沙魚海獸嘬焉。

嫌疑刑律

九月十七日，布嫌疑刑律九條。凡有非革命政府悲歎而播言者殺。不責王黨中立黨者殺。口言共和自由革命而與貴族豪紳僧侶及溫和黨通交者殺。不喜新憲法者殺。不效力于巴黎市廳者殺。出入上級人會者殺。曾爲立憲黨喇飛咽部下者殺。不力求自由者殺。急言危論聳人民者殺。凡涉此九者，革命法院皆捕而戮之。法院調查應殺者七十萬人。

得死罪者七十萬人

于是慓悍無賴，皆充委員。亂民益擅殺戮，名將加斯丁以被疑通外敵殺，王妃殺，自王族貴族僧侶，凡有門地資望皆殺。資主銀行大商及有才學者亦殺。蓋以平等之說，不容有才能階級富貧也。農工商賈，漂泊淪亡，不在囚則逃域外，發祠墓，盡仆寺廟，悉收其寶器，移于市廳。既主無神論，大汰僧尼，勒大僧正哥配爾去僧還俗，皆令誓不信教。改曆度，廢禮拜，葬送弔唁祈禱之事，奉娼女美拉爾爲神，立于議院壇上，而衆議員拜之。

發墳之慘劇

于是毀桑特尼之大廟，掘太祖匹賓之陵，發顯理第四之墓，寸斷其體，掘法蘭西士第一及路易第十二之墳，斷其頭又腕而拋之。全國城塞宮殿乃王侯名將相名士之像，以及名寶皆毀焚無餘。亂民賤婦踐踏帝王英雄之骨以爲快。以自然爲教，一切無可信者。故舉古今之信仰禮義皆掃除之，道德廢盡，男

遇人即殺見物即焚

法人民二千六百萬去其四十分之一

女惟淫亂，有溫良純正者，目爲教徒，或勤王黨。非革命黨，即及禍。以服汚穢粗野之服，行兇險亂暴之行，爲愛國之據。吾聞上海愛國社言革命者，皆服粗野而行逸暴，何其類法國耶！幸事未成而未至恐怖時耳。蓋言革命之人，其氣兇兇，皆掃除一切，故不待導引而其歸必如此，可畏哉！千聖教之而不足，一二兇人一日決之而有餘也。此如服毒之怒發，無可醒解，其毒盡則已斃，旁觀視之憐之怪之，無如彼誤服毒何也？若其清醒，豈肯盲從？日發狂舞刀殺人，且以自殺哉！當恐怖時，國囚逾三十萬，但巴黎已逾八千，禁囚會談，惟坐待死。囚車晝夜載道，被捕驚悸，母子兄妹，相抱而哭死別，貴主名媛，相繼屠戮，法官皆兇徒，不詳問，北部求刑使勒班捕近縣民二千餘皆殺之。西部加利爾更酷，難得斯市囚常四千，獄室空空，僅鋪濕草，男以賄，女以淫，僅得偷一日之生，兒童則立斃。當恐怖時，始則刑貴族大僧，中則及地主富室，終則及于縫衣理髮靴匠農民。但其他鄉市，遇人即殺，見物即焚，刀所不及，以火補之。全法人民，人人不保其生，其最反異者，日揭博愛自由平等爲徽，乃假博愛之名，以爲屠隊，用自由之義以爲囚獄，假平等之說以殺奪富資，剪除才望，稱自然之美而縱淫盜，一時之才子佳人；名寶古物，皆汎掃淨盡，比之黃巾黃巢之禍，尚遠過之。而飾絕美之名，以行其兇殘之實，而人或信之。至今吾國人尚妄稱法之自由平等，而欲師之，此則其欺人之甚，而天當羅伯卑爾以嫌疑刑殺人時，日不下三千。法人民二千六百萬，巴黎六十五萬人，殺其四十分之一。初時四千六百一人，至五月四八千二百四十一人。革命黨報自記之，自九十二年九月二

十一日至九十五年十月二十五被刑之數，表之如左：

在巴黎革命法院被斬刑者	一八、六一二
內中	
貴族（男）	一、二七八
貴族（女）	七六〇
僧…（男）	一、一三八
僧…（女）	三六〇
工人及其婦	一、四六七
平民	一三、六二五
里昂	
九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之變被殺者	三一、二〇〇
攻圍中因恐怖飢渴而死者	一八〇
兵士侵入私家所殺者	四五
娼婦之死者	三四八
死于七月二十九日反動變亂者	一四五
囚死者	三二
自殺者	四三
馬賽	

戰死者	六五九
囚死者	七九
土倫	
死于攻圍中者	九、〇〇〇
被虐殺及水刑者	三、〇〇〇
囚死者	一六〇
射死者	八〇〇
投入海中之婦女及兒童	一、二六五
南部地方	三、六〇三
拉杻德州	
男	九〇〇、〇〇〇
女	一五、〇〇〇
小兒	二二、〇〇〇
村落之被盡滅者	二〇、〇〇〇
難得斯州加利爾爲知州時屠毒數	
兒童	五〇〇

名爲革王侯命實則革人民命

水刑銃刑	一、五〇〇
女…（銃刑	二六四
水刑	〇〇〇
僧侶（銃刑	三〇〇
水刑	四六〇
工人等	五、三〇〇
囚死者	八、〇〇〇
自殺者	四、七九〇
姙婦之死者	三、四〇〇
餓死者	二〇、〇〇〇
總計	一、〇二七、一〇六
此外因革命而發狂者	一五、二五〇

此表外，如九十三年九月二日被虐殺于法巴黎亞瓦伊及加爾美等之牢獄者，死于克拉西爾亞威農者，在土倫馬賽被銃刑者，在比德安被鏖殺者，尚不在內。又由此表觀之，凡因革命之變故而死者，概爲中下之人民，而如貴族大僧，仍居極少數也。然則名爲革王侯之命，實則革人民之命而已。人民何辜，遭此大革命哉？

革命黨以自由爲名，今將其壓制非常，令民大不自由，列表于下：

西千七百九十三年春，制定一切物價，凡貨物非市場不得買賣，使吏嚴行監督，如

革命黨之壓制政府之強買

強用紙幣視商人爲國賊

米穀帛牛酪穀粉肉類家畜車馬船舶木材等有關于軍用之貨物，無論其爲原料品，爲製造品，總稱之爲軍需品，制定其價目，政府隨時買之。其價銀則僅發當時極低價之紙幣，强使通用，名是購買，實則與徵索無異。當時物價較三年前之市價，增高十分之三。又禁囤積居奇，各商人皆將貯藏之物品，揭明目錄，即一私人之雜物，亦不許暗藏。勞工所得之勞銀，亦與品物同視，較諸三年之賃率，增加十分之五，政府隨時起勞役或造器船舶，或築道路橋梁，其銀亦皆强用紙幣。尋又因物價及幣價之高低不一嚴禁爲投機業。（投機商探市價買賤賣貴以圖其利者也）視銀行家資本家貿易投機商等，皆爲國賊。如經商于外國，或貯金于外國，均干厲禁。廢匯票，使法國之國產物及製造品不得輸出于外，苟有持英國所產之物品者，則科罪。

三十五億萬圓之空票革命委員會

是時財政紊亂已甚，公家從豪强中，奪得全國之地三分之二，悉行出售，得貲七十億萬圓，以支辦政費軍費，猶嫌未足，乃更增發三十五億萬圓之不換紙幣，（即中國所謂空票也）僅得救一時之急。尋又于全國之市村，各設革命委員會，所委任委員，無慮五十萬人，使搜求非革命黨，悉捕鞫之。此等委員，皆極激烈之雅各伯黨也。其日俸三鎖，計一年總額，實二億三千萬圓。蓋法國當時各黨，類皆俊秀之倫，徒賴國庫以爲衣食，傲于四民之上，而微弱凡庸者，則蟄伏于下，獨負擔納稅之重任。觀財務卿加謨奔之所報告，九十三年八月政府一月所支出之政費，實爲一億二千萬圓，而

一月政費一億二千萬圓

將軍購一戰馬而無財

以嚴令定紙幣與現銀之

民窮財盡

發行米票制限食量

國庫之所收入者，尚不滿其四分之一，于是欲補足其空額，不得不時時發行此不換紙幣。在八月十五日紙幣流通總額，己十五億一千萬圓，而自革命起發以來，所發行之總額，實有二十億四千萬元之多，後猶每月累增一億萬元，因此生計非常惶恐，幣價低落，無所底止，而物價愈騰，民之生計倍窮。時比塞格爾總督比軍，月俸只得千六百圓，其實獲現銀不過八十圓。又總督拉枉德征討軍名訶斯者，嘗欲購一戰馬而無財，特請于巴黎政府發給云，觀將軍猶如此，則兵卒之窮困，更可知矣。

政府財用不足，發行十五萬萬鈔，鈔價大落，于是復下嚴令强禁紙幣與現銀之價格，不得歧異，有犯者罪禁錮六年，因此負債者均以濫賤之幣償債，債主得無用之紙幣，不能有益于資產，而負債者之數，多于債主也。受此怨憤，無所告訴，于是信用委地，平昔之富民漸窘乏，貨物之銷數頓衰，工廠諸業，殆全歇絕，職工勞民失業，無所得衣食。

地方農民亦不願受此極低價之紙幣也。（當時紙幣之價一圓只值十錢）囤積米穀，不肯發售，用是巴黎食米愈缺，警保委員會，乃分遣吏員搜米商家，且發米票，計人口、限制食量，于麵包店前攔以繩，使買主雁行而進，且派警吏，鎮其騷擾，貧民皆不得飽食，遂千百成羣，赴市廳哀求給米，市廳乃白其狀于民政議院，求救助之策，當時巴黎市廳，藉此貧民爲其權勢，故不得不救濟之。議院亦詢市會請，選拔兵士七千人，編

成革命軍隊，分遣于各郡縣，徵發糧食。此兵士皆大猾劇盜，以徵發爲名，強奪民衣食。

徵發之慘酷

有不順者，加以苛責，投之于獄。政府更從議員中，選出巡檢吏十八人，分派各郡縣，強徵軍馬軍器糧食被服等。除馬匹爲農耕工作所必須者留餘之，悉徵發供政府之用。又收貴族亡命者宅第，改爲造兵廠。在巴黎更起一大造兵廠，全國之鐵工玉工，徵發各地之農產物，以頒給巴黎市民。其量實抵全收穫十分之九，加之政府定麵包一封，給價紙幣三鎖，分配于市民，而給用低價之紙幣，實與無價同，不過徵商人以養多數之亂民耳。

勒捐

又收全國寺院之鐘，改鑄一鎖之小錢，益從民間強募政費軍資，譬如歲入有二萬圓者，勒捐至一萬五千圓，餘如麵包酒牛肉米麥菜菓石炭木材乾賂金巾草綿衣等雜貨，苟有隱藏不發賣者，或買占者，皆處死。各市村派公吏隨時入人宅搜索，據商品目錄檢其物品，拒其搜索者，罪囚或死。又隨意制衣物價，以買巴黎市亂民之歡心，而全國農工之窮蹙不計也。

生計界之恐慌

因此財界生大恐慌，全國商業，相繼停閉，工作中絕，幣價益落，買占盛行，市僅餘劣貨，於是入繁盛喧囂之巴黎，如行墓地，令人心意衰落，而貧民之不得食者，至大舉襲議院脅迫之曰，今者民無所得食，除食富豪之外無他法云。

革命政府猶強壓，向來止查定製造品之價格者，今復定原料品之價格。

商界之困促

凡原料品及職工皆收入官不得爲私用，凡營商業在一年以上者，禁無故廢業，或被嫌疑者錮之

所謂自由如是如是

，此時無有合股公司，銀行家大賈被送于刑場者，日有所見。富豪之徒，皆畏縮潛蹤，匯兌家門可張羅，所謂自由者若是矣。今吾國愚者不求其實，而慕襲其名，而主革命者，尙以此誘人，果如所願，則不過如法之淒慘困苦而已。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能幸免。其懸法革命之拓影，以爲覆轍之鑒夫！

革命之原因

法國何爲而起大革命也，法封建僧寺之貪橫，稅斂刑法之苛重，民困苦不聊生，其可駭可悲，實中國人所未夢想者也！

封建

吾國地大，古之封建，率千數百里，卽極小之子男附庸，亦有地數十里，夫地大則民多，卽使封君稍無道，而多取於民，亦易供給，且我春秋封建時，民稅于諸侯大夫者，王者卽不稅之。又無大僧寺院之捐納，故民猶易支。若法地僅二十萬英里，

法地僅如四川一省

其視吾四川一省，僅較大四萬英里耳。此四萬英里作國王自領，而全法國有貴族十萬，是猶我四川百縣，每縣有一千封建小國也。夫每縣有一千小國，則僅如一鄉之大而已。法民當時二千五百萬，是每封建國平計，不過男女二百五十人而已。及近革命之時，侯封削除，尙餘四萬，則每縣地尙有四百小侯，亦不過一鄉而已。平計男女，亦不過千人，其二十五歲以上之男子，全國六百萬人，則每侯國，僅百五十人而已。

貴族十萬

貴族之尊驕汰侈

破碎微小，僅如中國一小地主，而貴族與公侯之號，尊驕汰侈，自侯族以外，尙有家宰及治民羣官，皆仰食于此數百之民，其諸侯在此么麼境內，皆有專制君

生殺征稅之權

權，設宰官，張警吏，稅官捕役，法吏書記皆備，牢獄絞臺，生殺刑威，皆自專之，恣意征稅，任情徭役，按戶派金，揣肥量瘠，侯不自理，委之宰官，宰官不自理，委之稅吏，稅吏不自親，委之差役，層層中飽，層層敲剝，或故入人罪而沒收其產，田十年不耕者，亦沒收之，江海船沈，亦收其漂泊物，其他營苑囿開道路築橋梁營城壘之事，皆役其民，不發工金。

役民不發工金

夫以此數百之民，而供應此尊侈之君侯，繁多之官吏寺僧，及君吏之妻子奴婢，其何以堪之？以故棄家行乞，散走他國，山童田蕪，淒涼滿目，民愈少而地愈荒，地愈荒而侯愈貧，侯愈貧而苛征愈甚，民困愈不可言矣。本領之封君征徭，既如此其甚也，此外國稅，尚有免兵之征，後遂為人頭之稅，雖無產業者，亦復人征二十法郎，下至負販菜傭，亦收四法郎，不少寬假，否則沒收家產器物以充公，其不出免兵費者，二十以下至四十歲者，皆充兵籍，輒終其身，故奸宄之人充斥焉。

免兵之征人頭之稅

終身充兵籍

又有所得稅，凡生計所入，取十之一。其鹽稅人二金，合一家衆口，少者十圓，多有至八十圓者，歲分四期征之。其田穀所穫，領主之侯稅百之十五。寺僧稅百之十四。王國稅百之五十三。農民所得，僅百之十九。

所得稅鹽稅

王侯又時以鹽關雜稅制賣與豪家，並賜以刑罰牢獄鞭笞之權。豪家以重金，購得稅權，必加重稅以取盈餘。不得則嚴刑以要之，或縱恣輕減其親舊，而加苛于怨嫌者，民是以沸怨焉。

以重金購稅權

領主藩侯之專橫

部民嫁女必與領主陪宿

其領主藩侯之待其部民，專橫無不至。有獵歸而焚其部民二人，以火熨其足者，凡部民嫁女，必先往領主陪宿，乃得與夫婚焉。王侯大僧權貴既多，皆有生殺刑威之權。夫人貴女，又與夫並，小民誤觸，即犯刑網。王侯法例雜出，無所統一，一國三公，無所適從。或以怨怒施刑，或以豪強見勳，或以異教見惡，既投牢獄，任施酷刑，或傳背於輪，首足屈垂。或繫身於架，膝股加鋸。首碎號絕，慘莫甚焉！觸地犯罪，銜痛無訴。吾遊巴黎蠟人院，尚見革命前各刑具，捫之心慴也！

飢民

當是時，法民衣破衣，居敝屋，食草根，或黑麵包，生計類牛馬。其歲飢則餓莩載道，雖以巴黎豪富，在午前七時，求麵包於市不可得。一邑人民四千，飢民仰賑者已千七百人。巴黎人七十萬，仰賑者六十一萬人。一鄉戶僅十數，男女不嫁娶者三十

有子不舉畏無以養

餘人。有子不舉，畏無以養也。自路易第八時，西千七百十五年，以大飢死人二百餘萬，去法人口三之一。其後仍歲薦臻，惡疫流行，道饉相望，人棄稼穡，土地荒

荒涼之慘狀

蕪，即沃土亦隔歲一耕，收穫愈少，民困彌甚。各州郡民有但以胡桃烏麥爲食者，體羸血枯，少女若嫗。貧丐十百連羣，各郡邑窮民仰賑，皆以三四萬人，即巴黎近郊，亦復人烟稀少，行路斷絕，有行四十里，僅遇四人，更行二十里，僅見三戶而

百人不得一人識字

無一人者。當時民困既極，生計闕乏，自無知識，百人無一讀書識字者。法人民之顚連愚蠢，可憫可憐，殆中國人千年所未聞未見，而未能夢想及之者也。

封建之害

孔子之非封建

吾以法國封建情狀，推之吾中國無可比焉。當黃帝堯舜禹時，凡分萬國，至湯三千國，及周武時千八百國，此皆如今土司，重稅淫刑，當亦不可聞問。然未有大于吾四川一省，而封建十萬國者。以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計之，禹貢九州，五倍于法國，則法封建五十倍于禹時，百六十倍於湯時，至周則通道於九夷百蠻，疆域益大，不止五倍於法境，法之封建，三四百倍於周時矣。春秋戰國之大國，若晉楚齊秦，則與全法等，益不類矣。卽計春秋初年二百餘國，春秋之末數十國，法之封建，殆千餘倍於春秋時焉。然孔子生春秋時，已深惡封建之害民，日譏而去之，蓋凡有封建，卽有公卿大夫士千百數，皆食民而役民者也。雖以文王之號稱仁聖，然靈臺靈囿之築，已取於民力，而不給工金，其他封君之淫用其民，視爲固然，不待言矣。故築城築臺，役兵爭戰，無國無歲不爲之，故孔子深惡而力救之，凡有力役兵役皆譏之。貴卑宮惡服，而戒峻宇雕牆淫於原野，不得已而定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孟子亦頻稱不違農時，穀不可勝用，而譏時君率獸食人，言之如此其痛切也。若夫稅斂苛重，尤痛言之。凡初稅畝作三軍，皆以爲大戒，哀公之時十稅其二，有若猶令其行徹法，十稅其一。當時民有井田，皆由官給，孔子由惡其二十稅一，稅過重，乃定十一之稅，與其徒大呼，而欲改革之。孟子告梁齊滕諸君，開口卽言什一法，尤夥詳矣。漢既一統，聽民買賣其田，乃行三十稅一之法，然民猶有徭役任兵之

我國歷朝之稅法

苦。魏周隋唐，復行口分授田之法，每夫授田五十畝，而分租庸調以征之。及中葉

兩稅法

授田之制不行，楊炎行兩稅法，亦仍三十稅一之制。其後世有仁主，代有減租，以元代混一宋金，而天下錢糧，僅二百萬兩。明萬曆時，尚不過三百五十六萬兩。然尚

一條鞭法

地丁分徵，是時吾邑龐尚鵬爲福建巡撫，乃創定一條鞭法，將丁役應徵之庸，攤于地稅，至國朝康熙三十六年，聖祖乃命全國通行之。于是全國數百年，永免丁役，且定制後世不得加稅，其羣臣有請加稅者斬；後嗣帝有加稅者，不得入太廟；故至今二百年，中國田稅不加分毫。自江浙承宋世官田之稅，畝有三四錢銀以上者，爲

我國之薄稅

至重矣。卽吾南海之徵，併地方官吏一切之折色火耗幾加數倍，然畝尚不過一錢八分耳。若天津等處，有畝僅收銅錢十三者，是僅當各國一仙耳。今以日本考之，每田百元稅五元，地方稅不得過五分之二，則每田百元者，收七元，若吾國如新甯者，每畝價五百元以上，照日本稅，應每畝三十五元矣，而今新甯稅尚不及一毫八，

各國稅率與我比較

是尚不及日本稅二十之一也。夫日本之稅，三十而一，美稅二十二而一，英稅二十而一，德稅十七而一，法稅十六而一，意稅十五而一，奧稅十四而一，西班牙稅十三而一，而吾中國稅千分而一。蓋以薄稅而論，卽今美國尚遠遠不及我國，況其他

我國薄稅之故

乎！此何以故？蓋自孔孟以來，諸儒日諷其省刑罰薄稅歛之言，以爲至仁之政，而世主亦統計朝廟會同設官養兵之用已足，故聽其說而賦稅得日以薄也。然所以能若

此者，以封建既廢，一統一君，宮府之願欲易給，設官甚少，養兵亦極少，故行極薄之稅，而綽綽有餘裕。若聖祖薄稅之制，尤爲中國數千年所無，亦爲地球萬國古今所未有。而康雍乾百年間，用兵于準回青海西藏者數四，拓地萬餘里，而戶部之庫，

我國時勢與法之異

尙常餘七千餘萬兩，此正當法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三朝，我之一統薄斂而民安樂，文學咸興，與法之封建厚征，而民困苦蠢愚，相去何如也？豈有道里可計，而巧曆能算之歟？法豈止不能如本朝，又豈止不能如漢唐宋明，以比之吾三代封建之世，凡其封建十百千倍者，其仁暴亦十百千倍，民之苦于苛征暴刑者，亦十百千倍，當春秋之侯國，孔子已深惡其刑斂之苛暴，況之千倍苛暴于春秋時者乎？以唐宋之征稅，比今法稅已甚輕，然陽城道州民詠杜工部三吏三別，聶夷中賣新絲新穀之詩，鄭俠流民圖，其激切已如此。若如法封建制，征罰之繁苛，田稅至十分之八，比之魯哀公之二十而五，過之四倍，民更何堪！況又有人頭稅所得稅鹽稅及賣稅豪家之紛耶？觀法封建征稅之苛重，民敝衣敗屋草食，餓莩相望若此，其孰能忍，此平等所由倡，自由之說所以起，革命所由生也。試問中國有之乎？中國既無二十佛郎之人

法國稅率與我國之比較

頭稅，又無十一之所得稅，又無夫家十圓之鹽稅，又無百之十五之侯稅，又無百之十四之僧稅國稅，又無百之五十二之苛征，而僅千分之一，民生惟有田者，納此區區之稅，外此一切營業築室蒸酒皆無稅，蕩蕩然自由，若無田者，即營商千百萬金

，尚不湏納分毫于國，又無賣稅豪家，聽其苛重之事，直至咸豐時兵亂，始有征商稅千分之一，民所怨苦者，即此千分之一稅而已。而或者昧昧不察本末，乃欲引法之革命自由，以行于中國，以爲無病之剖割，其類否乎？其當否乎？

中國因苗舊制，刑雖重，然自漢文帝隋文帝後，已改去肉刑，法律統一，舉國相同，貴賤平等，雖帝者無道誤殺，尚畏史書。其餘自親王宰相，不得妄殺一人，有者科罪，訟事惟知縣乃得決獄，佐雜官不許問焉，違者罪之。其知縣不平者，可上控于知府，知府不平者，可上控于臬司，臬司不平者，可上控于督撫，仍不平者可上控于都察院，且叩閽焉。雖親王宰相督撫，皆可控也，又有御史可風聞入告，以達民隱，天子殺罪人，湏經秋審三次，必湏三宥，不得已然後殺之。近同治後，督撫乃借軍興例殺人，安有以稍大于四川省之地，而有十萬侯可操刑殺之權，令民無所訴者乎？夫以法當吾兩省之地，吾問官僅二百知縣，二十知府，及臬道數人耳。近者多設讞局，派候補府州縣爲讞員，亦不過多數十人，計兩省可訊民訟行刑威者，無過三百人，而法則十萬侯之下，有無數之刑司，僭正皆操生殺之權，是一法不止三十萬之作刑威者，是刑官千倍于吾也，其逞淫威，所不待言。況酷刑至毒，而法律不一，民無適從，惟法官之意。有以詈神小罪，而遭屈首足于車輪之酷刑者。夫以司刑者之多，而法律之無所適，民眞無措手足之地矣。中國有司，非無妄施酷刑者，若

酷刑非法律所許我國之自由

企籠夾棍之類，固時有聞焉，然非法律所許也，只與私人相毒同科，則無可議也。故中國人苟非與人有訟，可終身不至公庭，只有教俗，乃所浹被，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有司之政，有終身不干及者，況于刑乎？卽今萬國文明，亦無能比，以視十萬封建之法，其相去何如哉？若夫一侯出獵，熨足二人，民女將嫁，領主先宿，此野蠻之俗，尤中國有史數千年所未聞。問有豪强奪民妻者，雖在親王，刑誅無赦。昔澂貝勒以恭親王議政之尊，身爲其子，而以幽禁民妻囚禁，若在督撫卿貳，有娶部民女爲妾者，立行革職。以吾所親見，若陝西巡撫馮譽驥是矣。而安有民女將嫁領主先宿之蠻行若是者哉？地方官有妄殺一人，法皆徒死，夫以吾督撫之尊，

法國刑法與我國之比較

國僅二十餘人，守令亦少，僅二千餘人，而不能少肆，若蕞爾之法國，卽其國王，亦與吾督撫等耳。而下有十萬諸侯，可先宿民女，而行獵殺人，淫用非刑，淫暴壓制如此。此平等所以倡，自由之說所以起，革命之亂所由生也。試問中國有此十萬諸侯淫暴壓制否乎？而或者不察本末，妄欲以法國革命自由之說，施之中國，以爲無病之呻，類其否乎？其當否乎？

僧侶之貪暴

法之大僧數萬，貪暴專橫，奸淫婦女，佔奪民地，無所不至。當其十八紀之時，占法國田地三分之一，皆免稅役。而權要之官，乃至中職及兵官將校以上，皆爲貴族所充領，平民不得一官半職焉。夫同是國民，而以門族限人，此尤壓制不平之事也

貴族之專擅

。貴胄據高，英俊沈下，苗生山上，松屈澗底，不平則鳴，此豈能久忍者乎？況復蕞爾法國之王，而微晗喇之宮，費至二百兆，別苑二十九、離宮十二，宮人萬六，

王宮之侈泰

宮馬四千，鹵簿二千，廄舍御厨，各費數百萬，獵巡無數，侍從宮禁侫倖十萬，歲費無謂之俸數千萬，侈泰若此，尤足買怨，以秦始隋煬之一統，猶以驕侈之故，以數年之間，大召革命之變，以亡其國，況如法者，衆惡兼備，過于秦始隋煬遠甚者乎？此平等所由起，自由之說所由倡，革命之變所由生也。夫晉室之貴族淸淡，則石勒倚嘯，咸陽之宮殿嵯峨，則項羽焚燒，此王衍所以遭排牆之禍，而楊廣更先上斷頭之臺也。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師曠曰：「天豈使一人肆于民上」故首懸太白之旗，組繫軹道之旁，革命之變，乃義所在，湯武豹變，應天順人。

革命之義吾所固有

劉邦李世民應運而興，除暴拯民，君子所與，此吾國故事，最古而最多，不煩遠引之于法國者也。若使吾中國而有十萬淫暴之諸侯，占國地三分有一專横之僧寺，舉中國平民，不得任權要之職，則鄙人必先奮筆焦唇而倡自由，攘臂荷戈而誅民賊。革命吾國自有之義，豈待譯書之入，先盧騷福祿特爾而力爲之矣。然試問中國有此否乎？國朝禮樂文教，皆述周公孔子之餘，政治法度，皆循漢唐宋明之舊。八股弓

我國之平等

石之愚民，因乎明制；科舉選補之用吏，多屬漢人。將鎭皆可起徒走而致，公卿皆可從科擧而得。尙慮宗室親王之恃勢凌民，至禁不得出京三十里。封爵極少，間以

我國之大革命蓋在秦世

迷信神權者宮廟必壯麗

大功得爵，只有祿位而無土地，亦無僭寺之能縱橫。雖乾隆之世，帝權最尊，壓制最甚，時有焚書禁論之苛忌，而亦多蠲租興學之仁政。我中國乎，凡法壓制之苛害，蓋無之。我之大革命，蓋在秦世。我之享自由，蓋自漢時。凡法政之苛暴，大約在我中國三四千年前各土司之世，或間有之，而有書傳以來，侯國已大滅，神權不甚迷，已無有如法之十萬淫暴侯者矣。昧昧我思之，佛蘭克起于深林游牧之野蠻，甫成國土，卽分爲部落，所謂封建者也。當客特衮維之建國分封，如匈奴蒙古諸汗之分諸部名王云耳。其後漸入羅馬，法律宮室什器，乃始稍有文明之制，乃以縱其奢淫，益加精麗，此如鮮卑氏羌契丹女眞蒙古之入主中華，亦復有汰侈絕倫者，非有道法也。微睬宮雖窮奢絕麗，與高洋建鄴宮二十六丈之銅樓同耳。石虎之建築宮寺，何嘗不極麗，卽今遼金蒙古之遺宮殿寺廟，何嘗無極壯麗者乎？然究于文明之治法何關也。蓋凡迷信神道者，宮廟必極壯麗，自埃及之啓羅，巴比崙之尼尼微，希臘之哥林比亞，印度諸佛回之寺皆然。而緬甸之野蠻尚有黃金廟數所，大者一塔至高三百尺，爲全球所無，豈得以緬甸爲文明耶？歐土在彼中世，千年黑暗，彼亦自言之矣。當此時之人民，食色之外，不知讀書識字，惟事佞神野戰，純乎吾蒙古及緬暹之俗，卽十二三紀時經十字軍輸阿喇伯文明而少變，宮廟器物，稍有精美者，然緬暹人雕刻甚精，惟讀佛典，則亦緬暹人之比而已，終不能脫野蠻之俗。至

全歐之封建

明末班葡荷蘭驟闢新地，國驟以富，製作日精，新器日出，新理日創。至十六紀路德既創新教，倍根笛卡兒出後，哲學日盛，然在國初時，路易十四方霸之世，英機器未出之先，各國雖有學校，但其貴族學之，未及平民，議院既開，則辯護士設于京都，中等之民，漸有知學者，終不能及于外郡僻邑，以及小民。當其時全歐皆封建貴族，法貴族既十萬，英貴族一萬五千，奧貴族二萬，普及日耳曼各國三十萬，除此四十三萬五千貴族，及數十萬大僧外，其餘數千萬人，皆佃民奴隸，無立錐之地，無入學之事，蠢蠢男女，衣食如牛馬。政不逮下，學亦不逮下，一切人權不逮下，內事壓制，民不聊生，外事戰爭，殺人盈野，此三百年中，歐洲始破蒙昧，雖有新器新學，僅比吾戰國之世，皆不能比吾中國一統時之文明也。吾中國二千年，改郡縣後，既無世諸侯大夫，人人平等，無封建之壓制，民久自由，學業宗教士

我國之美俗

農工商，皆聽自爲之，外不知兵革徭役，上可爲公卿將相，學校徧于全國，僻壤窮鄉，亦多讀書識字者。儒教成俗，人知忠信禮義，而不待密爲法律以治之。至今歐美人，皆稱吾國人之信義，抑于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雖未至耶，亦庶幾近之。其宮室器物之不精，外觀似甚愧于歐人，然不足愧，且更可有矜焉。統天下而考之，凡迷信神道者，宮室偉麗，凡多立貴族者，器物精奇。苟非若今機器盛行，治尙平等，教以道德者，勢必尙儉，既以深惡諸侯世卿之汰侈，而虐取于民，則必矯之，以

我國進化之程度

苟完苟合，故楊琯爲相，豆粥蘆簾，雖功臣郭子儀才臣黎幹之奢，爲之屏姬侍，罷騶從，毀樓閣，宋賢講學，皆以敝車羸馬爲美德，冠敝不更，室壞不修，則以爲賢，其奢汰者則必小人之歸者也。無鬼之論，既以哲學而大明，科擧之行，又爲大夫而不世。迷信神權封建貴族之世，皆過之已久，平等自由，若今惟美國有一二少能比我，但異于一民主耳。美當今日，機器盛行，工商致富，故宮室器用亦精麗，然試考美國五十年以前，未有鐵路之先，一切正與我國等耳。吾別有詳證考之。今淺人以美今日之富强，動稱其文明自由，亦愚而不知考矣。是知我之宮廟不麗，器物不精者，益以見我國之無神道之迷信，無侯國之壓制，尙道德而貴廉讓耳。比之歐土之舊，豈不益見進化之高乎？吾聞桂滇諸土司，惟其子弟，得考試服官，而禁民不得讀書，故土司人少識字者。賦斂繁重，惟意所欲，子弟甥舅，縱横貪虐，民有財產，輒謀傾陷，或假以罪法，而沒收之，故富民有貲，不敢令官親知之。諸官親有姿首者，土司取之。次及其親，亦將行新婚，而必佯土司宿者。故民貧困，敝衣破屋如牛馬。吾聞安南緬甸之政，亦有同者。及遊南洋爪哇考巫來由諸王，若吉德彭亨吉隆大小霹靂與竹渣井里汶諸王，其貪横淫暴之政，與吾土司正同。今吾國人爲大地主于爪哇者，部民尙有七日之役，惟所命，有法堂以訊訟，見則屈身長跪，尙

我國之不愧為文明上國

歐洲之進化在近數十年間

有其餘威焉。吾國人未知法國百年前之俗，未知歐土五六十年前之政，可遊滇黔及南洋爪哇，觀巫來由諸王與土司治民之政俗而同一縮影也。其治法與我中國，何啻天淵，此吾國人所以數千年自負為文明上國，而以夷狄鄙夷一切國土之由來也。彼大進化，乃在數十年來耳。以言工藝，則自華忒之後，機器日新，汽船鐵路之交通，電光化重之日出，機器一日一人之力，可代三十餘人，或者能代百許人，于是器物宮室之精奇，禮樂歌舞之文妙，蓋突出大地萬國數千年之所無，而駕而上之。以言政治，則經道光十年道光二十八年法國兩革命之變，歐土各國，咸生民變，貴族盡倒，道咸之後，各國皆開議院而與民權，于是比意自立，德國合并，皆在我生數十年前後之間。嗣是歐土戰爭少戢，文學大興，小學行强迫之教，徧于國民，才俊與政議之選，不限貴族，立法出自議院公衆之論，民訟皆有陪審辯護之人，人民皆預聞國政，有選舉議員之特權，國王皆隸于憲法，無以國土人民為私有。醫院公園聾盲啞校博物院藏書館，都邑相望。公館壯麗，獄舍精潔，道路廣淨，為民之仁政，備舉周悉，法律明備，政治修飭，彬彬矞矞，光明妙嚴，工藝之精美，政律之修明，此新世之文明乎，誠我國所未逮矣！今且當舍已從人，折節而師之矣。然此之新文明者，乃皆開于道光之世，盛于咸同之時，僅數十年之間耳。若我同治中興時變之比于諸國，未為晚也。今雖稍遲，然我數千年冠絕大地之文明，視彼數十年之精

我國之強易於反掌

以法國擬中國之不倫

言革命者爲喪心病狂

美，其何有焉？取其長技，擇其政律，斟之酌之，損之益之，斷之續之，去短取長，一反掌間，而歐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以我文學聰敏之人，忠信禮義之教，順而導之，一則後來居上，故事簡而功多；一則地大物博，故舉輕而成速；一則我舊俗本平等自由，蓋無新舊教之爭之攻，無封建貴族之逐之去，一片白地光明錦，受和受采，在加繪畫，故不勞而成，不煩而治，但行憲法，講物質，一轉移間，而國有霸業之基，民有富樂之實，兵船旌旗，既横于海外，宮室什器，自美于國中，天下强治之易，未有若中國者也。以吾文明之本皆具，自由平等之實久得，但于物質民權，二者少缺耳。但知所缺在物質民權，則急急補此二者可也。妄人昧昧，不察本末，乃妄引法國夙昔野蠻之俗，壓制苛暴之政以自比，而亦用法國革命自由之方藥以醫之，安平無憂，而服酖自毒，强健無病，而引刀自割，在已則爲喪心狂病，從人是庸醫殺人。鄙人八年于外，列國周遊，小住巴黎，深觀法俗，熟考中外之故，明辨歐華之風，鑒觀得失之由，講求變革之事，乃益信吾國經三代之政，孔子之教，文明美備，萬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極，誠不敢妄飲狂泉甘服毒藥也。凡萬國政俗之初更，志士學人，閱歷必淺，既寡書傳，又未親遊，但憤于積弊，恥于國弱，發憤太過，張脈怒興，故未及深思，輕爲舉發，故皆欲先行破壞而後徐圖建設之功。卽法之盧騷福祿特爾諸人，亦不無閱歷短淺輕于言論之咎。夫舉事能規其後

，發言能見其極，論義能得其平，懿惟難哉！況夫法之暴政壓制，實非人道，諸人執筆，發憤不極，豈能撥亂世而反之？我中國平等自由已甚，與法全反，立憲之後，恐更有加重征稅密增法律之事。吾恐革夙昔自由之命，而國人一切舉動，益不自由耳。有慕法之革命自由者，其深思明辨之。

美法之相反

春秋之譏潞子也，潞子之變法也，離乎夷狄而未合乎中國，狄民怨之，中國不救，是以亡也。今世之變法者，其不爲潞子者幾希也！俄帝亞力山大第二之與民權也，大反其先帝尼古拉專制之政，大赦奴隸，聽報論學士之言論自由也，始則頌之，繼則攻之，帝不堪而易其令，則弒之矣。故論者謂亞力山大也，猶自決提而自淹也。夫人心之願欲，至無已也，得隴望蜀，其求無止，既求果矣，則求刄以食之；求刄而不與，則怨之；既與刄矣，又有求而不應，則反戈焉，此必至之勢也。當法之公選舉議員于人人也，至公至平，有若美國。大付之于無階級無資產之民，于是桀悍之亂民得厠其中矣。彼庸知美國至公至平之事，郎召法國流血成河之事乎？夫美法之新舊，至相反也，美起于新地，毫無舊積，一片白地，舉用平民，至公也。法妄用之，則爲大亂大災矣。故同病同方而異效，視乎其體之少老强弱也。創議者但知召集，而未定決議之法，又未審國民之情狀，黨派之內容，宮府之志願必不同，上下之所求必相反，而不知預計之，以此合衆，必潰而無成，豈惟無成，必亂而生災。

法王路易十六有愛民之心，而無決斷之才，依違宮府，號令數易。既召一國之望與謀變政，忽乃行專斷而散之，則反覆足以失人心。既調重兵以彈壓之，乃忽而受衆偪而解兵，則孤立足以釀亂偪。夫龍之騰也，乘風雲而翻海波，其在沙也，則螻蟻制之。將之威也，擁士馬而秉斧鉞，其獨行也，則一夫擒焉，國王何以異此乎？人心失矣，重兵解矣，王之立于民上，猶土梗塊壘耳。敬神者跪坐拜之，不敬神者則拋擲碎棄之，經此數變，于是法之大革命成而君弑朝亡矣。自西千七百八十九年五月五日（乾隆五十四年）始開議會，以王散會故，巴黎編義勇四萬，刼武庫鎗砲，亂民十餘萬以七月十三夜破巴士的獄，射殺守將及巴黎守長，脅法王撤兵擁之至巴黎，而巴黎六十區亂民，升成市會，無級序，無條理，無政才，不過求食之飢民悍者，假藉之以掠奪貴族之財及權而已。全國鄉邑，皆仿巴黎逐官吏而擧人自治，招鄉兵二十餘萬，亂民自推擧將校，工人貧婦，白晝持刀，首相林勒薩被殺，官吏皆逃，貴族富豪皆被殺，燒領主之宮城，焚吏尹之衙署，有一二州數日間燔第宅六七十家，掘墳墓無算，擧國大亂，國民議會畏而徇之不敢問。十七日王族及貴族富家皆挈眷亡外國，王黨不避亡者盡殺焉。

法國革命之效

當時雖極亂無理，而千年封建壓制極惡之政，藉此盡滅去之。國會議定廢藩權，凡人役稅隸農盡免，舊藩狩獵權裁判權皆停止。罷寺僧十一稅。停賣爵令。凡公民皆

法人所流血以求之自由其最重要者我早有之

我國平等自由已二千年

出版之自由

信仰之自由

得爲文武官。減死刑。去長子嗣產制。取寺產二十萬萬佛郎爲國費。聽民領其地。保護財產。聽信教言論出版之自由。限制國王虐殺刑。于是舊日藩下之農工，皆脫壓制而得自由。貴族平民，皆得平等。小民皆得有地，至今法國有三百五十萬地主。國民議會開兩年，掃陷廓清，等于新朝之更革，改定凡二千五百五十事，此其最大端，而大有益于國民者也。法後雖改民政，然實益于國民者，除民權選擧外，豈更有過于以上數者乎？此法人所日夜大呼，以無量英雄之血，購得之自由平等者也。而平等自由之四字空文，又今吾國新學所終日大呼者也。然試問法人所以無量血購得之自由平等，若以上諸事者，若廢藩權，停舊藩之狩獵裁判，免隸農人役稅，民得爲文武官，則我國秦漢時已久去其弊，久得此平等自由二千年，在羅馬未現之先，六朝寺產彌天下，經唐武德沙汰僧尼，已盡奪寺產矣。在日耳曼混一之先，其餘保人民財產，聽諸子分產，聽信教自由，聽出版言論自由，則自漢晉唐以來，法律已具有而久行。故佛道景教大行于六朝之時，聽人信仰，出版言論之過悖謬者，非不有時而禁，而數千年無有立文部察人出版之事，則比今立憲國，號稱聽人自由而仍有文部檢查者，且更寬矣。是故空言之自由平等無界者，我不知之，然萬國皆有法律，實無一切聽人自由者，若法人所矜誇以無量血購之平等自由，則我國久得之而忘之，騎牛覓牛，不知何求也。今新學師法人言革命自由者，請無以其名，而

我國之得平等自由當歸功孔子

以其實，則何不一考法人所得平等自由之實物乎？法人得此，亦既全國二千五百人稱萬歲，我國人以孔子經義之故，經秦漢大革之後，平等自由已極，今知之，應大呼孔子萬歲，應大呼中國人在地球萬國先獲平等自由二千歲而已。

法國失敗之原因

凡呼號而求食者必飢人，呼號而求衣者必寒人。凶年荒旱，餓莩載道，則其呼號求食尤甚。若其食前方丈，八珍充腹，必無有呼號求食者矣。諸生考試，夢想科第，艱難負笈，若既通籍，則不復再以科第為念。薄宦筮仕，家貧親老，則求差求缺，捧檄欣然，若拜相封王，則不復再有升官之喜，若必再求進焉，則楊再思之欲作一日天子，死亦無憾也。人人欲作帝王，而帝王只有一，則只有相殺而已。今法人之求自由，乃凶年荒地之餓夫求食也，老名場之諸生求科第也。吾中國之不復求自由，則富家之饔飧已飽，學士之科第已成也。而妄者引法國以動中國人，是已飽而再强食，勢必裂腸而死。已位極人臣而再進，必為楊再思而後可也。今後生少年，不知其由，慕自由之便于己也。亂舞傞傞，至以絕父母攻師長為維新能事，此則誤于服藥，而毒中于身矣。是非後生之過，而庸醫不審病，惟妄開方藥之殺人也。于自由平等之外，法人欲以美國之政理，行之於法國，乃提出權理案，曰人權平等，曰主權在民，曰普通人民有權選舉，此三者誠公理之極也，但法人行之則太速也。法當時舉國之民，讀書識字者尚少，豈獨不知政學，乃至不能識國會布告之法令，以

若斯之人格，而聽其握選舉之權，握政議之權，又令司法之官，皆聽民舉，則又握法權焉，彼惟有縱其悍戾貪橫之性，以仇異已，强者肆其殺戮，貪者肆其刼奪而已。夫以政學之博大，法意之深遠，專門碩學，名臣老儒，猶或難之。古今才人，曾有幾見，而謬戾百出，不可勝指焉。乃以付諸不知學未經教之人，暴狠恣睢，有同猛獸，只有攫食人肉而已。此法大革命所以生，恐怖期所以至，而流血百廿九萬所由來也。法人若知少止，俟全國人皆學，乃漸求進焉，則可免恐怖之大禍。而得隴望蜀，冒進不止，貪求無厭，不知別擇已之宜否，妄慕美國之人參，而法人服之，化爲烏頭也。

夫天下之同病異藥者多矣。吾見日服附子有若果餌者而病瘳，此虛症也。有日服羚羊角爲茶飲而疾瘳者，此實症也。然病症之爲虛實，至難辨也。若使實症而誤服附子，則必斃矣。吾叔父玉如公以誤日服附子而死也，吾至今痛之。若使虛症而誤服羚羊角也，吾一族弟又以此而死矣。若法之與中國，其病本易見也。而庸醫猶誤引之者，則未嘗望問診切，而僅以數萬里傳聞之一二，遂發方藥，其奇謬狂愚，不可思議，安得不令服藥者發狂而將斃耶？嗚呼！

法革命之慘酷，古今無比，其造因由于壓制過甚固矣。而英美立憲之風，激刺而來，適哲學大興，政府焚書禁版，各士皆逋於英，益發舒其新異之論。福祿特爾創無

法國革命之起點

神論以攻教，盧騷發民約論以攻君，諸名士一倡百和，倒入本國，舉國男女，日讀其書，而心移俗易，巴黎集會，無人不談自由平等，無人不攻教疑神，于是革命之種根，隱成於國民之人心矣。

法國開議會之始本原已差

法革命之禍，至於弑君易朝，死者百廿九萬，可謂彌天之大禍矣。而其造因，至隱至微，禍患多發於隱微，而常出於人所不覺。石勒羯兒，孫秀小吏，而能致晉室邱墟，生民塗炭。嗟夫！伏分釐之炸藥，則可以燎原破城，民岩可畏哉！爲民上者，曷其奈何不敬。夫法之始三開族議會也，出於籌餉不足而求之民，非有合宮明堂公與國人之心，本原已不正矣。然當壓制之朝，不以威力，而託於集議，亦庶幾於漸與民權，可與爲善者矣。然當哲學大明，民約平等之論，乘以飢饉薦臻亂民彌滿之時，而創議之人，閱歷甚淺，徒慕公議之名，而不深究公議之法，夫民情可靜而不可動，易集而難於散，以黨派利害之至相反，而決議從違之至難定也。若以專斷行之，則不如仍行君權而不必召議矣，若不以專斷行之，而聽議員之自決，則孰肯舍切已之利害，而從人之論乎？若以多數取決，則黨人之孰爲多寡，而多數黨之能與朝旨合同與否，甚難定也。且夫輿論之所指決，必與朝旨大相反，與權貴大相反；且有要求奪朝權於萬難驟行者，朝廷與權貴，能屈已而從之乎？若能屈己而從之，則朝廷之權驟掃地，權貴之寵驟衰失，必不可忍也。逆知將來民權之必伸，則一忍

而百忍之可也，是不如一切早全與之，而不待其求而必不能也。夫要求既深，朝廷必不能盡捨其權也，則不能不復行專斷也。有一不遂，則民怒起矣，蓋民既得權，有不遂其求者，則以爲朝廷復行專制也，爲我民公敵也。弱者怒於心，强者怒於言，合此一國豪俊之人，因機乘釁，一旦翻然，則大變作于俄頃矣。衆怒變後，將皆順之，以姑塞民望，則亂人知朝廷之易與，而一切勒索無不至，朝權已盡，而廢弑易朝聽之，固朝廷所不願也。大衆變作而不聽之，必鎮以兵，則上下交鬨，仇釁永結，終無解時，內訌糾紛，外釁乘之，間隙迭生，不知所以善其後也。故夫集國衆之大事至難也，創始者無慮終知敝之謀，無見微知著之識，無果敢勇決之才，苟焉爲之，事變繁生，防於此者起於彼，扶于東者倒於西，至于敗也，乃始以謀以力彌縫之，未有能免者也。夫吉凶悔吝生於動，國會者，動之至大者也。橫覽各國立憲國會之故，爭權興釁之由，至今泚筆，猶爲兢兢也。夫立憲國會之爲公義易知也，其變難滋繁難圖也，勿徒美其名而輕擧之，若法其尤者矣。

變易政體之難

法之與中國通商自明末西千六百十三年始，然當元時先交通矣。一千二百五十三年，法王路易第九遣比利時人路布路幾斯至蒙古求和，蓋其時成吉思可汗，始居阿爾泰山麓，出兵征伐中亞細亞，兵威所至，戰無不勝，攻無不取，侵及於東亞細亞十之六七，飈飛電掃，直擣裏海，略窩瓦河界，而迄於裏海東陲，路布路幾斯道經其

法國與中國通商之始

成吉思汗之偉業

地，但見髑髏塞空，尸骨枕地，皆成吉思可汗戰勝諸國，戮其鯨鯢所封之京觀也。是時俄羅斯波蘭匈牙利西里西諸邦，皆爲蒙古游騎所及，屢被抄略，聲言勢將西下，歐洲君臣，罔不震懼，法國故有是行，由君士但丁啓程至哥羅米詣敦河，道經窩瓦河，最後抵烏拉河，其東沙漠浩渺，一望無際，過此入蒙古覲可汗，周歷其境，由阿斯達干高加索隘區而回。往返之時，約計兩年三閱月，曾游蒙古營壘，得見宋人人，知有中國之言語文字，此爲最先法之通中國，實自此始。

德國廉瑪選王宮拓影

Köln a. Rh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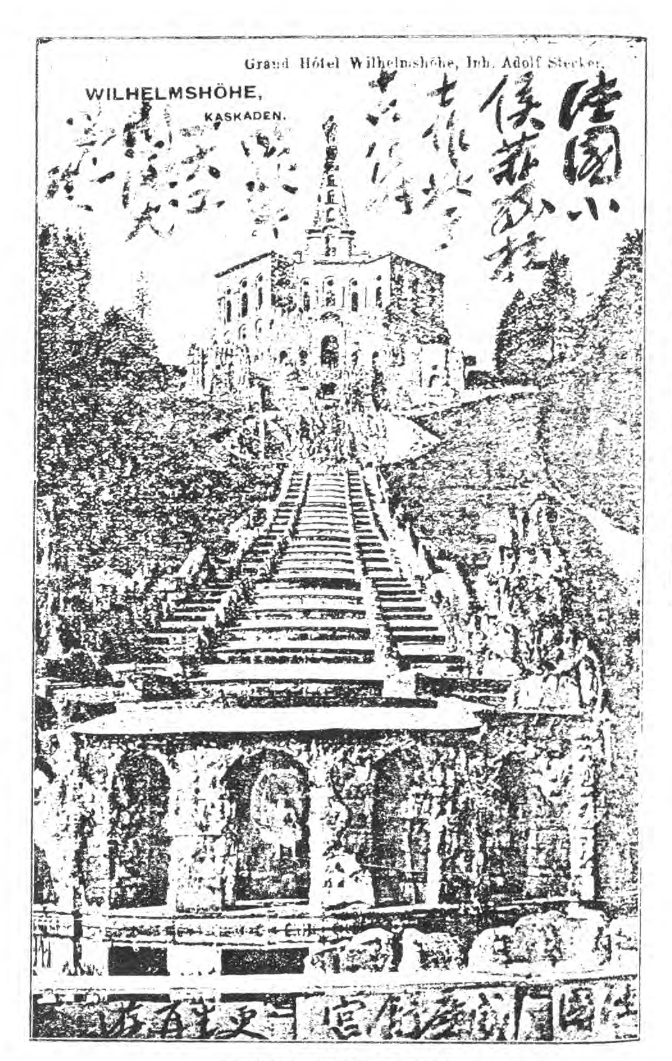
Dom, Westseite

更生歐遊[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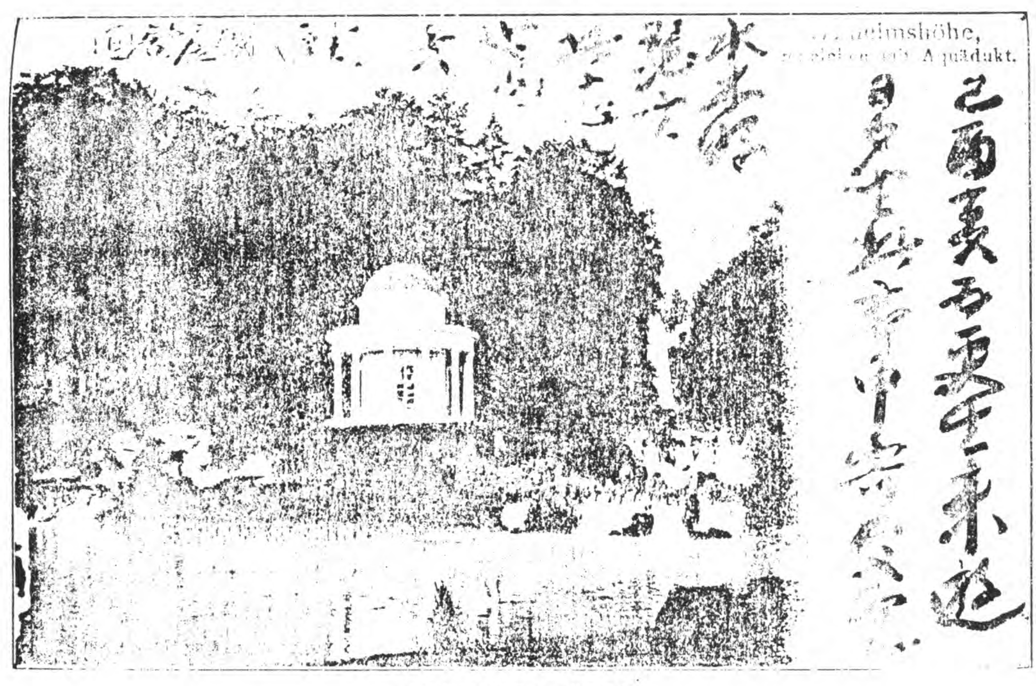
德國佉論塔創自宋
理宗時至同治十二年畢
凡八百年為宇內工程第一

德國佉論塔拓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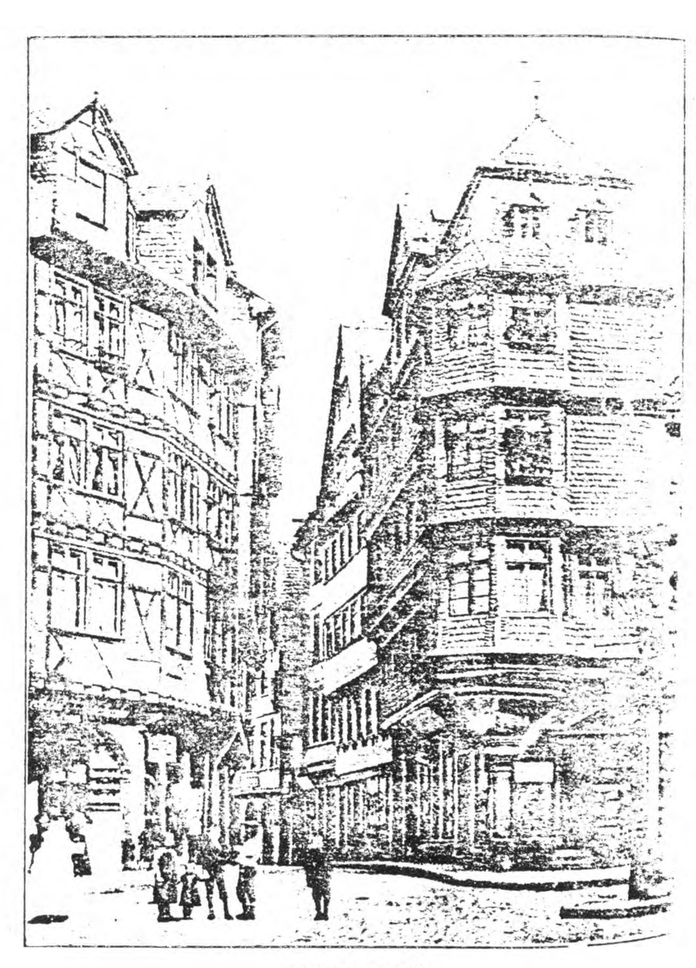
此宮依山上下凡三十里噴池凡八十一高八百殺機動則噴泉萬孔霧發山顛平臺上抗七層之塔塔顛威廉舒侯赫孤拉士自鑄赤體像高十丈其杖作室有窓可望外景法路易十四微賒喇宮亦仿之可謂歐土第一園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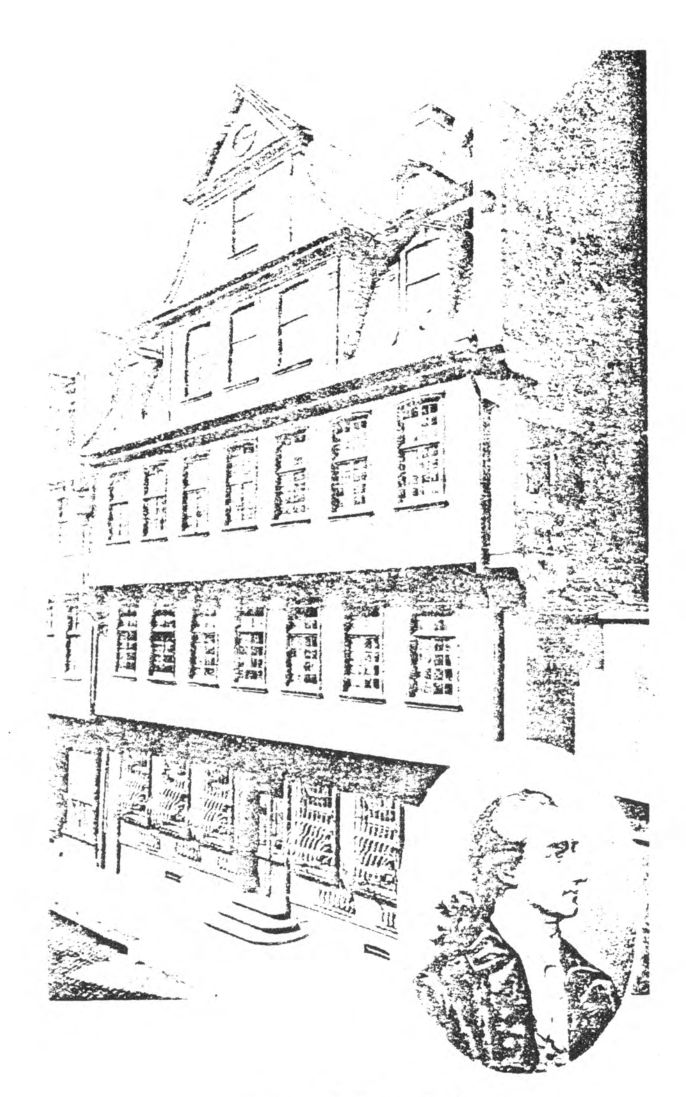
德國威廉舒宮拓影



德國威廉舒囿拓影



路德宅拓影



詩人駃梯故宅拓影

補德國遊記序

吾遊德國久且多，九至柏林，四極其聯邦，頻貫穿其數十都邑，接其都人士，遊其工廠官府，本其史譜，搜其圖像，考其風俗，總而記之久，且多佚略，不及其十一，乃倦而歸。客問於余曰，子歷覽萬國殆盡矣，何國爲善也？答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夫固各有所長也。如言治國乎。則德爲第一，德國之成上治也，古之以道德爲化者，非所論也。若以政爲治也，昧昧我思之，則大地古今萬國，殆無能比也。古者之不及也，則物質未修，機電之器未備也，今各國之不及也。夫美法則自由太甚也，英則自尊不進也，餘則小國寡民無力也，否則守舊也，是以今德獨先也。夫德三四十年前，小國雜亂，百政不修，猶不齒也。及破法一統後，百度修明，于是大躍爲萬國冠。今者德乎，武備第一，政治第一，文學第一，醫術第一，電學第一，工藝第一，商務第一，宮室第一，道路第一，邑野第一，乃至音樂第一，飈舉驟進，絕塵而奔，天下萬國進化之驟且神，未有若德者也！其理由固多，然以憲法之民權爲體，而以英絕之君權爲用，或亦國競時一最新式之政體耶！略以歐美近世政體論之，自吾嘉道五十餘年間，彼爲君民爭政之時也。又五十餘年，餘波蕩及全亞，至吾光緒四十二年亦立憲政，則全地移風矣。自道光二十八年後至今憲政日盛之時，而至近二十餘年，威廉以英辟專制治德，爹士以英辟專制治墨，兩國遂大治。若法爲自由之太祖，敗績不振，乃至英爲憲法之先師，亦瞠乎其後，或者自由太甚，則痿而難舉耶！甚者美至平

等，而近者麥堅尼羅斯福二總統，亦日收權，嶄嶄起頭角，豈非新式之治法又將出世耶？蓋治法無常，如醫方然，惟在適時宜民，非必參朮苓草，遂能起病，而天雄大黃，無所用也。游于全德，法鑒其爲治與其效，慮其心以審世之變，與治之宜，無徒以已過之治體爲泥，而以今行之實效爲斷，則德之治乎，豈非有可採鑒者乎？吾國之變法也，苟勿誤其途，折衷損益千百國而採其尤效者，以吾土地之大，人民之多，十倍于德，然則致效之速且大，尙可逾於强德，而何有於他國歟？故詳述之以待採鑒者焉！甲辰遊德曾草遊記，失落數卷，今補寫以示國人。光緒三十三年冬康有爲。

補德國遊記

柏林再遊記

南海　康有爲廣厦撰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十一月十九日，自瑞典行，極目鋪雪盡白，二十夕到柏林。

再遊柏林王宮

孤非士室有銀尊，刻各國旗，有銀樂臺，高丈許，重八千啓羅，可容樂手四十八人，門貼金絨封爵，室皆衣長帔，臨議院之殿，金花穹白，文石柱上下銜金，麗極，已在西一千六百四十年，當康熙時已盡麗如彼矣。

武庫圖畫遺物甚多

非特力第一加冕圖，百解倍位甚莊。其西一千七百零六年戰法圖亦在，大非特力七年戰圖，及謀於諸將圖，以一小侯國而抗奧法俄三國，又有其離雪圖，英姿睿算，誠絕人矣。有西一千六百七十五年非伯連戰瑞國圖，俄普奧合兵拒拿破崙工約圖，法拿破崙第三遣使遞降書於卑士麥圖，戰丹奧二圖，大非特力之名將詩頓擒拿破侖之名將螺嘘像皆在，畫於麟閣者耶！新砲有一時放二兆彈者，價二十兆墨，古砲則西一千六百八十五年，當吾國初時，尚用石彈，進化之速，亦可驚矣！

再遊威廉第一故宮

入第一室，下刻花板，壁上陳銅器甚多，一貝桌有山水形，過文石穿廊，穿非特力室，入賓殿，有勝法圖。旌旗士女擁接，成功之威，如玆二柱，以俄摩色石爲之。入密議室，威廉與俾士麥毛奇計議處也。陳俄贈碧石器十數，懸始封之荷烟匃論壘圖，今在湃認域，卽有邰家室，至可念也。石梯登樓，金闌甚華，廊旁圓玻花室，有埃及文石盤，書室有大非特力兒時像，已如乳虎食牛矣。左桌右屛分兩間，左室皆俄孖喇希石爲之，食室碧磁爲之，圓穹室上繪雲氣，有俄大玻盆，穿舞殿，宴殿七十年矣，上懸各侯金像，上穹刻畫精甚也。

再遊博物院　有羅馬王尼羅像，赤體不襪，以布裳作搭，故知羅馬文明，不如吾國也。希臘像三十六，皆移從希臘者，在耶穌前三百五十年，刻甚精。苦行賢人的阿迦尼士像存焉。非洲木魚大有七尺者。吾國物有四大玉瓶刻鐘鼎，皆康熙年物，有御製西番蓮詩玉冊，乾隆玉茶碗三，有八寸綠松石屛，畫刻碧及刻獸之碧露犀三寸許，有乾隆丁巳御題玉册，皆內府難覩之珍品，傷心哉何以至此！

再遊歷代先王遺藏殿

有封太子圖，一授墨鷹徽章，一授金章，有朝元旦圖，夜十二時黑，一時光大放，各貴族趨朝，相見握手。有德元銀婚，元帥嗅后手圖，佉論蔑士大僧來朝圖，新開廟圖，皆可考其典禮。德主長帔二丈，冕章作黑鷹，韠銀繡手套，廣五寸，威廉紀功銀亭，大四尺，金冕作頂，中立威廉，

功臣環列威廉所戴白羽弁存焉。戴此則舉軍先走，以死爲事矣。聞威廉待兵甚厚，皆與握手，或撫肩，故甚得士心，其成功亦有自乎！有非特力小轎，扛以二人者。大非特力善樂，其笛猶存。先公孤非士帽亦在。有牙床刻花五，几二架。有西一千四百四十一年德主詩伽士們封普先君于荷烟匑論圖，大非特力戰荷圖，有作中國室以玻間畫，又鏡內鑲小鏡，置燈，上懸像而下又鑲鏡，頗詭妙。一室貼中國雲鶴絨也，普先君失頓爲大將軍時偏袒衣如今匈牙利。

波士淡舊京記

波士淡故京，舊宮六七分峙，而吾最賞歎者，迫披路士壁宮也。此室雖古，而雅妙絕倫，倚岡麓而臨湖波，長橋通處、老木森蔚，中現樓塔，光景絕佳，蓋普開國王非特立威廉創于十八紀者也。其建築布置絕異，長廊通門，廊橫直各二方，殿爲內外室，爲書室，外爲六角殿，後爲八角高殿，上旁更着六角尤高塔六角，殿外又爲小方殿，突兩室外，又爲高下二圓塔，其高下方圓曲直尖之妙，可謂盡矣！其陳設皆甚古佳品，六角殿爲茶室，前臨噴池，有門下階，碧草芳花，置中國瓦鼓，長松蔭焉，至幽勝。後殿上穹作多星射形，極詭。過數書橱，所藏皆十四紀者。入長方殿甚高，上穹作白垂花尺許，極清異。又出一圓穹，上有周廊，下爲食殿，刻畫皆峨特式。自圓穹分前後室，又過四室，室各異式。自廊登樓，以峨特式，尖突白灰作穹，花及壁花壁紙，襯白灰條。食廳金像十。浴室僅以布障。樓室室穿長廊，至威廉臥榻，皆素木，畫圓穹林，爲讀書見大

臣處。書桌上置架，下樓通兩廊，陳遺物甚多，他室亦精潔，此宮不麗而雅，曲折古妙，誠可摹仿也。每六七過，輒徘徊不能去。

生蘇詩宮亦數過，其宏深幽靜，噴池旁引白石像十數，大非特力英雄之像，獨立碧草綠松中，流水涓涓，令人忘其爲宮庭也。宮中一室爲館窩朶處，榻桌猶存。而窩朶法大哲學，今譯日音作福祿特爾者是也。大非特力之好賢如此，宜其强也。君后各一室，有大非特力自製之紙畫屏，食殿金花穹，白文石柱，大非特力寢殿帖金花，即坐而死於此。其石像目神烱烱，大非特力與窩朶，皆短小如中國人，而一雄一英，遂移易德法，人才所繫，豈不大哉！

十六日自柏林出遊溫氏湖，距柏林二十一啓羅邁當，烟水明媚，直通舊京波士淡，雪色滿湖，此道馬路整而廣，夾道人家，最華妙新整，多有園林，蓋德之富貴第宅別墅多在是。屋式詭異，亦近漢堡，然終不如漢堡士篤吉哋士巴登之精妙。吾聞滿的加羅屋最華，然不過屋瓦多用五色，此外皆不如。統歐美而論之，園宅終以漢堡士篤吉哋士巴登爲第一也。波士淡草木盡脫，故宮臺壘，雖屹然于湖山中，無復有夏秋間之華妙矣。多間柏林公園亦荒落無可觀，巴黎褒論園亦然。蓋全歐多景皆冷寂，雪後泥融，滿街皆污，雖以德人之整潔，然亦三日乃能掃之，他國無論也。瑞士多景頗佳，然雪後亦皆盡污泥，終不如瑞典之徧地白玉，故深冬歐土無可遊，惟瑞典獨絕耳。是日欲行已晚，次日十二時乃行，乘電車以便歇住，查考風俗，又重經此路，風雪蕭蕭，光景頗勝。二時至卑烈住，鄉屋卑小，僅丈數尺，與中國北方同。而童兒滿街，德境鄉落皆是，足見人丁

之繁，蓋德自勝法以來，三十餘年間，添人丁逾三千餘萬，居原數十分之六，大地誠無其比矣！二時過沙梨河，河不甚廣，雪流澌澌，橋前有環垣數尺，內爲兵房，甚矮小，金字瓦如中國。蓋出波士淡後，德兵房卽如此，蓋亦城市之兵房常居者，乃壯觀耳。長堤夾樹，直望無際，過一村落，有紅衣婦，背負一笠，乃售麵包者，所經鄉落多如此。意之戴，德班之負，舊俗未除也，僅大城改觀耳。歐俗極爭都會之觀，蓋以隆萬國之瞻，爲使人勿輕也。中國反是，則昔以一統，無所比較，以爲進化故耳，今既爲列國，當易舊俗矣。五時至哈梨城，薩遜州都會也。燈火熒煜，人口十萬，道路樓舘頗整勝，然在德域內爲下矣。此州爲普割薩遜者，今日所行半此州域，民不甚富，自此南行，屋多木架，加磚灰，今美中新摹古裝者多仿爲之。再行至七時，于佯色堡宿焉，小店不甚潔，自哈梨來，道路皆泥濘也。自此東行，入埃士拿，可逋可大佛蘭拂，見侯邦問俗記，遂遊來因河。

墨顛卜爲柏林旁大市，相距二時許，自抛士歪還行車二時到遊之地濱。河港灣廣大，長橋架之，宮室壯麗，道路廣潔，蓋一入普境，其修治如此，比之抛士歪公國有天壤之別。有大學，學生三千人，甚著名，夜不及入觀也。入一舊小客舍，紅文石柱，浴室及各室刻縷甚精，蓋德宮室之美久矣。遊卜拉寺，峨特式，甚壯也。戊申四月。

來因觀壘記

未遊歐土者，想像而推測之，以爲善見之天，妙音之國，極樂之土，金堂玉宇神仙聖賢也。以吾徧游歐國，熟觀其博物院，及王宮之珍儲，則舉目所見者，金鐵之甲冑戈盾也。游於其國內山野之間，則接目而覩者，巍巍之戰壘也。其壘突兀於雲表，縱橫于江邊，憑險据隘，式製詭奇，誠吾國人所未覩也。數求其遺圖於柏林、巴黎、維也納、美蘭、馬得理諸都會，亦不易得。蓋自道光二十八年來，奧普民變，侯封盡削，壘隨而廢，歐人亦恥稱之，而古跡亦漸澌滅矣。游歐者徒觀於其大都會，覩文物之殷賑闐溢，宮室之奇麗閎敞，則震而驚之曰，文明哉！文明哉！然此其最新之跡耳。試與游奧國帝羅之阿爾頻山，奧匈間之多鐃河上，又與游德國漢那話州中，乃若蘇格蘭阿爾蘭山野中，則屹然蒼然於山間雲際者皆壘也。然遺跡疎落，尙未能惻然動游者之心，至於循來因河邊數百里河道中，波浪泱泱，崇岡截嶭，夾河對岸，三數里間，憑險相見者，果何物哉？則皆壘也。壘也者，故侯之宮，而爭戰之場，歐人之白骨所築，赤血所染而成之者也。傷心哉！吾國之古戰場可弔者有幾？而來因河畔則接目皆古戰壘。五十年前之歐民，何罪何辜，而二千年蒙此慘酷，吾至今猶爲歐民哀之也。吾國民生於一統之國，萬千里無一戰壘，民多老死，不見兵革，父子夫妻相保，以長子抱孫，豈識歐人之苦哉？歐土之侯，日夕披數十斤之金甲，童子亦然。引尺許之玻杯，以飮葡萄酒，醉則臥地，劫抱民女，醒則出獵，入民家而奪所有，或攻鄰國而掠其商民，大擧則大劍長槍，以攻其壘，非深宵入內寢見其妻，無敢解甲者。頭目戴密孔之鐵冑，足股踏纏裹之鐵滕，甲厚如錢，楯長過丈，苟非刲喉，無自殺之。若其壘制奇詭，憑山顚而俛絕壁，峻聳入

雲，處處斷而續以橋，面面壁而隔以城，高下方圓，可通可絕，可降可升，不知幾經戰爭，乃得此式也。故皆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以區區小國寡民，憑險守隘，雖有謀臣如雲，猛將如雨，莫之誰何。故德意志千年帝主，自路多父平九十壘以外，無有能定之者。自非中國創火藥大砲，自蒙古突厥而西漸，則封建之爭，至今存可也。吾人幸生中國，不知一統之治安者，其緩游諸國大都，而先循來因河畔，必將愀然於歐民之不幸，而自慶生存於中國之治安也。然禍福無門，得失相召，歐人以競爭致今日之治，乃反有以過我者。然後反復其致治之由，乃游各大都，鑒而採之，其庶幾眞有得於歐游而不入於迷途者乎？故游者不可不游來因河，而學者不可不讀來因觀壘記也。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十二朔夕五時，自嘻順公國京渡來因河，長松夾道，蒼翠無盡，車壞少停而修之，徘徊松間，氣清神暇，回望嘻順京樓觀崢嶸，河流汪洋，一時許至冰靳邑宿焉。自此夾河皆山，依山皆壘，數百里相望不盡。冰靳邑僅數千人，前臨江之山，有西十二紀來因士太壘。屹然壘中，雙塔高拱，山角則旅爹士太塔，山顚則有奈順拿路像，宏巨甚，昔戰羅馬之名將也。河之中則爲梅牛談壘塔石，壁上則爲申喧壘，中喧壘上下方圓咸備，布置極佳。昔申喧公惡其夫人有外交，置鐵匣中而餓死，卽在是壘。此數壘皆冰靳河前數里，一望可數者也。行數里至噫倫科路士壘，新修五十萬金，規模尤閎，上圓壘三，下圓壘四，建旂於第五層最高處，崇階數百級而上，環堞甚遠，方圓大小之壘，尚無數，下臨河干絕壁，有人家百數，景亦最佳。今其家人傳爵未絕

時來居之壘中，陳設亦甚精麗也。又過數里山顛爲峨方斡丁非路士壘，憑最高之石壁，上多壞矣。今餘方壘，高下凡五，其故家伯爵，歲來避暑。此山足有小村，亦名丁非士，人家數十，古屋二層，甚卑小，人貧而衣敝，蓋窮鄉也。過此山有訶溺壘，大圓壘一，低處圓壘一，大方壘二，高方壘一，稍遠方壘一，錯落極可觀，今名海卜壘。所環堞甚遠，對河憑山麓曰羅壘，敗廢矣，今僅餘二者。行數里山顛有西十二紀之科士淡壁一圓壘，極高大，二方壘稍低，餘皆倒壞，敗壁猶有存者。對河南岸人家百餘，屋頗整峻，惟山石作大斧劈甚粗，上有那靈靳壘，甚頹廢矣。來因河流已窄，又多洲渚，故極可觀，河中島名靠，數里至巴尾拿村，人家數百，頗整，山上有廢壘基甚大，今餘敗牆數四耳。壘名士打爐益，言鐵角，喻其堅也。夾河山高皆數十丈，總名皆曰來因也。山皆可耕，種葡萄甚盛，掩被山麓，夏時尤芳非。來因葡萄酒甚有名，吾飲焉。行數里，至花士村，以石築河隄甚整。山上有葛頓非路士壘，高下皆方壘，行數里，至孫壁村，村前有古塔廢矣。村後山顛爲阿卑匪壘，前高下圓壘二，後六角壘一，餘多廢，壁猶屹然，城址甚大，環山下臨河，河流甚窄，故此城尤扼險，人家宅舍二層頗高壯，人貌秀徹，沿河皆然，冠於德境，宜有百戰之爭也。行數里，河有七石，以瑞士高峰之翁芙勞名之。灘溜湍激，船過甚險，德人以爲灔預堆也。自此山石危矗，其羅鼇黎山峭壁臨江尤聳，然橫叠處，頂着酒樓，風景至佳。過此山麓，有咳如寺，高塔蒼蒼，行數里，爲多論望壁壘，上壘圓，下壘方，夾河人家數百，北曰山戈，南曰山戈敲順，屋甚壯美，河岸敞整，山顛有二壘，亦名山戈，垣堞多廢，惟新修者甚

妙嚴，蓋廢壘卽路多父所毀者。

過此河有長洲，河岸有闌，列樹成行，木條成堆，蓋以修河者。河流益窄，山景益佳，而岸道亦彌整潔，鐵路軌在外，少過夾河人家皆百數，南岸人家尤新整，大約當河流曲處，卽有村落，此自然之勢也。

過數里，至山詩村，山詩譯言澀也。山上凡二壘，高壘爲廉士哩便士歹，低壘爲士顚壁，二壘距數十丈，昔者兄弟二人不和，終日操戈，各築一壘以相拒云。

自山詩以南，皆崇山危石，自過山詩漸北，山稍斜迤，漸開平原矣。葡萄滿山，河岸有闌，岡邱緜亙，其顚茅亭臨崖，木闌長迤，夾徑幽林，風景至佳，蓋人家園林來避暑者。行數里，南岸人家數百，屋甚整美。又行數里，山盡爲坡，河流迴曲，開小原，臨河人家千數，屋尤靚麗，園林樓閣，佳妙幽秀。行數百里至此，眼界一新，蓋富人多愛河流，來此避暑故也。旣山盡而爲平原，壘亦漸少矣。河中有挖泥船二，長平底輪船二，自此以下，平底輪船相望，蓋前此夾流皆山，故刮溜峻急，河流可深，今爲平原，浮泥易淤故河廣而淺也，此亦大地河流公共之勢也。南岸山頂，有哩建匿壘，其山足亦落爲小原，有阿士爹士卑村，人家百數，行數里，羣山皆盡，遂開大原。坡埠肥潤，深冬而一綠無際，其地之沃可知也。南岸岡顚，有赤士卜壘，上爲高塔，下有方堞環之。當此羣山之衝，扼河流處，有沙立曼之連士古城，環長百餘丈，垣堞如中國城。中有石壇臨河干，下作六角亭，登亭上二成，共二十級，以灰沙作地，外周鐵闌甚新，蓋重修舊跡者。此壇卽沙立曼

卽位處，蓋佛蘭覲之興，卽起來因河畔，歷世增拓，日以廣大，至沙立曼之父披賓，遂三分有二，而沙立曼乃成統一歐西之勢。蓋以歐土形勢論之，羅馬起於南歐半島，德意志後起而逐鹿與爭，若在多鐃河奧境，或在先河法境，皆與羅馬太近，而邦圉之開闢不固，人種之雜化難馴，故法奧久爲羅馬所定，卽羅馬亡後，高盧倫巴，亦難別成一堅强之大國也。若在北海波羅海邊，則今普地尙在，老林人烟未闢，固無庸議，且荒寒瘠壤，亦非所以造初開之人民，惟薩遜依山爲雄，地奄今德東之半域，南阻阿爾頻與波希面之雄岳二重，沙梨河貫其中域，此眞西向而爭霸於歐北者，若薩遜勝佛蘭覲，則全歐之一統在薩遜矣。其頻瑞士府波顚湖之舊（的嘘）靈靳國，兩失其勢，固不足與爭雄矣。惟佛蘭覲起於來因河，水土沃而富，地勢險而廣，背海而東南爭，其勢實有勝於薩遜者。一有英主出，內平羣雄，外與薩遜百戰而滅之，遂以餘力，收阿爾頻山北，多鐃河南，東取高盧，南定倫巴，歐西一統之勢遂成，觀沙立曼卽位於連士，進則大會於佛蘭拂，退則西保于亞痕，以爲東西都，蓋皆不離於來因河之流域，而千年之德意志帝王力爭者，亦遂在來因河流，德法旣分，於是兩國千年兵爭，亦在來因河岸，故來因河乎，眞德人立國之本也。故德人之來因河歌，愛來因河如命，路易十四取來因河，德遂分散而破碎，而俾士麥破法，亦以德來因河故壤爲完固，自是俛臨巴黎矣。蓋歐境分碎，實無一中原之奧區，阿爾頻山波顚詩湖，徒爲百戰之孔道，如春秋之爭鄭虎牢，南北朝之爭江淮，此不足以立國者也。從古强大之興，皆起於邊地，故薩遜如晉，表裡山河，佛蘭覲如秦，關中天府，以臨東諸侯，終得勝勢，法之高盧如楚

偏在一隅，（的嚧）靈靳如韓魏，居於中原，難展拓矣。然則沙立曼之興，固由人傑，亦地勢之所憑致然哉！天下皆有英傑，若其成就之大小，則必視其民族地勢之如何，羅馬以最得地勢于往古，故致一統，苟非其地，則迦太基非無漢尼巴，亦難成耳。登玆壇也，想見漢高光武之霸上鄗上，憑眺山河，彌增感喟耳！

來因河連士古城臨河石壇爲沙立曼即位處憑眺放歌

來因河流滔滔徂，群山環走石氣粗。百壘摩天半廢枯，漸落平原草木腴。古城扼河衡要俱，石壇臨流鐵闌扶。云是沙立曼即位之遺模，旍旗影絕衞仗逋。河山壯偉自縈紆，尙想鄗上遺雄圖。佛蘭拂大會諸侯作東都，亞痕阻海闕中無。根據盡在來因乎，來因河流德人命，据險東爭終取勝。吁爾薩遜表山河，蜀晉終難一統競。德法千年鐵血多，孰成霸者來因波。路易十四俾士麥，後來之英奈爾何？霸圖大小得失在地勢，橫覽天下無殊科。石壇兮嵯嵯，雲影浪流共婆娑，江山憑弔夕陽過。

行數里，有山，見士多盡非路士壘，在峭壁上，莊嚴華妙，前以雙塔爲拱門，最高之斜角大壘一，六角小壘三，下爲平壘，六角者無數，蓋普先王非特力者，今屬德帝，新修之，故壯麗，德帝時來避暑也。壘下村曰岦逋蘭，人家數千，村有大客舍，行幸時從官所居，然則亦險苦矣。岸南爲蘭益邑，人家千數，迤爲阿話蘭士歹大邑，人口一萬三千，工廠頗多。有二壘，高者圓，下者方。河漸斜環，山盡開大原，遂成可布錄士大邑。人口五萬，市屋四層，甚壯麗。河干林園勝妙，

市長署閎壯如王宮，而新白妙麗過之。其前敞地花木尤整整，兵房純白而淨潔，居然大都會氣象，而更新麗矣，至此神爲一爽。河中有山屹然，自西十五紀卽營爲壘，至今德尚駐兵三千，以守來因之衝焉。上有將軍署，河尖對壘，有威廉第一像，宏偉無倫。蓋全德國以漢堡俾士麥像爲第一奇大，此像次之，所費五十萬墨云。以巨石作闌，高丈許，環三面，每三戶用巨柱小柱二，盡處作兩大方柱，頂刻花，平墀數十丈，皆以巨石，登以四成，下成十四級，上三成，各十二級，合爲五十級，已巃嵸矣。於平墀上作方臺，每面用丈大石柱四，其內四尺大柱九，中空可周行，登臺又分方圓二層，各九級，共十八級，臺上以方丈石作圓礎。上立銅像跨馬，馬長大四丈，像亦四丈，氣象飛揚，如在天上。旁立神女捧冕亦數丈，以先帝威靈，鎭壓江干，眞足以壯雄觀而瞻萬國也。此像臨橫士河，卽自此入於來因，有茂士橋甚長以度之，聞威廉初王時甚壓制，民不悅而逐之，威廉易服作郵夫，夜走英，旣歸改民兵，民大不悅，及勝丹，民乃稱之。至破法一統，民大榮樂，死乃戴之不忘也。蓋變法自强，萬不能盡聽民自由，觀子產乎，前聞孰殺之歌，復爲誰嗣之思，同一人也，前後之惡愛相異若此，然則但求之輿論未可也，顧成功如何耳？適德人操新兵於林下，停車觀之，其坐作進退，矯手頓足，執挺持槍，亦未甚嚴整，殆新自鄉曲來乎，遂行，數里岡上有古城堞焉。

自嘻順之冰渐，至可布錄士，凡七十啓羅邁當，當中國百八十二里。連山夾河，壘凡百數，地勢至險，風景亦至佳，古蹟至多，最令人留連感懷者也。自此開百里大原，別爲境界，至先陀矛士，連岡互迤，地多磚窰，而壘亦漸小矣。南岸則爲耐啡市，數里爲耐的士多邑，北岸循磚寄至晏

爹拿，人口僅萬，而規模似甚大，有羅馬古城古壘及塔，城門石築，雕鏤尙存，有古石彈無數，疊成斜塔，蓋用努之時所用，古磡字文從石，吾國宋前亦如是。其塔體製亦頗精，下層圓，上三層，八角漸上益小，高六十啓羅邁當，來因河畔，多羅馬古蹟，羅馬非不刻意經營，尙過於我之經營新疆西藏，而一敗不振，並本國而永遠沉淪，若吾國雖間亂於五胡，亦復時失於北漠，而本國政教，本原極厚，入焉者只有同化，而拓外之力，暗寓於無窮，請觀東三省與新疆，孰非華俗，而歐北之條頓，確有自立於羅馬外者，足知羅馬政之遠不如吾國，而今羅馬律，則有間接而入于我者，此則吾子孫之不克振拔也，亦可恥哉！

自晏爹拿後，遊記已失，然壘亦略少，自是記來因而非記壘，觀壘記亦可止於是。迄今披覽圖畫，絕壁古壘，侵雲摩天，鬱鬱猶在目前也。在今慘淡風雲，已爲過去，無限碧血，亦復痕銷，臨眺山河，但覺有壘處增添異景，而五十年前蛇豕縱橫，鋒鏑嗚突，流血漬地，橫尸徧野，來因河波，爲之變赤，附壘之村人，卽當日依侯之隸民也。日日慘殺，月蒙刼掠，何辜於天，如是千年，掩卷思之，此豈中國數千年人民所嘗見者乎？來因河畔之民，是亦蒼生也。吾別有德國壘圖記，今先記來因河畔者。

來因河二市附記

自晏爹拿循河行南北岸，亦多磚窰，而葡萄滿野，林木當深冬猶綠，古壘亦復寥寥，北岸人家，沿河相接，漸益佳勝，凡行數十里，樓閣幽艶，園臨河干，草樹綠茂，多有亭臺磴道，幽敞妙麗

，可與漢堡免痕波士淡爭勝，全德景甚少其比也。婦女尤秀倩，亦爲德之最焉。樓閣壯大，路道愈廣潔，則已入般之大市矣。般人口十萬，實爲來因河第一新麗之市，公署弘敞，般故自立之公國，今廢隸于普，其公宮今改作大學校，甚有名也。前環廊作正門，皆黃色，敞庭花木幽茂，學舍三層，雖無彫刻之麗，然白壁長敞極光朗，管校者領游各堂室及博物院，亦略與各國大學同制，但稍朴耳。普王子皆在此就學，德主昔亦學於是，世爵子弟尤多集，蓋以地臨來因，水土清勝，遠過柏林之囂故也。適一學生死，校長率諸生送之，旌旗甚麗，全校皆集，學生送殯者，皆作五色服，揚旗執鼓，吹簫笙以送之，如賽神然。夫送殯以哀死也，死者不可復生，既與我有交矣，今不可復見，則是永絕之日也。忖忖予心，夫甯不少有惻惻乎？故哀之而素服是也。而乃爲五色游戲之服，作樂鼓歌以送之，是樂其友之死也。在其校制，以爲優恤學生之大擧，而游戲若是！味味我思，是以悅人目爲事者也，未免乎野蠻之擧。吾國學生，僅有一人，爲湖南李復幾，卓如主講時務學堂之學生也，聰明成學矣，相見殷勤慰勉之而別。夕五時自般駈車至佉論，僅一時許，至道中平疇廣野，人家樓閣甚佳，市當來因河曲爲來因河滙流之大市，別見他篇。

佉論觀塔記

十一月廿九日，自般至佉論，汽車一時許到，時已近晡，佉論（英音也）德音曰佉論花頓，以製花露水著，卽以爲名，德西邊第一大市也。故自立國爲普所滅，人口五十萬，臨來因河曲，北通

荷，西通比法，轉輸利便，自古爲雄鎭。大道廣潔，幾能比柏林之靈頓街。蓋自羅馬開闢至今，羅馬古城門猶存，築以小石頗奇。又有十二紀之古城，周環木後列石像，形製甚詭。河干大道，有威廉父子像。戲園壯麗，所費至六百萬，河上橋橫，皆以鐵柱承之，可開合。公園廣大森蔚，中有樓閣，一雜貨店女工三百六十，雕飾詭異，各都會所無。客店布置陳設，亦復古雅奇詭。信乎都會之繁麗富靡，而德人之心思，善于製作，卽此亦爲各國所未及也。

然佉論所以著名，與各國遊客屐齒所走集者，則不以其都邑之盛，而皆以其塔寺來也。佉論之塔寺，爲大地建築工程久遠之第一，自西千二百三十年，當宋理宗時創建，至同治七年乃落成，前後凡八百年，故爲驚人之絕作。苟非敎力之緜長，封建之大力，必不能得此。雙塔杳杳入雲，高百六十八邁當，蓋當中國四百有六尺六寸，頂之相輪，亦高十餘丈，八百年工程久遠，實冠宇內，可爲獨奇。全祠巍巍如山立雲聳，高十餘丈，長廿餘丈，殿前座作圓壁式，左右五間，前列龕燭，左右兩高座長十丈許，設燈甚多，高處供多像，柱及牛皆作立像。每二柱，間作一戶，上作四戶，再上數丈，以五色畫玻爲之，極瓌麗。堂上深四柱，每柱距二丈許，入門三層，大柱以三十八柱合作一柱，大至丈許，左右深列十柱，亦皆以十餘棱作一柱，每柱二列九戶，壁列像于中層，右作樂管極巨，藻井作大交文式十，繪紅白二色，白灰飾頂，峨特式皆如此，徧遊意班皆然。設拜几甚多，有警儀者，紅袍持杖巡察，以糾喧譁，禁閒遊者，大僧誦經於壇上，女士羅跪堂下。前門兩塔作四層，刻像皆漸尖狹，頂作棘刺形，十丈許，上作十字爲寶相矣。中頂高處，玲瓏三

門，兩在二塔下，一在中，左右四層，下窻二，上窻一，如是各二層，門刻十數桁，每桁刻像滿焉。窻皆四桁，雙塔塔中作尖層，層尖棱瘦刻，每尺許一棱，第三層以上，四角尖棱，另作小塔，尖棱各三層，東西亦作三門，門中立柱，分爲二柱，中刻一像，左右刻棱桁無數，左右各七像，上列六小像，正門上列像四行，極其刻劃，其門簷作人像，憑空斜飛。

廟身左右五尖窻，上下二層同，距各丈許，每窻隔作牆，每牆二尖棱，高二丈，每棱亦須十數小棱，塔下小上大，中作門形。後殿圓拱處，左右三窻三牆，牆頂各作棱塔三，每塔三重，亦有多數小塔圍之，各駕成橋形，內室頂皆作穹，左右各八，前爲噴水池。（見圖）

此廟以瓌麗論，遠不如羅馬之彼得保羅貳廟。以峨特式論，則美蘭那之廟第一。以高論，挖頓壁邦鳥弄第二。此爲第三，可謂奇偉之大工矣。

彼得保羅以文石勝，刻劃五色，淸嚴妙麗，誠無得而比焉。宇內只有印度沙之汗陵君士但丁之生蘇非廟可相方耳。若以工程奇妙，則無如峨特式焉。狀如崩雲聳天，峭突棱起，吾所見各國祆祠，峨特式亦多矣，班葡尤盛，而無能比美蘭與佉論者，觀此乎亦可觀止矣！

佉論官署銀行郵館諸大客店，皆四環此祆祠，以遊客之來，皆爲此祆祠來也。一名宇之動人如此！

佉論新道左右，宮室精美，若舊道之屋，則極古舊卑汚，亦與漢堡同，可考見進化之序焉。佉論工廠甚多，形勢利便，而沙立曼宅都，不於佉論而於亞痕之僻，未審其故也。

亞痕故都記

自佉論往亞痕，汽車僅三時許，丙午十二月三日九時行，十二時到，道中平原彌渺，頗帶蒼林，近亞痕處，則多爲丘埠矣。

自佉論往亞痕，凡四十一啓羅邁當，大原長道漸西，岡阜迤邐，有古城高丈許，周垣尚在，砲眼甚下，高僅尺許，廣數寸，當時拒步兵來犯，故愈卑而對愈正，發愈烈也。今有兵守之，亞痕爲沙立曼故京，岡陵緜亘，道皆崎嶇高下，至今尙規模狹小，人口十餘萬，一無可觀，惟沙立曼故宮及陵廟猶存，二事可覽，亦可藉以考其制，以見其文野之度耳。

沙立曼陵廟，本其自築之宮，及其殂，卽葬是間。廟斗聳可七八丈，前門四層，上作雙塔，可十餘丈，中爲圓穹，共高三十三邁當，左右圓壘，又東西各小塔，中半皆刻列像，後敞半壁形，在歐土實不足道，以其古而爲沙立曼故蹟耳。

殿前圓穹金摩色畫五色玻窻，三僧梵誦於神座前，梵聲燭光，繁其升降，望之無異群祠，無可觀者。惟其一木一石，皆聚千年帝王之施捨，一一皆珍異，以此獨令人流連耳。正殿酷肖中國神祠，爲十四紀所築，其五色玻窻二十四邁當，爲西千八百五十年非特力第五所贈，中階銅雀大數尺，乃十五紀時物，殿上神像相輪全金，乃阿圖第二所贈，今千年矣。殿上畫極佳，乃十七紀物。旁室爲帝更衣處。壁間寶座爲大僧正座，西壁二亭飾金爲非特力威廉所贈。其中庭北，阿圖第三

卽葬於是。中庭有圓穹，其摩色畫，贈自教王聊三，卽爲沙立曼加冕者。穹下八文石白柱，沙立曼所營，其燈似中國，爲十二紀巴巴路篩所贈。有石獅尺許在門，則四紀物，作果葉形者十紀物，登樓在圓穹下，可俯覗下殿，沙立曼朝群臣卽於此，然地甚狹小矣。有沙立曼寶座存焉，以六文石板爲之，每石板二尺許，座下四文石承之。七級而升，沙立曼卽死於此座，西千零六年，阿圖第三開塚而見之，乃爲歛於金棺云。

樓左一室，十五紀築者。有石棺刻人馬，自羅馬移至。又一室，亦十五紀者，置沙立曼十二紀十五紀時棺，坡窻及床，亦十五紀物。有耶穌像畫石畫甚古，其鐵窻網則十七紀物，有沙立曼托塔像，大丈許，其意與托塔李天王同，何其暗合耶？北有甲像。

後廊短窻，石柱十二，沿廊皆作海棠形廊壁，皆十五紀之畫。有祀基督十字架像，以燈燭極似中國神堂。轉入一神座，及堂，皆十五紀物，婦女以燈燭祈拜於地者夥。入門在殿旁圓塔下，爲藏沙立曼金棺處，有僧司匙庋藏之。開門入，乃如小博物院也。

僅此一室，正面及左右列櫥十餘，沙立曼金棺亦如一古物，列一櫥內耳。徧開各櫥，金寶燦爛，皆千年列國帝王遺存贈送之寶物也。左第一櫥，有九紀羅他王之尺許十字架，皆綴寶石。沙立曼之六角金器。十二紀之四角金珠牌。十五紀之基督十字架像金珠六事。四角六角圓式，皆十五紀物。一教皇金珠像。一沙立曼所佩之十字架。綴雜寶小表十四。一查理第五所贈之十字架。一十五紀美國所獻之十字架。一爲十四紀寶石。一十三紀大金座馬利女帝金像。其一爲十四紀小塔。

以金銀刻多像，自沙立曼諸帝咸肖焉。一沙立曼劍。第二櫥爲十四紀造沙立曼金珠像。內有沙立曼骨，又有沙立曼冕，及獵刀戰角一，爲十五紀造之三尖金銀塔。

第三櫥有一金手。內藏沙立曼手骨。一爲馬利女王冕。一爲十一紀希臘金箱。一爲十三紀十字軍之金燈。一爲金像藏彼得骨有十紀造之象牙箱及箭。十四紀造之像及刀與小桌及畫。十五紀造之經。

第四櫥有基督經册大尺許，金珠作夾二册，略小。一爲查理第五贈之鑽石，十四紀造之馬利亞像。九紀之經。一金寶作面。一銀作面。沙立曼金棺在此。上飾如屋脊。有足，全飾金花，亦極麗矣。外有八像，前後凡開三次。今聽帝威廉再欲開視，議院未之許也。此爲千二百四十五年巴巴路沙所爲者。置棺骨如陳設博物院，此吾國人所萬不能料者。

第五櫥有彼得骨，以金轎藏之。二小金人扛之，有九紀造之。金寶經册，有馬利女遺衣寶盒十餘事，此外金珠亦十餘事。又藏佉論名僧亞住其骨一，顯理第二象牙亭鑲寶石。

餘數小櫥，不及一一觀，然就此言之，德意志千年帝王之珍品，與其尊教之俗，亦可見矣。德意志本甚野蠻，今其金寶刻劃，精工珍異，豈不近於文明，然蒙古王珍器亦復金珠燦爛，達賴班禪，與西藏諸大僧寶器皆精工，以王者教主之力，雖極野蠻，自能致其珍異，與全國之文明無預。統觀其政俗，金甲石壘，與蒙古無異。未能以區區金珠之物，及殿宇之精而稱之也。廟首有壞磚

圓柱數尺，以鐵闌護之，蓋十二紀物。

今之市長公署，前後敞地，爲市民所聚，然規模亦甚小耳。吾訪聞德諸帝故宮，則只有此市長署爲其遺殿，後爲新修者正面，舊者高塔入雲，在屋頂上五層，高可十餘丈，崇牆刻像成列，皆德諸帝像，備極雕飾，高四層，僅如一富人屋耳。入內門頂作交紋，似峨特式，入一室爲公議堂，正面沙立曼像，飾大帔皮靴，人面鐵鎧，短衣鑲邊，胸上下二帶，手持球及杖盾，面長鼻直，眉目有威，大須與佛蘭拂像相同。左壁爲聊波大像，亦大帔持杖皮履。下爲路易第六第七像，皆大帔披髮，手足鐵鎧。馬利女王像，旁爲佛蘭詩士第一夫婦像，鐵甲貫大帔。前懸今德主威廉第一及威廉第二非特力第三像。轉入崇階十三級，分三陛，再上爲穿門，乃十三紀被火而新修者。還入正殿，深六丈，廣十二丈，中四大柱，可五六尺，上蓋作交棱金花地磚砌花。四壁皆畫，故事壁脚刻金瑣畫，然畫飾皆新修，非原物也。

此正殿爲沙立曼所築，加冕受朝處，後凡三十四王加冕于是。諾曼人毀之，十三紀再建焉。規模皆狹小，比之教寺，相去懸矣。蓋歐洲尊教皇爲一統，諸國王僅如諸侯，野蠻世亦如土司蠻王，未能盛儀物而壯觀瞻也。其與建章之千門萬戶，未央之建五丈旗，前臨渭水，而後枕南山，相去遠矣。蓋一統及文明之帝，與野蠻小國極相反不類，不能以歐土今日之文明，而並尊其先世也。

壁畫皆沙立曼故事，一啓沙立曼陵見沙帝冕而端坐像，一沙立曼破薩遜圖，割其所尊之上帝像，薩遜人皆跪。一勝回教之沙羅顛國圖，沙立曼躍馬，左劍右戈，回人敗狀。一勝意大利之巴非亞

圖，畫者丫路夫烈地，路精盡而死云。一薩遜王挖得敗降從教圖，王黃砲大帔，皮靴半跪，將士皆跪，沙立曼跪於上，大僧立而教之。一沙立曼加冕圖，建廟圖，即今陵廟也。一沙立曼爲子加冕圖，子跪受，凡加冕皆跪如吾國冠者，加冠之禮也。可知歐洲王者加冕，乃侯禮，非帝禮，以侯爲受封於人，而帝爲封人者也。其穿殿左右壁二，大畫一，爲千二百四十八年，巴巴路沙人民請築城而許之，皆作舉手狀。其后旁坐黃袍垂帔甚端正，帝冕而紅衣持杖。右爲羅馬兵入德意志，餘熱泉圖，短衣行甲露趾踵，皆名畫也。

徧問亞痕，更無遺跡，只此一宮一廟二者。區區小室，不意德意志三十餘帝，而陋儉若此，宜亞痕之不著名也。吾昔怵於日耳曼之盛，思亞痕不已，不意僅此一小宮一小廟之存，而絕無他蹟，有以見日耳曼三十餘朝之霸者，但窮兵力，而非有文明可稱，最爲明矣。試訪蒙古之上都，豈有可考耶?若其殿構猶存，則以石築之故，故久經兵燹，而遺宮無恙。一制之善，則雖野蠻之朝，亦可久存。吾國土木爲堂構，一制之不善，則雖秦漢隋唐宋之遺跡，無一能留，以自証其文明，始創作俑者，可不愼哉！

亞痕之都，幾八百年，及奧公赫斯鮑氏興於維也納而代帝統，仍來臨蒞，王迹未熄，不意遺物凋疏，乃若邊邑，由是觀之，德意志之文物，比於希臘羅馬，不啻天壤也。蓋其始基起於戎狄，如金元之初，本無可道，至十字軍後，觀於君士但丁那部，及底格里河幼發拉的河之文物，乃始驚駭，乃始仿慕，至西十六紀後，歐土文明始曙，則大勢已移於瀛京，此亦如金元無可稱矣。其陵殿

有一二金寶雕鏤之珍重，柱壁刻劃繪畫之文美者，則以羅馬之文明存於其教故，當時祠廟，已極華嚴，即今日亦有未能過之者。故宮壁刻石，有峨特式之精美，沙陵金器，多出教皇，及諸國贈品，故有雕金燦爛之觀也。此在今日歐美之富民，珍品已多，民居雕石，誰不如亞痕故宮者，眇玆小室，實爲蠻主之眞相，何足道哉！遊亞痕乎，乃益審德意志古舊野蠻之情狀，故近世歐土開化，自喱士尼佛羅鍊士導其先河，班葡荷蘭開其軌轍，而英法繼之，今全德之域，以波顚湖爲文明之先而皆自巴黎傳來，全德之宮室什器，莫不摹自路易十四，近百年來，機汽已出，文物方新，諸國競於珍奇，德則在路易十四拿破侖第一蹂躪碎散之中，諸侯分崩貧弱喘息，又頻亂於革命，無自從容研究，以與諸國爭長，故三十年聽之列邦，僅與瑞典丹墨俄波之文明比耳。至俾士麥破法後，美國費城賽會之品，尚只有克虜伯砲一事，德使慚而頓足。及光緒四五年，俾士麥以一統專制之政，大奬工商，曾幾何時，今製造品，冠冕乎英法，徧彌乎大地，一國商業敵全歐，文學化電醫術之精，皆冠歐土，雖以先導之英，猶有瞠乎後塵者。若其道路宮室之廣潔精妙，更冠全歐，上下其間，不過二十餘年耳。同在一國，文野相去之度，何其絕遠也！夫自羅馬分乎東西，其後歐土別乎南北，沙立曼應運而興，實與羅馬代統，然蒙古入華，何關文物哉？只得謂爲蠻夷大長，竊帝爲娛耳！歐土三面濱海，地勢槎牙，文物之興，皆在海國，希羅爲之先導，班葡起於中間，荷英接其後軌，德雖爲中原大國，而上迷於戰事，下壓於侯封，千載昏昏，反讓海隅諸小國以先驅，而未嘗有文明之一綫，然土厚氣深，地中族大，發揚雖後，光燄彌奇，德意志乎，實可謂千

年尚在野蠻之域，而近數十年乃始入文明，然則亞痕之無可觀也，亦何怪哉？沉也何深，興也何驟，中原大邦，固不可以邊海小國量之哉！況堂堂吾中國，本自有數千載之文化，無待他求，徒以近數十載，機汽日新，國競相形，故不能比較此區區之短期耳。以吾土地人民，十倍於德，而教化之傳於人種者，益古彌長，若以一變其速率，更有遠過於德者。但無徒以民權自由政法等空論爲變，去其虛而驚其實，不入於迷途，不作於自亂，則吾國文物之冠於大地，在反掌耳！志士鑑於德乎？當令道不迷而氣益壯矣。

遊記已失，若檢得當補詳之。市長署後有一公館，作金字形，累層甚低，聞亦舊宮之物，今改作者，然無足觀矣。眞不意千年霸國乃若是也。

亞痕純岡陵，故頗崎嶇高下，登公園高處，可一覽也。宮外大市有溫泉，病者冬日多來浴焉。市外公園憑岡甚大，亭池葱妙，風景甚佳。

吾自亞痕入荷蘭數刻，即至荷境，自荷復還亞痕，而入比利時，亦不半時而至北境，三宿於亞痕，今乃德之極邊也。當時荷比同隸於德，則沙立曼卜居亞痕之形勢，欲以阻海而東爭也。

游銀行規模頗大，同於柏林巴黎之式，故不詳。

蔑士記

光緒丁未十月十三日曉，自巴黎入德，道中無大城邑，惟難施大城猶存，則將近德界矣。難施在

大革命時蒙難最甚，過之悽愴！三時許，至蔑士城，巫射河繞之。寒松蒼翠，冷霜徧野，升根的壘在山巓，俛臨城河，德兵大破法師，卽在此地，今尙如見其瘡痍也。城甚舊，道甚狹，市甚汚，屋甚古，人民十許萬，蓋無足觀。郊野新建者，乃稍壯麗耳。德國都邑，無不可觀，惟此城爲法舊邑，仍不治也。駈車過市繞視，尙想古戰場焉。有古德意志門，圓塔高下甚壯偉。寺祠最多，其最嚴莊有名者，十一紀之大祆祠，名喫的里。聳然壯觀，工程凡二百年，幾次于羅馬之彼得寺矣。內多前王珍異物。寺門刻像二層，上層五像，中層十七像，下層八幅，每幅二像，尤爲精美。內殿穹柱雕鏤，實開今各國大寺峨特式之先。卽意之美蘭，德之佉論，班之篩非，極意經營，無稍出其外者。十一紀之建築如此，歐洲宮室之美，眞有自來也。非宣士寺，極壯麗。門作三層，上狹下廣，以多柱爲之。又討孤麄拿寺，雙塔入雲，餘未盡游矣。人民鄙朴，相貌亦不佳，不甚類德國人，乃知法德爲治之遠也。

公園在大道，亭池居中，林木森蒼，整齊可觀。

士遮士卜記

夜六時，至士遮士卜都，德取法奧魯沙士州之都會也。道路潔敞，宮室壯麗，房舍夾來因河，燈火煌煌，自法入德，耳目開朗，與德國之諸大都邑無異，視蔑士有若絕域之不同矣。德人駐重兵，設總督以爲重鎭焉。地若自立之州，不隸于普，而隸于德，但總督命于德主，與隸于普實無異。

其總督以勛賞重臣爲之，兼統文武，並設百司，迥異諸州長官，有吾督撫氣象矣。各名Staatohlter士的哈打，哈打者，言管守也。其猶英國加份拿毡那路。

人民三十餘萬，市廛廣大，甚繁麗焉。城臨來因河，有長橋渡汽車者，極壯偉。餘河橋甚多，其敞場四面，王宮大學書藏戲院博物院市長署皆聚焉。並巍樓大廈三四層，雕鏤莊嚴，望之，瓌聳外環林木，王宮以備德主臨幸，高穹中聳，頂加二方塔，上刻大像焉。

羅爹士館甚壯麗，館前有破法名將基鰲罷像，石座刻碑紀其功焉。有伽瑪尼亞大院，臨河岸，極壯聳，寺塔甚多。有眠士打祆祠至古，門右平而左矗，單塔高侵雲。有大鐘，爲十二紀時物。臺頂作二大鳥，傳聞首能翼小孩云。

此二州在來因河外，爲德法千年爭戰之所。法人得之，則易入德而躪之，故路易十四拿破侖，以此幾分德國。今俾士麥得此二州，可旦夕臨巴黎，蓋吾南北朝之爭淮也，亦歐洲得失之林矣。此州壁兵聞有三十萬，然甚秘，以法人頓兵三十萬築長壘以守之，計德亦同，天下屯兵之重，無如此地者哉！

渡顛湖記

十月十八日曉七時半，自烏弄行半時至波顛睮睮湖也。波光漫山，草樹雲烟，映帶人家，與樓閣相映，朝暾初上，船笛嗚嗚，臨流橫望，于今又三年矣，風景依然。波顛界德奥瑞士三國，昔全

爲德境，則爲德文明開發最先之地，亦以湖山之勝也。其在德諸邦，則拜認滑敦壁巴登三邦，皆臨湖者也，故亦秀出諸邦。來因大河自阿爾頻山穿湖而出，蓋阿爾頻山頂諸湖流下滙于此。亘浸千里，光景明媚，湖中多島，巴登之來乾河島最大，凡八十啓羅蔑度，皆種菩提，湃認之靈島，爲名都，樓閣尤麗，吾三年前曾過之。埋鐃島大半全近刋士但士，則巴登上公營行宮在焉。環以林木鐵凳，爲湖中名勝，巴登公避暑，常居此湖中。有汽球室甚長大，爲伯爵攝披會藏汽球處，此汽球如非路魚，身長頭圓，有翅，球長一萬一千蔑度（以三角計）費一五十萬擘，蓋伯爵鬻宅竭力以爲之，當初放日，德太子親臨觀焉。

蓋爲全地第一大汽球云。吾過湖適遇放球，升落畢見，先是于電戲三觀之，不意今日親覩之，亦幸事也。各國人皆有助款于伯爵，德人以公還其所費，今更欲製一大者，歐美人好事，能出新奇，國家助力勸工以助之，此人所以益勸也。船小泊佯士卜邑，爲滑效伯邦地，臨山有其八紀長壘，今分爲二，有橋通焉。平岡迤邐，皆植菩提，有佳釀之廠，古之僧舍改之，旁尙有僧舍存焉。

刋士但丁記

船行一時半至刋士但丁邑，則波顚湖最著名地也，昔爲自立市府，今屬巴登矣。地臨湖而跨來因河源，河自阿爾頻山流下如飛，有壘臨之，隔河爲大客舍，夕陽返照，飛瀑作紅色，最奇麗，未知吾龍門三峽之流比之如何耳。

刋士但丁昔爲方岳，蓋德境之南，界阿爾頻山，而臨千里潮，南國諸侯易集，聽常巡幸諸侯則止此，爲朝覲訟獄，有刋詩簾樓存焉。本羅馬六紀時物，爲西千四十三年所修，墻瓦古朴，皆類中國。三層木作板，柱甚堅厚，長方廣十餘丈，甚小，大類吾五層樓，德帝亨利第一第三非特力第二，馬西密憐，皆臨幸焉。

教皇亦多有名者，彼之明堂也，千三百年之遺物，亦可寶矣，吾登覽久之。惟近停車場，地價甚高，士人頻年，多議毀之，而售其地，而一黨欲保存之，至今未決，果爾眞殺風景矣！

樓四壁皆繪圖畫，並數百年物。其最古者，羅馬來攻取刋士丹士圖，士女新信基督教圖，一爲教皇瑪顚第五來朝圖，冕高三層，四人執帳，四角蓋之，威儀嚴重。一墨西密憐居此出戰囑居民保護其后圖，一作德始祖非特力何烟芻論受王封爲班顚卜地主之伯爵圖，德霸主冕而臨朝，中坐二大僧，陪位旁坐伯單膝跪，霸主賜旗劍一，官立讀册書，伯跪受，西千四百十七年也。班顚卜卽今伯林，吾觀歐人封爵，圖畫甚多，其儀皆類中國古者册封，亦禮之自然者耶。何烟芻論氏卽今德帝威廉第一。先世此自風爵遷蘭加拉父爵，蘭加拉父者，爲一邑之主，降刁一等而權相同，始則民舉繼受王封，蓋純乎君位而最卑者，蓋戰國封君之比也。以其左刁之下，姑譯爲伯爵，風則未有地治之爵，其詳見歐美總論爵國篇。

一西千五百二十一年新教人毀舊教大僧器物圖，與路德毀教皇詔同時，然則是時惡教之俗已漸盛矣，宜路德之能乘時而起也。

一作刋士丹士人與西班牙戰圖，一勇士擠班人十餘人于水，生氣蓬勃，一作奧人攻刋士丹士圖，奧人渡城橋，士人空巷而走狀，皆西千五百四十八年事也。瑞典兵來攻圖，則西千六百三十三年者。

一租攝第二開放刋士丹士自治圖，西千七百七十八年事也。刋士丹士自爾爲獨立市府，百年至近乃隸于普魯士，觀此諸圖，刋士丹士千年之沿革，已瞭如指掌矣。

而刋士丹士及此樓最動人紀念者，則以約翰呼斯之事，蓋歐士大事，莫大于新敎之變爭，而約翰呼斯，實爲德人唱新敎攻舊敎之初祖，師弟遭焚，敎皇與德主詩伽士們同訊于是樓，其影響所關最大，紀漢高不能不先傳陳涉，感路德不能不先述呼斯，事雖不成，波瀾無二，約翰呼斯，雖爲波鼇緬人，而囚于此訊于此焚于此，遂爲刋士丹士之莫大紀念名跡焉。此樓卽德主及敎皇訊約翰呼斯處，有圖寫德主中坐，一僧爲書記，旁坐寫供，前諾之，而今畏敎皇違約，呼斯立對敎皇時，從旁觀訊，從官甚多。一圖作縶呼斯加手鐐，夜火隱之以小舟送之獄，蓋畏其得人心生變也。一作駈之就焚圖，將軍旗馬先行，一卒執索曳于先，一卒執矛駈于後，一人荷薪，男女小兒從之。一作約翰呼士去鬚髮圖，以其得人心使人不識也。一作焚呼斯圖，縶于板足立柴上，將軍立馬監刑，有旂，群僧怒目農民哀求，二人添薪，一人燃火，呼斯仰天祈禱，神氣如生，亦旁人感念矣！

臨河有古僧舍，昔德帝駐蹕之所，樓下一地窖，昔囚呼斯于此，凡三年，吾臨省之。有圖作呼斯

披髮攤卷旁一水瓶，此僧寺上小島爲之，通以橋，此地最名勝者，自祖棧第二逐僧以賜貴族後，今爲大客舍矣。

外繞水，環植花木，兩堂及周廊，猶是十三紀古物，堂畫多脫，廊畫甚完好，今帝威廉亦補像立此，廊壁厚二尺，中植花木，僧舍畫甚劣，如中國村簷壁畫矣。

又臨湖橋，有古屋，曰葛理吉宮，呼斯囚此經年。此宮新修二塔，三層樓，長楊臨水，甚都麗，道過十四紀古樓，乃昔殺人處也。各士呢士門五層，有大鐘，殺人則鳴之，樓左小屋三層甚卑陋，約翰呼斯著書居此。門有石刻像，吾購之歸，遂觀其弟子僖羅尼謨士囚室，凡二層，近市長署處，駐車如星，觀焚約翰呼斯之石，高四尺許，大六尺許，圍以鐵闌，今生蔓草矣。焚時爲西千四百十五年七月十四日，次年其弟子僖羅謨同焚于此石。凡四人，彼敎徒多能守死善道者，吾敎人亦可觀感矣。誠至勇，天下悪有不成之事乎？吾有詩賦之。

刊士丹士觀約翰呼斯焚石

白石周遭繞綠蕪，鐵圍焚處血糢糊；首排舊敎終成就，化碧千年亦可吁！

車場臨湖爲公園，青紫芳菲，至冬不改，長橋駕來因河，有十四紀古樓，風景甚佳。處處多古宮室，道亦紆曲，以之覽古，則不如新色之美矣。小兒未嘗見中國人，到此結隊百數十，追里許來觀。眠士打祆祠峨特式，白石頗佳。方塔屹矗，惟彫刻頗少。有德主非特力巴巴羅沙行宮在，西

千一百八十三年，四層斜瓦，層甚矮，而門前壁畫像極精，至今猶存。顏色不改，德人之能保存古物，亦可貴矣。今德帝威廉始封之祖非特力姓何烟匊論受封班顛卜蘭加拉父，即在此室，即有邵家室，自此始也。此宮今爲市長署，後堂白石崇塔花木甚整。

地近來因河瀑，盖河流臨崇崖瀉下，而成瀑也。美之如格科亦同。吾國河流，龍門想亦同此，恨吾尚未見之，誰爲勝也。臨瀑旁岡上有古壘甚大，作客舍，茂林翳翳。

觀瀑最佳。當曉日夕陽射瀑作紅色，尤爲奇麗，夏時避暑勝地也。

二時乘汽車行，過來因河，廣十里，烟波渺瀰，居然有大江氣象。過拉多睇路邑爲瑞士自立者，卑謙梯生處有其像，道上僧尼甚多，亦多僧舍，此間似舊俗極深也。車路迴環，循波顛湖，波光雲影，映帶山色，與古壘人村相雜，甚類吾西湖也。漸至山，遂入瑞士境，夕至箭離。

威廉篩記

光緒戊申四月，遊德國威廉篩壘宮，自埃士拿往，可二時到，綠松徧山夾道，地甚幽秀，故擒拿破崙第三幽置於此者也。前歲車過而企望之，今乃來遊。此地離宮十餘所，或有廢者，遊不及徧，僅遊其半耳。威廉篩邑於山趾，人民十五萬，亦有公園博物院。昔爲噫順自立國，西千八百六十六年助奧戰普，俾士麥遂廢滅之爲郡縣，故今地屬于普，而各宮亦屬於普君主私產矣。宮旁賣茶，亦爲普王租出。其人民於公園刻獅，作愁臥狀，蓋不勝故國山河之感焉！吾亦爲撫摩久之。此地於德國頗僻，少憇茶室，呼電車不得，道不整潔，山徑崎嶇，而游人咸集。英德君主常至，則以宮壘之奇，甲絕歐北也。

諸宮壘皆作於噫順蘭加拉父累世，蘭加拉父者，譯言地主也。蘭者，地也。加拉父之爵，德國今有之，英法譯比於子，日本譯比於伯，德國古小君長，有墨加拉父，鋪加拉父，與蘭加拉父，蓋德王授爲郡守，以抗諸侯，久之，漸皆效諸侯，自據其地，以傳子孫，如唐藩鎮然，自是自爲國土矣。其爵位在科士之下，便在歇叔之下，又更在咽仕歇叔之下，歇叔之譯作公者也。是時諸侯若波緬及普已爵爲傾，傾譯以王，恰比春秋之公，則蘭加拉父位乃最卑，實比於子男，然德非一統，實比晉楚，則蘭加拉父實比下大夫之采邑，然以自立國而世傳子孫，故尊貴富溢，亦與大國之君同，合觀其離宮十數，林園數十里，壯偉精妙，令人嘆絕，乃爲中國萬里一統之所無，於此

見小國諸侯之虐用其民，而封建人民之苦也。又以見宮室什器之精，亦造因於封建也。二者得失互見，而孔子之譏世卿而尚儉，令後世無力役之苦，而中國室器，亦漸陋，亦可於此推其所因矣。

赫高厘士臺塔瓌異，實爲北歐第一巨物，盖自山巔作八百四十二層水流級，上下作八池，以蓄水而時宣洩之，又徧爲水管千萬以噴薄之。自邑至拿宮，直登數里，又自拿宮至山巔壘臺，直上三里許，凡二千餘級，壘趾三成而登臺，凡數百級，臺顚更築七層塔，又數百級，乃至赫高厘士之跨下，壘臺共高六百蔑度，赫高釐士者，嘻順蘭加拉父之作此臺也。自製赤身大像於塔顚，三年乃成，高十蔑度，其足一蔑度半，其杖空其中，容六人，開窗於杖中而眺遠焉，遠望眞像，如在天際，其怪異如此！今嘻順民猶怨其虐，罵其赤體無恥也。赫高釐士曾爲選侯，游意大利，慕意大利宮室之瓌瑋，歸乃延意名匠佛蘭詩士孤虫尼利作此，役民數千人，鑿石移來，人日僅給二錢，自日以馬橦二石登山以先民，斃馬亦數百，以西千六百九十六年創之，至七百十四年乃訖工，盖非有嬴政楊廣之暴虐，必無長城刋溝之巨工。而吾今以競歐人者反賴有此也，然則孔子之貴卑宮而戒峻宇者，殆有鑑于封建諸侯而有爲言之哉！

此山最奇偉驚人者，山顚赫高釐士之臺地也。自汽車遠望，其臺如壘，屹然山頂，皆如層雲，陂池數十，層級而下，白波飛射，下至亞利自宮爲八大池，林木草樹，濃綠蓊薈匝四山，幽奇令人艷羡，今親入一一游之，益令人適適驚絕，卽歐美亦罕覯也！

臺趾百丈，作十二角形，前突後窪，內外四成，每成繞臺，磴道斜上各半周，其臺其闌之石，皆

作嶙峋不鑿形，一高一下相襯，全臺上下假山之闌皆同，突兀嶙披，即此亦一異觀也。兩成合處作一圓，階下有穴可俛也。第二層作通廊，第三層作室圓，寬深皆四五十尺，石皆宏巨不斲，環中十丈而空之，下作池蓄水焉。絕頂四層，作大平臺，可百步，但空其中，可瞰下池耳。每石廣四五尺，登樓八百級，經久皆半低陷，亦可見遊者之多也。周步臺上，四山迴迎，左右峰夾峙如門，形勝極佳。臺左角有室，爲運火鐵管上下處，臺旁作數塘，蓄諸山之水爲池而灌下作瀑者也。臺顚正南處，更作方塔七層，環石柱作梯而上之，至第五層，僅作圓孔二尺許，直梯而上，幽黑相摩，至第六七層，可容六人許，有小窗尺許，可周覽風景，此第六七層幽黑者非他，則一銅杖高十五蔑度，其無道至矣，然奇偉亦甚矣。令其兼有秦皇漢武之地，不止作中天之臺已也。也。赫高鼇士作此臺畢，又上作塔，乃於塔顚自作其大銅像高十蔑度，倚杖望天，神氣飛揚，其自臺上而俛瞰，則直山而下數里，水池數十萬管，並噴射於綠樹幽林中，誠人爲之異境也。正臺直下作八池，左右兩平臺，又稍低遠，左右兩臺在上，可步可坐，環以嶙峋高下不斲之石闌，在下望視，則正作四峰拱形也。連正中作飛瀑之石流，下爲五岩洞，作广甚多，每广一白石像，前爲橢圓大池，徧岩洞間，皆作鐵管于石像手口中，有人司之機，一宣放，千管并噴，如珠如霧，幾不及避，至第二層，岩峰前池，广中石像，左騎馬，又踏虎，能吹角作響。每岩高四五丈，八池上下凡八百四十二層，每層高七尺許，亦作七級，共約六七千級，中作水流三，各如山形，每數十層，則作池蓄水，池中並有水管，隨時宣發之，大發則萬億管并射矣。至第六池，廣數十丈，

池上岩如山形，左右石峯嶙峋，旁則漸下綠苔小松纏之，正面作五岩，皆列白石像，石峯藏广甚多，昔皆有像，今多失之矣。法路易十四宮石像，多自此移去云。此池旁有食室，游者多憇食於此。萬松彌山，雨後溫烟凝綠，幽勝甚。下數里許，至第七池，則淵渟泓浩，廣大如陂，綠草成茵，芳樹如幄，正對四拿破崙第三之亞利自宮矣。池中有長橋小島，白鵝唼喋其間。池上有亭可坐，數里間芳草繁花，綠松古樹，中引溪流，或如瀑響，曲折而下。或積石作灘瀨，或堆土作壇坫，處處置鐵几設橋，倚闌藉草，深林無際，泉聲鳥聲，樹影波影，相交於耳目，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左右高處作石渠，引水高數丈，闢門十數，如臨深崖，望如宮闕，左右各疏大池，置水管，以宮中之圖考之，古今三改，然大致論之，則引百泉以瀉瀑，築多池以蓄水，置萬管以噴水，則與法路易十四花賒喇之宮同。而冠山抗殿，絕壑爲池，則幽勝遠過之，不可以道里計矣，人爲之宮園觀止矣。亞利自宮左旁里許高岡，爲螺韵卜壘，萬松夾道，烟徑森森，宮左爲花廠，崇麗如廣殿，又前爲祆祠，又前爲克蘭大客舍，花徑幽深，綠陰彌道，蓋無在非幽勝之境。時已夕，宿克蘭客舍，甚偉麗，蓋各國貴族來遊多居是也。

亞利自宮依山麓，復上則正對赫高鼇士臺下之七瀑池，而前直臨威廉舒市邑者也。殿閣高壯，前後作希臘式，亦極宏巨。聳幾十丈，左右二大球，前門惟君主來入，而以後門爲正。宮前茵草百畝，正對大池，上覽八百餘層之瀑泉，最爲奇勝，昔四拿破崙第三在此，德主英王來遊皆居焉。自後門入，有半壁繡室，以待外王。二室壁几，一藍繡，一綠繡，桌皆文石刻金。由拿破崙食殿

入紅繡室，而入拿破崙臥室，亦半壁式，壁幕門金漆，作多幅形，闌內作床，今德主威廉，亦宿於是，惡言拿所居而偉之也。下樓入半壁室，有赫高厘士像，黃袍大紅套。有其先公十四子女圖，穿黃緞小室，有來因邦加拉父像，三十年戰圖，今德霸世爲鋪加拉父像，鋪加拉父亦蘭加拉父之比，亦如吾之伯子男也。穿赫高鼇士書室毯室，西一千七百八十六年者，陳器皆其遺物，白幕金飾，左右二黃爐，上置石像。穿賓殿，壁以黃文石爲之，甚麗。壁作多广，皆文石。爐上置像，其壯麗與大國王宮競也。

第七池旁穿林時作石峰嶂，皆堆成者。深林幽徑，蟠曲邃窈，則見壘形突兀，迥出林表烟間，此壘製作精妙，實爲所見各德壘之冠。壘名螺韵堡，（LOOENBURG）創於嘻順之蘭加拉父非特力第二，即兼王瑞典者。其壘塔高下方圓，凸凹幽深，皆極奧妙，惟圖能略見其表，非筆墨所能形也。逾橋入門，城堞二重，有塹，亦有墜閘殺人者。東北南三門同，內作敞地十餘丈，西夾闌置獅，乃入門一方室，有七尺圓桌，嵌十二團樂絃，中團作畫精甚，盖四千五百四十二年物。各室壁畫及几，皆十六七紀之織畫，爲蘭加拉父家人所自製。所繡人物，顏色麗密絕倫，有木几鑲銀花者。入一室爲蘭加拉父聊波織畫，其鏡作金畫，二百年矣。有小室置臥榻，織錦帳被似中國。三室左右有窓，可望外，有門可出，牆外隙地甚幽。出一圓室，遂登樓，自長房入方室，壁皆作斗室畫，每行五幅，頂亦然，甚精異，皆千六百零八年織畫。有中國畫桌，三百年矣。一文石畫櫥，一皮畫桌，皆以四美人作柱，又入一方室，有五百年前織畫，作耶穌像者。有金銀織之圓桌

及織畫床，尤華。有選侯威廉第一書桌，上作數十小橱，以貯諸臣章疏者。有一金櫃。又入一方室，近內作闌，爲蘭加拉父夫人榻床，刻小像甚多。壁有一千二百四十七年始侯兒時像，陳二中國金花漆桌，甚精工，乃明時物，在中國反不得見，彌可珍矣。登圓塔二層，壁徧刻小木甚精。上下層皆隔一窻爲門，其間卽藏橱，一以珍器，登塔頂層，藏大畫酒杯數十，高尺許者甚多，閒製以金，今失其製法，有阿剌伯杯一，波斯杯一。右橱爲嗹尼士杯，其壺大尺許，古玻甚多。桌有三角式者，塔外廊闌可俛望，萬松裹碧也。對階左室，藏先公甲仗，有一千五百二十年赫高鼇士威廉金甲，及死時黑裙。有三十年教爭瑞典將軍之甲，有名將巴賓威甲，夫人馬利亞馬甲，其餘鉄甲刀劍，皆十五六七紀物。觀農人戰具，以釘木相拍者。比室爲廟，甚小，而文石刻峨特式甚精。玻皆十四紀物。有先君赫高鼇士威廉第一臥像，下馬其塚，有西一一二四時荷蘭兒地伯木像，極精矣。又左爲路德昔日講亭，其樂管十三紀者。有一六一七年訶魯班畫甚精，自此出北門矣。其上平臺高塔秘室，詭製異式，非筆所能刻畫也。歐人壘製多精妙，而若此比者，只奥京恪愼堡行宮及西班牙一宮壘耳。

卡篩霜市民十五萬，倚山開市，然博物院戲園甚麗，市中亦有行宮，高僅二層，威廉臨幸經市，必少駐蹕，後有做臺俛做地。今德主威廉，必倚臺而演說，民甚喜之。此行宮爲嘻順蘭加拉父孤科士威廉第二所築，在西一千七百六十年也。凡廿二室，其舞殿爲其子威廉第二作畫，穹文石壁，綠石柱刻花文，木地精麗極矣。兩銅鑪刻美人一，燈柱甚大，其舊食殿新宴殿皆文石壁，有八

面鏡屏，每面七行四列，每鏡大五寸許，照之可作百人。其爐有金疎簾，其樓梯文石列柱，刻像甚麗。入小廊路，以四色文木砌花，但此已費四萬。穿餘室皆同。環以黑花小木柱，礎以文石，每室費一萬二千。正殿有室，座門皆鏤金，綠繡壁，文石柱，但文木刻花地，亦費一萬二千。各像座瓶皆金，几有晃形，有旁坐一几，昔俄帝來遊陪朝，坐於此，歐土諸侯國君之尊大，可窺一班。穿各殿，白文石柱紅繡壁，今德主威廉幸時所居。其榻皆黃綠繡頂白綠花，有畫作索格底就訊狀，判官馬索，皆袈裟偏袒草屨，一畫作其講於衢，有座，一人跪聽之，皆袒肩露足，後吾遊雅典，益追思之也。

此宮在市，至無壯麗之名，然尚精妙乃爾！德之諸侯奢麗，眞不可思議，而民之苦酷，亦可推矣。

岡下爲歪路詩渠迦膩宮，宮橫列，中爲圓室，宮前敞地百丈，列石像甚多，前左右爲長池，嘉木列蔭，周圍百頃，體製閎偉，今爲公園，嘻順人以其滅而隸於普也，刻病臥之獅，以志其亡國之感焉！

此宮已廢，今爲花木所，其最有名而以奇麗爲後人所寶護者。宮旁二百年文石之浴室也，大數尺耳。上圓穹，以一大畫石爲之。下分七幅白石，刻美人。頂孔刻多小孩，皆玲瓏精絕。壁間五色文石作菴，刻突像無數，中浴池水管二，環白石几刻像十二，四面各三像，其文石以小片貼成，此浴室爲蘭加拉父卡羅作於西一千七百二十年者，精麗乃爲全歐所未有。以吾所游大地，惟印度

蒙古帝宮浴殿閎大過之，而刻畫尚不如。印度人最講浴室者也，何問其他，德之古蹟精妙者，誠不能盡也。

距市五啓羅邁當當山麓處，有威廉士打路宮，西一千七百五十三年嘻順蘭加拉父非獵第八所作，萬木濃鬱，夾道彌山，芳草芊芊，倚坡鑿池，旁帶百頃，昔有百噴池，今廢，然雖舊廢，而風景幽勝，令人忘世，歐人園林之勝，固有自來，所遊埃士拿公之離宮別苑有四，亦皆長林豐草，中間大池，自然幽妙，旣考見諸侯貴族之閎侈，因推及吾春秋之世，及一切封建之制焉。宮中舊式，但髹白，不見異，惟內有數室，以綠襯白，所刻門屏，穹各異式，花枝鳥雀，皆以一木製成。其滑敦堡王女來賓之床，白帳，刻木作花，並枝間一鳥籠，同歸一木所製。拿破崙弟睑隆王此時其床亦精，湖青作門，亦皆一木刻花。一室徧懸其族親像，有金鳥能自鳴。有薩遜初製之金磁值十萬，有紫磁今不能製云。其作一車二馬形者，可考其制。有中國二百年前物，其屏帳皆中國，亦懸中國畫，皆明世物，皆亞歐新交通之物，亦可珍矣。一文石室爲嘻順貴族女所居，甚美。卡篩霜宮壘佳者凡六，其一壘遠，吾不及遊矣。嘻順滅其遺宮，今皆隸於普王，地近栢林，景復幽勝，而宮泉林苑之精奇，幾冠歐土，蓋不知幾世幾年，積歐土封建之精華而作者。此爲關封建之事，故不隸于普遊，而隸于侯邦問俗記焉。

吾於歐土封建舊物，考求至多，法僅九大侯，而二荷比，一在波多，奧僅一公，後爲帝矣。惟德之封建，緜亘千載，至今尚成二十四聯邦，而佛蘭拂爲其朝會之都，佉論爲其東方都市，若巴威

薩遜滑敦堡巴登四大國，益更華嚴矣。薩遜公館之美，旣久著于歐洲，而嘻順實與爭雄，其餘潘士歪埃士拿可逋可大呂覲諸邦，吾皆遊之，與來因河多饒河帝羅諸壘，於今聯邦，幾遊其半，於其封建之遺跡，亦粗知其大概矣。今歐美豪侈之俗，皆出於封建，今人所震爲文明者也。而其淫侈虐民之政，吾中國二千年久無此夢，亦可爲論歐政俗者考也。

丁未十月十三日，從法國人德游，經難施蔑士沙自卜之大城，夕十一時許，至巴登邦加魯士雷京，法境皆平原，自近巴登境，漸見山松，嶺聳而平，河流廻環，野甚潔除，峯巒極秀，頗如江浙。

寓迦瑪尼亞大客舍，正對車場，巴京第一大客舍，廳亦甚佳，浴室尤大，寓客僅數人，氣象寂寥，呼電車無之，覓馬車亦須久待，其視栢林之囂繁乎，小邦與大國何遠也。

巴登雖公國，而爲德四大邦之一，與巴威薩遜挖敦伯之王國齊名，並千年舊邦也。法境人物不足觀，一人巴威，便覺秀朗，盖倚山傍鋪敦湖，地勢致佳故也。北歐文明，先開于鋪敦湖，故巴登與巴威尤秀美，其曼海爲大市，巴登之巴登，尤富而文，宮室精麗，人謂爲全德冠。其地有溫泉，夏時遊客尤夥。巴登公盛飾游戲具以廣招徠，每賽馬出游，以大車載舞女，上下圍以生花，招搖過市，大家世爵，皆爭飾花車，載以游觀，故花車無數，夾道人家，亦挂花葉助興，觀者如堵。其賽馬爲歐洲第一，英法各國王侯及栢林與德列邦王公皆集焉，埒最精，馬亦最駿，賭亦最大，有賭至十萬以上者。德帝亦時來會，士女繽紛，衣香花影，雜沓于湖山佳處，遂爲大觀，盖小邦

無他大政，故其上公作湖山主，特妙爲游樂之事，以廣招游客，而興盛其地，因以富樂其民。故大國則競爭勢利，小國則競爭樂利，皆于列國競爭之世乃有之。中華一統大國，不尙競爭，不尙繁華，令民尙儉，百里間老死不往來，誠不能知有此義也。盖中國賽會演戲等事，慮民淫逸而浪費，其家主慮有接親友酬飲食之苦，歐美人無之，但欲邀致外國遊展，以收其客舍舟車購物之利，美術日新不窮，小邦君躬爲會主，視爲大政，亦有味乎其爲之也。

巴登公國千年矣，開基于西十紀，當西千六十年封侯，其新京當爲大地第一，制爲一圓規羅盤，道路如線，最內半線爲公宮，內半爲都市，外半爲園林，森綠數十里，誠大地所無也。名迦魯士雷，乃今巴登公所營之新都。廿年前人民僅一萬七千，今啓新都，忽已十四萬五千矣。遊之如大都會，道路亦廣潔，宮室極莊嚴，小國乃能若此也，然非啓新都，亦不能得此瓌妙詭異也。

公宮規模閎偉，過于列國王宮，盖後起愈勝也。西千七百零九年，巴登公卡羅非特力建之，其詳見于圖。宮前斜作八字，門中及殿上皆建崇塔，宮前敞場百丈，左爲廐，前爲世子戲園，內圓外方，後園西門，林木蒼薈凡里許，其體制與印度總督衙同也。

世子府樓閣四層，甚偉，而刻亦精，園林極大。其旁爲戰事死者之墳堂，列以長廊，中立圓堂，圍以鐵闌。

乃觀巴登公之陵寢，長林夾道，墳寺甚新，峨特式，紅石磨瑩，公新死葬于此。花圈千，前有公子像，盖前死而葬于是者。巴登上公尊富，禮與各國王平等，此上公名非特力第二，年八十二矣

。曾與威廉第一會兵破法，卒于波敦湖中埋鐃島行宮。此島大半里許，只一行宮在焉。周以林木，湖波漫綠，爲湖中第一勝地。吾嘗望焉，公柩自湖中運至京，其妃世子步送登舟，都人家皆黑布纏葉以哀之。直至公宮，旌旂掩映，武官前導，金棺累飾丈許，六馬衣黑衣載之，棺前有八人，執其遺物前行，妃及世子隨柩，各國王公及送葬使爲第二隊，本國大臣世爵從其後，世子以至世爵，皆戴綠綢，衣灰衣，世爵皆金飾兵服，于是馬隊步隊擁後，大概禮儀亦同中土，惟臨喪而金繡服，不如吾禮之用素服得宜爾！

有美蘭頓塔寺甚新麗，塔頂白石瓦，以金飾之鱗之而偉異，美蘭頓者路德之友，改新教最得力者也。爲此地人，故隆其記念也。

公園大數里，內有三湖，波光烟艇，綴以亭榭，堆石作山，置亭其上，蹬路迴曲似中國，有茶館高塔數座，噴池高至數丈，此本公御園，今施之大衆者，最大而有名，游者人收銀一譬，宅舍多新式，甚妙麗，一將軍宅，雕鏤尤精，以大原平廊，土木相望，德國建築之精奇，實爲萬國冠矣。其建築學校甚宏大而佳，不減栢林，德之都邑，莫一不有建築校，他國則除大都會外無之，此德建築之所以獨勝也。

過一兵校，長數十丈，三層宏偉，小國武學，乃亦精修如此。

石築一獄，如壘形，不壯麗，駈車周游，及于原野，松林中新式之屋櫛比，新氣迫人，何與法境之遠也。

近巴登滑敦伯兩國間，有朶睒多父大城，人二十餘萬，多富室，德人賽會多在此。刁士堡人十萬，而工人已廿餘萬，以近山多鐵礦，工人皆鐵廠之工也，吾往觀焉。

巴登人民百餘萬，地分四州，州長命于公。政府五部，一民部，二兵部，三外部，四度支部，五法部。德諸邦各國亦多有駐使，故有外部焉。上議院二十八人，下議院八十六人，世爵百數。十月十六日，自巴登京往揩魯壁壘，蓋拜謁阿留軒利先公之壘也。分封隸于巴登，僅百年耳。始築于西一千二百十二年，毀于法路易十四，然德名壘，以此爲最。地兩山夾匿卡河，最爲扼要。吾駈車渡河橋，環視風景蒼然，思我赤壁也。下有西千二百三十五年古寺，馬車崎嶇而登壘，倚山臨河，石壁嶄然，壘外今多依山之人家，壘門內古木遮天，蔓籐碧綠徧地，此籐名挨文利，十二紀物，今大若樹，高數丈，人皆摘其葉而珍之。過汲井古，石亭粲然。東有方樓三層，千四百十三年所築爲茶亭，敗礎遺礫，甚荒涼也。今以爲公園，長路夾樹千萬，紅葉滿山，石蹬倚崖，來遊者多學生，可俛瞰山河城市，至爲佳勝。有詩人睒父像，以賦此壘最有名，如崔顥之黃鶴樓矣。小橋俯視五丈有水，下爲獄，逾橋入壘門，門有雕像，高二層，壘內如吾國城內，門上作尖椎垂下，以便殺人。門內石廊，一室纒垂籐紅翠，一室爲博物院，多織畫，古石像十餘，皆羅馬及法名將相像，雜塵埃中，皆十六紀前物。一室室頂爲雷攝去正殿，四層，蓋十五紀物，德王非特力第二所築。列戶之柱，皆刻人獅像，或盾形，極莊嚴精美。一室以寶石爲燈，光閃如電，各寶物皆爲路易十四取去，置于花睒宮矣。下數十級爲橱，有高牆，亦十六紀所築。殿外臨崖旁三層之六

角塔爲書藏，十四紀物，今爲路易十四炮所毀。層壁突兀，頽垣披離，正殿有廟甚新，下有酒室，學生所修以飲酒也。其酒桶可容六萬加侖，下室有古大酒桶，可容三十六萬加侖。桶形如側鼓，有機管，可引酒上注桶，上有舞臺，下有人像名偏歌路，其人能飲十八加侖，地下平石，以待醉者之臥。古俗荒酒無道，猶可見其遺跡也。

此地有西千三百八十六年大學，蓋最古之蹟，樓三層，高三丈，旁堂甚小，層層甚黑暗，而學者尚之，愛其古也。教習一百五十，學生夏時二千餘人，今多時一千六百三十人，學科與柏林同。俾斯麥今帝威廉第二，皆學于是。今大教習名遮尼，師生皆居外，講堂二十三。此校古朴已極，吾徧遊全歐，未見其比。板梯板梯，皆甚卑小黑暗，室小六尺許，極似吾粵書館。而板扉內外門及路，刻像殆徧者，皆極粗惡，蓋學生犯罪者刻像于此，以示戒也。初望之，如入野廟，牛神蛇鬼，滿目獰怪，以其數百年，故德人寶之，以示進化也。其升級考室桌皆古壞，惟一演說堂稍華耳。依此而言，吾華舊物，亦應珍之。德學生好鬬，面無刀痕者，則以弱爲人所輕，吾甚怪之。來此壘下山邊，有學生公會，舍矮小無樓，白灰甚朴，乃十五紀古僧舍，學生留其蹟，不少改也。入門卽食室，亦朴極，桌上刻字皆滿，俾斯麥與今相蒲羅，亦有題名在焉。入正堂爲學生相鬬室，有醫者護視，壁列諸帝像，壁飾綠紅，地鋪沙，旁置錫床，相鬬之具，自刀劍技毯手袋沙袋徧一壁，視地沙鬬處，血痕猶斑，蓋適鬬去也。乃臥錫床，醫者裹創瘍焉。今帝威廉，昔亦鬬于是，爲巴登今公所傷，其臂今以電機嵌而屈伸之，然猶雙手不齊，時時置手于他手上，巴登公則去

其卵，不能育子，德人之好尚武如此，宜其强也，然眞戰國亂世之事也。入古寺西千四百年所作，然甚高矣，其柱千三百六十年，古畫甚多而佳。

遊古審院，高四層，亦西千三百十三年物。渡匿卡河，有十六紀之橋。橋盡爲古壘，乃扒拉顏侯看那司多路所作。沿河人家屋舍，園林楚楚。

近壘岡上有非羅娑父里，譯言哲人里也。昔哲學家多居此，故以名。草樹婆娑，山河環擁，亦佳勝處也。

十月十七日四時，自楷魯壁壘往士篤吉，汽車行二時許，道中多山，松崖翠壁，河流廻繞，光景可人。夕六時，見倚山烟筒彌望，人家蔽嶺，則已至矣。士篤吉爲滑敦壁王國京，居民二十餘萬，人家皆斜倚山，道路廣潔。有一長街，三啓羅邁當年，屋宇高廣，不減湃認，但差小耳。德有三王國，自湃認薩遜而外，惟滑敦壁稱王，人民五百萬，其聲名雖遠在湃認薩遜下，而諸公國莫能比焉。即觀其京，過于瑞典丹墨荷蘭比利時班葡遠矣。德人之善治都邑，誠大地所不能及，即車場之宏敞，全美已少見。馬車一繞，只有嘆美，其咦域街及𠺕拉壁街，比富貴人新第宅，結搆精美，皆至新式。吾向謂漢堡宅舍甲天下，由今觀之，園林自是漢堡爲勝。第宅則在二十年前式已舊，若論新異，二街實後來居上。德人善爲室，各都邑皆日新月異，以吾所見埃士拿之新舍，巴登之巴登𠺕士巴登曼海，皆新異甚，皆勝栢林。若十年再游德之都邑，其新詭當又不同，今吾所見日多，且不敢甲乙之矣。

道中所過大學中學音樂學兵學營築學及各公司，皆方廣宏偉。藏書樓三層，夜燈烱烱，讀書者未收也。王宮有四，吾游其二，一爲古宮，今施作博物院。一爲新宮，營築于近年，故體式彌精。其二宮一在山上，一爲別墅，園林絕勝。若以大小適宜論，在邑中者，竟可謂此王宮爲歐土最美可也。

第一宮爲十一紀物，制甚樸拙，厚板爲樓三層，蓋滑敦伯先君初爲地主所居也。樓上有王庫，歲入五兆，中庭有其開創初祖先公衣霸乞像，有德主墨西密憐封衣霸乞爲滑敦壁公圖，西千四百九十五年也。墨西密憐冕而衣大套，幕中正坐高處，衣霸乞跪于前，而德帝親爲加冕于首，百官陪位者皆跪，幕左右衞士，執旂者四，典禮嚴重，極似中國，可考見其册封諸侯之儀焉。蓋衣伯乞自縣君升封爲侯，傳至拿破崙時，以助拿帝，與湃認薩遜並封爲王，遂傳至今。下數十級爲王加路陵，棺上有石像，宮門高三丈餘，守門人肩金斜遍。

入門一大室，爲古武士鬬處，有十字軍時之盾，皆作十字。有十三四紀石彈。有十五紀兵衣及綿紗襪，衣甚長，至十七紀，兵衣漸窄，妥然皆有辮。有戰法師丹之兵衣及彈，與威廉之兵衣。此宮累有增修，至十四紀加飾，至美，崇隆五六丈，如城，四角着高塔，雕峨特式，今施爲武庫，有中國旂鎗在焉。有寶星製甚詳，分十三等，官得第三等以上者，歲給俸二千五百，其兵得金牌者，月給永俸三十五元。

第二新宮高二層，作門形，敞地前作大照壁，制乃類我國大衙署，爲全歐所無，蓋西千八百六年

作，然則吾制固非盡非，但土木太過劣耳。自旁門入，門內置古金燭檯十，高丈許，以今用電燈，故廢置于此。以美外觀，室重門洞闢，凡數十座，一正室，金緣白，有其先公雅特力戰畫。一室有教皇賜其先公金花圖，亦跪受。一室白下藍上而白蓋，配色甚佳，各室以五色緞裱壁。一室有埃士拿壘圖，一室有俄王衣凡織畫，一室拿破崙嘗宿焉。登樓左入舞殿，穿宴殿樂室，存燈十萬。穿一長鏡殿，入一黃文石室，有一金銀盤，有指圈五色文石宴殿，過于薩遜湃認王宮遠矣。惟其五色文石，皆作片瓦粘壁，或無力耶，抑作新式耶？有路多父帝入士篤吉圖，有西千三百八十八年戰士鼇路圖，右室有王全家像，其室乃在一隅，六角樓下，各室皆白。惟公主廳及臥室甚麗，几榻床皆飾金，其門不知爲門，以鏡爲之，甚詭妙。

宮前百步敞場外，爲崇隆列柱，屹然百數，望之華嚴，如中國照壁，然皆列肆也。其前敞場作公園，華表噴池，鐵几樂亭石像，紅花畦，綠草坡，列樹成行，士女雜沓，益助繁麗，此又新式矣。

王常居乃在別墅，去此新正宮不遠，前作宮，西後作園，中作圓池，列植南方棕葵大葉樹，四周以長廊數百丈，廊中作崇樓，此亦類中國，而歐土未見者。其一宮樓三層，林木蒼蓊，前有大湖，道夾石像，皆甚深秀，觀其新式，採自中國，故爲歐人所無，德人之講求新異，此亦其一斑矣。

道中新式屋甚多，卽市長署崇塔屹屹，白石爲壁，刻鏤新異，亦全德所少比也。

大審院方廣宏偉，前臨公園噴池，甚修飾。

中學校甚閎麗，其前公園林木外綠，噴池花畦內錯，亦可人。

蘇哩度屋左右崇階，中作大圓穹，左右斜環之，制頗佳。其先公衣霸乞臥像後有侍者，石刻極玲瓏。先公埃觀像在山，崇級百數，三成而登，林木夾之，游人多賞覽焉。又有先公基士多父像。

公園甚大，盡畦，多植小松，堆以石，與美之哈佛公園同，亦新式。山上有特圃，道屈曲，中有亭，綴以松畦，山顚作樓，游人甚盛。

獵舍松徑森森，高壘十丈，下有板屋，甚蕭散也。其十七紀之屋，多金字形，然西千三百九十三年屋式，已有用峨特式，已甚佳矣。

百貨博物院，樓三層，左右作崇塔，頗嚴莊，與傳金局相對。

其袄祠以士的的父寺最有名。前有詩人詩喇像。而約翰尼士寺，半島臨水，臨湖中作噴池，環以林木，至爲佳勝。啤結廟亦雄偉。

公園亦佳，閉整花畦，林木楚楚，烟覯水池，崇階如環，林木蓊蔚，尤爲游人所聚。

道中俾斯麥紀功碑建于陂上，隆崇十數丈，式如亭蓋，四方百步，周以鐵闌，自漢堡望碑立像以外，此爲工細矣。德都邑皆有俾士麥像，皆宏偉絕倫，蜀人思諸葛之德，何其遠也！宮前威廉第一金立馬像，後作華表，前作二獅，甚猙獰，毛瑟鎗卽此部廠，作工數千，去此僅二英里，惟越日來復閉廠，又當復反揩魯壁乃能去，恐往不得，徒費二日力，甚悔不一視也。製電車廠甚有名

，工人二千，製表廠木廠工人皆數千，並有各山多鑛產金銀鐵甚饒，故多鐵廠也。地分四州，有兵七千，政府有財部、兵部、外部、農部、內部、法部、鐵路部七大臣。以區區小國而有鐵路部，何況我中國乎？其世爵貴族五十，內有四歇叔，二科士，歇叔卽英之刁侯爵也。而今人譯作公，科士如伯爵，俾斯麥及今相蒲羅，卽封科士，英人譯之爲偏士，以有土之君故也。中國人誤譯爲親王則甚謬。

自士篤吉京往烏弄，亦僅二時許，沿道皆士不士譁路，山士人闢山園，種樹甚多，午行二時而到。寥寥山市，乃無馬車，一無可觀，惟屹然一古塔矗市上而已。烏弄古爲大市，當西十四紀時，爲往來波顛孔道。人民廿萬，今僅七千，市廛寥寥，亦多破落，德境最無足觀，僅以一塔名而已，亦可見人事之變盛衰無常矣。以其渡波顛湖道至順，故順來遊，不意僻地，車期至疎，竟候曉七時乃行，汽車行一時許，卽乘湖船而至刋士丹士矣。烏弄之塔，十四紀物，峨特式，尖稜萬千，亦與佉論塔略同。後二塔不甚高，門前獨塔高一百六十一蔑度，深一百二十三蔑度，廣四十蔑度，爲歐洲寺塔第一高者。羅馬彼得廟圓穹，尙爲第二，而佉論塔爲第三云。大端分四成，每成五六丈，四角各有塔，寶相最高十一層，上又三層摩霄矣。每層作棱式，而門前雕鏤之精，不若佉塔遠甚。殿庭上蓋交紋，高廿餘丈，窻皆五色玻，中庭九拱十柱，柱大丈許，並十餘棱，每柱一像，上作門，極雕鏤，高五六丈，餘像二列，圓楣刻像三重，每重層累十餘像，門作三間，每間二層，每層又作二層，出入之門，當其高大十分之一而已。一横門中作橴，分爲兩間，上列像二重，殿壁間刻像無數，並精嚴，然亦歐土峨特二大寺之通式耳。

薩遜遊記

戊申四月十一日，由奧國迦普士拔還，再過薩遜。汽車曉行四五時，每時六十啓羅邁當，十時至奧士式，見噫路比河流甚狹淺，多以匾底船載貨，吾國內地多河流，正可造此式船，以便輸運也。夾河皆山，肥嫩綠縟，山顚并種苹果舍利，遍地饒果樹，至波頓伯，乃入薩遜境矣，關吏視物而稅之。

往聞薩遜山景甲德國，吾兩過之，未盡攬勝。今自南境入，夾噫路比河，壁峭立如削，絕壁方平堆疊，如一一方磚砌成，無異人築，間有圓立如柱者，凡數十里，詭異甚矣！桂林筍矗，薩遜磚砌，皆爲奇絕之山，而筍矗尙多，磚砌尤罕，行徧大地，只見此耳。其最妙異處曰篩拿色地泊，石壁呀開，長橋架木，壁洞幽窅，折中着樓閣，望之如神仙。自是山勢益平，與城垣隄岸無少異。然垣下夾河，皆有人家，至卑論拿，開大原爲大邑矣。遂再至薩遜京厘爹士頓再遊焉。

是時薩京開賽馬會，各國良馬咸集，別毛色，審蹄鬣，分閑列廐，凡以萬數。然地球馬種無逾阿喇伯馬者，吾亦未知大宛天馬，比之何如？然凡有沙漠之地，馬足踏久，遂成輕瘦，以傳種焉。吾觀馬既多，遂頗解事，凡碧眼峻耳昂首細頭長頸平腹瘦蹄，神氣淸躍，爲阿喇伯馬傳種者，必爲佳品。乃預第良馬甲乙之等，而吾僕密記之。已而鬭賽，略皆不失，其失者僅顚倒乙甲，要不至誤入丙丁也，吾相馬益以自信。昔馬伏波善相馬，當時詔鑄銅馬式，置宮門外，其奏章尙存，

惜金馬已失矣。然馬援伏處中國一隅，固不若吾周遊大地之博。吾北邊蒙回萬里之地，最宜牧馬，昔唐時太僕張景順牧馬四十萬匹，雄視北漠，今吾與强俄對壤，應牧馬三百萬匹，以憑視中亞細亞，而改種之學，賽馬之會，應致意焉。

道廣潔，夜燈輝煌如昨也，再飲於公園舊館，則林亭少易矣。薩遜營築術最有名，前此匆匆觀會，未及領略，今一一觀之，其體製之精博，刻鏤之妙美，幾可謂爲冠歐洲焉。蓋其先王路易慕法路易十四宮觀之麗，乃欲爭勝，及奧古士莊兼王波蘭，益好壯誇麗，其王宮先爲鬬獸場，乃西一五二二年築者，後一六八五年增修作宮，今爲博物院矣。前宮門前有華表崇樓三層，後門以塔觀聳矗環壁，厚數丈如城，城上層樓，左右凡四，凸凹異式，以俛臨內外，皆綠銅作瓦，刻像作柱，藻楣銜獸，備極刻畫，今鬬獸處改爲花畦矣。然以歐土之繪鏤，兼中國之莊嚴，歐土各大國王宮，實少比之也。其西一六六五年之戲館，雲屯神擁，簇出天半，與旁之古廟及建築會館，金頂輝然，皆臨河鄰比，在今王宮外者，並薩遜建築之傑構，吾國若開營築學，所宜摹仿者也。博物院綠地白間，色甚雅，有十三紀之磁，爲德國最有名者。有刻文方錢甚多，大有二三寸者，厚二三分，名畫甚多，吾兩讀之。其山水畫有租晱安頓可賀，深妙迫眞。其人以西一千七百六十八年生，一千八百三十九年死也。又亞羅巴及卞羅律域二人皆佳妙，吾今猶神往之！

再遊薩遜王宮，觀其寶藏室，所值八十兆云。入門有二金盤像，座刻甚精，奧古士多座尤精，一室藏牙器數百，牙船大數尺，一人舉之。一室藏駝馬卵及蚌，亦百數，有作尊鑲銀者。一蚌船精

，且大同牙船，有文房四寶牙珊雜寶作刻像濃深，其一大尺，鑲銀雜寶摩色花卉作桌者數四矣。琥珀櫃五尺許二，一爐以紅文石白磁刻像及花，上五座以雜寶石間珠，華妙甚，蓋一千七百八十二年者。珊瑚食具。一以文石刻鸚鵡，其銀器數室，有櫃，以雜寶鑲之，有盤碟百數，一雜寶石鑲銀鏡，有大銀盤滴漏，有刁多刼尾所作寶石鑲銀刀，一大金錶，有時刻日月最精者。雜寶香奩，刻樓閣，頂刻美人及鳥，蓋西一五四年灣士歆尼士製於暖壁者，入大石室，柱皆紅鏡鑲之，藏尤珍品。

雜寶石器無數，刻奧古士多像尤精。刻金小盒，綴雜寶，尤精。十六紀架鳌幾父所製，有突人物之寶石畫屏，十六紀士扡士卜製，有鏡架置象牙寶器百座，瓌珍千品，刻劃大小入微。飲器佩帶，以珠爲之。一塔鐘，金架，銀鏤人物。樓五層，窗百數，精甚，奧士卜製。晶器數百，鑲於鏡面，一晶尊，鑲雜寶，値六萬。晶球六寸，能照人，一室文石地，金門，櫃盡藏金器，有王波蘭時之雜寶冕及球杖，頂作藍，袍繡金花。一櫃藏金剛石二，劍柄一，紅寶石大寸許，士馬辣綠寶石大寸許，沙快亞碧寶石大二寸，滴加連一百九十，大半寸者十五，茶器一座，金牙磁文石鑲之。丁靈伽製金殿一座，値十九萬，西一七零一年作，八年乃成。印度式陛廊仗馬華蓋，皆以雜寶爲之，極莊嚴。一埃及華表，以五金寶石刻畫人物，如此者華表數四，皆丁靈伽作。有像存薩遜國，今不過五百萬人，如此小國，而王之寶藏如此，可推封建世之貪虐矣。聞王一歲甚少入視，王子時來一觀，則與我等耳。

王宮古奥士多室，旁有中國織畫。其塔室徧壁上下置各磁，值百萬，皆中國日本及薩遜磁，以萬數，薩遜磁不佳，皆白花人物，如瓦。其朝殿宴殿舞殿皆邊的問畫，壁以文石鑲摩色畫。左右三間緣金蘭，甚華。一白殿極淨妙，士焉所以后室，白鑲金紅壁。小舞殿黃白壁，上刻金。內宴室皆織畫，有拿帝贈王波蘭紅袍白袖，其日用銀器，皆西一七一七年者。勝突厥鼓四，湯盂四十四，刀叉一千八，式一百八，擎蓋一百六，花盤一千七百四十，西一七五四年者。銀桌四，蕉獸爲之，燈六百，茶具一櫃，外金內牙，鍍金者。一櫥則奥古士多王波蘭時一七一七年物。碟二百四，刀叉八百，又食具及盤皆全金也，共值六兆。一室磁器食具肖中國，摹龍鳳，亦一七一七年者。薩磁須下有星形則眞物，其製磁在埋士拿，王之白磁，人物者頗佳。碟各碧綠異式，花葉頗奇，有卉字者，一七三一年製也。有晃者，眞金爲之，各異號，有叉字者眞品也。有磁五色，文石塔座置食器，有加晃圖，一八零六年也。凡各銀磁具，皆先王奥古士多物。其人好大喜奇，嘗作大餅，重五千磅，長六十尺，以五千六百卵，三千二百六哥倫麪爲之，載以八馬，其切刀尚存，飯單三千六，小國君侈如此，亦可驚矣！吾萬里大國帝王，乃遜之，其民艱哉！然歐人工藝之精，今日文明之盛，則造端于是也。美藝院在河邊，極精，中穹，鑲銅，金頂，上立女神。

德國車有行二百四十啓羅邁當，疾殺飛鳥，只供調兵。

薩遜女優楷尼曼茉曼，在紐約每夕八百，在美吾嘗聽之。

薩遜邦獵色市記

十月自瑞士入奥國波命，遂還遊薩遜之臘色市，非都會而爲市者，臘色實爲全德之冠，人民五十餘萬，道路廣潔，屋宇尤瓌麗，殆過于栢林漢堡，而爭勝于免痕佛蘭拂焉，甚矣，德都市之盛也！其市長署有新舊二者，其新署雄麗奇聳，殆爲寰球第一。德美市長署皆競新奇，而德尤勝，爹一士頓之高聳，士篤吉之精美，佉論之古麗，漢堡之莊嚴，皆卓絕，遠非美之所及。而獵色市長署，幾可與比利時法部署爭雄，雖各國王宮，無一能比之。蓋德人既妙建築，而獵色市之富，足以舉之，其八面高樓華表，既極雄麗，正面八層以上，乃作表觀，刻鏤三層，翼以雙塔，已高甚，其中高塔，雄聳入雲，見圖自詳，非筆墨所能寫出也。舊署今亦更新，紅石列戶，如古壘，亦復大佳，其大審院方廣雄壯，中方塔綠瓦，高甚，外有敞場植花，亦爲全德冠，幾幾比于比利時之大審院矣。其大學亦復方廣精嚴，堂中樓上環廊，可俛視，皆作綠瓦畫壁，雖非精麗，而甚新鮮，學生四千人，時方就講，解外套入，甚彬彬也。其教科與栢林同。當大學之前，爲敞塲噴池，全市遊人所集。左爲書藏，右爲戲院，前爲博物院，公家最要之院宇皆聚于此，皆備極壯麗。旁爲新廟，皆莊嚴，總總新麗華嚴之樓閣照人而已。其音樂院與舊藏書樓同式，稍小，然去他國，尚爲極麗者也。道中所過，如兵校，營建校，皆規模閎絕。兵校三層，長幾彌街，一公司製極奇詭，四角有塔，中爲四圓角，外作半月，下則列戶數百，公園名約哈拿，大二十餘里，望極無

滯，林池溪沼，草坡亭榭游船，幽勝宏雅，約哈拿蓋名女地，爲其所施也。其動物園堆石爲山，高五丈，峯巒高下，岩澗曲折，洞路窅冥，此則類中國，而精肖過我，雖不能比漢堡動物院，而亦目無餘子。其餘百屋，列廊聳壘，如欹破，如莊嚴，皆精妙。蓋後來居上，日構愈新，德國結構之精，誠無與抗行者也。道旁有勝法華表女神在顚下，四方作威廉第一，俾斯麥、毛奇、及薩遜王像。戈旗士馬森然，此市製紙製琴製皮製玩器，徧于地球，而印書肆亦皆出于是，爲德最大者，惜是來復日，皆閉戶不得遊也。

滿的加羅遊記

丙午十二月十二日曉車，自法之奸悟至滿的加羅國，其國之特異，實爲歐地所艷稱，而大地所寡有，國土橫長十八啓羅邁當，深十九啓羅邁當，方五邁當，略當中國方十五里耳。人民二萬，一荒山憑峻嶺，絕海疆而立國，如吾中國之山海間荒鄉耳。然以此彈丸而立國歐土，不滅而特立，與英德俄奧弁峙而無所屬，其特異一也。此爲獨立侯國，故屬於法，而今爲自立國，國旂信印，皆別立不與法同，惟用法語及法幣之佛郎，衣服飲食一切行用法俗，過橋渡壑，移寸步皆爲法界，而滿的加羅之國旂，搖颺於一山顚一水涯自若也。以視萬里印度，何其遠哉？此其特異二也。歐土事情詭異，以此彈丸國而自立，實吾中國人所夢想不到。而此彈丸國之繁麗華妙，甲歐土各大國，尤爲大地人所夢想不到，亦滿的加羅侯所夢想不到也。

其國土背挂崇山，面臨大海，形勢極似香港，樓閣皆抗山占壑爲之，乃無尺寸平原，在其自立之所以然，則亦以地扼山海之險，而他國得之不足增大，故聽其蠕動之生命於海濱，往古歐土，中原多故，大國爭雄，皆不爭海而爭陸，故滿的加羅侯得以妄竊自主之君號以自娛，以此海濱荒山，實爲棄地，無所用之，而今滿的加羅侯，乃以其無用爲有用也，是其以臭腐化神奇，尤可異矣。一英人語我以歐遊曰，曾至滿的加羅乎？不可不一遊滿的加羅，滿的加羅，實甲天下。乃詰其故？乃曰滿的加羅宮室第一。滿的加羅服飾第一。飲食第一。戲樂第一。女亦第一。吾向僅聞巴黎

之麗華，而未知滿的加羅，及告者益衆而益驚。然安有彈丸國而能勝妙過歐土諸大者乎？及此親遊，雖以告者過，然其妙麗亦幾幾有以甲歐土者焉。

吾食於巴黎大客店，及一二食店，酒饌價奇貴。在巴黎店吾以三人午食四品，一蒸雙魚，一白筍條，一鷄湯，一鷄與茶及紅菩提酒，在中國乃常食之儉者，吾以百佛郎銀紙與之，僅餘二佛郎餘，蓋取費九十七餘佛郎也，遂盡以二佛郎餘以爲賞費。若復日夜食，如加飲三邊，則不知取費至幾何。吾行徧大地，未嘗見此，令人駭絕！若旅費稍少，候滙數日，則不知所糜若干矣。吾夕食於外，向酒店食僅三品，亦取費五十餘佛郎，然饌良美，極似中國，巴黎店饌尤精，雙魚尤妙似中國，誠甲于歐土。法京巴黎，號稱美饌，然吾屢食於克蘭大客舍及諸酒店，未能比之，不論餘國也，飲食第一誠然。道中多服飾店，婦女冠服店甚多，華妙新詭，無色不有，徧行巴黎諸大店，不可覩也。惟法人在美蘭賽會有之，而滿的加羅，觸目皆是，則勝巴黎多矣，服飾第一亦誠然。吾所居大客舍，名巴黎，俯海臨公園，乃最勝處，徧滿的加羅皆遊客，故客店以千計，而巴黎客舍第一。其前面白石璀燦，塔瓦金碧，五色巍巍若王宮者，則戲園博場也，此屋誠偉麗矣。其他客館人家，亦多妙麗，率用五色瓦，夕陽曉日，其光陸離，乃最勝處，然白灰粉壁爲多，又室多倚山，地極小，其刻劃精嚴華妙，皆遜漢堡，德國宮室極新詭，故漢堡實冠大地，卽埃士拿亦極精妙，滿的加羅惟五色瓦勝，宮室當在二三以下也。戲曲樂音，則吾所見者，未極其勝，女色無從窺見領會，然聞妓樂最多，理或然歟！吾游日淺，或未能盡其妙，然無論甲歐美與否，要爲

華詭妙麗，地球上絕美之觀矣。

滿的加羅，南臨地中海，碧浪紫瀾，萬里捲波，風景佳勝。去赤道不遠，幾在歐土極南，深冬草木不凋，青葱彌望，能植棕櫚蕉葵，大葉夾道，公園依山上下，百花爛熳，亦極似香港公園。博塲巍峨，正當公園，巴黎大旅店臨其旁，道尙多泥濘，小石未修者。然全歐多令草木盡落，游各都會，皆索無味，惟此地獨綠葉青縟，又兼海景，宜其游者相赴也。故他地皆避暑，而滿的加羅獨爲避寒。馬路環山，又有一公園，臨海倚崖者，更爲幽勝。徧山屋瓦皆新，土木相望，興築之盛，日新月異，他日詭勝，不知如何而止，其在滿的加羅呑併後乎？

游其公宮，倚崇崖而臨絕壁，舊壘至今巍然於山顚，尙想古昔百戰之艱難也。今因舊增修新壘數四，峻麗摩雲，在公宮西角宮前，闢岡顚爲敞地，兩面臨海，前門外環壁樓，有衞兵持槍守門，入門投刺，即可到觀。全宮中作敞院落，正中設兩階，登樓盤曲而上，樓橫列十餘室，懸古畫及其歷代先君像甚多，鋪陳甚麗，與各國王宮同。宮前絕壁上，列樹成行，俛臨大海，蓋侯夫婦二人而月收四百萬佛郎，無所用之也。

滿的加羅，何以能蕞爾國而繁麗甲歐土哉？歐土貴族侯封數十萬，王孫公子更無數，富貴既極，思所以縱欲游樂。而歐土各大國政令頗嚴，德國夜十時停戲劇，十二時百戲皆止，禁妓館，巡徼甚嚴，英意瑞丹墨同之，丹惟夏時一公園稍鬧耳。自巴黎戲游樂次則匈牙利之標德卑士，又次則奧之瀰京矣，然警政苛之於前，報論伺之於後，法奧雖樂，仍非貴游所能盡縱恣也。惟此區區侯

國，絕無苛政，遇客極厚，而聽客所爲，又無警吏報論之伺察，故墮轡王孫，綺紈公子，得以肆其情欲，無所不至。又當汽車飛渡全歐，各國皆可一二日而來，至雜沓行游，日增月盛，列國既行立憲，帝王無所事事，故亦多作微行。吾在巴黎酒店，店主人指某室曰，此昔瑞典王比利時王所居也。若其餘大賈，挾多金而來縱樂，更無論矣。故滿的加羅，以其極小國而得成爲極樂國，歷時既積，踵事益增，於是淫樂侈靡之具，因巴黎之舊而少加焉，蓋其勢使然也。夫既聚全歐穹富豪貴之人於數里之地，以最歡極娛，縱極所欲，而無清議以從其後，既以揮金如土之豪，又加一擲百萬之概以滿之，則纏頭之費，飲酒之資，必無可量，則亦必合全歐華麗之具，致樂之道，以日增飾而加美之，所以最供人欲者，不外乎聲色服食室器數事，其日講求以致精極妙，因以極速之率，遂甲歐土，乃自然之理，不足怪也。所可怪者，仍是海濱，能存一獨立侯國，不收他稅，獨收博稅之一事耳。然其展轉相成，遂成一極怪之極樂國，乃知春秋之鄭衞，聲色獨盛，非無故也。

大地極樂國，曰滿的加羅。境土二十里，小侯何么麼。山海翩翩獨立旗，附庸於法仍不磨。滅得不足以爲大，苟存性命亂世過。跨山南臨地中海，雲石嵯峨過紫波。氣候不寒海气活，深冬木青花繁多。侯國如彈丸，侯政不繁苛。順人之欲縱人樂，歸者如市滿山阿。博場閎麗過宮殿，公園妙美百香和。靡顏膩理四方集，遺簪墮珥深宵多。寶釵珠履日詭飾，錦衣玉饌加婆娑。鳴琴利屣繁曲劇，雕墻文瓦增嵯峨。歐土華族數十萬，束於嚴政無奈何。闢此桃源異國土，縱橫人欲無譏

訶。汽車一日可飛至，避寒牽袂爭來過。墮轡王孫金絡馬，綺紈公子玉人歌。列國帝王居無事，微行時舉金叵羅。揮金如土擲百萬，踵事增華日相摩。服饌曲樂皆第一，甲絕歐土理則那。小侯故壘憑海溢，宮闕壯麗摩天霄。月收博稅百萬錢，一切無征人銜惠。旅者如家歌樂土，妙音之天何人世。腓尼基，嗹尼士，歐土杈枒多產異。從極小國生詭奇，無若滿的加羅極樂之怪事。

突厥遊記序

病家不能醫方，徒憤激于病劇，而妄用刀割，未有不傷死。亂國之人，不學治術，徒憤激于舊弊，而妄行革變，未有不危亡其國者也。戊申七月，吾遊突厥，適遘其立憲之嘉會，舉國懽呼，想望青年黨之豐功。吾問其國人所學，皆法國學也；吾聞其國人立憲之所期，則盡去舊制之紀綱風俗，而舉國平等自由也。吾告以各國立憲，不過以法治國，上下同受治于法律而已，非蕩然無紀綱，可人人平等自由也。則啗以鼻，詭何而不然之。吾去突厥，德使孫君寶琦問我以突厥，吾告之曰：突厥將危亂且亡矣。夫平等自由，乃法國革命時救病之藥名，只可飲于一時以快人心，而刷積癥，不可以爲朝夕之饔飧也。舊制行之數千年，實人心國命所寄，紀綱法度，雖有積弊，只可去太去甚，以漸行之，如盡去之，人心國命無所寄，則蕩然而大亂耳！而青年黨之徒，久遊法國，日事破壞，徒口耳革命之名，而未嘗從事政治理財之學；徒艷炫歐美之俗，而未細審歷史風俗之宜；一旦以兵脅其君而收其權，乃舉舊制之法律道揆盡棄之，一朝而易二百餘條，非亂舞傞傞而已。吾既去突數月，而聞將廢其君，青年黨益事壓制，尙甚于君主專制之時，突以大不大快也。然而青黃不接之時，歐美之實效，非突人所能驟受也，于是國人不知所以措手足，惟亂無寧，生民塗炭，國人既厭惡之，而舊制不可得復，新政又不能施，讙讙爭亂，召敵仇不怠，只有待亡而已。吾國政俗既類突，人民程度亦類之，吾甚恐吾國他日之變，亦與突厥同轍，則與

亂同道，未有不亡也。嗟夫！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康有爲序

突厥遊記

南海　康有爲更生撰

自羅馬尼亞乘船，戊申六月廿九日曉起，自船中望黑海，澄波萬里，紫瀾微廻，漸見岡巒，惟多剝皮。東坡詩曰：有山禿如赭，蓋地有運會。苟非其時，則气不澤潤。行數時，漸近突京，平岡迤遞，頗有古壘。及村落，然山色枯而力弱，與歐西迥異，足覘突厥之衰矣。

六月廿九日曉泛黑海

澄浩萬里碧，接天鏡誰磨。紫瀾更不廻，穩渡枕席過。遠通地中海，深處室奧何。戰艦幾千里，白浪若山陀。我來際升平，幸覩不揚波。朝日升熹光，反射金勃羅。橫覽大地國，感慨起嘯歌。君士但丁帝，當年揮金戈。雄霸奄兩海，宅都移作家。遙望山禿枯，破壘枕山阿。突厥昔何雄，今玆衰可訶。極望高加索，美人產婆娑。雄濤皷泙濼，北岸俄艦多。耽耽出海峽，英法實兩鋤，餘怒徒東海，我遂遘禍瘥。黑海雖絕域，動若洛鐘和。橫槊誰賦詩，吾應先支那。

十一時半，將至君士但丁那部，沿海邊岡阜漸綠，皆有人家，地名耶尼瑪哈。距京七英里，皆有歐式住宅，白窓三四層，英德荷使避暑別墅在焉。憑對黑海，漸入海口，自此屋宇相連矣。入口處窄不及里，兩岸爲歐亞之界。兩岸皆有古城斜牆至海，歐岸圓，壘堞完好，高聳雲表，亞

岸大圯，僅餘壞墻，此二壘蓋摩訶末手築，壞希臘教廟爲之者。自此兩山頭岸數十里，如江湖然。人家樓閣，彌山上下，汽舟帆檣，映帶碧潯，風景之美，略似長江之武昌漢口，黃鶴樓前，晴川閣外。而碧海廻環，島嶼外點，則爲內地江山所無。且兼控兩海，形勢奇偉，寒暑適中，實可謂爲大地都會第一。君士但丁之營此新都，可謂有識，若不裂國與諸子，實爲控扼歐亞之大都會，雖羅馬尚不及，何況今之巴黎倫敦維也納栢林乎？近世惟俄大彼得之遷聖彼得堡略似之，而形勢尚遠不如也。徧大地中控扼兩海之口，綰轂兩洲之地，以爲都會者，亦惟此一都。若中國印度波斯域內，皆無此奇闢之境，且無論何京也。惜哉付之突人，如此江山，豈不可惜！若以拿破崙俾士麥有之，則北出師以擣俄，南馳艦以擾班意奧，西扼直布羅陀埃及之口，東闢波斯之地，歐西一統之局，何難有成？惜哉突人撫有之而坐困也。

此京既控扼山海之險要，而規模偉大亦無倫，後山自巴根涌來至近海，多成岡阜，如洪濤之奔放，而枝葉重重環抱如竹之苞，揚州蜀岡之勢頗肖之，但包裹不如之耳。君士但丁來此宅都，始營城郭，自後山數重塹至海環數十里，崇垣屹屹，圓壘嵯峨，依岡築之，自西千四百七十六年，突人破京而壞之，至今壘堞尚半存焉。蓋將二千年物，英主遺搆，大都壯觀，中國自長城外，長安洛陽久毀，今南北京比之既幼稚，南京大亦頗相仿，其雄偉精美亦遜之，波斯古京毀于蒙古，印度吾曾遊徧，舍衞鴨忌喇，遠不能比，然則就一城論雄偉，亦當爲大地冠焉。英雄作事令人驚，君士但丁在二千年，已能如此也，吾策馬巡覽城址，撫其頹垣斷塹，拾其灰石，爲之驚歎！

登其正門之樓，俛瞰山海之勢，其岡脉出士擔逋者。最高因爲王宮，左旁稍低之岡，護從迎繞，其前亦然，凡數十里，皆樓閣布滿矣。外有四島侍之，今皆人家，而冰奇波島，尤爲勝妙。歐人以爲避暑地，園林相接，今滊車新成，他日之盛，不可思議。又外有三島遠拱，突人昔囚△△王至此，又逐犬數千於此出口，故此京之大，蟠亘百里，閭閻撲地，其人口號百万，然近京邑聚今皆相連，觀其氣象之大，實今不止百万矣。園林樓閣日盛，連百餘里，若他日接連諸島，則開方二百里以猷于山海，規模之大，益爲無倫。今栢林新闢京地二十五啓羅邁當，欲爭雄倫敦，而巴黎環山以內，廣原膴膴，然較之君士但丁那部之控據山海，氣象萬千，終有天壤之別也。惟突京之汚穢破壞，實爲全歐所無，蓋人家日夕糞除之物，皆棄于門外道中，其致穢之本一。突京人家皆好養犬，更有衢巷之野犬，乃不屬于人家而野生者，國家乃禁人殺踏之，車徒行遊，犬多橫臥道中，車徒經過，委曲廻避之，甚苦，其犬無所事，終日懶臥，連羣相與揶糞除物爲食，故糞物汚穢塞途，其致穢之本二。其貧人既多跣足，襤褸相望，或更病丐行乞，坐臥途中，觀望不解，其穢三。室屋旣多古舊，歲時不亟，破壞不修，木折瓦飛，其穢四。道路塡石，而歲久不平，遂多坎窞。其無石者，晴則飛沙眯目，雨則泥濘汚濺。又甚者便旋道上，瓦礫堆中，積久益臭，其穢五。至此乎，日日掩鼻而過，吾遂懷大耻。蓋恰與十年前北京無異，乃至夾道之店，執役之工，亦有類者，幾若夢回故國。但無臥道之犬以揶糞物，惟此稍勝。宜歐美人以吾國比之波突，誠非誤謬，而不治之形，闇合乃爾。蓋古國文明之餘，政治弊壞，遂有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

，亦可異也！吾未至波斯，然可冥推而得之矣。聞突京人須稅三啤亞士打，以爲修道費，不可謂少矣。此與北京歲撥修道費六十万無異，而皆爲吏所中飽，是亦闇合之一。蓋突京未設市長，不行地方自治，與北京同付之官吏之手，故官吏恃勢而人無由究詰之，惟地方自治，則市長出於公舉，卽無由全侵公款，而又有多人餘日相助爲理，夫民人自經理其都市，猶自治其家，歲歲公議而公行之，雖欲不整潔不可得也。官吏與民隔絕，痛癢不關，視如傳舍，有司少而日力寡，可偸惰則偸惰矣，況于可中飽乎？雖欲不汚穢不可得也。故付權于官吏，雖有聖主，必不能行纖悉之治，卽有杜父召母，精神猶有不及，或權力有所不給，況間世乃一遇乎？故突與吾國之汚，爲人輕賤者，乃自治之制不行，非有他也。

突人地處歐洲，與德法汽車道交通不二日，與奧且數百里爲界，而邇來二百年歐亞諸國，突飛驟進，雄强文明，我東洋遠隔數万里，猶震驚而思變，而突在近鄰，有若鼾睡，甘爲坐亡，絕不少動，豈非大異事哉！雖由回教壓抑，亦何閉塞乃爾！

然數十年來，經布加利牙役後，不可謂突不大變也。以吾所見考之，國之大政，曰兵制，曰刑獄、曰學校、曰警察、曰衣服、曰几桌床什器，突人於是數者，殆無不盡變，與歐西諸國同矣。

突人開口輒以强兵自許，其練兵法皆師德，常時兵四十萬，戰時兵百二十万，精練者八十萬，其馬西多呢州兵十五万，尤爲勝兵，蓋阿喇伯人强大耐苦，今請立憲者卽其兵也。突人陸軍向有名，吾觀之甚不肅，其長仍在耐苦耳。

突人法律亦皆變矣，向時吏得恣意魚肉百姓，今須奉法，凡事皆有辯護士任之矣。吾視其判官訊處，問官四人上坐，辯護士北面辨難，訊者立不跪，後高坐爲觀者。院樓亦壯大，而汚穢不堪，散肆無紀。官及辯護士貪甚，官得賄廿五鎊，即殺人者亦放之。其外國人有罪不敢問，大罪拘之，則領事來爭領去。即訊得實，僅放逐還本國。所見獄卒，乃用奧人，而不敢用本國人。其獄磚牆內以木室爲之，無几榻，每室大二丈許，可囚繫四五十人，通以鐵窗牆不堅高，易跳去，此爲死囚之獄矣。然僅囚突人，若白人則不能囚。

由斯以觀，然則所變律及刑法亦何益？警察立滿于途。吾又遊其總監之院矣，樓板內外汚穢不整，欹坐笑話，食烟雜談，雖有持槍者巡行何爲？若道中警察，則以苛細故，勒金錢爲事。昔有延外人操外語則拘囚之，蓋徒增壓制之具而已。

十年以來，舉國學校，皆法歐西之法矣。小兒入學，月脩四啤亞士打，外人死收其資爲學費，其學室連長几，分課室，懸各圖，寫黑板，吾入一校，小兒一百六十人，歲避暑假二月，其大學二層，學者甚少，自律學外，他科僅二百人，其設科，曰律、曰兵、曰醫、曰工、凡四。無哲學科、理學科。教習二，醫科教習三，律學幷哲學文學。各國語學，惟兵科兼之。兵不另設學，而附同大學，亦惟此那，其少可想矣。歐人之所長，突人似未知之。吾遊其工商業學，學生三百五十人，自十歲至二十歲，僅學製几桌鞋襪，其粗淺可見矣。然床榻食室極整潔，歲費四万五千，全國如此，僅二十五所。凡各學樓層甚大，歐几桌寥可數。其地板無毡，望之極不類，惟上幕則繪

畫甚精美。然一無地毡，卽覺朴野，故配物不可不講。其總理派人導遊，則甚恭，以爲中國人未嘗有到此也。然突人之多如此，而入學尚寥寥，民僿愚已甚，豈能周於用乎？變學十年，效乃如此，或昔者壓抑過甚耶！

今玆突人講外學者，皆法國學。語言文字，悉師法國，故此論亦以法爲師。入突境而不通法文法語者，猶盲啞也。然法人不同英德，本不長於政治，但譁于革命耳。突之前輩，久壓抑于君權之下，日思以法之前事，導其後生，亦不得已者耶！惟人心旣動，飛揚不已，今雖言立憲乎，恐未必遂能安也！

游于都市，極望皆歐式衣服矣。短衣革履，剪髮易服，自蘇丹以至小民皆然。惟存紅絨帽以記其敎，故道中極目皆紅冠，此外與諸歐無異。惟士擔逋市中極窮者，猶存突人舊服式，則多襤褸不堪。舊服雜以紅黃色，如蒙古喇嘛然。其長衣無鈕似中國者，則回敎舊服，吾新疆之回敎人亦同此，則阿喇伯及波斯人爲多，若几榻什器宮室鋪設乎，則自王宮及貴人富家，無不用歐式矣。突故俗席地坐，設錦墊，有小桌，略近印度，與波斯亦同。蓋變服及器已十年云。

夫突人兵刑學校之大，衣服之式，警察之制，一一皆同於歐西，而積弱貧困之形，污穢不治之狀，爲外人所侵凌欺藐者如故也。而變法者僅求之數事，或雖下及于變服，亦何益耶？此亦不可不深思也。過河橋爲士擔逋，依岡憑海，則盡突人所居也。君士但丁故宮在焉。突舊據以爲宮，則臨海者是也。自生蘇非朝，索立曼廟，及一切大廟，獄囚警院學校，博物院，巴沙卽市及一切古蹟

，與突種人家，皆在士擔逋，故欲觀突俗之眞相，必當深觀而多遊士擔逋，否則猶未至突也。

士擔逋宮室道路尤汚穢，人多襤褸，乞丐相望，與諸犬橫臥，廟前尤多，且跣足，其大道中爲墟，陳售器物，雜坐臥歌唱，占卜飲啖，北京舊狀，幾與迫眞，若其市之規模狹小，更有印度氣象。

市名巴沙，此市名喔屑路巴沙，自爲一地，如小城。而上有厚蓋，不通光氣，故陰沈暗黑如地獄焉，蓋百四十年矣。凡十數門，數十道，初入爲眩，列肆駢闐，肆僅占地數尺。售藥之醫，高踞床上，後列藥物。米商後堆米色，僅容身坐，一切類是。亦有粥賣如中國，其中多大商，備百貨，資本極厚，而列肆亦同。惟地球萬國之圖則無之，且所售皆突人用品耳。想其創法之初，以便交易，自謂至善，即今歐西各國食品列市，及大雜貨店，亦用此法，而合衆商万貨於是。地隘無光，人氣薰蒸，吾少步游，猶思掩鼻，安得不爲歐人所輕笑乎?至夜則道斷行人，亦無街灯馬車，夜歸殊形不便，以視法美之專營夜市，何其鬧寂之殊，而文野之度，亦以此定之，然我國若此者甚多，猶與突相比之時也。

士擔逋在過橋不遠，即爲君士但丁。華表凡七截，每截丈許，下柱二層如塔，昔者頂有金神，後破于雷火，此爲二千年物矣。

君士但丁陵，距華表不遠，今已盡毀，僅一瓦礫堆中地穴耳。君士但丁爲奄人所弑，奄人墓同存此礫石堆中，整潔，土人然燈奉之。聞君士但丁甚暴，此地種民，故此奄弑之，人心更稱慕而永

祀之云。

其宮廟聖跡，至古而瓌瑋者，皆在士擔逋盡處臨海岡邊，東羅馬故宮，抗山臨海，頗偉大，在生蘇非寺後，今雖爲古樹疎林，如吾煤山草木，而遺堞皆存，故宮尙在，勝吾長安城上，漢唐陵闕，一無所有者遠矣。宮城雉堞如中國，內環數里，法部審院在城外，奇大，突京衙署至大者，幾與兵部署比。城門外敞地有泉亭，方廣數丈，百六十年蘇丹厄蔑第三所作，刻劃五釆甚精雅，上五圓頂，此回宮室之精，當與博物院同比，此泉甚芳，蘇丹飲而作。

有回僧，尺許灰高帽，長黑衣，直袒前司之。此城門昔爲宮，今門上之室，卽以藏國寶，有教主摩訶末一枚。

蘇丹者，閉深宮而不出，惟歲一來開此室視之。其銀幣局亦在此，同時一視之，千万騎徒，而觀者如堵云。城上有古樹盤屈，六百年矣。門旁有二石龕，凡大臣以罪殺者，懸首此龕，其暴政嗜殺，亦可想矣。入城門內，荒草百丈，有君士但丁所築寺焉。寺門外四栢，有闌，內爲回教先賢墓，蓋千七百年前物。旁大廈三層，塗黃色則今錢幣局也。局前老樹杈枒，亦六百年矣。前百武爲白宮，有二塔五門，有二丈之固牆圍之。蓋自東羅馬及突厥諸先主皆居此，最爲古矣。今有先帝遺妃五人居，此突人之爲奄者居守焉。蓋近世諸王別營歐式宮囿于外，不甚居此。而奄人皆改用非洲之黑人，不欲傷其類也，亦勝吾國一籌矣，此宮不許人入。

自海中望之，層樓杭山甚勝，其後圓穹二三十，則昔者諸妃嬪各食之廚也。

生蘇非廟卽在此宮外，此廟已二千年。其閎大華妙，令人驚絕，可謂爲地球華嚴第一。但太古舊，而經世變，遂有剝蝕，則不能不少讓步于西羅馬之彼得保羅二廟。然彼二三百年之近，校此二千年之古，而華妙莊嚴已至是，又剝壞無多，且爲彼得廟之師，以鄙意論之，終不能不以爲第一也。然無論如何品隲，終不能置爲大地第二物。印度沙之刋陵，古與華終不能逾之也。蘇非者敎之先賢也。生者卽先音之轉也。今敎人稱其先賢如彼得保羅，皆曰先，或譯音曰聖，吾意國遊記作珊遜者，卽此廟也。但譯音少殊，今依此土作生蘇非，名從主人也。此廟創于君士但丁帝中，非理多韶士帝繼之，而成于茹斯底年帝，蓋亦經三百年工程，與彼得廟同矣。其崇雄峻廓，度宏規而大起，四角作四寶塔，高侵雲，蓋採印度制也。過于保羅廟，但少遜彼得廟耳。然地球大廟，亦鮮過之，今彼得廟式，亦取法于此耳。後門作廣廊，廊分內外二重，皆八門九柱，柱大盈丈，柱壁皆文石，每門隔三丈，高深三丈，上作金摩色畫，中門甚大，有昔帝后二像，囘人雖滅之，痕猶在，入門一柱有孔，囘人病置指孔內，抹面及足卽愈云，今孔甚大矣。遂入殿，殿上作大穹一，其四方作四半穹，四周環樓，前後四角，窪半壁式，神座旁左右樓室，各五柱，樓下二大柱，正東西樓室各六柱，樓下四大柱，皆青紫圓文石，大合抱，樓上廊石長丈餘，廣三尺，柱大盈丈，壁厚五尺，廊玻窻方尺，皆君士但丁遺物。樓上下壁，皆青紅文石，門亦然。樓上下門多刻十字，今囘人滅之，而跡猶存。一門作古神持鑰與果，後穹下樓闌左右，爲茹斯底年帝后對坐，視下處東樓爲西一千二百四十年，盲將軍軒力可士但多羅士葬處，樓巢鴿無數，以爲先賢所託，

禁人取之。樓蓋作交紋，爲峩特式所自出，如六穹頂樓幕及板，上下一切皆金摩色畫，繪種種花式圓像，各別万千，殊妙如遊天宮，華嚴室相，無以尙之。雖爲回教人多所毁塗，而妙相金光摩色留存大半，視保羅一穹，渺乎小矣。就大地金摩色畫之廣且多，尙無以比之，況其精妙殊異，而又爲二千年之古物乎？吾足跡徧全球，惟波俄未至，而宮廟拓影皆已見之，吾敢定評，爲全地第一華嚴樓閣矣。宜歐東十字軍來，震其文明，驚爲未見也。後穹摩色金處，有基督像，雖爲回人滅作花樣，而遺跡尙存，今改爲摩訶末廟，而耶敎人愛惜而指點之，易敎而用其廟，法最美矣。今吾國人有惡佛敎者，乃併廟而毁之，如吾粵羊城長壽寺，實爲全粵寺觀之最偉麗而大者。若改爲博物院，豈非至善，乃以第一妙莊嚴之古物，雖有巨工，不可再得，乃毁之開街，是有何用何地不可開街乎？甚矣吾國人不知保存古物，故文明掃地，今外人游者，無可憑證，後人起者，無可感興，此俗之奇，乃野蠻國之所無，而中國學士大夫，乃不知而甘蹈之，眞可恨也！中穹今刻回文曰帝與月地明，正中神座旁二白燭，大如柱，外二燭更大，有金座，右旁有金亭，王坐處左旁小金塔爲講經處，上插二旂，爲突厥勝東羅馬，破君士但丁那部之物，塔高廿餘級，樓六角，懸丈大金牌篆回文，寫其先賢，石殿左右有三尺大石球，自麻巫拉島移此，下小石池，謁神者日洗手足五次于此，有數拜亭，以文石爲之，膜拜者，亭上下皆滿，其柱皆紅文石，上刻花，下銜銅，今歐人多仿此式，一柱有掌血痕，蓋四百六十年前，回人殺希臘人二万于此染成云。若其全殿壁門，皆五色文石配成，花紋如雲如山，又各異色，正殿處尤爲妙麗，今保羅廟專以此制勝

，五色六章，波起雲詭，皆祖師于此。而威尼士之議院，法路易十四之花賒利宮，巴黎之攎華宮，及歐士各國宮廟之以五色文石砌花者，亦皆取法此廟。以吾徧覽大地宮室之制，仍以五色文石者爲最清瑟，若上襯金摩色畫則華妙極矣。金石相合，清華嚴莊，故創此在二千年前，而至今宮室日精，亦只能效法而不能別有以勝之，信乎爲宮室之極則也。計後來新法日出，亦不易勝，宜其冠絕万國，獨步古今，而爲觀止矣！彼得保羅廟乃其子孫徒屬，即略能踵事增華，亦只爲其龍象耳，豈得謂過之哉？其外塗黃，太樸無文，則峩特式印度式較爲奇麗耳。殿內垂萬億燈，然油燒之，男女膜拜者萬數，廟外有石闌鐵網，闌內有亭，水管無數，以備謁廟者洗手足于此，是突廟之公共式，後不詳，其廟角四黃塔，則突厥四蘇丹所增建，蓋參用印度式也。突人歲課二啤打爲廟費，其保存至矣。在君士但丁那部京中，二千年華妙之遺廟，猶存者在後山正北，烟地利那部門內尚有一廟，亦即名摩色廟，亦君士但丁創作，而非理多詔士繼成之。廟頗小，不及生蘇非十之一，而金摩色畫之穹，五色文石之牆，精妙華嚴，則與生蘇非合作，其古舊亦同。二千年華妙之宮，只此二所，亦爲大地之珍品矣。與生蘇非隔十八里，舊有地道相通，東羅馬帝謁廟由此，近地震道小毀，然猶可秉燭而遊也。吾則不暇入。廟門廊有羅馬非理多詔士帝像，白足而長袍，蓋帝即葬此廟中。左右爲彼得保羅像，穹壁皆摩色畫，多剝落矣。旁小穹室，畫皆完好，爲基督十二徒像，及基醫人圖，皆以摩色作畫，精華濃甚。入爲敎中密禱室，其長梢室小穹有摩色畫一，牖有君士但丁君后像。此室下有地穴，即通生蘇非廟者。正殿甚小，其上穹摩色畫皆剝落，

惟壁間五色文石皆配成花紋，大小橫豎相間，精美甚矣！有二龕，舊者，向耶路撒冷，突厥致之向麥加，各尊其教主也。

此廟雖不在士坦逋，而亦在突人羣居地，以至古精華之物，故特附記在此焉。

距生蘇非廟百步，有巍然大廟曰厄滅廟，以突厥前王名廟也，三百年矣。方廣廿丈許，旁爲王廟，稍新，而尤精，二廟皆文石爲之，大相等。王廟左右前廊作矮穹，亦如麥加廟。然舍衞佛講堂，已如此矣，蓋印度制也。

廊柱各六，庭中爲亭，亦文石，外六柱，塔正門廣廊八柱，門垂朶雲，殿方廣十餘丈，大柱四，大丈餘，中作大穹四方半穹，四角小穹，皆以金碧瓷貼之，中垂万億油燈，地鋪席以待膜拜者，凡廟皆如此，今王小兒時許願之燈，猶存焉。其屋制類印度，其多燈膜拜，亦類印度，多燈頗類中國廟，蓋皆出印度也。此廟九年前震壞，今修，故新好。

廟前有埃及華表，刻埃及文，在基督前四千年者，與巴黎同。蓋羅馬王刁多廖士遷來者。旁有綠鐵柱，長五尺許，蓋五千年物云。

又有猶太極缺蝕之石柱，不方不圓，高四丈，蓋八百年物，二柱皆有鐵闌圍之，三者在大道中相望也。

道中有今德霸主威廉紀念亭，甚偉麗，威廉之雄心可掬矣。

獄室卽在威廉紀念亭前，是日適逢立憲慶典，大赦囚徒，觀者如堵，咸呼万歲。有罪重未釋者，

衆人亦憾獄門講釋，卒同赦焉。

博物院塑古衣冠者，在埃及華表前，別詳于後。

此百丈地，王宮、古廟、獄室、名院、古物咸集、突京最要地矣。

有大廟曰疎倫黑爾順，舊爲基督廟，索立曼今改爲回廟，甚壯麗。柱大盈丈，貼金碧瓷，制同王廟，燈凡一万二千。

白鴿廟、壯麗亦同、王廟皆文石，前廣廊方亭、亦同，蓋三百六十年矣。飛鴿滿天，游鴿蔽地，居人不得取之，而咸施食焉。每來復五日，鴿鷄大集會，亦異觀也。突京鴿著由此，昔有一女乞王施，王施以二鴿而養之，今其遺族云。

全突京廟寺凡三百，傑構相望，皆圓穹四塔，壓諸岡巒。而士坦逋臨海，岡邊最古勝而偉大，遠望鬱然抗山者，則此四五廟其尤也。過士坦逋橋前之廟，二百九十年矣，閎大亦同。游人坐臥，前爲市如吾國，餘遊不勝遊，出不勝出，可以類推矣。索立曼者，突之英主也。吾遊其陵廟甚小，方廣三丈許，柩亦停廟中，如歐制不葬也。陵廟正中棺最大者，藏索立曼者也。棺高七尺，長丈餘，棺之和及橫處刻文，上鋪白布，蓋以舊藍絨，餘各陵棺皆同，餘不再詳。左爲索立曼第二第三兩棺，大皆尺餘，又左三后之棺，小如常人，蓋突俗抑女故也。前後有大白臘燭六，高數尺，廟雖小，而壁間貼瓷瓦，皆波斯千年者，橫作回文，亦可珍矣！陵廟外有園，花木楚楚，多貴侯將相陪葬之墳，文石柱礎，如斧如堂，而多作二柱，一橫式，皆刻回文，塡金，此如昭陵陪葬

之功臣耶！左小室爲索立曼后停棺處，附以其二王子之棺，其前有三盒，置三部經焉，皆數百年物。磁壁華嚴，憶索立曼帥三十万兵攻匈牙利時，日金幢羽冠葆蓋盛飾玉童金女出師之盛，從古所無，此道皆我所曾經而想像者。觀此則蓋世之雄，埋于七尺之棺，而今何在？爲之憮然！口占詩：

百万鑾兵匈奥京，金幢玉女挾雄兵。當日威稜震歐土，只今毅魄負階楹。金燈照夜驪山夢，繐帳垂昏閟殿情。循省昭陵從葬路，贈花幼女不勝情。

吾于諸教主之地，皆欲一遊，以志瞻仰。而麥加之制，非本教者不得遊，遂中止。聞其廟至閎麗，吾既得其廟圖，又于此寢廟觀全麥加之縮型，與摩訶末之陵塔，亦可少慰矣！今附記焉。

麥加之城周以群岡，挾山而穿道入焉，遂見方城。城門壁上環異作小穹三百，其摩訶末陵環侍在塔中，作圓周。廊屋以三十四柱爲之，皆長方灰白色。正中爲方塔，塔旁有小門，登之。塔頂中卽貯摩訶末棺，衣墨幕上鈎以鐵闌焉。餘平無他物，塔外有三亭，其小穹亭二，亦壯偉矣。昔聞其棺懸空中不貼地，蓋攝以吸鐵，今觀之果然，雖以詭術惑愚民，亦足千年矣，黠哉摩訶末！

又遊突近代寢殿，前王亦名摩訶末，棺至大。其子鴨套了詩士乃被弒者，其棺亦甚高大。左右斜垂，今王祖若父棺藏焉，凡九棺，王棺凡四，其五棺則后也。

王摩訶末遺冠鑽石頂甚大，有英女王域多利所贈燈，法拿破崙第三所贈二鐘存焉。寫經九百年矣，傳爲先教皇摩訶末所寫云。此陵同前，外廊及園闌鐵石刻花甚精，其陵縱民男女游，小女子以

花相贈，此則尙勝吾國也。

公墳所在多有，亦有墳堂皆刻文石爲碑，多作兩柱刻文塡金，外周文石闌刻花，在士坦逋者多數百年物，其愼終之意，亦甚厚也。

博物院有二，而皆在士坦逋，歐美博物院國國皆同，習觀頗厭，如澳洲爪哇緬甸博物院，則皆野蠻之物，無可觀者。惟加拉吉打之博物院，觀印度物；啓羅之博物院，觀埃及物；君士但丁那部之博物院，觀突厥及回人物；至爲博異新鮮。突京院甚小，而物不多，遠難比埃印二院，而阿剌伯之文明，突厥之宏偉，觀此文明，亦足窺一斑！吾雖未至波斯，然彼俗皆同突厥，譬遊法之巴黎，雖未至英之倫敦，亦可窺歐俗矣。故曾遊歐美者，不可不遊此三地博物院，以盡大地之勝，庶幾無憾也！

博物院據岡望海，繞以花木，皆歐式，外門曰可士冰冷，在士坦逋最清勝者矣。院亦壯麗，刻石甚精。院分二所，一院藏萬國物，歐式也。一院藏突厥物，突式也。布置甚得宜。歐式環樓二層，崇陛中登，新築僅十年耳。有亞力山大時石棺，刻希臘戰波斯事，其駐馬像甚精，有將軍參聊士像如生。其棺上刻多人像，四角作獸，皆精妙，高大凡丈餘，于此見希人工藝之盛，而文明亦足覘矣。刻棺甚多，此爲第一。有亞力山大頭甚大，有色尸以石像者，亦刻文，其羅馬后棺，因刻石像三層，亦甚精，而長大丈五尺此爲次矣，餘同各國。突式院卽與歐式相對，蓋移突古宮而作也。式如明堂，九間五个，上圓穹而下方壁，每室各爲圓穹，後一小穹，外門爲橫廊，全院內

外壁皆貼藍綠瓷，此制蓋出波斯，甚爲清瑟。羅馬之五色文石，波斯之藍綠瓷瓦，並室壁材之至華妙者。如計久遠，則瓦不如石，然則羅馬勝矣。若夫迦憐拿大古囘宮之刻灰，日耳曼之刻木次之，近者歐美人專以緞綾或紙裱壁，則尤省費，以屋不呈材，牆不露形爲主，我漢時富人牆屋被文繡先開此制矣。

此院以織木銅瓦書畫分類，別室皆古精品，壁瓦皆極古物，有前王文石浴室，甚小而精，其古銀器尤佳，有瓦爐炕床几似中國，疑突人自東北來，而傳吾俗也。有蘇丹錫廉之几五百年矣，傳其王因誦經死于此几云。有八百年織畫甚精，蓋突人甚長于織繡也。有一室全波斯物，有尺許高座，如矩形，甚古。

波斯物與突物無少異，地近而同教，計波斯先啓文明，然則謂突厥文明皆波斯可也。有文石洗，雕刻極美，此院開創日淺，搜羅未備，他日數十年後，必有可觀也。

距此院不遠，有千七百年前地室，爲君士但丁帝所作。庫下百級有廣堂，以藏金銀者，凡四百六十六柱，皆圓文石爲之，設噴水管一千七百，蓋備有變，則洩諸管，而水封全堂，人皆溺死矣。吾入之，今地尚沮洳也。今歐美庫有機，遇變能沉，蓋自此化出也。聞君士但丁制金藏七所，大者千柱，然則此尚爲小者也，如此古異之物，亦瓌偉哉！羅馬人極能作巨工，天上飛渠，地中通隧，多百數十里者，以導今歐人之新製，亦有自來，此誠吾中國所愧也！蓋吾國爲政以德，導俗以儉，自無從產此，吾國之短，乃吾國之美也。雖然，君士但丁之雄偉，令人庶幾于秦皇漢武矣！

屹然峻峙者，有六大國公館，蓋突久弱，爲英俄德法奧意所凌，六公使在突，有非常大權，尊嚴異常。又公監財債，隨時會議于此，蘇丹甚畏之，六國人之橫行，突人無如之何也。突負六國債，每日分償之，俄千磅，英六百磅，法四百磅，意三百磅，奧百五十磅，德百磅，吾聞之，既病突人，亦自病也！望此公館，回首燕京，眞所謂同病相憐者矣！

埃及華表前之博物院甚小，所藏皆突人古衣冠也。突厥自光緒二十年改歐服，故此衣冠，亦至西千八百九十三年止。始于西千四百九十八年，當明宏治初年，蓋突人破得羅馬京後，突人自此號爲贊呢沙利士寺也，所塑諸種人像略備，獨缺君后耳。各官皆盤坐，蓋舊制無几也。然今滿蒙人皆盤坐，計突厥傳自北方，必有自來，其白事者多跪，亦北方舊俗，蓋皆起于無几也。中國宋前無跪禮，故知起自蒙古入中國後，觀此可證之。

兵部大臣衣綠皮長袍，內飾金錦，白方冠，高尺許，皮履，左右藍，冠白，繫紅袍錦邊。侍者錦衣褲，不襪。兵官紅布袍，上綠衫袒胸，錦袴，不襪，後錦短衣。其參將，白高冠，腰鎗。又兵官衣突色，皆手劍，兵厨皆白纓。

法部大臣，衣白袍廣袖，副者雪青袍，綠搭，白衣者，綠衣下有袍衽，凡書記白事皆跪。

外部內部大臣，紫白纓首，錦袍搭。左右官，白高冠尺半，衣袍搭，亦有綠袍紅衫者。宰相衣同，惟錦搭肩，腰劍。兩從官，高冠尺餘，紅垂後，紅藍衣帶銅鍱一。堂上官白纓頭，綠窄袍，黃錦皮搭。左右侍官同，惟高冠背垂白毡二尺。一直圓冠蕤垂，後黃衣，下裳半黃白，有衣皮袍掛

，胸有補服，此則甚類中國矣。奄官首領，高白冠尺許，皮錦帔持杖，從者六人，尖白帽，中紅綠，有橫角綠環，白摺束帶，長袍窄袖。囚殺者髡而袍，劊手綠皮袍，其銅甲則同歐式。今突京王及士民變歐服，惟紅絨冠不變，而京外之民，仍舊服白衣短袍，紅綠衣袴，波斯人黑冠，突僧灰高冠尺許，長黑衣，直裙，今不改，突人高余冠之岌岌，體制莊嚴，殊可觀也。其褡自肩垂下，如袍袴，則與吾國古制多同，蓋突厥出自我，宜其類也。曾劼剛日記稱突人衣似吾國，蓋是時尚未改也。

突諸部衙門皆歐式，甚偉大。法部近生蘇非廟，兵部近白鴿寺，二署尤大。兵部外門，作堡壘式，雕刻亦精。突以兵立國，故兵署最閎偉，署重樓，橫百丈，前廠地百丈，尤壯麗，幾冠各國。兵校亦奇大，兵房同于王宮，吾國尤愧焉。

聞突京王宮，舊有四百，今突京所在皆有，蓋前王隨意而建行宮也。然僅如一大第宅，其雕鏤有園牆耳。其千年正宮，在士坦逋，今以居先王遺妃，蘇丹歲一到耳。今諸宮多營臨海旁，一甚壯麗，乃今蘇丹之父所建者，太后居焉。殿閣不高，而雕刻甚精，門亦鎦金甚華，御園甚小，各王子公主駙馬，列第臨海，相接連，皆歐式，塗白，皆甚小，不足觀也。對海爲亞善岡，有宮，歐式也。昔館德主威廉于此，後有依山之廣園焉。威廉居此三月，日見突臣民極意撫之，其雄心亦不可測矣！各國使署，皆近王宮而宅焉。使署五層，尤偉，今蘇丹營新宮苑于臨海宮之岡顛，其廣十里，林木森蒼，其內殿閣，凡五十座，皆歐式，爲多間，亦作突式。蘇丹行幸無時，蓋蘇丹

每年僅一出，則宮中不能不廣爲園囿以自娛。又蹤跡甚密，惟妃嬪乃知所居，蓋避弑害也，亦苦矣哉！此宮有牆環之，如北京香山之靜宜園也。禁人遊，吾在外宮門觀之，崇壁巍峨，外有金飾之廟，對廟一殿閣，餘皆園林，花木楚楚，皆歐式。以吾爲中國人，特許遊。遂至內，宮門飾金，高廣丈許，門東向，門內夾路，花木深深，乃至正殿，此則不能遊矣。然規模狹小，尙不能比督撫將軍轅門。

蓋萬國王宮之偉大，未有如中國者。蓋數千年大國一統之共主，積久致然，非各國所能望也。歐土各國，皆起侯邦，即突厥雄武，亦爭于群雄中，未有一統之宏模，故無由與我比盛。我雖未至波斯，而彼千萬人之小邦，亦可推得之矣。行宮共四十，大宮凡四也。

突王用奄人，各宮門外，及道中與茶樓，奄人相望，皆服歐式長衣，甚整潔，聞八百餘人，然今皆不閹突種，而用黑人矣，與中國何暗合乃爾！蓋嚴男女之別，而妃嬪又多故也。

突蘇丹既深居簡出，一歲一出遊，今以立憲故，欲慰塞民心，乃以吾七月二日謁其廟，觀者如堵。警察雖林立，然以立憲故，開放其民，不欲以小故拘繫，致失人心，只用訶禁，而觀者愈擁愈衆，愈偪愈上，遂一擁而入宮門，警察無如何，又一擁而折殿外檻，于是登砌檻，或登樹而觀，漸擁入御園，所列馬兵隊，亦不能截住，乃擁塞于二重宮門，諸從官奄處，警官以好語漸漸喩導，仗隊以數次整列，僅能闢一御道以容王車，故太寬則民慢，亦自然之理矣。警察畏民如此，恐後有變，突主將爲路易十六矣。蘇丹少出，故觀者益衆，有四國公使，亦雜稠人中觀之。吾時已

身入羽林豹尾中，與諸衞將奄官雜于二宮門矣。其兵官服金繡揷羽佩劍，皆改歐式，無可觀，惟地熱用白色耳！時改立憲，媚外已甚。有衞將軍來握手訊問，奄官亦然，吾卻之，奄官逡巡赧而退，然衞官奄官，仍不過二三十人耳。兵隊兩列，馬隊十餘橫排，于是九嬪從橫門乘雙馬黑漆車出，每車三人，凡三車，御者黑冠金頂，金繩衣，諸妃嬪白紗障面，金繡或紫衣焉。其后則繡衣獨乘雙馬車，從蘇丹後由金門出，百官于妃嬪出時，皆鞠躬額手施敬焉。妃嬪出後，金門開，衞將二人結隊，次第先馳，樂隊紅衣繼出，衞將騎馬次第出，約十餘耳。蘇丹鴨都哈密第二乘四馬車，金轎靳出金門，冠者皆免冠，三呼萬歲，其聲動天，蘇丹亦起立點首答禮。蘇丹年六十二，白鬚紅絨冠，而歐服黑絨衣，金肩，仗劍，遂馳入廟，遂有衞士陳榼持茶餅架非檸檬水以勞觀者，人皆爭領，吾亦取焉，乃散。從官不多，威儀頗簡，以視吾國之千乘萬騎，迥不相侔。吾初以爲突厥專制之威儀甚盛，今觀之，終非吾國一統大朝之比也。或謂突昔者王出，衞兵二萬，未知然否，則今減之歟！若以較歐北諸王及后，常服持杖游行街市，觀人民兒童嬉，吾在丹瑞頻遇王道中，希臘王與刑部尙書，同持杖步行，在葡京遇王后與一女伴黑衣步大道中，其他以一馬車常服出遊，比比皆是，則視突厥蘇丹，而以爲東方君主太尊之俗亦然矣。他日王權日減，千乘萬騎漸無，吾昔猶見中國萬人鹵簿，計從此結地珠儀仗之局，後此則無。突君主簡出，又嚴別男女，女子出必障面，而后妃處深宮，益不可得見，吾不意以漫遊而盡見其禮儀。波斯與突同俗，吾于大地萬國之禮俗朝儀，于是盡見之矣，亦足資多識而備擇善者也。

突既別男女，故宮中皆用奄人，宮門外及近宮道上，店中，奄人相屬，皆改衣歐服，長衣甚整潔，與人握手額手，皆行歐禮，惟今者不用突人爲之，而但閹黑人，惡自傷其種也。其用閹與吾國同，而不殘同種，猶勝我國，然歐人指目而訕笑之，其國恥哉！吾國何不幸而與突同，今大地中亦惟吾國與波突，有此怪異不祥之事耳！常侍亡漢，天策亡唐，魏氏亡明，禍患險酷，而國朝尙不去之，眞大險大耻之事也！夫苟嚴男女之別，則全用女婦何害焉？奧主宮女四千，德主宮婦三千餘，玉面霓裳，奔走先後，袍袴宮人掃御床，豈不顧而樂之，何事用此黃黑皺瘦之刑人耶？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身既閹割，出必寒微，否或罪餘無所識知，加以險詖之心，邪薄之行，而乃使其當後先疏附，俾得狐假虎威，甚至有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定策帷幄，門生天子，國命聽其轉移，朝廷待其顧盼，前車多覆，後軌方遒，大弊昭垂，竟難除革。方當萬國交通，以政治比較之時，閹宮絕類，已傷天地之和，刑人在側，更犯春秋之戒，後漢襄楷，謂古無宦官，自漢武多遊後宮，乃有奄官之制，而後世採用僞周官，附會而存奄官，則劉歆之作俑哉！吾游突厥諸宮，復覩此物，目擊面泚，追思吾國，與亂同道，不禁爲之惕驚而汗下也！乃賦詩曰：

人道有耻辱，國事忌險危。大耻吾未覺，大險吾應知。漢由常侍亡，唐乃天策師。天子爲門生，廢立任爾爲。鞭笞朝士夫，何況國民卑。漢唐作殷鑒，明祖嚴制垂。直瑾旣駸驔，忠賢更驟馳。峨峨九千歲，東林肆醢醢。莊烈親討戮，身復用奄兒。司禮與監軍，大權赫火曦。開門降闖賊，覆祚誰貽罹。國初垂鐵牌，內監只守闈。干政罪則斬，煌煌祖訓遺。近者李聯英，弄權苞苴肥。

宰臣與疆吏，鬻賣覗饋施。甚乃廢聖主，由其媒孽之。拳匪以攘外，聯軍入郊畿。津遼血塗地，西道雨淋漓。京邑既邱墟，廟社皆離披。中國幾陸沈，不絕如亘縻。亡人逋海外，十載良爲茲。行行至突厥，頻過王宮扉。奄人道相望，黑面而歐衣。聞凡八百餘，覩此吾皺眉。云何亡國政，闔合復在斯。宮刑絕人類，不仁久已嗤。刑人在君側，春秋大書譏。品汚智昏愚，況復心險詖。天憲銜其口，王爵任所私。宮闈聽離播，大禍國遂隨。覆轍豈不多，何爲再蹈其。況今萬國通，得失較其微。豈能容此物，辱國可不思。歐土用宮婢，霓裳玉面姿。奧既四千人，德亦三千姝。袍袴掃御床，殿戶引朝儀。紫袖侍玉座，顧之可樂娛。豈不勝奄官，黃黑而縐皮。我與亂同道，驚惕可駭嘻。況突刑黑人，我乃種自誅。二千年國恥，願言一掃除。廉清比武事，洗滌險亦夷。鑒此禱祀求，東望吾涕洟。

突王宮及歐人所聚處曰加拉㻼，以古塔得名也。

近王宮處，爲全京最盛之區，其岡最高，岡顛峨峨，爲五百年前之加拉㻼塔，高圓入雲，于絕頂十丈上，更作四層，極雄偉。旁爲兵校兵房，皆在岡上，偉大如王宮，蓋突人最注重兵故也。京中衞兵凡八萬，此地百官世爵豪貴所居，人家樓閣最高壯，有五層，然此朴舊甚，岡上有古寺基，寺爲前王建，今王弑之，並毀此寺，寺正臨下太后宮也。

過其宰相宅，土堊不飾，板築三層，屋甚朴陋。園頗有花木，而甚小，其兵部大臣宅園較大，然亦土垣不飾，大官世爵宅，間有歐式，而外陳花者，然甚少矣。道上沙塵滥天，屋間敝舊，迎目極

似吾京師。但木屋稍高，即歐洲各公使署及園林，亦從而汚惡，英館最高大，然外亦塵穢，公園有二，然不過百數十尺小園，粗具亭池，陋甚已，須買票乃許入，頃當初立憲時，夕則鼓樂喧呶，揚旂演說，聽者雲涌霧集，舉目皆歐人，婦女盡爲歐人，尙未見一突女遊園地，然則此園之設，爲歐人設耳。若非立憲時，遊人更寡，蓋此地有歐人二十二萬五千，皆宅于是。久居于此，面色亦變黃黑，亦從突人俗，戴回教之紅絨帽，幾與突人不能辨。其銀行十四家，盡爲歐人，而突人不能一焉。交通大商務，皆歐人爲之，而德國爲多。大客舍亦然，吾所寓克蘭大客舍，爲突京第一者。昔時號稱三千室，其實數百耳。然歐人雖居此，道路之塵穢，亦無以異于突人所居，糞土堆道，野犬橫臥而揶食之猶是也。乞人結隊牽裾，以手摩地，一手加額相乞，客來苦之。道路狹隘，車馬相摩，僅一鬧街，爲歐人歐貨所聚，德人尤多，別有公司食館，茶架非館焉。

蓋自歐洲古壘連岡，皆王宮及百官歐人所居，爲最盛處。逾橋曰士坦逋，爲突人所居，古廟官署大市古蹟在焉，皆爲歐洲地也。

歐壘下有曲溪，號曰甜水，在諸岡曲抱處，嘉時良辰，小舟蘭槳，千百並集，士女如雲，夕陽下時，衣香人影，相望于溪濱，突女亦敢掠其面紗而遊焉。然茀草荒林，與工廠雜，實無坐處，而公使貴胄，亦多往隨喜，其對海當亞洲古壘內，溪岡抱處亦然。輪日爲懽，乃君士但丁那部游觀最勝處也，亦可憐矣！

過壘外爲科士科。近黑海入口處，沿岡多佳宅，多歐式，蓋歐之公使及富豪避暑處。法部大臣之

宅，綠窗白屋，幽花臨海，頗幽艷。

過此爲奄馬近村，俄人侵突京深入至此矣。奄馬近村有公園，連岡綠縟，花草妙妍，純爲歐式，突京未之有也。其園屬波斯人，昔三百四十年前，突與波戰，虜其公主置此，王時游此，聞其歌，樂而愛之，遂賜以此村，故今仍屬於波斯人云。此雖村也，而連于京都如一，汽舟往來，交通頗便，惟車馬交通，則遠數十里矣。

長橋橫海度過處，曰哥敦刋，言金角也。有海部署在焉。甚閎大，上爲海軍校，我尚無之，可愧也！此岡峻拔長松緜亘，下臨碧海，洄抱灣環，兵艦多泊于海中。古蹟石碑，連岡多名人墓，游者多來憑觀，吾亦策馬登山而望，自此岡後出黑海矣，以上皆突京之歐洲域也。

土擔連岡前，海中小島，有小塔室，昔西一千四百五十五年時，王有所愛女，術者謂其當爲蛇噬，宜愼護之，若以公主嫁我可免，王乃置此島塔中，已而公主下船，果爲蛇噬，術者以藥救之，遂尚主云。哥敦刋對海之岡，爲亞洲域，亦復連岡四伏，人家曼延，然工廠爲多。漸入亞洲壘處，與歐洲壘對峙紫瀾中，壘下群岡深入，溪水洄曲，近憑一王宮，垂楊密茂蔽地，游人甚盛，賣茶飲水，小舟咸集，桂棹聯翩，入洄溪深處，水濱草際，坐臥以嬉，與歐洲壘下，每一來復，輪日大會，如唐世之曲江矣。然實無一淨潔處，更無亭臺，不過舟游之盛耳，甚似京師南河泡，十刹海，朴陋亦復相等，而士女及公使豪貴，舍此無之矣，吾亦游之。遇德荷二使，既嗤突人之陋，亦自嗤也！但碧瀾洄深，都邑至少見耳。

策馬游古城古廟，還乘小艇游亞洲壘下曲溪，得詩：

江山雄鎖兩洲壘，都會憑凌二海波。金石華嚴廟遷變，城墻陀壞堞嵯峨。英雄割據今時異，坊宅泥汚舊政苛。裙屐似忘危亂險，夕陽輕舫萬千過。

漸入爲亞善，地多大園林，有王宮，卽館德主威廉于此者。威廉今又建宮于是，甚偉麗。後苑彌山連綠，垣墻上壓岡顚，威廉駐此三月，大召見突之臣民，一一善撫慰之，其雄略殆不可測。此宮正對今突王宮，但隔海耳。海中有蘇丹汽船一，甚小。

自此人家益盛、連岡漸東，與土擔逋相對處，爲喬地利，有英兵墳。昔咸豐五年，英人救突，與俄戰，喪兵八千，咸葬于此，有英域多利女王像焉。壓岡亦有兵房砲壘，蓋臨海盡矣。

突京形勝風景，皆甲全球，其都會景色既夾海爲人居，近有四島點綴海中，大約百數里，皆有人家，且樓閣妙嚴，園林幽艶，爲突京富貴人所聚，故風景最佳，最有盛名。近者輪舟往來如織，四島横列，左曰坡忌島，中右曰安底哥尼島，中左曰高忌島，其前岡之顚，有大校據之，萬松環擁，乃東教之僧校也。

其左曰冰奇坡島，最高廣，歐人多闢爲別墅，故尤勝。凌曉，吾渡海至對海之亞善，乘汽車行，數十里平原廣野，樓閣園林，日闢日盛，開闢于近二十年，而人家遂彌數十里，且皆新妙，爲歐式，勝君士但丁那部之塵穢遠矣。有以知近都會而聚人民之易闢新埠，而整潔之美也，突猶如此，況吾國乎？

汽車場屹然雄美，鐵路汽車亦佳，問之，乃知德國所築。直通亞洲，佯顛拿州者，蓋阿連五國工商，無在非德闢利權所及矣。至茅德必卑一小市，而下汽船，小市甚汚，船行半時而至氷奇坡島。島中樓閣緜亘，漫坡壓山泊船處，已成閙市，茶館酒樓，帳幔彌海邊，皆新築者。意大利之戲，突厥之絃歌盈耳，游客滿座，策馬登麓，長松漫山，夾道人家，園林相望，皆歐人爲多，而希臘人久宅此，視爲定居焉。耕者多，皆希臘人也。匝島一周，凡廿餘里，而登島顚，綠松夾徑，碧海洄環，彌望杳茫，極顚盤石茅亭，突人賣酒于是。引酌橫覽，雲海天光，此島之勝，又過于昔者登奈波之酒樓矣。旁有先佐治故居，今祀爲廟，廟小盈丈，壁瓦厚皆二尺，上飾洞形，陰空如山洞也。然地以文石爲階除，千餘年物也。先佐治生當彼一紀，在吾東漢，初以斬蛟著大名。歐土刻石繪畫，處處有之，蓋如吾國周處，而歐人尤施敬焉。午飯于山麓大酒店，敞地白幔，白浪轟竑之聲，與綠松之影相俛仰，幽勝幾忘人世，宜此島之有名，況其近京都乎？近大酒店數里，園林樓閣最妙麗，園中古石像甚多，籐架花畦，皆佳。引水機亦多，然草木仍帶麄土色，遠不能比歐北之嫩綠，以海島富家，猶枯槁如此，土地失運，眞無可如何！然是日百里間，園林樓閣之多且美，居然歐化，則吾國甚愧之！然若無汽車汽舟以速縮其路，則京外百數十里之島，豈能驟盛如此乎？此其繁盛之由，誠非古人所能相望也。故美國之盛，由于物質，非但政治而已也。得二詩：

突京

突京臨三海，十萬戶相摩。樓閣連百里，夾海臨島波。風日蕩深碧，澄潯映綠陂。北近黑海口，白樓壓盤陀。南出土擔逋，列島陳星羅。高塔與廢壘，故宮別墅多。山紫而水明，萬國無以過。突人惜不治，蕪穢付塵沙。市政既不舉，民貧又不歌。糞壞壅衢道，臥犬不敢訶。假使歐人理，華嚴現婆娑。亂政安能久，立憲亦云何。所悲此都人，危邦終貽罹！

冰奇坡島

去京百里外，島曰冰奇坡。策馬一周行，碧松漫山阿。樓閣枕其麓，園林列其陂。紅花與綠樹，映帶碧海波。白樓製多詭，名園舞傞傞。直望海無崖，白浪捲陂陀。海色與濤聲，此島樂無過。列侯甲第壯，歐富別墅多。尤夥意希人，飛館發清歌。夾松登巔路，海山一碧磨。千年先佐治，遺祠在岩阿。絕頂立柴亭，天風吹大羅。惜哉園林樹，色枯理則那。進與雅典同，失運嗟何訶！

四島外有二島，十二年前，突王惡民之立憲思亂也，四士民于此島。又遠外一島，爲犬島，突人多犬，昔曾放犬于是島云。

突之貨幣，亦已定金本位矣。惟其幣制，以四進數，與印度同。當自印輸來也，不便甚矣。吾昔在印度，與印之學者較算，吾速彼四倍，足見其法之愚滯焉。惜突人猶不改也。

突之銅錢曰啤亞士打者，昔主幣也。幣最小數曰巴拉士。錢凡七種，有當五，有當十，有當二十、四十、五十、一百，二百者，以當五爲至小矣。自二十以上爲銅，自四十以下爲銀，每巴拉士四十，爲一啤亞士打。

啤亞士打八種。有一，有當二，有當二半，當五，當十，當二十者，如中國七錢二分銀圓之大矣。其一啤亞士打，略比吾三分六釐之小銀乎。二啤亞士打以上，皆小銀錢也。有當二十七者，則小金錢矣。夫十進之數，至精善而簡易，而突人乃不用之，故其算數極艱，而遊客至此，少不留意，即爲所欺矣。彼一切之數，皆以啤亞士打爲起數，故買小物動盈千百，再多則萬億矣。乃以金錢給之，則以二十七之數，與百千萬諸數相乘，甚爲委曲繁重，多費時而易謬。其零數，或以各種銀錢入之，益難算矣。蓋其通用者，仍爲銀，金錢交葛，零數繁難。京中歐人太多，故又雜用英磅，法國佛郎之數，每佛郎易五啤亞士打，英磅之數，又假途佛郎以計之。故游客易欺，此與班葡幣制之謬皆相彷，而國之弱亦因之，亦可以鑒政之得失矣。

金錢曰釐拉，凡四種。一釐拉，值二十七啤亞士打。有半重者，有四之一者，有五之一者，要皆多而亂耳。

突人自古雖尚武功，然迄今已滅封建之世爵，其平等頗與吾國同。此亦突政之善，過于歐人也，然他日革命必易于俄矣。

突人今有虛爵，名啤，更無他名，古者以邑地封功臣，名啤，其大功封兼數邑曰啤釐啤，只此二

級爵。以春秋比之，如大夫之受采邑，而卿受數邑，則二級者卿大夫之比也。以漢制比之，爵只一侯，而有縣鄉，亭侯之別，亦其類也。今歐人譯啤，或作馬規士，日本譯即侯，則正同漢制也。百年前，蘇丹摩來第二，今王祖父也。已盡收諸啤士地人物之權，如歐洲各國，啤遂爲一虛爵，亦能傳子，然人民視之，不甚貴重，尙不能比諸歐人之貴族也。他日變法，此亦一易事矣。

今突宰相大臣公使，多帶啤沙之稱，非其姓名也，即同諸歐例，有爵者帶爵稱之義。

凡封啤者，皆得爲姓氏，子孫傳之，此與吾古者起家大夫得立氏同義。今無自立氏者，以無實封也。此與中國同。以吾所見啤沙甚多，宜其不貴也。而其對外，啤譯爲侯，啤士譯爲編士，如中國譯爲王，則大謬矣！亦不可不知也。

當西十八紀時，蘇丹收諸大小啤權之時，諸啤擒王置海艦中，既而王聚諸啤兵八萬于都中而殺之，削藩之事乃成。蓋天下從古削藩之事，爲不易矣。殺兵至八萬，苟非極雄武猜忍之主，亦未易哉。觀德意志千年之久亂，乃知賈誼衆建諸侯，而小其力之策，誠爲至論，漢既行之，而法之黎塞留，與清朝之待蒙古，亦行之而著成效，勝于突之妄戮遠矣。

突稅甚重，民雖極貧者，歲出四啤亞士打，外國人十啤亞士打，修路費三啤亞士打，小舟月稅二十啤亞士打，然財政不修，上下交困，貧匱已甚。

突人甚貧，其全國銀行僅十四家，皆歐人爲之。一切商務皆不解，而屬之于歐人，故以京師之大，而富者僅二三十萬磅。惟一希臘人富百萬磅，月用百磅極矣。富人之用，日百餘二百啤亞士打

，中人以上，百啤亞士打，貧者每月三百啤亞士打，亦當吾國十餘金矣。大約房租月須廿五啤亞士打，而一室可居數人，以其無床桌如日本，故同居尤易省儉也。每人日食約二啤亞士打有奇，當吾國七八分銀，亦甚儉過中國矣。蓋稅重民貧，絕無工商故也，故民之貧過吾國。故乞者徧地，汚穢狼籍，凡乞者一手摩地，一手加額以爲敬。

突食品甚能調味，又能切碎，遠過歐人，法班葡且不及，其他國無論也。其一切肉品，並切粒片，且先下味，極類中國。其作飯必用鷄，或牛羊雜揉之，此則青出于藍矣。蓋突厥本出于中國北方，而得中國之調味也。吾嘗就食于士擔逋之酒館，及突人貴家皆然，以國弱故，歐人不稱之，惟食品亦只四五味而已。突人皆不飲酒，以其教禁之故。惟所製果汁甜水甚佳，以大玻瓶儲之，聽人買飲。突人舉國皆食稻米飯，烹飪皆如中國，惟飯必加醬味，或肉粒，而架釐亦多。小飯館養大鑊飯，旁置架釐肉汁肉粒一大盤，聽貧人作工者就食焉。其燒牛羊鷄鴨懸店中，香味皆似吾國，點心麵食亦可口，蓋皆于吾國爲近。而日本自燒魚外，無一能比之也。

突之樂，琵琶廿三絃，以四人爲樂隊，有二薄鼓，式似西班牙，相與唱和，其聲噌噌，然尚無印度爪哇緬甸之哀澀，當未爲亡國之聲也，然而亂矣！

突人宮室甚高大壯偉，多四五層者，皆多室而廣堂，又能飾花于上穹，惟壁與地無飾耳。其門與窗同式，惟窗則下截有闌耳，門窗稍多，惟突人居皆閉，蓋不令婦女覗外也。其屋制每間必門窗三列，而中作一凸廊臨外，一律同之，又髹同一色，其無味正與中國同。若其宏大，則近西班牙。

大約歐北未興時，班與突印之民居，爲萬國最偉大者矣。吾國對之則大愧，惟多板屋，此則不如班印矣。

突人尊男抑女，其行亦夫先而妻隨，故其別最嚴。女子出，必以黑紗蔽面，長衣革履，人不能見，其始起于避暴客之侵掠，後則爲禮服。女衣多絲，且麗甚潔，即丐人亦整潔，無一敝服垢面者，此勝吾國遠甚。然皆步行，甚少乘馬車者。其居也，羣坐室中，女子非父兄至親，不得見而坐談。既嫁後，歲僅一出省親歸寧，然數百年少正行婚禮者。其日霞連女者，即自由女也，不得以金購之，惟婢僕可購，其婚祭之禮，亦多有與吾國同者，亞剌伯行旅談亦與我類，蓋摩訶末之教然也。但抑女子則過于吾國耳。今貴族亦有行歐俗與人見者，別設女門以迎客也。觀于古文明國，如印度埃及波斯突厥，皆抑女如囚，男女同爲天生人類，豈可如此？吾國不如歐人之縱肆，而比之諸古國者，又最爲寬大矣。吾嘗極意考此四國之禮俗，與其立教之本意，及與吾國有略同之原因，詳于別篇。惟男女之別，多妻之制，以明父子，而傳宗姓，以繁生也，故中國人類最繁。而埃及古種幾絕，今與波斯人民不過千萬，突厥亦不過三千萬，略當吾一省人民之數，此則不可解也。

突人多妻，今王之妃嬪十八人，昔者有八百人，今多改制矣。民間正妻得立四人，妾倍之，其多者八人，或十人。突女無爲娼者，有之皆歐人，突俗亦少奸案，適與歐美反，蓋禁制極嚴所致也。其女頗秀美，色黃白，亦有紅者，其人色殆過吾江浙人，惟男子身體頗大，然多連眉蹙額，望

之甚惡，如甚憂者，此爲萬國所獨。波斯與同教，然貌豐而開爽迥異，竊意以兵立國，久壓其民，又終日執業愁苦，無一樂事，其道太觳，傳種至久，習而成貌。或謂吾國人宮室器物人貌，皆有怒氣，令人不和樂，此亦吾國人所宜鑒耶！突人足跰極厚大，蓋其敎跣足膜拜，久而傳種成形，故一切愼其所習也。

突之浴堂，乃爲最勝者。文石噴泉，周浹堂戶，式如明堂，五室九个，人擇一焉。冷熱水各有池，各有管，次第洗濯，皆有隸人供浴，且按摩焉。

堂中有大石版，蒸臥出汗，則投大池中，或用小龕閉門臥而下蒸之。今歐美浴堂，有突厥浴式，卽取法于是。蓋突地頗熱，故好浴而立此法。惟羅馬古時，浴堂極麗，觀邦啤沉城處可考，計必突人兼採羅馬法而爲之也。然摩訶末敎尚潔，故浴風盛，而浴室亦精，凡國俗能創一事，爲天下所效者，其文明必有自來，無無因而能驟致者也。今突人之窮鄉小邑，浴堂亦大而精，蓋民俗所傳好，其民俗未有者，則雖極有用之要品，亦未遑及焉，蓋識蔽于近，誠不能强也。

突厥古專制之國也。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廿九日，忽下詔復行立憲法，定于西十月十四日卽開國會。吾以詔開立憲之日，適到君士但丁那部京，自車中船中，已聞閱報者懽呼聲，至京則半月之旗蔽道，飲酒擊鼓聯隊歌舞，懽呼萬歲者旬日晝夜不絕，凡道路公園公館公地之中皆是也，可謂極懽幸之至矣。立憲之事，三日而成，國會之開，三日而舉，自大地萬國，無如是之速且易者，天下咸怪之！蓋立憲之制，突人于光緒四年與俄戰敗後，賢相阿士文曾行之。今蘇丹立而深惡之，

逐阿士文而廢憲法，壓制其民益甚，有好言變法皆逐之，通歐人者禁之，其與憲法民權，最爲反對，亦無人敢言。三十年來，人民望維新，而蘇丹守舊悪新至極，渺渺沉沉，斷無立憲之妄想，何況國會之實事也，乃民譟三日，而立憲卽定，天下莫不大奇之！道人皆言是時有小校呢詩賓（第八級武爵如日本中尉）者，先聯亞呂班年州十邑兵三千人，登山而盟，誓請立憲，突主怒，派衞兵八千人討之。則此八千人同時兵變，皆電奏曰，呢詩賓非叛也，不過請王行立憲，開國會，臣等與有同心，不敢奉命，請王卽行立憲，開國會，突主大怒，次日卽調衞兵二萬往討。皆電奏如前衞兵所爲，突主大驚異之，已而衞兵二萬人，同時電奏，請行立憲開國會，又遣亞喇伯之馬亞多呢兵二十萬征之。此突之最精兵也，突主所倚，皆同時電奏行立憲開國會，突主乃徬徨大恐。召諸大將而問其故，皆叩頭曰，萬國皆行立憲，惟突厥立而後廢，故民積怒。今者全國兵心盡變，臣等不知死所，臣等無他術，惟陛下鑒于法路易十六英查理第一之禍，決自聖心。突主無語，又召諸大臣而問之，皆叩頭對如諸大將言。突主無語，召諸宦官首領問之，皆恐懼叩頭，對如大臣言。突主無語，歸內召諸妃嬪問之，皆叩頭對如宦官言，且與宦官同，更泣奏曰，望陛下立決，否則臣妾等皆從死地下，望陛下哀之，突主無語垂涕，乃援筆自作詔書，宣立國會，未曉而召政府諸大臣而示之曰，吾已決行立憲開國會，可卽頒發，以大慰吾民，諸大臣皆叩頭懽呼萬歲。及詔下，且赦呢詩賓，擧國懽呼萬歲，聲振天地，而突厥蘇丹鴨都哈密第二之像，與第八級小校呢詩賓之像，交蔭半月雙旗，印萬億紙，家家畫放翁而繡平原矣。

呢詩賓年三十三歲，貌魁傑遂爲一國英雄，所在演說，人人想望如神明。

有三益啤者，名吾，故外部大臣之子，其姨爲妃，世襲父之啤，而姓三益者也。新黨之豪富，慕吾而宴于其第，園林大里許，樓閣草樹，華妙皆歐式，識呢詩賓焉，吾欲介紹一見之，三益啤曰，此非呢詩賓之功也，乃吾全少年黨人爲之也。吾黨自阿士文罷逐後累見逋逮乃散于歐北各國，或著書撰報，以警國人，國人日明于事勢，從呈黨者日益衆，近則大臣大將，多歸吾黨，咸以蘇丹壓制，君權過重，非立憲開國會不能振救，而兵力無自起也。乃令黨人徧結兵官，而非散金不能也，乃各毀家釀資得四十萬磅，乃以陰結各兵官內監，且及大臣宮妃，衞將軍某，實陰主其事，而令其心腹校呢詩賓先登，乃徧電全國，同時並舉，蘇丹震慴，立憲竟成，乃吾全黨人三十年經營閱歷苦心破家而得之，呢詩賓姑使爲先鋒者，黨人之貴族富豪，不便出名耳，非其功也。吾乃恍然。既美其黨人之苦心歷久，然其成功之故，不可言，乃亦如陳平之散四萬斤金，且買閼氏也，甚矣亂世之事也。然吾國人及吾黨力爭立憲，而日望之而無術，乃愧于突人矣！

阿士文罷相，久游諸國死矣，而黨人日盛，王故有黨曰士湃，今散矣，既立憲矣，蘇丹乃徇民望而赦罪囚，寬警察，凡所以得民心者無不爲。論者稱蘇丹之智，而譏其不早自爲之，而待民變之迫也，雖然猶知補救者也。既立憲開黨禁，新黨人皆自外歸，蘇丹又因民望，逐故相，而立新黨之徒巴沙爲相，既才且勇，除舊政百餘條，越日革放貪汚吏二百餘人于外國，前大臣盡逐，吾往希臘船有三人，卽逐而携家去者。當放諸舊黨貪吏時，人民聚埔頭而觀之，警官引隊，貪舊吏大

爲民所呵罵。有剃鬚而遁者，報紙日日傳報新政，二百條除苛解撓，民心大悅，日日懽呼萬歲不絕，猶解倒懸，蓋久壓于苛政者，有如是夫！然其不審國俗之宜而妄變者，蓋亦多焉，此所以召舊黨之反攻也。

戊申六月廿九日到君士但丁那部適逢突主詔許立憲國民懽呼十日述事感賦

百夫撾鼓吹笳悲，千夫塞巷擁馬嘶。萬戶舞破半月旂，傾城士女酣歌嬉。大呼萬歲祝主釐，公園燈火不掩扉。擁觀演說百千圍，鼓掌拍破筦鼓徽。烟火射爭星月輝，釋囚破獄會逢稀。十日大酺何淋漓，蘇丹親巡盛鑾儀。金幢羽葆校佽非，折檻闖宮民縱娛。警卒立仗不敢譏，國民懽舞千載期。舉國若狂問何爲？詔行立憲蘇丹慈。偌大國事起幾時，諸歐鐵血百年飛。法國兆人血肉糜，今玆三日功成奇。何能捷疾有若斯，少校呢詩賓致玆。兵諫雖譎實得機，挾兵三千，登山如飛。大呼立憲，蘇丹怒之，重兵來勦，如熊如羆。八千兵變，立憲同期。蘇丹益怒，盡發衞師。桓桓三萬，于京未離。全國兵變，電請同時。蘇丹大恐，召問軍諮。言舍立憲，無術可施。更問羣臣，奏對同詞。退訊宦官，且質宮妃。咸跪啼泣，死無所之。君臣并命，法事可唏。蘇丹無言，悚懼涕洟。一夕不寐，親草制書。立憲復行，國會即咨。國民大悅，懽慰無逾。側聞呢詩賓，遣自大將軍。將軍心已附新黨，新黨創從故相阿士文。一自卅年憲法廢，分走列國鼓國民。卅年功未成，壓制乃益聞。貴戚大僚憂瓜分，咸紓心腹助黨人。毀家紓難同勤勤，四十萬磅旋乾坤。下通兵校同時變，上賄貴官及宮嬪。內外交通皆同意，乃以兵諫脅主君。吁嗟亂世金用事，立憲乃用賄

奏勛。吁嗟亂世散金鬪列國，吾國久鑒頌錢神。

突今憲法，悉同三十年舊憲，乃蔑乞Mahat Pacha 總集而定之者，頗收集各國之良法而行之。故今復舊，不俟多議，即于西十月開國會，在吾行後三月，距詔行立憲三月耳。吾于舟中遇突議員，言突各州郡民智未開，選擧法又草率未善，暴民力爭，黨人自私，作弊百端，擧議員多豪强暴夫，無政治學，只有囂譁，恐突之亂未艾云。

阿士文黨人，多游學于法，歸國標自由之義，以熏其國人，初只在君士但丁那部耳，突主惡其亂，而放之于小亞細亞，警官拘逐，苛辱甚酷，阿士文黨人益怨怒，乃以其自由之義，怨毒專制之說，大扇于小亞細亞中，先是小亞細亞人，久在壓制政體中，民皆忘之，至是咸爲青年黨所浸潤，皆憤然起而惡專制，漸推及全國各州郡矣。漸而回教徒耶敎徒突厥人亞馬尼亞人，皆思自由而排帝政焉。喀司他摹尼之民，占電局而電突主，請廢新稅，罷長吏，突主知軍隊與諸敎徒通，不敢懲之，于是益爾絕摸效之，突主非徒不敢懲，且再三許其更長吏，其第三次命吏派兵四大隊護之入境，終爲人民拒不得入，乃引還，皮得利士得人毆長吏大傷而去，突主不敢罰其民，來平孫忒，及茄爾別克爾，與二十州縣同效之，以軍隊加入，突主皆不敢懲，于是突民輕突主之無能爲也，益肆無所憚，阿那忒利耶之維新黨人，將請求憲法之檄文，加以歌詞，上干政府，雖間有逮錮，然各地反抗迭起，軍隊官吏加入日多，皆視突主爲不足畏，蓋威久泄而令不行，非一日矣。加一年之中，新增報紙十六種，皆以攻專制倡自由爲事，其文自突語外，或阿拉伯語，希臘語

，或亞馬雅尼文，徧布于全國各種人心中，故一發而若破江瀉河，洪水滔天，大火燎原，莫之能禦也。雖然，突之人民太愚，不識立憲之義，以爲立憲，則猖狂自由，無不可爲，無論何政俗，皆曰今行立憲卽改矣。夫政體至無定，而民權至無窮，當新變法之始，君主甫以其權予民，已爲甚難矣，而民之所責望無盡，君必不能饜其求，則上下必不能洽者勢也。一有不可，民卽憤怨，至于是時，一切開放之矣。如再壓制，則民怒大盛，若其聽之，則積憤怨而責望愈深，君終不能如其願，則更怨憤而大亂起矣。或君主閉議院逐議員而謝變，或民聚亂兵而爲難，輦轂之下，弄兵肘腋，何求不得，何事不行，觀波斯之近事而已然矣。故突雖立憲，亂未定也，昔人譏俄主亞力山大決隄而自浸，今突人未可知也。歐土各國，皆有戒心焉。歐東亞西俄波各國，皆採法國語文學校，讀法國書，蓋爲通行之正矣，久壓于專制，先發難之，士皆發憤之人，莫不以法革命爲師法而導其國人，故一切師法國，欲鼓其國人之雄心也。故游突厥俄羅斯波斯羅馬尼亞門的內哥布加利牙塞維亞，皆學法文，乃能游之，法之傾動力亦大矣。然凡物偏重則有害，過激則生變，既以法文法書立學官，全國人民，日浸淫于法革命之說，深入其心，而上之行政，必不如其所願，則安得不起而圖亂，波俄之已事可鑒也，則突安得而獨安乎？恐法革命之事不遠也。或曰突今請立憲者，皆出千兵官，兵官非學者也，兵官不亂，夫誰與亂，故突可不亂，其然歟？然兵官亦有不盡從新黨者，則後爭未艾矣。非吾旅人所能深識而預斷也。惟突新黨人，必亂突而非强突者，以所學專在破壞，徒矜意氣，非能建設故也。

突制憲法之本，出自其敎可蘭經，所有法律，皆原於此經而制定者，猶吾國憲法必本於六經矣。凡立法行政，由蘇丹親裁，而立大僧正與大法官副也。大僧正管敎，大法官管律，凡立法設敎，必先議于大僧正大法官，待其諾而後歸蘇丹裁可焉。

專門學校敎亞拉伯語波斯語，而注重可蘭經哲學論理學，而倫理修身神學及法律歷史地理並列科，其大旨主于政敎一致，故僧官法吏敎師之權甚重，其關係甚密，突立國之固以此，其難變亦以此。

今其政治亦甚公，凡霞連男女與婢僕皆有平等權，共享公福，受公共保護矣。

今突敎大者有二，回敎徒千六百萬人，耶敎徒有五百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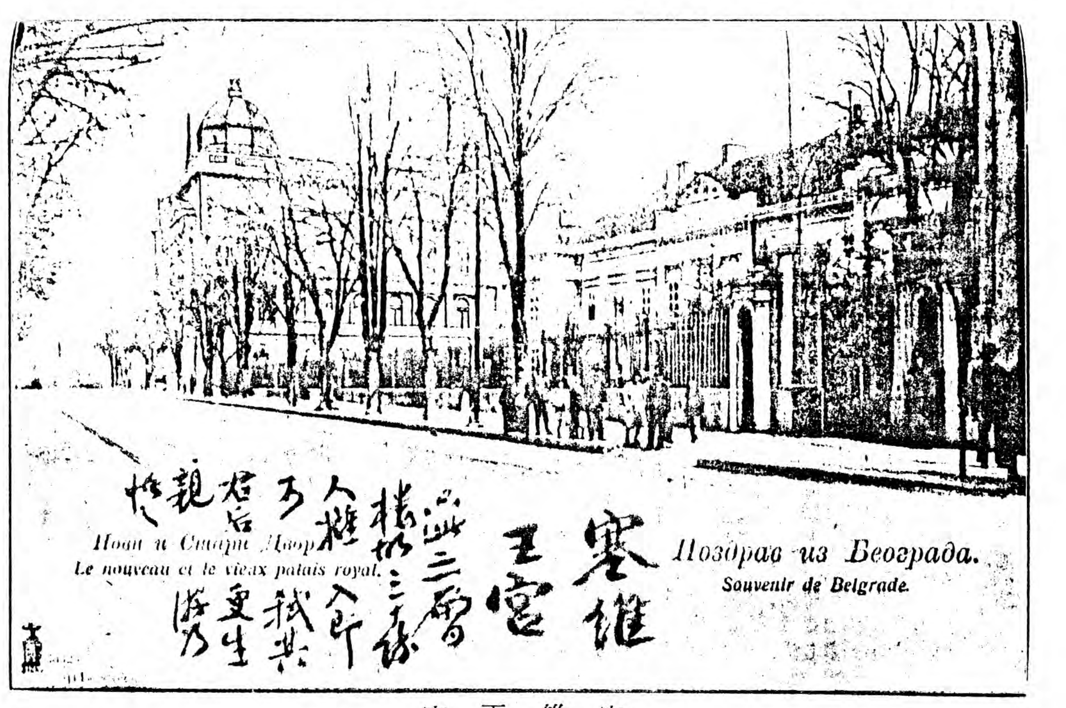
摩訶末敎徒之信仰最堅，其所信之術，謂爲善者可爲神，如平生爲善事者，死後必歸天國，其爲敎爭而死，死後必歸天國，而受無量之福，故人死不哭，男子不省墓，墟墓之間只見老弱婦人徘徊躑躅，以祈冥福而已。突人數百年之以兵力橫絕歐亞者，恃此術也，其道亦妙，異矣！雖非中庸，然當國爭時，未可遽非也。

摩訶末非徒尚義，亦尚仁而貴施，道上皆設施水場，以惠貧者，其敎好潔，故有飲水之游，故其人尚水而飲水，在亞洲壘邊，有五大空水，在歐洲壘邊，有蘇丹水栗水滴水，所謂蘇丹水者，宮中用，故名。四水皆出自巖隙，而流入清溪。有名銀水者，在皇宮殿，出自山下。貴族不用酒而用水，民間到處設水店賣水焉。

突摩訶末教，教內亦分多派，嘗觀其爹維士派，大舞誦式，重木樓如明堂式，先棲多僧樓上，數僧吹笛擊鼓，奏絃樓下，方壇周以木闌，外以待觀者，內以行禮，中央八十之老僧，或立或坐或拜，閉目合掌，口喃喃誦，羣僧從之，已而繞堂步行三周，羣僧亦從之，立坐拜繞，四者相間，爲節而繞終之。繞既畢，則只老僧中立，一僧先向老僧揖，以首俛嗅老僧身，則翻身而舞，後僧到者，與前僧一揖一背，乃翻身舞，餘皆同。其舞閉目擧手，向上囘旋，其身皆衣白長裾，隨風飄散，舞至一二時之久，老者倦困，壯者亦苦，所見十餘僧，只一少僧，能不倦耳。凡息三次，而後舞，行禮皆如前，亦絕異之觀矣，意蓋主教者也。

又觀一別派，重木樓上先棲多人，亦爲方壇如前，而于室奥設神位而拜誦，多人跪距丈餘，拜誦時拜時起，時就神前，頗有節奏，誦時或搖身無數，則可異也。此則人人可就席拜誦，但僧能詣神位前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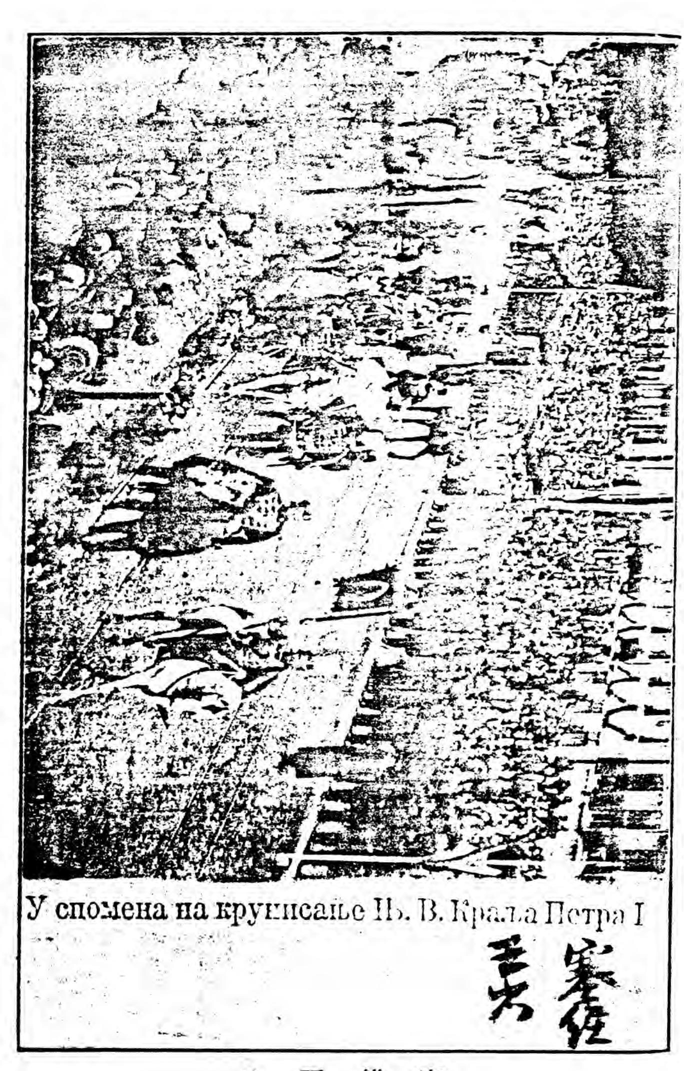
君士但丁那堡枕黑海地中海之中間，爲波士獲拉士之海峽，此地古爲大平原，因地震而裂，遂成海峽，而勝妙冠大地。峻長十四英里，廣二英里，最狹處僅百餘丈也。大地之裂，所關最大，吾謂憲法之成，由英都華海峽之與法地裂，共和之成，由甘渣甲美洲與亞洲裂也。


塞維王宮
Поздрав из Београда.
Souvenir de Belgrade.
Нови и Стари Двор
Le nouveau et le vieux palais royal.

塞維王宮


Крунисање Н. В. Краља Петра I.
Die Krönungsfeierlichkeiten in Belgrad: König Peter I. empfängt aus den Händen des Metropoliten Innocentius die Königskro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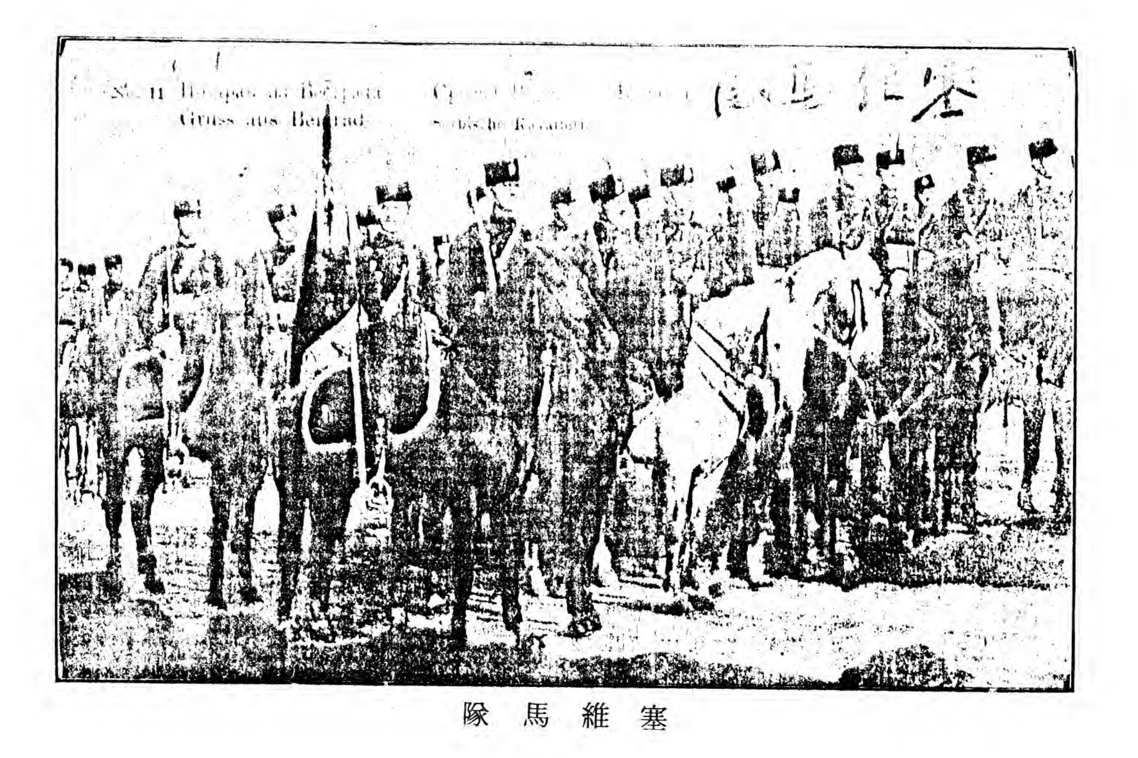
塞維王彼得第一即位



出 王 維 塞

Поздрав из Београда — Дворска стража
Gruss aus Belgrad — Die Burgwac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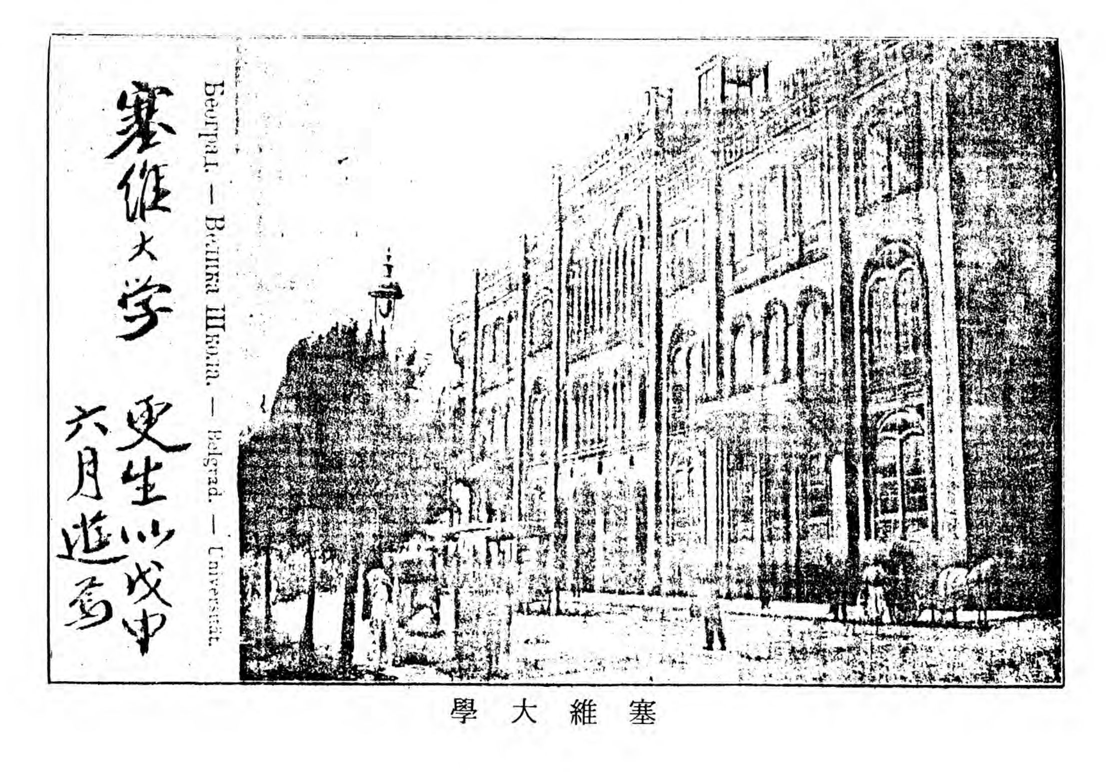
塞維王宮衛士



塞維馬隊



房 兵 維 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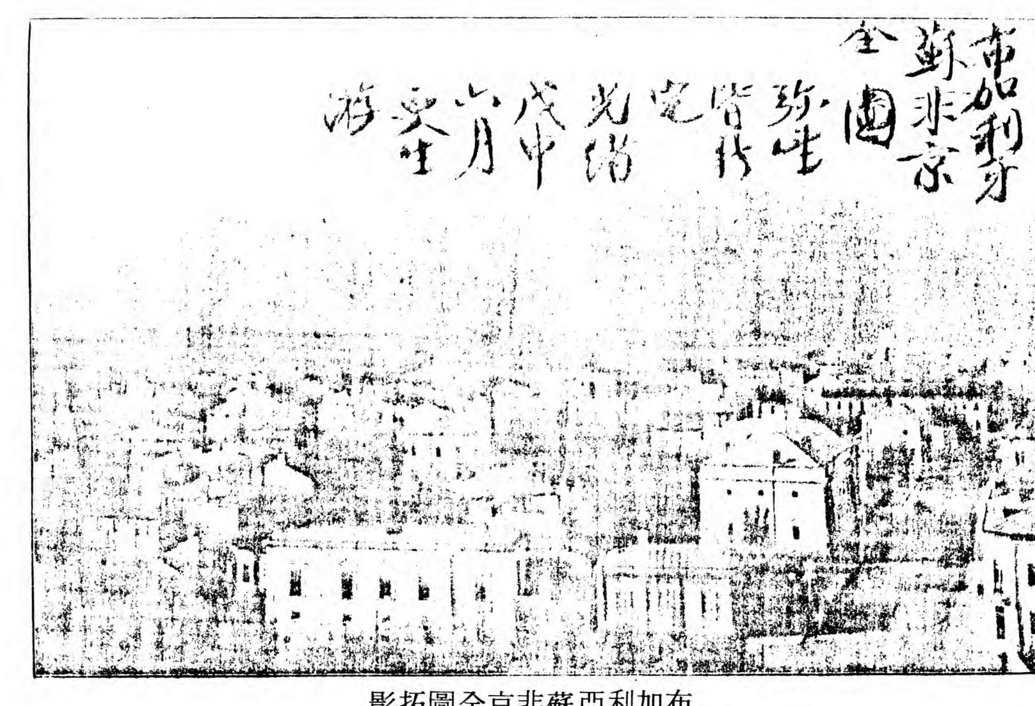


塞維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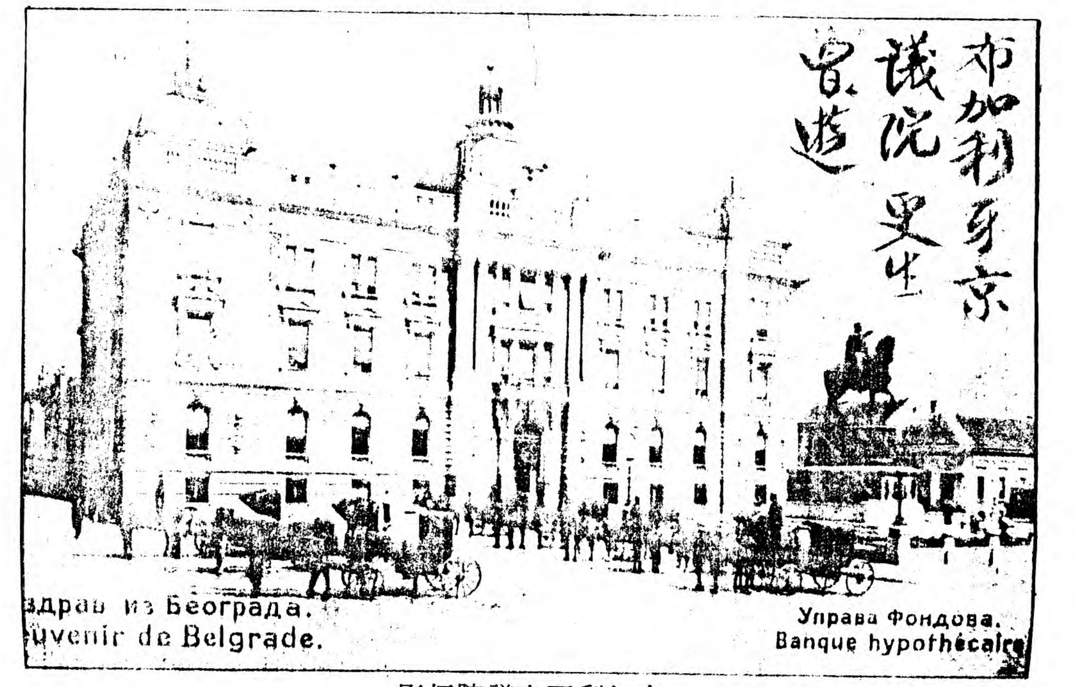
塞維新公園


еоград Изглед Дома Народне Скупштине
Положеним Темељом на Дан 27. Августа 1907
elgrade: Le Parlement fondé 27. août. 1907.
新議院
史生遊時
有圖而未建

塞維新議院



布加利亞蘇非京全圖拓影


布加利牙京
議院
曾遊
здрав из Београда.
uvenir de Belgrade.
Управа Фондова.
Banque hypothécaire

布加利亞京議院拓影

影拓宮君亞利加布

影拓所公亞利加布

蘇非京戲園拓影



蘇非京後岡牛墟拓影

塞耳維亞布加利亞遊記序

吾遊塞耳維亞京，人家數千，雞犬滿道，寥寥數萬口耳。道途泥淖深沒，室屋卑汚，若吾僻縣山城。布加利亞京，宮室道路，嶄新整齊，築築登登，晝夜率作，然京邑亦十許萬人，立國三十年，甫脫蠻野耳。二國皆同爲塞耳維亞種，同隸於突厥者數百年，其傳種實僻野，久滅爲人下，文學不傳，被教育至淺，其器物僅比爪哇墨西哥，皆類野番，其製作工藝美術殆絕，其立國閱歲數十，文學無可述。布加利亞政治，雖稍可觀，塞耳維亞則政不足言。塞耳維亞國土，雖沃野千里，陵隰平衍，耕稼繁茂，人民百餘萬，亦曾不比吾一大府，惟擧國尚武，佩劍之夫，幾多於秉耒之氓，愀愀乎隘以厲哉！若布加利亞也，據巴根岳之陰，故其人民忮懻，發强蹈厲，有吾燕趙之風，彼亦本突厥之一郡，曾何足比數。然而今者陳師鞠旅，各治兵三十餘萬，以破强大之突厥，大拓其南土，豈不異哉？夫國之强弱小大，至無常也。布加利亞塞耳維亞至弱小，又非有道德之可觀也。然塞耳維亞僅以尚武治兵，布加利亞能以奮厲飛揚，乘突厥革變之餘，內訌之極，遂克振武稜，勝大邦而闢疆土。管子曰：國之强也，鄰國有焉，國之亡也，鄰國有焉。觀夫至小之塞耳維亞布加利亞，猶能治三十餘萬兵而勝突厥，況乎百數十倍於塞耳維亞布加利亞之中國，而何畏於大地乎？觀夫强大之突厥，爲至小之塞耳維亞布加利亞所敗破，失地不保，國幾危亡，則若今中國之內亂搶攘，紀綱掃絕，教化廉恥掃地，財政枯竭，黨爭軋轢，今至於無政府者，則凡吾舊

屬邦，有若塞爾維亞布加利亞之至小者，亦足破吾軍據吾土而有餘矣。嗟乎！布加利亞塞耳維亞雖小，亦可鑿矣！中國書傳無逑塞耳維亞布加利亞者，日本亦無其書，卽歐人游記逑之，亦在數十年內，且亦寥寥，游縱駐時甚短，姑逑所考聞，以告吾邦人焉。癸丑二月十七日南海康有爲記。

歐東阿連五國游記

南海康有爲更生撰

諸歐各國，轍跡累經，而希臘爲古文明之原，突厥波斯，爲亞洲强大古國，亦大地文明之所關也，不可闕如，久欲卜游，以游玆數國者，必須護照，故遲其行。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五月，自北冰海還，將游澳洲及歸省母，決捨宅去歐，乃以六月十八日，自瑞典束裝，往歐東各國。十九夕八時後到栢林，飲於茶園，大雨，十一時，易車入奧國，二十五日至般摩論州，都會也。人民十一萬五千人，工廠製機器者甚多，此地頻經車場賣酒壚都，似曾相識也。極目綠野，凡三易車，車場汚陋，甚矣，奧之不治也！傍夕六時，至匈牙利京標德卑士宿焉。四年舊蹤，不意再到，夜尋舊百戲園，則已毀改而易新者。茶館花園，游治不盛。曉游王宮。再飯於瑪結烈公園，水木明瑟，但覺不比前游之勝，蓋閱歷太多，故一切無覩也。二十二日午一時，乘汽車入塞耳維亞國匈京環多鐃河，江山環擁。夕八時，過多鐃河，始見一岡築壘焉。自京外二千里，皆平原，麥已登場，極目無覩，但時有疎林，如騾車載貨，羊牧鞭塵，極似燕薊，而野中時連帳幕，蓋匈人猶存游牧餘風，此則似吾蒙古部落，蓋一出匈京，則歐土繁萃之俗盡去，而亞洲之容起矣。原中多德之滑敦壁人，昔從十字軍戰，留居此者。阿連諸國，百物皆遠資於栢林，近取於標德卑士，故標德卑士之繁華，實爲結歐西之局者也。過是則邑居道路風俗政藝，

舉目皆異矣。吾向不解標德卑士歌舞游冶，繁麗絕出各都邑，乃至有小巴黎之目。今乃知爲阿連五國富人游冶者之所聚，以其地近故也。蓋汽車南入塞耳維亞，只九時，直達布加利亞，只一日，北入羅馬尼亞，只一日，故總握阿連諸國之樂利也。

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三夕十一時，到塞耳維亞京，距匈京僅汽車十時耳。京名悲羅吉辣，以其地之山名也。吾游地球，殆徧各國，惟未見如塞耳維亞之所以宅都者也。其都卽建於悲羅吉辣岡顚。自匈西來數千里，平野無寸山，至此突起岡巒，俛臨多鐃河，河盤環數曲，中有四島，西北河曲，霸辣爲匈境。西南河曲，詩廉鎭爲奧城，隔河尺寸，界絕三國，皆屯兵焉。然奧匈以極邊兵順流而東，塞都已震，不待破之，如稍破之，塞不國矣。昔奧將哀堅破此，遺跡尙存，如塞人犯奧匈，則去數千里之邊，其內地烽候無驚焉，如之何其可都也。岡顚有城，如中國皆兵房，盤道入城，登顚，城道頗潔，綠柳青青，亦多花畦，有武庫及將軍駐署，頗壯。署前陳古砲頗多，有西一千六百五十七年，奧國亦有突厥砲，憑闌俛眺，方作曉操，河山表裏，沙水蒼茫，如立軍鎭，頗得形勝，惜乎其爲京邑也。然塞耳維亞之大觀與奇險，皆在是矣。昔屬羅馬地，猶有古隧道，五百四十級，下蓄水，吾下之，陰林襲人，然羅馬人之能作大工，預防圍城，則吾中國不能及也。

遊塞耳維亞京悲羅吉辣

多鐃河曲三廻折，左爲匈境右奧域。中有崇岡臨河曲，屹然危壘旌旗揭。塞維自立啓作都，千里

平原此屼嶪極邊保障作京室，，一有邊烽恐危隍。奧將哀堅昔破此，今幸弭兵或免滅。道路崎嶇既不治，室屋卑汚且破裂。議院陋小如茶室，有若荒村何可歇。太子徒遊招手戲，有似兒嬉何以立。撫有廣土千里彊，民愚治下無工商。但見沿途佩劍而戎裝，以兵爲國可黯傷。百萬之衆難供張，小民頗復思前王。今主將軍武龍驤，遠處瑞士謀弒將。假托民怨騰報章，還不討賊見肺腸。英人責言豈畏強，操莽之奸天下是非在抑揚。乃知春秋所徬徨，顧弒王墳何蒼涼，嗟爾國小政亂何紀綱！

武庫僅小室如房，然亦藏其國古物，以鼓後士，亦可矜矣！塞耳維亞初自立時，僅號科士，今爲王矣。科士位在公下，今布加利亞之主，亦僅科士，中國譯以君爲最宜。德俾士麥保羅封科士，中國譯以親王，則大謬矣。其始封君美咦勒，羽冠印鑰旂多存，旂以百數，有自立時所自製尺許礮，甚粗，乃嘉慶九年拒突厥者。有今王祖科士嬌必多挖像，短而黃，蓋士酋自立耳。有一木刻鷹及座稍精，只此一佳品耳。全京人民十餘萬，道泥濘，室屋卑汚，亦復寥寥，惟王宮一街，稍可觀。王宮三層，黃色頗麗，然臨街僅如一富家屋耳。往聞塞耳維亞內亂弒君后，驚其易，今觀之，亂民一擁入室，卽可行弒，如我國鄉曲行刼富家，亦何難事，如以中國禁城之森嚴廣大比之，則豈能頃刻成弒乎？故以中國人俗推外國，皆不類也。宮旁林木爲御園，亦如富家小園，其太子白兵衣，方偕一將官步自宮出，覩吾馬車服岸異，以手相招，其遊戲如此，然已而使俄，則爲鄫世子來朝矣，小國情狀，可笑如此！宮左爲外部署，甚小，藍色稍潔，旁爲銀行保險公司，最

巨麗矣。銀行前有始封君美夷　像，惟農部署與兵部署稍宏大，以在人居外，而塞耳維亞以兵爲國，故兵部權重，而亦壯觀也。劍佩兵衣者滿道相屬，不獨兵部署前，蓋塞耳維亞京無工無商，只有兵也。然塞耳維亞民，不過百萬，而養兵三四十萬，以兵爲民，民勞甚矣！然民之苦至矣！吾問議院遊之，則指兵部署旁，如一小茶館者是矣。其旗高颺，亦如茶帘也。塞耳維亞，行一院制，無上院，高方約二丈，如陋鄉之鄉約，誠萬國所未見。有僧議員守此，出迎能法語，蓋全塞學校士人皆讀法文也。正中懸今王彼得像，中設王座農部及大僧，凡三座，左右五座，以備大臣，大臣凡八部，議員百有六十人，几桌樸陋甚，地無毡，蓋開院僅四年，賃屋爲之，今繪圖營構，擬工程千萬，體或宏麗，未知何年能成耳。吾出入，兵皆擧鎗致敬，蓋小國寡見遠人來遊故也。政黨甚多，大者凡三，蓋新立使然。

博物院乎，亦賃一泥築長方小室，極卑陋者。然但求備物，足以考證，增人民知識足矣。吾國新變法，各州縣開議院博物院者，乃正可爲法也。

所陳物，皆塞耳維亞人種者，率草瓦木具，極粗，如野蠻製，毡亦粗惡，惟金銀杯盤稍佳，蓋教物也。織繡金銀線頗可觀，故女衣頗麗，新婦帶孔翠翎，銀錢纓頸，以多爲貴，富者或重至五十磅，腰懸五寸許大錢，惟足線履，或皮尖鞋，則甚粗矣。高髻亦纓線，蓋二百年前之俗也。其人民紅布裹首，束腰披毡，如今墨西哥人。其門的內哥人，藍長衣，開襟，如中國袍式，或白布包面頸，小兒藏藍如笠，蘭人能以麵製諸器，以貯茶酒，又以麵作字寫醫方，此最異物矣。有突厥

刑具，置首木顛，甚慘。大概論之，與緬甸爪哇博物院相近。惟一古廟式，曰拉沙，甚壯麗，西一千四百零四年遺型。是時塞耳維亞人種，自立國而未隸於突厥也，則製作頗佳矣，毀廟於突厥。塞耳維亞出斯拉夫種，而黃黑類西人，但眉多連而目圓耳。

遊其大學，開四十八年矣，當鬧市前三層，在塞耳維亞爲麗壯矣。學生六百，教習七十，凡教三科，律學、哲學、工學亦知所擇哉。塞耳維亞小國，百餘萬人，而亦備一大學；此特如吾國一縣耳。奈何以吾四萬萬人之大國，而亦限於一大學乎，豈非愚甚！

遊弒王亞力山大夫婦園寢廟，極小。右列諸神像，蓋希臘敎式也。葬處有白石碑焉，有遺像，導者言王甚仁惠，民咸戴之。今王彼得爲大將軍，覬大位而弒之也。彼得托居瑞士，密令其黨人弒君，歸不討賊，足爲其証，英人知而不認之，然彼得善待官與兵，故位定民無如之何，英人久乃不得已而認之。塞耳維亞之立王三世矣，始王美勒被廢，次即此弒王，蓋同族立王，黨親各異，勢必相爭。故羅馬尼亞布加利亞皆迎王於外。羅馬尼亞迎德阿論卜公之子爲王，布加利亞迎德可逋可大侯之子爲王，非徒異國，且異種族焉。而希臘迎立丹墨王子爲王，亦異國異族，至近之那威迎立丹墨王孫。是其國人豈不能王，而必遠迎於外者，豈非以同族之相爭更劇哉？夫立君以安民也，立君而爭殺以亂害其民，則不如迎於外者，無權無黨，僅收其靖亂之益而已足也。此等異義，皆久經閱歷乃得之，中國學者，今尚未見也。塞耳維亞民權甚盛，然王爲其本族人，又擁兵，故塞耳維亞王權，在阿連新立諸國中爲最大，吾國人亦可鑒矣！

其王廟爲希臘教式，本遠不能比羅馬教式，况又小國乎？僅如吾國鄉曲祠堂耳。入門有其先君美勒像士的凡像，殿中旁王坐金飾，王與后及大僧正坐者，殿前黑墊，爲王跪處，正殿列屏，神像甚多，雙燈下垂及地，然東教廟多類此。

公園據岡頗大，花畦林徑，青青噴泉，旁鐵床，遊人集焉。地盛暑，故人多遊者。

道皆粗石，尤泥濘，市以蓬作廊，如中國人民守故俗。衣尚多舊式，未盡行歐服，鞋軟織。

其稅八千五百萬顚拿，卽佛郎也，當吾國三千萬兩。蕞爾百餘萬人之國，而徵稅若此，民甚苦矣！極貧者人稅四佛郎六先甜云。

然此小國極貧，而築宮費一兆四十萬，大學費一兆九十萬，則吾國未之及矣。今新卜築議院，擬費七兆云。

塞耳維亞以兵立國，常兵四萬五千，戰時兵三十五萬，幾居其國民五之一。夫民以幼稚婦女占五分之三，然則自老弱外，壯者幾盡人皆兵矣。故帶劍塞途，而全國工廠商店無一，餘惟有農業，其教兵非精鍊，聞多法人，軍械亦購自法，其兵伍欹斜倚嬉，不足觀也。然以蕞爾國自立，舍兵何恃。故近者與奧開釁，幾欲稱兵，豈有萬里之大國如中華者，而畏人不敢言戰，豈非異事哉？

自塞耳維亞京至布加利亞蘇非，三百八十啓羅邁當，車行十二時，車費五十顚拿。

塞耳維亞自立後，逐突厥人盡矣。道中亦未見一紅冠，布加利亞立國日淺，則未能也。嗚呼！勝敗無常，勝者少不自立，卽爲人逐，掃塵絕跡，乃如此也。故孔子曰，大哉，天命無常，君子不

可不戒懼！小人不可不勸勉！

塞耳維亞種族，初分裂爲無數之獨立小部落，其政治之結合，不知歷幾許艱難矣。十四紀中，統治於士捉反達愼時，曾極隆盛，爲歐東之霸，自君士但丁那堡外，全併歐之東南部，然不能持久，旋滅於突厥，雖因突厥兵力盛强，勢莫能禦，然塞人固有之性，薄弱好分離，亦有以自致之也。

塞耳維亞語，純爲斯拉夫語，亦略假用突厥語，其他國語之感化絕稀，而塞語包含門的內哥語，波士尼亞語、及古魯遜語。在道遼河及西部多鐃河南之地方，塞語蓋爲歐語中之一重要者矣。塞耳維亞語與布加利亞語雖不同，然兩國人各用其國語，亦能互通其意，塞耳維亞，斯拉夫種也。而布加利亞，已全同化於斯拉夫，故容貌習俗體格，與塞耳維亞人無異，旅行者欲區別之，頗難矣。

塞耳維亞突厥所征服時，國中卓越勇毅之士，多退隱於波士尼亞，及門的內哥山谷之間，而歸宗回教，故現時塞耳維亞王國之平原，及其北部民，多爲塞耳維亞民中怯懦者之子孫，且貌圓扁，頗類蒙古種，或有相雜歟？僅觀塞耳維亞北部民風，不足以知塞人之特性也。

塞耳維亞之國民甚愚，寡經國大政治之思，而多向地方分部之念，故民心既難一致，國亦最難統一，蓋與突厥異種，久僻邊方，無立國之觀念，感於其心，而舊本數部落，遂爲國性焉。

塞耳維亞民社會甚平等，無高卑等級，無貴族，以眞農民之國也。以視布加利亞尚分貴族不平，似尤平等，然僿野喬愚亦因之。故布人多文，易舉商工而興學致治，塞之難擧工商與學，由此也

。

塞人既業農爲主，富頗均，人羣極平等。北部農業尤盛，無尺寸曠土，多五穀蔬菓，園囿多植梅。塞人製梅酒佳絕，遠過我國之青梅酒焉。吾客中飲此至樂，亦有故國之感也。惟塞人耕法簡陋，民性復惰，田圃之間，常見蔓草繁茂，道路亦穢積不除。蓋塞人腦中，無清潔完好之觀念，又性愚，無遠識，止顧個人目前之益，遠大規模之業，皆莫能舉，總之未脫舊蠻俗，無如何也！

塞耳維亞國大原土平沃，勤農多富，郊無荒野，民性簡易而質朴，不尚歐風，地僻無聞見，故富豪亦不奢侈，大會乘四輪馬車者，其至盛飾也。其民惟好飲酒，鄉曲寡經驗，多談空想之政論，而不可實行者。

自塞京而東駈車，沃野千里，蕎麥青青，百穀麻麥，繁茂極目，瓜菜極夥，西瓜尤美，地無崇山，而皆大原，故爲農國也。惟自農外，一無知識，民性惰逸，嗜欲狹小，深思遠謀，故國多產物，而不能爲貿易商賈，皆爲匈人所握。不能開礦，不能精製造，即如養猪最多，而不能製火腿以輸出外國，其塞民之用品，以最普通粗惡爲通行，故外國貨物，亦不甚消流。

塞耳維亞男女結婚，少有正禮。蓋其國民舊習，男尊而女卑，故男逸而女勞，凡艱苦困難之事，皆以屬諸婦女者。故父母亦貪女之能力，不肯出嫁，於是遲婚之俗盛焉。於是男女逃走，因以私婚者多焉。此與吾苗俗同，蓋猶未免於初民之遺歟！

塞耳維亞西部有同居村落之制，男已婚者，則與一小屋，小屋廣聚，遂成一鄉，特不過數十人耳

。其鄉長，以村中耆老年至高者爲之，其權甚大，頗有專制權。其村人婚姻與遷居爲彼所掌，鄉長死，則副鄉老代司之，然必合議於前鄉長之未亡人，乃可行事。最可異者，每鄉產業，歸於村中，量丁口多少而均分之，有中國古井田及唐世口分世業田之意。蓋地方千里，而人民百餘萬，人少地多使然，塞人之易於家給人足，在此也。然創此法者，必爲才哲之仁人，甚傾慕之，惜未得其名也。

南部絕少大都會，居民交易，有定時定地，若吾國之墟市焉。交易畢，相饗宴，佐以國歌，雜以跳舞，咏以通俗之史詩，和以一絃之琴聲，雖非甚悅耳，然尚近正，伶人亦多用瞽者，此吾東方國之俗皆然矣。

塞人亦如巴根各邦之俗，好作俗歌，俗歌雖簡寡而明快，意味感人甚深。近代文學，雖不甚發達，然其文學結搆，不拘形式，而厚於感情，亦其特質也。

布加利亞遊記

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自塞爾維亞京午二時乘汽車行，二十三日曉六時至布加利京，名蘇非者，三十年前本爲突厥屬郡，以種人不同，敎宗殊異，布人皆希臘敎。光緒二年，突人殺布人之從希臘敎者，俄主亞力山大久抱規突之心，以助同敎舉兵爲名，助布人之自立，大戰經年，突陸軍本强，初戰勝俄，既而黑海之軍敗，俄人大兵逾巴根山而南，遂壓突京，爲城下盟，廢突君主，突幾覆入於俄宇矣。德相俾斯麥坐視不理，蓋本與俄外部拏爾有密盟，聽俄之强而制英也，於是英人大譁，格蘭斯頓以舊德爲相，不主戰遂罷，而皮斯秘爾代相，聯法奧意之師，德人亦從衆，五國陳兵艦於君士但丁那部，勒俄人退師，而俄割黑海之高加索部，奧人取接境之赤次戈州，英人取毛魯塲島，而門的內哥與布加利亞同時許其自立，突人俯首聽命，是時光緒四年爲西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也，此爲布人立國之始。其君爵僅科士乃在公之下，華文可譯曰君，如吾國之中山君云爾。迎立德聯邦可逋可大之科士之子爲之，德主外兄弟也。吾廿年前編突厥削弱記即述布自立事不圖今親履其地，如讀舊戰記也。

布人與塞人同種，舊同爲塞耳維亞國，自西十五紀始爲突厥滅，而隸爲州郡，然突人之治屬部，只駐大酋，而收其稅，其餘敎宗政化，一聽其舊俗，頗有類吾之待西藏。在當時政令寬大，新民易於服從，至有一村之中，人種異族，衣服異式，宮室異制，禮俗異宜，而雜居焉，在外人視之

，極其駭異，而其民久居成俗，亦各安之，如今南洋也。然教俗既殊，民常懷其救國，而無歸化同心之念，及乘時變，勃然卽興，塞耳維亞既以殊種族先自立國，羅馬尼亞繼之，布人遂因教爭繼起，適有强俄之助，故颷爾而興，然其伏機之久，則實在教俗之殊也。故合大國者務在同化而一之，否則未有有不待機而裂者也。昔羅馬蒙古之大，徒恃兵力以鎭廣土，及事變一起，勢力不及，分裂卽至。布人舊隸於突，政治甚惡，今立國僅三十年，師法歐西，百廢具擧，雖地小民貧，工商未興，措施不易，欲速尤難，然布人勇銳之志，期許之深，大有一往無前之概。蓋新脫羈絆者，自必栩栩自由，活潑進取，故雖肢體未具，而頭角峥嶸，大有一日千里之勢矣。

是曉自停車場下新闢大道，夾以林木，分車行馬行人行之道，雖沙石犖确未平妥，而氣象甚大。竟無新式馬車，只有舊式車，爲土人及載貨者，吾步行二里許，乃得馬車，一夕不寐，又復步行多路，來此新國，亦甚苦矣！然蘇非枕大岡，面廣原，極目無盡，他日生聚，可爲大都會，與塞耳維亞京之崎嶇山谷遠矣。今都僅類吾小邑，而全都無一非新道路，無一已成之路，而無一不修塞耳維亞之汚舊不治，去若天壤，宜布人之自矜也。築登登，削憑憑，觸目皆是，眞不愧爲新邑作廣潔之式，嵌石堆沙，徧滿諸衢，屋亦無一非新式新作，頗有石築極新者。俄廟尤巨麗，比之也。吾見亦罕矣，布之必興，不能測所至矣。其君主宮前，以木塡道已成，而整潔如巴黎矣。吾所寓客舍，乃全都至大者，亦甚新，日無一客，以所寓皆議員，六月酷暑而開議院，亦大奇。店司理人既爲司理，亦捧茶水及陪遊，其無一事如此，亦全歐所僅見也。

都中惟一古破廟，乃千六百年者，僅餘左磚牆，今闢小室供神，小樓上堆積古像古物無數，此破廟希臘敎式也。一二新廟，皆希臘式，無足觀。博物院亦就古廟爲之，其體式方，羅馬物甚多，有西二紀之五尺大缶五，古澤盎然，有三紀之羅馬車，四紀之摩色畫，皆珍品。其門內外堆羅馬古石甚多，樓上皆突厥畫也。突畫傳於印度，方板無足觀，然此院規模之壯，古物之多，過于塞耳維亞之野蠻遠矣，足見希人之能自致文明之治也。

公園在都中，花木秀蔚，鑿池射噴管，陳石像，中設酒館樂亭，都人士坐遊滿焉，雖不大，亦可謂具體而微也。

君官頗壯，前有園林，衞兵持槍守門，君主絕無權，但畫諾而已。亦並無命相之權，如英焉，皆歸於議院，以其自突之州郡新立國，故並無世爵貴族，然歲費俸百萬，而供此木偶之君主者，蓋以止民爭而靖亂源也。故歐東之君主有同於神，但領香火以坐鎭，其義甚奇，然鑒於中南美頻歲兵爭，民罹其禍，則阿連國之君主，以無用爲有用，亦不虛費此香火也耶！鬼神至無用，而不可少，惟君主亦然。天下之事理甚奇，頗有難以淺人解者，自非如美以清敎徒開國，則法之革命立民主，亂八十三年，墨立民主，亂彌百年，然則畫諾之木偶君主可廢，而今有必不能廢者。人道於鬼神，亦迄不能廢，英人深於閱歷，創此奇局亦不可不深思之也。吾國甫交通，人寡閱歷，徒聞民主之公平，法美之舊事，而不知今歐人已鑒其大害而棄之也，吾乃甫拾得而大喜以師之，抑可愚耶！議院者，全國政權所出也，亦如英之國會萬能矣。前對大山，門外廠場，立俄主亞力山大第二像

。院雖小，亦可觀。議場居院中，半壁式，正中懸今君主非特難像，得之可逋可大侯之公子也。大下爲君座，淡黃絢金，中座懸俄主亞力山大像，中右懸皇族不吾壁像。議長中坐，在君座前，大臣設紅帷桌，坐議長座下，左方總理大臣，几式特殊焉。餘爲議員坐，後爲書藏食室，徧懸各議長像。今總理大臣馬連那父年僅四十五，貌秀而顯白，皮冠有羽，自律師爲議員遷此。政黨凡八，其大者三，鳩合八黨而得權，而以農黨爲主。全國議員二百三十人。農黨議員一百七十八人，蓋全國農爲盛也。阿連諸國皆行一院制，是日開議院，吾特觀焉。司院者待外客甚優，吾自稱新聞記者，因延吾與新聞記者幷坐，其商務大臣延見握手，稱未有中國客至此。中國爲古文明國，甚喜初見，問吾所見，吾稱一院之制未善，彼不甚以爲然，以爲速而便民也。是日大臣四人在坐也。布加利亞之回敎突人，尚有廿萬，然爲議員者寥寥數人，並不免冠，坐在一隅，盖國事既變，權勢大殊，亦人事之常耶！議員必三十歲乃許充之，大抵萬餘人選一員也。然行一院制，無上院老成練達者之討論彈壓，聚諸少年英銳好事之人，起自田間，粗豪無禮，而法官不能約束之，未有不爲亂者也。是日以議某農事加稅，其地之議員以爲獨偏苛己，力駁不允，於是同黨詬詈，而被加稅之議員怒恨已極，起而用拳，則已黨人少，爲所壓，乃拔刀而斫同黨，大臣恐甚，急起抱之，加稅者急走出，因而全院譁潰，吾亦避出。嗟乎！是日苟非此大臣抱此議員，則殺禍起矣。議院之爭亂譁潰，無禮無法至此，此吾所目擊者。吾遊奧維也納，觀其議院，亦大譁爭，握拳持棍，或彈瑟琶以亂人聲，奧人二院猶不能免，況於一院乎？議員者，國民之望，而無禮若此，

徒爲人輕笑而已！設官凡八部，財部、外部、內部、兵部、學部、法部、農工商部、鐵道電線郵政部。

夫立人之道，曰陰與陽。君主以一人主治，陽之奇也。兩院以兩黨互糾，陰之偶也。故以陽數爲治者，務在歸於一統，定於一尊，苟二三其權，卽生亂源矣。以陰數爲治者，務在對立互制，苟一其權，亦卽致亂，二者至相反而相成者也。故議院以兩黨互攻，而折衷於衆，尚慮一黨之過大，及在野新進少年之過慓悍也，是仍偏於一而過於陽躁也。故立上院以制之，以上院之老成鎭靜，而制下院之浮躁，陰陽乃劑於平。有貴族平民者，固互相劑，卽美法國皆平民，亦立兩院以調和之，故能收陰治之美，而得其和也。阿連諸國新立而淺躁，不信此義，政必不和，有斷然者，彼知速便之善，而不知速變又有不美者存焉。凡物必有偶，陰陽互根，長短相生，有善卽有不善存焉，惟聖者知之，故建中和以爲道，而不便毗偏以生害。今夫憲政之爲美，卽擇二者以爲美也。若行憲政而不立二院，卽失憲政之本義也，夫非知道之人，安足以知此也。

布加利亞制文字者二人，曰欷鴉衣密拖地，曰疎匿渠，垂今千一百年矣。塞耳維亞與布同，其字母三十，道中所見文字之異，莫若此。其母音甚類印度，今塞布所以能再立國者，亦以文字異而書記異，故能別以種族自立其國土也。區區一二兆人之族，猶以文字種族自立，況於中國之大乎？

布加利亞人知富國富民不能以空言也，先在理財，而興工業，故自辦銀行，大獎工場，今製作之

大廠已有十四，小者頗多，斤斤自喜，則人民所嚮往可知矣。若其農業，則已大盛，以巴根岳北，原田膴膴，撫二千里之沃腴，故布人今仍在農國之時。

布加利亞人四百五十萬，三十年前隸突厥時，人民僅二百八十萬，今自立後，掃突苛政，人民樂之，人口驟增。當西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增至三兆十三萬，今增至四兆半也。

常備兵六萬，後備兵三十五萬，兵制德師，亦請德之客將以司訓鍊焉。

阿連五國之民，黽勉勤業，堅毅忮懻，莫如布人，有不撓不屈之精神。故布加利亞自立以來，僅二十年，其農工商業教育文學軍事，比前已大發達，若欲深知之，試由突厥西行，越其境而至布國，兩兩比較，乃知其二十年間之進步，可比二百年，其速率蓋不可思議也。布人體格，面扁平，眼斜細，髮黑而粗硬，頗與蒙古人種相類，觀其好衣裘，想必匈奴遺族也。布加利亞常語，近塞耳維亞，而大相類，字母亦同，而文學語則類俄羅斯，若人能俄語，則布加利亞新聞紙之普通論說，殆能通讀，蓋其政治學及抽象科學之術語，殆全假自俄羅斯，卽尋常日用單語，亦多相類，惟文法則少異，以非同出一源故也。然布人之文學政治，能速成者，卽假道于俄文爲之也，所關非細故矣。

布俗女服勞作，而男多坐享，故農家皆不欲女子早嫁，以助農耕，于是男女多有不及時之怨，于是私奔成俗，少正式之婚禮者，此與塞耳維亞同風焉。

布人之娛樂，好歌謠，其精妙雖不及塞耳維亞人之史詩，然多長篇，曾聽一人士歌一詩而費一小

時半者。詩歌多六句或八句爲一節，而多生硬失韻，歌詩意多咏國中盜賊强悍之風，及男女戀愛纏綿之事，如吾國之水滸西廂矣。

布俗好服厚衣，男女皆御重綿羊皮及諸裘。吉日良辰，婦女皆御慶祭之盛服。衣用白麻，繡其裙袖，裼以羊毛，加半臂其上，復加厚棉之短衣焉。帶博數寸，而戴冠，背垂織金長紐，飄飄饒美姿也，其文過塞耳維亞矣。見圖。

布人有風笛之樂，婦女於舞會時，手足帶多環而舞，雜以風笛，輕重疾徐，一以風笛爲節。風笛蓋爲布加利亞特有之樂器，突厥人直稱風笛爲布加利亞人特重者。

自一千八百七十年，突主許布加利亞自創一教會後，布國教會遂脫離希臘教長而獨立。惟布加利亞教會長徵收信徒課金，以供教中用，與希臘教會同。且强徵巨額，比希臘爲甚，故希臘教僧常斥布人教會曰，布加利亞教會者，如回教之强迫也，其洗禮及婚禮，皆非有效也。以其禮葬，死人必爲吸血之厲鬼也。布之女子，皆極信之。布之男子，則多不慊其國教也，多復歸宗爲希臘教徒焉。

布國于巴根山自布京以東，道中穿巴根大山，巖峯峻深，澗泉曲折，萬壑秀綠，千嶺盤廻，吾初讀俄突戰記，以爲此山橫千里甚大，今穿過之，則峯非甚高，山非甚大，不獨不能及歐南之比爾鳥斯山，且不及歐中之阿爾頻岳，然在歐土仍足爲歐東之一岳也。汽車六時卽已穿盡，漸北入羅境，地皆大原，道中百穀繁茂，菩提西瓜尤多，菜果頗似中國也。

晨自布加利亞京蘇非東行，穿巴根山，半日凡二千里，岩巒叠秀，重複濃深，然僅比吾國匡廬，山勢低橫，未爲雄拔，口占二絕：

半日行穿巴根山，千里岩壑道迴環；雲岫排青看聳禿，澗流深碧聽淙潺。

歐洲東岳亦尊之，山勢低橫雄不奇；五十年來俄突戰，天分南北隔旌旂。

自塞耳維亞東來，曠野平壤二千里，麻麥鋪菜，只有岡阜，至布加利亞，則背枕崇岡，遠接群山，實爲巴根大山之西枝盡處。此都既在山之極西，亦偏在國之極西，仍是平原，山蒼而不綠，遠不能比歐西矣。蓋自都以東，爲巴根岳，群峯盤屈處，雖復風景佳絕，而山谷崎嶇，不便于啓都，太王邑于岐山之下，必在陟巘降原，相陰陽而觀流泉，巴根岳自東北而西南，其陽開君士但丁那部，其西盡之陽，則爲布加利亞也。自西至塞耳維亞，則二千里岡阜，又西至匈牙利，則千餘里平漠大原，並岡阜亦絕無，及西入奧境，石山崱屴，漸如崩雲走龍，復起阿爾頻山，爲歐洲中岳，其正幹盤鬱，止於瑞士之莽不離峯，高極雲表，周年皆雪，維也納都其山北，山泉下流，滙爲波顚湖，流爲來因河，北幹環三面，盤波問而出薩遜，遂開波問薩遜二國，而北走栢林，爲北支盡處，自瑞士南，正幹入羅馬，山勢雄厚而濃麗冠大地，羅馬所以霸也。西支盡處，巴黎都焉。群山皆止，曠野二千里，垂于大西洋，故最肥沃，而法藉以富强也。山脈伏至法南，又起比爾鳥士大山，其陽開西班牙之霸盡矣。凡巴根山、阿爾頻山、比爾鳥士山，爲歐土三大岳，盤亘數千里，其山皆穿歐土之中，而不環歐土之邊，而北有斯干達半島，南有非洲北壤環之，遂南滙成地中

海，北成波羅的海及北海，港灣島嶼，杈枒相接，故歐土亘古以來，列國皆僕緣于三岳之下，分爲百數，莫能統一，其擁有山盡之大原臨海者，則爲大國，若德奧法意是也。盖皆由地形爲之，非人力也與！吾國自崑崙天山南走祈連，賀蘭太行西山而出遼東高麗，自隴邊南出五嶺，山皆環三邊行，中無大山，故吾國一統。惟江河二流，故間分南北，然不久卽合，亦地形爲之，非人力也，遍証大地皆然。

自布加利亞穿巴根山，半日北出羅馬尼亞境，乃知歐土諸岳，皆穿土中，與我國相反，故諸國競立也。

歐土三岳吾皆巡，比爾島士大莫倫。阿爾頻山居中尊，雙矗雄秀摩天根。巴根卑小難並論，皆穿土中南北分。滂沱四潰至海唇，海角杈枒遂紛紛。地中黑海多島雲，波羅的北海洲嶼尤繽紜。國土無數相僕緣，崎嶇各據山海濱。彈丸棋布二千春，莫能一統兼并吞。小國寡民，君主不尊。或建市府，角立斷斷。政體詭奇，乃地萌文。國會斯產，民權用伸。皆由地形所孕育，非關人力能陶甄。吾華三邊環崇山，西起隴蜀出崑崙。北自天山走賀蘭，祁連太行長城垠。南連五嶺隔百蠻，中開天府萬里原。憑東一面溟海瀾，只有江河塹中間。是以亘古一統全，帝者出震自乘乾。東西相反各有因，我得治安數千年。彼久爭亂鐵血纏，互較得失我尤賢。彼今物質日新研，遂闢海力啓坤乾。憲法庚庚起民權，假不非薄互資焉。水流沙轉是天然，我言地形爲政魂。

自布京南行，汽車十七小時，可抵君士但丁那部。自北路汽車曉七時行，夕十時至羅馬尼亞京布

加利士，約十四小時許也。吾因欲遊羅馬尼亞，兼一覽黑海，故繞道北行。若在塞耳維亞京直往羅馬尼亞京，亦不過二十時許，卽在匈京直東往羅馬尼亞京，亦僅一日耳。

自布加利亞入羅馬尼亞境渡多鐃河感俄突舊戰。

汪汪多鐃河，南北界兩國。我昔經奧匈，江浪頻漠漠。其長彌萬里，到此烟波濶。平沙亘兩岸，綠林點白閣。水深瀾不紫，沙鷗時狎獲。風翻三色旂，（羅人紅黃藍旂）嗚嗚舟鳴角。汽車積煩熱，清波自涼作。憶昔布人立，俄實闢其鑰。欲出黑海峽，假義行霸略。輕兵出多鐃，旌旗照依約。突人旣不敵，五國乃扶弱。紛紛割地去，巴根北遂削。我昔編其書，記突之削弱。寫黃晉丹陛，鑒戒奮發躍。十年久逋亡，不意踐略彴。橫塑且賦詩，英雄跡如昨。

布加利亞未立國前，外人不甚知其名。有乾歷者，偏行歐東，其游日記甚有名，西千八百三十四年，自壁路古歷至君士丹丁那部，路經布加利亞，然其日記中，尙不見布加利亞名字，並不及其國事。至千七百六十二年前，亞梳士山之遁僧名啤治者，曾著布加利亞國史，後俄人名滑匿連者，旅行巴根半島，著新舊布加利亞一書。布加利亞國史，自此二本之外無之，故言布事者，莫不宗焉。

考布之自立，及今能興盛之由，盖始于教，西千八百三十五年。有益里羅霸者，用布加利亞語，教授布人于牙布羅之地，專以發揮國民精神爲義，令布人講自由開放之權，於是布人政治之結合，乃盛興云。

布加利亞之獨立，起于教爭，其志欲立布之教會，故先力攻化拿里悪之冋僧，即攻突厥之預備也，不過欲令突厥使化拿里悪僧承認布國立教會而已。布加利亞專用興希臘教之名，欲統一國而獨立，西千八百七十五年，布加利亞以累受突厥之虐殺，遂爲教爭而起兵，盖布人累世深恨突人之虐，擧國有復仇雪耻之心，俄人欲藉助布立義，實以破突，故助布兵而立國，俄兵大勝，逾巴根岳而南下君士但丁那部，若非英人率德奧意法脅俄退兵，則突幾不國，而布之附庸自立，亦不過若日本助高麗而已。幸俄不能滅突，布遂立國，而議院內外供奉俄皇之象，布人戴俄德如天，亦幸乘機會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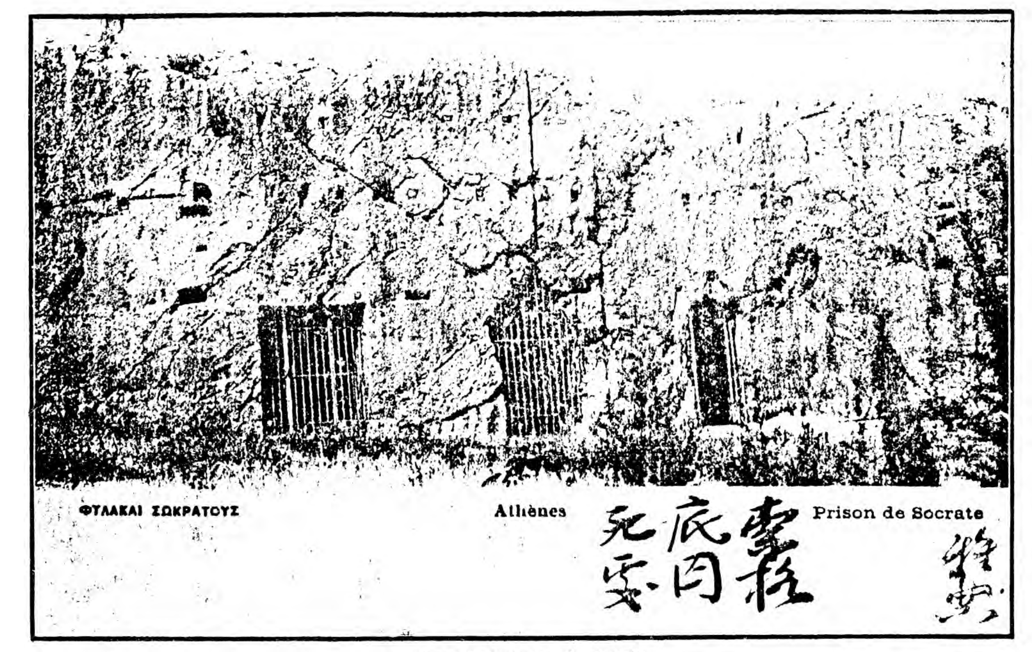
門的內哥國于巴根西南山中，在布加利亞西南。以其國小而險遠，故獨未至，然其國俗，已見其大概矣。其文字言語衣服人種教宗，皆與塞維布加利亞同，惟所見其人，獨較高大肥白，似瑞典德人，而尚過之，猶吾國之有山東大漢，印度之有賓雜人，皆特頎偉强膂力，突京多延以守門，以山居ハ而高大肥白，亦可異也。其人性多忠義，尚勇敢，故各國甚倚重之，多延爲兵。其婦女多力，能擧臼，且能任戰，上下山石如飛，故能以三十萬人蕞爾之國，而能與突久戰，與布加利亞同時自立，蓋有所自，非徒恃山險也，此亦歐東之瑞士矣。今自立後，擧國爲兵，漸教工商，興學校，聞其山水幽勝，岩瀑奇妙，冬夏皆雪，避暑甚佳，亦不亞瑞士，但地僻歐東，鐵道未闢，未及大開耳。見其婦女亦多秀白，迥非歐東五國之黃黑，蓋地勢高寒故也。百年後交通既便，或爲一新士矣，何所無桃源乎？

ΠΑΝΟΡΑΜΑ ΑΘΗΝΩ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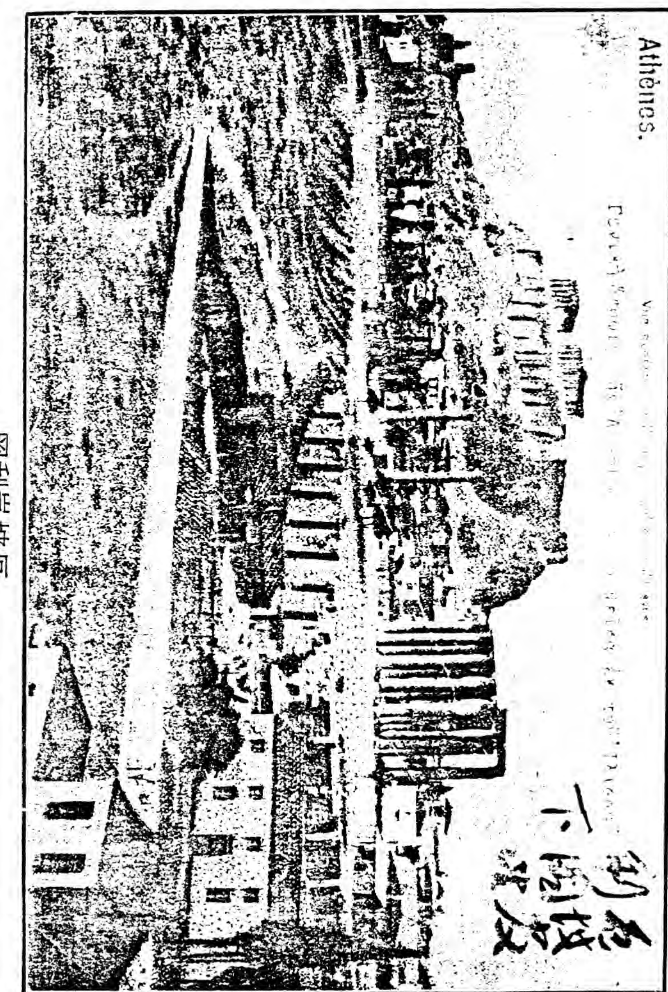
Athènes

Panorama d'Athè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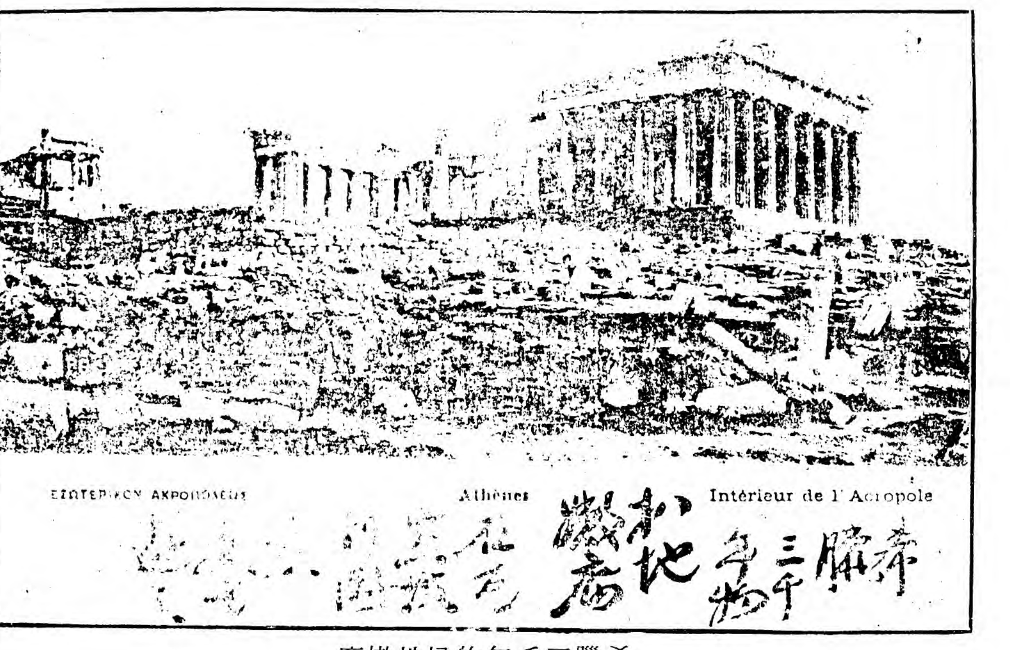
典　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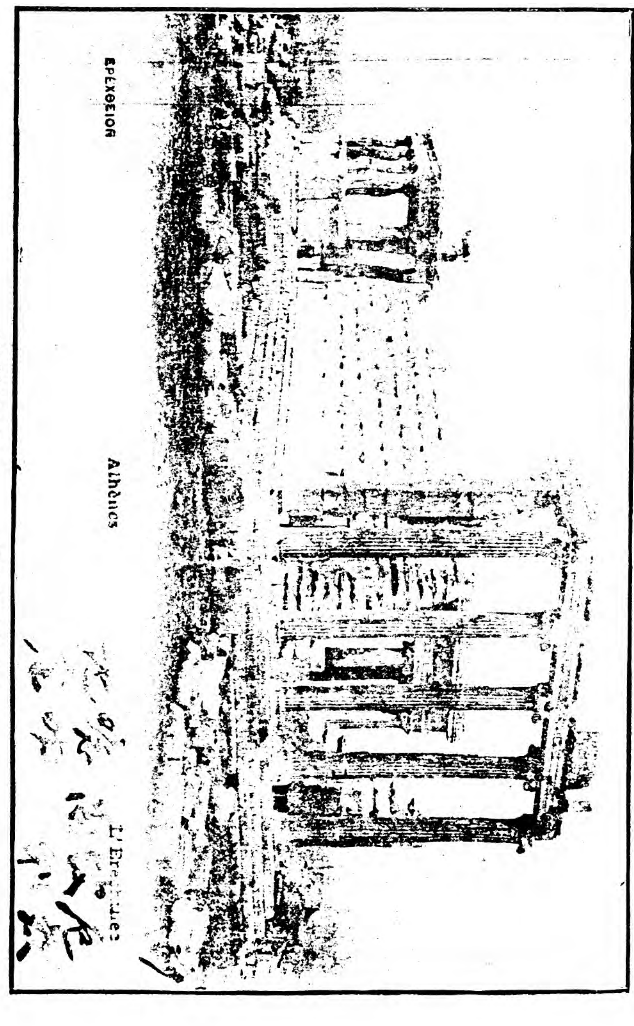
雅典索格底囚死處



閣利岌拔厄



希臘三千年物扒地嫩廟



廟地叨嚏　閣利披岌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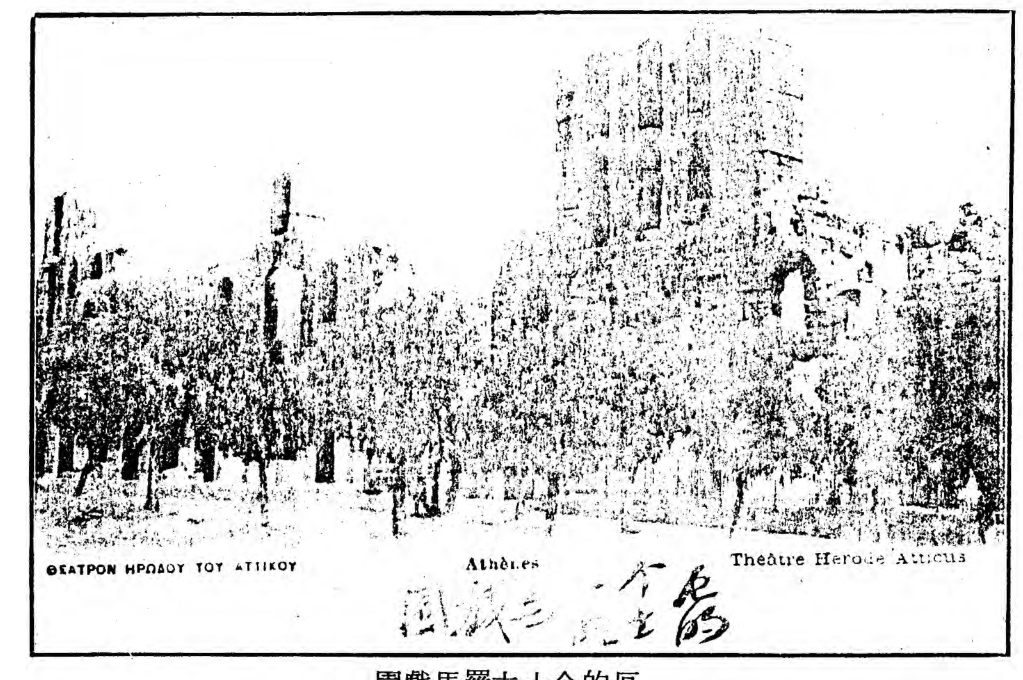


希臘女服

ΘΗΣΕΙΟΝ Athènes Temple du Thésée

參的射廟

參的射廟


ΘΕΑΤΡΟΝ ΗΡΩΔΟΥ ΤΟΥ ΑΤΤΙΚΟΥ
Athènes
Théâtre Herode Atticus

厄的个士古羅馬戲園

希臘遊記

希臘爲歐洲文明之祖，嚮慕之久，欲遊數矣。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七日二時，自突厥君士但丁那部乘汽船往雅典，船甚小，凡船行三十六時，八日泊士兒拿島，仍突域也。小泊兩時，至九日十時半，至希臘，泊丕家布海灣。

始吾覽地圖，覩馬摩拿海與地中海間島嶼萬億，所謂多島海者，以爲秀靈勝妙，不可思議，恨不甚發明，又向慕希臘自古之文明，皆由海島所發，心嚮往之。及此乘舟，終日看山，望此十洲島嶼，應接不暇，惟山皆枯槁，絕少林木，色皆灰淡，或若剝皮，覩之索然，絕無滋味。雖復峯巒起伏，有若希臘內地，尤爲秀特，然自黑海來此萬里，島陸皆枯，以視歐北之濃秀綠縟，有如塵土乞丐之視紫霞天人，何其反也。且地近熱帶，草木易生，應更綠縟，翩其反而，豈不異哉？吾思昔者希臘及東羅馬盛時，山必秀綠，異于今日，乃知氣運爲之，非人力所能爲也！以突厥水島園囿觀之，不得謂林政之不修致此矣。人天有刼，是時爲帝，乃歎歐士之盛，惟氣運所致，吾未入雅典而已索然矣！

丕家人家數千，白紛牆多平頂，道未潔整，蓋希臘久隸突厥，故宮室亦多與突人同。然自南意大利以南，爩式之宮室道路，蓋遠自羅馬至今，已多如此，不獨初開化之希臘也。自此汽車行五刻至雅典矣。

大地文明，大國惟吾中華、印度、巴比倫、亞述、波斯、埃及與希臘矣。夫希臘之文明，以雅典爲盛，國會議院立憲民權之制，雅典實爲大地之先河。圖繪音樂詩歌之美，哲學之盛，公園浴場戲館之游樂，凡今歐洲號稱文明之事，施及萬國者，無一不導源于雅典。而石室之壯麗，刻像之精能，尤絕倫特出，爲歐人先師。吾遊歐土各國博物院，摩挲俛仰其遺物久矣，今其餘波，風靡大地，雖謂挾歐土各强國之力以行之，而其良法美意，精工絕藝，實有造微詣極，當乎公理，而深協乎人心者，故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而雅典遂當大地交通之會，爲萬國師。卽吾中國最爲數千年獨立文明國，而今者立憲民權，國會議院之制，石室公園浴場戲館刻像音樂之事，不能不用歐制，卽亦不能不溯遠祖于雅典，則印度雖有絕大文明，然其波蕩乎大地之力，故當遜之，故雅典區區片土，實爲大地文明誕育之場，誠可珍異矣。惟吾嚮往久之，故裹十日糧而來，以訪古探勝，窮極其蹟，而自下汽車至登馬車，徧遊兩小時，吞雅典者八九，則意興與遊觀，蕭然而盡，卽決歸矣。天下凡有盛名之事，蓋莫不類此也。擧目見之，山陵枯索，岩石鑿鑿，雖地近熱帶，而臨半島，海波浩杳，而原澤陵陸山麓城野，皆無寸草尺木，且無苔蘚藤蘿，卽之索索，如剝皮然，絕無寸綠，卽人家園林，如王宮前，及宮前第宅，極力灌溉，枝葉扶疏，飛塵濫天，灰沙蔽之，亦復無色。若夫姹紫嫣紅之美觀，碧黛嵐翠之鮮麗，更何可得。徧全希臘，惟北極可乎島稍有綠意，其餘枯土，則全國從同。若其烈日炎熇，蒸人如甑，沙塵盤捲，撲面而飛，時已七月，而日午自十時至三時，人皆閉戶晝寢，道斷行人，商旅不行，京城闃寂，日惟曉起至九時，夕四時後乃開市作工，從事往來，吾初來不知此，呼車出遊，久待乃至，旣遊

則全雅典京幾如無人，但觀其屋皆平頂，則其終歲無雨澤可推矣。計雅典盛時，必不若此，蓋失氣運久矣。登厄岌坡利士岡，俛瞰雅典，感喟累欷！

歐士侈文明，胎孕自希臘。詩樂與刻像，精妙開今葉。宮室及道路，瓌壯經歷刧。民權尤先導，萬國被大業。大地誰大力，雅典實爲極。平生想像之，神往撫圖籍，冒暑跨海來，故京今遂卽。山岳雖秀挺，禿赭殊可惜。絕無寸草木，但見飛沙磧。大風時捲來，對面眯塵壁。日午闠市閉，道絕行人跡。吾驅車過之，蕭然驚適適。宮旁列大第，園林無綠色。徒覩屋平頂，足覘無雨液。走徧二千里，山野枯不澤。厄岌坡利岡，城中聳兀嵲。觀廟抗山椒，場館環麓揭。陟岡肆一眺，雅典攬目睫。海水蕩西南，波斯順所截。百萬師何雄，竟爲小邦折。乃知憲政國，民氣最騰達。巍峨厄天拿，三功表觀闕。俛視城闉雄，縱覽山川烈，初祖存佳廟，噫叨地是作。刻像員作柱，鬱鬱垂式廓。堂皇扒地嫩，傑構遺嵂嵑。文石百餘柱，壯麗摩天切。高高當烈風，二千年不滅。其議院倚岡，階陛尙可攝。尙想梭倫輩，雄論發咄咄。大地此先河，吾欲瓣香謁。衆拉覓遺碑，熊首方丈揭。文字皆完好，摩挲嘆此碣。前岡何平平，石壁峭如削。拓中作大獄，三門紅以鐵。昔囚索格底，于此斷賢骨。吾來窺獄門，森聳尙氣索。從來大聖哲，多蒙誅縲紲。濁世類地獄，專爲救苦人。其他門表觀，十餘尙星列。戲場百餘層，四萬人可歇。至今法與美，偉大難追轍。皆二千餘年，嵯峨未毀絕。兵燹豈不多，風霜久戰裂。選材旣精石，保全仗後哲。洵美歎文物，顧我慙哽咽。周物石鼓外，何者可指說。尙美乃公理，民情之所悅。自爲萬國法，範圍不可越。愚

儉人不堪，中華愧朴略。今幾降歐文，良自雅典卓。氣運有遷變，山川今枯竭。安知此沙漠，昔非華膴結。盛衰有消息，賢嚴轉灰刧。蒼茫國土變，望古感遙集！

孟德斯鳩稱希臘先創于海寇，有宓那思者，號海王，然特據一小島耳。及雅典日張，其海權雖交通止于全希及黑海，然其礦產甚豐，虜奴甚衆，海旅如林，故勢力行于海日大，吾考腓尼基亞暱尼士亦然，皆以海商而啓文明，蓋翕合埃及巴比侖諸文物而成之也。惟海便交通，易爲增長，制人而不制于人，英之所以坐大且然。若夫諾曼亦起自海寇，而漸据法地，至威廉第一入主英而有今日之文明矣。惟亞洲大陸國，海寇無所容，而地中海萬島杈枒，又無大國，故能以海寇崛起其間，以其起自海寇，故分贓必均。故雅典公民分公帑，而公議事，民權憲法之興，亦卽根於是，所謂臭腐化神奇。今以爲普天之洪範，而其初至不足道也。凡一切政化，皆地勢使然，故余常曰，水流沙轉，非人爲也。

希臘島地域甚奇，大半幾周以海，號稱半島，而突出二千里，廣數百里，故幾同海國矣。且凹凸杈枒，又有無數島嶼輔之，其中剖地爲二，有內海以交通，故呑吐山海，牙角崎嶔，不可思議。吾自雅典乘汽車至可連士，易汽船，穿內海二千里，至北極之可孚島，群山連亘，突兀起伏，變化波峭，摊秀奇妙，亭亭娟嫵，宇內少有其比，惟意大利那威及吾江浙與日本間稍近之。其在北者稍粗豪，群山奔走，龍飛鳳舞，至極南之端，以漸淘汰其粗，則秀美而峭特，獨臻其勝。東坡詩所謂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矣。況又與海波相印帶，遙遙二千里，如美人照鏡，羅襪凌波，而

雅典都邑，三面半環山，惟西南一角臨海，尚有小岡障焉。以山爲郭，中開數十里平原，而郭中岡阜聳起，皆山石嵯峨，絕無平迤冗㟍者，北有崇山，中穿至城中，突起石岡，高十餘丈，曰厄岌坡利士岡，爲京城之鎮，氣象駮䮾。古寺廟議院勝迹，多在其顚麓，王宮在其前，吾乘馬車登岡顚而望全城，側睨海波，俛瞰邑野，群山嵯峨而合抱，海水噴激而飛揚，西南一岡，爲囚索格底之獄，岡外海角名沙林士，卽昔戰拒波斯，大壞波人軍艦數百艘，大流士王遂遁。夫以百萬之師船，臨蕞爾小國之京邑，而雅典能以數萬之衆破之，用以保其文明，導揚光大，而傳于歐土，雅人雖文乎，其武功之盛，惟項羽以三萬人破章邯百萬之師可比之。嗟乎！豈非山川奇秀，吞吐海波，有以致之耶？迄今登岡顧盼，古堂遺廟，敗堵危牆，壯麗遺模，林立可指，鬱鬱多在，歷世多禩，垂二千餘年，金石不刋，巍峨猶昔，尚想其制作之偉盛，政俗之風流。令人慕仰徘徊，摩娑感慨于不盡。蓋雅典人以美爲大義。夫美者情所愛樂，號稱圓首方足含識之倫，孰有好惡而愉美者。墨子至仁矣，然尚儉太過，莊子以爲其道太觳，失天下之心，天下不堪，故去王遠。孔子以人爲道，故以文爲尚，是以其道能行。蓋文者，美也，美之爲義，于文之中，又充實華妙中于人心焉。蓋文之至矣，安得不爲天下後世師乎？蓋雅典之山川至美，又有海波浩蕩之故，其人之文物義理，以美爲尚。夫人類之生，多本于山川之觀感，如生于沙漠及僿藏地，雖有聰明睿智之靈，豈能爲文美之制作乎？中華印度皆大陸，巴比侖埃及皆江流，其人文美之好尚，必不如海波瀰淼之島國，爲尤華妙矣。况希臘後起，兼有埃及、巴比侖、亞述、啡尼士之文明，易于踵事

增華乎？故雅典之文明，皆雅典之地爲之，非人力所能强致也。今雖枯山瘠陸，廣地不毛，而它日氣運轉旋，必有復榮之候，雅典重生，未必無日，但必非今日，而在千數百年後耳。

厄岌坡利士岡，全石，頂平麓峭，古蹟大者，萃聚于是，四千年前，巴拉士覯始作廟岡顚，古名詰伋比亞，車至山上稍平，卽爲廟門，歷崇階七百級，乃至顚，左右廊門如二柱，廹住迦拉釐所作，在西歷前四百四十年，當吾春秋末也。左爲厄天拿觀，石壁頗完好，前廊四柱，蓋紀三戰功之觀也。一勝波斯，一勝瑪拉章，一勝斯巴達，于此俛望，城闉廣密，山海雄奇，最勝矣！

入正門之左爲噫叻地廟，古紀雅典之首王者。左有五柱，横楣尚完，前後半垣頹，惟前亭四柱，刻人像爲之甚精，今歐洲宮室偉麗者，刻柱爲像，卽仿此也。比行數十步，至高平頂處，爲扒地嫩廟，堂皇宏壯，方廣十餘丈，每行十八柱，柱皆偉大瑩滑，蓋雅典之最瓌構矣。各廟皆用文石極精，皆取材于編梯利覯大山，蓋晃呢華第八所作也。此爲雅典最高處，周望都邑，山海尤勝，如京師之煤山，錢塘之吳山，吾粵之粵秀山，桂林之獨秀山，福建之烏石山矣。此廟數千年猶完好，其稍壞者則近數百年，郅那華人來攻礮彈所敗者也。吾徘徊覽眺，感不能言矣！議院亦在此岡麓，今全壞矣。以岡爲基，僅存石址十數級，甚峻，上平臺，正面左五級，右三級，又左五爲議屋，此院雖壞，而基址完好，蓋大地民權國會之先師，最爲可珍，亦以此爲基者也。登此乎如見梭倫諸賢抵掌高議之丰焉。希臘以富級爲議員之例，雖似不平，然亦權利義務之至論也。且貧民爲農工者，未必通政治，若平等行之，恐成暴民之政。今南美共和國多大亂，惟智利以富級爲

政獨能治，蓋師希臘也。然共和民權，只易行于小國，故盧梭謂共和政宜行于二萬人之國，故希臘之能創民權政治者，實只希臘能之。若吾中國之大，雖有聖者善政，必不能創此義。蓋希臘蕞爾，己分十二國，國小而民寡，又多富民秀民，地僻于海島易守，國小則易于交通，民寡則易聚集，富民秀民多，則其勢平等，而難以一人行專制。卽如今者，瑞士以二十二鄉合國，只立議長，不設民主，而能治安也。又如意之嗹尼士佛羅鍊士郅那華，德之漢堡伯雷問呂壁，皆自然創立民主國，亦以地小民寡故耳。若吾中國，自黃帝時卽已征服萬國而統一之，泱泱大陸，比于全歐。假令立民主乎，則道路不通，紀綱不立，中國反不能强，不能安，而爲人所弱，或分亂成多國久矣。數百里小島，與數萬里大陸，形勢至反，故政法亦至反，惟其相反，是以各得其宜，若今日之宜行國會，實因物質發明，鐵路電線之縮地爲之，此又與舊地相反，而政治亦宜反矣。或者徒以近事責古人，則未知事勢也。然民權國會公理也，義之至也，勢所必行也，但待其時耳。今乃其時，于是希臘之政法，遂爲法于天下。

環厄岌利士岡之上，分爲羅馬戲場，在西歷前四百五十年，曰噫羅爹士厄的哥士。高五層，自岡足至顚，今其下三四層，多有存者，例如城門，尙百數十戶，皆圓拱式，石壁巍峨，刻畫精工，其規模之大，令人驚嘆！其旁爲綏士廟，十二柱甚完而壯，柱上橫楣亦完好。廟旁爲希臘大戲場，乃西歷前五百三十年，亦依山爲之。其零石斷碣敗柱無數，有石几甚完好。石多刻像，多完好而精美者。其巴孤士酒神石十二像，坐立跪各精妙，摩娑不盡。

議院岡外之石岡，橫亘如平臺，創石成壁，古爲獄室，其樑之孔猶在，卽囚索格底死是間。獄開三戶，中戶大，左右長方戶，有鐵柱，左方戶十三柱，二橫，中戶十五柱，四橫，右方作鐵柵可開，其中以現成石室爲獄室，陰陰襲人，想見索先生之慘也！抑索先生爲學不厭，誨人不倦，明其明德，至今數千年，尚放大光明，人誰不死，如索先生，亦何嘗死乎？索像奇瑰而頭甚大，四布纆身，行幐纆足，希臘之服，幾似印度，太不文明，故羅馬從之，亦極不文明，蓋地太熱故也。

有文石大戲場，長六百五十尺，層高一百三十五級，可坐四萬八千人，乃西歷前三百五十年者。其舊石多爲突人取去，今新修之費凡三兆。嗟乎！希臘二千餘年前之戲場，宏壯已如此。今全地各國戲場，紐約巴黎至大，僅坐二萬人，無有能坐其人數之半者。而彼在遠古時，合羣之大，行樂之盛，已如此，誠令後人驚絕！蓋欲致地方之美盛，非大行地方自治不爲功，尊而優之，儼成國體當其沃土近江海者，其盛不可思議。觀于意之啡尼士佛羅鍊士德之漢堡，而可推矣。吾國土地既大，而州縣之治最與相反，蓋縣官至卑，科擧太少，受治數重，而不能自立，民愚而卑，日趨陋傫喬野，亦與自治之小國成反比例也。

道有華表，屹然數丈，下方中六角，柱上平臺，又上作數尺，柱花爲三足碟，鐵柵護之，是何物哉，則戲園賞物之盛具也。一戲之美至微矣，表之於衆以榮之，盛飾其華表以重之，其效如此。然而美術之精，卽由此起；人民之樂利，亦由此生；遂以音樂戲曲爲全歐導師，餘波及于大地矣

。中國以尙儉爲俗，必惡其爲淫樂無度矣，相反甚遠，無得而稱焉！蓋以農爲國者，必尙勞儉，以工商爲國者，必尙奢樂。而大陸國必以農立，海島國易以工商者，亦根于地勢不得已也。惟人道進化，必以文明爲尙，文明則必以奢樂爲表，若以少數豪貴，最極奢樂，則有敗亡之慮，故君子戒之。然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若與民同樂，擧國偕富，凡民偕樂，同能審美以致文，則公理之至也，非奢也。今萬國並較，若以尙儉爲俗，其道太觳，吾中國宮室道路，皆不修飾，器用苦窳，徒令人輕笑，比于野蠻，無治術甚矣！

衆拉覓碑長方丈許，有蓋，製似中國，蓋上刻巨石獸如熊，下護石壁，二千餘年完好無少缺，文亦存，眞可寶也。其旁碑柱屹然無數，雅典古物，以此爲最珍異矣。

非羅拍皮士華表三層，下大上小，以一大石爲之，中國橫像，刻人馬，頂爲二龕，左圓大者一像盤坐，首斷矣，右方者像垂足，石與刻皆精美甚。

風神塔六角，崇二丈，下三階，頂數尺，刻人物，畫甚完好而精美，其像逼眞欲飛，餘石皆磨滑晶瑩。

右三事皆二千餘年至完好精美者。

羅馬王大哈練門，二層，下作拱門式，上分三戶，頗完好，在西歷一百二十年者。刻畫尙存，市門五柱猶存，西歷前四百二十五年者。

租必大廟遺柱十七，昔尙存一百二十六，廟在西歷前五百三十一年，此廟在今新大學外至近矣，

羅馬時哈地那王再修建，後中止。

有小廟九百年者，刻石甚佳，其餘壞牆敗柱頗有存，然無足觀矣。以雅典之制，柱皆刻圓，而刓凹行無他式，多則厭矣。

王宮四層，新立國後，乃新建者。居都之中，前作敞場，植花木，陳噴池，石像分三成，而下爲公園，其前則賣茶酒，夕時都人士咸集，燈火絃歌，如吾粤藩署前，小國王無權不貴故若此，抑可謂同民樂也。環王宮前則銀行郵局大客舍皆在，宮旁街道新整，富豪權貴列第頗新。旁爲王廟，博物院、大學、書藏、高等學駢列焉。只有此街，一覽可盡，餘無足觀矣。

王廟頗崇煥，希臘爲東教，與各東教廟同式，神座階前列，王及后大僧三座同，有前教皇伽釐个棺，千八百二十一年者。

大學紅牆加畫，其內式與各國同。學科神哲醫律與各國同。其書藏高等校皆白文石作，高臺刻劃精雅，小國能此，吾國大愧矣！惟藏書不多，希臘新建築反不如古者，此三者至美矣。

博物院紅文石壁、方柱，甚宏麗。門外卽爲公圍，頗有花木，然不足數矣。希臘以刻石像名天下，此院雖不大，然十數室亦美不勝收。入門左右闌有小銅馬二三甚精，最盛名者二像，一堪寫士天使，乃阿連比亞新出土者。一亞天拿女神像，高髻像如玉，華嚴妙莊，二千餘年物，幾可爲極矣。

其日天子像赤體，他神像甚多，羅馬王大哈綀像甚秀，名醫結笠刁士像奕奕有神，凡前六百年衣

巾皆如埃及也。有三棺刻文甚精，所刻神馬足甚奇偉。其玻璃器創在西曆前三四百年，當吾春秋末，已甚精，此玻璃之始也，宜今歐人之推而愈精也。金器極多，王之桂花冠多存焉，此愷撒欲戴而不敢者。其印章女服之飾極多，悉與今歐制同，乃知歐物所自來也。今已風蕩至東洋矣，然其製金甚美妙，信乎希臘之文明也。有希臘車亦同羅馬而三層，戴東原輩終日注考工記，安得一周時之車，存至今日乎？孔子之車在闕里，然毀之久矣，甚矣！中國之不知保存古物也。

雅典之盛名，昔讀圖繪如林，神往久矣，今來遊，乃寥寥僅得此，甚失望也。然諸名蹟皆二千餘年物，瓌偉妙麗，又多完好，大地自埃及外，未有比焉。試問吾中國久號文明，萬里之大，千年宮室，無一存者，而此區區一城之地，備此二千餘年之數巨蹟，豈非最難得者哉？希臘日有新出土之古物，其瓦器尊罍瓶盤及人物像，二大店尚多有焉。眞者頗昂，索百數佛郎，贋者賤甚，僅十數，吾徧觀之，眞者甚珍異，且多破裂，吾購得十數器，爲二千餘年希臘古尊罍入中國之始矣。吾所購者皆有畫，如武梁祠堂畫像，但論畫已足珍矣。希臘國制禁購古物出口，肆人告曰，當請命于外部，吾行期甚迫，不得已特留謁外部，告以中國慕希臘古物文明而無之，開博物院，特購此，乃得允。更遊數地，至畢地利士邑，而先直寄可乎，累重甚，至意大利乃能寄之，與在印度時携佛像同艱，乃知得一古妙異之物，其福亦不易享也。所居克蘭客舍，乃昔英王義華第七曾來遊止者，故廳事及飯廳門楣簾幙皆用金，晃極輝麗，出入門即多人拂塵。

希臘金幣同突厥，故不再詳。

雅典熱甚，不可耐，在突京時，頗欲自此遊耶路撒冷及開羅，以雅典在三十餘度，其熱如此，況又南乎？必不能耐，徒生疾耳。

遂以凌晨十一時北行乘汽車遵海而北，波瀾杳瀰，岡巒起伏，秀峭甚矣。惜皆枯槁，幾所謂野無青草焉。其耕稼所成，稍有青綠之壤，則見似人而喜矣。漸至可連士，此地爲希臘兩島相連之海頸，內海至此，本不通，十五年前乃開一渠，長四千八百蔑度，爲二十五啓羅蔑度，費十四兆佛郎，蕞爾國如此，亦可謂非常之巨工矣。游之僅如一坑塹耳。行二時，至可連士，人家寥寥百數，熱極，但以水濕巾障面。乘馬車，行一時許，野寡種植，間有西瓜菩提。凡行二十餘里，望見秀嶺嶔岩，古壘壓顛，故宮遺柱在麓矣。

可連士古希臘名國，今之得大名者，則以掘地新搜出古城也。日搜日大，德博士常駐此搜而購之，今已有半里許，他日不可量，或與羅馬之邦渒並美矣，而古尤遠過之。德以一兆金買其石之有像刻者，置柏林博物院中。吾昔曾摩挲，不意今親遊其地也。停車處有博物院三間，古瓦石堆滿，有人司之，專以搜新出土者。古城前丘阜粢砢，今多堆畫石，漸入至正堂之基，尚得數尺，路邊基上，堆畫石無數，堂後引戶數十，上頂鐵柱，下有噴泉，亦有暗渠，以鐵管運水，其戶內橫方希臘式，外半圓，羅馬式，將來可開之戶尚無數，此在西曆前六百年，旁又一堂，尚存七柱，則西曆前七百年，當吾春秋前矣。循路而行，道窄而屋甚少，蓋昔皆妓館，凡千間，皆石室，亦略與邦渒同式。在希臘時可連士繁富甚，故能容千妓館，于是千妓館遂爲可連士最有名之事物，

號爲金星祠，其浴室尤古而奇，以天成三丈之大石鑿成噴池，激水上下，開數斜道以流水，互相通，可居可浴，制甚詭。昔有羅馬將軍愛一女兩年，已而淡置之，女憂而服毒，醫者救之，居此石室，在西曆前一千西曆前一千一百年，在我周文武時矣。此外繞道漫山，皆新開之堂室，堆石兩旁無數，以吾所見，各國搜出古城之大且多，此爲第二矣。將來必爲最名勝地，今以太僻，幾禁不嚴，吾得持多石以還。復至停車處，熱甚，飲水遊近地人家，草圃豆棚，瓜架冀道間，皆堆古文石像極精，而他處不可一覩者，誠非希臘，不得有此矣。吾國開博物院希臘石像爲大地第一精妙物，必不可少者，宜來可連士採購，且宜速，遲則恐不易買矣。山上有石壘甚新，乃四五百年前威尼士人來據此而築守者。雅典畢爹利士皆然，亦可想見威尼士人之雄矣。孟德斯鳩謂賀梅詩史時，希臘之都會，先盛于士兔拿島，以其近黑海，自東徂西，營商者先焉，又多金，故盛及商團間中衰，而可連士與阿連比士兩市府，殷賑大興，斯拓拉保言歲星偏愛阿連比士故富樂，亦極稱可連士之富實，誠以可連士輻轂全希，中分兩海，爲卑魯波匿蘇之起訖，馬列阿山勢遠入海中東西二流，山水同會于可連士，南揭亞洲之輸，北受意大利之灌，故翕受希臘諸部之商業，遠先于雅典，而又過之，故民巧物華，爲希之冠。久之旣富而淫偸，爲金星祠以祀情愛女神，度宮女千人爲祝，史家雅沁尼撰美女名艷者多出此，卽吾所見所謂千妓之室是也。若雅典尙爲後起者矣。後羅馬人來，全夷之云。

自可連士渡河，其渡船以鐵鍊縛之，馬車行二十餘里，至海邊迦拿惡止焉。客舍有文石之溫泉，

浴室甚潔，倚闌夜飲，望海月流波，感慨希臘故事，欷歔不絕！北市之開僅十五年，甚得地要，他日當成大埠。小睡至夜一時起候船，至三時行，船甚小，熱極，臥船面，曉六時至衣爹而泊焉。衣爹海邊，小市人家數百，而爲名地者，以爲爹非必經之路，而候船之所也。

爹非希臘古名國，開在西歷前五百九十八年，土人傳上帝乘龍尋得溫泉于此，乃命僧建寺云。雅典人曾來戰爭此地，于是時多美園宅，皆文石，遺基多存焉，後無人居，蓋希臘種人，于是盡矣。近六十年，德人始來開闢，自海上望之，樓閣冠岡麓，後枕山林，高一千八百八十尺，由衣爹乘馬車一時許，可盤旋至。今所存古蹟，有鴨婆羅廟甚大，且完好。古戲場圓規甚大，可容萬數人，想見當時立國之盛矣。其餘小古蹟數四亦有博物院，搜存石像無數。希臘凡四博物院，雅典、可連士、及爹非、與阿連比亞、而斯巴達無之。自爹非乘船西渡可連士之海，乘馬車共六時，至阿連比亞，蓋亦希臘古名國也。古蹟頗存，有綏士神廟甚壯麗，有大體操校，皆文石爲之，希人之能創體操久矣。又頗有工廠焉，惟車行大陸，野無青草，山川雖秀，而沙塵滾飛，熱日炎蒸，有客舍可宿，惜甚小矣。翼日復至衣爹候船，行一日，至斯巴達。斯巴達背山臨海，希臘古名國也。其地當希臘內海，北出口處，與雅典爲希臘南口，爲兩極矣。故都會最大，人家萬數，市井繁盛，其市制亦有類君士但丁那部者。貨物駢闐，官署儆場，花木整整，士女湊集，然一切皆似君士但丁那部。近雖有雄岡走雲，石勢駿駴，冷草緜伏，粗勢莽蒼，宜其民强武而不文也。與雅典山之秀麗相反，宜其政俗亦相反也。然國實蕞爾，不過吾一州縣耳，故喀來能束以爲兵而妙

用之。

作歐式者，而塵土坌人，士女亦復喬野，實無可觀，自北歐來觀此，全希幾類野蠻矣。蓋地既極熱，又久隸突厥，新開化無可責者。在此候船，竟日不出而頻浴，其浴無室，以圓盤注水，如西班牙及中國，亦進化程度之自然耶！晚食于客舍前，海邊蓋客舍，不設食廳，亦一異事也。希臘宮室皆一式，無變化。山上雖有古蹟，畏熱不復遊，僅望啞尼士之古城。緬思斯巴達之强戰略來之制度，令舉國童子舍父母而養于國，皆以國民而盡爲兵，用以小國而爲霸，豈不雄哉？嗟乎！欲强者非盡國爲兵不可也。夜十時又乘船至可孚。

可孚爲希臘極北島，又希臘一古國矣。行徧希臘，南北二千里，歷六古國至此島，乃稍見林木青青，宮室道路，亦稍整麗，花木極盛，農事甚修，木多柳欅。王有二行宮在此，一小宮，在公園中，蓋王歲避暑居此。吾今來時，王則往避暑瑞士云。如此熱地，王者亦苦，幸無事權，得以避去耳。臨海二山，鑿築爲壘，置兵守焉。形勢最勝，旌旂飛揚，山顛壘下爲王宮，後爲操場，二壘中爲人家，僅數百步，甚短，後岡爲公園甚大，夾道繁花，林木幽深，中爲王宮，據岡顛可望海，其他曲徑，磚砌盛花，頗類中國，此園地位與花木皆爲阿連五國之第一矣。蓋可孚一島，本最得地故也，德主威廉亦愛此島，特買行宮于島崖邊，尤据優勝焉。此宮地名亞論氏，十七年前，奧后以列沙伯營之，及后死，威廉以百萬購之而潤色焉。亞論氏宮距可孚市二十餘里，穿岡繞阜，越陌度阡，林木蕪菁，百菓諸菜相望，道中多啞羅樹，如柳而枝，不垂幹，多孔，青綠滿野

，十日來久不見此，頗爲欣然。行宮據岡顚而臨海崖，高四層，門左食室正陛，登樓二層，壁皆圖畫，頂樓橫引岡顚，地按橫簷，下立希臘石像十二，皆古名人也。前爲園，林深徑曲，因岡顚之廣狹高下爲之，大可里許，正中敞臺望海，對立二銅人，乃西曆前百年物。有白石圓規以測日，如中國。林下曲徑，有英詩人羅湃認像，極精。臺下假山藏鏡，垂籐夾徑，自此下崖，萬木盤深，至山足臨海爲浴室，隨地可以望海，波光如鏡，崖石縱橫，島嶼雜沓，諸山迴抱，浪聲打石，終日洶涌，左望一島，爲僧舍，今爲德商之公司焉。鎖鑰南北，覽揔宇宙，誠大觀也！威廉營行宮于是歲，避暑而來，曾駐三月，置電話以通往來焉。守宮之宮女，亦自栢林宮中派來者，觀君士但丁那部，與此地並置行宮，威廉之雄心遠略，不可思議，卽今商務亦多歸德人矣。

可孚島地形橫長二百七十八英里，人民九萬一千，地闢于西曆前六百五十年，當吾春秋時，想尤盛矣。此島爲希臘人盛稱，船貨所聚，有直通美國者，然市實甚小，電局亦僅一小室，市亦寂然，而已爲希臘第一也。古今異時，人亦無可恃矣。

遊畢，吾自乘原船還意大利之巴連德詩，行十八時也。

希人幣制仍用突厥，而英磅法佛郎皆通行。

希男人履皆尖仰。

希兵甚困悴，蓋熱甚故。

希人種皆雜亂，蓋無復古希臘遺民。蓋一服于羅馬，再滅于嘢尼士，三滅于突厥，文字皆變滅，

前人種頻遭戰亂，無復留餘，卽有留餘，不能保守，亦隨人變滅，而不能復認，蓋耗喪盡矣，豈不哀哉？

吾初至希，以愛其諸先哲故，甚敬希人。既到雅典，及徧其全國，則希人樸僿椎魯，卽面色亦黃黑，不見秀文，比之希古刻像，及今歐人，皆遠不及，甚驚怪！及考知其原人已盡，乃爲歎息。今埃及及巴比侖與東西羅馬人，亦皆盡非古種之遺，蓋亦久經變亂之故，眞所謂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者。以邃古第一文明諸古國，而人種皆不能久存，若此，惟其所餘制作，烜赫宇宙，遂能風流斐然，扇蕩全球。如吾中國古物皆不存，如人種不盛，則一經變滅，當與諸野蠻同盡矣，豈不尤可畏哉？雖然，大地古文明國，人種惟我與印度波斯獨存，卽波斯種已雜亂大失，而印度久爲奴隸。然則古文明國地至大，人至多，傳至古，文字種類宮室一切皆不少變，而能保存者，橫覽大地，惟有我耳。否則或並波斯耳！然則貴種大姓莫如我，而永保與不保，是在今日，此則可欣然喜，又可爽然驚者！吾國人既顧盼自雄，更宜發憤爲雄，否則無可恃也。後生可畏，不觀今倏頓人之吞鶩八極耶！

遊希臘畢感賦

希臘號文明，其先起海寇。海王宓那思，盜據海波溜。虜人爲之奴，刦物歸爲囿。漸富徙居陸，營商雄鄰右。有攻者尤强，走海無畏漏。後來得雅典，文治漸發展。埃及巴比侖，旁搜得文獻。拓海軍艦多，開山金礦顯。製作日有新，富樂更無倫。雕牆而峻宇，好女而敬神。妙畫與艷曲，

娓娓佳詩文。至今遺劇場，坐客四萬人。是時無憲法，尚美樂云云。海波靚灩灩，懽謳俗所欣。
金星千女祝，大會無遮春。從來盜有道，得物分必均。是起平民權，公帑久公分。公事公議之，
國會遂爲根。惟其蕞爾島，平等難獨尊。惟其海爲家，知識日增新。惟其波浩蕩，尚美且樂君。
諸嬉好歌舞，懽喜而慈仁。始盜中爲商，未成艦隊軍。終以富樂名，從來海島民。腓尼基先駈，
啡尼士繼聞。諾曼亦海盜，大尼入英倫。哥倫布尋海，班葡徧寰巡。荷蘭以商創，海利亦大伸。
强英起三島，絕陸鮮兵氛。憲法用是誕，海霸權獨振。是皆由地形，孕育隱彌淪。若以得失較，
終讓大陸人。請觀全希臘，終歸于大秦。陸同我最大，願起神州魂。

巴西

南美之國，巴西爲大。東西二千七百三英里，南北二千六百五十八英里，面積三百二十一萬八千方英里，中有巴馬孫河，天下第一大河也。多產樹膠咖啡，爲地球冠者。其土地雖少，次於中國北美合衆國及加拿陀，而居第四，歐洲之俄國不及也，實爲南美之最大國也。

亞馬孫河，橫於巴西，入於大西洋，其流地低平成一大原，茂林蓊鬱，惟中部流域成大高原，拔海一千尺乃至三千尺，起伏如波濤洶湧，山雖不少，然徧此大陸國，而無一萬尺之山，蓋與印度同，自須彌山下，無有大山，巴西亦自安底斯下，故亦無大山也。巴西氣候大半在熱帶，甚酷熱，四季無變，只有降雨期乾燥期之別。獨中部地高，雖炎暑中時或清風徐來，候如溫帶，四時之氣悉備，但以地居南半球，其時令稍有不類，然歐人以其清凉多居之。至於良的喳彌恪，美拿士者拉士，散布恪等各州之一部，與伯拉拿散他加多里拿，里阿古蘭的多士路之三州，氣候和平，癘疫不行，各國移民，皆保壯健，少寒暖燥濕夭疾尤其良也。

亞馬孫河流長四千英里，枝流數百，合而計之，三萬一千二百五十英里。其浸潤之域，總計面積有四千五萬七千方英里，河口有百五十八英里，初西班牙人編遜者始發見之，疑爲海，名爲淡水海也，實爲地球莫大之河流。其水源發始於秘魯安底士山，曰間微微湖，凡流一千數百英里入巴西，遂成大河。水深二百四十尺，或三百二十五尺，多有深淵，其深一千六百二十五尺者不少。

數千噸之洋汽船，可達至馬拿可士市，歐人曾乘炮艦逆流試航，達二千里以上，至秘魯之煙嘰托士河而止。此河之下流千九百八十八英里之間，屬於巴西，其流域占巴國全面積三分之一，離河口千八百六七十英里之地。其拔海高四百六七十尺，其支流拉布拉打河，接近伯拉哇河上流，交通甚便。馬拿可士之上流，十八餘英里之間，以急流不便航渡，近者築鐵路連絡矣。

亞馬孫河之地，草木鬱蒼，馬地拉河之流域，樹林深密，有高二十餘丈者。日光不見，晝間如夜，其氣候以地跨赤道南北純熱帶，只知有夏耳。此地一帶，多雨，空氣濕潤，歲以八月爲最熱，十二月爲最涼，溫度八十九度十五爲最高，寒度七十二度零五爲最低。

亞馬孫之地，產貘豹鰐水蛇，貘之大者身長二尺，豹之大者，長六尺，鰐之大者，長一丈五尺，水蛇之大者長六十尺，亞馬埠之河，尤魚之天府歟！算者謂假人類專以食魚爲生，則亞馬孫之魚，尙有餘云。歐之博物學者，研究全大西洋之魚類，不能勝於亞馬孫河之魚，且歐洲所有之川河，淡水魚凡百五十種，而亞馬孫之上流馬拿可士之側，其面積不過五百方碼一小湖耳，所得魚類，其數一千二百種，今有許多不知名者云。

巴西植物至繁，其已知名於學者，凡二萬二千種之多，其未知名者，尙幾百千種。乾氏曰，亞馬孫岸上之植物，其有用者頗廣，其數百二十種，中有加路紐白，其用甚大，此樹不畏旱魃，根爲藥品，芽如笋爲食品，葉爲帽篙筵箒之料，幹爲建築爲樂器爲水管爲喞筒，或作酒酢澱紛之料，樹心則爲樽塞，菓爲家畜飼料，仁爲咖啡代用品，幹中有白汁，可作蠟，或作澱紛，其功用至大，

土人視爲萬木之魁云。今以其多野樹而樹有膠，故專取樹膠爲事，其他未遑採擇也。此土將來必以產木者，且栽植熱帶諸種草木，最爲適宜。樹膠冠於地球，卽在此河，巴西之人多賴以爲生焉。

巴西河大者，如散付蘭施士、古吐根亭、巴拉噲、巴拉拿四者、亞馬孫之支河也。巴拉拿河又有一支流，依咕呱士川者，絕壁奔流，成一大瀑，比於北美鼐格瀑布高過六十尺，廣三倍，水景頗多，爲世界第二之大瀑也。

巴西合衆國，自二十獨立州合成之。大者莫如亞馬孫州，其大五倍於日本，首府良的喳彌咯市，人口五十萬，合近郊居民八十五萬，爲南美大都會，其繁盛雖次阿根廷首府之波那士愛力士市，而爲一大商港也。港水深廣天然，良港更以巨款築之，規模廣大。市後奇峰屹立，皆花岡岩質，白雲綠樹，海濱雪沙，上下相映，景色雄奇佳妙。都會內衞生工事完備，市區改正，道路修理，市之中央，樓高三五層，列如櫛比。近坡處大園，花開四時，豪富多往來，至海濱設遊步場，車馬數千，絡繹不絕，官衙戲院，寺廟學校，圖書館、公園病院等皆壯麗，比歐美大都會無遜色。市中歲出入略各二千五百萬圓，市吏約三千，以辦市政，物價之貴，頗可驚焉。

政府歲出入，約二萬萬八九千萬圓，內外債約六十萬萬圓以上。至各自立州歲出入與乎州債市債，不在此計。

巴西之貿易額，歲輸入三億七千萬圓，輸出六億三四千萬圓，通計十億圓以上。以我之廣土衆民

，輸出僅及巴西之半，比之大耻矣！且輸出超輸入之半，尤爲富溢。且其人民之用，倍於我國，故富力頗高。正貨多流入，故內外債雖三倍於日本國債，而辛苦之度，比於日本甚輕。

巴西物產繁庶，咖啡爲最，以全球計，產七分半以上，每袋咖啡重十基羅，歲輸歐美各國者千五百萬袋，乃至二千萬袋，其價約三億數千萬圓，咖啡之產地，以散包羅、略底喳彌羅，及美拿士者叻士之三州爲最，尤以散包羅爲第一。日本人到巴西者，大抵傭人種咖啡爲業。若大開栽植適於種咖啡之地，皆闢而種之，則產量過於現產者十數倍，惟販路甚少，故今散包羅政府暫限制增植，專務擴張販路。

其他產樹膠次之，其次獸皮，其次「麻狹」「茶煙草」「可可子」棉花砂糖皆最盛。歲輸出二萬七八千噸，其價一億數千萬圓，其每年輸出如左：

獸皮	二千數百萬圓
「麻狹」茶	千七百萬圓
煙草	千五百萬圓
可可子	千二百萬圓
棉花	八百萬圓
砂糖	七百萬圓

畜牧最盛，因獸皮輸價而知全國所飼之生牛約數千八百萬頭。以日本比之，過十二倍。按此論

之，凡農林畜牧之產額日盛，可過十數倍，乃至數十倍焉。

歐洲諸殖民，移住於巴西者頗多，自西千八百二十年至千九百十年，凡九十年間，移入國者，略計二百八十三萬千百八十六人。計開如左：

伊太利人	一、二五四、八七一人
葡萄牙人	七三三、六四六人
西班牙人	三四〇、〇七〇人
獨逸人	一〇五、三二一人
墺洪國人	六八、八五三人
露西亞人	六八、四九九人
其他諸外國人	二五九、九二五人

其人來者多耕作，然有二種，一爲一時之勞働而歸國者，如意人葡人班人等是也。二爲永遠之移住民，如德人墺人俄人等是也。散包羅、伯拉拿、散打加打利拿，及利阿古蘭的吐士路。其南部四州多移民，至於利阿的喳爾羅、美拿士喳拉意士、及意士比利吐散吐之三州亦不少。近年歐人來移住者，大約一年四五萬乃至八九萬人，以葡人爲最多，班人意人次之，來爲殖民者，德墺俄等人皆頻來不止。

巴西歲出入諸港船，約二千萬噸，英船凡三分之一。鐵道雖未能普及全國，然以地大人稀較之，

亦過二倍於日本矣。其鐵道有三種：一國有，二州有，三私有是也。外國人立會社以營業布設者頗多，英人爲最，約二萬萬圓。兼計巴西借英之公債及英種種營業，則英之資本在巴者殆十三萬萬圓。巴西之電線約長一萬四千八百數十英里。電話長約千二百七十二英里。南美列國之軍備雖不大，然巴西僅次於阿根廷耳。凡有一萬九千噸之大戰艦二，實爲南美之大强國也。

本書編者蒐輯南海先生遺著簡目

康南海先生遺墨　民國六十四年七月初版　自印

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刋二十二册　民國六十五年九月初版　台北宏業書局

萬木草堂藏中國畫目　民國六十六年八月初版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萬 木 草 堂 遺 稿
萬木草堂遺稿外編　全三册　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初版　台北成文出版社

